

小說週刊 禮拜六第四集目錄

銅雀台

仙枕環游記

笛史

妻財誤我

賭

悍媳破家錄

人日

鶯啼燕語報新年

紅樓劫

紅樓翠幕

採桑女

白玉瓶

竊賊懺悔錄

介氏國之富人

幸運之怪物

意外緣

尼羅帝外記

野民

南邨

梅郎

馬二先生

振之

大錯

劍秋

鈍根

瘦鵝

韋士

利仁勞薪

黑子

峽猿

半儂

恨人

天白

真火之媒

冰雪聰明

天子神方

井中怪

棺異

無名老人

偷上轎

參觀員

亞森羅蘋之失敗

雨不死

玫瑰有刺

吾夫死於虎

三金髮

警察長

鼻之趣史

福斯太城之救主

五萬元

小草

蘭漁合譯

塵夢

天憤

杏海

信芳

屈鱗

無際

屏周瘦鵝

太常仙蝶

瘦鵝

指嚴

愛廬

阿蒙

石仙

膠溪一民

靜英

電

最後之授課

小學生

金丸緣

紅白約

白眉佳人

三公子

愛國少年傳

針劍

屬垣有耳

化石緣

軍人鑑

愛夫與愛國

萬能醫生

聖安東尼之牧師

德間諜與美記者

我教你們一首功課

瘦鵲

靜英

藜青

愛廬

梅郎

默兒

覺迷

瘦鵲

小草

警己

孝直

半瘋

瘦鵲

小草

常覺

劍嘯梅郎

瘦鵲

威廉白郎外傳

血性男兒

禍歟福歟

好男兒不當如是耶

福爾摩斯之失敗

噫！怎不見酸化炭素出來呢

桃花人面

國與家

鬼之情人

曇花

裸英雄

痴心男子

弱國餘生記

吾妻之彩

黑別墅之主人

情海鴛鴦

君亦吸枝雪茄否

東莖

瘦鵲

常覺

瘦鵲

小蝶

醉農

蘼奴

小青

瘦鵲

小草

黑子

允倩

劍俠

幼新

瘦鵲

劍嘯蘭天白

劍嘯



中 國 女 文 豪 呂 璧 城 君

英國名小說家却而司迭更司之家庭



From left to right: Mr. H. F. Chorley, Miss Kate Dickens, Miss Mamie Dickens.

Charles Dickens, (in white bowler), C. A. Collings (reading), and Miss Georgina Hogarth. The group is at the entrance to Gail's Hill.

從左至右卡萊君 開脫迭更司小姐 美靡迭更司小姐 却而司迭更司君(白色綉衣者) 考林司君(觀書者) 喬傑納霍茹司小姐



影小君司更迭司而却

CHARLES DICKENS

兒黛郎勃瑟麗麥人美西蘭法



MARISE BLONDEL.

愛爾蘭之美人而敦夫



LADY WELDON

子愛其及氏德各史家險探大世近國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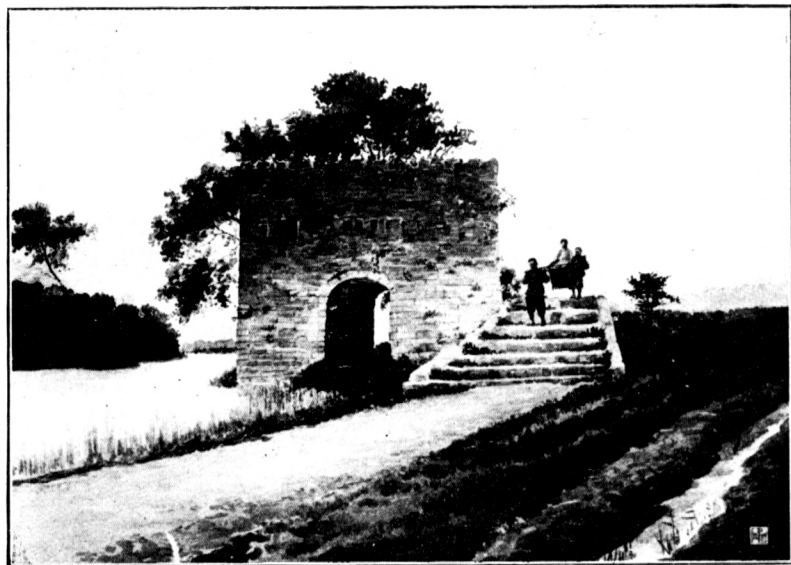
Almost as Important as The Discovery of South Pole

頓蘭克歇家險探大世近國英



Lieutenant Shackleton

景風瀆本繪君青詠徐家畫名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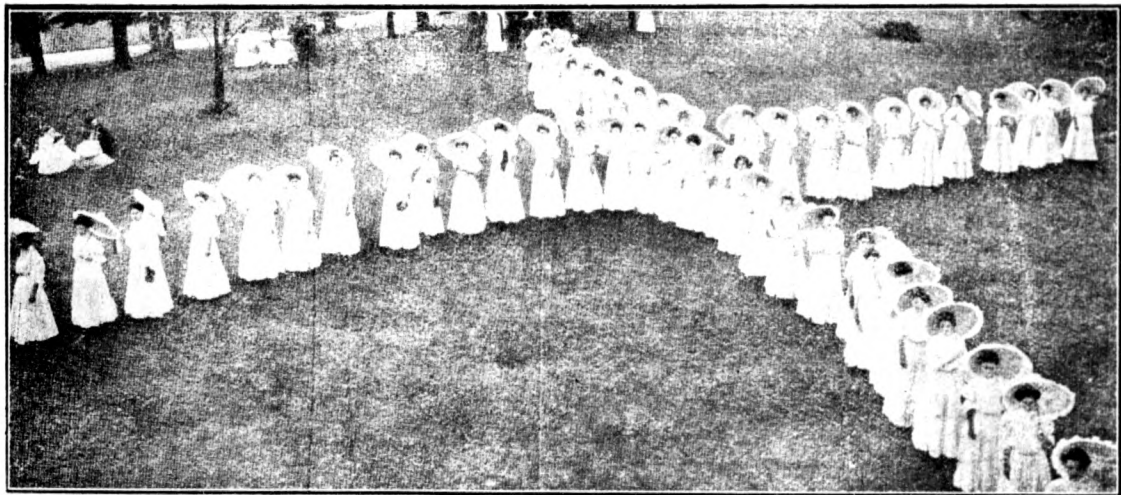


英 國 近 世 探 險 南 極 三 大 家
麥 堪 博 士 達 維 道 格 拉 司 毛 遜



Professor David Stands In The Centre,
With Douglas Mawson on His Left and
Dr. Mackay On His Right.

美 國 惠 斯 登 女 書 院 之 游 戲 體 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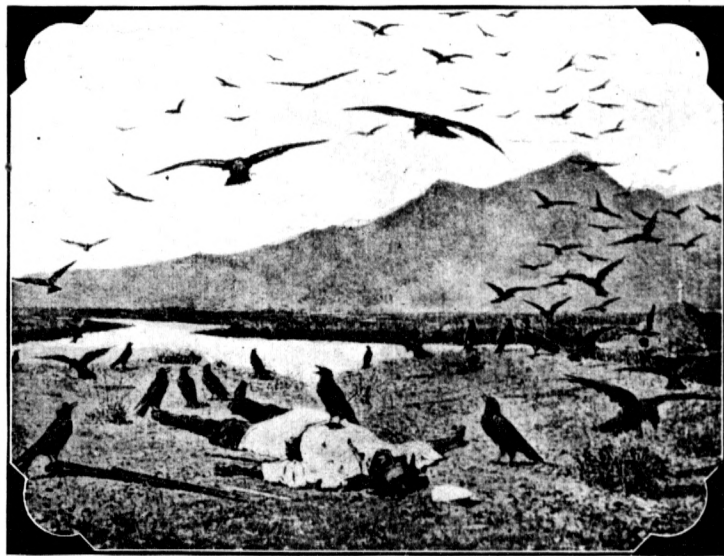
One of the Formations of Tree Day Parade—A Beautiful Pageant Given
By Students in the Western College For Women.

（園花國俄）一之景風岸江津天



贈館相照章鼎街旭津天

（矣之忘）畫勤夏司爾凡家畫名國俄



“FORGOTTEN”

By Vassili Verestchagin

小幻想
仙枕環游記

(野民)

機行軋軋已下臨入地中海矣海波澄清如鏡渺無所見觸耳房者惟機行之聲凝視間忽見海面微有異烟一物小如甲虫浮海波上漸近則戰敗之軍艦也艦狀頗形狼狽桅已半折馳至中流狀似觸礁艦中兵卒集舟前方圖自救而追艦至矣追艦既近砲倏燄天前艦亦回砲拒擊巨彈落水浪花四濺如銀俄頃而前艦舷上着火火光熊熊於砲烟陰霾中忽放光明艦兵紛紛自投於水有衣中將制服者尙握指揮刀鎗惶四顧兵士沐血甲板上者爲數至夥後艦乃停止砲擊解艇往救艇近前艦時艦已半沉艦兵未沉者皆泗水赴艇艇小人衆行至中流颶風忽起而如虎如熊之士竟墜深淵矣一剎那間機已至直布羅他之海口

戈矛森集舳舻連空英艦十餘隻排列港口几如鐵鎖英軍皆磨集岸上以遠鏡遙望空際蓋虞敵人之攻也予機適過其上乃爲英軍瞥見轟然一聲一彈直穿雲霄而上幾觸予機左翼波特爲之一震吉急取中立旗豎立機上予亦取五色旗懸焉旛角飄揚竟安然度此虎口

夕陽西下彈指間日已曛黑予機已入法蘭西境波以一日之勞未得安枕機暫寬空地落下以作蘇喘之計正按機徐落忽旋風西來機向左欹予三人皆俯首力抱舷邊波以力倦手忽自鬆墜矣

吉見波墜急以手持機顧機乃冥頑不靈竟不從吉之所命時風勢愈猛機乃盤旋而下時一落至地機及器具皆毀予三人亦受微傷吉傷左拇指血出不止予急碎衣裹吉傷處乃起身往覓波君行未數武見草中橫臥一尸面血模糊不可復辨而其衣則波君之衣也死生闊別天道寧論念同車之情黯然不已而吉則於聲痛哭顧此哭聲乃引起吾輩之噩運

機已破矣波已死矣予與劉乃以溫語解吉之痛吉雖收淚而痛定思痛淚痕猶漬襟上予以驟遭慘劫於己身所處之地亦未暇計及吉淚既止乃四顧左右則曠野蕭條悲風砭骨遙望正北角一帶森林微有燈光肌膚久着冷氣頗覺悚慄予以暫投民家徐圖歸計語吉吉亦以予言爲然予三人起皆向波君行訣別之禮於是行矣行時瓦礫滿地觸足作奇痛所經之路有爲火灼者其土皆黑有爲巨彈所墮者中陷一巨渦渦中尙餘殘骨吉行時於月光下偶見破帔一片拾而讀之予與劉亦止步其後帔已殘缺紙上淚痕狼藉吉且覽且嘆予問吉吉乃絮絮告予中多嗚咽之詞蓋英國征人思婦之箋也未唱刀環之曲誰憐馬革之尸新鬼啾啾嘗亦有夢裏春閨之感矣將近森林燈火愈竟明燎予心大慰林中忽鳴笛一聲一軍官橫槍躍馬而出見予輩大駭急呼口令予三人不能答吉以英語語之軍官色甚怒乃向空鳴槍一聲既至予輩前則下馬以索繫予輩手勒馬引

予置入深林中。吉與劉惶急萬狀。予心亦惴惴。惟貌尙鎮靜。如故。既入營。營中柴載羅列。一衣少將制服者。堂皇坐幕中。軍官前與少將耳語。少將頷之。軍官下引吉劉而去。復有一衣軍官衣者。由幕後。趨出引予入獄。獄中甚苦。望塞獄卒。操語又啾啾。不可解。終日對影自弔。飲饌惟麵色二枚。足以裹腹而已。

予既入獄。與世界已別。數日矣。願此數日之畜。不異數年。有奇。某夜。予將就枕。微聞鎗聲。自遠而近。愈近愈緊。予心房突突。躍不已。回顧左右。獄卒皆棄予他去。予始謀脫身之計。願獄門重鑄。無術自啓。予乃倚牆而臥。坐待池魚之及。而獄外鎗聲魚貫不已。復繼以巨砲之聲。乃大似雷。歷之除夕。俄頃一彈落。獄中屋上巨聲如雷。而獄牆圯矣。圯時幸未傷予。予乘隙一躍而出。開目四顧。則予身已在帳中。蓋冷汗猶在頰也。不受酬。

哀情
小 說
笛 史

三

南 邨

巴陵洞庭之鄉。其山韶秀。其水淪漪。山明水澗之域。間代必生麗質。良以落茵墮溷。隨風逐雅。一人遭會之不齊。千古之風流。遂絕。然月明夏夜。日暖冬朝。茅檐瓜架。下村媪唱。唱固猶能指狀。一笛史一篇亦一在野之佚文也。筆戲之餘。茶甘以后。錄之。或亦可以供談助。

去。巴。陵。城。外。十。五。里。羣。山。環。列。起。伏。作。小。波。狀。林。巒。幽。秀。間。有。居。人。湖。水。內。瀦。長。洲。外。抱。往。來。民。船。率。避。風。於。此。以。湖。形。似。琵琶。遂。以。名。之。傍。岸。居。民。甚。夥。列。廛。而。市。龐。然。一。巨。鎮。也。鎮。東。有。紅。樓。一。角。巍。然。出。林。表。朱。闌。畫。棟。依。稀。於。萬。綠。叢。中。樓。影。例。映。湖。心。如。明。鏡。佳。人。丰。神。幽。倩。而。湖。天。風。月。都。入。棊。几。行。人。翹。首。咸。嘖。嘖。艷。羨。以。爲。誰。家。有。福。人。居。斯。仙。境。也。主。人。吳。姓。本。蘇。籍。長。宦。三。湘。積。貲。頗。裕。酷。愛。此。鄉。景。物。遂。置。家。焉。培。葺。園。林。以。娛。老。景。殮。七。二。峯。之。山。色。沐。八。百。頃。之。湖。光。旣。宦。旣。隱。亦。吏。亦。仙。人。生。於。此。亦。可。謂。得。計。矣。主。人。有。子。一。遠。宦。於。滇。邊。一。女。隨。侍。庭。闈。作。慰。情。之。家。督。明。慧。婉。秀。大。得。堂。上。歡。母。早。逝。拈。針。選。線。之。餘。輒。讀。父。書。以。遣。日。女。旣。穎。悟。天。成。每。事。一。過。便。領。會。年。十。三。已。通。書。史。才。名。雀。起。問。字。者。踵。相。接。然。殊。無。能。當。翁。意。者。且。以。女。年。方。穉。遂。姑。遲。之。

岳。陽。一。夜。風。洞。庭。三。尺。浪。注。洋。百。里。影。絕。帆。檣。遙。山。蒼。翠。霧。髻。煙。螺。如。看。新。粧。於。簾。外。而。水。勢。搖。天。似。欲。吞。山。沉。陸。舟。子。皆。纜。船。入。內。港。掩。篷。高。臥。或。買。醉。村。肆。中。拉。雜。作。譚。語。雖。十。日。如。此。亦。無。敢。告。行。者。琵琶。湖。中。此。際。益。形。擁。闌。帆。檣。林。立。如。春。筍。旅。客。三。五。相。與。抱。膝。蹙。眉。嘆。十。八。姨。之。惡。作。劇。然。十。八。姨。兒。弄。旅。人。殊。不。少。惜。也。方。天。地。慘。寂。人。心。憂。鬱。中。忽。聞。笛。聲。嫋。嫋。起。自。水。濱。時。爲。七。月。下。弦。疎。柳。殘。月。客。愁。已。死。而。更。重。以。落。梅。一。弄。闌。者。皆。愴。然。失。所。吁。嗟。此。何。人。奈。何。於。此。無。可。如。何。之。時。

而發。茲哀思幽怨之音也。未幾笛音鳴。嗚愈弄。愈抗。越聲震林谷。沙鳥羣飛。西舫東船。悄無人語。惟叢林寫影。危樓映波。一片積陰。半湖如墨而已。於此林陰樓影中。有滿江紅一艘。蓬窗闕然。舟子皆攤腹高臥。惟聞鼗聲。鷓首一人披熟羅衫。持笛起舞。舞竟復吹。且吹且仰首視樓中。月影凌亂。意態酣恣。不知其爲何許人也。樓中亦約略見人影。闌腰靡角。環珮依稀。一若長夜無眠。與此舟中人有同怨者。旣而忽聞笑語聲。自樓中出。糝糊不可辨。銀蒜鏗然。伊人遂杳。露涼斗轉。月過前洲。舟中人亦袖笛入艙而沒。

吳翁之處。此土忽忽於今已十年。遷家之初。女公子玉玉。方七歲。此十年中。植樹成林。種花滿谷。林密花茂。而膝下嬌娃亦已亭亭長成。曼眉修綠。瑩靨斷紅。竟作蘭閨之好女。翁於此日。且慰且愛。自願年高欲速了。向平之願。東床之選。朝夕在心。願以嬌女不作庸人婦。必得延明其人。而鳳舄參久。久殊無其選。養在深閨。人未識錦瑟年華。悠悠空度矣。一日吳翁晨興看花。調鳥之餘。方晏坐。啜茗忽門丁報客來。取刺觀之。則茫然不相識。問客何事。答以不知。翁甚訝。以幽僻地。何來此不速之江干車馬。然以刺上署世孫亦姑見之。未幾僕領一少年入。丰姿鶴舉。朗朗如玉。樹臨風。翩然登堂。對翁拜揖。坐定。詢叩邦族。生自陳爲南洲人。氏桓。名邁。字小伊。父郁彬。與吳翁爲故交。宦海東西。

詩酒繼繼相得甚深。今以事遣出。巴陵維舟。避風。卽丈府。所在。故特。來展。候。吳翁。聆。客。言。始。覺。然。此。中。瓜。葛。而。舊。雨。則。已。久。返。道。山。蒼。惟。亦。謝。相。與。慨。久之。翁。因。曰。老夫。荒。居。久。矣。閱。世。絕。不。欺。人事。遷。移。十年。死。巨。變。如此。憶。與。尊。父。九。月。九。日。醉。倒。望。湖。亭。俯。瞰。羣。山。振。衣。長。嘯。恨。不。能。飲。吸。江。流。一。消。渴。吻。爾。時。豪。態。猶。在。目。前。而。鐘。在。人。非。老夫。亦。垂。垂。如。風。燭。正。不。知。坐。對。賢。姪。猶。有。幾。回。耳。生。慰。解。再。三。復。談。往。事。翁。遂。留。之。共。飯。席。間。備。詢。生。之。家。况。及。此。行。何。之。生。曰。寒。門。自。先。親。見。棄。丁。口。蕭。條。長。兄。一。人。主。持。家。政。百。畝。薄。田。尚。不。以。凍。餒。憂。姪。因。家。居。枯。索。思。浪。游。天。下。一。快。胸。臆。比。欲。往。武。昌。訪。友。不。期。舟。行。過。此。連。日。石。尤。風。八。百。里。平。湖。竟。同。天。壑。旅。悶。無。聊。開。行。市。上。愛。此。開。林。園。之。盛。問。之。路。人。乃。悉。爲。丈。居。故。胃。味。趨。謁。禮。實。多。乖。翁。曰。老夫。與。尊。父。非。泛。泛。陌。路。人。賢。姪。勿。庸。推。遜。惟。老夫。有。鄙。意。以。爲。賢。姪。方。在。英。年。正。讀。書。養。氣。之。時。若。琴。劍。浪。游。則。來。日。方。長。殊。非。此。時。之。急。務。老夫。暇。居。落。寞。兒。輩。又。遠。羈。異。方。如。姪。能。屈。留。是。間。則。願。罄。所。藏。書。以。供。涉。獵。老夫。亦。得。樂。共。晨。夕。未。卜。可。否。第。橫。摧。壯。志。或。不。免。殺。風。景。耳。生。惶。遽。曰。承。丈。厚。意。感。不。可。忘。姪。本。閒。雲。何。分。出。處。得。侍。丈。左。右。受。聆。教。言。獲。益。何。可。勝。數。况。園。林。幽。秀。湖。山。綺。羅。正。不。亞。於。洞。天。福。地。得。丈。不。嫌。是。姪。之。深。幸。也。翁。大。喜。遂。飭。人。撈。取。舟。中。什。物。館。生。於。東。舍。

生自館吳家。意境頗安閒。焚香讀書探幽訪勝。或伴吳翁作清話。或偕漁樵作野行。融融焉大有樂
此忘蜀之意。流光如水迅。又中秋吳翁開筵於園中之天香亭。亭外叢桂連柯。繁花如雪。香霧下流。
襲人欲醉。生願而樂之。酒酣以往。狂態橫飛。舉觴謂翁曰。姮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霓裳
羽衣舞。恐廣寒宮裏殊不勝其高寒。何若香塵十里。麴釀三卮。五夜無眠。三更低唱。之爲樂。未央邪。
因出袖間短笛。度三疊舊譜。鳳鳴鶴唳。響徹重霄。一時四座無嘩。月明如水。生亦飄飄。仙去不似人。
間旋聞有人低吟曰。江上峯青人獨夜。露涼風冷拜嬋娟。不覺悚然。停笛四顧。園西有危樓一角。盡
峙花梢。月光東來。剛浸蘭曲。憑欄一女。郎年方瓜字。色如舜華。支頤對月。若有所思。香霧雲鬢。清輝
玉臂。倩影凌雲。不可逼視。瑤台下。疑非人間。生凝望久之。忽憶吳翁方在座。乃急趨就席。而樓上
人亦似覺人窺。伺翩然遁入。無何魚更再躍。座客遂散。生亦踉蹌歸室。遐想頃事。心結魂移。重詭江
上。涼涼之詩。彌深疑沮。疇昔之夜。憑闌凝望。若非伊人。邪。輾轉籌思。不得其解。遂決以詰朝。出訪是
誰氏。高樓何家。麗質求鳳卜。鳳再定良圖。斗轉參橫。倦極遂寢。

繡嬾鴛鴦春濃。豈惹玉玉閨中待字。年復一年。獨繭絲抽閒情。乙。雙花結蕙綺思。翩翩女子善懷
於茲。不無感慨矣。春花秋月。坐送流光。一夕挑燈夜繡。繡倦停針。寒籬見月色。橫空湖光如雪。心魂

爲○之○爽○適○倚○闌○望○遠○覺○夜○景○幽○逸○層○胸○爲○豁○寒○蛩○哀○雁○悽○響○動○人○不○禁○俯○仰○身○世○嘆○年○華○去○人○之○速○而○紅○顏○遲○莫○矣○正○於○邑○閭○忽○聞○笛○音○起○江○干○舞○蛟○泣○鰲○惻○思○撩○人○益○根○觸○不○已○因○俯○瞰○湖○濱○泊○船○如○蟻○月○明○下○徹○悄○無○人○聲○獨○一○船○首○有○少○年○把○笛○橫○吹○嗚○嗚○不○絕○鶴○姿○玉○質○依稀○可○見○不○覺○神○往○繼○而○婢○子○速○就○寢○乃○悄○然○歸○而○夢○魂○繚○繞○猶○在○水○涯○耳○畔○笛○音○尙○隱○隱○未○歇○也○自○是○以○後○輒○忽○忽○若○有○思○不○知○聲○音○感○人○之○深○邪○抑○因○緣○之○湊○合○有○定○也○芳○心○一○寸○百○轉○千○回○縛○繭○之○蠶○愈○入○愈○無○以○自○解○而○兼○蒼○水○白○渺○渺○伊○人○思○之○自○憐○亦○復○自○笑○而○玉○玉○於○此○則○匪○維○不○憐○不○笑○且○納○頭○以○抗○情○魔○雖○禮○教○攸○關○自○防○有○素○境○因○日○易○淡○期○於○忘○而○雨○夜○風○晨○掩○幃○兀○坐○時○輒○思○緒○潮○來○撩○逗○往○事○則○此○中○因○果○大○非○人○力○之○所○能○知○玉○玉○亦○惟○有○強○自○支○排○度○茲○日○月○而○已○未○幾○聞○婢○子○叢○竊○竊○私○語○謂○家○中○新○館○一○生○客○乃○主○人○故○交○子○丰○采○翩翩○佳○公○子○也○玉○玉○聞○之○亦○不○復○措○意○中○秋○之○夕○家○衆○皆○醉○飽○酒○肉○樂○此○良○夜○玉○玉○亦○薰○香○拜○月○獻○菓○陳○瓜○正○薰○衣○兀○坐○以○待○月○來○忽○聞○笛○音○嘹○亮○遏○雲○干○霄○不○禁○側○耳○傾○聽○婢○子○笑○曰○此○桓○公○子○也○公○子○與○主○人○方○宴○天○香○亭○想○又○沉○酣○作○故○態○矣○玉○玉○因○詢○曰○何○處○桓○公○子○何○笛○音○之○似○舊○昔○江○上○人○邪○侍○婢○曰○不○知○江○上○人○惟○聞○桓○公○子○乃○主○人○世○姪○館○吾○家○者○半○月○餘○矣○因○左○指○園○中○曰○彼○倚○桂○樹○而○橫○笛○者○卽○若○人○也○玉○玉○微○睨○之○見○一○少○年○徜徉○月○中○體○態○翩翩○猶○彷彿○舟

中。午。見。時。遂。不。覺。微。喟。旋。知。樓。臨。園。側。聞。見。匪。遙。遂。匆。匆。携。婢。子。避。去。而。心。頭。鹿。鹿。徹。夜。未。眠。歎。雨。柔。風。海棠。困。殺。矣。

小伊既徧訪鐘儀。知前夜月下。人卽吳翁嬌女。蓬山咫尺。頗用忻如。繼思翁方盛世。己值衰門。且擇婿。葦殿久未逢選。一旦以孤露。樗材遂希作薦。羅之附餓。鷗天鵝。能不笑人。因之心意。灰頹。不敢復萌。舊念。違心。獨苦膏火。自煎。碧海青天。惟餘有一副夢中。情怨耳。而王玉此時。亦已香桃骨瘦。日伴枕衾。延醫進藥。醫者咸云。病原於憂鬱。中傷非寬。攝不可。王玉雖勉承親意。強飾歡容。而病日深沉。氣微力竭。憔悴無復生意。吳翁大愛。幾忘寢食。嗣命人。暗刺女懷。乃漸悉其崖略。因念桓生。頗不俗。又爲故人。令子招來。坦腹亦屬良姻。遂示意於生。生固未娶者也。大喜。渴望。然客中囊索。無以爲聘。僅留佩玉一方。期以內告。長兄卽當百兩來。迓於是。作函寄家。函甫發。而南洲之書。亦至。生離家久。卒得竹訊。心頗躊躇。繼而拆閱。則其兄以改葬先塋。速之返里。牛亦以婚事。須白兄。遂辭翁言歸。雙星照戶。二豎潛形。自桓吳聯姻。后王玉已健復如昔。意中緣遂。忻愉何如。繼知生已歸。則日盼其重。至而湖天小別。不少隱憂。陸馬江船。日夕祝斯人之無恙。奈何天裏。度怕黃昏。忽又數月矣。而小伊卒不至。魚雁沉沉。端倪莫悉。王玉盼斷征鴻。蹙殘眉翠。吳翁亦焦憂無所爲計。而是時洪楊起。

金田率師薄長沙不利。尅期將取武昌。又別遣水軍攻岳州。謠傳日急。人心皇皇。一夕數驚。民間婚男嫁女紛紛作逃避計。吳翁家無壯丁。室有嬌女。桓生又去而不來。存亡未卜。亂離將至。何以圖存。觸目紛華。轉眼都爲異物。翁暮年當此。情何以堪。思極無聊。老淚簌簌。落玉玉亦泣不止。舉家皇皇如觸礁舟。舟中人皆自知生命不長。然亦無策。足以自救。惟抱持一哭。以洩悲痛耳。方紛擾中。忽門丁報桓公子至。吳翁亟命領入。如獲錯珍。生展拜。甫已。翁嘆曰。不圖與汝小別。世局乃一變至此。今奈何。小伊曰。洪軍攻長沙不得手。已悉師下洞庭。姪來時。水師已發矣。前鋒旦夕過巴陵。若不速爲計。殆矣。翁曰。誠如汝言。惟去將安之。小伊曰。且雇舟往武陵。武陵僻在兩陲。必可免難。予有母舅在彼。亦可作居停也。吳翁報可。遂命僕雇舟。呼玉玉出見。生令以兄事之。便亂中之扶持料理也。整檢衣物。皇遯登程。吳翁率僕居先。玉玉扶侍兒中行。小伊則殿之。甫出門。聞鎮中人聲大震。號泣驚天。避亂之民。滔滔如流水。呼兒覓女。慘不忍聞。而一片哭聲中。隱隱傳洪軍至矣。登陴矣。博帥逃而岳城下矣。一時互相踐踏。死者不可計。小伊知事急。促衆速行。乃人擁道狹。行久不得進。玉玉已震懼無人色。方躑躅無計。時人勢如潮。直捲地而至。小伊遂如江渚。敗葉隨波。升沈遂立足定。神啓目四。矚忽忽已至市梢。急覓吳翁。父女見渺無蹤影矣。大驚返身呼尋。茫茫人海中。惟見萬頭。僵僵狼突。

豕耳。生此時俯仰天地，頓無人色。五內惻惻，亦不辨痛苦。盡立道旁，厥狀如瘴。人方揮汗急走之，不暇而彼乃蕭聞如無所事。過者皆驚而諦視之，生亦不願久之。忽有人拊背呼曰：桓公子！洪軍已入市東矣。奈何不行？生始驚覺，回視之，乃吳府之舊僕。急詢之曰：汝主人今何在？那曰：不知。知值此亂世，自保首領，且不暇。胡暇計？主人比過此間，見公子，恇恇立路中，防舊賊子刃。故一呼耳。公子奈何不行？生曰：謝汝厚意，予亦行矣。遂循道而去。甫出市鎮中，已炎炎火起，避難之民各望里門而雪涕。雲愁日慘，四顧悲涼。生惘惘無所之心，中惟鹿鹿念。王玉等不知已落何所，已否安然登舟或不致淪陷於賊窟，存沒無聞。思之憂沮，擬少留偵訪，而荒烟野草，無地寄身。且豺虎縱橫，觸處皆伏。羅網卽探訪亦無從。鬪念王玉等偕衆先行，當難民潮至時，已出市衢，斷無折而濡滯。兵窟之理想，驚鴻斷影已去。他方已身羈此，亦復無益。不如暫避樂土，俟事定再來訪尋。忽憶臨行曾告吳翁，以往武陵。或彼等已得船逕去，以爲我必往彼。今茲惟覓舟返常，再作區處。或者天風有意，得聚萍蹤。是則大幸矣。計旣決，遂取徑詣湖濱，而沿湖一帶已杳無半艇。惟流水湯湯，白沙皚皚，極目連天而已。生窘極，側耳聞人馬號泣聲，隱隱捲地而至。且驚且行，沿湖直下，披荆棘，履砂石，足破履穿，慘不可狀。繼而水回洲轉，境益荒涼。前路將絕，悽痛困頓之中，莫知爲計。忽聞蘆葦瑟瑟，似有行舟，乃登。

危石企望則見港水灣環中扁舟一葉潛掉而來舟中一叟一少年婦孺三四人皆豕伏艙底悄無警歎老者與少年以篙撐船行意甚震攝若懼人之偵知者生因倚石低喚船來船來予亦難中人幸方便千金不吝酬也舟中人聞呼聲疾駛入葦叢寂然而沒生不禁長喟仰天嘆命途之舛仄忽沙聲郭索隱有人來大震伏岩下諦視之則頃之舟中少年彳亍而前心稍定乃出而面舟子舟子嗔曰當此亂世遷騎四出先生乃大聲疾呼倘爲人覺則余一門斷送矣吾翁亦慈悲者見先生非下流人憐王孫而分命予走延君今舟泊蘆陰速從予行否則行不得矣生驚且喜亦無暇致謝匆匆隨舟子至舟中老者搖手示勿嘩解纜疾駛穿港繞嶼向僻而行日暮去市已遙亦不辨何地惟叢灌陰森鷗鳧格磔星光水色籠罩乾坤而已老者乃命艤舟沙渚出藪糗分餉生略陳氏族生備述所遭老者亦自言蔣姓素漁於洞庭家去琵琶湖二十里日者方張網城陵磯聞洪軍陡至乃偕兒輩趨歸則市中已火大道皆斷絕幸素諳別徑故得救家人出中途乃得與君遇緣分殊不淺也言次並道亂離相與啼嘘不已生更眷懷玉玉痛徹心脾知彼今宵何處宿要知有夢也難尋思之淚零舟子少憩則復趨程夜行款乃一聲又入水雲深處而生旣倦且悲昏昏如醉枕舷而臥亦不知結果如何聽急浪打船覺聲聲皆挾此人世之歡樂而去戚然無言注視水天接處黑雲陣起

湖。上。已。動。微。颼。聞。老。者。呼。曰。大。岩。汝。速。盪。菩。薩。雲。起。且。有。暴。風。至。前。港。乃。可。避。也。語。次。少。年。果。急。划。其。槳。水。聲。拍。拍。舟。進。較。前。倍。速。而。風。勢。亦。大。漲。巨。浪。翻。銀。聲。如。奔。馬。舟。爲。疾。風。所。引。苦。不。能。前。夜。黑。又。不。辨。方。位。舟。子。束。手。號。泣。自。分。必。死。生。亦。驚。懼。無。所。爲。計。惟。堅。坐。以。待。覆。沒。而。婦。孺。數。人。尤。號。泣。不。可。仰。風。聲。浪。聲。捲。此。哭。聲。漸。漸。至。於。不。聞。

吳翁既挾玉玉行倉皇不辨道路爲人潮所推湧遂如敗葉逐風子然無主隨流轉徙久乃得駐足舉目前望已達湖濱泊船都紛紛解維去翁令僕覓所雇舟則行已久回視小伊亦散失無踪進退靡之撫膺欲涕玉玉幾暈去正俟擲中而湖上巨砲轟隆洪軍已至避亂者紛紛鼠竄號泣震天翁亦率女急走顧翁既衰年女亦嬌質又值驚魂未定痛苦方深之時予人海中何能前行半步既而壯且強者皆負命去琵琶湖畔獨此二三老弱趨起不得前玉玉此時亦自忘其危心惟念小伊意彼壯年或不_能至委轉溝壑邪然吾心甚安斯人當無恙也方玉玉思小伊時吳翁則自嘆暮年逢慘遇生亦何樂不_能如死休苟無膝下一塊肉甯葬身江魚腹栖栖何爲然彼父女之心雖各殊而慘痛失神則無異故步履遲滯行益不能前忽聞人聲若濤匝地而至吳翁未及引避已有數健卒上反繫其手揚刃於頂呼索囊中金翁遲未及答則撻以刀柄翁立暈玉玉見狀大哭立以身覆父身

不聽捷兩兵。睨之耳語。喁喁久。忽大呼曰。咄。女子勿哭。哭則膏乃公刃矣。以汝青年麗質。何求不獲。謾托之人。戀戀老狗。胡爲者。勿哭。從乃公去。錦衣美食不少也。旋有一卒前頷而微。麻髮種種。如囚張口面笑。且笑。且引女。女大罵。奮身欲投河。於是數卒齊上。亦繫之。旣而有跨馬者。於是咸避道。左曰。馬將軍至矣。將軍眇一目。面棕色。年事在三十許。驍悍喜戰。報陳坤書部下。素得天將歡者。也將軍馬旣近。俯視俘虜。詢兵士。一二語揚鞭欲過。忽見玉玉。宛轉稱人中。梨花雨下。楊柳風前。大有我見猶憐之感。將軍不覺駐馬諦視。旋語兵士曰。此女子佳。可送至予帳。勿苦之也。兵士唯唯。而將軍之馬已入市。於是數卒同前拉玉玉。行玉玉戀父不動。兵士強曳而去。去抵湖干。一縷鱸鱉。僵柳下。卒掖之。登與鵠首。卒作數言。卒引之至一艙。艙內有少女數人。老嫗二三。叢觀玉玉。至咸悲視。玉玉哭不止。哭極復暈。衆皆震懾失措。而馬將軍適翩然歸命。老嫗灌以薑茶。久之乃甦。撫慰備極。殷勤女知身在羅網。已無奈何。又未卜老父凶吉。桓生存亡。姑忍死須臾。以畢心事。遂乘間稟將軍言。有父在軍中。願得共處。以伴晨夕。將軍允之。立命衛卒引日中囚。來令女自辨。藉以博女憐。女亦微覺。陽爲不省。及囚至。女起而徧視。皆不相識。念老父必已膏刀斧。作九原下人矣。痛極乃大哭。將軍駭愕失措。躁急彌甚。立逐衛卒。令重覓以報不得。將以軍法從事。卒抱頭去。去久復來。曰。軍中

遲問皆無是人。惟一老翁發瘧臥。滄庭惘惘不省事。不知是否。卽其人也。女聞之。遙謂曰。翁年幾何。曰。五十許耳。高穎而豐。頤病殊劇也。女喟曰。此予父也。速輿之來。將軍曰。卿父乃病邪。女曰。日間尙健。善不省何病之速也。將軍曰。予當往視之。帶刀遂行。女目送之。而心念小伊不置。未幾。四卒昇翁來。置之。艙中。顏色慘白如紙。女大慟。伏枕頻喚翁目。少開。睨女莞爾微笑。旋閉。而面紅如炙。聲息漸微。頑痰一鳴。幽魂已逐。風飛去。雖千金愛女。宛轉嬌啼。亦不能挽。尻輪使少駐。人生至此。萬念都休。一切憂樂。恩仇。皆如春冰。受日泮化。無復遺塊。女見父既逝。痛不欲生。諸女伴力衛之。以防其自殺。將軍聞耗。亦時加唁慰。且命人厚葬翁屍。以安女意。喪事終遂。時以諷語進於女。前女知荷不急爲計。則禍且莫測。因令傅姬致詞於將軍曰。王玉方痛死父。無心言他。承將軍厚意。已感在心。肺腑俟服。滿哀殺再圖答報。此時亦無勞將軍頻過問。王玉安也。將軍知王玉性貞烈。逼之必不幸。且甚愛之。亦不忍加凌逼。且軍務方倥偬。指日欲下攻武漢。亦無閒及此。遂允之。

鮑鱸千里。旌旗蔽空。黃鶴磯頭。又高豎洪軍徽幟。武昌旣下。東南震驚。士飽馬騰。奄有席捲江南之勢。一時驍師健卒。相與把酒慶功。翼王亦大譙。煮佐執杯。慷慨談戰迹。與方豪邁。忽聞座中有長嘆聲。王大愕。徧視坐客。客皆相顧失色。獨東席一生。俯瞰江流。嘿然無語。王急詢左右丞相李秀成對。

曰。此。予。幕。中。士。得。自。靈。鄉。名。桓。邁。多。才。碩。學。人。也。因。起。而。把。其。臂。問。曰。南。樓。今。夕。佳。興。何。如。先。生。抑。何。幽。思。之。深。邪。當。此。大。捷。之。餘。指。日。可。以。定。大。業。黃。龍。痛。飲。還。我。山。河。凡。我。同。志。莫。不。懂。忻。而。子。獨。悲。嘆。可。得。聞。其。說。乎。生。悚。然。曰。大。功。垂。成。云。胡。不。慶。惟。俯。瞰。江。流。汨。汨。終。古。橫。觸。幽。緒。不。覺。百。端。交。集。失。聲。一。嘆。耳。願。王。及。丞。相。勿。罪。也。秀。成。曰。是。何。傷。石。王。亦。憐。才。重。士。人。觀。君。戚。戚。於。歡。場。亦。殊。爲。之。不。樂。耳。匪。有。他。也。今。願。以。江。池。斗。杓。一。滌。積。憂。可。乎。生。遜。曰。是。勿。庸。舉。杯。消。愁。愁。更。愁。無。益。於。事。生。有。鄙。技。不。奏。已。久。軍。中。令。嚴。不。敢。播。弄。王。如。不。以。爲。忤。則。願。以。橫。吹。一。曲。爲。王。壽。石。王。聞。之。大。悅。命。亟。奏。之。生。乃。出。短。笛。於。囊。中。倚。闌。而。吹。音。動。風。來。魚。游。蛟。舞。旣。而。暉。緩。哀。咽。如。泣。如。訴。座。中。皆。懷。然。無。語。一。曲。未。終。生。已。淚。浪。涕。下。仰。天。嘆。曰。西。陵。翠。栢。何。處。招。魂。南。國。紅。蓮。伊。方。托。夢。人。天。有。隔。魂。夢。難。通。嗟。夫。笛。邪。賞。音。何。在。茫。茫。天。壤。可。有。來。期。語。畢。羣。視。座。客。皆。驚。王。命。人。送。之。歸。旅。舍。俾。資。靜。攝。生。遂。揖。王。而。返。然。旅。館。蕭。條。愈。無。聊。賴。仰。視。斜。月。橫。空。微。雲。舒。卷。悽。然。欲。絕。乃。乘。興。出。門。隨。步。東。西。俯。首。沈。思。亦。不。計。何。適。旣。聞。江。聲。潑。潑。魚。更。應。和。乃。極。目。遙。矚。則。忽。忽。已。至。江。畔。望。漢。陽。諸。山。黛。螺。捲。映。波。光。明。滅。星。火。微。茫。惻。然。神。遠。低。誦。江。上。峯。青。之。詩。往。復。不。已。俄。聞。有。人。微。嗽。掉。頭。尋。視。則。一。小。艇。泊。數。武。外。蓬。窗。幽。省。中。彷彿。有。人。生。以。爲。五。夜。無。眠。亦。必。同。爲。怨。侶。第。一。己。之。愁。腸。如。結。何。

暇更問他人，卽亦不復經意。負手徘徊，忽吟忽嘆。而鄰舟人亦似若與和答，隱隱聞吟咏聲。諦聽之，則露涼風冷之詞也。聲出以咽，旋聞一人低語曰：「夜氣寒冽，盍早就眠。世事遷變，都有前因。願勿事悲傷，徒自苦也。」一人不答，嘆如故。生聆之，柔脆似女郎，不禁大驚。惜曰：「玉玉在此，耶急倉皇取徑，欲逕登船而斷岸如削，乃無可托足。皇窘無計，遂伏岸而呼。」玉玉舟中人叱曰：「五夜三更，何來狂士，誰爲玉玉者？嗷嗷如此，擾人清夢，生不覺大愕。遂乃嘆曰：「露涼風冷，明是個人，何轉眼乃不相識？得無夢邪？悽然不樂，匆匆返旅次。心緒紛紜，不能成寐，而東方已漸白。卽披衣起坐，憶夜來事，急欲一徹究竟。方擬出門，侍者啓馬將軍至，生命延入將軍坐甫定，言夜來聞妙奏，欽仰無已。叩之左右，乃知先生頃以事謁李侯，爰便道來訪。一瞻丰儀，且有小事詢先生。得無有表妹曰玉玉其人乎？生聞之，咤然若中矢，心忒忒不已。容色頓異，不覺促席曰：「然，然有有僕方蹤跡之久，未得音訊，以爲淪落兵中，已爲異物。今將軍下問，得無有佳訊示我邪？」將軍遂述其本末，并言玉玉現尙持父服，哀思靡深。昨夕聞先生奏笛，卽云似其兄，令走訪問，欲作一晤。今不意果爲先生也。先生盍隨走往，善慰解之。生聆將軍言，唯唯稱可，并謝將軍之待遇。玉玉又念吳翁慘死，不禁涕泗縱橫，痛泣至不可仰。將軍因促之行，乃相將出門，蜿蜒至江岸。將軍翕脣而呼，卽有兩健卒自戰艦中下划小艇，如飛至。

扶生及將軍登舟湖流盪去未幾至一小舟遂引繩繫其舷將軍謂生曰至矣生張目四盼不覺大驚蓋卽昨夕己之所留連地也陡觸宵間事狐疑益深登舟後一侍婢自艙中出領生入內將軍謂生曰先生爲我善慰之走有公務先告行矣生遂躡足入見舟中器物位置整潔羅幃低鎖餘香氤氳侍婢款生就一榻上坐揭簾而入旋聞環珮珊珊一麗者扶婢盈盈出眉峯蹙翠臉波斷紅愁重病深身輕骨瘦諦視之不覺大慟王玉亦泣相對洩瀾侍兒皆惻然欲淚久之女乃收淚詢生以別後事生因略述道失後欲趁舟詣武陵午夜渡洞庭忽遭風暴全舟俱溺已亦惛惛謂必死適有小漁舟泊湖濱予爲疾浪所推頻觸其舷舟中人乃救予起醒視舟子則舊識也漁翁本寧鄉人常以捕魚至南洲過從予家頗殷乃不意於難中得其援手翁叩予行止便約予同至武陵蓋洪軍陸師遵道而下寧鄉固不能幸免也予甚喜因隨翁返寧取其妻孥迺予等方至而洪軍亦踵來遂爲所擄士卒輩屢欲加殺戮幸爲丞相李秀成所見詢予世族予隱約述之秀成絕愛憐遂留掌書記待遇殊優隨戰以來於今數月矣遍訪妹之蹤迹無人知之自分此生已矣相見當於瑤台瓊島間不圖在此相逢也王玉曰妹自落兵間老父旋逝慘痛孤獨久懷必死幸馬將軍待遇尙優故姑留殘喘以待與兄遇然此中日夕淚珠洗面憂患中傷恐不復能共君長聚且烏羅魚罟耽耽者大有其

人兄亦無方脫妹於難也。昨夕聞江上笛音幽怨，抗烈卽疑是兒，但人茫茫，未敢冒昧。嗣於鵠首覷見，乃知非謬。然兄亦泰鹵，犇午夜驚呼，苟爲人覺，則嫉而妒者，鬪起兄其危矣。欲求一面以作永訣，又可得哉？今兄來，妹願已畢，還我女兒，清淨身會當以一死相報。倘有前緣來世相見可也。生泣然曰：聞妹言，令我心碎，願保持玉體，以伺機緣。李侯重我，請之作詞，俾或可如願。爾時當一帆歸去，與妹終老于水雲深處，以樂餘年。來日方長，奈何遽作此不祥語？王玉微笑，搖首曰：君書癡，談何容易。妹已抱一死志，死後魂魄當長附吾兄也。因索笛于生，鬪携來也。未生曰：妹亦善此邪？當留爲紀念，因取留奉女。女笑受，不答。撫視再三，後還于生曰：兄行矣，耳目衆多，久留無益。徒啓人疑竇，前程萬里，珍重爲之。言已，淚簌簌落，然猶強自支持，促生出生肝腸寸絕。勉力告行，過船遙矚，猶見玉揮手相送，遂忍痛歸。歸後心緒鹿鹿，神魂失所，自念身爲男子，乃不能自保妻孥，使宛宛嬰嬰者，竟爲他人所凌踐，寧不可恥。繼思王玉言益痛切，肺腑熱血中滄誓必出，王玉于艤而後已。然徒手奮呼，亦復何補？因念李侯方重己，不如逕往哀之，事或可成。乃匆匆謁李，備述悃衷。秀成登眉曰：玉旣爲馬將軍有將軍，又粗頑不近情，奪之必不甘心。今時局方急，用人爲要，安可以一女子而失勇士心？雖然，姑試言之，成固最佳，不成者亦勿過悲。天下固多美婦人也。生唯唯而退。然終日焦盼。

寢食都忘。冀馬之或悅。子心以玉玉歸。已則上蒼仁愛。完我良姻。來日之福。當何似。願生雖如是。想而世事乃殊。不能隨其所望。而轉移。明日馬將軍因公而李侯。候乘間略示以意。馬掉首色變。秀威知不諧。遂寢其議。生聞耗一痛。而絕。侍者急趨呼灌救。逾時乃甦。嘔血升餘。遂奄奄臥床。席歌哭不時。勢將成瘋。而馬將軍是時亦嫉生甚。念玉玉之不從。已初云。父喪實乃戀戀。此豸耳。今苟不除此子。則何能斷玉玉之情。苗而使之就己。此心一萌。殺機遂兆。玉玉微聞之大驚。知事已急。己不救。則旦夕間生無幸矣。然水陸間阻。耳目森羅。誠何策足以救生者。思久不覺失笑。嘿忖曰。玉玉汝何愚邪。今汝苟不死。則何能息此爭端。保桓生之首領。更何能自保貞節。一失足成千古恨。勿待玉碎花殘。而後置悔也。由此自經之念。遂決。乃貌飾安詳。談笑若無事。侍婢見女一旦易常度。以爲日久心回。亦相率忻慰。防衛寢疎。一日晨興。女靚粧兀坐。笑命侍婢焚香滌硯。旁午乃至。艙前乘衆不察。盞引刺剪。刺喉際。血花碧濺。玉烟紫消。逮婢子等驚救。則已玉碎花殘。徒喚奈何而已。

玉玉旣死。噩耗徧軍中。聞者皆嘖嘖嘆。烈女子馬將軍成其節義。命厚殮之。厝柩于江干之土地祠。生亦耳其事。大哭不休。睡紅滿枕。席形消骨。立見者惻然而生。轉以爲慶。念玉玉之死。良由己躬。以已不力。遂致意中人殉情盡義。則彼人雖死于世。已留芳名。而我碌碌不能保妻子。九原俯對。能無

遺。羞。且。地。老。天。荒。此。恨。終。古。連。枝。之。樹。何。意。獨。榮。人。世。骯。髒。生。復。奚。樂。妹。既。作。抱。繭。春。蠶。我。亦。安。能。
不。爲。成。灰。華。燭。嗟。夫。玉。玉。天。壤。間。惟。我。與。卿。卿。不。生。我。何。惜。死。人。間。有。魔。蝎。地。下。諒。無。拘。禁。則。與。卿。
携。手。更。誰。能。干。卽。令。死。而。無。知。精。消。質。亡。則。野。馬。塵。埃。亦。必。隨。風。相。感。而。相。團。結。嗟。夫。玉。玉。行。矣。少。
留。生。思。至。此。不。覺。心。地。通。明。覺。世。界。如。孟。滿。盛。黃。藥。毫。無。可。咀。之。味。携。短。留。蹠。踏。下。床。乘。衆。不。覺。逕。
向。土。地。祠。行。旣。入。祠。則。一。樞。赫。然。在。中。靈。生。繞。棺。三。匝。摩。挲。殆。遍。意。態。冷。落。殊。如。無。苦。旋。倚。笛。奏。寬。
裳。一。譜。曲。終。嘆。曰。知。己。丟。亡。此。音。誰。識。廣。陵。散。復。何。意。于。人。間。繼。復。奏。離。鸞。別。鶴。之。曲。音。調。悲。激。奏。
已。以。笛。叩。棺。而。歌。歌。曰。楚。山。兮。蒼。蒼。漢。水。兮。湯。湯。湯。懷。佳。人。兮。無。見。期。初。蘭。蕙。兮。不。芳。鳩。媒。兮。氏。灼。迺。
縻。鳳。兮。彈。鳳。闕。幽。宮。兮。沉。沉。招。芳。魂。兮。無。方。永。恨。千。年。千。年。兮。未。央。願。人。琴。兮。雙。絕。同。携。手。于。大。荒。
笛。兮。笛。兮。偕。汝。亡。歌。已。仰。天。長。嘯。大。呼。玉。玉。者。三。以。笛。擊。棺。砰。然。一。聲。晝。然。中。裂。繼。乃。以。首。觸。柱。腦。
碎。漿。流。七。尺。珊瑚。遂。委。入。塵。土。矣。未。幾。侍。者。追。尋。而。來。惟。見。橫。屍。狼。藉。斷。笛。零。亂。于。血。泊。中。耳。急。歸。
報。于。李。丞。相。秀。成。爲。之。嘆。悼。累。日。翼。王。聞。之。亦。欽。惋。不。已。命。厚。加。棺。殮。合。厝。于。平。湖。門。外。手。題。節。烈。
千。秋。四。字。刻。石。于。墓。門。一。時。傳。爲。佳。話。今。則。年。遠。事。湮。已。無。人。能。識。惟。見。凄。風。苦。雨。萋。艸。荒。烟。中。古。
墓。纍。纍。徒。留。感。弔。而。已。

妻財誤我

小 說 妻財誤我

九八 (梅郎)

草木零落老樹杈枒凍雲四合朔風怒吼遠山露骨野渡無人蓋地冷天寒已是風饕雪虐時矣數十步外崇垣之內紅樓一角繡幕低垂中有一老嫗一少女圍爐對坐默然無語嫗手銅箸徐徐撥獸炭光焰上突雞皮之面乃與少女同其紅艷少女雙眸炯炯厖厖左右顧足以表示其性情活潑不耐枯寂嫗乃目少女微喟曰素素若知年已非幼乎既不事針黹又不習詩書日向街頭躑躅視深閨若囚籠遇人又無禮貌矯憨放縱絕無女兒態以致人咸側目避之惟恐不速若母貽譏失教爲害猶小其如若之終身將因此遲誤乎素素若試思之豈有豪藏者大女兒而門前尺寸地絕無媒媪足跡者乎少女愠見曰阿母毋曉曉殊惹人厭不去念彌陀乃來訓若女兒豈愁無郎者兒若欲郎何待媒媪之撮合阿母誠老昏幾曾見白髮女郎終無夫婿兒年雖長未可云老矣愁爲嫗曰素素毋若是余纔言若無禮貌若乃又與余抗辯小妮子誠不矣女曰阿可教少母從未作此等言語今夕何大變阿母素願兒意縱兒之所欲阿父怒兒母爲兒庇且與父爭何嘗有一言以爲教今乃云小妮子不可教得無冤乎嫗曰素素余實愛若若乃不余諒不怕罪過乎余今有一事特以語若聽若自裁惟若毋躁以畢余詞西巷陸媽若素識者渠於今晨來爲沈家郎乞若爲妻。少女曰

沈家郎殆卽沈曉峯耶兒固識之諗兒出游每與之遇渠見兒必凝視而笑兒問渠奚笑渠仍笑不答轉詢兒姓名兒告之渠乃尊兒若天神阿母知之乎渠固翩翩佳公子也年長於兒二十有四矣屢黻兒游且以酒食相饗兒以不善酒却之兒不知渠何以異於人獨愛兒若阿母言時以手探懷出絲巾一幅颺之曰阿母且觀此巾佳乎此卽沈家郎贈。 嫗曰休矣兒乃受此私餽乎余矚若毋躁若何屢余言。 少女曰阿母趣言阿母趣言彼陸媽作何語哉嫗曰陸媽言沈家郎富才貌佳婿也現爲某學校教員人咸知其名若父嫌貧欲拒之余恐若童心不改頑皮之名聞遠近終不得好門戶將奈何沈郎貧不足患余家田地多但厚若奩何憂凍餒素素乎若意可者余能強若父以成此事若抱子者余願慰矣素素沈郎之貌若旣見之若果。 少女曰阿母兒固已言之沈郎佳公子也渠無父母兄弟子然一身旣無妯娌之傾軋復無小姑之播弄兒得嫁渠者自由殊甚嫗曰兒旣願嫁事亦良佳惟爾須知爲婦之道沈家非我家比若仍如作女兒時憨嬉無禮貌致人言新婦不賢重貽余憂余老矣不能永永庇汝若於明日始收拾野心毋再向街頭游蕩此非余曉舌爲爾計也少女曰阿母亦難言哉向無求婚者故罪兒嬉游今有家矣何錮閉爲如母言苟他日往沈家者將終身不越閨門一步耶然則兒當以了角終不願有夫婿也嫗又微喟曰若誠頑劣余

今不汝強聽若自由矣。少女聞言，乃俯首而笑，不復則聲。幸哉沈郎，母女一夕譚遂得富家妻。陋巷酸丁，幾生修到，設令此時逗隙之朔風，能挾此喁喁密語，吹入沈郎之室者，吾知沈郎將喜而不寐。自賀其平昔巧言令色，乃大有功也。

嫗於是大忙，亟亟支配其金珠寶玉良田美產華麗之衣服精美之器具，以爲奩贈。時則又涉幻想，他日少年夫婦，高車臨門，健僕雁列，美婢雲從，已則伸手接取，素懷中之兒，引逗之，視其憨跳，以爲樂幻想所極樂，乃無既遂，運其廣長之舌，助以獅吼之威，粉飾點綴，以告其夫。夫李姓，壽錢其名性謹，愿有季常癖，心非之，而不敢有異辭。婚約遂定，未幾嫁矣。沈郎丰度翩翩，絕無寒酸態，見人甚傲岸，然遇素素則卑詞屈節，務博其歡，有所命唯唯，諾諾未嘗置辯。於是沈郎者，遂成素素之玩物。常弄於股掌，朋輩譏之，則赧然飾詞曰：吾愛我愛，故不忍拂我愛意。若君等者，無太薄倖乎？聞者嗤以鼻。然沈郎亦斬非素素之所爲，祇因黃金之故，甘心低首於美人精神上之困苦，實甚於桎梏沈郎事素素益恭，則素素遇沈郎益酷。沈郎出素素亦出，徵逐於交際之場，無論男女，概與之接。沈郎之庭有客，素素以主婦故，強廁其間，識與不識，必與縱談，雜以戲謔。沈郎入校課未畢，而素素已守候於教室之外，生徒譁然。沈郎之顏大赭，人有飲沈郎者，素素必強與偕同入，男子之席若西俗然。

座客之拘謹者轉爲局促不安或不終席逃去而素素殊顧盼自若傾其懸壺之口滔滔不絕滑稽者遂故與之謔且激其飲金釧熠燿翠袖飛揚拇戰之豪與壓倒四座初不顧並坐之沈郎方低眉蹙額無地自容不得已起辭主人思挾婦以歸乃素素又不肯於人前順其夫羣又從而揶揄之素益負氣不肯示弱酒闌繼之以博無不能務使在座者求罷而後已以是素素之名大噪街談巷議以爲新聞沈郎忿甚思有以振乾綱而一念素素之多金及其母之矜寵則氣又立餒積久忍無可忍乃效事父母之幾諫惴惴焉陳諸枕畔曰我愛吾誠愛君對於君之舉動無敢訾議且喜君瀟灑無世俗婦女態奈庸庸者衆多以君之侷誤爲放蕩人之多言亦殊可畏橫加指摘吾甚爲我愛不平我愛乎毋寧稍自斂抑以杜若輩悠悠之口未識尊意如何素素曰曉峯爾愛羞縮迂拘之婦乎抑愛風流倜儻之婦乎沈郎曰吾固愛風流倜儻如君者素素曰然則議吾者誰耶沈郎曰朋輩耳素素曰吾爲爾妻非爲若輩之妻爾旣愛我不以我爲非是亦足矣吾又何必強自斂抑求悅於若輩曉峯吾固知爾必愛我以吾未嫁時吾之性情業已如是其時爾非愛我敬我矢言必欲得如吾者以爲妻方始快意因囑陸媽來吾家求婚者乎未嫁爾則愛之旣嫁爾則惡之吾知爾雖愚決不至此也若輩退有後言情殊可惡宜爾爲吾不平然爾毋悲吾必有以報若輩沈郎語塞無以

應又恐開罪朋輩且破其誑乃哀之曰我愛若輩一孔之見何足重輕與之較適揚其焰殊不值也素素曰曉峯爾何胆小如鼷沈郎曰非也吾友卽君友若必閔罪則傷感情矣素素曰是言近理吾姑恕之沈郎心乃安詎詰朝素素已飄然出凡與曉峯有一面之雅者遍踵其門排闥直入囂然與問罪之師主人倉皇起卑詞辯其誣素素堅以曉峯之言爲証主人無如何以其女不敢辱於是有面爲負荆者有相約會証者亦有負氣不下致被辱置且搗毀物件者素素歸羣乃登門索曉峯不期而集者十餘人互道所以喧聲達戶外有狂笑者有憤怒者有歎惜者有揜拳攘臂者將用武者曉峯瑟縮不敢出素素強挾之以面羣衆衆乃指曉峯而斥其妄且有譏之者曰君嘗以夫人不賢爲余輩言數數求降魔計余等不言乎若以寒士而爲富塔衣食床頭人此生可無凍餒憂夫人又美麗若天仙倜儻勝時下女學士艷福無雙令人忻羨君毋不自足而有所不滿意於夫人君乃不以余輩之忠告爲然反捏余輩之蜚語進讒於夫人納則君幸享其成拒則我等蒙其咎君之計誠巧矣雖然君夫人達人也余等均願納交於夫人得與夫人承顏接詞以爲快焉有無端營議以自絕於夫人者嗟乎曉峯君果何爲出此卑鄙之策貽害余等趣言之俾爾夫人得知余等之冤余等曾向夫人謝罪且受物質上之損失悉需君倍償之以君爲禍首不爾夫人責也言時衆口雜和繼

以擊掌素素面有得色以羣客恭維之也然一念其夫之誑己且懷厭惡意敢於人前發其短則忿甚操杖庭辱之沈郎乃大窘跪地發轂不能辯一言衆中有憐之者因代爲緩頰約盛設以爲謝始闕然作鳥獸散素素於是遂鄙沈郎之爲人一變其平日之詞色且收回財產管理權一切柴米所需以及己之日用均責諸沈郎謂此乃男子分內事不應仰給於婦人沈郎所入僅足供菽水然使儉樸者當此尙不至凍餒奈素素揮霍慣又故不撙節以窘其夫沈郎竭一月之入不足應其終日之耗於是詬誶之聲時起沈郎苟諷其太費者則厲聲曰近日之起居服食豈較昔爲奢耶金出於余囊則毫不介意費若一錢乃斬惜如命吾豈不應享爾之衣食耶卽曰不應爾所費者祇此區區初不足抵余前此所費十分之一故吾今日所使非爾之錢仍爲余之錢蓋吾以前所墊用者爾應見償也且爾豈不知吾生長繁華難安樸素不能學小家婦數米爲炊勞十指以圖餬口爾乃乞婚於余爾固自審能衣食我也今若此吾乃知爾實非愛吾者爾之乞婚非婚我乃婚金耳雖然奩中物皆阿母贈我非與爾者贈我購針珥非爲爾易柴米者也爾非男子乎乃欲倚妻財以驕人反譬其妻謂爲無婦道猶有廉恥乎猶有心肝乎若爾者祇合娶小家婦伴爾牛衣中相對嚼菜根否則驅之博賣笑錢使爾爲金龜之婿則爾計始得矣沈郎至此面紅耳熱慚憤交并人窮氣短雖搜索

枯腸竟無一言足以折其妻。往訴妻母，則母已爲女言所惑。大加申斥。女父則素薄沈郎。沈郎不敢言言之亦無效。徒蒙非笑耳。不得已告貸諸友。思割肉補瘡。暫救眉睫。詎逼懇之無有應者。不曰愧無以報。卽曰君夫人富有黃白物。祇須君一屈膝耳。豈有夫婦而不通貨財者。舍近圖遠。以有問無君其戲余耶。沈郎哀之。友仍笑而不信。沈郎窘甚。乃逃而宿諸校。不敢歸。素素怒。踵校索之。且誣以有外遇。扣月薪作纏頭。故甯棄其家。沈郎欲自白其冤。不得不狼狽而歸。然經此一逃。素素乃稍出其金以支門戶。沈郎又竭力媚之。舊情漸漸恢復。一日沈郎語其妻曰。我愛我思彼某某者。才不如我。而月薪乃兩倍於我所恃者。留學生三字耳。故我思之欲增進我以後之所入者。非往東洋游學不可。苟兼習法政者。且有法官之希望。我愛如愛吾。請假吾千金。後當倍償。誓不相誑。否則以小學教員終。不特貧苦累人。抑亦不足爲我愛。榮負我愛甚矣。故爲我愛計。亦宜使余東渡也。素素曰。游學耶。非四五年不可。此四五年中。爾固無管束可以自由矣。然吾何能耐此久長之寂寞。爾忍出此爾心狠矣。沈郎默然。忽又笑曰。我愛毋急。吾今此行。自始學至畢業。數月足矣。素素曰。爾毋調言。吾未聞畢業有若是之速者。沈郎曰。君誠忠厚哉。君意若輩之東游。果皆入校修業乎。報姓名領講義。嬉於宿舍。遊於市場者衆矣。今日變通其法。尤爲便利。祇須於始學時。往面監學。講定畢業之等第。

文憑之價值繳學費而返彼乃以講義付郵期滿往應畢業試則彼以預屬之稿爲贈依樣畫葫蘆未有不入彀者故一人可以二名同時畢業於兩校有此絕妙之機會卿何惜此千金不使我揚眉吐氣哉素素曰此等掩耳盜鈴之技何足以欺朋輩人豈不知爾暫去卽歸固未嘗留東乎沈郎曰卿不聞諺語乎甍兒不食窠邊草余旣得憑無往弗利苟得法政畢業憑者且將北上以博高官誰復耐持教鞭哉素素喜乃允助之金然猶恐金多適以資冶遊淹留不返與之半冀其速歸沈郎得金喜出望外不數日別去素素屈指行程逾期不返乃大恚豈知沈郎之游學實僞已變姓名挾資游六橋三竺間初則稅居旅館後有爲之薦引者遂入某小學執教鞭旣無羈勒獵艷之心乃又躍然不能自己以爲素素之罪誤在不讀書今後當於女學界中求之於是課餘之暇留心物色沈郎故美丰儀復出其金製華服凡時下美少年所以沽美示奢粉飾點綴其風流者無不具備久之乃與某女校汪生名慰雲者諗贈帕遺詩郵筒無間已有白頭之約然沈郎用情不專得隴望蜀未幾又與印霞女士者訂噬臂盟印霞姓吳性高潔慷慨有遠識嘗謂世俗自由訂婚失之太率輕於離棄矯枉過正實貽守舊者以口實故凡事須審慎於始苟漫不加察草草訂盟於交友且不可况夫婦之共白首者乎印霞持此見解以相當世少年故常落落寡合同學姊妹笑其迂闊沈郎謝慰雲

時已數與印霞遇知印霞好高尚因故自異於時下少年且語印霞曰我國古時婚制之弊已達極點而近時矯之者又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婚姻之道乃日以苦吾發宏願誓必以獨妻主義爲衰世風吾持此意以求偶苟不得與我同志而學問性情復足相儷者甯以鯨居終彼視婚姻若賣買若演劇全憑一日之投機後此可離合自由者吾殊恥之也印霞見沈郎姿容溫朗眉目英發所持見解又一一與已合不覺心爲之折沈郎遂時露求婚意印霞伴爲未解置不報蓋有所審慎也沈郎既不得志於印霞乃轉而求慰雲慰雲率然許之沈郎之心宜大可慰矣然慰雲之貌雖不亞於印霞而慰雲特窮雅不如印霞之富才識又遠不及平日酬酢嘗受而鮮所報且時有所要求印霞則不願受沈郎之餽卽偶一納之亦必厚相報故沈郎仍戀戀於印霞務投印霞之所好印霞見沈郎實能行願其言不斤斤以婚事爲請乃益醉心沈郎一日沈郎又徵示乞婚意印霞竟默允之不復拒然沈郎之心轉因此志忑不安恐無以對慰雲也詎慰雲已因沈郎蹤跡疎頗致弗滿復與某少年游沈郎偵知之遂蹈其隙馳書絕慰雲

駒光迅速沈郎以夏用時之名作臨安廨公者倏忽已一載而與印霞結婚之期至矣稅金屋於西子湖畔綠柳叢中屆日男女賓朋一堂濟濟沈郎冠禮冠服禮服笑容可掬昂然直立於廳事前翹

首。踰。新。娘。之。至。時。復。左。右。顧。察。賓。欣。然。有。得。色。賀。客。亦。噴。噴。稱。羨。而。女。賓。中。之。慰。雲。且。以。招。待。員。自。居。趨。踏。晉。接。不。憚。煩。勞。對。於。沈。郎。尤。致。敬。愛。之。意。有。知。慰。雲。與。沈。郎。過。去。之。歷。史。者。羣。以。爲。怪。忽。聞。軍。樂。聲。大。震。新。娘。至。矣。贊。禮。員。抗。喉。一。呼。滿。堂。闕。寂。新。娘。下。車。後。珊。珊。登。堂。男。女。賓。忽。發。大。噱。以。新。娘。首。覆。色。錦。自。兩。肩。下。垂。長。鬢。過。膝。眼。架。黑。色。之。鏡。眉。端。鬢。角。滿。飾。鮮。花。淺。翠。掩。其。面。兩。手。蒙。羊。皮。套。長。裙。曳。地。不。見。其。足。衆。方。一。一。料。量。新。娘。之。身。遂。不。復。辨。贊。禮。員。作。何。語。婚。禮。既。畢。又。設。茶。話。會。於。內。室。沈。郎。欣。然。將。爲。新。娘。介。紹。諸。來。賓。詎。新。娘。忽。以。手。自。去。其。眼。鏡。擲。鮮。花。於。地。卸。其。外。罩。之。禮。服。而。以。笑。臉。凝。視。沈。郎。沈。郎。色。立。變。渾。身。戰。慄。不。能。仰。視。來。賓。亦。相。顧。失。色。獨。慰。雲。則。隨。新。娘。之。目。光。直。注。新。郎。之。身。作。鄙。夷。狀。噫。蓋。所。謂。新。娘。者。乃。非。吳。印。霞。而。李。素。素。也。素。素。自。沈。郎。去。後。半。載。無。音。問。於。是。函。託。留。東。同。鄉。代。爲。查。訪。並。無。其。人。不。得。已。乃。登。廣。白。并。飛。函。各。埠。親。友。覓。其。踪。跡。沈。郎。羈。杭。久。不。一。歸。故。鄉。人。雖。有。異。之。者。初。不。疑。夏。用。時。之。卽。沈。曉。峯。也。會。沈。郎。與。印。霞。定。婚。約。有。嫉。之。者。以。慰。雲。事。告。印。霞。印。霞。不。悅。而。又。未。敢。遽。信。往。晤。慰。雲。以。證。其。事。忽。於。慰。雲。案。頭。信。夾。中。得。一。舊。柬。係。維。楊。李。氏。之。書。印。霞。以。其。書。法。可。愛。順。手。取。觀。見。其。中。所。述。之。沈。曉。峯。年。歲。面。貌。適。與。未。婚。夫。夏。用。時。相。合。乃。大。疑。以。語。慰。雲。慰。雲。亦。似。有。所。悟。印。霞。令。慰。雲。作。書。招。素。素。來。以。証。夏。用。時。之。真。僞。

蓋李氏與汪有葭萼親故以覓沈郎事爲託慰雲怒沈郎欺已遂欣然從印霞請招素素至杭旣證實印霞又與慰雲商語素素以故而以婚期報沈郎及期乃飾素素爲新娘慰雲欣然以招待員自任沈郎不知遂墮術中耳

鈍根曰梅郎作此篇不知其胸中有幾許塊壘抑何形容盡致至於如此耶夫中國女子素不受教育不知孝弟廉讓爲何物求其少秉良賦長爲賢婦者百不得一於是懦夫匍伏裙下竊竊視妻速死暴夫攘臂揮拳悻然斥妻爲不淑嗚呼何其妄哉汝何人乃欲得百不得一之賢婦耶汝欲得賢婦必俟中國人盡得賢婦而後可欲中國人盡得賢婦必俟數十年後真實無妄之女學普及而後可梅郎獨歸咎於妻財猶非探本之論也雖然此篇之作所以力挽貪財好色之徒使勿墮於九幽地獄者其功德自不可沒

寓言
小說 賭

(馬二先生)

天寒歲暮有一處人聲嘈雜大家皆瞋目攘臂喧嘩爭奪好不熱鬧是一個世界上的絕大賭場開賭的主人翁姓華年約六十餘歲鬚髮皓然子孫衆多從前家財百萬地皮房產不計其數而今却已中落外債纍纍產業已是典的典賣的賣還有的賭輸了被人持強霸佔管領去了

賭客一羣。一姓英。一姓法。一姓俄。一姓德。皆豪奢闊大。是一般西村中有名的賭客。更有一個矮子。覆姓東方。與華家爲貼近隣。居這人賦性貪得陰險。是個勢利小人。

在二十年前。有一次華老頭兒被矮子大贏了一場。輸去金錢二百兆。還割讓了一塊地皮。自從這一次起。大家都曉得華家是個瘟戶。紛紛來華家誘賭。弄得華老頭左一場右一場。輸去資財產業。也不知有多少。後來現錢不夠。大家又都裝好人。借利債與他。日積月累。漸漸的本利相併。爲數可就不少。那個東方矮子。本來是個窮小子。靠着賭博。上掙起幾個錢來。也居然衣冠齊楚。冒充體面。紳士眼睜睜。覷定了華老頭兒一份家私。巴不得一口吞下。祇無奈耳目衆多。難於下手。祇好裝作好人模樣。常說「我和你老人家。是多年老鄰居。交情須格外親密。決不能像他們西村中那一般棍徒。反面無情的。」這華老頭兒。原是個忠厚人。也狠相信。那知道人面不同。人心難測。這矮子一肚皮詭計。專待機會而發。

這一年恰好。西村中因爲一件事。姓德的和姓英。姓法的。姓俄的。三個翻了臉。便相約打架。一連便是幾個月。未曾罷手。矮子一見喜不自勝。假意說「我和姓英的是朋友。須得幫他一幫。」於是帶了幾個子姪。把華家抵與德姓的房產。給估過來了。這對華老頭兒說「等他們打完架。我照舊奉還。

決不食言。華老頭明知此人不是可靠的朋友，但是事到其間，也祇得隱忍不言。這矮子得步進步，料着西村中的幾家人自己相打，顧不了華家的事。便索性老着臉皮，和華老頭兒要求把家私分一半與他。不然便要唆使華家中幾個不成材的子姪，和華老頭兒內訌。看官自古道：賭博便是賭博，凡人一入賭局，便就薄情了。這也怪不得。東方矮子祇是華老頭兒身在局中，總得想個法子對付。對付當下，華老頭兒便號召合族中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前來，畢竟同是一家人，事到臨頭，說不得往日鬪牆微嫌，衆志成城，人急生智，便商量出一條妙計來。要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便見。分曉。

著者曰：時局至今，何暇作小說？雖然小說未始不可利用，以捉起國民之迷夢。吾以小說爲職務，則姑盡吾小說之能力已耳。

家庭小說 悍媳破家錄

(振之)

嗟乎我愛汝，汝然我爲汝之夫。我母卽汝母，我事汝母何如汝乃事我母。若此，汝母之與我不若我母之與汝爲親，我苟以汝事我母之道，以事汝母，汝母能愜意否？汝能不以我爲無禮否？汝母與汝所不能安者，而謂我母與我能視爲固然，而安之若素乎？母之愛女，實不若愛子之深。愛女而及婿。

猶愛子而及媳也。爲人母者，孰不愛其子？與女我母愛我，猶汝愛汝子也。我母以愛我，故並愛我之。子我子，卽汝子也。愛汝之子，豈有不並汝而愛之者？汝乃對於我母之愛汝子，多方疑忌。一若我母含有惡意，或不應愛及汝之子者，嗟乎！我愛汝，誤矣。世豈有生子而不願受人之愛護者？况祖母之愛其孫，道例也。愛而不教，何以成人？此固汝之責。我母既代汝勞，汝乃不之感，而反誣之。至謂因怒其媳而洩怒於孫，我母苟棄孫而不之顧者，則汝又謂我母冷眼絕不似一家人。我愛乎？汝試思之。爲我母者，不基難乎？設汝而爲我母者，將若何而後可。

我不知我不知爾誠孝子矣。爾誠能言矣。我爲媳固忤逆者，爾之娶妻何不擇賢孝者忤逆如余。固不應爲爾家媳，亦不合爲爾之妻。爾乃惟我是娶，爾殊自誤矣。然我之畜較爾母之畜豐厚，奚若我不以之自誇，而爾母乃岸然以姑顏傲人。我豈不以爾母爲姑者，渠自姑不姑耳。爲媳若我，亦云至矣。爾猶記爾妹于歸時，奩中物半假諸我。人之見者，都譽爾母教爾妹。爾母與爾妹，乃不感我而忌我。爾妹數數歸，必以物去。且唵雷母與我，嘗警爾母妄以我之過失告爾妹。善爾亦不察，竟嗔嗔於我。爾爾等同一家人，所多者我耳。爾素拙於言，今滔滔若流水，誰爲好教師？我知非爾母卽爾妹耳。爾英我之女，爾兒我之子。我未瞑目，無與若輩。專汝拭目俟之，脫無祖母我之子女，未必不長大。

也。

韓 蕙 破 家 錄

嗟夫我愛汝何倔強若是汝亦有子女在汝豈他日不爲人姑哉脫汝似我母而汝媳似汝汝其甘乎汝以爲不甘者請汝亦毋若是汝苟不我使使他日而如今日之我母汝將何以責汝媳汝即忍而不言者人亦將竊竊私議於後謂汝施之於姑者宜受之於媳以爲報且不若今日之我母猶爲人所憐則汝之痛苦不且甚於我母乎

爾速閉口爾欲爲孝子爾自爲之我不欲爲爾之所謂賢媳也福兒無妻則已得妻似我我願足矣又奚求我必不似爾母之寵子以欺媳福兒亦必不似爾助母以爲虐蘭英嘗告我爾每背我與爾母語恆詈我爲不資恨我不速死我今明告爾我非受欺者爾以我爲養媳乎則爾誤矣

婦言時聲色俱厲響桌聲砰然桌上杯碗什具隨之跳躍墜於地星散有聲兒女號啕哭一中年男子低首兀坐默然無聲息隔室之老嫗方面壁嘆息淚下如雨婦猶喃喃忿詈不已

噫此誰氏之家庭歟何其不幸如是蓋此拍案詈人者卽某邑余伯剛之妻沈氏也伯剛有母章氏性慈善妻沈氏特悍勃谿之聲恆達戶外伯剛雖孝於母然以懼於闔威無敢爲袒沈氏有子女各一。女曰蘭英年十二子曰福如年五歲蘭英刁詐似其母恆翹翹母之短以博母歡母寵之益甚而

蘭英之鼓弄長舌顛倒是非亦日以烈福兒天眞爛漫獨戀其龍鍾之祖母而沈氏乃因藉益恨其姑伯剛有妹嫁本城憐母苦恆以婉言勸嫂沈氏不聽且辱詈之使不復敢歸寧於是悍潑播鄰里相戒裹足不敢作魯連之解紛伯剛有時以物潛奉其母蘭英必窺見之以告沈氏沈氏則大詈每食沈氏必令姑飼其子多則曰傷矣少則曰飢矣兒咽稍速則曰促之太急矣旣畢則羹殘而炙冷章氏無可下箸矣頃章氏又飼其孫兒嗽而啼飯粒噴棄於地沈氏又怒其姑申申詈不已伯剛不能堪乃爲反覆曉諭沈氏不服故反顏以爭耳

章氏旣不能與媳共居處又不忍使其子爲難而愛孫心切不忍一日離蓋福兒爲章氏所愛沈氏以怨姑故并恨其子常賤視之稍有不愜輒扑立見章氏乃攜孫往依其女而孫之衣服盡在媳處索之沈氏弗予且誣其姑竊物以餽女女不能堪乃勸母歸孫於媳沈氏無所洩忿乃日詈其夫以姑依女家人且議媳不賢且自姑去後瑣屑躬親勞苦倍昔怨毒所積則詈夫扑兒以爲消遣伯剛羞忿交集抑鬱而病未幾福兒又病而夭沈氏痛喪子又歸罪於姑謂姑老而不死乃禍及己子伯剛旣痛其母之離又傷其子之死無如何乃復哀之曰嗟乎我愛我祗此一子今不幸短命此雖我之德薄亦未始非汝之變橫天怒人怨有以致之汝其速自懺悔以迎母歸沈氏曰不死我而死我

子爾余氏自無福於我何尤我諒謂老怪物不死我必無報日我誓自此老怪物索償我兒之命伯剛曰狼戾汝心汝不見我奄奄一息將往視福兒於地下乎汝何不稍存體惜以延我命我苟死者汝尙能謀溫飽乎沈氏曰爾不言則已言必庇爾母今爾又將以死償我乎我固已言之我不合爲爾妻若爾孝子考我殊無謂以爲夫也伯剛聞言悲極而覺醒乃略血病日加劇不數日溘然長逝矣章氏聞耗亦一慟而絕親族知其事者咸大忿盡贖余氏產厚殮其母子沈氏自經此變生計日蹙久之漸爲飢寒所逼不得已往依其兄兄畏其悍不之納沈氏窮無所歸乃寄人廡下爲梳洗傭傭嘗困苦與人言往事猶恨其姑不已噫天下之逆媳衆矣然至窮蹙無歸而猶不自悔者亦辭聞之若沈氏者受天之罰固已酷矣然而余氏之家已一敗不可復起痛哉痛哉

時
小
說
人
日

(大錯)

雙丸跳盪如流星無端客裏歲華又換一番年度偶驚心檢點眼前風物推窗四囑忽髡柳滋黃虬梅吐白果然十分春色已多謝東風極舉替老天點綴出二三誦高常侍人日詩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之句不禁流連景光爲之低徊三復不能已

輕氣乘風直上翥然蕩漾於天空青藍紅紫不一色飽麗亦至可觀既高踞屋巔復頻頻亂點其

首狀者自鳴得意者金錢攢砲之惡作劇沿塗不絕如雨偶一時髦之美人車過則競向之矢集而下霹靂拍拍盈於耳其輕薄無禮之狀誠足與彼自鳴得意之輕氣球同表示其飛揚跋扈之行爲而代表其祖國之遺傳性者（輕氣球攢砲均製自某國）廻視我熙熙皞皞之幼童則依然天真爛漫木關刀也假面具也洋鐵喇叭也龍燈馬燈兔子燈鯉魚燈也或肩或戴或鳴鳴吹或翹然揚於手或前擁後腫纍纍然如喪家狗而騎於胯下噫嘻同一兒戲同一戰時物品之玩具何其輕揚剽悍也如彼而麻木不仁也如此歟然在彼不識不知之小兒則亦復往來馳騁嬉笑自若而欣喜愉快至於無量

也。若是者一日二日三日乃至於四五六日乃至今日今日何日語云七日爲人日然則今日者人日也。剪綵爲人形貼屏風上鏤金箔作花勝戴於丫髻或效壽陽公主臥廊下作梅花妝此閨房小兒女人日之樂事旣不能得諸客中或挑七種菜羹羹湯於庭中設爐火作剪餠餉客盤蔬樽酒治艸具學韓昌黎張參軍僧友輩往城南極目登高賦人日詩或學薛道衡吟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之句以唱和酬答則素居無俚雖眼前景物信手拈來皆成題目而腹枵腸

八 日
一一六

枯。我。從。何。處。去。搜。索。字。句。來。無。已。其。仍。徇。徂。於。四。馬。路。城。隍。廟。之。間。佇。觀。氣。球。攢。砲。木。關。刀。假。面。具。種。種。兒。戲。爲。行。樂。消。遣。地。乎。

余。方。行。中。途。突。聞。有。人。從。余。後。喃。喃。自。語。曰。先。生。彼。天。公。亦。老。悖。甚。何。其。重。畜。輕。人。一。至。於。斯。余。怪。其。語。突。兀。急。迴。首。視。之。則。見。一。少。年。年。約。二。十。許。貌。亦。頗。端。正。惟。愴。荒。之。氣。溢。於。眉。宇。且。其。舉。止。吐。屬。又。若。帶。有。三。分。童。騃。之。狀。者。旋。見。一。頤。而。長。者。迴。語。少。年。曰。汝。意。云。何。吾。甚。不。解。汝。之。所。謂。少。年。急。揚。其。聲。答。曰。一。日。雞。二。日。狗。三。日。猪。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至。七。日。乃。始。生。人。古。人。不。云。乎。人。爲。萬。物。之。靈。人。既。靈。於。萬。物。矣。豈。獨。不。如。六。畜。耶。何。天。公。反。先。生。畜。而。後。生。人。其。荒。謬。豈。不。絕。倫。斯。時。頤。而。長。者。力。搖。其。首。先。啞。然。作。軌。笑。數。聲。然。後。徐。語。少。年。曰。童。騃。哉。土。生。汝。真。少。年。不。解。事。且。未。嘗。學。問。夫。古。人。豈。欺。吾。哉。此。中。蓋。寓。有。人。類。進。化。之。公。例。也。少。年。聞。語。大。失。望。赧。然。赧。於。頰。若。甚。愧。其。適。言。之。魯。莽。者。乃。歎。氣。屏。息。還。問。曰。然。則。進。化。之。理。安。在。先。生。其。明。以。教。我。頤。而。長。者。曰。雞。者。野。雞。之。省。稱。也。曷。爲。先。生。野。雞。非。真。野。雞。也。蓋。亦。人。類。中。一。種。特。別。事。業。之。徽。號。也。如。野。雞。道。台。野。雞。買。辦。野。雞。妓。女。野。雞。公。司。野。雞。輪。船。野。雞。馬。車。等。等。固。無。往。而。無。野。雞。也。人。欲。圖。進。身。非。從。野。雞。一。途。不。可。是。爲。進。化。公。例。之。第。一。級。故。曰。一。日。爲。雞。既。從。野。雞。中。謀。進。身。則。無。論。爲。官。爲。商。爲。妓。爲。

種種工業皆可致富而於是坐擁百萬作狗頭財主矣故第二日爲狗土生乎此中有至理汝聆余言汝能解其妙諦乎少年默然不答頷而長者乃續言曰進化至第三級則當爲豬頭山矣蓋既至狗頭財主之地位則斷無不有豬頭山之資格者故進狗而爲豬曰三日爲豬豬頭山既家資豪富遂飽煖思淫慾日出揮霍一擲百萬坐汽車吃大餐跑堂子既無所不至亦無往而非壽頭溫生之行爲於是人咸譏之曰羊盤此四日之所以爲羊也少年聆至此頻顛其首似有所了解頷而長者又曰久之羊盤家驟落外強而中乾然世故亦以此漸精乃不得不練習吹牛拍馬之手段以圖自存由是羊盤之資格一躍而爲牛皮大王兼馬屁鬼銜故五日六日爲牛與馬既知吹牛拍馬則自無不可以爲人者是以至第七階級乃始得稱之爲人土生土生夫人豈易爲哉佛云六道輪迴此卽輪迴之理亦卽七日爲人日之說也

斯人語既竟旋與少年分道去余得聞所未聞急歸誌於篇以代我人日之小說以實我禮拜六增刊。

短篇
小說
鶯啼燕語報新年

(劍秋)

鶯啼燕語報新年馬邑龍堆路八千家住層城鄰漢苑心隨明月到胡天機中錦字論長恨樓上花

枝笑獨眠爲問元戎寶車騎何時返旆勒燕然

吟此詩者爲一女郎女郎何許人著者亦弗深悉第見其於每日之晚夕陽在地平綫上輒登樓遠眺玉腕如雪支其頤脈脈不語眺久乃櫻唇微動吟唐人皇甫冉春思詩其聲清以婉吟畢又微唱曰去冬阿郎來書謂爆竹聲中當策騎歸來與卿在玉鏡台前共飲椒花美酒今新年將過矣何尙遲遲不來耶

女郎眺望旣久眉顰深鎖若有所思募見長堤疏柳間一騎紅塵嘶風而至一少年戎服佩劍胸前勳章燦爛映日作奇彩據鞍顧盼奕奕有神女郎見之遽竊呼曰噫阿郎歸來矣少年聞呼亦在馬上揚鞭答曰歸來矣

及門少年下繫馬甫畢女郎已盈盈啓戶出把少年臂問曰郎來何晚耶儂望眼穿矣早知今日當初何必誑人少年不答俯而與之接吻女郎倅之扭轉小蠻腰嫵嫵而去少年亦隨以入旣登樓少年就坐女郎出素巾代拂征塵旋又昵坐其身畔囁其嚙嚙聲曰阿郎果於何處淹留乃遲至今日始歸也少年笑指其胸曰卿知此燦燦者何自來乎當僕去年從軍時僅一偏裨耳所部僅數百人旣而敵氛日惡舉傾國兵入境主神惶迫無計僕乃大憤以爲區區島國一靴尖可闕

倒而乃猖獗至此。遂率部下健兒出奇計以攻之。一戰於摩天嶺，再戰於豆滿江，奪其重砲，斬其大將，捕獲其鬼頭司令，正擬乘勝進取，直擄其國，與諸將士痛飲櫻花酒，一洗我國恥，不意敵人震懼，遣使乞和，願退出歷年所佔之地。我大總統推以大字小之心，慨然允之，命僕參與和議，遂致稽延時日耳。爽約之罪，卿其諒之。

少年言至此，又以手撫女郎之肩曰：吾愛亦知我此次乞假歸來之意乎？女郎曰：郎心中事，僕烏能知？少年曰：卿慧心人，寧有弗知理？嗟乎！吾愛僕與卿去年訂約，以後即擬提議婚事，祇以尺寸未就，不敢作非分想。今既功成名立，吾愛應許我矣。女郎低鬟微笑，不作一語。

少年復欲有言，而叩門聲作矣。啓視之，則京中來電也。電中述大總統策令「陸軍上將黃震威特授以勳二位」，另一獎勵命令略曰：陸軍上將黃震威自率師出戰以來，躬臨前敵，奮不顧身，斬將奪旂，用奏殊績。此皆我先祖黃帝在天呵護，故能篤生偉人，收復舊疆，瀚洗國恥。本大總統實深欣悅，除特授以勳二位外，復獎給銀十萬兩，以彰勞勩，並通令大小各將士當奉爲儀式，人人以愛國雪恥爲心，則我中國之強計日可待矣。少年讀畢，喜形於色。女郎亦盈盈起立，向之道賀。

越三日某處公園中盛設禮堂，一對少年嘉耦舉行結婚式。中外士女來賀者，駢肩接踵，花園錦簇。

翠繞珠圍見者皆嘖嘖焉稱爲天上神仙云。

劍秋草此蕭自知毫無意味但以吾國舊俗新年中例應作吉利語故草此英雄兒女富貴團圓之作以博愛讀諸君一笑著者附誌

滑稽小說 紅樓劫

(鈍根)

秣陵少年擁紫貂裘臨窗而坐窗外大雪初霽瑤台玉樹疑是廣寒宮闕雪光穿窗入映射少年之面瑩潔如玉然玉無溫少年之面則溫而軟作淺絳色奕奕飛動蓋雛鬟小鬟方掌紅絨窗帘迎朝旭也雛鬟初字阿娟少年愛其慧改名小鬟小鬟笑曰公子熟讀紅樓夢恐婢子羸陋不足當晴雯奈何少年亦笑曰幸我室無襲人必不使汝受委屈也於是小鬟專司蕙茗薰香之役少年願而樂之。

少年讀紅樓夢如僧家誦經晨起盥漱竟必先焚香端坐默誦數頁然後往省其母母慈甚亦不怒且以爲少年能讀父書勤敏可喜也日者少年讀石頭記至牡丹亭艷曲警芳心不禁拍案低唱曰原來是嫦娥紫媽紅開徧似這般都付與斷井殘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低徊數四泣下沾襟仰天歎曰天乎天乎天既生我寶玉何不更生顰卿蓋少年之意以爲天下之人必聰明妓

好如寶玉者始可讀紅樓夢亦必有表姊妹如黛玉寶釵者始可讀紅樓夢如我才貌雖堪比美寶玉而僑居客地舉目無親聞有一表妹遠在故鄉不知容貌何若亦博雅能詩如黛玉否佳人難得才子虛生似水流年那得不令人歎息也

歎息未已丫鬟忽報羊城西亞男小姐遠道來此太夫人命出相見少年驚喜交集擲卷狂奔立抵母所則見一女郎籠東洋髻繫碧羅裙窄袖蠻靴與母對坐作雄談慷慨激昂不可一世少年私念是卽我表妹耶久縈夢寐不圖美麗如此願其舉止乃如放蕩少年抑何可怪

女郎見少年立自坐躍起問舅母曰此非表兄溫如玉耶疾伸右臂握少年手少年手痛作微呻女郎不願滔滔自致其頌詞曰鄙人在廣東參政大學時久仰大名富於文學實爲當今革命志士將來爲國犧牲銅像巍巍華盛頓不足數矣少年大駭紅暈於頰心忐忑口囁嚅不能答一語

母笑曰亞男小姐請坐我家玉兒長日閉樓中見人輒靦不似小姐出身洋學堂習體操講外國話隻身走千里胆略過人表妹如此阿兄愧死矣

少年曰妹在學堂中亦作詩否女郎微哂曰吾輩青年當研究法律政治預備將來作議員任文法官否則擲炸彈放大礮衝鋒殺敵誰耐煩作詩者少年曰然則彈洋琴唱短歌乎女郎曰然此文明

各國交際場中必要之事。胡可弗學。少年曰。妹但愛歌。不知歌詞淺鄙。不如詩遠甚。今夫詩之爲物。大足以贊天地之化育。小足以闡事物之精微。佳人才子以之互達幽情。月夕花晨以之排遣愁悶。妙思不竭。趣味無窮。妹如不棄。且在舍間寬住幾時。破功夫尋得個中佳處。應歎吾言不謬也。

母又笑曰。汝但能作得幾句歪詩。便絮絮向人家誇口。亞男小姐莫見笑。玉兒腹中墨水不及汝多也。女郎不答。蓋女郎此時忽起一種感想。又見少年溫柔嫺媚。自己豪邁之氣不覺爲之融化。頰上紅雲亦漸漸而起。著者曰。冰霜之面。何幸得觀紅雲。此實破題。兄弟一遭也。

須臾進膳。肴饌紛陳。飯顆潔白如初。剖之珠與象牙箸相映生采。女郎入坐。略不謙讓。運箸如飛。立盡三盃。少年停箸。錯愕念美人食量。豈宜如此之宏然。女郎之五臟神已憤然叫屈曰。公子有所不知。我家姑娘向非五盃不飽。今爲公子故。飯量銳減。苦我神矣。

夫人命諸婢爲亞男小姐除治臥室。少年恐不妥躬。自指揮安沈香之床。設妃竹之几。鋪翠錦之墊。又親爲之張綠窗帘。掛鸚哥架。又爲手書一匾額曰。瀟湘館。左右苦無竹。則立命園丁栽細竹。竹雖多而矮。遠望有如壓鬢之根狀。殊弗雅。少年無如何也。

女郎入居瀟湘館。初嫌其暗。影射出少年。意亦卽安之。母撥一婢供使令。卽初名菖蒲。而少年改爲

小○鶻○者○粗○率○不○解○事○碎○盃○盃○盃○得○答○女○郎○初○不○需○婢○則○縱○婢○嬉○而○自○任○汲○水○烹○茶○之○役○少○年○來○見○之○詫○曰○妹○起○何○早○衣○薄○如○許○不○畏○寒○耶○小○鶻○趣○來○爲○小○姐○備○洗○臉○水○煮○參○粥○添○香○淪○茗○飼○鸚○哥○皆○汝○分○內○事○汝○曾○見○紫○鶻○姐○幾○時○頑○劣○如○汝○者○小○鶻○喘○息○奔○至○不○解○少○年○作○何○語○但○木○立○呆○視○少○年○無○如○何○乃○握○衣○挽○袖○代○婢○執○役○女○郎○止○之○則○曰○寶○玉○待○女○兒○固○當○如○是○也○

女○郎○自○被○少○年○感○化○性○格○漸○柔○順○晨○起○漸○遲○飯○量○漸○減○腰○肢○漸○瘦○雲○鬢○不○整○脂○粉○慵○施○常○日○捧○心○而○輟○居○然○美○人○矣○少○年○大○喜○益○復○振○頓○精○神○竭○盡○生○平○詩○學○以○授○女○郎○女○郎○固○能○文○習○吟○咏○殊○易○事○讀○古○詩○數○十○首○卽○已○攤○箋○弄○翰○詩○稿○飛○滿○一○室○嘗○詠○寒○夜○有○句○云○窗○外○雨○聲○催○不○住○錦○衾○如○鐵○苦○無○溫○少○年○擊○節○歎○賞○曰○真○情○詩○也○少○年○又○以○女○郎○之○名○不○類○美○人○特○爲○更○易○曰○翠○黛○女○郎○亦○善○體○少○年○意○常○對○鏡○學○諸○媚○態○或○斜○倚○湘○妃○榻○作○海○棠○嬌○睡○或○扶○婢○行○花○徑○輕○盈○嫵○娜○若○不○禁○風○少○年○見○之○輒○歎○曰○似○這○般○多○愁○多○病○身○纔○不○負○了○傾○國○傾○城○貌○小○生○何○物○乃○得○享○此○絕○代○佳○人○亦○足○爲○天○下○臭○男○子○生○色○矣○

少○年○所○居○曰○怡○紅○院○院○乃○有○樓○憑○樓○歷○眺○見○萬○竹○叢○中○有○輕○煙○一○縷○颺○出○窗○際○者○則○瀟○湘○館○主○爨○時○也○瀟○湘○館○與○怡○紅○院○僅○隔○一○湖○然○無○舟○楫○可○度○必○繞○湖○而○東○過○廿○四○橋○始○得○達○少○年○不○辭○跋涉○日○

必數至瀟湘館時或深夜則命小鬟持絳紗燈爲導或遇風雪則披猩紅色斗篷踏雪而行折得梅花三兩枝持贈女郎呼小鵲開葡萄釀與女郎圍爐共飲搜索古人詩句爲酒令或共話身世慮歡樂不常日後如寶黛之結局則相對淒然泣下女郎曰哥哥來此不便胡弗當院更築一橋少年曰惟其不便情乃愈深譬如牛郎織女永隔銀河可望不可卽乃成長相思滋味久而彌永以之爲詩亦愈佳妙否則使賈寶玉與林靈卿同處一室心滿意足一部紅樓夢更有何事可稱耶

溫太夫人年事已多富有閱歷見彼兩小無猜知婚事不容再緩則召少年而告之曰汝愛黛玉汝姑丈亦願塔汝惟吾觀黛兒多病不宜爲吾家婦少年亟辨曰母言差矣自古美人俱甚嬌弱黛妹惟工愁善病是以稱美兒誓非黛妹弗娶且母常言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如兒與黛妹是天特誕生爲紅樓夢彌補缺憾者母宜玉成勿復令寶黛二人叫屈地下也

夫人復以試女郎女郎俯首不答若甚羞澀然心中竊念嫁果何事姑試之少年亦念寶玉當日不急娶遂致坐失黛玉吾今早婚可傲寶玉惟寶玉有寶釵我乃無之使我他日更得寶釵者其實不

姓兼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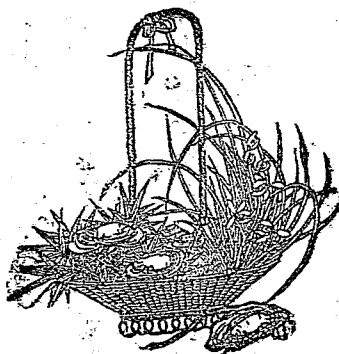
新婚之夜女郎逸興過飛不復細覆日嬌嬾少年則大費躊躇以紅樓夢無寶黛成婚事一切無可

模仿乃不得已。自出心裁。特制新房儀注。先與女郎聯句。成定情詩八首。然後携手入幃。明日看女郎曉妝。親執筆爲畫雙眉。又咏眉樣詩四首。又代女郎獻姑嬾詩八首。又自作遊仙詩十六首。又作無題詩一百首。閨房之內。吟哦聲終日不絕。溫太夫人笑弗問。家人僕婢咸噴噴稱羨。謂新婦風雅如此。得未曾有。

更有一事。足以增進質伉儷雅度者。則新婚多暇。相對吸雅片爲消遣也。錦枕繡被。玉合銀盤。香口微吹。麝烟四繞。此樂無極。何異登仙。少年乃謂嬌弱女郎斜臥。吸阿芙蓉。天下爲美之事。當無有逾此者。惜乎擊卿當日未嘗有此樂也。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當弄玉吹簫之際。正中原革命之秋。大砲一鳴。小民四竄。亂兵肆劫。富室盡空。少年挈母妻倉皇逃避。飢驅四晝夜。中途失老母。夫妻蜷伏村寺中。困苦萬狀。及亂平。歸省屋廬。僅存廢址。售之得數百金。賃小屋三椽。苟且度日。佳人才子。落魄窮途。詩興索然。相對愁歎。女郎則花容憔悴。非復當年。又以烹調澣濯之事。素所不習。悉委少年爲之。少年龜手灼膚。自顧泣下。曰。我本貴公子。自比賈寶玉。今乃貧困至此。女郎亦泣。曰。我本健者。汝乃強人。作林黛玉。嬌弱至此。何堪執婢僕之役。汝輩讀紅樓夢。亦曾見林黛玉有匍匐下時。耶。少年不能答。閱年餘。金

盡。馳。書。女。郎。父。乞。貸。久。不。得。復。少。年。乃。作。詩。售。於。市。纏。綿。淒。楚。見。者。酸。鼻。相。率。掩。面。去。無。購。者。少。年。
 乃。爲。人。傭。書。月。得。十。金。僅。足。供。女。郎。藥。餌。女。郎。長。日。倚。枕。一。如。居。瀟。湘。館。時。然。病。益。甚。衣。垢。不。易。面。
 垢。不。濯。少。年。有。厭。意。女。郎。作。詩。責。之。曰。昔。時。嬌。懶。君。稱。妍。今。時。嬌。懶。君。生。厭。不。是。儂。顏。異。昔。時。自。是。
 君。心。厭。貧。賤。少。年。和。之。曰。昔。日。響。卿。令。人。歡。今。日。響。卿。令。人。厭。非。是。響。卿。有。可。憎。只。爲。響。卿。處。貧。賤。
 少。年。有。傭。書。友。見。詩。歎。曰。我。得。醜。婦。心。常。歡。君。得。美。人。反。生。厭。美。人。只。合。住。紅。樓。豈。可。與。君。共。貧。賤。



哀情
小說

紅樓翠幙

英國哈葛德氏著

(瘦鵲譯)

英國哈葛德氏爲近世小說界之泰斗。其所作言情神怪罔不工。然多長篇鉅製。蔚然成帙。若短篇則未之見也。近於「新雜誌」中得此一篇。原名 THE BIDE CURTAINS 因譯之曰紅樓翠幙。余目中所見哈氏之短篇小說。惟此而已。是寧不可貴也耶。

(一)

約翰喬治庇立德者行伍中人也。其同儕僉呼之曰瓶。此綽號之起。人初弗省其由。或謂象其鼻形也。然其鼻初不酷類瓶。特鼻尖巨而圓耳。讀者諸君須知此圓鼻之瓶。實爲吾書中之英雄。其爲人。姿不惡。秉性良溫。藹卽之者如受春風之噓拂。儀表甚英偉。洵是藥雲彈雨中人。雙眸熠熠如電。顧小而色淡。兩眉則至濃。黑口巨爲狀。尙可觀。綜其全身觀之。稱之曰健男子。則可稱之曰美男子。則不足。十二年前。瓶顛倒於情場之中。自頂至踵。幾於都着情絲。同營中人靡不知之。其寢處床上。恆縣一少婦小影。此畫中愛寵者。芳名曰梅蒂玲。施寶瑟玉影。婀娜雙波。盈盈如明月。瓶之意。中心上人。也。爾時其所隸之營。方駐於奈得爾之麥立士堡。願以國內承平。屬土無事。不日。或且調歸。敵鄉。一日之晨。瓶呼獵狗。盤馬出獵。馳騁郊垆。七八里許。殪一奧利培種。美麗之牝兔。意得甚。繫兔鞍。

後歡笑而歸。至禮拜堂街方九時，聞議院外之砲臺上砲聲隆隆，然知英國郵船來矣。瓶驟然而笑，知此青鳥使必帶得意中人紅葉書來，或更得調歸故鄉之命令，亦未必遂。猛報其馬飛馳入營，入會餐室早餐，以待蓋軍中書多，得書須需時也。餐已復於茶花叢中竹樹蔭處之下口烟斗，吸其烟於意滋適頃之始，起身入領書室，悄立以須軍曹檢點諸書，十指木強弗靈，緩乃無藝伎之良久始得一裹，僅新聞紙數紙外，此則有書一瓶，急携之返廊廡下，重然其煙斗，坐一大椅上，當前有茶花之叢，着花嫣紅如書口之火，漆瓶徐啓其封，出書讀曰：「吾親愛之喬治」，卽自語曰：「嘻，奇矣，曩者個儂每稱余爲至愛之瓶，今胡易此稱耶？」已又重讀曰：「吾親愛之喬治，儂捉筆而草，是書乃弗審從何處說起，百覓不得其語緒，剛展箋，眼淚已先筆而下，更念阿郎讀是書時，乃在枯寂之鄉，則儂淚益續續如綆，糜矣，嗟夫，吾愛吾至愛之老瓶，吾二人天涯海角，欲見無從，其將長此睽隔乎？」已而已，而「瓶讀至此，喘曰：是何謂也？個儂奚事悲惻如此？」又讀曰：「今茲儂當舉一不特意事，曲曲爲郎道一月以前，儂與阿父及姑母往挨呀頓，參與游獵，會得邂逅一中年紳士，挨爾弗勒克洛司，登動爵與儂跳舞者，屢儂初不屬之以意，而渠遇儂特厚，宵深歸來，惹厭之姑母，乃笑而賀儂，謂儂已戰勝於情場矣，儂不之較，中心則大愠，翼日動爵遽來訪阿父，留之餐，携儂與俱，動爵去時，密語儂謂

將來宿「喬治逆旅」俾使日往湖畔釣鱖魚儂漫應之由是渠日必一來儂或出而散步渠輒偕行其一片愛儂之情實深於泰晤士河水一日渠忽求婚於儂儂怒甚告渠儂已與一軍中健兒有白首之約今方在南亞非利加陌上花開時行緩緩歸矣渠大笑謂南亞非利加途至窳遠歸不歸鳥可必儂不應是晚阿父及姑母俱來迫儂謂吾二人之婚約直同兒戲此動爵之請萬萬不可却却之且無幸儂堅弗欲而二老人乃不使儂片刻寧百方要儂必應之而後已嗟夫吾愛今茲渠輩殆已爲儂訂婚矣吾至愛之喬治幸勿怒儂須知是匪儂辜實出阿父及姑母之意然儂意卽無茲局吾二人之紅絲亦終不得締良以吾二人俱貧也嗟夫喬治儂固愛郎奈此身弗能自主願郎毋忘儂毋違別締鴛盟令儂心碎郎幸卽以尺素來慰儂謂永永不忘儂不怒儂則儂良慰郎欲索回疇昔寄儂之書乎脫不欲索回則以儂書拉雜摧燒之可也嗟夫吾愛行再相見郎當知儂作茲言中心乃彌痛似有巨杵擣之成爲粉碎嗟夫吾愛行再相見今茲吾首涿涿欲裂此筆不能久把從此與阿郎長別矣梅蒂玲施賓瑟上「瓶讀已復讀可十數遍始着意摺疊納入衣中木坐弗少動凝視面前之紅茶花顧模糊不甚清晰如在霧裏看相去雖止數寸乃類在五十碼外蓋雙眸中已有淚痕矣旋悄然自語曰可憐之梅蒂玲是誠一大打擊也個儂烏能受者言既踉蹌而起往來蹀躞

者半响遂入寢室抽箋作書報梅蒂玲曰「吾親愛之梅蒂玲愛鑒今日余已得卿訣絕書矣纔一展誦心爲之碎良以吾二人剛在扶牆學走之時便植此情愛之根此根經二十餘之灌溉已至深固比來已於軍中略露頭角滿擬還歸與卿偕老年得五百磅亦足以度此蕭閒之歲月然今則已矣情根既斬情絲亦絕以後余孤棲之光陰將如何過者嗟夫吾親愛之梅蒂玲吾愛卿之情實臻其極高者其希馬拉耶山耶吾愛卿之情乃在希馬拉耶山之巔深者其太平洋耶吾愛卿之情乃在太平洋之底而今情夢已醒尙復何言念吾一介武夫慣於腥風血雨中討生活原不足以儷天人今後余無所望但望卿樂耳卿亦不必時時念吾致多惆悵但願紅窗風月夜悄坐繡幌銀屏中時偶或一念舊人則余於願已足後此年年月月余斷不忘卿亦斷不別締鴛盟天下雖多美婦人願都匪吾思存吾心坎中所有者惟卿而已郵船啓碇在即余乃不克多草數行嗟夫吾親愛之梅蒂玲長相別矣願上帝福卿約翰喬治庇立德上言「瓶屬書甫竟斗聞後有人高呼曰瓶瓶汝聞吾言在理當樂本國之命令已來兩來復中吾曹歸故鄉矣瓶聞聲立回其首則見來者爲其心腹之友與己同一職守亦軍中下級官也友馳至瓶側熟視瓶面遽曰子何事悵悵面上乃呈愁容瓶支吾曰予中心彌樂初不悵悵然則此二來復中子且歸故鄉矣友曰是何謂也子言實大奇軍中

自參將以至鼓手俱歸耳。瓶曰：傑克然吾殊不欲歸。傑克曰：老友子殆失魂，或則酒醉，不然斷不作斯怪言。瓶曰：予既不失魂，亦不酒醉，實不欲歸。故鄉傑克曰：是果何意？吾滋弗解。瓶曰：吾愛此間天氣，可人。且風景亦殊清淑，故鄉無此好湖山也。傑克曰：子在此將作何勾當？瓶曰：放下刀槍，往隴頭把鋤耳。傑克大呼曰：子殆夢。嗟耶！瓶曰：今但十時許，子猶未睡，何來夢。傑克曰：然子故鄉尙有意中人，平昔所念念不忘者，今後亦置之不顧乎？瓶微喟曰：吾二人之婚約已取消，海誓山盟付之落花流水矣。傑克失驚曰：是真耶？可憐哉！子也。語次掉頭而去。

(11)

光陰之逝，直同滔滔流水，會幾何時？已十二年矣。此十二年中，瓶之兄忽襲得一親族之遺產，及爵位。瓶遂亦得每年數百磅之分潤。爾時其職位亦隆，已擢爲義軍之甲必丹。在南亞非利加屢立戰功，殊無思家之念。願乃兄念弟，綦切頻番，以書敦促歸去。瓶不得已，遂買棹返英倫，屈指去鄉已十四載矣。厥後吾英雄之事業，已不在南亞非利加廣漠之野，而在挨爾培。奈乃兄尤斯推司庇立德勳爵渠，夏屋之中，鉦鼓鏗鏘，活劇正多。吾讀者諸君，拭目作壁上觀可也。一日瓶與乃兄相對坐火爐前，閒話舊事。瓶儀表較前益偉，面容則較前益醜。頰上創痕，殷然結爲巨癩。此癩乃爲是百戰

健兒榮譽之標識乃兄尤斯推司庇立德勳爵者年事在三十至五十之間軀幹亦魁梧雙眸明澈注人如電觀其外貌似祇三十而觀其行事頗老於世故則又類五十許人實則剛四十也尤斯推司勳爵於眼鏡中注視其弟言曰吾親愛之喬治年來阿兄無此樂矣瓶曰奚事樂也尤斯推司曰與阿弟闊別垂十稔矣今茲復得把臂寧匪至樂頃者弟在鶴首予一見即識爲阿弟容光初未大變惟儀表則較疇昔更覺奇偉殊與去時弗類瓶曰尤斯推司汝貌亦初未大變第腰大十圍矣尤斯推司微喟曰喬治十四年爲時長也此十四年中汝必備嘗百苦瓶曰然十四年戎馬生涯實唐喪吾不少尤斯推司曰然則汝或有所得乎瓶曰所得者每日之麵包及牛油耳囊中則空空如也未嘗有一辨士看守願予亦安之初無所懟尤斯推司微睨其弟悄然言曰汝太謹愿爲日後計務必孜孜爲利瓶曰予殊弗欲爲利但得餬口已足嘗見抱大才而無噉飯地者多矣尤斯推司曰然今後弟殊不必更以藥雲彈雨爲生活脫欲卜居鎮中阿兄必盡其綿力令弟安適汝頰上一洞大足傲人鎮中人見之必且蘇蘇膜拜稱爲神聖之軍人他日即欲得爵位獲巨產亦易耳富且貴即此已足爲一鎮之聞人瓶聞言殊踟躕弗寧期期言曰尤斯推司謝汝盛意惟弟不欲爲富且貴之聞人寧仍往南亞非利加吾行吾素彼交際場裏綺羅叢中之生活殊令人麻煩欲死弟儉楚耳

不台與阿兄同趣也。尤斯推司曰：汝既不願居鎮中，則結婚後，隱居村間，亦得渠雙頰，立頹毅然曰：弟殊不思娶，寧終生鰥耳。尤斯推司曰：予昨日見汝，舊歡梅蒂、克洛司，登即告彼，謂汝已歸，汝亦知彼姝者，已作寡鵠乎？瓶徐徐起，急問曰：渠夫已死耶？尤斯推司曰：然。渠夫已於一年前死矣。予亦爲彼臨死時受遺囑者之一人。聞夫人所得甚微，一味慕虛榮，原合受此報施，是婦實賤人，吾殊不之齒耳。瓶悻悻而坐，大聲曰：尤斯推司，汝未免過輕彼姝。尤斯推司曰：予初不過輕彼婦，賤婦多矣。願未見有賤如彼者。他姑勿論，觀於彼之遇，汝可知已。瓶銳聲言曰：尤斯推司，汝幸勿在吾前力詆彼姝。吾殊弗能聽此逆耳之言。尤斯推司眼鏡立自眼上墜落，張大其眼，注瓶面，問曰：吾之親愛者，汝豈猶戀戀於彼婦乎？受創已深，奈何尚不忘情？瓶坐椅上，爲狀至不寧，囁嚅曰：予果忘情於彼姝與否？初不自知。特汝力詆彼姝，予至弗能受。尤斯推司微微吹唇，作聲悄然，言曰：阿弟，恕吾吾知罪矣。特吾終願汝爲國宣力，仍馳聘南亞非利加去，勿近彼不足齒之賤婦，而自墜其分名。

CII

瓶是晚兀坐，至於宵深，不能入睡。力吸其烟，沈沈而思。烟斗中實烟，乃無已時。睡魔亦聽其自由，不相侵襲。及至夜闌，月落，仍兀坐如故。曩在南亞非利加，每作斯態。當夫月華如水，朗照才姆，弼昔濕。

布片如白練時刁斗不聲萬籟俱寂瓶恆獨坐營帳中悄然以思所思者卽此時縈夢寐之梅蒂玲克洛司登玉貌花容依稀猶在目前十二年中竟無一日淡忘然而天南地北無緣一面則於新聞紙中竭力搜索脫一見梅蒂玲克洛司登之芳名則心大慰知玉人無恙蓋瓶之愛梅蒂玲直較其性命爲重雖彼姝別抱琵琶以去而愛情之分量初未少減但自恨薄福未嘗怨彼姝薄情長年戎馬倥傯用自忘其痛苦今者買棹歸來而梅蒂玲已還其自由之身矣萬丈波濤已歸鳥有樂昌破鏡或可重圓則欣然而起出一紅皮書檢閱克洛司登家之住址一檢卽知在格洛司夫諾街中心大樂力抑其騰躍之心悄然入室入寢處雨衣衣冠圓冠潛自繼屋而去時已二時天公不做美苦此疾情人蓋爾時風雨瀟瀟爲狀正如狂也願瓶去國已十有四載倫敦街道半已不復記憶不子許久始取道辟開迭來而至派克來然欲覓得格洛司夫諾街事實大難當此深宵風狂雨狂之中街上行人已絕末由作問道之子路而心又大急舉步如飛而前已而得街心乃躍躍弗已既至一巨厦前立止就模糊街燈光中審視其門牌則美人居也斯時其中心之忻悅吾筆竟弗能曲狀然此忻悅亦屬人情之常十四年夢寐不忘之情入今茲乃在咫尺惟此十四寸之紅牆爲之隔闌願瓶尙次且不敢遽入退至街頭仰視此屋第雨絲濛濛眯目弗明依稀見其窗櫺窗中黝黑如漆

絕無一絲燈光街上亦寂寂直類死境而此痴情人之心坎中乃奇光輝發生氣盎然風雨結爲驅軍合力猛攻其身猶兀立如罔覺一點靈犀方縈繞於十四寸紅牆之內久之久之始豁然而覺覺身上森森有寒意毛髮盡戴蓋似此風雨蕭條之夜中情雖熱實萬不能敵此天氣之冷遂顫顫然返身歸挨爾培奈街去一路歸來亦自笑情痴也翌日瓶往訪一律師商金銀事尋乃購一十四年來久未上首之高冠至四時半始返挨爾培奈冠新冠衣新衣復力伸其手於新手衣中欣欣然嚮格洛夫司諾街去十五分鐘後已至克洛司登家巨廈之前略一瞻視卽趨步上階拽其門鈴此際此身經百戰之健兒爲狀直如深閨待字之嬌娃窺郎於屏角之後至羞澀堪憐須臾門闕一僕垂手而立見瓶狀若驚訝旋乃引之上樓入一陳飾富麗之小室室中初無梅蒂玲倩影惟見一低椅旁之地板上遺一繡帕椅側有一柳條小桌上置小說一卷開而未合知彼美去且未久僕矚少須當往報主母遂去瓶蹀躞室中觀壁上畫桌上磁器用以自遣復至一翠色繡幙前以窺隔室尋則却立火爐前之壁上以待而胸臆中思潮乃起落靡定念彼姍姍來遲殆怒吾乎或己盡忘前塵影事乎特爲時已久或己忘却亦殊難必又念彼姍姍玉貌娟娟仍如往時否乎方沈思間忽見翠幙微動露出美人半面梅蒂玲已亭亭曼立於幙中花容便娟一如去時十四年之光陰曾不足以

褪美人顏色點漆雙波直注瓶面似訝此來之突兀唇櫻半啓欲語不語酥胸則頻頻起伏不已既
 見瓶方引目視己卽立垂其睫盈盈披幙而來展其纖手嬌聲言曰別來無恙那瓶亟握其玉手冷
 乃如冰口中訥訥然不能吐一語良久始矍然曰別來無恙耶日來天乃奇寒梅蒂玲微笑曰君奈
 何猶羞澀如往時鬚眉乃類巾幗也瓶如弗聞他顧曰吾輩闊別久矣梅蒂玲曰予見君滋樂今且
 坐語吾以別後事昨夜予作一奇夢夢予眠於室中外間風雨交作打窗欲破而君乃兀立於風雨
 之中注視吾窗若欲見予願君立於暗中予乃弗能見君而方欲開窗諦視而夢已醒今日君竟來
 省予是夢得毋大奇瓶動其足爲狀殊不寧貼斯時僕人以茶入問須上燈否梅蒂玲曰汝第加薪
 於爐無事上燈蓋個儂稔知此暮色之中玉貌益覺艷麗也僕寘茶於桌上逡巡自去梅蒂玲授茶
 於瓶而不予以糖瓶則大樂念曩時晨夕把臂啜茗每不加糖今彼美猶未忘却足見其心目中尙
 有一約翰喬治庇立德在也卽力啜其茗覺玉液瓊漿無此妙味啜已梅蒂玲又曰他姑勿具論吾
 欲語君以一專數日前爲吾子購得一書書中都係英雄人壯史讀之令人色舞中有一篇則述南
 亞非利加義軍中一軍官事予展讀一過頗覺津津有味不審君亦聞其事否篇中言此軍官筦領
 一砲台與士人之會長戰一日軍官方將砲台他適會長忽飭人以職來乞息戰而砲台中義軍選

那砲轟擊未幾軍官歸聞茲事則大怒謂吾英吉利人不當爲是暗昧事吾輩須救全世界以光明正大也竟毅然嚮士軍所駐處去部下又勸勿往不之顧則皆大恐蓋士人疾此軍官甚方出重價購其身得之將用爲藥料此去必且無幸而軍官了無所懼携一白手帕偕一舌人躍馬直入深山至會長砲台中土人見其來殊驚其勇初不發槍軍官既入砲台則立見會長向之道歉忱會長嘉其有禮縱之去去未久更以所俘義軍數人送歸英軍并贖一書謂此義軍軍官不特爲好男兒且亦君子人也此軍官一身是膽實足光吾祖國予頗欲知其人君知此人果伊誰乎瓶開言殊弗寧蓋此軍官卽已初匪他人彼姝獎借逾分不覺紅潮被頰期期然言曰此軍官殆白蘇士戰中人物耳梅蒂玲曰然則確有其事乎瓶曰事或屬實特瑣瑣不足謂爲英雄事梅蒂玲舉其點漆雙瞳直注瓶緋紅之面詢曰其人果爲伊誰曷語吾瓶囁曰是人爲……梅蒂玲亟曰是人爲喬治耳是人卽君君奚事自諱喬治是雖無與吾事而予亦殊覺驕矜於瓶聞語益刺促舉首則目光恰與梅蒂玲秋波遇時室中已黯黯惟爐中火光熊熊然紅映美人之面雙波凝睇脈脈如含情思旣則微仰其螭首香雲縷縷輕委於椅背之上雙眸直視瓶面不少瞬瓶徐徐行近至於火爐之次植立弗動面上滿呈淺笑之容梅蒂玲悄然而立眼波中已隱隱有淚痕頃之瓶遽屈其雙膝長跪於羅

裙之下。一手顛顛然扶椅背。一手則把梅蒂玲削玉之織指。滔滔然述其十四年來相思之苦語。至懇摯無倫。述竟梅蒂玲嫣然微笑。俯其如花之面。以嚮瓶。瓶乃仰而吻之。久久弗已。

(四)

瓶歡然歸去。於意甚得。夜中與乃兄尤斯推司餐於一俱樂部中。乃兄立介紹其朋友與之相見。中有一人爲秘書副官。專理南亞非利加事者。既見瓶。卽絮絮以南亞非利加情狀相問。而瓶意殊弗屬。餐時默坐不聲。偶或問之。則惘然如不解。秘書官大弗怡。意是人匪駭。人則醉人耳。尤斯推司亦至快快歸時。謂其弟曰。吾親愛之喬治。今晚子心中何所思者。頃者挨受李詢子以皮屈那事。子奈何。斯不彼告。瓶實烟於烟斗。言曰。皮屈那事。耶予知之。良稔。蓋予嘗居彼間。一年餘也。尤斯推司曰。子既知之。胡不告彼。殊令人百思不得其故。瓶曰。尤斯推司弟。明日當往見其人。語渠以詳。今晚予心中實有所思。尤斯推司睨其弟。問曰。何所思耶。瓶徐徐答曰。吾思梅蒂。吾思克洛司。登夫人耳。尤斯推司大呼曰。汝乃思彼婦耶。瓶曰。今日午後。予曾與彼姝一把臂重拾墜歡。破鏡重圓之期。豈不遠矣。尤斯推司狀若失望。落其眼鏡。大呼曰。天乎。阿弟已矣。瓶急曰。汝何事作斯言。尤斯推司曰。汝殆癩矣。奈何。猶戀戀於彼婦。彼婦烏可戀者。瓶曰。何謂也。尤斯推司曰。以子英年前途。正燦爛。

如。錦。奚。爲。戀。彼。中。年。之。婦。婦。而。自。墜。於。泥。溇。彼。初。不。知。愛。情。爲。何。物。曩。者。待。汝。直。無。異。於。狗。彘。况。彼。已。有。子。女。適。汝。汝。擔。負。且。十。倍。於。今。茲。嗟。夫。阿。弟。吾。知。之。矣。汝。殆。又。爲。彼。一。雙。點。漆。之。明。眸。所。蠱。也。彼。婦。原。是。妖。狐。蠱。人。乃。其。長。技。然。阿。弟。奈。何。又。入。其。牢。籠。瓶。抗。聲。曰。尤。斯。推。司。汝。何。事。故。故。醜。詆。彼。妹。吾。滋。弗。能。受。且。與。汝。道。晚。安。否。則。必。將。用。武。而。傷。兄。弟。之。情。誼。尤。斯。推。司。聳。肩。低。語。曰。天。將。降。大。禍。於。斯。人。也。先。必。使。之。狂。易。俾。失。其。心。性。語。既。然。其。手。燭。徐。徐。而。去。翌。晨。餐。時。又。謂。其。弟。曰。喬。治。汝。果。欲。娶。克。洛。司。登。夫。人。乎。瓶。揚。其。目。答。曰。然。尤。斯。推。司。彼。妹。脫。願。下。嫁。者。吾。必。貯。之。金。屋。尤。斯。推。司。微。睨。瓶。曰。吾。意。此。局。定。矣。乃。猶。未。耶。瓶。摩。其。巨。鼻。言。曰。然。訂。婚。尙。需。時。日。特。吾。意。彼。妹。必。願。嫁。吾。斷。不。擠。吾。入。諸。失。望。之。淵。尤。斯。推。司。呼。吸。立。舒。知。婚。約。尙。未。訂。轉。圜。猶。可。望。也。遂。又。問。曰。汝。將。於。何。日。更。往。見。彼。妹。瓶。曰。彼。妹。今。日。殊。鹿。鹿。無。暇。晷。予。擬。以。明。日。往。尤。斯。推。司。出。其。手。搥。視。之。乃。仰。首。言。曰。然。則。予。較。汝。爲。有。幸。今。晚。彼。妹。約。予。相。見。老。弟。汝。其。勿。妬。吾。輩。但。爲。財。產。事。耳。初。亡。他。事。昨。予。曾。告。汝。予。爲。受。彼。夫。遺。囑。者。之。一。人。汝。當。能。憶。之。彼。妹。生。性。煞。是。怪。僻。殊。不。信。任。其。律。師。凡。此。瑣。瑣。悉。委。之。予。幾。令。人。麻。煩。欲。死。今。晚。汝。能。偕。吾。往。乎。瓶。作。遲。疑。狀。曰。吾。往。得。勿。梗。汝。事。尤。斯。推。司。曰。無。傷。吾。但。以。文。件。候。彼。署。名。耳。事。畢。卽。行。汝。便。可。與。彼。妹。語。予。異。汝。以。佳。機。在。理。汝。當。感。吾。今。日。黃。昏。時。吾。

儕可共餐然後同往格洛司夫諾街瓶立允是晚新月方上梅蒂玲克洛司登兀坐沈沈以思念瓶從戎十有四載一旦歸來依然無恙自是大快意事卽曩年之愛情亦未少變其人雖醜而觀其用情之懇直什百倍於倫敦市上丰度翩翩之慘綠少年今者此身已脫羈輓卽可與所愛者重結鴛偶一則所以贖前愆一則所以完舊志兩全其美寧匪佳事梅蒂玲思至此意良得少選又思曰茲事固可行然經濟如何者遺囑上列有專條再醮則每年應得款須減去一千磅是實一絕大之損失而瓶歲入殊不豐據尤斯推司言僅八百磅耳將來雖有襲男爵之望而尤斯推司似將覓不死之藥求長生之術擁此爵位至於萬歲千秋卽不能長生亦當娶妻一娶妻則瓶之希望絕區區八百磅如何度日不將牽兒挈女相將入卑田院耶思少間又微喟曰脫尤斯推司不爲彼助者吾輩萬萬不能結婚然此際吾殊不必急急爲彼告告之彼必且飛馳嚮南亞非利加去矣

(五)

入晚尤斯推司與瓶同餐九時半遂往格洛司夫諾街叩巨廈之門僕人引入客室聲稱夫人方在樓上育嬰室中斯須卽下尤斯推司曰吾輩不妨在此少待無事急急也僕人遂去瓶心滋急往來環走室中如磨盤而尤斯推司爲狀至寧靜以背嚮火凝視其弟頃之雙眸忽及翠幙計乃立生因

低聲謂瓶曰喬治汝其聆吾語幸少安毋躁汝欲娶克洛司登夫人吾至不謂然蓋其人丁無價值也汝非信彼愛汝而必願嫁汝者乎瓶點首稱是尤斯推司曰汝信彼良佳然吾能於半小時中證實彼之無價值行且唾棄汝而適予汝尙信彼否瓶立變其色掉頭曰萬萬無此事尤斯推司曰設吾言而屢實汝尙信彼而欲娶彼乎瓶曰吾必不娶彼尤斯推司曰善汝其拭目觀之吾當犧牲一己爲汝造福吾今當汝求婚於梅蒂玲克洛司登姑以五金磅爲注如彼婦納吾則汝爲負設或屏吾則汝勝矣瓶曰彼或納汝汝亦思娶彼否尤斯推司曰吾未狂易奚事娶此賤婦吾必竭力自脫不爲彼所籠絡吾之此舉特欲使汝知吾鑒人之眼光未曾謬耳瓶喘曰請恕吾絮絮吾欲問汝平昔汝與梅蒂玲素有愛情否尤斯推司曰初無愛情吾能誓之瓶曰旣無愛情汝求婚於彼妹彼妹乃能允汝一如昨日之允吾乎尤斯推司曰然吾敢必其不吾拒瓶曰其故安在尤斯推司微笑曰無他予歲入較汝豐也予年可八千磅而汝則僅僅八百磅予有爵位而汝則無之富且貴決能博玉人歡瓶迴其慘白之面言曰尤斯推司吾不汝信一昨彼妹吻吾詔吾以情愛乃謂今日能驗誠款於汝乎尤斯推司聳肩曰十四年前彼妹亦嘗吻汝詔汝以情愛厥後如何乃別嫁克洛司登瓶曰是迫於萬不得已匪彼妹之罪尤斯推司汝今日不應輕藐吾梅蒂玲至是汝果能證實之者吾

當○以○性○命○爲○注○尤○斯○推○司○曰○老○弟○無○事○悻○悻○爲○今○趣○入○此○翠○嶼○靜○聆○予○與○克○洛○司○登○夫○人○之○語○彼○初
 不○知○汝○亦○在○是○語○語○都○弗○能○逃○汝○耳○苟○有○不○堪○入○耳○之○語○爲○汝○所○不○樂○聞○者○汝○可○潛○逃○彼○處○有○門○通
 往○扶○梯○然○卽○欲○現○身○於○嶼○中○亦○殊○不○妨○汝○自○決○之○可○也○今○趣○入○者○瓶○作○遲○疑○不○決○狀○曰○予○殊○不○慣○爲
 此○迷○藏○戲○尤○斯○推○司○急○曰○汝○勿○假○惺○惺○作○態○茲○事○實○至○重○要○更○滯○滯○者○事○敗○矣○瓶○狀○至○快○快○匿○入○翠
 嶼○留○一○罇○以○容○燈○光○俾○得○外○窺○尤○斯○推○司○坐○火○爐○前○沈○默○以○俟○須○臾○聞○羅○裙○絳○繚○聲○徐○徐○而○近○克○洛
 司○登○夫○人○瞬○已○盈○盈○入○室○靚○妝○粲○粲○益○覺○斌○媚○如○仙○直○能○掩○却○其○十○年○年○事○身○上○襲○銀○灰○色○羅○衣○緣
 以○黑○色○繡○帶○領○至○短○香○肩○與○粉○頸○齊○露○玉○色○照○眼○如○雪○欲○融○遍○體○無○一○飾○物○惟○當○胸○綴○一○紅○茶○花○色
 鮮○艷○如○新○搨○若○將○與○美○人○玉○顏○競○其○色○香○瓶○見○花○而○顛○念○曩○年○得○其○訣○絕○書○時○正○在○奈○得○爾○駐○所○之
 陽○台○上○雙○目○兀○注○紅○茶○花○叢○中○今○夜○此○紅○茶○花○又○復○出○現○於○美○人○酥○胸○之○次○憬○然○動○目○殆○示○吾○以○朕
 兆○此○花○其○不○祥○之○物○乎○瓶○方○沈○思○間○斗○閨○彼○姝○嚶嚶○言○曰○尤○斯○推○司○勳○爵○累○君○久○待○抱○歎○之○至○頃○者
 君○來○時○妾○聞○啓○關○之○聲○去○今○可○十○分○鐘○矣○日○來○妾○栗○六○殊○甚○小○女○愛○緋○忽○患○喉○症○全○身○發○熱○入○晚○恆
 不○寧○貼○必○執○妾○手○始○克○安○眠○妾○之○遲○來○卽○爲○此○故○尤○斯○推○司○鞠○躬○曰○幸○運○哉○愛○緋○吾○知○其○入○夢○時○夢
 亦○甜○也○言○時○竟○情○不○自○禁○輕○把○梅○蒂○玲○如○蕙○之○手○已○而○又○曰○小○待○又○何○足○道○吾○輩○商○人○固○視○爲○故○常

者梅蒂玲曰尤斯推司勳爵汝洵大佳爲吾故乃大費精神尤斯推司曰寥寥事何必挂諸齒頰間吾卽畢生爲卿效犬馬之勞亦所甘心梅蒂玲曰尤斯推司勳爵妾生平至恨律師因舉百事悉委之君虛擲君光陰不少君或不以是恨妾乎尤斯推司曰克洛司登夫人吾輩相識已匪伊朝夕何事作斯言者來日方長卿或有所命匪不盡力又低其聲言曰梅蒂玲今晚吾亦有事懇卿見允梅蒂玲揚其遠山杏頰微暈紅潮尤斯推司又曰今晚之來因有一文件須卿署名言時出一巨信封以一箋授梅蒂玲梅蒂玲初不檢閱立署其名心中方追味頃者尤斯推司有事懇卿見允之語畧已尤斯推司遂納入信封梅蒂玲問曰尤斯推司勳爵所事已畢未尤斯推司曰畢矣吾行也瓶隱榭後低聲呻曰良佳良佳吾願蒼蒼者亦速趣彼行更弗行者吾休矣斯時忽又聞梅蒂玲婉婉言曰小住爲佳胡事趣趣設無他事曷坐而與妾語言次盈盈坐一低椅上雙頰暈微渦尤斯推司悄然自語曰吾不知喬治在榭後此時當作何狀且語且坐旋仰首謂梅蒂玲曰吾弟告予謂昨日渠曾來見卿梅蒂玲微笑曰然尤斯推司曰卿見渠與曩年有所異乎梅蒂玲曰無甚大異其言行仍與曩年同也尤斯推司曰疇昔卿愛之乃葦擊梅蒂玲曰疇昔耳今則未免少變尤斯推司徐徐言曰天地間萬事之變化迅乃無藝不觀夫稚子建沙屋於海濱乎以爲明日當仍在孰意潮水一至

屋立歸鳥有稚子必且重建吾人少時之情史正復類是情猶沙屋也時猶潮也爲時既久情卽汨沒梅蒂玲微喟曰然此喻良確二人默然者半晌尤推斯司忽發爲沈重之聲曰梅蒂玲吾有語語卿梅蒂玲微揚其修眉曰君有何事詔妾請卽垂告尤斯推司曰梅蒂玲予欲懇卿下嫁俾爲予內助尤斯推司之語剛出其唇翠懷遽跳動如受魔術而梅蒂玲初未之見嬌聲問曰尤斯推司勳爵茲語確耶尤推斯司曰吾原知此舉太突兀卿聞之必且驚異特情之所鍾亦殊無可奈何曩後瓶又呻曰安哉尤斯推司梅蒂玲吐其曼妙之音低言曰尤斯推司勳爵君數日前尙語妾謂將以獨身主義畢此生今如何不踐斯言偏偏又垂青及妾尤斯推司曰吾初不得佳機以求婚故漫作此言以試卿然……梅蒂玲吾實愛卿（心中自語曰願上天恕吾妄言）梅蒂玲卿其三思之然後答吾言時拽其椅近梅蒂玲又曰予塊然獨處彌覺寂寞樓上花枝似亦笑吾獨眠因急於賦求風之曲清夜思維覺吾二人俱已過却青春使君尙無婦羅敷亦已無夫一旦結爲夫婦寧匪良匹紅顏少女殊匪吾思存慘綠少年亦未必當卿意梅蒂玲吾慕卿已久脫願下嫁必竭力以悅卿卿果能納吾乎語時以手接梅蒂玲摻摻之手雙眸直注其秋波之中覺秋波中殊無冷意少選梅蒂玲悄然曰尤斯推司勳爵茲事殊覺突兀姑徐徐云爾尤斯推司曰然梅蒂玲予原亦知其突兀卿果

肯納吾與否。自不妨少緩見答。但願勿使吾失望足矣。今茲姑以一來復爲期。卿其反覆思之。梅蒂玲予當恭候佳音也。梅蒂玲弗答。玉手悄然落衣上。雙波直視於前粉臆中。似方撥算。尤斯推司遽俯其首。親梅蒂玲芙蓉之面。梅蒂玲半推半就。初不堅拒。瓶不能卒觀。目光熠熠如火。咬其齒。滿伏自他門。出下梯入廳。取其衣冠。仰天歎曰。天乎。吾何罪。乃食此報。遂飛馳而去。尤斯推司一聞啓關聲。卽起身。謂梅蒂玲曰。梅蒂玲緩日予當前來聽卿報章。乃出至街上。則乃弟已不知所往。

(六)

尤斯推司別梅蒂玲後。初不逕歸。挨爾培奈街喚一單馬車。驅往俱樂部。去私念曰。予生平作事多奇趣。然未有如今晚事之奇趣者。求婚何等事。出之乃如兒戲。然而喬治好夢當醒矣。彼婦果如何者。旣至俱樂部。與其友秘書副官挨受李遇閒談。可一時許始歸。則見瓶方稿坐起居室中。雙目注爐火。吸其烟。尤斯推司大呼曰。老弟。汝奚事不來俱樂部。挨受李亦在。頗欲見汝。明日擬招汝往。頃者汝竟潛逃。計良得。今茲汝已知汝所愛之美人爲何如人乎。瓶徐徐答曰。吾不欲言。汝以爲如何者。卽如何可耳。尤斯推司曰。今後汝或不欲更娶彼婦乎。瓶曰。萬死不娶彼婦。尤斯推司曰。回頭是岸。良嘉良。熟特汝勿妬吾。吾初不重其人。其人直不值一法汀（合華幣銅元一枚）愛情之爲物。渠

未嘗夢見所知者金錢耳爵位耳苟明日有一金錢較吾多爵位較吾隆者向之求婚則渠必棄吾如敝屣瓶曰吾決不妬汝亦決不怒汝吾特自怒不道德奈何竊窺婦人之隱慝尤斯推司欠伸起曰懿歟喬治你真有克己工夫也予倦欲眠願汝晚安遂沈沈睡去瓶仍兀坐弗少動注目火中良久尤斯推司始醒矍然曰瓶汝猶兀坐如石人不想睡耶予入睡便夢夢見時光倒流吾二人仍返兒時同釣鱸魚於堪得爾勃洛克溪中予釣得一巨魚汝無所得意至悵悵遽躍入溪中水急竟捲汝去第留予一人獨立溪側是夢殊不吉令人無歡老弟願汝晚安春間吾輩決相將釣鱸魚去願上帝福汝瓶亦曰願汝晚安即日送其兄入室去尋乃起身入寢室室中一桌上有一敝舊之錫合爲其十四年戎馬倥傯中之良伴侶瓶啓合出安神藥水一小瓶語之曰噫吾設欲再睡者必借重汝力語已寘瓶桌上又自一黝以黑之信封中出信一二通及一退色之小影翹其棕色之巨指一裂之成爲數百片始合其合微喟而坐關其心門聽苦海潮流滾滾捲入心坎一念彼十四年息息不忘之情人遂驟然而笑嗟夫讀者諸君須知此一笑者直以淚泉中萬斛淚醞釀而成其苦實什百倍於哭也糾那問其胸臆中思潮歷落而起念日後如何者寸心已死萬念俱灰既不欲往甯亞非利加又不欲勾留此傷心之地輾轉思維幾於癩作則自椅上踉蹌而起啓窗外眺夜色清

明星點點如金剛石諦視片晌始徐徐解衣向例瓶每晚睡時必爲梅蒂玲祈禱而是晚則不復齋其心目中十餘年之愛情已爲彼紅樓翠幙所掩沒少選卽狂飲其安神藥水上床而眠翌日之晚梅蒂玲克洛司登在一宴會中聞人言瓶死矣

小說

探桑女

章士

韓才。儒家子。方弱冠。在小學。讀一日。舅家有吉事。母爰往賀。以路遠。鷄鳴卽起行。斜月在天。曉風吹袂。韓才方思抵舅家。後歡晤中。表輩之樂。且行且歌。至於河次。但聞流聲潺潺。不可涉。循堤行至。汪姓村後。見樹下繫一小船。乃歎然曰。此詩所謂野渡無人舟自橫者也。知舟爲臨河茅舍中。曲背叟所有。乃叩茅舍而問。叟作嚔答之。繼曰。誰也。韓才陳名。叟曰。乃韓家郎何事。早行少待。吾起渡。若韓才曰。時尙早。翁毋須起。我自能渡。渡既將繫舟。彼岸彼岸必有人來。舟仍可返也。叟曰。佳甚。叟舍旁有桑樹。時當蠶候。桑嫩綠可愛。韓才自語曰。母氏忙於飼蠶。故不同行。又曰。此桑葉甚瘠。不如吾家園中者。或臨河泥土含沙。故至此。又喃喃誦其課本中語曰。含沙多者土名沙土不甚宜耕。誦已上小船。解纜放河中流。一篙春水遂達彼岸。繫舟欲行。忽覺有所失。憶之失一褻物。乃母氏致舅家禮物。此時無行人遺物在對岸。必無人拾。乃掉舟返取之。登岸回覓。然無有至叟舍旁。亦不見喪氣而

數將歸家。白母自語曰：母謂人起過早，每多不如意事。今誠然語已，忽有笑聲傾耳聽之。在桑樹上，似女子聲。睨之，乃十五六垂髻女。女笑曰：眸子灼灼，乃不見物。若窺明明，在艸際上下，狂矚胡爲者？韓才笑曰：偶忘耳。若踞樹上，宜慎不爾。且墮探桑女笑曰：阿儂慣登樹，毋煩。若愛，又曰：胡不往取，褰立樹下，爲何吾將擲葉下，恐誤落若肩。韓才行，女擲葉一葉，颼然入韓才手。女笑，韓才取葉懷之，而曲背叟自茅舍中出，笑曰：尙未渡耶？十餘歲童子，猶不敢弄舟。若頃云自渡，無煩我。而今在此，吾猜知如此，故起渡。若今曷入舟坐，毋懼。毋動，有我持篙，決無虞也。韓才亦笑曰：吾不欲累翁，早起，故待於此。叟笑曰：佳哉！童子誠能憐老人者。旣渡，韓生猶遙望探桑女，見女携筐行，漸漸祗現衣袂，繼衣袂亦爲樹掩。韓才始行至舅家中，表輩咸歡笑。韓才獨沈然。若有所思。次日，卽歸歸後，每晨必往河濱，託言散步，實思探桑女。欲更瞻顏色耳。兩小無猜，自是時常晤對。韓才每登樹，代女探桑，偶爲曲背叟見，叟輒掀髯大笑。後桑葉漸稀，而韓才家園中有餘葉。韓才每私採園中葉，隱置草際，乘女未見，投女筐中。女不覺也。如是數日，女母見筐中葉腴瘠不同，疑女竊自他樹，恐爲鄉里笑，問女而女固辨母惑不解。伺女出，陰隨之，見韓才益葉女筐。女母點首歎息而歸，無何，繭成，女家得繭，富女母乃謂女曰：今分半往贖韓家女，問何故？母曰：汝不知耶？彼每晨與汝語，桑下者乃韓氏子在。理吾

樹之葉久盡爾筐中葉較腴厚者乃韓氏園中葉其子潛置於爾筐者也去歲蠶三眠後驟缺葉無術救濟坐視其僵今年得成爾實韓家惠言已少止又曰我寡而爾幼爾又無兄弟不宜輕受人惠今命爾贈以爾者爲此也女羞且感泣不可仰母強之行女携筐爾至韓適韓才立門際見女笑迎女低首行至韓才前以筐置地謂韓才曰阿母云以贈爾爾頹然轉身即奔韓才獻爾於母母問何來韓才不能隱跪陳其故母曰兒起母恕爾韓才曰願得採桑女爲婦母訝曰兒狂耶彼家貧甚且彼女月下採桑與汝邂逅即相悅恐不貞韓才泣不起母百計勸止韓才曰母必許兒母怒適鄉媪來母告鄰媪以事鄰媪掖韓才起笑曰媪能爲若成此事韓才謝之而媪狡惡甚外出傳述其事爲笑鄰里皆知好事者又添益枝節促促而談如同目覩女母聞之大恚與女聚哭女曰旣如此不如嫁韓氏韓氏子必知兒爲清白身女母乃冒耻求見韓母韓母辭不見女母歸操大杖責女曰我二十歲造爾父喪寡居至今未嘗登人門有所乞今生爾不肖女責已號慟女曰我將往見韓氏子而問之乃向韓家行道路見者咸笑女憤甚至韓氏門有多人立立者以韓母頃拒女母則韓才亦必拒女乃入而復出曰韓才命我輩逐爾女聞言突嘔血半斗大哭至河濱坐桑樹下衆圍觀有笑者有罵者女抱樹哀呼三聲伸臂作就水洗洗狀至河邊躍入水遂死韓才出於門際見血跡欲問而

鄰人羣呼探桑女已投河韓才奔河濱撫骸痛哭女目灼灼見韓才始含笑逝衆始太息欽女貞潔又恐韓才悲而韓才淡然如常衆又竊議韓才忍次日茅舍中曲背叟晨起視其小船經桑樹下見有童子臥樹下問之不答推之血髓淋漓蓋觸桑死者韓才也曲背叟訝曰痴童子此何爲者繼又歎息曰昨溺一女合死一童此二人非皆有母耶頃時必有人來此哀哭老人腸柔聞哭每不適今曷泛我小船往他處暫避乎

短 篇

白 玉 瓶

勞 新 仁 全 譯

蒼穹放碧薄靄皆消天未陽光方倒映於碧玻璃內鮮明如鏡有醫生曰候偉佐之者恰小憩於住室之樓前憑欄觀海景忽見一私製之華麗汽船投錨於水天一色間佐之羨之乃取遠鏡矚之視綫所及隱見白衣者數人環坐艙中桌上列有茶果餅餌等佐之且隙且注意其船上之陳列物口則啣菸而吸竊念此輩果何人者俄而倦甚遂置其鏡翁目假寐於椅中少須將入好夢斗被橐橐之履聲驚醒啓目視之即見一人止步於前作水手裝束頭戴白帽帽沿且綴以金字徽誌其人一見醫生便足恭致詞曰請恕僕相擾敢問候偉醫生何在將有相請事佐之曰候偉醫生即余是也其人乃呈上一函曰僕華氏泊梯露船中之役人膺敝主人夏威之命爰此奉君并囑詢合夕

九時至十時。君能得問否。佐之曰：九時至十時乎。余正有暇。暑也是否。貴主人欲我前往乎。其人曰：此則僕不能知。乞君恕之。佐之頷之。便啓其函。而閱中夾有五堅尼之金幣一。并小啓二。審其啓。係主人夏威之記室所作。其意乃懇醫生笑納其款。並約今晚枉駕。而其主佐之誦畢。囊其金而對來。使曰：歸語爾。主余當遵命也。其人乃告辭而退。佐之復於衣袋中取出金幣細視。視已卽又持其遠鏡。再望泊於海上之汽船。正凝睇間。見御白衣者數人。仍圍坐如舊。惟有一人則挺身而立。手抱一白色物。一示衆。而衆似極留意。其物惜夕陽。反照適映射其物。光閃閃不定。不能辨其白色物爲何物。祇覺抱物之人唇動。頤指口似言狀。似問其餘坐者。則形似不能答而已。有頃抱物者遂同坐。而互相研究。醫生正靜觀入神之際。斗聞其妻呼聲。乃舍之立進內室。足方踰闕。見食案之上已滿。陳餽核其妻卽笑謂之曰：君又沉溺於何事。竟忘晚膳。佐之曰：偶觀海耳。二人遂同坐用餐。已而饑撤佐之於無意中。探手入衣袋。覺有物觸手出而視之。卽五堅尼之金幣也。遂憶今晚之約。乃述其事於夫人。夫人聞言異曰：夏威乎。其人殆商界中最有名之富翁也。醫生本少周旋於商界。不稔其人。尙未之答。夫人復續言曰：君未之聞乎。夏威者「紐必」糖公司之始創人。卽前此君弟所欲置業之公司也。該公司之股票何以能冥然飛漲。此皆夏威勢力所致也。佐之曰：然則彼爲富有百萬金。

磅之豪賈矣。夫人曰：良然。隨以手出內室之窗，遙指海中之汽船，曰：噫！所謂華氏泊梯露者，非此耶？彼非最富之人，烏得此精緻之汽船？佐之恍然曰：如此則吾日間所領略者，今夕更當身親其境矣。言間移目眺之，則夜色既起，皓月旋升，而海濱孤峙之燈塔，其光線恰與月魄交映於華氏泊梯露之船壁上，奕然幻為昇彩。時則候偉夫人已離席起，偶於架上獲一報章，揭而閱之，喜語其夫曰：佐之爾欲得此富翁今晚之行略乎？試聽吾讀佐之曰：諾。夫人即朗誦曰：夏威君乃知名之富商，今日駕其汽船作海上遊，同行者有埃及致古博士、馬地臣及溫謙君，又麥沙文男爵及史派雅君。又美國富翁章廉君，或亦同伴。豪紳巨賈彼此咸集，想於財政上必有關係矣。但前者曾風傳章廉君與夏威君頗不和，洽今一旦又復聚首，未免令人生疑云云。夫人讀竟，願謂佐之曰：吾夫今晚何幸得晤諸富翁，佐之笑曰：此何足為奇？吾為醫生，弗論何人皆有晤之之權利。然醫生言時心竊怪，夏威何以先知其將有病，竟預酬以金而邀我往，豈有他故乎？雖然，金已在握，不論何事，此金則不虞其飛去矣。乃與其夫人相對莞爾，而夫人則更謂之曰：佐之，今夕汝必御禮服往，佐之曰：焉用此？夫人曰：君豈忘却與上流社會人交際耶？彼等完全為大富翁，儻與君同餐者，不御夜衣，毋乃近於寒酸乎？佐之曰：如此則吾當易之矣。乃入房別換其衣履，無何鐘鳴九句，夏威之船役又至，敬向醫生曰：

吾主夏威請君速往。今特以小艇候君於碼頭。佐之仍匆匆披其外套，並携一療病之藥囊，偕之而出。迨抵碼頭，下小艇，遂問船役曰：「貴主人殷勤需我，究竟伊誰抱恙？」船役曰：「此非僕所知。」佐之遂默然無言。艇行約數分鐘，已達華氏泊梯。船梯佐之携具登船。船役導之進艙，艙座雖不甚廣，然陳設極藻，續珠幃繡，四面低垂，名卉繞軒，錦茵鋪地，明燈炳耀，朗若白晝。佐之既入，見六人聚談，其間玳瑁之筵，琥珀之杯，尙羅列桌上。且有殘饌數皿焉。時則衆方停食，方互啜其煙，煙氣氤氳撲人面。船役便揚聲曰：「候偉醫生已至。」夏威本一身憤而年長之人，面廣頰短，鬚眉稍斑，白靦醫生入，即趨前曰：「吾儕何幸！今晚叨醫士光降，佐之方一舉目，已知卽頃所見抱一白色物之人，卽曰鄙人頃接……僅語及此，夏威卽引一觴於前，以言亂之曰：「候偉醫生請酌此葡萄酒，并遞一烟盒與之曰：「此乃氣味極薄之淡巴菰，君喜此乎？」已卽指醫生示衆曰：「座中諸君，此卽候偉醫士也。」佐之便向同座者互點其首示禮，且置其酒於桌曰：「今請先宰鄙人此來之職務，然後飲此。」夏威曰：「甚善，乃肅佐之坐而語之曰：「吾儕所以屈君者，因有相博之一來，隨又以手指座中一人曰：「此友爲稽古博士馬地臣。君先生曾耳其名乎？」佐之頷之。夏威言時，手執一杯，且言且盡其餘醴，曰：「蓋馬地臣君在『瑣利』谷附近之……言至此，不能道其名，以目睨馬地臣。馬地臣乃續言曰：「『鴉露阿嗎喇』佐之聞

其聲。既其。睜眙。之見。其。歷。長。而。尖。白。髮。毵。毵。然。兩。目。深。凹。眶。皮。皺。垂。若。貪。睡。初。醒。者。夏。威。見。佐。之。注。視。馬。地。臣。乘。間。更。謂。馬。地。臣。曰。此。事。底。蘊。余。終。不。及。君。之。了。了。不。如。仍。請。君。舉。以。告。候。偉。先。生。於。是。馬。地。臣。乃。向。佐。之。曰。予。前。此。遊。瑯。利。嘗。於。『法。老』。王。之。幽。宮。地。窖。中。獲。一。逕。尺。之。白。玉。瓶。言。時。隨。卽。取。瓶。示。佐。之。佐。之。一。見。便。悟。日。間。於。遠。鏡。中。所。見。之。白。色。物。殆。卽。此。瓶。而。馬。地。臣。復。曰。君。能。審。此。物。乎。此。物。大。抵。法。老。王。殉。葬。之。品。也。其。鑄。於。瓶。上。之。字。文。出。埃。及。詞。旨。太。深。惜。余。不。能。譯。爲。英。文。然。其。意。義。余。固。能。揣。而。得。之。也。其。意。義。略。曰。『孰。啓。此。瓶。之。塞。者。立。卽。殞。命』。余。爲。此。文。所。懾。故。不。敢。去。其。塞。博。士。語。至。此。夏。威。復。接。言。曰。若。儕。對。於。此。古。藏。已。討。論。半。日。矣。吾。儕。既。好。奇。且。甚。喜。此。物。故。今。夕。擬。由。同。人。中。選。舉。一。人。啓。之。試。察。其。中。果。有。何。物。君。其。表。同。情。乎。但。我。儕。頗。有。所。迷。信。故。猶。預。而。不。敢。爲。此。無。謂。之。冒。險。佐。之。方。取。瓶。而。玩。旋。卽。答。曰。君。言。良。然。若。予。遇。此。者。究。亦。置。之。不。啓。爲。善。言。甫。歇。所。謂。溫。謙。者。急。言。曰。我。等。已。決。意。必。啓。之。有。一。操。美。國。音。者。亦。從。中。愆。愆。曰。我。等。必。啓。之。夏。威。乃。指。操。美。國。音。者。謂。佐。之。曰。吾。友。韋。廉。君。甚。欲。啓。之。蓋。此。間。除。馬。地。臣。博。士。外。餘。皆。渴。望。獲。啓。此。瓶。佐。之。曰。然。則。誰。實。啓。之。衆。聞。佐。之。語。皆。不。語。而。旣。矮。且。瘦。眼。光。閃。爍。之。美。國。富。人。韋。廉。卽。向。佐。之。曰。任。醫。士。選。定。可。乎。夏。威。亦。信。口。曰。此。舉。最。好。由。醫。士。選。定。佐。之。曰。任。余。選。定。乎。是。否。欲。予。啓。之。乘。客。同。

聲曰。否。否。而。韋。廉。則。復。言。曰。此。事。必。不。敢。勞。君。及。馬。地。臣。博。士。除。君。二。人。外。任。選。一。人。可。矣。雖。然。敢。問。醫。士。君。意。當。以。何。者。爲。合。格。佐。之。曰。鄙。見。擬。以。年。貌。較。老。之。人。爲。合。格。韋。廉。笑。曰。然。則。尊。意。以。爲。年。貌。較。老。之。人。將。不。久。於。人。世。故。應。嘗。試。乎。佐。之。曰。然。溫。謙。聞。言。不。贊。成。曰。此。舉。必。不。能。以。年。貌。爲。標。準。若。麥。沙。文。男。爵。與。史。派。雅。君。者。皆。同。年。同。日。生。而。麥。沙。文。君。尙。似。四。十。許。人。史。派。雅。君。則。老。態。龍。鍾。髮。垂。垂。白。矣。詎。可。以。年。貌。取。乎。史。派。雅。者。猶。太。人。也。目。巨。而。短。視。聞。言。怒。目。視。溫。謙。麥。沙。文。則。厚。膊。而。坦。胸。筋。肉。堅。實。不。失。爲。健。旺。之。人。聞。醫。生。言。但。覺。微。晒。而。夏。威。復。和。顏。謂。醫。生。曰。溫。謙。所。言。甚。當。今。此。選。擇。似。不。應。根。據。其。人。之。年。貌。但。偵。其。身。體。之。強。弱。及。生。命。之。修。短。足。矣。嗟。乎。吾。輩。皆。深。惑。此。悶。葫。蘆。必。欲。破。之。於。心。始。愜。乞。君。速。揀。一。不。永。於。人。世。者。爲。之。吾。輩。感。且。不。朽。醫。生。至。此。甚。形。不。安。曰。君。等。何。苦。必。研。究。此。物。而。以。性。命。爲。兒。戲。韋。廉。曰。吾。等。殊。不。信。其。有。性。命。之。虞。故。必。欲。啓。之。麥。沙。文。曰。苟。吾。命。應。盡。者。縱。未。遇。此。終。亦。難。保。若。吾。命。不。應。盡。者。果。因。此。而。遭。險。願。又。何。害。夏。威。聞。言。拍。掌。呼。曰。醫。生。乎。請。趣。從。事。萬。不。可。挫。吾。等。之。銳。氣。言。時。以。目。示。意。似。欲。令。醫。生。使。彼。爲。者。醫。生。於是。起。立。曰。君。等。既。決。志。余。亦。惟。有。勉。盡。余。職。但。余。雖。有。檢。察。之。技。終。乏。先。知。之。能。則。余。言。似。亦。不。甚。可。賴。譬。如。診。得。某。人。之。壽。命。應。得。百。歲。某。人。之。壽。命。祇。有。五。十。歲。卒。之。日。爲。百。歲。者。適。得。五。十。歲。

目爲五十歲者反得百歲其所以不能應驗者因衛生上有莫大之關繫致結果遂大異其趣也溫謙曰吾等信君篤不論如何必無後悔醫生點頭曰然則請驗君等矣夏威乃起關內倉之闔曰請醫生輪驗余等於此卽煩韋廉君先行試驗韋廉遂隨醫生入內約費時數分鐘溫謙次之座中除馬地臣博士外皆依序而往最後則輪及夏威矣當其入時卽趨近醫生之旁醫生曰試解君內衣夏威如命去其扣醫生便舉其聽聲器置於夏威胸上凝神聽其脈息且以墨管記其強弱度於紙上已而驗畢夏威曰君竟其工平余雖不聞君語余瘡之何如然余固自知壯若乳虎也語時且低聲告醫生曰候俸佐之君余意吾輩今夕之所爲大都出於遊戲必無意外之事也余儼求君直証吾生不能越明春故使韋廉等聞之而竊喜則彼等將置余於腦後略不防我而與我競而紐必糖公司之股票將因此跌價余則乘機竭余之力操而縱之獲利如反掌耳君明余意否醫生曰如此乎夏威曰然比舉全恃君君歸客座時務希鑒額而言余命之不久余更僞怒以惡君則韋廉及溫謙等一計及大敵將倒必陽惜而陰悅稔知余縱不敗於瓶而敗於命則吾策行矣吁彼焉知此中與妙者候俸佐之君乎能如吾計乎醫生尙遲疑不答夏威遂出其一百堅尼之鈔票置諸几上曰乞君受之佐之見鈔票心雖不寧手却欲取已而曰余從君命可也乃取其鈔票納入袋中且曰君

當啓瓶矣。夏威笑曰：余并非迷信之人。啓之何傷。馬地臣信鬼之妄人耳。不亦可哂乎。言畢，乃以手急理其衣領。僭醫生出時，馬地臣方憑牖流盼岸上之夜景。其餘則聚談一處。馬地臣偶回首見醫生，卽問曰：先生能終勸衆弗啓此瓶乎。醫生聳肩搖首曰：余無能爲也。君敢決此瓶必有害乎。馬地臣曰：余不敢決，但余最信此等奇物能作怪在埃及時，余嘗親觀之。自今尙不能忘於吾腦也。夏威忽以言亂之曰：醫生乎，君試驗何如者。吾儕久候矣。醫生乃佯作憂愁之態曰：此匪佳事。吾頗不欲立時披露。言止，此復又咽其聲。以目周視衆人，衆人咸緘默無言，惟定其瞳以望醫生。若甚欲從醫生口中早得其人俾竣其事者。醫生遂微嘆而言曰：諸君之中，余已選得其人。其人非他，卽祇有一年運命之夏威君是也。韋廉聞此，卽以眼斜瞬溫謙若遞一好消息與彼者。而夏威則推椅而起曰：我命獨一年乎。醫生曰：余之學問對於君之壽命誠如此也。夏威復變其色而噴曰：謬哉。試觀余終歲未嘗有疾之人，能應此應測之凶兆乎。君言何其顛預也。醫生曰：吾言固甚確，似無須爭辯也。夏威復抗聲曰：君言果確乎。願君仍三思之。醫生似會其意，更下其簡單之斷語曰：余敢決明年今日不復見君於現世界。夏威聞此，心竊感之。蓋此一言大足以堅人之信。乃俛首喃喃自語若痛嘗者，韋廉則止之曰：君勿呵責醫生。彼不過盡其責任而已。於彼何尤。夏威答曰：盡其責任乎。醫生固

常○有○過○也○今○弗○論○如○何○吾○輩○所○欲○者○無○非○啓○此○瓶○耳○余○今○當○啓○之○矣○語○畢○卽○親○往○取○啓○瓶○之○具○當○夏○
 威○外○出○溫○謙○情○向○醫○生○曰○其○人○壽○命○果○祇○一○年○乎○醫○生○點○首○曰○良○然○是○時○韋○廉○與○麥○沙○文○則○互○相○切○
 切○而○言○語○細○不○能○辨○史○派○雅○則○悠○然○而○沉○思○馬○地○臣○蹀○躑○往○來○不○已○醫○生○則○旁○立○觀○察○之○爲○時○約○數○
 分○鐘○夏○威○已○跣○踰○入○韋○廉○與○麥○沙○文○之○細○語○亦○頓○止○夏○威○左○手○執○一○小○鏡○右○手○握○一○利○錐○怡○然○謂○醫○
 生○曰○余○強○壯○如○此○君○則○決○余○無○一○年○命○苟○啓○此○瓶○而○不○立○死○者○君○未○離○此○間○之○先○余○知○君○必○自○悔○其○
 失○言○醫○生○答○曰○夏○威○君○乎○余○祇○知○君○之○壽○命○而○不○能○知○此○瓶○苟○啓○之○而○無○恙○者○吾○言○遂○得○謂○之○不○驗○
 乎○夏○威○無○言○徐○置○其○鏡○及○錐○於○桌○已○見○衆○皆○以○目○注○已○寸○心○躍○躍○已○懷○成○功○之○望○乃○伸○手○取○瓶○以○目○
 視○醫○生○曰○不○祥○之○言○烏○能○阻○我○不○啓○此○瓶○噫○余○啓○之○而○無○事○者○尙○乞○諸○君○淡○忘○醫○生○之○言○溫○謙○曰○諾○
 韋○廉○則○曰○余○甚○願○醫○生○之○言○爲○不○確○也○夏○威○乃○用○錐○插○入○瓶○塞○以○錐○彈○之○其○栓○立○啓○夏○威○不○禁○呼○曰○
 諸○君○乎○此○瓶○固○中○空○無○物○也○及○翻○而○罄○之○亦○祇○有○積○塵○少○許○散○落○檯○布○之○上○而○已○衆○灼○灼○注○視○并○以○
 錐○撥○其○餘○塵○胥○訝○絕○無○他○異○夏○威○卽○置○其○瓶○於○桌○造○醫○生○之○側○而○附○耳○曰○蒙○君○玉○成○吾○輩○請○君○後○客○
 而○行○余○當○再○贈○君○一○百○堅○尼○醫○生○答○曰○謝○君○厚○賜○余○職○旣○盡○不○復○貪○得○矣○夏○威○復○又○趨○語○馬○地○臣○博○
 士○曰○君○之○疑○慮○何○如○者○該○瓶○已○爲○余○所○啓○矣○博○士○感○然○不○言○溫○謙○則○面○現○不○預○之○色○曰○據○此○塵○灰○而○

觀吾意其必是毒蟲也。夏威笑拍其肩曰：毒蟲乎？然則蓄蟲亦無謂之甚矣。乃持瓶環桌而行，若不勝其樂者。旋又向博士曰：馬地臣君，此事或因埃及之祭司術，罔靈抑瓶上之文糊塗二者必居其一矣。君以爲然乎？言罷，取佳釀滿斟兩大爵，乃奉一與醫生曰：請君盡此，以助余與醫生謹受之。夏威則把爵而歡，酒方罄，忽砰然一聲，爵碎於地。夏威隨卽顛蹶，衆方驚，願醫生急欲扶之起，已暝然僵矣。衆乃相視失色。徐徐額手示禮，逝者而散。

社
會
小
說

竊賊懺悔錄

(美國林莎緋著)

(黑子)

予今者賊名鼎鼎，大有聲譽於警署矣。回溯當年種種鼠竊狗盜行爲，迄今思之，良心上實生無量懺悔。嗚呼！國家之立刑法，僅足以激人入罪耳。孰若道德之可以服人，也不然，以吾美警察之林立偵探之密布，予何能逍遙法外，大施其妙手空空之故技乎？是知法律者不足以濟道德之窮，蓋受肉體上之痛苦，不及受精神上之懲戒深也。

予今將以予之竊史報告諸君，以減予之罪惡。諸君作小說觀也，可作實錄觀也，亦無不可。當予賊名未著時，一日予閒步紐約城內之鬧街，忽遇一身材魁梧之人，予一望而知爲同黨。以彼曾與予合夥，共同偷竊也。彼此招呼後，在卽道旁閒談，近况約數分鐘。此人忽持一束鈔票力塞予。

懷予大驚愕却之不忍受之則又無名正在半推半就之際此人謂予曰今日午時時計鏗鏗十二下請君至孟哈吞銀行一走卽至兌銀處窗口將票向窗中人員換取現銀及零星紙幣彼以銀幣給汝汝當緩緩數之故延時刻務使窗中執事專心向汝目不旁瞬愈久愈妙汝謹誌之

予笑問曰君之令我爲此其故可得聞歟彼不允預洩卽顧而言他予大奇自思彼之令我爲此究有何深意以彼平日之狡詐論得無欲誘我入法網乎然予好奇心切欲一悉究竟因亦不顧利害於午時徒步至銀行行中兌銀處之執事甚和藹可親觀彼容顏必不如道學先生之峻岸拒人於笑談之外也時行內辦事人甚少此執事方與一少女作喁喁之談話爲狀似甚樂

予不欲將予之賊史瑣瑣縷述以耗諸君寶貴之光陰因擇要述之其若何兌銀若何數銀之種種瑣事則恕不贅述斯時也予惟竭予之力與兌銀員長談約有十五分鐘之久在此時間內予幸不負同黨之託大功得以告竣予心竊喜嗣見有人行近窗前大約亦爲交易也予因置金錢於小囊中向兌銀員脫帽笑辭而出然予在銀行內予固未見授予密計之同伴也迨出銀行仍不見其蹤影因於是晚至彼常宿之旅館中訪之

既至予友以一大束之銀票授予謂予曰莎緋乎今日予等大發利市此爲汝應得之報酬予急數

之大驚。蓋總計鈔票之值有二千元之巨也。此巨款若僅倚予雙手。雖竭數星期之久。亦不能得宜。予見之而咋舌不置也。予友復謂予曰：汝毋奇詫。居吾語。汝當汝與兌銀員笑談之際。予乘彼忙迫。即自側門潛入銀行。向銀箱中取得大束銀票。疾趨而出。數之適得四千元。故今與汝均分耳。

諸君誌之。是爲予作銀行賊之始。當時予之竊技尙屬幼稚。未幾而予技蒸蒸日上。大有進步。不特銀行中時時恐怖。卽巨商大賈。苟攜有大宗款項者。咸惴惴有戒心也。

銀行賊竊技之精者。一年內能得十萬之巨款。真駭人聽聞也。然彼得此儻來之物。究有何用。耶得之易則耗之亦易。區區之款。僅足以供數月之揮霍耳。故未幾而金盡囊空。仍復故態矣。噫。竊賊之命運。豈能長久哉。屈予一手之指計之。銀行賊之捨生命。冒險而求得無數之金錢。其真能安享者。有幾人哉。以予所知。男女兩界中之曾爲銀行賊者。以此身常在恐怖中。自悔而革面洗心者。不知有幾人矣。

予今請述希立滕。希立滕者。美國銀行賊中之老前輩也。其竊技之巧。身手之敏。變化百出。令人不可捉摸。總計二十年內。彼所組織之賊黨。竊人銀錢。已有一百萬銀元之巨。彼又善逃罪。竭警察偵探之力。而不能獲。此巨魁亦可見彼神通之廣大矣。彼又爲一靈敏之理財家。常對其黨羽宣言謂

我○等○自○獅○口○中○得○來○之○金○錢○萬○不○可○濫○費○妄○用○當○貯○而○蓄○之○以○備○他○日○之○需○其○用○心○可○謂○周○矣○然○彼○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此○賊○王○之○結○果○竟○餓○斃○於○豪○屈○理○而○街○之○一○監○獄○中○為○銀○行○賊○者○鑒○於○彼○之○下○場○可○以○悟○矣○

希○立○滕○與○盜○王○沈○盤○痕○齊○名○於○銀○行○竊○賊○學○大○有○發○明○彼○首○先○發○明○匿○一○對○之○鐵○鑷○於○手○杖○中○如○入○銀○行○銀○票○有○為○彼○雙○手○所○不○能○取○者○則○以○鑷○摘○取○之○手○杖○之○創○製○甚○妙○自○表○面○觀○之○僅○一○技○竹○杖○耳○磨○擦○甚○滑○握○手○處○則○鑲○以○象○牙○固○儼○然○一○富○翁○所○用○之○杖○也○杖○中○空○中○實○鋼○片○二○條○製○如○鑷○形○鑷○之○一○端○有○彈○簧○貫○以○螺○旋○藏○杖○之○握○手○處○外○用○銀○皮○包○之○故○人○不○易○見○焉○杖○着○地○之○一○端○則○藏○鑷○之○尖○另○有○銅○環○箍○之○使○用○時○只○一○鬆○其○環○而○機○關○露○矣○

希○立○滕○又○善○變○形○術○彼○之○真○相○本○甚○肥○碩○然○嚴○肅○中○含○有○風○雅○態○度○不○知○者○視○之○必○疑○為○巨○商○或○製○造○家○之○流○如○遇○事○機○急○迫○則○彼○能○立○變○其○容○雖○至○熟○之○友○人○亦○不○易○認○識○焉○彼○居○紐○約○時○一○日○被○拘○於○湯○姆○斯○監○獄○中○靜○候○判○決○罪○名○彼○立○變○其○容○幾○使○當○局○者○疑○為○夫○子○貌○似○陽○貨○受○人○誤○拘○而○即○欲○釋○之○矣○

彼○在○牢○中○立○易○其○時○新○之○外○服○與○襯○衣○變○形○如○一○無○告○者○衣○衫○襪○襪○頓○易○常○態○又○以○破○刀○薙○其○長○鬚○

咖啡之渣滓染其紅棕之髮絲復截短之捲曲之使蓬鬆者盡成螺旋形宛似一長年不梳不洗之怪物再食肥皂使其肥軀漸漸消瘦成有病狀於是今吾頓非故吾矣屆期牢卒入獄正欲解其至法庭審訊忽見前日捕得體面商人所處之室內一鶉衣百結形容憔悴之無告人在焉其狀之污穢真令人見之欲作三日惡大驚不知所措然希立滕之狡計終歸失敗有品看頓者偵探會社中之社員也彼竭其心力伺希立滕之蹤跡有年矣希立滕之失敗亦經其眼力識破所致厥後法庭遂定以監禁五年之罪而拘之於新新監獄中

希立滕之魔術誠不可思議予從之游始知變形術之大有價值予與同黨竟藉此而得千百銀元不然此千百銀元皆非吾等之物胡能飛至予懷耶

當予從事竊業之始爲此不正當之計劃往往竊思竭想冀得發一大利市以示予能予因是想入非非欲變形爲一老年之寡婦此寡婦擁有巨資足跋不良於行每出必乘車與銀行交易時銀行中人因其跋故常至車前籌商能如是則予事濟矣然此計劃不過一幻想而已詎予如式行之成功竟出於意外乎偶然一試竊得無數銀幣至今思之猶有餘恥也

此狡計實予發劬新試告厥成功之第一事光天白日之下在紐約之勃洛克林一銀行中予之同

黨二人乘予安坐車上聽行中會計述予可慘之夫之遺款時竊得四萬銀元諸君思之奇乎不奇此冒險之竊盜若何設計若何實行諸君欲詳悉者予當緩緩述此事之始末也

予等之注目於此銀行已數星期矣予等者米奈白其洛與予共三人也每日十二句與一句鐘之間予等常見行中顧客甚少且全行職員皆出午餐此時行中僅剩一年老之會計與一年輕之簿記員留守而已會計員年雖六十有奇而神經猶敏目光尙銳偶一不慎易啓人疑况賬櫃銀箱俱貯賬房賬房在兌銀處後一拱形之門內老者但使踞賬桌內眼角略側則纍纍之銀元疊疊之紙幣便一目瞭然予等自兌銀處窗口望見內容而佩其布置之佳焉因是予等議決如會計而踞其常處則下手必不平安如一人能誘彼出行數分鐘一人卽至兌換處窗前僞爲交易者則行中之簿記員必至窗口周旋其背適對賬房此時賬房中閱其無人第三人便可乘此機會悄然自旁門入從事偷竊矣願如何而能誘會計出門乎此一難問題也予因絞予腦漿欲解決此問題最後思得變形爲擁有巨資之跛寡婦則事成可或耳

當予在城時曾聞有一富翁係勃洛克林人客死歐洲彼在外洋娶得一英婦爲妻此英婦固從未至過勃洛克林故美人鮮有知彼者此婦適與予理想之計劃相合予因是欲變形爲勃洛克林富

翁之寡婦俾可誘彼會計。出至車前與予面談也。

讀者諸君子之實行此計劃。頗加謹慎。因予自知此爲最冒險之事業。苟棋差一着。則全局敗矣。故不可不慎也。

願予之栗色髮。已不似老年人。故先購一銀灰色之假髮。其式甚佳。價六十五元。予又變予肥紅之頰。使成蒼白色。而有皺紋。如七十許人。復披寡婦所服之玄色服。鼻架藍色之大眼鏡。兩手各執手杖一枝。而予之假裝畢矣。其所以必架有色眼鏡者。以予之賊眼。頗活動。最喜左顧右盼。前觀後窺。恐惹人疑。故也。手杖者。以予兩足僞爲癱痺。不能行動。然設遇萬不得已時。必欲令予出車者。則一枝手杖亦不可少也。

予衣服之布置。妥矣。然猶未完全也。往謁銀行。必用名片。予因刻寡婦之片片之四圍。沿以黑邊。中纏勃洛克林人寡婦之名。而置於手提革囊中。囊中復實鑽石珠玉之屬。實皆不值一文之贗品也。然爲惹會計之注目。起見。則此業業贗品亦大有用也。

予之同黨。復至馬車行內。爲予賃一乘美麗之車。以示予富。予又招所識之年輕竊賊二名。喬裝馬夫。從僕。允以事機得手後。略分餘潤。彼等樂甚。種種之設備。既妥。遂待時而動矣。

是日之晨天氣晴暖一若天公預知寡婦欲出而經營事業故放晴光者先一夜白其洛與米奈造予至爲最後之商酌自此以後予即不見彼等蹤影大約各去扮其重要之角色矣白其洛允俟會計員出門後當簿記員獨守銀行時與彼周旋而纏住之米奈則擔任自旁門入行中竊金錢之役商酌已定彼等始去是日午時鐘鳴十二下予車即驅至銀行時行中人員方三三兩兩回家午餐而會計員與簿記員則仍獨留道上行人稀少予自藍眼鏡中望之見白其洛正自街上彳亍而來蹒跚之態令人失笑回顧車後則見米奈亦遙遙而來實踐昨夕之約也

車停後予僕躍下肅立予欲示予弱故抖右手自革囊中取出名片授彼吩咐數語予僕鞠躬而退一轉瞬間已進銀行矣

諸君思之行中會計果肯出而與一不能離車之貴婦人談交易事乎時會計事務甚忙聞有人見訪憂甚因是時行中僅剩彼一人看守萬不能離其賬案也然則此貴婦人果不能步入行中與彼一談乎予僕因告以此貴婦人因足跛故不能離車請出一談說得天花亂墜會計員果然入彀因重取名片詳視之及讀其名始知在行外欲見我者爲一富翁之遺妻因謂予僕曰請君恕予此室光線甚低予始固未見貴主人之名也請爲通報予立將出見

僕遂退出告諸女主人女主人之心乃大慰會計員立自桌邊易其外褂改穿大衣復略櫛其被禿之髮并囑簿記員小心謹守囑畢而出時予斜倚車中故莊重其態度然又力鎮恐怖不使有一毫破綻致於功虧一簣有頃會計員出矣向予作歡迎狀當彼出行時適與白其洛擦肩而過白其洛知機會已至因疾入銀行一出入彼此幾肩爲之互撞也

當會計員與予談時予知彼猶能記憶予夫彼又慫恿予謂苟有銀存放則利息必較他家爲優云云予見彼睜其灼灼之貪目知彼利心已動機會至矣予等之談判甚長蓋爲鑽石珠玉寄存事一時不能解決耳彼見予攜有如許珍物益脅肩諂笑不使予走正不知痛苦之將至也

予自眼簾側處已見白其洛在行中與簿記員立談使此時無意外之事發生予知米奈必已潛入賬房疾選予等所欲之目的物矣僅閱四五分鐘予見白其洛已出銀行徒步而去此爲予等銀已到手之符號而米奈亦疾向車後而逝

諸君須知此事之成敗全恃予一人能否纏住會計時間之長短以爲斷彼多延一分鐘多說一句話質與銀行以無數之損失而惹警察之驚心動魄也最後之五分鐘內予預備談話之資料已窮因遂告別允明日再商予等大功已成可憐此會計尙在夢夢中也當予去時猶侍立道旁欠顏鞠

躬目送予車之疾馳而去。

予先命車至一友之家，易予假裝，復予故態，即乘車至蒙屈理閱數日，予遂與白其洛米奈瓜分此四萬元之巨贓矣。

予與同黨竊此巨款，諸君勿以是為駭人聽聞，亦幸勿斥予為無恥也。予現雖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然於此不道德事，予思之予重思之，實可證刑法之懲戒不及道德心之天然之懺悔為有效也。因不以其事之醜盡情洩之。

短
小
說

介氏國之富人

(峽猿)

有介氏國(見列於黃帝篇)之人，雄於貲，豢畜以萬計，牧場遼闊，方數百十里，牛欄馬柵，雞豕豬圈，堆積纍纍，如星羅如棋布。富人月必一臨其地，檢點額數，有無生盲患病及奄斃者，獲利雖豐，顧其用心亦甚勞苦。富人之來牧場也，持筆簿，竭其目力腦力，依次數之，翼無一誤，不謂是日六畜之舉動大為可駭。一片平鋪如砥，細草叢生之牧場，為若輩血肉相搏之戰鬥線矣。

六畜之中，鷄之能力最為薄弱，故數數見欺於豕。忍之無可忍，則有一雞怒啄一小豚，而斃豕。衆大怒，遂與鷄決裂，宣戰。

牛龐然蠢物也好。自有牛後之譏性。雖遲鈍。願蠻力甚大。折且野。心勃勃。以爲是雞豕也。可因而咀嚼之。乃暗中佈其火。牛障其勢。殆不可遏。

馬柵與豕圈相鄰。又和好無間。且與羊有隙也。大不以牛之舉動爲直備責之。而牛仍蠲強不肯屈。兩雄相遇。各不相下。出其最後之裁決。惟有角力以決勝負。然又懼羊之蹶其後也。遂與羊同時宣戰。

牧場之西隅有池沼焉。隔池有犬洞。堯弧氏之遺類聚族其中。犬苟與羣畜相晤。必渡是池。故以游泳術爲衆所推許。牛馬旣生惡感。犬狺狺然思排解其間。實則恐馬之奔蹏而不可止也。特鬥局已成。犬亦無可爲力。旣與羊相表裏。則亦不能不助羊而禦焉。

於斯時也。吠者吠。喘者喘。嘶者嘶。啼者啼。有用角者。有用喙者。有用蹄者。各出其死力以相抵觸。慘淡之夕。陽斜落於牧場之上。似憫畜類之無知。而吊其妄死者。尸骨狼藉。血肉糝糊。亦不辨其爲馬也。牛也。羊也。雞也。犬也。豕也。腥惡之氣。隨風所佈。雜以剝啄傾頽之聲。則所謂欄也。柵也。埽也。圈也。蓋皆不能阻止其舉動。而潰圍出矣。富人大駭。而奔抑知不幸之事。尤未卽已。

當富人行抵牧場東隅時。經一破大之草舍。舍中處一失羣之馬。食料頗豐。潔致。啓鼠輩之垂涎。鼠

以馬有事於西勢必不能引其羣至機會之佳得未曾有乃欣欣然蠕動出穴公然與馬抗敵而爭其食料焉東西跳梁厥狀至跋扈能致是馬之死命乎固不可必而草舍之中其騷擾情形不可以形容盡之矣雖然鼠態固爾爾又烏得以理禁之

富人廢然有間乃歎曰若今日者一何不幸之甚也

實業小說

幸運之怪物

美國 George Jeann Nathan 著

(半儂)

生而為窶人之子死而為一遺產二千五百萬金之富豪在八十一年之生命中恆負一『幸運之怪物』之徽號則其人之命運殆非普通人所可妄冀矣然命固由天事實在人使有惰漢於此日褻其足不出戶庭則雖前門簷金山後門羅鑽窟其人亦不免凍餒以死運命之謂何幸運之謂何要在奮其個人之智力憑其勞餓空乏之軀體以與世界角逐而竭其決鬥之能事耳吾於怪物又安得不稱道而景仰之也怪物美產生於 Ohio 洲之 Butler County 村卒於 Arcadia 州一生居留最久處則為加立福尼亞洲七歲時貧甚父母不能任撫養人或携之至 Indiana 之 Valpa 埠入小學校粗習文字年十三退學執役於馬房中任小厮為御者洗車飼馬未幾積資購一廉馬離馬房獨治一廐日則牽馬躡躑街頭乞人雇乘夜則臥廐中分馬所飼草覆身自爰又未幾

乃賣此馬於人而購更廉之馬二旋復賣其一而購一較良者如是旋買旋賣轉轅增馬數至十七歲時竟成一資本二千一百元之馬商於是人乃不呼之爲馬小厮而稱之爲白爾德溫先生有知其四年中行事者則譽之爲青年企業家白爾德溫 *Baldwin* 其姓名則愛里阿司夏先生 *Silas La-koon* 也白既有餘資遂於 *Valparaiso* 設一乾菓店業大盛無何又於 *New Buffalo Indiana* 設雜貨店一旅館一業又大盛則復創一糧食轉運行多聘店員大事舖張幾以資本家自居矣乃未幾而業敗各店同時破產抵償所負猶嫌不足婉懇債主始得以身免是時白氏妙手空空自知不能獨立創業然雄心殊不少沮每自言曰命運如飛鳥去去當自來會有一船將往來行駛於聖路易司及芝加哥間白遂巧得船主允可棄其昔日資本家之身價投身而爲船上之侍者執事絕勤懇偶見昔日所雇用之店員亦侍候惟謹店員或不安則正告之曰彼一時此一時他日又爲一時各安其時各盡其職可耳逾年白又離去此船至 *Racine Wisconsin* 爲小販縮衣節食縱小至一仙之費亦弗妄用不數年遂爲一大旅館及一大馬車行之主人既而加立福尼亞洲金鑛營業之發達消息喧傳於世白心羨之貨其產得厚資挾之西行至大鹽湖流域爲西印度人所劫資盡喪行乞而至加立福尼亞又爲御者以爲生越六月賂購馬匹開一小小馬車行生計似可有轉機

矣。乃忽發賭興，入博局，不終宵而車行屬他人，無以為計，遂入一磚廠為苦工。後又入伐木公司為脚夫，白氏一生蓋以此時為最苦矣。然幸運之神固未嘗頃刻忘之也。居有間，白以其所蓄設一小酒店，業稍盛，又改酒店而為旅館。往時之盛況已復其三之一矣。及後 Crown Point 鑛招股，股三元，白氏購千股，意得利必速。詎知工程延緩，進步絕鮮，白以人生有限，守株待兔，大非所宜。遂異想天開，一棄其旅館馬房之熟技，而從事於戲劇事業。又以原有之戲劇不足動觀聽，遂界股票於其友，謂苟有主顧，雖廉價亦售之，所得錢異日瓜剖其友。諾白遂挾餘資隻身走日本，往邀東方之優伶。既去，股票價大跌，其友不能脫售，越數月，白自日本歸，偕短脚木屐之優伶若干，招搖過市。市人異其狀，莫不急欲一聆其瓦缶歌。既而開席，賣座大盛，白坐享其利有餘，則購地造舞台，規模之大為一時冠。同時其友以股票還白，謂此腐爛字紙不復值錢，逢人兜賣，徒增笑柄，不如毀之。白曰：且勿縱無用異日，或可作博物院中陳列品。其友狂笑而去。未幾，股票忽漲，價倍於原值，向之有股票者咸不肯出售。白曰：有善價而不沽，愚夫也。出所藏盡鬻之，得萬金。時又有 Ophi 鑛股票出售，股十五元，白以六萬元購四千股。及後，白又倦於戲劇事業，遂鬻舞台於 Gillett and Sullivan 會社。優伶則資遣之去。而 Ophi 股票價亦大漲，白又售去。是時綜計所得現金已在十萬元以上。

白擁此累累黃白物。正苦末由利用。忽加立福尼亞銀行。以虧累倒閉。市民大譁。白急詢其所負。知爲三百六十萬元。其中白有存款二百萬元。佔全數之大半。白遂出一百萬元爲銀行解厄。插身行中。略事整頓。未幾此廐中之小駝航船之侍者。磚場之苦力。木廠之脚夫。竟一躍而爲銀行總理矣。千八百五十九年。白又發怪想。以爲通人所能之事業。雖得多金。亦不足以炫世。是年冬。率衆若干。入Beruda沙漠探險。有異蹟。則探掘之。遇西印度人。則與之戰。奪其珍飾及歸。載寶物無算。鬻之又得數百萬金。時政府有建造舊金山商場之議。白聞之急。投資承辦。商場成。白之動產不動產。遂達二千萬元。乃於加立福尼亞南部之San Gabriel Valley購地六千阿克(每阿克合華六畝)自造一商場。以其愛女之名El Santa Anita名之。更於舊金山造一絕大旅館。即以白爾德溫之名。名之。自後白氏日就衰老。不復有所爲。惟多蓄駿馬。以金錢與人博勝負。諸馬中以一名腦福兒克大帝 Emperor of Norfolk者爲最神駿。幾無往不勝。餘馬雖勝。敗無常。亦無害其財產。八十一歲時。大帝死。白大感病未久。亦跨大帝以去。家人計其產實二千五百萬元。論者謂白氏一生不離乎馬。而其人知機善變。神速不可揣測。亦商界中之千里駒也。

小警世
意外緣

(恨人)

北方風氣樸魯。民俗醇厚。然地脈苦瘠。生計甚促。小民迫於饑寒。忘其廉恥。以故淫風流行。狂瀾莫挽。浸淫既久。相習成風。禮義大防。遂一壞不可復救。即以北京言之。自勸業場望園東安市場等相繼開幕以來。茶寮雅座。幾爲一般私娼之天然待合所。王韻秋（京師第一文明私娼）破案後。若輩始稍稍斂跡。然當風和景明。斜日銜山之際。綠鬢紅顏。猶不絕於茶寮酒肆間。青年子弟。受其蠱惑。敗德喪行者。不知凡幾。殊可歎也。

余戚湯子和。浙之仁和人。性曠直而好奇。易受人愚。故友人恆以湯罐呼之。服役於京奉鐵路。甫任事。公餘之暇。與二三同事。品茗於東安市場之沁芳樓。一日適星期六。來游士女如雲。子和憑欄品茗。霧鬢雲鬟。一一領略於意。乃至適迨夫殘照西沉。萬家燈火。照徹雲衢。子和整衣欲歸。笑有一物自襟底下墮。拾而視之。則一小卡片。上書容如玉。旁註寓同和旅館五字。此一紙名刺。究係何人所投。又如何入於子和襟底。是誠大惑不可解。子和好奇之心。於此乃躍躍欲試。

子和晚膳之後。薄飲微醺。亟思一訪名刺來由。以祛其惑。乃趨車入同和旅館。出名刺入櫃房。問訊而肆中人。又吞吐其辭。不肯以實告。曰肆中寓客出入多。未能一一記憶。先生所訪其人。容或有之。請在別室相待。囑館役探明奉告可也。子和初至京中。問知個中底蘊。第爲好奇心所激。姑領之以

媿其異肆主人乃命侍者啓五號空房遜客入少憩子和因不勝酒力故乃歛臥沙發上大有我醉欲眠君且去之概

黑甜一枕好夢初來忽爲砰然一聲所驚覺起視則室內側門半啓一濃粧美人露半面相窺益駭愕不知所措俄而門闢矣美人乃趨起而前見子和伴驚曰先生貴姓乃何事闖人寓室子和聞言疑墮入滬上所謂仙人跳計中驚悸無人色徐察美人來意殊不惡或不至窘人太甚從容展姓氏且道來意美人審視良久徐曰容如玉卽妾是也與君何處相識乃蒙昧然過訪子和至此更不知何對急極計生乃出名刺示之且曰適纔返寓館僮謂有客走訪以主人不在故臨去時特行留刺囑主人一臨存初不料素昧平生也美人索名刺展視良久喃喃曰是何人惡作劇乃累君奔波欲死言已秋波一轉百媚橫生子和於此神魂早爲攝去矣

一燈對坐促膝傾談各展邦族道身世美人自言本旗籍與夫己氏仇離故不願同室蹴居此間今日與君遇良是奇緣子和第唯唯不知所對美人復邀子和入內室出白玫瑰款客子和乍睹美人早經心醉更爲酒力鼓盪益復不能自持酒闌之後滅燭留髡子和甫歷色界遽爾真個消魂溫柔鄉裏大願終老矣

質明子和將行以其爲良家子出鈔洋拾翼并鑽戒一枚以爲贈出告友人自詡奇遇旁有詰者笑曰此王韻秋之故智也子和不信友曰如不信盍於今日赴德昌飯店召之彼而果非私媾必不肯來子和憤甚曰子言不虛則德昌一席菜余爲東道主否則需倍罰也約既定旁晚乃相與入德昌飯店囑侍者召容如玉俄而美人至矣凌波微步婀娜來遲諸友至是乃大譁子和雙足並跳連呼曰晦氣晦氣



代羅馬古史
尼羅帝外紀 一名羅馬城之火

(天白)

一千八百○年前○羅馬○在○帝○位○者○爲○尼○羅○氏○茹○蓮○皇○室○末○造○之○君○也○其○殘○酷○暴○虐○與○吾○國○夏○癸○商○辛○相○似○卒○以○天○怒○人○怨○懼○而○自○戕○瓊○室○飛○灰○秦○宮○喋○血○獨○夫○慘○禍○理○固○宜○然○第○余○在○校○中○讀○西○史○時○余○師○非○美○哈○立○森○博○士○曾○述○尼○羅○遺○事○一○則○云○得○之○臘○丁○古○籍○中○蓋○私○家○之○記○載○也○夫○以○尼○羅○之○凶○悖○其○遺○聞○軼○事○宜○無○稱○述○之○價○值○然○隋○煬○迷○樓○後○人○作○記○元○宮○秘○事○信○史○流○傳○皆○所○以○垂○戒○方○來○著○爲○殷○鑒○余○之○紀○尼○羅○蓋○亦○斯○意○也○

意○大○利○半○島○之○西○偏○有○火○山○聳○峙○下○臨○海○灣○雲○水○泱○泱○風○景○佳○絕○灣○之○左○近○閭○閻○撲○地○樓○閣○雲○連○蓋○委○蘇○維○亞○未○爆○裂○前○之○邦○貝○城○(城沒於紀元七十六年)卽羅馬美人李薇亞兒時游釣地也似此山明水媚之鄉固宜生一絕代名姝以爲點綴然紅顏傾國尤物不祥美人出而邦貝之氣運將終羅馬城之慘劇亦於是開幕

羅馬城中山巒叢翠嵐光樹色蒼鬱滿城巔上者爲嵌披沼崙山(Capitoline Mt.)山巔琳宮金碧壯麗無倫鳩批特大神廟也與神廟對峙者爲該撒王宮(Palace of the Caesars)在巴拉町山(Palatine mt.)上宮中四望鳩批特廟而外萬瓦鱗鱗羅列眼底西則台撥河流縈拂如

帶一日夕陽如血紅上宮牆天際晚霞倒影碧波中似無數落花飄墮水面時有一葉扁舟溯流而上至素箔列星橋 (Subleian Bridge) 帆帶殘陽而落蓋李薇亞女郎去邦貝而來羅馬矣

李薇亞之父安婁低亞爲猶太戍軍鎮將以出巡村落爲亂民狙擊而死其妻悲悼成疾尋亦伴其亡夫於地下李薇亞方在髫年遂孀孤露矣安婁低亞有從弟古倫爲伯利多連護軍騎將驍勇果敢頗得尼羅帝尊信大倫念其猶女無依因挈之入都以便保護其邸第亦在巴拉町山畔與宮城相近邸之左右皆閎闊名家臘丁貴人聚居於此長安韋杜白下謝王豪邸朱門衛宇相望古倫邸爲尼羅帝新賜甲第邸中塗堊鮮妍四壁琳瑯皆風景名畫地鋪文瓦光潔無倫邸之東隅紅樓一角四面玻璃巴拉町山色可挹之几席之上雲中宮闕亦近在目前每當朝陽初上紅若胭脂樓頭輒有美人倩影雲鬢風帶颼颼若仙蓋李薇亞曉粧初罷凭闌臨眺也李薇亞之娟麗柔媚爲羅馬閨秀中所無蓋羅馬之美人大都婀娜而合剛健惟李薇亞之母爲希臘人故其血管中多稟江山秀弱之氣若非朱顏紅暈似深緋色之薔薇者幾疑其爲完全希臘美人矣而古倫則鍾愛特甚其夫人克林娜亦撫若己出蓋此一雙伉儷已近白頭而膝下猶虛似續也古倫嘗謂吾輩戰士猶蒼山松柏以剛勁爲佳而女郎則須娟秀如花方有嫂孃娉婷之致蓋勇士者國之器用務取其堅

美人則美術品也。吾國猛將如雲材用已燦然大備。特無黼黻昇平之美術耳。若吾猶女者出而現於羅馬婦人交際場。真不啻沙漠中之異卉。黑夜中之明星。能使巴拉町山色常青而臺撥河流增其娟碧也。噫古倫之諛其猶女可謂盡態極妍。庸詎知娟娟此豸實古倫家之禍胎而亦羅馬城星之導火也。

四月花遊戲日爲羅馬城中令節。是日清晨旭日一輪自嵌嶠山(Calisan mt. 羅馬城東之山)頂露出。照射馬戲場中閃爍如黃金炫采。時場中高座人已坐滿。萬頭攢動。噓氣成雲。笑語之聲喧如潮湧。而道中來者尙續續不止。如蟻遷穴。惟前列數行石座坐者尙寥寥。若晨星蓋耆老會員及貴官座也。座之中央特留隙地數弓。中設一高榻。金色燦然。錦綉重疊。榻前設一方几。周嵌寶石熠熠炫光。則皇帝之御座。期門羽林之屬。四圍環立以備非常。日漸高遙。開歌聲漸起。衆皆肅然無聲。以爲羅馬大神將下臨戲場矣。俄而正門閉然驟闢。歌者入至場之中央。司戲者衣鳩批忒神服隨之入。繼則車聲鑼鑼。鳩批忒大神祖媯女神彌耨罰女神諸偶像咸駕神輦曳以天馬寶象魚貫入場。諸神輦前皆四人提金銀香爐中薰沉檀香氣氤氳。最後則翠華搖搖霓旌拂拂甲士列兩行執戟前導。蓋皇帝至矣。塲中數十萬人齊聲歡呼萬歲。御輦之後則侍臣勳戚命婦閨秀花園繡繞絢麗。

無倫尼羅帝方欲就座。流目四盼。意頗自雄。忽歡呼之聲。戛然而止。衆人視線齊射門前。較車駕至。時瞻望之殷。有過之無不及。來者爲誰。蓋李薇亞女郎也。倩影亭亭。依其叔父肘下。衣裳皎素。襟上綴紅薔薇一枝。與朱顏爭其妍麗。嫵娜而前。真似天上安琪兒。下臨塵世。全場傾倒。評語紛綸。幾忘有皇帝在座。而此時座上之尼羅帝。宸衷顛倒。尤出衆人之上。幾欲離座。以歡迎此下降之安琪兒。炯炯雙瞳。直隨美人入右行之座。始凝注弗動。女則嫣然一笑。蓋報國衆之歡迎。固非專答天顏之眷顧也。而尼羅帝則因美人一笑。遂生萬縷情絲。自此結爲網羅。女終身受其束縛。而不可復脫矣。衆皆坐定。可戲者舉白巾一揮。則有輕車四輛。自戲場北端小室中飛馳而出。車各兩輪。駕以四馬。御者立車中。皆趨健絕。倫纏轡於身。餘握在手。其衣與車一色。或黃或白。有藍與青者。則最新式也。四車並馳。繞三角石墩（場兩端皆有三角石墩）而過。至兩端石墩上。七球皆下時（墩上各懸七球。繞一周。則下一球）衆皆急盼。勝者爲誰。莫不延頸企望。而是時尼羅帝之視線。固不在場中之勝負。而在座上之美人。至一車得勝。衆拍手稱賀。歡聲若雷。帝亦漠然若無聞也。俄而赤日正中。賽者暫停。衆皆登上層餐館。午餐。帝亦循例設大酺。賜羣臣官奴數千人。紛然舁肴酒入。帝特命撤御筵。珍錯賜李薇亞金盤犀筋紫駝素鱗絡釋。送至座上。古倫起立。免冠致辭曰。百僚在此。宜同沐天

恩臣家何敢獨蒙異數。帝曰：今日之會，得絕世美人降臨，乃我羅馬前此未有之盛。朕不過代表全場，以杯酒致謝，且聊達朕心悅慕之誠耳。言已，顧女而笑。女則俯首欽容而立，香頰之紅，乃如御几之寶石矣。

一日爲新秋薄暮，李薇亞倚樓遠眺。時鳩批特神廟晚鐘鏗然，徐動殘陽，黯淡漸漸沈入地平，而向東之淺碧紗窗，已上月痕一線少焉。清光漸闊，團圓之影已入室，窺人是時羅馬全城咸浸入銀光中矣。李薇亞悄然向阿披恩街（Aptian Way）凝視久之，旣而微喟曰：月旣上矣，渠何久久未來。豈今日散值特遲耶？女之所謂渠者，蓋尼羅帝之羽林少將馬克斯嘉羅馬城中之美少年而女之近日密友也。兩人交誼已超出友朋範圍而入於愛河情海，蓋如委蘇維亞火山暗中熱度已達極點。第待時而爆發耳。每夕陽西下時，馬克斯加宮中散值後，輒自阿披恩街翩然而來。女則倚樓佇俟，其至往往不爽。是日馬克斯嘉以宮中賜晏，故來女家稍晚。女立梯畔含笑迎之。馬克斯加衣帶花影歷階而上，仰首微笑曰：今夕月色大佳，密斯深處香閨，頗嫌寂寞，否言時已達梯巔。女側身讓馬克斯嘉登樓，微笑曰：先生自何處來？酒氣薰人，乃爾馬克斯嘉注視女面曰：卿至今日尙作是稱耶？女笑曰：然則將軍馬克斯嘉何如？馬克斯嘉曰：將軍之號乞卿爲我削去，女復笑曰：儂何敢請去。

羅馬大將之頭銜耶。馬克斯嘉遙握其柔荑，笑曰：「卿言何雋穎？乃爾余自蒙寵異，較得皇帝之褒嘉爲尤榮幸。而彼尼羅陛下亦……語未畢，馬克斯嘉覺女玉體微顫，遂急亂以他語曰：「今日侍晏宮中，爲時頗久，勞卿盼望，殊覺歉然。卿已進晚餐乎？」女曰：「日來胃納弗佳，殊不欲食也。」馬克斯嘉曰：「卿日坐閨中，絕少運動，飲食弗健，職是之由。今夕月色清佳，卿能從余出門散步一吸山林間新鮮空氣否？」女曰：「御街密邇，夜行似非所宜。且慮叔父見責也。」馬克斯嘉曰：「然則明日余當早休，邀卿登阿汝町山（Aventine mt.）晚眺看台，撥河暮景也。」遂與女道晚安而出。女俟其下樓微歎曰：「若本人奈何作尼羅帝之倖臣耶？」

馬克斯嘉本勳門子弟，年少貌美而材武絕倫，爲尼羅帝所親信，常侍中同臥起，不啻漢武之於霍驃騎也。武臣中多羨其遭遇，稱之爲佛穹芮梯。而古倫獨輕之，謂其柔狡非正人，恆戒女勿與親近。然是時兩人之愛情已如膠漆之不可復解。羅馬國俗婚嫁有二法：一則男女可以自由，一則稟命家長而後定約。女雖稽首並謝，而古倫爲其叔父固法律上之保護人也。馬克斯嘉知不爲古倫所喜，一夕偕女散步後園中，夜靜無人，逕達求婚之意。女則以請命於叔父答之。馬克斯嘉屈一膝於地，仰視女面爲極懇摯之詞曰：「吾之愛卿乎？吾國固有自由之例，且古倫將軍爲卿之叔父，而非卿

父也。女曰：以君表表。吾輩婚事，當亦爲季父所贊成。君何事汲汲？馬克斯嘉則直答曰：否否。吾聞卿之叔母甚愛其姪。安多尼亞少尉欲立爲古倫家之嗣子，已得卿叔父之允許，而彼安多尼亞之奢望則固不止此也。言時，女玉容微變，已而低首無言。馬克斯嘉續言曰：以余之意，吾輩婚禮宜先秘密行之，而後正式宣布。否則爲他人所梗，事將中敗。女驚曰：婚禮大事，乃可以秘密行耶？馬克斯嘉曰：卿欲正式行禮，則卿之名號將稱爲安多尼亞夫人，而余兩人行將如木星之與地球，終古不可合併矣。卿如執意以爲不可者，余亦不敢相強。第余不得卿爲妻，寧蹈臺撥河而死，不願生見卿與安多尼亞入大神廟行結婚禮也。女聞言默然久之，乃直前握馬克斯嘉手曰：余聽君然，余第與君訂婚約。若至君家共居，則仍須先告諸叔父也。馬克斯嘉低首吻女之柔荑，曰：卿旣允余，余何敢不敬如卿約。第婚禮則明日見星時同往鳩批特神廟舉行可耳。是時女之芳心殊忐忑不寧，而馬克斯嘉則得意之容盎然。上面携女手同向粧樓而行，時樹陰中髣髴有人影，劇然而逝，突如燕掠而兩人固皆未覺也。

鳩批特神廟中之正殿廣大無倫，祭臺前列炬十數，受風動搖，遂覺黯淡無光。李薇亞入時昏然如臨夢境，第見台之左側植立一人，套袂偏袒（羅馬大衣名）森如台上之石像，惟如霜之鬚，因風微

動則大祭司也。旁坐證婚席上空無一人。女意微微不懌。然以事本秘密。固不能責馬克斯嘉之草。也是時馬克斯嘉與女並肩立。忽附耳語曰。余暫出視車馬。仍在門否。禮成即須送卿歸。以免俄延。動老人疑也。女微頷之。馬克斯嘉既出。廣殿之中。與女相伴者。僅一森如石像之大祭司。夜色荒寒。芳心慄然。怖極欲暈。俄而大祭司以聖餅授掌中。始知指環已換。婚禮將畢。羅馬古俗。婚禮成大祭司。擘聖餅分授新郎新婦。心訝馬克斯嘉之入。易指環時。胡竟憐然。罔覺方沈思間。忽聞大祭司致祝辭曰。願兩陛下。同膺多福。大駭舉首視其新婚之夫。則大呼而踣。蓋與之並立者。固非馬克斯嘉。乃羅馬萬惡魔王尼羅皇帝也。

吾今迴敘花游戲節後事矣。尼羅帝自驚女艷。遂命人示意於古倫。欲納女爲后。時前后已爲帝賜死。古倫以女年事尚幼。未諳禮節。婉辭實則惡帝之狂暴。不欲以一顆明珠陷之。魔窟也。帝意大不懌。欲治古倫以違旨之罪。第以其功高望重。罪之恐失將士心。乃含忍未發。然宸衷固未忘李薇亞也。一日風和日麗。帝微行至撒奈公園。散步林間。忽與女相遇。大喜過望。逕前溫慰。女欲避。無從。低首却立。帝視其靦艷。乃折樹上薔薇一枝。且折且言曰。朕今日與卿相遇。殆出天緣。朕以此花簪卿髻上。以當玉冊。女睹帝容。已驚悚無地。聞言益駭。思呼救。帝方欲前握其柔荑。而巍然巨影已

現於帝前蓋古倫至矣古倫向帝鞠躬轉面視女作怒容帝轉笑曰古倫將軍何疏忽若此乃任女公子踴躍獨行朕方代卿作保護人也古倫曰臣猶女素憨痴咫尺天威恐有失禮之處臣當歸而責之言已即麾女向旁徑去曰爾之叔母已在彼待爾久矣帝目送玉人之影向綠陰中冉冉而去時古倫猶拱立於側帝回顧始覺曰將軍去休朕尙欲在園中稍事游覽也

尼羅帝春秋方富而御容極醜長頸烏喙環眼而鷹鼻每一笑聲磔磔如怪鳥帝自以爲神采英毅見者震懾虛無以得女郎之歡心以馬克斯嘉翩翩玉立且工內媚故使之納交於女至結婚鳩批時神廟時始拔趙幟而立漢幟蓋馬克斯嘉之與女締交其溫柔濃郁之深情皆爲虎作倀以誘此天真爛漫之女郎墮其樊中而不覺卽老成練達之古倫亦無從施其防範帝之爲計蓋亦狡矣女旣暈於祭台前帝方欲掖之起突有一人武裝佩劍闖然直入挾女而去帝大駭急呼捕賊馬克斯嘉率衆衛士紛然從殿後出追至廟門則人已杳時月黑宵深大霧漫天而起咫尺之外朦朧不可辨幾若上帝矜憐李薇亞特降此迷漫之霧爲護花帷幕以脫彼於魔王之手者然此時魔王之慾燄怒火燃於一爐其勢如委蘇維亞之爆發烈焰漲天不可復遏而羅馬全城之大禍卽在此頃刻間矣

古倫歸自營中始知女夜出駭且怒遣人四覓不得徘徊中庭狀至焦灼時霧氣濛濛集爲細雨而古倫則猶植立於霧中忽聞敲門聲甚急方欲詢扉已闢則一少年負女於背忿息奔入至古倫前且喘且言曰阿父阿妹已歸矣少年爲誰蓋古倫之嗣子安多尼亞也曠昔之夜曾匿樹陰中備聞馬克斯嘉密語欲告老人而軍中急敕至令赴近郊此夜方遄返羅馬故直赴鳩批特神廟救李薇亞歸也

女伏古倫夫人懷中泣訴被誑顛末古倫則怒目切齒詈馬克斯嘉及尼羅帝且曰暴君無道一至於此滅亡之期殆不遠矣安多尼亞曰阿父勿徒憤憤阿妹雖幸脫虎口然追者必至余輩宜早爲計古倫曰暴君若來余當與之同死決不令吾猶女爲彼所得安多尼亞曰阿父徒死奚益兒意以阿妹逃出羅馬城爲上策夫人曰重城嚴閉安能出險古倫俯首凝思久之向李薇亞及安東尼亞曰余藏酒室中新鑿地窟知者絕少不如令汝二人暫伏其中以避目前之追捕然後徐圖出亡之策安東尼亞頗不謂然第倉卒間無他良策遂從古倫之議布置甫畢而追者破扉入矣

古倫見嘗先入者卽馬克斯嘉怒火中燒欲生啖其肉然恐激烈債事故亦隱忍弗與抗任其率衆窮搜幽室洞房照察殆遍迄無美人踪跡古倫則矯爲鎮靜之容問馬克斯嘉曰老夫未干國憲亦

未容納亡人將軍深夜率羽林來洶洶大索何爲者馬克斯嘉聞言注視古倫之面良久似欲從其容貌鑑定李薇亞之在何所者旣而曰丈夫怒鄙人蓋來迓李薇亞女郎渠約鄙人成婚禮於鳩批特神廟久而未至鄙人懼其有他變中心惶急故夜來省問今女郎在何所請以相告否則鄙人當奏諸皇帝劾丈以匿女悔婚之罪也古倫聞言已怒不可遏叱曰老夫以汝奉詔來捕罪人乃汝憑權恃衆來劫老夫猶女耶彼中夜未歸老夫意其流連戚串家耳今乃知爲汝所誘殆已爲汝逼劫死矣尙僞爲尋覓耶老夫卽偕汝叩閣請皇帝判其曲直勿謂汝炙手可熱也馬克斯嘉佯笑曰孰見余誘李薇亞女郎出者營門夜閉誰敢驚擾九重明日早朝當與丈而質於御前也言已逕麾衆揚長而去

時夜已逾午萬籟沈沈古倫方與其夫人對坐燈前籌明日出險之策久而弗得古倫搔其蒼白之髮狀至焦煩夫人則行近窗前視天欲曙否方蹇起紅絨之簾則大呼曰火！火！時熊熊之光已由窗照入一室皆紅古倫急與夫人登樓望之見巴拉町山四圍火起居民狂竄風高火烈黑夜慘霧化爲紅霞勢如潑硃入墨而呼聲哭聲木瓦爆裂聲一時並作萬聲若雷時窟中人亦驚而走出灑高而望第見狂燄四合古倫邸似在火城中惟西南阿汝町山側火勢稍殺衆決議冒險出避是

時火勢極猛延及全城遠近通明毫髮可鑒蓋尼羅帝以大索李薇亞弗得遂效晉重耳焚綿山故事特燃此薰天烈焰使出樊之鳥無地可藏而復入其羅網遂令名城焦土萬衆流離尼羅之罪固上通於天而美人之爲禍蓋亦烈矣

臺撥離宮在阿汝町山畔以下臨臺撥河而得名也宮之南樓懸峙河上水光山色掩映一樓風景清佳爲諸離宮之冠而際此全城鼎沸之時乃有琴聲悠揚出於樓上蓋尼羅帝方登樓鼓琴以待美人之至一曲未終而亭亭倩影果現於御座前矣女入時面窗而立香雲披散衣衫弗整亂頭粗服愈覺楚楚可憐帝舍琴而起曰女郎何往令朕渴念成靈若非劫火倉皇何由與卿相見自今以往願與卿偕老百年共享無窮之幸福也言時欲自後攀其臂女於是夕驚恐備嘗神經已木及帝逼近欲施無禮腦中一震向窗驟避觸窗砰然屈戌忽脫窗乃立闢女攀檻一跳此絕世美人遂一落千尋葬身於台撥河之碧流中月黑潮寒招魂不返矣

是時慘劇將終大霧亦散繁星滿天已近清曉城中曙鷄盡罹浩劫天遂寂然而曙尼羅方憑軒惆悵馬克斯嘉忽忿息而上曰陛下速爲計伯連利亞護軍叛矣時宮外萬筈齊奏喧如怒潮躍馬當先者卽古倫父子尼羅知大勢已去且悼美人之死遂於萬筈嗚咽聲中拔劍自剄攀髯殉者則馬

六 拜 處

克斯嘉而樓下之森森碧波中似有一縷芳魂凌波含笑也

小滑稽

眞火之媒

(小草)

(一)

柏林某街有一活動影戲園巍然高聳其建築殊奇特人苟見之卽永永不復忘却影戲園之前懸彩繪招牌無數其下有一男子服葡萄色之衣胸飾金瓣至夥以杖扣袴而步門懸一青色之帘蔽其內以惹起觀者好奇之心至晚彩色電燈懸如串珠光輝燦爛異常復有極明之亞克燈三位於正中類如朝日之初升紅光足眩人目

夜中入口門啓如老饕盛張其巨吻以吸收無算之觀者觀者先以一馬克投入賣票箱小穴四方形之鏗票自然躍出入內則闇淡殊甚客座亦沉寂無譁者天井中僅銀色燈一微照觀者呆望之顏色

斯時坐而觀者人人若遊夢中世界門外雖喧嚷彼乃冥然無覺目注影片俱若受催眠者之施術凡不可思議之冒險偵探家以及種種怪特事無不從精巧之機械中次第顯出

觀者如潮至汗臭滿身之老工人以及香氣撲鼻之新婚夫婦下逮輿台走卒無不咸集街附近是

之屋爲鉅富翁黑隆氏所有卽此影戲園亦屬之黑隆氏之居宅卽在此影戲園之後影戲園所入之馬克易而爲金幣更易爲銀行之鈔票悉儲於黑隆氏之庫中而與此影戲園爲鄰居之孩童睹此園房屋之華麗幾以爲世界中所罕有卽著名之羅文大教堂恐亦不是過渠等所資爲談味者舍此影戲園外實無他事足以佔其位置

(二)

七歲孩太堪深嗜此活動影戲園容俊秀而富冒險性感覺敏銳可爲大賢亦可爲大惡太堪之家在活動影戲園鄰屋後時隨其母或父來觀是園之影戲父嗜飲恆醉臥酒家太堪與襪縷之兒共處而其腦中深印活動影戲如在公園中聽彈詞其母洗衣太陽光射濯器太堪視之以爲一活動影戲也其父半醉而回目眙面赭步履歪斜執手杖而舞太堪視之以爲亦一活動影戲也瞻望影戲園之彩繪招牌并其青色門帘以度其大好之光陰彼恆羨其兄之獲少許錢以爲彼能如其兄則可日遊於戲園之內太堪習見鄰人子之向遊人行乞彼乃尤而效之母出囑太堪守家而影戲園樂隊競奏管絃其聲自屋脊之窗悠揚而至太堪聞之心怦然動以手入褲袋中簸弄其引間行乞所得之金復取出審視作憨笑意欲啓門出顧思及其母之嚴囑則頓斂笑容而足復止

步即握鍵之手亦垂而下之少頃頻頷其首力闔門闐然出跳躍至影戲園良久欣然歸母怒掌太堪頰母之腕若赤萊龍髮蓬蓬如枯草瞋目叱曰汝再往觀影戲者當以汝爲膾太堪噤不聲翌日母囑太堪赴肆購糖塊太堪復爲影戲園所吸入是夜所演者爲羅馬之大火景色慘淡可怖黑霧瀰漫爲疾風所煽火焰如舌之舔空伊撒宮殿爲濃烟所裹勇健之衛隊戴半焦之黑胄照耀烈火中面目若魅羣衆被寢衣環聚街角翹首而望一羅馬兵自梯上升矯捷如獼猴於濃烟中冒險入樓屋瞬息即救一少女自樓窗出仍緣梯下足抵地而梯折羣衆均作拍手歡呼狀太堪觀至此不禁伸舌感嘆頤巨張不能闔神魂殆已飛入烟中

(三)

無論何種影戲太堪均喜之而於火事尤酷嗜然如今日所演羅馬大火影片實未嘗見太堪觀纔半忽思及發電室欲一覘其異乃竊自昏黑之小梯而上但聞室中機聲札札不已自窗隙窺之黑影二三搖蕩不定近室廊間置有陳舊之角片太堪潛取之歸其母俟彼久焦怒殊甚見太堪手持角片而糖塊則未之購即攫而擲於地太堪泣且啼頃之父醺醺自酒家回母訴其狀父復痛撻之曰速歸寢太堪乘間拾角片藏之身畔彳亍而歸寢室沉寂不可耐適影戲園之樂聲復喧然於耳

鼓太堪胸中更奇癢乃取角片出形如無色之條蟲嗅之味奇穢幾欲擲棄之願乃不捨審察復無所得向燈平視之乃大喜過望其上彩畫連續屋狹如火柴匣犬僅如蟻以之移映破壁間畫影乃巨顧模糊不可辨且不生動太堪自思曰何遽不若彼乃持角片而搖之意以爲得其秘與回顧壁間則更沉晦太堪奇詫復頻搖之手觸燈燈墮油溢而成焰瞬及窗帘焰乃立扇太堪驚而號母聞聲至見火勢已成亦無所爲計卽以巨掌提太堪之耳而奔出剎那間火已透窗光芒直射空中疾若流星玻璃爆炸聲清脆無比其母匆促奔突欲檢點衣物願已無及其父僅向壁間摘取父母之遺像及歷祖流傳之銀匙而已出室時足復踐及濯器器覆水流滿地旣出乃呼曰火……火

(四)

時火延及鄰屋鄰屋之木卽燃屋卽爲黑隆氏之雜物庫物着火爆裂發聲如巨銃倏已延至影戲園

影戲園內之觀者方醉心於羅馬大火年少者且詈羅馬皇南洛之殘虐深幸其葬於赤色之火中而鄰家失火融融之光漸逼窗際亦不禁驚呼曰火……火

園內羅馬大火之影戲方終而園外之火倏焉已熾觀者爭先奪門出惟三等座中有長鬚之叟白

髮之。嫗已戰慄。不能起立。羣客亦未之見。園中之司電機者。舍機而奔。見而扶掖之。幸免於難。無何而彩繪之影戲園。已爲白烟所包圍。轟然一聲。全屋倒地。而火焰又易而他向。肇禍之七歲兒。太堪由其父母携之。赴近處戚家。暫駐。戚以厚語慰其父母。其母既憤且痛。語格不能吐。其父尙帶餘醒。音復濡滯。而太堪乘間與戚家之孩。偕登樓。倚窗向火望。

迨救火者至。而黑隆氏之產。半成灰燼。火星若至巨之花爆。冉冉騰於空中。水龍四射。水白如流。泉仆牆壁。與呼號聲。雜然並起。於濃烟中。但見救火者之兜光耀若黃金。太堪忽拍其小掌曰。誰何來矣。誰何來矣。

汽車一輛。疾馳至一紳士。身矮而肥。自車中下。御長披戴高冠。面現怖容。守路之警士阻其前進。彼高聲怒叱。警士仍阻之。不得已佇立而望。羣衆中有一人指之曰。彼非黑隆氏歟。黑隆氏之面。罕與賃屋者見。其威儼若教皇。其催租夥亦宛如皇家收稅之大員。當珥筆於耳。手挾簿籍。而蒞賃屋者之家。貧家子女咸爲所震。或且噤聲而止。哭賃屋者。輒詛之。今見黑隆氏赫然立於前。乃羣向之。唾俄頃。聞罵聲四起。突有一人至前。擢冠上擲。擢時傷其耳。一人復碎其高領。黑隆氏至此。雄威頓殺。乃戢尾遁入羣。婦人中衆復大譁。黑隆乃疾奔而碟片馬鈴薯如雨降。一合物罐着於其肩。華服悉

污一雞蛋着於背蛋裂黃淋漓於靴之後跟諸少年復以言南浴者嘗此屋主而婦女輩則呼曰救火者以水滅火不如以水擊黑隆。

(五)

太堪月窗中遙望神魂復飛入焰中拍手玩嘆不已呼曰較羅馬之火頗覺勝之羅馬之青闇然無色德國之青精光殊奪目希撤皇宮雖巨而火焰願乃遜於今日今日之火誠巨觀哉黑隆氏遭茶毒時婦女輩大笑不止太堪亦揚其帽而跳躍

時有一少年與其儔至太堪所倚之窗下植立一三足之鐵架上置一箱箱旁設一柄少年持其柄而搖之太堪異其所爲注視不釋羣衆亦環立架旁曰眞火之影片不日又可先睹矣太堪始知爲製片者亦不禁和之曰又可先睹矣

時夜將闌火亦漸熄衆多散去而可慘之瓦礫中尙裊餘煙

小論智 冰雪聰明

(蘭漁合譯)

俄羅斯之某村有兄弟伯仲二人者農家子也二人析居久伯雄於資而吝嗇特甚仲爲人謹慤而家極貧爲狀殊窘願在伯視之則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絕不一顧恤也未幾仲妻病歿遺女一年

僅七歲。聰穎異常。人皆喜之。因字之曰嬰兒。厥後年漸長。仍以嬰兒呼之。蓋喜之甚也。一日伯忽來視。仲贈以一牛。然至瘦弱。羸然若垂斃者。仲不忍却受之。以命嬰兒飼養。是時嬰兒年十七矣。得牛欣然。躬自豢畜。不少懈怠。月餘而牛漸肥碩。逾往時數倍。又數月。竟產一犢。爲伯所聞。來索犢焉。曰。吾所與者爲大牛。而小牛則未嘗與也。仲哂曰。大牛既爲弟有。則大牛所生之小牛亦應爲弟有。無疑。二人爭辯良久。卒不決。遂相偕至裁判所。裁判官曰。貝亞俄之貴族也。年方壯盛。而聰穎之名譽已傳播遠邇。二人入謁。畢共要求判斷。是事裁判官態度殊莊重。既靜聽二人之陳訴。卽發言曰。此案已了。了今予有問題三則。能對答無悞者。此牛卽屬之。二人皆唯唯。裁判官乃續言曰。地球上何物最速。爾兩人先於此第一問審思之。明早來告我。以待後命二人。乃退。仲至家沈思良久。卒未得。當焦灼至於不寐。以告嬰兒。嬰兒曰。夜深矣。晚間實予人以休息之時。遲明則性靈自啓。父且睡兒當於明晨答之。及晨。嬰兒起。卽喚醒其父。曰。昨夕之問題。兒得之矣。父其告裁判官。謂人之思想瞬息萬變。在地球上爲最速。仲大喜。趨至裁判所。時伯已先至。裁判官曰。爾兩人於此最速之一物。已得之乎。伯曰。吾有馬。其行時速。率直超風而過之。地球上無復有逾此者。仲曰。人之思想爲最速。裁判官曰。爾此答恐非已出。係何人所授。仲曰。實告裁判官。吾女嬰兒也。裁判官謂爾女所答至合。

予當發第二問矣。天地間何物爲最肥。二人聞言復返。仲謂嬰兒曰：是將如何。嬰兒曰：是當俟之。晨間明晨。嬰兒又喚其父曰：父其告慈善之裁判官乎。天地間之最肥者。卽爲地球。以凡百生物皆藉地球之滋養。故已而伯仲二人偕至裁判所。伯先言曰：吾有牛至肥。其肉視常牛多倍。蕈在天地間。誠無有出其右者。裁判官聞而嗤之以詢。仲曰：地球自身爲最肥。以萬物皆藉其力以生長也。裁判官驚訝曰：所答大佳。是否爲爾女所授。曰：然。裁判官因言第三問人之一生。與我最親愛者爲何。物仲歸告嬰兒曰：此問題似較前二次爲難。當奈何。嬰兒曰：是不妨。明晨必有以答之。至時告其父曰：睡爲平生最親愛之一物。蓋人睡後無論若何愁思皆置之度外。非與我最親愛而何。仲思之良確。因急前往見伯。又先在裁判官曰：果以何物爲最親愛者。伯曰：平生所最親愛者爲妻。裁判官聞之不覺捧腹。仲曰：凡人睡後無論若何愁思均歸遺忘。故最親愛者卽爲睡。裁判官益大驚。曰：答此問者復爲爾女否。曰：果爲吾女。嬰兒裁判官曰：爾女誠聰穎。天成之奇女子也。今此事可解決。此牛應歸仲。有至是伯始無言。裁判官自念此女洵足爲予之良匹。願予當再試之以覘其究竟。因取一箕中藏雞子七枚。以授諸仲。曰：若其持與若女告之。曰：此箕須於明日還我。箕中須藏雞子七。卽此七雞子所孵化者。仲諾之而去。詎仲去不移時。持種子一袋來。謂裁判官曰：吾女囑將此種子贈裁

判官明日清晨須還彼以麥。此麥須自此種子中出者。否則雞雞不得食。將立斃。裁判官曰：諾。今若其持布機往告爾女。卽以此機織布一端。製一襯衫。明日予須服此也。去後未逾時。仲復至持麻子一袋告曰：吾女謂速播種。此子毋稍遲在此二小時中能與彼以新生之麻。則彼明日必能還以襯衫。裁判官大悅曰：若女何伶俐。若是言時若不勝其欣羨者已。而又謂仲曰：若歸令若女來。而予但來時不得乘馬。不得徒步。不得坐雪車。及尋常車。又不得着衣。亦不得不着衣。不得携餽贈之物。亦不得空手。仲旣歸。具以告嬰兒曰：天已晚。頃所言種種。明日再事研究可耳。翌晨嬰兒取其所結細密之網。繞其體。數匝。足穿冰鞋。手持鴿鳥。往謁裁判官曰：吾慈善之裁判官乎。妾此來對於君之所約。初不敢違。惟此鴿爲妾所持。以贈君者。言時出以與裁判官。願裁判官方欲接以手。而此鴿已乘間逸去。乃信其旣未空手。亦未餽贈一物也。裁判官於是驚喜欲狂。因申言願妾以爲妻。然有一事預約爾。此後須事事稟承於予。予爲貴族。且爲一家之主。爾果聰穎。而於一切公務及家庭間事。不得稍干涉。致違我命。爾須記予爲丈夫。猶全身之首。爾爲予之愛妻。猶心也。倘爾與我有一言之爭。是爲背約。卽不得復爲予妻。予當送爾至爾父處。惟行時准爾携帶一物。視爾所最親愛者。嬰兒曰：當遵此約。因擇日行婚禮。夫婦之間怡怡如也。一日裁判官忽有不可思議之一言。謂嬰兒之愛

情已傾向於有罪之某少年嬰兒大憤遂往公堂與之爭辯侃侃而談旁若無人裁判官始則猶有所辯繼則理屈詞窮終且忍罪悔過二人乃始復歸於和平及夕裁判官曰我塾愛之妻其聽者予愛爾至於不可言喻但予與爾前日相訂之約爾今已違背予心此時至為痛苦因予與爾行將分離也爾今夕其速返爾父處以符前約嬰兒此時默然不發一語自思予來此未嘗失德對此慈善之裁判官自問至為親密今忽遭此意外予心且碎願思想會不少亂一再沈思乃得一完善之策時僕人適進膳此膳將為二人最後之會食矣嬰兒乃取睡藥水一匙潛注於裁判官之酒杯中而裁判官不知也飲之沈沈睡去嬰兒隨命僕人昇之使至其父所而已亦隨之而往移時裁判官醒因摩挲其倦眼張目四顧曰何遠在是時嬰兒在旁語之曰君乎是為我父之居處依我兩人所訂之約爾不曾許我臨行時得携一物視予所最親愛者乎而予所最親愛者為君故携君而返裁判官乃起握手曰我親愛之妻乎爾之智識實高出予上足使予懾服矣二人遂復相携返家為夫婦如初

小短
說篇

天子神方

(塵夢)

澳地利皇帝羅善夫明主也好徵行一日駕車游維也納郊外見童子衣敗絮泣於路周止車問之

童子曰：我父早世，僅有我母。及我母病且殆，我出而延醫，貧無以酬醫者，咸不肯就診。故泣耳。帝曰：汝勿悲，汝運佳，幸遇我醫也。汝家何所？童子曰：去此不遠。我導先生行。帝曰：汝登車，指揮御者。童子曰：是安可？我衣服敝穢，防汙車茵。帝曰：無妨。汝母病危，行宜疾，遂拉之登車。帝與童子同乘，抵其家。童子不識皇帝，以爲眞醫也。馳入面母，曰：我延醫生來矣。母喜曰：此間殊湫隘，先生乃辱臨，感何可言！兒乎，汝延先生坐，意欲起坐。帝曰：勿爾，卽就床頭稍一按脈，曰：無妨。一藥卽愈。乃出小紙，草數字付之。母子咸感謝。帝行後，童子持藥肆肆，人大駭，曰：此紙何來？童子曰：醫家之方案耳。肆人曰：醫在何許？童子曰：未之知。我途遇一人，乘四馬之車，自言爲醫家，見我泣而憐我，同赴我家。爲我母切脈，開此方。肆人曰：此眞神方。我藥肆中無此物，汝且持赴銀行。童子曰：銀行中安得有藥肆？人曰：此非方案，乃今上署名之銀行支票耳。童子曰：信耶？皇帝果到我家爲我母診病耶？肆人曰：今上殊仁惠，來汝家者非醫生，乃皇帝也。汝持此票往立可兌付。童子乃至銀行，果得千元歸而延醫，母竟獲痊。

尙武
小說

井中怪

(天憤)

市橋之西有一染坊焉。某日清晨，坊中人乍起門，旣闢卽有人團聚而觀。先後奔走擁擠，無隙地。蓋

坊中發現一奇特之事也。

井 中 怪

當發生此事之初，實出一店徒之口。此店徒年僅十七，力弱不能勝重大事，僅供掃地汲水之役耳。坊雖前後臨水而盥洗之需，均汲諸井，取近便也。此徒實司其職，是日清晨，徒以恆例往汲水，忽大聲呼喊狂奔而出，面色喪沮，口不能言。坊中諸司事圍而問之，神稍定，乃曰：井中有怪，吾往汲水，忽上沸紛濺，吾身吾以是驚而走耳。

於是衆口沸騰，呈種種詭秘之象，而一言既出，合鎮之人如發狂，易競入坊中，欲覘其異。或言水獺，或言神龍，或請以巨石投之，或云縋人而下，搜之，迨集立井旁，第見一泓清水，耳無所見，則又視爲神明，箝口不敢言。惟坊中之人，則皆詈此店徒作無稽之談，以眩人耳目。而此店徒則堅執前說，不少幾久之，人漸散，井亦無所異。

翌日店徒不敢復往汲水，易以他人。水仍不沸，人遂忘此怪事矣。越三四朝，店徒仍循此職，汲水既竣，水又沸騰，店徒走出，密告於人人，無信之者，一笑而已。

坊中有一王老者，司帳已數十年，平時寡言不苟笑，年約六十餘，然強有力，開店徒語異之，午膳後，僞言需水，囑店徒往汲，而陰隨其後。徒迫於命，強往井旁，王老自窗窺之，見其汲水已畢，俯井欄下。

視繼以右手握拳向井空擊一下井中水旬然有聲立湧出丈餘沫濺滿地徒駭奔王老急奔出以手扶之曰我在汝勿懼

王老俟徒喘息稍平婉言詢之曰汝何爲以拳擊井徒曰遊戲耳十年前我初來此坊每汲水後俯視井水適見吾面影偶以手擊則井中人影亦以手向我一擊由是每汲水恆擊數拳以爲戲三四年後已成爲習慣不知不覺中必擊以一拳前以恆例拳甫下而水忽騰今晨又復如是頃以君命不敢違故冒險一汲而水仍騰沸井中殆有神乎特不解十年前何不見其異也

王老怡然曰孺子可教也井中無神水沸乃汝之力也汝試以左手擊之水必不沸徒如教以左拳擊之果無所異乃向王老窮詰王老曰此名水工僕亦能之且能左右手汝試觀之但慎勿告之人徒允諾王老乃以拳向井輕擊水果立湧徒知其異苦詢之王老曰凡人學技擊者有內外之分而外工又有輕硬之別輕莫過於水以水爲學技之需久則效速則敗今汝以十年之久不稍間斷又習於不知不覺之中故力乃大進雖然有此力不習技終必傷人汝能降心相從余當授汝以術汝必謹守秘密余始允諾徒亦心許遂拜王老爲師久之坊中人見徒與王老感情特異王老知不可諱遂稍稍告於人又閱十年洪軍起事徒僭王老出不知所終

著者曰。爨聞父執某君言。某處忽來一遊方僧。袒腹任人拳擊。一書生笑而請擊。僧不許。曰。君文弱。毋後悔。生漫應之。拳下。臂驟麻木。恨之而無如何。既歸。歷試諸物。著手俱痛。惟擊水則否。乃於書室中置兩水缸於座左右。危坐讀書。則以兩手互擊之。閱三寒暑。而僧又來。生笑謂之曰。再試一拳。如何。言未已。驟擊之。僧避躍。文許生大鼓掌。僧曰。君操何術。耶。生具告之。僧曰。吾不復輕視人矣。然君拳可斃人。幸謹慎從事。生乃約僧共遊。盡傳其術云。

怪異 小 說 異 棺 異

(杏癡)

怪異之說。史乘百家載之繁矣。然未聞無靈朽木。暮夜作祟。噬人攫物者也。鄉人瞿紀庵先生。年八十。精神矍鑠。喜談諧。長夏無事。豆棚下閒坐。納涼。嘗為余言。咸豐年間。髮逆倡亂。四海騷然。主帥某公。傳檄某統領。率兵千五百人。赴前敵。文書火急。期限五日。統領奉命不敢懈。恐遭譴咎。立號令軍中。造飯磨盾。秣馬星夜。馳赴兼程。並進。閱三日。士不卸甲。馬不停蹄。顛顛甚。斜日欲下一山。阻于前。勢甚險峻。士卒攀援而登。古廟兀立。統領勒馬見廟。題東嶽行宮四字。門半掩。氣象甚壯。令士卒曰。且於此少休息。士卒魚貫入殿中。神貌黯毀。爐香已燼。寂然無人。殿後敞屋五重。石級百數十層。大聲呼廟祝無應者。統領詫曰。廟宇未荒。豈無主持者耶。遂欲啓窬。而衆士卒飢寒交迫。面無人色。哀

請越宿行。統領憐許之。晚餐畢。士卒拴馬山門外。駢肩臥地下。廟凡四進。統領獨宿。最後重。遍察廟中。見東西各角門一。西入爲廚室。薪盡灰積。盤盞殘缺。東則封鎖堅固。蛛網布遍。似許久未闢者。統領返室。秉燭倚劍看書。時約三鼓。星光閃耀。月色迷離。不能成寐。衆士卒鼾聲大作。忽陰風陣起。毛骨悚然。戴燭光滅。聞東角門砰然闖。統領伏几。從月下窺之。俄見蠢然一物。衝而出。長丈許。聲嘩喇。擣如矢向山門外去。馬嘶不已。旋躍回殿中。往來十餘轉。鼾聲俱息。抵二進。如前狀。而三進四進將及。統領臥處。統領戰瑟瑟。如敗葉汗涔涔。下念此何怪物。橫行若是。遲將爲所害矣。執劍狂奔。繞殿中。無匿處。見神龕幕下垂。曰是可障也。躍而登伏。神像後屏息不敢動。忽微風吹幕。神鬚目咸動。統領益恐。謂神猶妖耳。急躍出方覓山徑。仰首見一鬼高可五丈。兩足如箕。面目可怖。統領逃無路。觸鬼足而倒。暈失覺。聞破曉鷄鳴聲。始惺然甦。追思夜半事。歷歷在目。不敢入廟。趨趕下山二里外。有茶室。村人羣聚坐。統領入施禮。村人餉以茶讓之。坐曰。清早先生從何來。統領告以來。自山中。村人驚起曰。汝殆鬼物也。執杖相噪。遂統領窘甚。適立日下。悟謂村人曰。諸君誤矣。鬼有影乎。村人諦視果然。復逸入統領始縷述所遇。村人謝罪。且曰。數年前廟中香火極盛。羽士百人居。客冬羽士盡死。過宿者無生還。乃相戒弗往。旅客多繞道行。大人悞中其毒矣。統領聞言頓足曰。千五百人生命休。

矣。誰胆壯從吾往一探究竟。村人瞠目相顧。忽來獵戶二十八。願偕去。乃執火鳴金而上山門。外馬五百匹。盡死。腦有孔。流黃汁入殿。衆士卒俱死。如馬狀。獵戶指東角門曰。怪必在是。統領端視。扁如故。曰。余昨夜恍見怪。自此中出也。獵戶鼓勇破門直入室。三楹一古棺置其中。洞然無他物。羣以斧闢棺蓋。觀之。惟衣鈕數千粒。厝之積薪。燃火焚棺。嚙嚙有聲甚哀。臭氣四溢。衆掩鼻而出。怪遂絕。四方羽士復雲集。統領投謁主帥。哭訴情事。主帥委員履勘。具表奏聞。統領赦無罪云。余謂瞿先生曰。信耶。先生正色曰。十年前親遇某統領。道其事甚詳。語時若有餘慄焉。

杏癡氏曰。余嘗讀阮瞻無鬼論。而疑之。以爲芸芸萬物。忽焉而生。忽焉而滅。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必有所歸。執釋氏因果之說。以論生死。益信。蓋有一因。斯有一果。因非一端。果則萬異。因正則果善。因不正則果惡。庶類之繁。渺乎難稽。故余謂人之死。魄散魂升。茫無靈覺者。常也。浩氣充塞萬古。長留者。聖也。魍魎爲厲。一時者。變也。世之談哲學者。然余說否。

無名老人

(信芳)

嘗讀古人書。見一般好義之士。不惜一己之困苦。而急人於難。或謂近世無之。余輒不敢以爲信。蓋余曾親見其人。且身受其惠焉。

余○家○世○居○焦○村○至○余○父○以○宦○游○入○湘○省○時○吾○年○僅○四○齡○入○湘○後○吾○父○旋○以○太○守○攝○永○順○篆○永○順○居○湘○省○西○北○地○極○幽○僻○自○省○至○此○水○程○除○湘○江○外○餘○皆○灘○河○有○鳳○灘○雌○灘○諸○名○稱○皆○浪○高○丈○餘○而○水○淺○不○盈○尺○時○有○巨○石○矗○立○灘○中○稍○一○不○慎○無○倖○免○理○而○水○流○湍○急○舟○常○不○得○進○且○時○有○急○潮○灘○河○又○甚○窄○左○右○皆○重○巒○大○嶺○故○潮○來○時○水○輒○斗○漲○數○丈○惟○該○地○舟○子○每○能○預○測○先○以○長○索○繫○舟○山○頂○始○得○免○難○余○等○起○程○後○出○湖○江○歷○諸○灘○途○中○風○景○絕○美○一○日○舟○子○以○天○雨○水○急○舟○留○三○日○不○行○余○久○悶○艙○中○強○欲○登○岸○母○乃○令○婢○偕○余○往○時○值○暮○春○山○中○古○木○參○天○綠○林○夾○道○細○草○如○茵○步○履○如○綿○余○時○雖○幼○亦○不○覺○心○曠○神○怡○樂○而○忘○返○行○行○良○久○至○迷○歸○路○正○尋○徑○間○忽○見○洪○水○注○注○拔○木○衝○土○一○如○前○日○潮○來○時○余○問○婢○識○歸○途○否○婢○曰○然○顧○此○滔滔○者○余○等○登○岸○時○未○之○見○也○殆○又○潮○漲○矣○余○心○中○大○戚○不○知○所○措○與○婢○相○抱○嗚○咽○此○情○此○景○從○此○鑄○入○余○心○每○一○念○及○猶○覺○股○慄○蓋○以○弱○女○幼○兒○迷○失○於○此○荒○野○不○毛○之○地○一○至○日○暮○猿○啼○虎○嘯○處○處○有○噬○人○之○憂○矧○余○當○時○僅○六○齡○耶○余○聞○婢○語○不○覺○悲○極○喟○然○潮○久○不○退○婢○乃○偕○余○覓○地○暫○棲○以○待○水○退○二○人○相○顧○哭○竟○夜○不○寐○翌○日○潮○退○余○等○破○涕○爲○笑○以○爲○可○返○舟○矣○遂○尋○路○往○泊○舟○處○道○中○菓○實○纍○然○雖○饑○亦○不○暇○顧○在○家○時○行○動○輒○須○携○抱○今○則○惟○恐○不○速○行○行○約○數○里○果○至○泊○舟○處○詎○料○河○山○依○舊○城○郭○全○非○一○團○高○興○都○付○東○流○余○乃○放○聲○大○哭○婢○曰○徒○哭○何○益○曷

坐此靜待舟或爲潮所激流至他處然舟人必來覓吾等也余從之

余等靜待一時許猶未見帆影而一日夜未食枵復雷鳴及午已哭不成聲雙目盡腫婢乃挈余信步前行余哭益甚比黃昏見一老者迎面來黃冠草履道貌隱然余見此野老懼甚蓋余在家每哭母必曰巨人來矣余輒不敢作聲今見此老者則以爲巨人之果至也余遂不敢哭嬴婢則哭如故老人詢之婢且哭且訴余當時懼甚亦未知婢作何語但見老人撫余曰孺子余將送汝至汝家隨余來余且餐汝也婢乃挈余隨老人行約數里至矣則見瓦屋三楹環堵蕭然入門見一中年男子與老人似爲父子者老人命爲余等備餐餐後導余等至一室陳列雖非精美然甚整潔老人復頻頻慰問備致殷勤余始稍殺悲心願此中年男子則大不類其父見婢貌娟好伺其父不在先以言詞戲謔繼且與婢並坐婢初以受老人惠隱忍不言至此不能堪乃大呼余雖不知其故見婢呼乃噉然而哭俄見老人持棒入痛擊其子蓋老人聞婢聲已在窗隙中窺得之矣大聲叱曰留此孽子何爲無怪爾欲代余送彼等去也男子被擊遂奪戶出

是夜就寢後輾轉不能成寐翌日黎明卽起甫出室見老人已先余等興且行裝皆已擺擡齊備早餐後親偕余等至河畔登小舟行三日抵岸雇輿送余等至一巨邸閤人見余等咸起迎余始知已

爲老人送至署中矣。殆余父母出謝，則老人已去久矣。

著者曰：老人殆古之所謂好義之士乎？以永順河灘之險，且舟行須數日，竟肯覓舟相送，不爲其子所惑，此真可謂好義之士矣。夫以幼兒弱女在今日通都大道之中，尚且時爲宵小所乘，雖夙有戚屬之係，猶不稍存憐顧之心，矧當荒寂無人之境，卽令不返，人必疑爲狼虎所噬，何從疑及老人而且殷然以送，翮然而去？古義士豈有過于此哉！輓近來世道嶮巖，斯人豈易多覯耶？（不受酬）

滑稽
小說

偷上橋

（屈蠖）

執開通衢受室一塵，誰家飯店隨意點菜，家常便飯商標，高懸生涯不惡。

某日之晚，鐘鳴十下行，經是處，人聲嘈雜，萬頭攢動，相率而內延頸望，且有鼓掌大笑者，曰：咄咄怪事，咄咄怪事。

街心停有彩輿一乘，樂人四五，袖手路隅，鼓吹不作，蠶燈雙雙豎立，他家門首望而知爲誰家，郎君擇此吉日，歡迎新人者。

屋內喧嘩，見一少年敲檯拍桌，曰：非五十元不辦……否則今日姊氏出門，萬不承認……如檯進彩輿，當立碎爲齏粉。

時有將少年責言者有勸解者願以五元爲少年壽少年不之允一時議論紛紜莫衷一是俄頃有獻計者招一人(謂是少年之兄)交頭接耳作秘密譚旁觀咸瞠目視不辨作何語

該店門面一間係前後樓房兩幢其新人則向係居住後樓深閨寂處頗似大家模樣

少年之兄忽招少年上樓與語少年聞言遂登登上樓樓臨大街但聞樓上叫罵聲扭毆聲敲打聲勸解聲聲浪大作響徹街心聞者咸嘖嘖稱異

維時樓下燈燭輝煌彩輿入矣樂人四五鼓吹大作喇叭一聲彩輿隨出盞燈前導轎夫四人肩抬新人以去

於是樓上寂然樓下寂然門內外均寂然少年急下樓見彩輿已去無如何也一時觀者又莫不鼓掌曰妙計……此所謂偷上轎……可笑……

小滑稽
參觀員

(無際)

一霎陰風過鬼車天羅地網亂如麻虬髯黑臉誰家子也戴絳紅一簇花此某聖裔甫抵申江之即景詩也

孔子大教育家也奕世相承罔敢墜其先緒故某不工不農而獻身教育界第爲時纔兩月耳今世

教育家之言曰：思爲良師，首務切磋。於是各地咸組參觀團，舟車往還，互爲觀摩。某遂隨其鄉人，五參觀滬上之學校。

某目細於鼠，雖啓而如翳。滬地初游，繁華在目，徘徊顧盼，詩思如潮。纔一吟哦，而一章遽就。孔門詩教淵源，攸自乃有此七步才也。末句云云，其眼光之程度，堪以想見。

滬上有名學校，指不勝屈。參觀團先議定一表。某日至某校，庶不致臨時徬徨。消磨時日。某雖同列會議之席，而大聰若聾，無所容心。所議云云，曾未領略。翌日，諸人共至某女學。旣納刺閣，人導進行。經運動場，其時適當課後。女學生三兩聯肩，携手笑語而來。觀客則止步鞠躬，致敬禮。某聞鶯嬌燕婉之聲，並覺有孃孃婷婷者，蹀躞於前。顧語其伴曰：滬上風化，究屬不堪。學校之中，乃有女郎。其伴皆笑微語，嘲曰：如先生意，女學校宜居男生。耶風化將益不堪矣。某聞語驚喜曰：世乃有女學校耶。君輩胡弗前告。今得到此，斯行爲不虛矣。言次，探囊出目鏡架之鼻際晶片之廣，可掩一銀幣而有餘也。

諸人入，接室。校中男職員款待甚殷。某首問曰：某聞他處學校有教師與學生同室寢者，起居之事，關係衛生匪細。一爲之監督，則罔不中節。此法至善，不識足下亦與學生同室寢耶。果爾，則薶澤

微聞粉痕欲浣個中豔福某不得不羨足下幾生修到也職員心惡其言不遜然亦弗欲慢客則正容答曰此間寢舍之內別有女職員管理非鄙人所當問也諸人見某妄言不慙殊失同人顏面因暗牽其裾止毋復語某覺之而弗顧更張口欲有他問突聞鈴聲鐺鐺作於室外職員起言請觀授課諸人遂隨學生之後以入教室

時教室中授粘土細工女教師先爲示範諸生各團泥做作教室後方列參觀席諸人坐焉某坐少頃意殊不耐心念如花諸女吾乃徒相其背未免太殺風景女教師雖面我距又最遠看來亦同霧裏乃棄座而起遶至學生之前一端相形同老饕之逢盛饌第恐至味易逝更俯躬而平視之得意忘形漸自搖曳其軀如村夫子讀書狀小女子最善笑某博衣廣袖巨鏡高架已足令人發矇今復觀其佻儻如橐駝搖曳如秋草摘鬚根以吟哦狀同瘋而若醉於是千金笑顏齊爲君開不啻褒姒觀舉烽矣前列一幼女尤笑不可仰手中方團泥一笑泥脫於手適着某面橐然有聲爲之哄堂女教師忍笑不能強以辭責幼女男職員笑請盥洗以滌泥汚某神態自若徐納面上泥於懷曰此泥潔淨如此間諸女郎適中吾面亦不可多得事少留痕跡正一絕妙紀念何待盥洗卽此一團泥吾且珍爲紀念品也其伴觀此醜態意各踟躕不安無心更觀卽相引去職員復導觀校舍一指

點某復接問曰：適見課程表列唱歌一科，吾聆男生唱歌，殊不悅耳。此間之唱，當至曼妙。吾昨宵觀劇，丹桂茶園妙舞清歌，令人意醉。彼中歌者，蓋亦女兒也。職員曰：此間唱歌亦同。男生何得以歌伶相擬？某曰：足下抑何過謙？諸女郎歌喉定不讓丹桂。第不知今日須唱歌否？職員冷然曰：君豈不能解課程表？耶表中土曜日有唱歌，今非土曜日耳。某聞言狀至扼腕，願其伴曰：可惜吾輩不以土曜來。

諸人既離女學，咸咎某曰：先生何不明事理？一至於此。所爲所問，胥成笑柄，獨不爲吾諸人名譽計耶？某辯曰：吾先祖至聖之言曰：疑思問，所貴乎參觀者，正以集思解惑耳。適吾所問，均吾所疑。君輩無得相咎也。諸人知莫可理喻，因公推一人專司問疑，以告某曰：今後質疑有此君在，先生更無須喋喋矣。

次至某師範學校參觀，已讓入應接室，具茶點款客。某雖聖裔，却與縉雲氏不才子同嗜，隨取盆中餅餌，次第狂嚼。時校中職員適坐其右，職員旋顧問曰：貴團來滬已歷幾日？某不應。第伸臂攫餅，亟納諸口。職員再問曰：來滬之後，已參觀幾校？某亦不答。而一餅復盡，更伸手取其次。職員大異，心念是豈聾啞學校校長耶？時彼五人者，借此頑友，咸懷羞媿，視盆中陳餅十八，彼已食其十六，因代答。

職○員○所○問○夙○與○辭○而○出○甫○出○門○某○遂○揖○其○伴○曰○此○際○幸○未○辱○諸○君○命○自○入○該○校○遊○作○金○人○緘○口○惟○
諸○君○何○亟○亟○盡○二○餅○之○光○陰○能○有○幾○秒○乃○弗○少○延○佇○耶○

無○際○曰○某○聖○裔○自○滬○歸○其○伴○述○其○笑○史○好○事○者○遂○步○其○卽○景○詩○以○嘲○之○曰○目○鏡○鉅○同○脚○踏○車○參○觀○女○
校○意○如○麻○一○團○粘○土○翩○然○着○猶○說○此○泥○潔○似○花○



偵探小說

亞森羅蘋之失敗

法國瑪黎瑟勒勃朗原著（屏周瘦鵑合譯）

朋友小可一身委實沒有走過一次安妥穩穩的航路。然而這一回却不比從前了。波羅汝是西
洋中最快最穩的郵船。船上的人員個個和藹可親。搭客也都興趣活潑。一帆風順。離了大陸。船上
的人宛似住在無人荒島上一般。不知不覺的互相聯絡感情起來。天涯海陲。無人非友。雖是萍蹤
相遇。却也親熱異常。有時翻以為航海是很有趣味的事呢。

雖是這麼說。看官們試閉着眼睛想一想。航海的寂寞。可也算得是極頂的了。拋下了父母兄弟妻
子。親友。向那茫茫無涯際的海天中間討生活。瞧見的是巨浪起伏。聽得的是怒潮澎湃。神志煩悶。苦
不勝言。幸喜此次路程很短。一轉胸便將到了。所以大家都很快樂。毫不覺得愁悶。

還有一件。從前航海時。大家心目中。瞧這個船身。豈不是一座浮在海面的小島。和大陸委實沒有
絲毫關係的。誰知到了近年。却又不然。你道為何。原來是無線電報發明的緣故。自從這東西實用
以來。大陸和這座浮島也好似被月下老人用一根紅絲牢牢繫住。所以我上船不多幾時。便有十
多個朋友都打無線電報給吾。從太空中。用言辭來安慰吾的寂寞。

閒話休絮。且說上船第二天的午後。風潮澎湃聲中。那郵船已離法國海岸五百里了。忽然船上接

着。一。個。無。線。電。報。道。

劇賊亞森羅蘋現在貴船頭等客艙中髮秀右臂受創其贖名爲……

無線電報剛打到這裏天公不做美黑魃魃的空中忽地起了一個霹靂電浪被震接電機就此停止這電音的全豹人家就不得而知了要是這霹靂大家都沒有聽得怕要疑船主或是接電的把下文故意秘密呢後來船上雖沒有確實的消息然而杯弓蛇影風聲鶴唳都曉得那大名鼎鼎的亞森羅蘋就在這衆人之中了

咳亞森羅蘋亞森羅蘋他的舉動他的事業幾個月來新聞紙上沒一天不闕傳着他的本領也着實不小便是赫赫有名的大偵探甘聶瑪竟被他玩弄於股掌之上有時他在興頭上還參與人家的盛宴佳會劇然作入幕之賓記得有一天忽又做起斯閣曼男爵邸裏的不速客來人家那裏知道他是個劇賊他臨去時却留下一張名片上面是「亞森羅蘋」四個大字下面注着一君子之肚篋者」六個小字後面另用鉛筆寫着一行小字道

君家之物後此如精益求精僕將更來此白

看官們試想他老人家可不是一個談諧玩世的妙人兒麼再說他的化裝更是神乎其技比着孫

行者的七十二般變化，也不相上下。男女老少，嫵妍怪異，扮甚麼像甚麼，有時扮個車夫，有時扮個釘書匠，有時扮個馬賽的商人，有時扮個俄羅斯的醫生，真是維妙維肖，毫無破綻，可算得是天生的本領呢。那知他如今就在這船上，而且就混在這少數的頭等搭客中，說不定在會客室裏，啊，圖畫室裏，啊，或是在吸菸室裏，啊，不過遇見了他，也只是不認識，再想一想，羅蘋不是那邊站着的那個文人，便是立在這邊的那個紳士，或是坐在我身傍的那個人，再不然一定雜在艙裏旁的搭客中，只能確實指定罷咧。

第二天，耐梨女郎在甲板上，說道：這水路祇有五天了，我很盼望我們就能把那巨賊生拿住呢。說着，又轉身過來，向我道：查達萊先生，你和船主是密友，可聽得甚麼消息，沒有看官？若是羅蘋的逮捕，果能使耐梨歡喜，在下決沒有不表同情的。可是他的玉貌，直像天仙化人般美麗，使人魂銷。真個憑着小可一張嘴，兒簡直形容不出，不過美而艷三字，實是他的的評，無可改易的。咧，看官大凡婦人家，出落得漂亮一些，行蹤所經，直好似那地方上的明星一般，人家便爭先恐後的趨奉他。獻媚他，吾自然也未免免俗，直要當他是天上的安琪兒，蘇蘇膜拜咧。那耐梨女郎的母親，是個法蘭西人，耐梨從小兒住在巴黎，受他母親的撫育，現在却和他友人仇爾蘭夫人，同到芝加哥去會。

他父親安特堂這安特堂是個美國有名的富豪人家沒有不知道的這也不在話下且說我初遇女郎時也不過微微注目罷了往後在行程中兩下裏便漸漸兒厮熟起來我瞧着他娉娜的情影點漆的雙瞳魂靈兒幾乎被他勾攝了去他對於我也親熱異常不時勦我講故事給他聽我自自然唯命是從藉此博他孤犀一粲以爲天大的幸事然而我却有個勁敵和我逐鹿情場頗有魄力那人風度翩翩衣服又麗都宛然是個王孫公子的模樣耐梨也似乎很注意他時時加以青眼這當兒耐梨和我說話他正向着衆人坐在甲板上風潮旣息天空澄然一碧像鏡子一般我聽了耐梨的話便欣然答道姑娘我沒有聽得甚麼確實可靠的消息然而小可想來我們也可以按步追求和羅蘋的仇敵老甘聶瑪一個樣兒的辦法耐梨道不行這又是兜大圈兒了我詫異道爲何呢莫不是爲了這事情複雜耐梨道不差複雜得很呢我道這是因爲你忘却了那最緊要的幾個線索所以覺得複雜耐梨道甚麼線索我道你且聽着第一我們已知道羅蘋的假名起首第一個字母是W女郎道這個線索怕靠不住我又道第二他實是一個人獨行並無同伴女郎道這兩個線索難道就夠了麼我接着說道第三他是個秀髮的人女郎道還有呢我道第四他是個頭等搭客我們只須把頭等搭客的名單一查便不難水落石出咧這時可巧我袋裏藏着一張搭客名

置便取出來細細一瞧。只見頭等搭客中名姓起首是「字的一共十三個。耐梨道：只十三個麼？我道：姑娘不信，可以親自一數。那姓名是「打頭的的確只有十三個。除却九個是他妻子僕人。一同旅行的以外，沒同伴的共有四人。第一是蘭佛騰侯爵（Marquis de Ravendan），耐梨道：他是公使館的秘書官，我也認識。我道：第二勞孫少佐（Major Rawson），耐梨道：這是我母舅。我又道：第三是李奧爾泰君（Signor Rivolta），說着人叢中走出一個滿面黑鬚的西班牙人來。高聲嚷道：小可就是李奧爾泰，有甚麼事？耐梨笑道：怕不是罷？這位紳士的頭髮很不美觀，當不得一個秀字呢。我道：然則這赫赫有名的巨賊，定是末一個了。耐梨問道：末一個是誰？我道：魯齊痕（Parricida）。接着又揭聲問道：諸君中可有認得魯齊痕的麼？衆人不答。耐梨却旋轉頭來，向着一個沈默不語的少年道：呀，魯齊痕，你沒有甚麼話兒聲明麼？這當兒大衆的目光頓時霍的注在這少年身上一眼，望見他一頭秀髮不覺都震了一震，只聽得那少年悻悻的答道：我還有甚麼分辯？我的姓名我的頭髮，我又獨自旅行在在都有可疑之處，被捕也應當的說。那態度煞是奇怪，嘴唇變了灰白，眸子裏露出兩道可怕的光來，可見他所說的必非戲語了。密斯耐梨却有些憐惜他的意思，又問道：魯齊痕先生，然則你右臂可有傷痕？沒有魯齊痕道：這却不對，吾並沒有甚麼傷痕，說着

把右臂的袖口高高撩起。我剛要瞧時，忽見仇爾蘭夫人匆匆忙忙的跑上甲板，面上現出十分震驚的模樣。大家都圍繞着問他是甚麼事，停了好一會纔吶吶的說道：我……我那……寶……寶石和……珠子都給人家偷去了。

然而仇爾蘭夫人的珠寶寶石其實並沒有盡數被偷。大家細查之後纔知道那賊人竟把那珠寶一一揀選過甚麼鑽石的寶星啊紅寶石的耳環啊項圈和手釧啊都在桌子上。賊人不取那最大的，却把那價值最鉅容積最小的寶石揀了去。簡實好似一朵艷艷的鮮花被他摘了花蕊去。咳，清天白日之下，他竟斗胆橫行，趁着仇爾蘭夫人出去飲茶時，擊破了艙門，闖將進去，把帽盒底下的手飾盒開了，放在桌上仔細揀選。這匪徒本領可也算得不小咧。

這事兒一出，人人咋舌，個個掉頭心裏都明白那賊人定是亞森羅蘋。一壁又不覺竊竊讀歎他的賊智，不把珠寶全數偷了，却只取了一顆寶石去容積很小，便於隱藏，那價值却也不小咧。

晚餐時魯齊痕兩傍的座位都空着，沒有人坐。餐罷船主便請他去立刻軟禁起來。自從他被禁之後，大家倒覺得放了一百個心聚在一起猜謎作樂。有的捉對兒，攜手跳舞，密司耐梨也玉容笑倩，非常歡忭。似乎那魯齊痕的被禁並不介於心到了。夜半時候，澹月吐光，燦爛如銀子一般。我和

耐梨同坐甲板。上便把心坎中如何歎慕他如何愛他的話兒。娓娓的說給他聽。他聽了雖不首肯。却也並不拒絕。

明天大家忽又納罕起來。原來那魯齊痕已釋放了。據說他實是鮑特富商的公郎。有文件作證。加着他臂上一些兒傷痕都沒有證據。既不完全。只得把他釋放。有一般人却嚷起來道。不行不行。他作證的文件不過是生日的一張單子罷了。像這樣的文件。亞森羅蘋十念張都造得出呢。至於臂上的傷痕。難道他不能設法掩過麼。或者他本來沒有傷痕的也說不定呢。

有幾個人却說。仇爾蘭夫人被盜時。明明瞧見魯齊痕在甲板上。踱來踱去。並沒走到旁的所在。去如此說來。難道他有分身術的麼。然而無論如何。魯齊痕是獨自旅行。是秀髮姓名的第一字。又是。所以船上可疑的人。單有他一人。和那無線電報上的話。吻合的也。單有他一人。

用茶之前。魯齊痕慢慢地踱到。人叢裏來。仇爾蘭夫人和密司耐梨一見了他。分明畏懼他似的。立刻望望然避開了一點鐘後。路易魯齊痕忽爾發出一紙通告。說無論船員搭客有人揭破亞森羅蘋的假面具。或是發現仇爾蘭夫人所失珠寶的。他情愿給他一萬法郎的酬金。當下裏他又向船中說道。倘然沒人助我抵敵。那可惡的巨賊。只得自己動手了。於是魯齊痕和亞森羅蘋竟互相對

敵起來有譏誚他的說這不過是羅蘋和羅蘋自己頑耍罷咧裝甚麼假戲這且不題且說兩天後只見魯齊痕同着船員不住的在船上往來奔走盤查搜索晚上船主便在甲板上巡行愈加着力偌大一隻波羅汝簡直從船頭搜到船尾非但各艙房嚴密搜查便是空隙暗隅也一一仔細尋覓因爲大家都猜度那賊人定把贖物藏在甚麼隱秘的地方密司耐梨向吾說道他們搜查得這般緊急任是羅蘋有多大本領可也不能使那寶石隱形呢我却答道然而照小可看來他們須把我們的帽子的襪裏啊衣服啊和一概零星雜物都搜查一過纔有效驗不然不免要勞而無功了說着把我手裏擎着的一隻快鏡箱舉起來看官我用了這東西不時把耐梨的亭亭倩影和曼妙無匹的花容裝在裏面那時吾就指這鏡箱說道你瞧就是比這個再小些的鏡箱那仇爾蘭夫人所失的寶石也儘放得進呢耐梨道雖是如此然而我以為無論如何本領大的奸人末了不免露出形迹來我掉頭答道只是亞森羅蘋却不如耐梨道爲何呢我道羅蘋的眼光極其遠大人家所見得到的他必定見得到人家所見不到的他有時倒也見得到怎會露馬脚耐梨抵着嘴笑道恁地時你倒很信任他呢我道不差因爲我從沒有見他失敗過密司耐梨道因此你想……我道我想他們不過白費功夫罷了

後來的結果果然不出我所料那仇爾蘭夫人的寶石非但連影蹤都沒有船主反而失掉了一隻時錶於是益發整頓全神暗暗注意着魯齊痕不道第二天那時錶忽在副船主的衣領裏尋出來弄得船主又好氣又好笑想全船的人都被亞森羅蘋在那裏玩弄又有一般人暗贊那賊是個聰明絕頂的人既靠着這詭術作爲事業又用來當做消閒的妙法可知他委實是個神通廣大的妙手空空兒咧。

我們將到美洲的前一夜船主忽聽得甲板上幽黯處隱隱有呻吟的聲音忙跑過去瞧時只見一個人直躺在地上頭面上被灰色厚巾緊緊裹着手足也被細繩綁住船長立時把他釋放了仔細瞧他的面容却是路易魯齊痕衣服上還用針兒刺着一張名片上面寫着幾句道：

亞森羅蘋謹領魯齊痕先生法郎二十萬枚并致謝意。

然而細查之後却見他皮袋中當真失掉二十萬法郎的銀券雖有人疑惑他如此做作仍是淆亂人心的計策然而子細想起來却也不大對一則他自己必不能繫縛得如此模樣二則那名片上的字和他筆迹截然不同確是亞森羅蘋的手筆因爲船上搜得一張舊報紙上邊有亞森羅蘋真的跡的攝影取來對照竟絲毫不爽於是大家纔知道魯齊痕的是鮑特富商之子並非亞森羅蘋并

且和亞森羅蘋也沒有甚麼關係。然而大家又起了一個疑問。那亞森羅蘋又是誰呢？

於是大家重復恐慌起來。搭客往往不敢獨自勾留艙內。只在甲板上小步要好的。人便終日互相厮守着。跬步不離。平日間互相熟悉的人也彼此猜疑起來。好似亞森羅蘋便是衆人衆人便是亞森羅蘋。一般大家心目中都以爲羅蘋是個奇幻不可思議的人物。他的化裝術也出神入化。有的人更以爲他必定輪流扮着勞生少佐。或是蘭佛滕侯爵等。遮蔽人家的眼兒呢。但是以後船上雖沒有接到甚麼無線電報。船主也並不來和吾們談論衆人的心中。仍覺有許多小鹿兒在那裏亂撞到了末一天。船兒將近近岸時。更覺得日長如年。人人都非常害怕。惴惴然不可終日。以爲羅蘋只開了兩事。未必肯就此罷休。眼見得船上搭客們的財物都進了。他的囊橐。大家的性命。怕也要保不住咧。

他們正鬧得發慌。我却樂得個無可無不可。因爲耐梨女郎給他們這樣一鬧也。慌張起來了。於是終日和我厮守着。形影不離。我心坎中更感激羅蘋不止。要是沒有他。老人家鬧得個六缸水渾。吾怎能享這美滿香甜的柔鄉幸福。我每每瞧了耐梨。翦水似的媚眼聽了他鶯鶯似的嬌聲。心中便發生出無限的希望。不能自制。船將傍岸時。我們倆還並肩立在甲板上。凭欄遠望。只見岸上的一

切。景色已入吾們的眼簾。那時搭客都預備上岸。大家所盼望的就是這最後揭破亞森羅蘋假面具的一時期。因爲大家急欲知道羅蘋究竟是個何等樣人物。他所冒的又是誰的名兒。末了最後的五分鐘到了。便是我活到了一百歲也忘不了這最後的五分鐘。那時耐梨還倚在我臂上。雲鬢低髻。玉容憔悴。我瞧了他一眼。問道：耐梨，你面色爲何恁地灰白？耐梨却答道：你自己不到鏡兒裏去瞧瞧你的面色也變了許多呢。我道：耐梨，此刻雖是很可怕的時候。然而我立在姑娘旁邊，倒不覺得甚麼。呀，耐梨，你爲甚麼呆呆的。他悄然無語，依舊獨自發怔。到後來，船已傍岸，船上放下了踏板，便有無數的檢稅員啊，郵差，和許多穿着制服的人，一闌上船。耐梨低聲道：呀，你看他們恁他胡亂保管羅蘋，又要脫逃了。我道：我瞧來羅蘋萬不至於被捕，他是個甯死不辱的好漢。到了事急時，必定一個倒栽蔥，撲通向水中一跳呢。耐梨放出一種煩惱的聲音來，道：你別胡說。我剛要啓口時，猛見一個矮小的老人，立在踏板那面，便向耐梨道：呀，你瞧見那個老人沒有？耐梨道：可是穿着青色外衣，手裏擎着傘的那個老頭兒麼？我道：不差，那人就是甘聶瑪。他詫異道：甘聶瑪麼？我道：正是，就是那大名鼎鼎，立誓親自捉拿亞森羅蘋的大偵探甘聶瑪。如今我纔明白船上爲甚麼不曾接着這邊岸上音信。原來他老人家親自出馬，呵呵，他畢竟也有些兒小本領。

耐梨道：如此說來，今天羅蘋必定被捕的了。我道：這也不見得。甘聶瑪又沒有見過羅蘋的廬山真面。若要下手捉拿，除非知道羅蘋現在僞托的姓名。不可耐梨道：然而我倒很喜歡見他被捕呢。我道：你且忍耐着。羅蘋現在早已知道他的仇敵候着他，所以他必定等那老人眼力疲了纔走呢。說時成羣的搭客，早慢慢兒都向踏板上走過去。甘聶瑪倚在洋傘上，好似毫不注意。我瞧見他背後還有一個船員站着不時和他耳語。

一會那蘭佛滕侯爵、勞孫少佐、啊那西班牙人、啊還有旁的幾個搭客都走過了。又停了一會，只見魯齊痕也慢慢的過來了。我不覺脫口呼道：可憐的魯齊痕，還沒有十分復原。耐梨道：我想來亞森羅蘋必定是他無疑了。盞達萊君你以爲如何？我道：正是。只我想把那甘聶瑪和魯齊痕同攝一影，倒是個很好的頑意兒呢。只可恨我兩手中東西已滿滿的，還請姑娘代庖罷。說着把鏡箱授給他女郎。剛要拍時，魯齊痕已經走過了。船員彎着腰，湊在甘聶瑪耳上說了一聲。甘聶瑪却聳了一聳肩，讓魯齊痕慢慢的過去。

我不覺大大的失望向耐梨道：呀！上帝到底那一個是羅蘋呢？此時一瞧未上岸的搭客，只有二十人。耐梨眼睜睜的瞧他們一個一個過去，然而甘聶瑪依舊不動聲色。我又向女郎道：姑娘，我們

不必再等了一同走罷女郎聽了吾這話便姍姍而行我忙隨在後面不道剛走了十來步甘菝瑪忽地立在當中遮住去路我厲聲道這是甚麼意思甘菝瑪冷笑先生爲何恁地着急停會兒走又何妨呢我道我還要送這位姑娘上岸咧他道停會兒也不妨事說着眸子緊緊的注在吾面上半晌又道亞森羅纘久遠了我不覺笑將起來說道先生你真非認差了小可是勃拿盎達萊他冷笑道勃拿盎達萊三年前已死在墨茜杜尼亞並沒第二個勃拿盎達萊我狂笑道這更奇了盎達萊既死我如何會在這裏先生不信還有文件作證呢他道你不用拿出這文件也是他的東西我還可以說出你如何弄到手的我道你真痴咧你可知道羅蘋假名的第一個字母是麼他道這也是你一個淆亂人心的詭計老友你不用強辯今天總輸在我手裏了說完便在我右臂上輕輕拍了一下我不覺喊起痛來咳晦氣晦氣事到如今吾亞森羅纘只得降伏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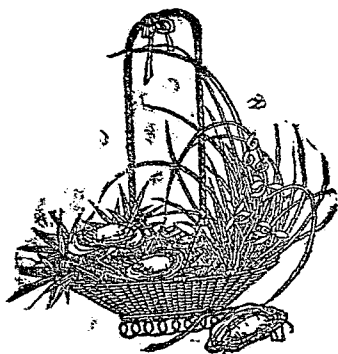
這時我回首瞧那密司耐梨只見他站在一旁悄悄地聽着花容失色玉軀顫動不止那兩道目光忽地與吾相遇更向手裏的鏡箱瞪了一眼同時又和我做了一個手勢我知道這手勢就是示我已知道了咳不差不差仇爾蘭夫人的寶石和魯齊痕的二十萬法郎都在那鏡箱裏剛纔我已知道事體不妙所以預先給他難得耐梨慧心體會到此然而我倒不免慚愧起來

我羅蘋敢賭一個響無論甘聶瑪手中有甚麼證據決不害怕所就變的便是耐梨若把這東西獻出來可就糟了。咳耐梨耐梨你可要破壞吾麼。這時却見他已携着鏡箱慢慢兒在前面走過我舉起手來向他行了個禮耐梨走到踏板中間便故意一失手把那隻鏡箱墜在水裏我不覺放了一百個二十個心眼看着他情影亭亭雜入人叢一會兒已杳然不見一會却又出現再停了一會纔好似明月隱入雲屏一些兒也瞧不見了從此玉顏花容永無再見之日吾呆呆立在甲板上早已出了神一會纔仰天長歎道可恨我是個賊不然便。剛說了這句甘聶瑪不覺大大的愕了一愕。

看官這上邊記着的一段故事實是一年冬夜亞森羅蘋親自和吾說的吾和他原有些兒交情所以他的事吾往往知道一二他沒事時總跳跳縱縱到吾書室裏來口講指劃把他平生的大冒險談和盤托出吾自然也聽得津津有味只吾雖是和他訂了交兩下裏會面也不下二十次他的廬山真面目却沒有瞻仰過二十次竟是二十種的面目絕然不同有一回他也和吾說道吾臉兒到底出落得怎麼樣連吾自己也忘却有時對鏡自照竟相見不相識咧看官們要知道他的化妝簡直比了巴黎倫敦戲園裏的名角兒還要神奇所以給他大踏步橫行法蘭西沒一個敵手接着

他○又○滿○面○現○着○驕○傲○之○色○朗○朗○說○道○吾○可○不○要○人○家○買○絲○而○繡○這○真○面○目○自○不○必○披○露○吾○只○聽○了○人○家○藉○藉○說○「亞森羅蘋又在那裏橫行咧」這又是亞森羅蘋做下的勾當」吾心中就萬分得意了。





小說

兩不死

〔太常仙蝶〕

(一)

朝曦上矣。枝頭小鳥乃啾啾而鳴。聲至和悅可聽。一若天母朝起。鈞天樂奏。天母卽朝曦也。磨房主人之小女媚梨。遂自好夢驚回。披衣而起。倚其身於屋脊小窗之上。領略朝來景色。覺其一種燦爛。天真正與枝頭小鳥同。也是日正爲彼十八歲初度。而又爲其訂婚之日。故此樓頭景物亦益覺其有情。渠夫當初出征之時。不過一荷戈卒耳。今者歸來。乃已擢功至伍長。以是村中兒女咸妬媚梨。卽村長亦嘗捋鬚自歎。謂吾人之女。苟得此美而且碩之伍長爲婿。則吾雖老亦足自豪。村長之言。既如此。而媚梨乃益樂。因俏笑曰。咄。彼侏儒之榴紅。乃欲爲我白晳而可愛之人之妻乎。吾知彼卽使爲彼。煮咖啡者。彼亦必勿願也。此語旣出。忽又自覺失言。則遽頰其頰。俏聲自責。以爲吾人旣爲女郎。在理宜自卑。今乃高聲。是何禮耶。然其心中終自喜也。故今者時鐘尙未鳴。六下。媚梨卽已離床而起。少事修飾。卽下樓。行赴磨房之中。則其父配雅已在早餐。媚梨以樂甚。乃勿餐。但輪其剪水之秋波。粲然四盼。則覺此老屋中亦復盎盎有生氣。宵來手折之花枝。至是乃盡展笑。向己點首。若賀其新婚者。室中以桌疊作高檯。蓋預備主婚二老及新人坐者。屋之兩隅。則以長案列作雁翅。其

上舖以白布潔淨有如牛乳。且復置以酒器。雖舊尚晶瑩耀日。蓋來賓席也。媚梨既業極。乃疑爲夢。因嬌呼曰。阿父。吾心殊樂。特吾甚望此事非幻。乃始佳耳。老人此時已餐畢。聞語亦樂。則曰。吾親之媚梨乎。此事真也。烏得爲夢。媚梨。汝當知天下事物。無論如何愉快。如何光明。但爲汝美麗之容光所照。亦卽平常。以汝之身。卽愉快卽光明也。媚梨。汝毋擾我。以我正爲汝夫勃雪兒作新婚之頌詞。嗟乎媚梨。吾思凡人而如勃雪兒者。始得當英雄之名而無愧。當彼出時。不過馬前之卒。今乃遷以至伍長。村長。爨爲我言。謂勃雪兒將來。必能更上爲軍官。或竟爲我法蘭西之將軍。此語。吾以爲殊當。媚梨試思。屢者。拿皇陛下之大將。孰非起自田舍間耶。特不知彼亦能奮其長臂。從血戰中。恢復我法蘭西。已失之疆土否也。而媚梨則曰。否。夫法蘭西之疆土。雖重。然我則以爲勃雪兒之性命重也。我何能以法蘭西疆土之故。致失我勃雪兒之性命。言次。忽以手外指曰。阿父。汝不觀勃雪兒來矣。老人視之。則果有一軍裝之人。昂藏而入。媚梨乃發爲嬌呼。張其素臂。以投於其人之懷。而老人則且托故避之。逕他往矣。

(二)

華燈將上。席間之人。已半入醉鄉。然尙有多人。舉其酒盞。向勃雪兒爲模糊之祝賀。勃雪兒領之。而

媚梨則殊樂。蓋其柔荑之指。今乃竟爲生平夢想之人所握。惟少有不滿者。卽勃雪兒。雖當盛會。而無意中時復露悵悵之態。媚梨乃私詢其所以。勃雪兒則以手掌微搓其柔荑之指。笑曰。吾愛。吾不過有所思耳。初無不樂。媚梨曰。思乎。其思巴黎歟。勃雪兒曰。然。媚梨。汝竟知我肝肺也。媚梨亦笑曰。君初歸耳。奈何卽思去。然君鬱鬱之故。果何爲歟。勃雪兒曰。今人多未能告君。須來賓散後。吾人可至小樓上一吸新鮮空氣。於時始可爲子告也。媚梨聞語。遂微笑不言。然其芳心嚮嚮。則惟祝衆人之早散也。已而酒罄。衆遂興辭。勃雪兒乃曰。媚梨。今吾人可登樓矣。媚梨諾。卽於屋隅啓一椽木之門。緣梯而上。其上爲一圓形之斗室。磨輪之翅。時已停止。室中乃寂無聲息。惟晚鐘鏗鏗。時復破窗隙而入。似報告今日之已過者。小樓對面。則有叢山屏立。山外爲普界。蔓村中之世仇也。勃雪兒曰。吾愛。適才汝非問我何事而抑抑乎。媚梨曰。然。但我則殊樂。以自今始。吾兩人更無分離之日也。勃雪兒歎曰。吾愛。吾人分離。且在卽矣。烏得謂之長聚。此語旣出。而媚梨之色。乃陡變。微語曰。勃雪兒。君欲行乎。勃雪兒曰。否。吾弗行。惟卿則須行耳。媚梨慘然曰。嗟乎。吾何爲行者。吾卽欲行。又安能捨我故鄉。並我親愛之老父及君。勃雪兒汝語。果何來耶。汝毋悲。我必勿行也。勃雪兒乃微唱。以手指窗外之叢山曰。媚梨。惟彼欲汝行耳。蓋此叢山之青山。卽當滿貯法普兩國之軍。嗟乎。媚梨。戰禍之

來已沿及吾村矣。故我謂我必留而汝必行也。媚梨至此幾哭。顫聲曰：「天乎！不謂我命之薄，乃至如此。吾方以久別重逢而喜，不謂頃刻之間，乃又使我以乍逢再別而悲。嗟乎！天乎！媚梨殊不幸矣。」

(二)

戰鼓夜號。山鬼晝哭。此太平之村落。竟一變而爲法普用武之場矣。陸軍之旗排列有如叢林。直出村尾。戟帶爲風所吹。磨空而舞。有若神龍探臂。幾欲攫敵人而食者。兩軍雖已小有戰鬥。然亦互有死傷。未能遽分勝負。特是預料數日之內。必將有一大戰。以普軍之意。且將毀此路線。不使法軍有所接濟也。村中乃大恐。火車轆轤之聲。晝夜乃勿能絕。所載者盡爲婦孺老弱。然亦有胆巨不欲行者。則留之軍中。以任看護之職。媚梨本在遣避之列。媚梨乃大戚。攀勃雪兒之臂以求勿去。而勃雪兒則否之曰：「汝在吾且分心。不能從事戰鬥。故不如汝早往巴黎。依汝姑母。則我亦得安心居此。以待奏捷。媚梨乎。汝勿泣。吾知君父之意。亦當以吾言爲然也。勃雪兒之意既決。媚梨遂別其新婚之夫及其老父。乘最後赴巴黎之火車而行。勃雪兒目送其去後。乃以媚梨託之上帝。求爲保護。遂卽歸營。治其軍中之事。夜將午。勃雪兒始就寢。中心轉側。惟祝其妻已抵巴黎。麻倍爾路姑母之家爲慰。願無意中忽聞隔室有私語之聲。聽之。乃謂今夕恐有敵人來襲也。排長則謂此語殊當。以普軍

已佔先着火車路線亦復爲彼軍所斷車中人盡爲俘擄矣。勃雪兒聞此噩耗神志乃全失。一身如墮冰窖。立奔赴排長之室。詢曰：排長，汝語確乎？排長曰：安有勿確。茲事且已見諸官報。旣而曰：勃雪兒，汝妻亦趁此次火車行乎？勃雪兒懶然曰：然。言時面色盡變，紅筋纒纒，其額上蓋怒極矣。排長曰：汝妻赴巴黎乎？勃雪兒又曰：然。排長乃歎曰：然則今者且赴柏林矣。吾殊爲汝失望。但汝亦勿必悲戰爭變幻本如薄海之雲，此事亦不足異也。由此觀之，直不如吾人之無家累者爲愈。旣少憂慮，又得傾心爲國，豈非佳乎？勃雪兒抗議曰：否。吾意殊不以汝語爲然。蓋我因我愛妻之故，勇敢亦且倍加竭我之力，以爲保護，使彼不得遂至柏林。排長曰：汝將奈何？勃雪兒勿答。且問之曰：排長，毀路線者果何營耶？排長曰：吾知之。蓋普魯士第七十九營也。汝望之，彼紅旌者，卽其先鋒隊也。吾聞今夜彼且捲土來攻，故吾人不得不爲預備。勃雪兒乃瘳笑曰：汝俟之。今夕我必單騎入其營壘，以救我未婚之妻。否則我當死之。排長拍其肩曰：吾友，汝毋如是。蓋吾法蘭西必弗能捨汝，使依上帝。卽汝妻亦必不以此事爲然。且彼軍斥堠嚴，汝何能超越而過？卽能之，亦有何法以救汝妻耶？勃雪兒勿語者頃之，逕出而其灼灼之目光，直遠射於七十九號營帳之上。且自矢曰：吾苟一日生者，必有一日出吾妻於羈囚之中，并令彼軍盡死於吾腕下。

(四)

夜氣既深。勃雪兒乃率其守兵。出帳梭巡。目光時復注及敵營。願乃絕無動靜。刁斗亦復斷而不續。勃雪兒乃虛爲想象。媚梨被囚之處。必在普魯士大營之後。守兵既盡赴崗。位勃雪兒勇敢之心。忽起立轉其身。向普魯士七十九號大營而行。既而忽自念曰。止此行殊莽。吾以獨身入彼營寨。又何希望之可言。究其極。必與媚梨偕至柏林。作俘虜。又何益哉。但益辱耳。思至此。方欲轉身歸其本部。忽於萬靜中。聞有蹶踏之聲。如黑夜行軍。斲枚疾走。勃雪兒始尙疑慮。繼忽大悟。立轉身以蹤已軍之後。呼曰。止彼軍來矣。趣戒而槍。此語既發。衆乃大呼來。福槍聲亦即隨之。而起營中將士盡醒。騎卒雜過。盡集戰地。號聲鼓聲同時並發。山谷乃盡震響。普魯士之前軍既敗。法軍亦復喧擾不密。蓋此中大半。卽爲村人於戰事實爲初次。未嘗習也。故一刻鐘後。普魯士軍立即突圍而出。直至配雅老人之門前。老人聞警。且傷其愛女。被虜亦自樓上開槍擊之。願普軍衆乃不敵。竟有一彈直貫其胸而過。殞矣。是役發生之時。雖在深夜。然其終局。直至日高始已。其時全村中已盡變爲死屍之山。流血淙淙。溝壑盡赤。願兩軍猶呼殺不已。形如中狂。而勃雪兒爲尤甚。其時彼之長官已至。勃雪兒氣乃益壯。且其心胸爲戰氣所激。數十年之舊仇。盡逆溯其腸而上。與新恨交併。乃大呼立潰圍入。

發彈如雨。近者盡撲地倒。濃烟繞其身。幾不辨人影。從者和之。普軍大亂。四潰而退。顧雖退。然仍整齊。不禁勃雪兒雖勇。亦不禁私服普軍主將之能。其人身體絕魁梧。雙眸灼灼。作淺藍色。惟被甲厚。乃稍形笨滯。時方殿後。以刀揮衆軍令退。己身與之相去。不過盈丈。勃雪兒乃大喜。立起乘出。以刀自後劈之。直壓其顛而下。惜哉。勃雪兒乃以用力過猛。刀鋒遂偏。僅着其背上所負之衣。嘶然一聲。衣盡裂矣。其人覺立回。其身出槍。以指勃雪兒之額。欲放勃雪兒大呼立起。其足以踢其人之腕。腕劍槍乃墮地。其人愕而勃雪兒已舒其臂。捉其人過馬。呼其衆曰。止。今吾得此已足。汝輩行可也。言時。願其從者曰。趣回配雅老人之家。予尙有事。須與彼計算也。勃雪兒語雖高。願以戰劇。衆乃弗聞。勃雪兒無奈。遂力挾其人。以入配雅之居。且復入媚梨曩時所居之室。擲軍官於地。鍵其門。曰。狗臥。此言時。回身視壁上之小窗。曰。此窗小。狗當弗能逸。軍官急曰。男子。汝欲何爲者。趣爲之。汝軍而退。吾軍行。且至於汝。亦無利也。勃雪兒獷聲曰。汝爲普魯士七十九營之大佐乎。軍官曰。然。勃雪兒曰。汝卽毀路線。且劫取車中之婦女者乎。然則汝亦知吾妻如何者。大佐曰。是矣。彼人殆爲媚梨。而汝則爲勃雪兒。以彼口中常呼汝名也。勃雪兒怒曰。咄。若毋嘔。我可趣言其生死言次。立揮刃健跳而進。顧大佐亦無懼。夷然曰。生也。特彼已爲俘虜。行須送往柏林。汝詢之何爲。勃雪兒曰。止。媚梨弗能。

往也。言次擲其刀於地。呼曰：「男子！今我與語者，爲君子歟？抑小人歟？」大佐微笑。勃雪兒曰：「果君子者，則其所言雖死亦弗悔然乎？」大佐冷然曰：「然。」勃雪兒曰：「大佐，汝今已爲我之俘虜然乎？」大佐曰：「然。」勃雪兒曰：「然則媚梨亦爲汝之俘虜歟？」大佐又曰：「然。」勃雪兒乃陡呼曰：「大佐，今吾人可以交換矣。」而大佐則愕曰：「勃雪兒，汝語我乃勿解。」勃雪兒曰：「無他，卽汝以媚梨來者，則我亦以汝歸也。」大佐曰：「然我若拒汝者，奈何？」勃雪兒怒曰：「汝死耳。」實告汝。汝今已入我掌握。汝果抗者，則一秒鐘間立以汝頸血濺我前衿。大佐汝疑我懼汝乎？則汝慎矣。大佐夷然曰：「汝慎耳。今吾命運已轉，汝不觀我軍已潮湧而至乎？」言時突前欲至窗側。勃雪兒亟阻之曰：「止。」彼輩見汝者，卽不以槍擊此樓乎？大佐欣然曰：「豈特此彼輩行將上樓，助予。」勃雪兒汝今爲我虜矣。言次大笑。勃雪兒聞語立健跳而前。大佐愕而勃雪兒則大笑。蓋其軍服已爲勃雪兒撕下，擲諸地上。曰：「大佐，汝可至窗前呼救，吾不汝阻也。然我恐彼普軍亦且以槍彈饗汝。疑汝爲法人矣。趣往，吾與若偕死耳。奈何？」前言次立捉其臂，令前。大佐亟曰：「止。」容我思之。勃雪兒乃釋其臂，矯然立於其前，以待報命。大佐乃曰：「勃雪兒，以我有用之人，乃作此無名之死，亦殊無謂。汝當知普魯士之需我，實較汝妻爲多。卽法蘭西亦不能捨汝勇敢之赤子也。」勃雪兒汝釋我，我當以媚梨付汝。今予雖受辱，但亦能托之於戰爭命運耳。勃雪兒乃歎呼。

曰大佐。今汝爲我友矣。大佐曰。暫與汝友。此後各在戰場相見也。勃雪兒曰。佳甚。此後我當以白刃酬君用答今日之盛意。必弗怯也。大佐歸。遂偕媚梨至配雅之家。以媚梨之手付勃雪兒。曰。今事了矣。吾人不能更爲君友。君可行矣。媚梨曰。大佐。我不死者。賴汝。我當謝汝。言次。立伸其雙臂。以攀大佐之臂。而以粉齶親大佐之面。大佐窘而媚梨已挽其夫行矣。大佐乃以手自撫其面。曰。嗟乎。慚愧。我不死者。亦賴汝。



雨
不
死

小怨情

玫瑰有刺

(瘦鵲譯)

玫瑰有刺 銀瀑含泥

明月中天 浮雲蔽之

(莎士比亞)

春光又老矣。落紅成陣。漫天飛舞。不得歸宿。地萬綠。中小鳥。嘶嘶然。聲悲哽。若傷春去。而花圃中。玫瑰一叢。尙嬌紅。如昔似染。杜鵑之血。枝葉扶疏。交糾至稠。密遮斷小闌干。幾曲色幽碧。下覆如蓋。露着其上。盈盈如淚珠。時方凌晨。朝暾漏其光。於蛋白色雲屏之後。黯淡可憐。有三四稚子。携手跳躍。來奔集花叢之前。各展其小手。採此朶朶之玫瑰。枝葉受震。露珠紛落。如人下淚。諸兒且採且歌。狀至歡。忭小。慳如蘋婆之果。盡盎然露笑容。蓋若輩年事各十二三許。方在人生美滿之天心田。甜蜜了無不如意事。烏知來日大難。方興未艾。更五六年者。萬重之恨。綺愁羅亦且。冒其頭上矣。諸兒採花未已。斗有一老人。策杖蹣跚來。背偃。如弓髮白。殆類銀絲。度其年鬢當六七十。見諸兒立止。弗前。遽揚其手。作沈重之聲曰。孺子其勿爾。玫瑰有刺。不可採也。採之且刺。汝手刺汝心矣。諸兒聞聲。則亦止。而弗採。各以面面。老人同聲呼曰。叟何謂也。吾曹採玫瑰花耳。干汝甚事。老人點其杖作聲。

徐徐言曰。孫子勿謂老夫絮絮。吾言實屬忠告。玫瑰有刺。烏可採者。採之不特創汝手。且創汝心。諸兒殊不解。老人所謂第各暉其小眼。相覷無語。居頃之一兒忽曰。叟吾人腦力薄弱。至邪解。更旨請道其詳。老人垂其首。不聲。旋乃舉杖敲小徑畔一石。長檣曰。若曹且坐。老夫心坎中有一段傷心史。懷之多年。無可告語。今姑告之。若曹若曹其趣。坐靜聽。無譁。諸兒噉應曰。諾。遂闕然就坐。而手中之花。盡掉地上。花瓣四散。貼地。宛若殘脂。老人白如霜雪之首。乃立俯顛其唇。發爲悲惻之聲。曰。罪過。此花今日。落何日。復能上故枝。耶。語既展。瘦臂拾花。并拾散瓣。盡始起。親之以吻。一一納入懷中。珍惜愛護。視之如瑰寶。少選則舉目以向諸兒。眼淚之痕已盈於眦。復默然者移時。乃悲聲言曰。孺子聽之。老夫無名氏也。當夫二十餘年前。固亦有名氏知之者。良匪尠迨二十歲後。吾乃不名。而自稱曰波亞菲洛。波亞菲洛者 Poor Fellow 也。意謂吾乃可憐之人。此世界上初無一人憐惜者也。爲時既久。人遂亦波亞菲洛。吾而忘吾真姓氏。吾心乃彌樂良。以吾一生埋首於眼淚之中。未嘗有歡笑時。自問身世。傷心已極。至弗欲更留此不祥之名字於人世間。受人嘲謔。第願天帝垂憐。吾躬令吾撒手人天。而此名字亦與吾身同葬地下。弗留餘迹。設無地可以葬吾。則舉吾之身。吾之名。悉葬之狗彘之腹。亦無不可。但使後之人不知前此嘗有一可憐不足惜之某某者。蓋此天地間。祇

一念當年有一自稱爲波亞菲洛之傷心人而賜以數聲之微喟則已足矣老人語至此老淚已錯落如珠諸兒不審老人意則皆注其點漆之眸於老人身上木視不少瞬老人哽咽久之乃出巾搵淚又謂諸兒曰孺子勿笑老夫哭老夫眼淚枯已久矣今者見若曹探玫瑰觸動吾心事回首當年淚湖中乃不期而作波辛酸之淚奪眶遽出弗能自止嗟夫孺子老夫當若曹之年亦嘻嘻咄咄歡躍如得果之獼猴何嘗有些須不如意事迨十八九時知識少開忽於一煩惱字典中識得情之一字情海橫流蕩入予心而愁根恨苗遂亦滋生怒長迄於今而未斬踣天踏地莫能自聊蓋茹痛飲恨者垂二十餘年矣嗟夫孺子老夫實可憐虫也老人語剛畢一兒遽揚聲呼曰叟欺吾叟人耳何名爲虫且吾人但知有螢火虫有地鼈虫有蚊虫若可憐虫則未之前聞老人莊容言曰孺子勿與吾嬉其聽吾道傷心之史當吾少時嘗與一女相識女郎芳名曰露史芳紀可十八九天人也至其芳容之如何便娟殊昴能爲若曹告實以老夫無粲蓮之舌烏能曲狀美人狀之弗肖則不如弗狀爲得惟其美實爲上天下地所罕見並世無復第二人吾人以爲天上安琪兒者當具出塵絕世之姿匪同庸脂俗粉然如使彼飛下人寰與此女郎一比顏色則必逃歸天上弗敢復下故二十餘年來吾心坎中猶深嵌其倩影不少磨滅情老夫非畫家耳脫爲畫家若決能作一幅絕群超倫

○之○美○人○畫○以○傲○麥○克○司○冬○而○冠○美○術○界○桂○葉○之○冕○今○既○弗○能○畫○則○亦○已○耳○惟○懷○此○美○人○之○影○於○心○坎○
○之○中○至○於○萬○歲○千○秋○此○心○坎○者○有○如○神○龕○而○渠○儂○之○玉○影○則○爲○神○像○吾○之○靈○魂○卽○永○永○依○此○神○像○不○
○復○他○適○吾○死○後○吾○身○雖○終○有○腐○之○一○日○而○吾○之○心○坎○則○如○埃○及○上○古○之○木○乃○伊○如○博○物○院○中○之○陳○列○
○品○歷○數○千○年○而○不○腐○後○人○如○能○發○見○吾○遺○骸○者○或○能○一○觀○吾○心○坎○中○之○美○人○畫○也○一○兒○笑○曰○如○叟○言○
○叟○胸○中○且○開○美○術○館○矣○老○人○不○答○大○噉○足○與○首○並○動○身○乃○俯○仰○低○昂○不○已○厥○狀○益○類○弓○噉○已○卽○淨○其○
○喉○續○曰○孺○子○聽○之○吾○之○識○此○美○人○也○尙○在○十○八○九○從○事○於○學○校○教○師○生○活○時○爾○時○渠○儂○亦○方○以○白○羅○
○帕○裹○書○作○女○學○生○兩○校○相○去○不○及○半○里○而○上○課○散○課○之○時○間○亦○幾○相○類○以○是○選○近○道○左○日○必○一○二○回○
○秋○水○盈○盈○之○眼○波○時○亦○於○無○意○中○與○予○雙○眸○相○接○觸○如○是○者○可○半○載○吾○乃○覺○吾○靈○魂○中○之○情○根○屢○受○
○彼○秋○波○中○澄○湛○之○水○所○灌○溉○已○茁○生○愛○芽○日○見○其○暴○長○後○此○時○遇○時○弗○遇○者○又○半○載○郵○政○局○之○郵○筒○
○中○居○然○有○吾○二○人○往○還○之○尺○一○書○矣○吾○故○拘○謹○渠○亦○矜○持○故○舍○切○磋○學○問○道○德○外○未○嘗○有○兒○女○子○採○
○蘭○贈○芍○之○詞○後○此○魚○沈○雁○杳○者○又○半○載○吾○始○輾○轉○知○其○芳○心○所○懷○幾○欲○於○心○坎○中○豎○一○大○理○石○之○豐○
○碑○一○一○勒○其○語○於○上○用○誌○不○忘○又○以○小○姑○居○處○將○有○郎○也○則○更○立○一○決○心○終○吾○生○弗○娶○迨○彼○一○爲○他○
○家○婦○卽○聽○彼○鋤○此○情○根○刈○此○愛○芽○不○復○加○吾○以○一○疎○從○茲○彼○自○彼○吾○自○吾○各○不○相○關○可○也○老○人○作○末○

一語時聲絕低。幾令人莫辨。而此絕低之聲。將出其慘白之兩唇時。似斗有限淚來。梗其喉際。故微帶哭聲。俄而舉其杖方叩地。又以枯澀之聲。續言曰。願爾時予心中所引以爲大憾事者。則與個儂神交已久。而猶未嘗一聆其聲。欸也。吾腦中以是每有一幻想。偶聞鄰家洽洽。庇霞娜聲。心卽趨趨。弗已。憮然自問曰。是得毋個儂嬌聲耶。偶聞亂綠中夜。鶯紉蠻作聲。心復趨趨。弗已。憮然自問曰。是得毋個儂嬌聲耶。既而審其非。是則大恨。申申嘗庇霞娜。嘗夜鶯胡事。作此無謂之聲。作弄吾人。今後吾誓不聽若曹聲矣。閱旬許。吾心上下如轆轤。謀一聆個儂聲。欸以慰吾之渴想。會遇一友人。湯姆有女友。梅白爾者。個儂之閨友也。同心同德。親稔如姊妹。行予因謀之。吾友轉懇梅白爾。紹介與個儂一見。吾友欣諾不數日。卽以時日告予。時則予之心。直似浸於葡萄酒中。甘芳無藝。前一夕。予喜而不寐。竟拂衾痴坐。至於達旦。日前事事物物。一若都呈笑容。以向予。屋角鷓鴣。叫月聲。至慘厲。而予則以爲春光好時。黃鶯兒弄吭於花陰之中。聲乃嬌媚無倫。桌上燈光。燁燁輕寫。胆瓶中。亭花影。印上粉壁。平昔予恆視爲鬼影。悚懼萬狀。而今則覺其一枝一葉。都寫作個儂兩字。尋復幻爲個儂。曼立作淺笑。予雙眸遂專注其上。不復他矚。翌日。味爽朝日。剛露其首於雲中。予已先人而興。是晨雖仍出而視事。願了無心緒。筆尖着紙字。乃屈曲如蚯蚓。腦蒂中所思者。第思吾面個儂時。當

如何措詞劈頭第一語必曰密司露史詎此語之下乃久久不能續以他語一若吾所識所知者惟此溫馨曼妙之四字而已思久之仍不可得皇急殊甚爲狀正類一介平民將朝巍巍九五之尊一言一語不得不先事準備然而終不知從何處說起又若曩昔作學生時教師出一枯澀沈悶之文題令人無從着想但僻此題於紙上舍此則不得隻字予苦思良久初無端緒則姑置之斯時寸心如麻亦不能復作他想第盼吾友之來召每聞電話上鈴聲了了然吾心輒作亂躍午后益復焦急若不可以終日遲之又久杳無迹兆而壁上報時之鐘已放其得意之聲鏗然鳴四下矣無限之希望漸次歸於失望頃者憾此鐘上長短之針胡遲遲其行茲則怨其奚事匆匆而去脫能濡滯如蝸牛緣壁者則吾希望不致遽絕方懊喪間斗聞電話上鈴聲大作卽投筆一躍起飛馳至於電話處攬電話筒於手手乃顫甚側耳就筒聽之審爲湯姆口吻亦不辨其作何語拋筒立奔足絆於戶幾仆匆促登一街車犒圍人以厚資趣彼如飛而前圍人得錢喜力策其馬馬負車疾趨首幾着於地四蹄高揚塵蠶滾滾如雲烟顧吾意猶未慊憾此馬入世時奈何未傳兩翼苟多此兩翼者則吾今日受惠良匪淺車疾行殆二十分鐘許始抵吾友家予遂登身下舉手叩扉當此叩扉時吾之心乃如舞臺上之名優踴躍而舞似已跳至喉際勢將奪口而出亟力自抑止使少寧貼須臾扉闌然關

一稚子立門內，掬其笑容於小頰之上。以逆予，則湯姆之弟也。予方欲啓口詢以湯姆在家否，而湯姆之弟已朗聲謂予曰：「阿兄出矣。」予大愕，急問曰：「然則有他人來乎？」曰：「無有也。」此際予滿腔興緒，如湯沃水，頓消歸鳥，有然猶不省吾友召吾果爲何事，必與一面始得。因卽翔步出，逕往俱樂部。俱樂部者，吾友人輩聚首言歡之所也。旣至，亟叩某君在否。俱樂部中人答曰：「某君已俟君久矣。」予乃大弗怡，私念何參商若是。殆今日彼蒼蒼者將罰吾奔波死耶。然而吾爲此事，故吾無懟也。一時不知所適，則復怏怏然。至吾友家，而湯姆已歸，方坐而俟予。見予至，則立出一書以相示，書蓋爲個儂所寓，屬馮姆轉致梅白爾者。湯姆與梅白爾固有親故，以是得展閱其書。書中字字娟秀，吾一見卽知爲個儂手筆。書半爲英文，半爲法蘭西文，作英文者係約梅白爾於來復日觀劇於白雲劇場。作法文者則調侃梅白爾語，都絕有風趣。稱梅爲「至美至親愛之妻」及「吾之甜心」。蓋彼娟娟者亦頗欲以夫婿自居也。予閱竟不覺爲之輟然。卽慙湯姆趣交梅白爾，詎吾友以梅白爾初出校不審其居所，而梅白爾亦弗至是。書遂致留中。然吾儕皆以爲個儂時與梅白爾把臂彼此，或先有成言白雲劇場之約，屆時當自往也。老人刺刺而語爲時已久，至是乃大喘喘急甚，雙頰都作深絳，則以雙手把杖頭而支其下，頷於手上，以自將息。沈默無語者可十分鐘，乃復言曰：「孺子聽之，老

夫今當述白雲劇場中觀劇事矣。予雅弗欲踽踽獨行，因勸湯姆同往。抵劇場時，爲時尙絕早，座客乃寥寥，如晨星放眼四瞻，猶未見個儂倩影。心彌覺急急，每聞步履之聲，則輒復回首視來者。是否個儂，僅僅十餘分鐘間，而吾已回首數十次矣。亡何庇霞娜琿琿齊，繡幕徐徐揭，劇已開場，而個儂猶未至。梅白爾亦未至，予心乃益急，私付吾今日一片喜心，殆又將付諸空花泡影耶？予方作此失意之想，斗聞小蠻靴聲，蹺蹺然起於廊中，須臾卽有一孀孀婷婷之影，翩然以至。如明月出雲，似好花迎日容，光明冶映，澈四座，直令人不可逼視。座中有女如雲，固不乏佳麗，至是則皆黯然失色。群訝似此妙人，兒得毋來自天上焉？知此瓊花璧月之姝，卽吾之所謂個儂耶？老人言至是又少止。尋復續曰：時個儂轉其星眸，向予微睇，卽盈盈入座。觀劇至解頤處，輒半露其編貝之瓠犀，珠香玉笑，秀靨生春，爲狀若至忻悅。予則整頓全神，伺其眼波，爾時舞臺上果作何狀，初不了了。劇將半而梅白爾猶遲遲未至，予心滋弗怡。念渠如弗至者，則吾今日之希望又絕。遙視個儂，似亦作焦急之態。吾知其方切盼梅白爾來也。居頃之，吾腦中乃陡生一念，急詔吾心曰：吾意以爲不如往告密司露史，謂日來密司梅白爾未至，湯姆許而湯姆亦不審其居所，故密司日前之書初未入梅白爾手。今日殆不來矣。密司露史一聞是語，或卽商量作歸計，免得枯坐折損小蠻腰也。汝於意云何？心欣

然○答○曰○如○卿○言○亦○復○佳○茲○事○雖○微○覺○孟○浪○然○個○儂○或○能○見○諒○腦○與○心○既○表○同○意○遂○不○期○而○生○一○種○烟
士○披○里○純○雙○足○立○承○此○燦○士○披○里○純○之○旨○倉○猝○離○座○而○起○斯○時○若○有○苟○璧○德○也○愛神導○其○前○台○佛○兒○鬼
也○
逐○其○後○透○邏○曲○折○逕○至○一○寶○相○莊○嚴○之○安○琪○兒○之○前○惘○惘○然○如○在○夢○裏○安○琪○兒○爲○誰○則○個○儂○也○個
儂○聞○予○足○聲○立○迴○其○香○頸○次○卽○亭○亭○起○以○凝○酥○之○面○面○予○橫○波○如○水○直○注○予○雙○頰○之○上○予○此○時○但○覺
此○身○已○不○在○人○世○間○一○若○登○輕○氣○之○球○扶○搖○直○上○摩○長○空○而○叩○蒼○穹○方○寸○靈○臺○似○亦○含○有○仙○氣○良○久
神○始○少○定○覺○吾○兩○唇○微○顫○舌○根○微○動○呼○密○司○露○史○顧○此○聲○浪○殊○低○弱○殆○未○入○密○司○露○史○之○耳○於○是○力
自○振○刷○祛○其○畏○首○畏○尾○之○窘○態○鼓○勇○言○曰○君○殆○在○是○俟○密○司○梅○白○爾○乎○密○司○露○史○嚶○嚶○答○曰○然○予○復
曰○密○司○梅○白○爾○日○來○未○嘗○至○湯○姆○許○故○君○書○初○未○入○梅○白○爾○手○今○日○渠○或○不○來○劇○場○矣○密○司○露○史○曼
聲○言○曰○渠○未○來○乎○予○曰○然○此○然○字○一○出○予○口○卽○返○身○行○氣○亦○爲○之○立○王○不○覺○仰○天○吐○氣○弗○已○孺○子○乎
若○曹○幸○毋○笑○吾○爲○笨○伯○謂○往○見○一○美○人○常○事○耳○值○得○如○此○恇○怯○然○孺○子○當○知○天○下○儘○有○大○雄○辯○家○夙
昔○飛○辭○騁○辯○於○千○萬○人○中○而○吶○吶○然○不○能○吐○一○詞○於○美○人○前○者○故○吾○人○與○一○絕○世○美○人○相○晤○對○其○難
直○無○異○於○嬉○皮○之○學○童○朝○其○嚴○師○傳○也○時○諸○兒○聞○老○人○末○一○語○則○皆○以○手○足○相○觸○擠○眉○伸○縮○其○舌○各
作○醜○臉○相○向○意○謂○老○頭○兒○恰○搔○着○吾○輩○癢○處○也○老○人○又○曰○孺○子○勿○扮○鬼○臉○其○聽○吾○語○爾○時○予○既○歸○座

心乃彌適蓋予欲一聆其千嬌百媚之聲者久矣今茲如願以償寧非幸事雖止「然」渠未來乎」寥寥五字未及音樂譜中杜來米花沙拉雪七字之數然而此清婉曼妙之嬌音依稀猶蕩漾耳際鼻鼻弗絕覺底霞娜聲也樊奧琳聲也鶯啼聲也燕語聲也都不之及惟天高月白時萬山中冷泉咽石之聲爲差類耳予咀嚼良久竊竊自喜遙視侗儂仍端坐觀劇初無去意若將俟劇終行者劇終後予與湯姆偕出遇個儂于劇場門次予不敢再逗以語則第借此雙瞳與彼道一聲 Good-bye 而已老人至是又咳因少作停頓舉手力搥其胸久久不作一語諸兒弗能耐則皆譁呼曰以下如何更趣言之豈此 Good-bye 之後即永永 Good-bye 耶老人遂又曰孺子毋譁吾固當爲若曹道其詳惟若曹勿等閑聽之須知以下之語實老夫以二十餘年來無窮之恨淚組織而成說來都足傷心匪同村翁野叟坐豈棚瓜架下講希臘神話也予自爾日與個儂一面之後蓮子之心本多苦味至是乃少舍館蜜詎意兩日之後此少許之館蜜遽變作萬頃黃連之水不特翻騰於五中直將沈溺吾身嗟夫孺子二十載以來老夫直無一日不在此黃連水中也白雲劇場御劇之明日予以俗務叢脞未赴俱樂部及第三日戾部時部中人忽授吾一書云係湯姆君囑呈覽者予亟啓緘讀之甫讀三句斗覺吾身似已墜入一無底之黑淵靈魂亦不爲吾有弗省飛越至於何所天地斗窄色

都作是赤孺子亦欲知書中作何語乎老夫姑舉以告若曹書云「露史大決裂一昨馳書來責弟爲多事并謂幻欲求恕者非至彼家剖辯不可弟雖已去書告罪然不知其結果常復如何日前事梅白爾亦至不以爲然謂露史知之必且大怒今此語果中矣弟之於君似已可謂盡力後此願毋再擾我湯姆上言」此一封書雖無多語捫之却字字有稜直刺吾心不少寬假予讀已悲酸之淚已迸出如繩長夜無眠悲從中來則反覆此書中之語自恨當日以一念之差唐突個儂吾誠何心逢彼之怒而復重累吾友在吾固自以爲與個儂神交已久無殊夙契此舉雖屬孟浪彼必能諒吾今茲旣不吾諒尙復何言而吾友之書亦偏多驚人之語念彼書中所謂至彼家剖辯者果剖辯何事耶吾與個儂一語個儂遂怒吾而謂今乃能囑吾友造其家耶輾轉思維終不得其解然吾友信人平生未嘗作僞寧有以謔言欺吾者而吾之對於吾友更覺慚汗無地彼之爲吾盡力吾寧弗知祇以吾尙有親在未能報之以身否則斷脰瀝血亦匪所恤「願後此毋再擾我」一語已足見吾友之怒吾絕吾直將拒吾於地球之外厥後吾幾欲息息與吾友作避面尹那懼一面彼卽足爲彼擾而吾之負疚將無已時也當是時老人狀至悲憤力嚼其慘白之唇血沁沁出眼淚承睫欲下顚如珠則立以手指彈之去旋復悲聲言曰得書之翼日予有一密友傳湯姆語來謂個儂以吾日

前○之○舉○恨○吾○至○於○次○骨○謂○吾○枉○讀○十○年○書○何○不○識○事○理○乃○爾○今○而○後○誓○不○與○吾○通○隻○字○矣○嗟○夫○孺○子○此○數○語○之○來○其○銛○利○直○同○利○刃○劈○吾○心○房○成○爲○碎○屑○願○吾○終○弗○敢○對○個○儂○罵○吾○吾○應○之○可○也○打○吾○吾○受○之○可○也○但○念○個○儂○平○日○對○吾○意○殊○不○薄○今○者○不○當○恨○吾○至○於○此○極○然○而○此○斬○釘○截○鐵○之○語○予○雖○非○親○聆○其○出○於○個○儂○檀○口○特○來○自○湯○姍○許○當○非○嚮○壁○虛○造○者○比○烏○乎○波○亞○菲○洛○已○矣○已○矣○吾○人○之○廁○身○世○上○必○得○一○人○憐○惜○方○不○虛○生○今○汝○心○中○之○人○方○罵○汝○唾○棄○汝○則○此○茫○茫○世○界○上○尙○有○誰○憐○汝○汝○既○不○得○一○人○憐○偷○生○又○何○爲○者○死○可○耳○願○吾○在○勢○又○弗○能○死○上○有○親○在○惟○吾○是○依○吾○死○不○將○失○所○爲○子○者○既○弗○能○顯○揚○其○親○復○使○風○燭○餘○年○痛○遭○橫○逆○則○不○孝○之○罪○必○且○上○通○於○天○計○惟○有○委○心○任○運○懷○此○寸○碎○之○心○過○吾○眼○淚○光○陰○耳○然○吾○縱○不○遽○死○私○心○則○抱○一○自○殘○之○宗○旨○爾○時○吾○內○部○業○已○多○病○肺○疾○方○開○場○胃○疾○潛○伏○已○久○老○母○關○心○頻○囑○就○醫○而○吾○至○弗○欲○蓋○達○克○透○或○能○療○吾○肺○疾○胃○疾○終○弗○能○療○吾○心○疾○吾○但○聽○之○而○已○語○已○老○人○咳○咳○久○之○復○曰○當○彼○時○吾○年○事○已○富○尙○無○室○人○慈○親○將○老○敦○促○子○娶○而○予○殊○無○此○志○良○以○方○寸○心○田○中○滿○貯○一○個○儂○初○無○位○置○以○容○他○人○即○有○隙○地○亦○爲○悲○思○愁○緒○所○充○塞○焉○能○更○容○人○闖○入○其○中○况○吾○罪○戾○已○深○弗○死○已○屬○非○分○奈○何○再○耽○誤○人○家○好○女○子○委○身○於○吾○心○如○稿○木○情○如○死○灰○之○人○浪○擲○其○如○水○年○華○而○令○人○有○錦○屏○人○忒○看○的○這○韶○光○賤○之○歎○也○老○人○作○此○數

語聲悲哽甚語語如含眼淚須臾又曰嗟夫孺子老夫今者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乘化歸盡當在指顧之間吾死後漆宵月黑或與一般情鬼把臂地下亦良不寂寞吾遇擺倫可以媿擺倫擺倫之情濫吾之情專也吾遇蠹俄可以媿蠹俄蠹俄之情淡吾之情濃也然此特死後事耳咄嗟間吾或弗卽死亦殊難必若論老夫年事固未可云老行年僅四十有五耳祇以二十五年新愁舊恨旦旦而伐遂唐喪至是駘背龍鍾幾類七八十許人潘郎之鬢亦絲白矣嗟夫孺子當知天下之催人老者不獨光陰也老人言既仰天作累啼復掉首扼腕弗已狀若感慨不淺者既而又曰嗟夫孺子吾生四十五年半在眼淚中過無所謂幸福無所謂歡樂光陰如電時不吾待無賴西風竟吹白少年之頭回想當年消受美人眼波魂夢都甜曾幾何時而死神已與老夫步步近矣然而死又何足悲哉一死則吾無窮之煩惱無窮之痛苦無窮之愁恨卽可一筆勾銷歸諸溟漠爲狀當較生而埋頭於眼淚中爲樂况吾死時頗有一二紀念之品可隨吾身同入墟墓凡此零統寸楮斷縑尺素悉出個儂纖手卽一星紙屑吾亦視等瓊瑤彌復可寶入墓時吾心雖冰得此個儂之物置諸胸臆立能迴冷作溫如裹以天鵝之絨他日者夜臺無俚舉以示群鬼亦足自豪故吾之寶此紀念品實甚於吾之生命也老人言至是累以手按其胸似恐其不翼飛去者少選又曰嗟夫孺子老夫在世之日

暫矣回溯二十五年來啼笑難糅歌哭無端心爲之碎腸爲之斷眼淚爲之枯靈魂爲之痛楚萬種傷心只爲此一個情字今而後萬事都了寸寸淒涼之光陰到此作一結束此生已休矣但願來生勿再爲有情之物化鳥莫作鴛鴦化花莫作毋忘儂化樹莫作連理之樹化魚莫作比目之魚魂而有靈或能化作精衛冤禽銜石以填平恨海彌補情天則實爲至願下之卽化作牛馬犬豕供人驅策亦頗不惡如仍立地爲人則願有一魔王與予並出焚盡天下書坑盡天下儒使吾無從識字無從得智識或去而爲担糞之夫或去而爲賣菜之傭渾渾噩噩了却一生其亦可耳此際一稚子忽躍起呼曰叟毋然東家小約翰日上街頭賣菜子衣敝衣窮年不易兩肘悉露於外長日但啖麵包一片未嘗蘸以牛油晚間則第以稻草及舊新聞紙鋪馬廐一隅代其鐵牀作賣菜傭奚樂者一兒曰若作牛馬犬豕更不值得矣吾見老乾姆家一小犢每日味爽卽出耕田間入夜弗輟老乾姆且時以一巨挺挺其背用酬其勞吾家一老馬日必馳騁數百里歸來不得一飽而馬夫具克恆餉以革鞭苦乃萬狀牛馬何可爲者一兒曰作狗亦大可憐吾友彼德之父畜一西班牙狗日夜守門勤勞勝於閩人一夕有肚篋者過彼德家携毒餅來食狗明日彼得家物盡失而狗亦死矣作狗何樂之有老人微揚其首舉手杖叩地作聲朗朗然言曰孺子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作牛馬犬豕固可憐

然其所受之痛苦止在肉體而吾人所受之痛苦則在精神肉體上之痛苦可忍精神上之痛苦不可忍也時有一較頌之童嬰然起立曰精神肉體都不干吾曹事汝欲作牛馬趣作牛馬去誰耐煩與汝刺刺不休者卽汝半日長談說得唇焦舌敝吾亦初未懂得一字也好朋友吾輩行矣厮守此老頭兒作麼生言已諸兒歡呼以應携手作舞蹈狀揚長去剎那間而樹陰外好哥哥好弟弟之歌聲作矣老人兀坐於石長凳上久之浩歎弗聲雙眼噙淚珠直視於前作空望一手緊握其拳一手則力擗其縷縷白髮使飄落尋復嚙其褪紅之唇至於血出如是者良久遽振其枯澀之吭嘶聲歌曰

In my heart is one lonely spot,

That memory revisit in tears,-

Where wander, mute, yet never quite forgot,

The loved of vanished years.

歌竟老人之首徐徐俯老人之胸徐徐傾向前未幾老人斗自石凳上仆杖亦隨仆晝然中絕而老人之身適伏於玫瑰花叢下木然弗少動時輕颺掠玫瑰花過枝葉相磨戛作瑟瑟聲似歎吾嬌紅

之花下奈何陳此死人者

吾夫死於虎

一六

傷哉波亞菲洛汝竟死耶玫瑰之刺碎汝心耶汝心雖碎疇憐汝耶黃土蓋汝汝情夢醒耶酬汝情淚者無人汝幽魂安耶吾今易玉勾詞客之語以詔汝曰個儂之心中靈思如藕不屑爲汝而牽個儂之口中香津如蜜不屑爲汝而吐個儂之夢中芳魂如雲不屑爲汝而斷個儂之病中弱體如綿不屑爲汝而迴個儂之笑中秀靨如花不屑爲汝而開個儂之哭中清淚如珠不屑爲汝而墮嗟夫波亞菲洛汝何痴耶汝痴汝卒死矣死而有靈莫漫愴神此生已休慎汝求生天地無情汝毋有情汝而有情汝恨且永永無盡甲寅除夕前三日淒風苦雨之夜瘦鷓跋於紅鷓啼瘦樓頭之懷蘭室

小苦情

吾夫死於虎

(指嚴)

夜寒砭人骨朔風撼窗稜有虎虎聲燈光搖顛靡定色淡碧中含霜威蘭闥雖深邃寒氣獨能侵入殆如所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者硯池冰作作有稜瓶水漸凍噫此寒闥景色較歲暮竹屋何如既而聞婦女歎聲旋又有聲如擱筆一麗者斜籤其身捨案旁銅箸撥鑪灰支頤自語曰「君書不言小春梅放必當並倚欄干數春心幾點到枝頭耶今竟何如雖然君之情高意真妾所刻骨深信斷

無其他之疑。竇然則妾所摯愛篤信之夫君。奈何三月不嗣。音夫君乎。猶憶臨去依依。指妾孕腹。低語曰。呱呱者。出予不臨湯餅之會。亦必登彌月之筵。一試啼聲。念此玉雪。嗟乎。今阿侯且逾五匝月矣。拜見之期。終成虛語。而君之音問。益如石沈大海。鳥去長空。夫君乎。妾之蓬首晨飛。枕函夜濕。却爲伊誰。夫君縱不念妾。獨不一念嬌兒乎。噫。妾夜夢不祥。夫君殆有意外之變。爲前約所萬不計及者。兩心耿耿。阻隔而不得通。然耶。否。耶。願妾求之。邸報訪之。戚友夫君。雖奔走國事。參謀帷幄。會無失敗消息。何故沈沈若是。夫君乎。妾妾得縮地術。幻游方立時。握手相親。一訴衷曲。舉阿侯置君懷中。代表一腔情血。使普天下美滿。因緣有情。眷屬咸無過於吾夫婦。則妾願不將大慰乎。雖然。今妾能夫君乎。正淚隨聲墮。時忽小婢自迴廊下。持薰籠入。急呼曰。雪深幾寸矣。麗者若有所驚。曰。噫。「雨雪霏霏」。小梅爾往。爨下視木炭。幾許分貯。篋中携來。助此爐火。阿侯。匪方熟。恐不禁。此寒洄爾亦當早眠。勿貪與廚娘閒話也。小婢唯唯去。旣而携炭入。一一挾置。爐唇未幾。赤熾。熊熊春生。一室小婢自內。施側整理。衾褥麗者亦逡巡起。引巾拭淚。眼頻頻微嘆。移佇壁間。視所懸之小影。良久。良久。秋波。願鏡啼粧。嫣然又久之。始解衣入帳。呀呀與阿侯語。殊歡笑有致。不復作歎聲。旣而寂然。殆已入夢。

麗者誰漢皋某女校高才生曰臧揆漢適士官大佐曰顧熊字雄飛者奉檄赴江右軍事署參謀長以夏暑時往與揆藻約每來復必有竹報而梅開時可卜刀環去時女方孕逾月生一男卽阿侯是也至是已迫歲暮雄飛三月不通書女與一婢一媪厲漢皋之菜街資用漸罄女父母原籍金陵頗饒於貲然父性慳吝且年老兄弟行爭求析產無暇顧及女女讀書通文義殊落落不屑較錙銖也並以雄飛倜儻自豪妻族類多水火女因是益恥求援於母黨惟母愛女情深時時問訊起居狀聞婿久不歸甚以爲憂當女寒夜悲歎之時正作書慰母之際也然懷人感遇惻惻不能自己雖強作歡詞仍不能盡掩其悲苦之意蓋女在室時錦衣玉食備極掌珠之愛一絲一粟不勞過問及與雄飛結婚誓以清苦相守則因雄飛固早失怙恃家無餘貲者也女之姊丈某君厲漢頗通達世務知女有志懲慮入校結婚之舉亦與有力焉女父大不謂然幾絕饋問某君旋以失業返滬上女益孤憤無聊幸伉儷之情有逾膠漆一切不復撓其念慮乃無端而雄飛奉使無端而時局潛變女已骨折心驚更無端而雄飛三月不寄一音女之對此茫茫百端交集人窮則呼父母不得不將母來諭訴其最後之冤苦矣

先是金陵亦被兵燹女母及姨等曾避難漢上與女同居姨子某乙者佻達敢大言無賴輩也覩女

美欲肆非禮女訴於姨薄責而遣之乙流蕩入豫章竟養緣入虎賁將軍麾下奔走各材官漸見寵任既挾多金大置姬妾且迎其父母往女父豔之嘗語家人曰如某乙者誠足誇耀門楣取斗大黃金印如拾芥不數霍驃姚也願壻枉號參軍窮酸如故才之不逮也奚啻十倍自是益蔑視女及壻無何願奉使出豫章絕不知有某乙在女亦未嘗悉乙之蹤跡也雄飛曾有書道及乙之橫恣女雖憤世道之不公亦未嘗介意至是於寄母函中略及之母答書言某乙擅權吾嘗郵書姊丈處一詢壻之消息女得書反覆審慮不覺驚顛因思彼虎而冠者日前在此竟敢肆其無禮漫然相嘗試設非我洞燭其奸幾何不誤入彀中哉夫君性伉爽而語切直無端相遇且爲所陷必無幸今不早求解圍之策行見慘禍不遠吾惟有求慈母見憐通聲氣於姊丈可耳彼夙愛我當可爲力也雖然東望庭幃萬重雲樹尺素中恐不足達其意且吾癡癡在此亦復非計不如假歸寧之便定救夫之策苟得慈母許可事當不難挽回又藉手疏通非得力於金錢不可吾尙有積蓄留母處或可取爲資用也既而轉念曰吾此問家具甚夥未易盡室以行且吾甫去而壻已歸則不勝人而桃花之感雖事不難剖白而忍貽吾夫以疑竇乎勢不如求吾母來此徐商進行之策况吾若返金陵則兄弟正多敗類行且橫造黑白用離間計以中傷吾夫婦矣不如緩之以爲後圖乃作書求母暫來漢上既

發開人言。江右時局大變。使者多被幽執。某某亦在幽執中。女驚疑未定。購報紙讀之。詞多閃爍。然大都被拘事已確。而遇害事則尙無佐證也。急盼母來。則事或可解。由是雀語朝占燈花。夜卜乃不在。未歸之藁砧。而在福星之慈母矣。遷延者又數日。女坐立不寧。因復作歸寧之計。

女謂媪曰。主公既一時不能返。漢吾母又不克來。困居此間。終非了局。吾欲令爾暫守此室。存半月糧。西隣某大人。主公之好友也。必能相庇。佑爾有事稟命而行。吾半月必來。苟主公歸。卽可以吾語告之。勿令彼彷徨也。媪唯唯。方共事。擗擋而女母至矣。女喜躍迎之。因問遲遲之故。母入室密告女曰。吾欲先過洪都。覓姊丈急了。壻事乃聞事大變。非獨壻事反覆。卽大局亦危。如累卵。姊丈等已遣返滬。上未獲相見。某乙事大忙。儀衛森嚴。非機要之客不見。吾使爾兄候之。三日會無半面之緣。方自悵仄。意在不達目的不止。然警報日至。凜乎不可久留。吾行時爭舟壅塞。幾乎無可插足。聞遲一日不克行矣。潯陽不日陷。戎馬之中。吾兒亦安能往。女急曰。然則母曾親壻一面乎。母愀然曰。某乙且不見。安能見壻。聞壻因將軍府中。非得某乙指揮。不能知其蹤跡所在也。嚴密如此。外人何容置喙哉。女大哭曰。然則吾夫殆爲釜中魚幕上燕矣。雖然。吾安能置之母乎。必爲兒畫策以解此厄。母攢眉無語。女兄錦藻起曰。吾去時曾投一函於某乙。乙命從者出言必有覆函。請暫去告吾通函處。

可耳。吾乃告以漢上彼言。漢上通函亦易。但用秘密記號法可也。今必欲探其消息。不如先以通函法鈎其語氣。然後依其語氣行之。或可得手也。女乃自作一哀懇之函。用意極爲沈摯。大約但求生還他事。可勿爭執。錦藻復爲賤求某乙言。凡力所能爲者。無不如命。書既去。急切不得答復。而江上之風雲一日千變。女心碎甚。然無奈何。女思夫君之禍。必爲某乙所釀成。而三月未通之書。又必爲某乙所閣。壓自無疑義。願某乙者。何所爲而作梗。若是則固不言。可知報吾投梭之怨也。以吾故累及夫君。而夫君實不知吾不難污此身。以救夫君。雖然豺狼無厭。是可忍。孰不可忍。夫君而知此。亦必不責吾爲非。吾心固可自安。獨夫君一日不能出險。卽吾之罪終一日未可免。嗟乎。吾安得兩全之策。使夫君重見天日。而吾亦仍獲伉儷之福耶。卽不然。吾願犧牲此身。以出夫君於患難。則吾庶可告無罪。而夫君亦必永永憐吾之志誠。確尙非世之無心肝女子可比也。雖然。吾欲犧牲此身。亦非可冒昧求之。必期於事有濟。方不媿此一舉。乃進謂母曰。兒意夫君衛大帥之命。以出苟有急國家體制攸關。大帥勢不容不救。今聞同學某先生在幕府。必當知此中竅。竊猶勝於吾輩之憑空奔走也。要之某乙心懷叵測。其言絕對不可信。不如一探消息於某先生。力求挽回之策。或可爲根本之解決也。母曰。子能往乎。女曰。能。母曰。當令爾兄偕往。因命媪覓錦藻。則已入娼寮矣。女乃以阿侯

屬其母携一媪渡江至省垣。踵某先生之門求見焉。某先生大忙三日始得見。既陳說大意相待。頗
 殷。蓋某先生固曾爲女校校長。而其夫人與女曾同學者也。某先生密語女曰：尊夫雖蹈危險。然
 得個中確實消息。尙未遇害。彼虎賁將軍尙有所待。以理勢揣之。自非絕無把握也。蓋彼中要人某
 某亦爲吾此間羈留。互相要質。卽互相箝制。一時不至決裂。賴有此耳。大將軍意極持重。彼苟不叛
 決。不先動此着。可恃卽尊夫之一線生機。夫人若能運動其內幕。令早釋放。事不難圖也。女聞言心
 始稍慰。乃求某先生進言於大將軍。設策斡旋。不令決裂。且一面馳書期以和平解決。倘得佳音。不
 吝金玉。某先生唯唯。願引爲己任。女始告別而歸。以語母。母亦欣然。

錦藻自作書寄贛。卽出游。宴數日不歸。女大疑。異謂彼平日飲博徵逐。固無所不爲。顧未嘗畏母。每
 歸必誇耀其逢迎顯者之伎倆。及冶游之豪侈。以爲榮。幸但不欲父聞耳。此間父既不在。母又盼望
 甚急。彼獨杳然長往。果係何故。乃訪婢媪以臨去之狀。皆言彼頗持箱篋。携苞苴云。將往贈人者。不
 知其果若何。乃命檢其行李。則大半空空。似有意携往者。女驚詫曰：大哥殆必往贛矣。彼前卽慕某
 乙貴。謂事有可爲。大丈夫得志。當如是。殆果欲擷汗而逐臭乎。噫。吾事敗矣。無論彼等野心。必害吾
 夫。以肆其欲。卽此間聞吾親兄岸然入彼黨。吾尙欲指天誓日。以爲信乎。且某先生能勿疑吾爲聞

謀而不許吾所求乎後此荆天棘地恐突過前此萬萬也悲哉吾生不幸骨肉爲讐一死未足塞責吾夫乎四面楚歌大事已去設吾夫在此尚可商一策以自解今妾孑孑一人將何以勝敵而出夫君於患難已矣妾惟有犧牲此身與壘愛之夫君同燼耳女正悲愴間忽小婢報舅大人已至女志惡視之錦藻翩然入室

錦藻徐自解外衣拂袖上雪點若不勝其胃寒勞苦者願謂女及母曰寒甚吾乃出入槍林彈雨中誠幸矣溷漢相去本不遠今在戒嚴中則冒險殊甚幸不虛一行已得某乙之的覆女聞言驚喜參半立起執錦藻之手問所以錦藻出一手紙示之曰此彼之辦法三條也妹視之果能實行否女取讀之則第一條須能運動大將軍先釋某某兩要人此間方可照章酬答第二條贖金在萬兩以上第三條願夫人必親來此間待事局大定始許偕返漢皋女讀畢不覺色如灰土半晌不能作語母問要求三事果何如女始似夢中驚醒此身飄飄然又如自飛機落下也噉然而哭曰兒無望矣母急詢何爲女曰第一條云云將軍自有權衡兒等何人乃能干預此明明以萬難之事相責若謂吾必殺爾夫非空言所能挽回也無論將軍本無先釋黨人之意即使有之亦豈吾輩所可要求至第二條似尙易辦然吾輩中人家萬金則膏血已竭且吾父不肯援手亦屬徒然况彼等狼虎之心

得金而人不出。又誰能向之詰責。此亦一難題也。第三條事在兒身。兒向不取避面主義。亦豈畏蕙不肯往者。但萬金既入羈囚。卽當釋需一婦人。何爲兒甚疑焉。此得毋某乙之狡計乎。銜兒宿怨。必挫辱之。以爲快。兒死不足惜。其如辱先人遺體。仍不能紓夫君之難。何女語未畢。錦藻以冷峭之笑。聲答曰。吾不知妹意果何若。向以爲果能念夫婿之苦痛。是以奔走求一解脫耳。今乃投鼠忌器。宛如官場之患得患失者。平日自命英雄。此時乃徘徊瞻顧。所謂一腔熱血者。果安在耶。且妹以爲官場果足恃。則夫婿蹈險。若此。彼等高坐堂皇者。自樂其樂。依然坐視不救。雖妹之舌敝唇焦。倉皇呼籲。何益。妹亦當幡然悟矣。乃猶頑固執拗。若此。寧不可笑。要之夫婿之命懸在旦夕。爾若投誠自効。無難立奏奇功。且夫婿惟爾之言是聽。爾往則出墨池。登雪嶺。指顧問事也。否則雖萬金。何益。妹聰明人。此等去就出處。尙不能自擇耶。當知此要求者。本亦具文。妹若頓悟。則不獨夫君蒙福。一家俱受賜多矣。語畢。連揖不已。且促之曰。速決。勿延。是時女母聞錦藻言。似以爲有理。蓋母性本愚闇。而又習於姊丈富貴之往事。以爲勸婿從虎賁將軍。亦未必遂爲失計。意似嫌女之過於執拗。女聞錦藻侃侃而談。母嗒然無語。則已知利害是非之辨。本無一定界說。况爲富貴利達之見所迷。安能不爲利口所動。願又不欲傷母心。乃掩淚作審思狀。母遂巡起曰。汝兄之語。亦不爲無見。汝旣急切欲

救夫婿在勢自不能拘於故常誠知汝言將軍自有權衡吾輩豈能強之釋放羈囚然則吾輩惟有自謀善法耳某乙既爲吾等畫策飲酖止渴事出無奈兒素機警寧不知權變之計而願可執一以論耶吾意不如暫往一覘其異且可藉探夫婿之現狀嗟乎烽火連天瘡痍滿目以吾輩女流奔走其間誠非得已之事好在兒膽夙壯尙無腰舟蓋井之羞態也女窺母意鄭重強諾焉願意致慘澹一望而知爲挾重憂者錦藻聞母言助已喜躍不自勝大言曰妹勿憂吾已執有憑信明日當偕妹俱行保無道阻憂也且某乙力言妹往必派妾人歡迎居停亦甚安適若欲見婿彼必盡指導之責也女仍領之而不答若終以爲非計錦藻狂笑而去女始語母曰此行必入奸人彀中母若愛兒必爲兒好視阿侯倘十日無消息則兒必與婿俱殉母可速挈阿侯歸金陵漢皋恐亦非樂土也兒死後但祈囑某嫂善視阿侯可耳幸勿以兒爲念母搔手止之曰何遽至此毋妄作傷心語吾明日與錦藻商之或免兒一行亦可女起謝曰否否兒非畏行者但恐爲奸人所算耳母撫之曰兒勿執己見某乙或於此時無他意亦未可知且吾意婿尙無恙彼安能爲若其有變錦藻亦必助汝何患無手足情也女遂不言是夜風聲獵獵冰筋垂簷尺許又復寒甚

曉起錦藻呼而入曰速成行遲則恐不及軍輪正橫江而下也女不得已振擋欲行忽小婢倉皇入

曰軍服荷鎗雄赳赳者數十人前後戶皆然聲言欲捕人不知是否大盜奈何威嚇如是女不解所謂曰吾未犯罪何爲搜捕此時錦藻忽變色曰噫事殆洩矣吾固銜虎賁將軍之命而來者得毋有間諜知吾輩所言乎不早避身命且不保彼官場固專以殺人爲紅頂資格者也女恍然曰兄來時殆必爲邏者所覺矣是不可不防兄姑由後園踰垣過隣家匿其新室中然後吾出問彼等何爲聽彼入室搜索可也錦藻乃微服如女言捕者洶洶入女坦然出詢曰家無男子爾輩作此態何爲諸捕者大恚曰有人自江右來居爾家三日矣夫誰不知爾乃欲庇護之耶女從容曰此非可以空言相抵也爾自入室搜之設無其人將以何者爲報諸捕曰吾等奉大帥命而行卽不獲亦當取夫人爲證功令如是無可假也女遂不語聽其大索捕者因乘間藏匿器物女知不可與辨坐視無言良久一弁指女母及女曰卽請二人往一證其事之有無此係爾等脫罪之要着不可不留意也女母驚駭欲絕體骨俱顫不復能作答語女獨大言曰吾家無論受此搜索之奇冤雖無君輩命亦當自往一明是非乃令婢媼守阿侯自偕母出乘肩輿往捕兵夾持之不知者且以爲督帥迎彼入署也旣至督帥命留署中派幹員密詢事狀女執前言無男子由江西來事委審官乃屏侍從以甘言誘女曰某先生吾至好也且與尊夫有縞紵之誼尊夫奉使不屈衆所欽仰乃聞江右有奸人來此構

煽意欲說夫人歸降以惑尊夫之心且藉此破壞大局并思褻脅此間人士罪大惡極誠恐於本省治安有礙夙知夫人深明大義必不爲之隱諱願夫人據實明告指其踪跡則非特當蒙上賞抑亦地方生靈俱食後福幸夫人勿自疑卽某先生早以百口保夫人全家也大帥亦旣信之矣女正色答曰妾夫惟寶愛治安忠於國家故被幽三月而不變聞諸道路行且遇害妾本欲一往存視前問計於某先生某先生以挽救自任妾往恐遭疑謗故隱忍至今未嘗出漢皋一步何由與贛中人士往來妾與老母相依門無雜賓明公不難覆按也委審官沈思良久命女且下更召女母入詢之母亦堅不吐實因拘留於法署別室隔離之不令母女相見蓋竟以嫌疑犯待女而自由權爲之剝奪矣。

是夜女獨坐繫室中萬種愁腸一時迸發因思余之縱兄兔脫實余之天職願以勢度之殆不免縱虎貽患之誚乎兄若得志此間生靈殃禍正未有艾余夫之命運何如未必遂有轉機若不得志則且肆其毒於他人與某乙比而謀吾夫吾夫之危險更甚噫吾奈何不令吾兄同繫於此轉可紓吾夫之難也旣而轉念曰否否此念誤甚兄雖貪暴手足之愛天性也吾敢爲中山狼自殘骨肉耶且安知吾兄去後不感吾援救之恩而出吾夫於阨詎得專以下流之惡待吾兄吾心奈何偏執若是

况官場積習已深鬼域之謀翻雲覆雨令人不可測度者今日何嘗掃除卽如某先生者滿口忠義高談共和若有一片血性待人而實未嘗一爲吾夫挽救個中消息諱莫如深至今反貽我以搜捕之禍覆巢完卵尙復何望彼且挺身證吾之罪若言解網何異與狐謀皮哉昨聞某吏言某先生實爲訐告吾兄之主名雖吾兄迹有可疑惹起官府之注意然在某先生夫妻感情亦已不薄何至吹毛求疵輒與大獄且何致落阱下石累及全家而吾以夫故含辛茹苦泣血椎心不勝可憐之色固彼所親見而蒙其慰藉者亦獨何心必致吾於囹圄而後快此中殆亦有所隱憾耶不然彼前日之面目與今茲之手段何爲如出兩人獨憶吾夫奉使時彼固指天誓日願受家室之託者今果何如蹈瑕抵隙惟恐吾家之不破吾夫之不死嗟乎吾早知若此且悔不從吾兄之言猶得與吾夫一面也吾夫乎吾知爾必有千端萬緒欲舉以告吾者而苦於抒寫之無由旣抒寫矣又必有千撓萬阻不令此嘔心泣血之文字得達於吾前使吾彷徨終夜眼穿淚枯其慘毒猶小而使吾夫君之耿耿苦節含冰嚼雪處境之若何苦痛用心之若何深遠不得一字告語其心中所眷戀之人則其慘毒爲至大也吾夫乎吾得罪某乙固爲吾分內之責良心上之行爲而卽因以累及吾夫暗地受其荼毒此則吾所欲自悔其已甚者願令吾求媚於仇人之前以期一日之徼倖則無論其效果之良與

否代價之果值得與否即使如吾之期望而必大非夫君之本意則吾亦終貽羞含垢無以自表其伉儷之至情與純正之愛理嗟嗟吾固左右做人難而此時之夫君正不知作何景狀引頸受刑乎。園室悲歌乎痛心國事乎垂念家室乎兩地心懸生死未卜吾死安足惜果能贖吾夫者阿侯自有母吾含笑地下可耳念至此忽摸索身畔得殘紙一方鉛筆半枝正欲作字又復擱置良久毅然自語曰吾何以表吾哀痛思之思之惟有此耳乃突然以齒齧其指皮破血出徐徐以硃筆醮之笑容可掬謂吾此時之樂勝於頃間萬萬矣在己亦不知其何以然但覺此時之靈魂精爽已若去吾夫不遠此書之有劾與否雖不可必而藉此以堅吾志向之所在不可不自慶也因展紙疾書之血不映筆則時時撥破其創亦不知痛未幾畢矣反覆讀之復取供壁間之小棚上向之檢衽再拜曰綖藻揆藻爾一生心血盡此矣雖然得見夫君於地下區區者復何異於燕市之衣帶銘乎既而又作雜書數種將分致父母及姊妹女友者大都以阿侯爲托無何天曉人起日光縷縷入矣。是日委審官復提女及母詳詢女從容進曰妾夫及妾之作爲所謂某先生者盡知今某先生不來妾死不願有言但祈堂上一召某先生來則妾之衷曲無不可罄也委審官變色斥之不許牽涉女遂無語委審官乃曰子不有兄某乎女曰然曰兄不從贛地來乎曰否兄來自金陵曰至漢後不嘗

復往豫章乎。女曰：「不知曰彼居停爾宅中，安得不知曰彼云歸金陵耳？」曰：「今安往？」曰：「固言之已往。金陵曰：子太狡獪，彼明明往贛復來，匿子室中，爾胡得言歸金陵？」女怒曰：「爾等慣欺人，故輒疑人狡獪。若妾則平生未嘗知狡獪事也。」官忽改容謝罪曰：「怨吾孟浪，但爾兄現在此間，有秘密舉動，無人不知令娘或爲所欺耳。今其人安往？」令娘但言之感激，無旣語未畢，女忽躍然大哭曰：「妾夫安在乎？妾不向君輩索夫，君反向妾索兄，是何理由？且爾等狼虎之衛兵，警卒抄入內室，無所不爲，曾不得絲毫影響，而勒指吾兄爲叛黨，爾等所挾何據？妾雖巾幗，亦不能忍無端之凌辱也。今某先生不來，證明必死於此，不願復出，正相持，問忽一吏入與官耳語，官色變而起，因舉手謝女曰：「請入內署，暫憩鄙人有要事，明日更開裁判可也。」女方欲不允，忽有婦女數人出扶女入內署，則母在焉。堂皇高坐，某先生者，蹀躞其旁，狀若甚窘者，而母之含懷帶咽，厥貌至爲慘悴。女心若有所覺，因疾趨近某先生，問曰：「今日之案結乎？」夫死忠義而妻死叛黨，皆先生一手所鑄成也。某先生大驚，期期曰：「何何！與與！吾事吾吾！正爲夫人設策脫此羅網耳。」某偵探隊長告夫人之兄運動，獨立且携有燭惑證據，吾方力爲剖白，幾啓大帥之疑，故不得已避嫌待罪。今日大帥忽有命云：「已知夫人之冤，特召吾入署面諭，爾言不謬，夫人確係忠貞良善，前爲偵探所誤，遂命吾派衛隊送夫人歸。」此時正奉太

小神怪 二金髮

(愛廬)

昔有村婦生兒之夕，夢神語之，予汝貴子，十有四齡，乃尚公主，及生子，肥碩異常，兒啼聲洪大，聞者決爲英物。

時國王好微行，一日忽行抵此村，止於逆旅，且詢近聞逆旅主人爲告村婦育兒當貴，事言時尤嘖嘖不圖，國王心甚惡，頗不愜於此，豫言以爲吾女乃嫁貧兒耶。翌日因至村婦家，殷勤語兒父母曰：其與汝兒於我，我將爲汝加意撫育，以至成人，其父母初咸不願，王乃啗以多金，金錢之魔力至大，二人乃心動，舉兒授王曰：此兒運佳，吾願其百無禁忌也。王遂挾兒馳抵河干，置兒於匣，擲河中而去。

匣載兒如艇，乍沉乍浮，順流而下，止於水磨之閘，坊僮以爲寶也，取而啓視之，則兒尙生，方嬉笑，持以獻之主人，主人無子，以爲天賜，育爲義子，數年後，兒已成童矣。一日王又微行，近磨坊，遇驟雨，止暫避焉，忽覩兒，詢是否主人子，主人曰：否，吾養子也。十四年前，此兒臥木匣中，流止於吾水閘，因育爲義子，王恍然悟，卽己所棄兒，因謂主人曰：吾擬馳書王后，汝子能爲我郵致，當以金酬其勞。曰：敬如旨。

王草一函授兒。兒持函行未幾，迷途林中。會天暮，遙見燈光如豆，自草舍窗間外射。既抵，則一老婦坐爐邊，取暖。兒向求宿。老婦驚詫曰：汝何以來此？兒遂告以爲王送信事。及迷途之困疲狀。婦曰：此間盜窟也。盜歸將斃汝。兒曰：無所懼。今疲甚，乞尺地以眠。遂熟睡於長椅。未幾，盜歸，覩兒，詢老婦。婦曰：此兒失道於林，吾憐之，乃假之宿。渠蓋爲王達函於后者也。盜因取其函，讀之。函中命后置兒死地。盜雖忍，然頗矜憐兒。兒至可愛也。盜魁遂摹王筆跡爲僞函，曰：此兒到日，可卽以公主妻之。置函兒袋，任其安眠。翌晨，盜示以道。遂行。既抵宮，授書於后，讀一過。遵王命以公主妻之，甚樂。

王歸詫甚，謂后曰：吾命汝死，此兒今何爲者？后乃出函示王。王識爲僞，呼兒詢之。兒率爾對曰：吾授后函，后實惠吾甚。王大怒曰：汝果欲妻吾女者，必先爲吾自長人頂上取三金髮來。王意此必可以難之矣。兒曰：諾。吾當爲取三金髮。至遂告辭向長人國行。

一日行抵巨鎮，門守留之，詢其執業。且及所能。兒曰：吾無所不曉。門守曰：若是，則請問我市有泉，昔常湧酒，今何停流？曰：是爾固宜知之。惟請待我返可也。於是復前行，抵一名城。城守又止之，而詢如前。兒曰：無所不曉。城守曰：若是，則請問城中萃棗樹，前生金果，今何忽萎？兒曰：俟我返時，必有以答。汝問行行，重行行抵河干，呼渡渡夫，亦詢如門守。兒答之，亦如前。曰：然則請問我渡人往返無時，或

已何也。兒告以前答二守語，請俟其返。

既濟得長人國，逕至長人之宮。宮室極魏峨，時長人外出未返。其婦坐廳間，瞥見兒，詢其所自。至且戒之曰：爾不知此乃長人宮乎？長人歸將吞汝。兒曰：唯，特我必須得長人三金髮，否則吾縱歸，吾不能。有吾新嫁娘矣。婦曰：所求勇哉！然長人歸必不能免。汝誠佳兒，我必思有以助爾者。婦乃咒之成蟻，匿之裙褶間。甚安適。兒曰：謝汝惠，惟吾尙有三難題，并思求解於汝。遂以守者渡人之問告婦曰：題果難，我將詢之。長人汝細心靜聽可也。

天垂暮矣。長人歸入室，且嗅且呼，何處有生人氣者？再環行室中，周視壁角，然未能獲一物。婦嘗曰：纔得清理汝，又拋亂，請安坐，晚餐可乎？長人不語而食，食畢覺困甚，枕妻膝而臥。婦乃爲櫛髮，未幾鼾聲作。婦拔其一金髮，長人驚醒，呼曰：吁，何爲者？婦曰：我忽夢乃拔汝髮，曰：何夢？曰：夢一流酒之泉，忽爾停流。汝知其故乎？曰：此易耳。泉底有石，石下有蟾蜍，捉而殺之，酒當復流。婦乃復爲櫛髮，長人又鼾眠。婦又拔其一金髮，長人怒曰：又何爲者？曰：勿怒，夢中耳。夢一蘋果樹，素生金果，今忽不復生。此何以故？曰：有巨鼠日齧其根耳。殺鼠，金果當復生。惟請勿再擾我夢境。婦乃撼之，使睡。鼾聲作，又拔一金髮，長人大怒，躍起，幾欲毆婦。婦慰之，且曰：復夢奈何？曰：今復奚夢？曰：夢渡頭人渡人往返，無

已時何如乃可獲自由耶曰此又何難解決俟有渡者既濟未濟授以槩則己爲渡人而可以得復自由矣婦已獲三答及三金髮則任其安眠不復擾取蟻出復咒之成人與以三金髮且詢其聽得否兒取三金髮且致感謝而行

離長人國復抵河干呼渡渡人詢以前問曰既濟當舉以相告登岸卽以長人所答告之渡人卽贈以金及二驢以馱金行復抵前城告城守殺巨鼠城守又贈以二驢悉馱金抵前鎮告門守殺蟾蜍酒復流亦贈之如前數兒於是手握髮驅驢載金而返

王約既踐且多金咸色笑迎而王特甚且詢曰吾壻乎汝何自得金如許耶曰道中渡一河河干積金如沙任取無禁王曰吾往亦可得乎蓋王殊貪也曰恣王所欲河干有渡人渡彼岸邊積金縱取不能盡也王慾大熾亟起行向河進既達呼渡渡人喜甚邀之登舟將抵岸授王槩而躍登彼岸於是王受其衣鉢打槩往來永永無已

小寫形
警察長

(阿蒙)

強盜大王。強盜爺爺。小人不。噫此聲也。胡爲乎來哉。諦聽之。蓋出一少年之口。少年者誰某鎮之堂堂警察長也。

鎮踞吳淞江北形勢扼要爲蘇滬往來孔道鹽梟劇盜往往出沒於此某日之夕突有暴客數十惠然肯顧持巨石擗某富室門聲如巨霆鄰人皆自夢中驚醒聞聲知爲盜懼遭禍咸惴惴焉蜷伏弗敢出。

富室與警局僅隔一衣帶水一呼卽應在理應出而捕盜顧斯時乃寂無聲息警察數十皆擁衾作好夢夢敵詐得酒肉資笑聲格格如怪梟厥狀至樂警察長亦早赴黑甜深處遽遽然化蝴蝶而舞蓋新得一江北縫窮婦度其蜜月中美滿無比之光陰也。

盜撞門將破某富翁惶急甚手足無措遂越後戶出狂奔盡氣求援於警局比至則局門虛掩閱無人影僅有一守戶犬牢牢而吠富翁以事急遂不暇通報直入警察長臥室中一燈熒然沈沈作慘綠色警察長睡與正濃鼾聲如雷味至恬適富翁拍案高呼不醒揭其帳而視之則香衾密裹正與縫窮婦並頭雙睡如鴛鴦之交頸富翁大怒力提其耳不釋警察長覺痛始自夢中醒摩摩倦眼徐徐欠伸起神氣閑暇若無事然。

富翁見狀益怒頓足而罵瘋官王八之聲不絕警察長徐言曰夜深如許有事可明日言何迫不及待至此富翁厲聲曰人家被盜爾職司何事猶在此做好夢不速去吾家將盡矣警察長聞之色頓

變睡魔不揮自去目睜睜直視若人之將死者良久良久乃霍然起坐曰盜……盜……真耶假耶毋誑我乃公心胆欲碎矣富翁急曰速去速去不速去吾家將盡矣

俄聞隔岸槍聲不絕纍纍若貫珠槍子飛至警局屋上淅瀝有聲警察長面無人色兩股瑟瑟抖縫窮婦則依於肘下而啼其聲之哀如喪考妣富翁迫之再四警察長乃力鼓勇氣赤其足一躍至床下隨謂富翁曰爾先行我隨後卽至言訖遶奮兩足狂奔入屋後去

富翁待之久不出舉室大索杳無蹤影瞥見室隅柴堆中蠕蠕微動以爲犬舉火燭之則警察長也富翁怒甚曳其足倒拖而出警察長黧黧不已伏地弗敢仰富翁踢之以足乃叩頭哀呼曰強盜大王……強盜爺爺……小人不……不……敢富翁又憤又笑舉掌連批其頰聲囊囊如敗鼓之皮而警察長猶嘶聲呼大王爺爺不止

斯時也盜已席捲所有從容呼嘯而去

滑稽小說

鼻之趣史

(石山)

奧國巴拉加地方有村曰迭外芝農某家焉農富有一女名海倫美而慧邨中人咸譽之曰安琪兒農聞邨人之譽女也乃大樂而巴拉加之少年以農女美心醉焉故咸喜來是邨遊並願助農耕且

勤。咸。望。中。雀。屏。選。詎。知。無。一。當。農。意。者。有。一。少。年。謂。衆。曰。若。輩。自。笨。伯。耳。某。試。請。之。無。不。允。者。於。是。請。於。農。農。諾。之。且。笑。向。衆。曰。若。輩。盛。意。蒞。吾。邨。良。可。感。然。欲。從。吾。耕。當。先。從。吾。約。衆。皆。曰。翁。言。可。也。某。等。常。唯。命。是。聽。農。曰。若。輩。既。然。吾。言。請。以。一。年。爲。期。至。明。年。社。鷓。啼。春。時。方。可。解。約。非。其。時。不。得。去。余。亦。不。得。遣。若。輩。去。也。然。若。輩。既。願。來。耕。作。雖。苦。不。得。呼。不。樂。而。出。怨。尤。之。言。有。之。則。劓。若。鼻。若。輩。其。願。之。乎。此。時。農。女。立。農。後。頻。轉。其。秋。波。以。向。衆。衆。早。魂。銷。魄。奪。農。言。如。弗。聞。僉。漫。應。曰。翁。言。當。也。約。遂。立。然。農。事。苦。甚。衆。不。堪。現。不。樂。之。色。者。多。農。見。之。曰。與。若。約。未。久。若。其。忘。耶。衆。求。免。不。得。於。是。一。一。就。劓。存。者。寥寥。然。被。劓。者。醜。甚。無。已。以。膠。膠。之。外。觀。雖。美。然。嗅。神。經。已。失。其。作。用。矣。衆。中。有。少。年。曰。靠。蘭。大。者。性。機。敏。獨。未。受。劓。以。儕。輩。被。劓。則。憤。甚。思。有。以。懲。農。然。未。現。諸。色。一。日。語。農。曰。吾。輩。不。樂。翁。有。刀。以。劓。吾。輩。鼻。設。翁。不。樂。者。將。若。何。農。曰。亦。惟。劓。耳。靠。蘭。大。曰。善。於。是。約。成。衆。在。田。耕。作。屈。食。時。農。呼。他。工。殆。遍。獨。不。及。靠。蘭。大。及。晚。如。之。明。日。又。如。之。然。靠。蘭。大。終。不。以。是。介。意。而。現。不。樂。之。色。越。一。日。嚮。午。靠。蘭。大。潛。至。農。家。入。室。啓。其。櫥。取。火。腿。割。之。以。刀。納。懷。中。復。入。田。以。供。大。嚼。斯。時。農。適。出。農。婦。方。給。雞。雞。食。故。未。之。見。及。農。歸。見。火。腿。不。翼。飛。去。疑。爲。賊。竊。頗。快。快。忽。靠。蘭。大。笑。謂。農。曰。余。今。日。午。餐。佳。甚。芬。芳。尙。留。齒。頰。間。也。農。詢。之。始。知。火。腿。爲。靠。蘭。大。食。於。是。大。恚。而。靠。

蘭大徐出刀就農鼻將割農呼曰止止嗣後余再不樂者任若劓今望赦余靠蘭大笑釋之

一日爲禮拜日農夫婦携手入禮拜堂聽祈禱臨行時囑靠蘭大曰今日午餐若當司烹飪役若可割肉作片而與葱蘿蔔韭菜及怕司賴（芹菜）等共煨於一大鍋內熟時余當歸飯也靠蘭大應曰唯唯佳甚於是取刀殺其犬怕司賴（狗名農至愛之物）以其血滴院中殆滿剝其皮釘壁上後取其肉和肉片蔬菜等烹之熟時先取而自啖及農夫婦歸見血淋漓院中怪之問靠蘭大答曰主人之命何遑忘而問吾及入室又見帶血之皮釘壁上農婦呼曰靠蘭大汝果何爲者趣告我靠蘭大曰吾從主人所命肉片也葱也蘿蔔也韭菜也怕司賴也悉煨於一大鍋內今已熟待主人歸來食也言時且笑農婦見狀愈怒憤然嘗曰賤奴忍哉吾家取樂之具爲若殺若誠忍哉農亦怒甚靠蘭大又出刀欲劓農鼻農急以手掩之又呼曰止止余之不樂固余非是余若過此再有不樂者任君劓余鼻毋赦今則乞免靠蘭大又笑釋之

數日後農偕其婦入市購物靠蘭大升其屋顛將屋頂之瓦及板擗之擲空中片片作蝴蝶飛俄頃屋已無頂農歸見之謂靠蘭大曰是又汝惡作劇矣然不敢怒怒則鼻將不農屬及晚農夫婦相謂曰自今日至明春期頗遙將以何術遣靠蘭大去久之無一策遂召女而謀之海倫（女名）曰父兒

有一策籌之熟矣。願爲吾父言。農曰：佳甚。趣言之。海倫曰：明晨兒往桃樹上，效杜鵑之啼。吾父可召靠蘭大，而告之曰：春至矣。杜鵑啼矣。與若一年之約畢矣。與之以資而遣之。此善策也。父其然兒言乎。農點首稱善。且嘉其慧。曰：微汝言，吾幾無術遣之矣。女聞譽大樂，頰立頰俯其首，以纖指弄衣角，令捲作荷葉初放狀。

翌晨桃樹上果聞杜鵑之啼聲。嬌脆動人。婉轉乃類歌曲。農聞之，趨告靠蘭大。曰：杜鵑啼春至矣。與若一年約今畢矣。若可攜若資去。吾可認若爲好友。否則……靠蘭大不俟農語畢，卽厲言曰：杜鵑乎非吾所欲見而不得者乎。且言且狂奔至樹下，撼之力猛。女墜暈，幸未死。農見女墜大號曰：若殺吾女矣。若殺吾女矣。若毋逃吾力，猶能死若也。靠蘭大晒曰：翁毋大言以恐我。我固不受翁恐也。且翁現不樂之色於面。理當劓翁鼻。我不能屢屢宥翁也。且言且探懷出刀。農見刀色立變曰：鼻乎。吾固不能任若割。然則與若酬請以十羊易之可乎。靠蘭大曰：否。曰：十牛如何。靠蘭大又曰：否。否。翁之鼻豈十羊十牛所能易乎。農曰：然則若何。靠蘭大未及答而女忽蘇起立曰：父兒有以償彼兒願。以身歸此人而贖吾父之鼻。靠蘭大汝其握吾手與汝訂婚以償吾父鼻。靠蘭大狂喜曰：諾。固所願也。農鼻以是得不割。

翌日靠蘭大與海倫相將攜手入禮拜堂成婚禮相約曰吾二人自今日始設有不樂者亦當剝自是靠蘭大及海倫無一日不樂無一時不樂終守其剝鼻之約村中人咸以是敬之

石仙曰嗟夫余譯此篇竟而歎世之不愛名譽之人又奚暇愛鼻哉然農之多方保其鼻致舍女而不顧其鼻亦良可貴已夫海倫能以身代父保鼻及與靠蘭大約又能各自保其鼻可知保鼻正所以愛鼻愛鼻卽所以愛名譽也余誠不意於蠻族中得此嗚乎鼻之爲義大矣哉何世人不愛鼻者之多耶此誠爲蠻族所竊笑者也

軍事小說

福斯太城之救主

(嚶溪一民)

月色朦朧星光依稀晚風微度枝頭宿鳥啾啾亂鳴時已晚村人已入睡鄉領略黑甜滋味村前坦道早絕人跡惟聞犬聲狺狺吠影吠聲而已村之東一戶南向竹籬一圍柴扉半掩室中尙有燈光俄聞履聲橐橐然一女郎自內出門前小立俯首若有所思旣而反闔其扉徐穿斜徑而去顧曠野漫漫夜氣凜冽女郎何人踽踽獨步將安之者

女郎名雪愛麗爲羅馬產家於福斯太城之近郭裙布荆釵天然妙麗而一對碧色雙瞳奕奕露英氣早歲失恃父名邁爾勤蠢然一老農也有弱弟年十二就學於村塾放學歸來輒依依就其姊女

郎甚愛護之。飲食寒暖。顧恤惟謹。不啻慈母之於愛子女。郎之仁慈。不第愛其家。兼愛其國。疆場有事。不惜脫釵。以助餉。稽舉凡慈善事業。中亦莫不慷慨捐輸焉。

先是羅馬與猶太以宗教之相仇。屢開戰鬪。猶太再敗。再北。幾不能立。然戰鬥於是乎。少殺羅馬人。民乘屢勝之餘。民氣懈怠。於然自滿。會逢令節。福斯太城中燈光燦爛。鼓樂幽揚。一般人民咸欣欣有喜色。肩相摩。踵相接。道途爲塞。前此數月中。惡狠戰鬥之厲氣。蕩滌無餘矣。

雪愛麗者。有心人焉。慨夫國人之驕於恐。生變端。故獨舍熱鬧而趨清靜。作午夜之旅。行迤邐。曲折循徑而行。徑盡抵一山。山雖不甚高。而岩石殊險峻。行行至山腰。而險愈甚。奇峯怪石。作地獄種種。諸惡鬼相狎。瘳怖人。一綫鳥道。僅容隻足。幸而月子多情。時於雲罅中。露其圓姿。以方便此孤身之女。郎不則道。旁卽深谷。偶一失足。女郎殆矣。比至山巔。雪愛麗力竭身疲。就塊石坐。

時片雲蔽月。四顧黑暗。弗克辨物。所見者惟福斯太城中燈火之光。瀾漫於城堙上耳。雪愛麗因念彼火光之下。遊人憧憧。往來如織。今日之繁華。殆必遠勝於去年也。然彼城中若干數之人。亦曾有一人知此枯寂之山上。乃有余在此耶。設亦有一人。此山巔。驟見余。則必駭然却步。狂呼告人曰。遇鬼。遇鬼矣。正念間。瞥見西北方似有點點燐火。若隱若現。彷彿蠕蠕而動。少焉。覺稍近。火點益多。似

向福斯太城而來者。寧神側耳聽之。又寂無聲息。雪愛麗自語曰。猶太人果來襲我耶。兩目注視。不稍瞬。未幾。燄火光益近。絡繹於途。似啣枚疾走。而前者雪愛麗審之。確微喟曰。余料誠不謬也。因思若何始。可以使城中軍隊知而準備。乃深悔來時鹵莽。僅以偵探爲己任。胡未一思警報法耶。且山路崎嶇。脫須馳至城中者。亦只與彼軍同時齊到。彼村中農夫。非惟不能禦敵。適足以自相擾亂耳。奈何奈何。旋爽然曰。得之矣。亟探出憐寸。蕪叢莽上。時霜寒草枯。星星之火。頃刻間已成燎原之勢矣。雪愛麗亦亟下山。願今茲已。火光之照耀。不須仗彼微月之光芒矣。迨及地。迴顧山巔。火光燭天。烈焰飛騰。祝融氏豪興。殊不淺也。村人俱自夢中驚覺。睡眼朦朧。初尙以爲城中失火。亟馳施救。始聞一女子聲高呼曰。猶太人來。速往禦敵。時城中人亦聞驚畢。集亟遣軍馳往。赴敵而猶太軍隊遙見山上火光。疑有備。卽遁去。羅馬軍追襲之大獲。而返衆人俱歡呼。欣忭。額首高呼曰。雪愛麗。福斯太城之救主。密斯雪愛麗。羅馬之救主。方歡呼間。雪愛麗之弱弟亦隨村衆而至。見衆人但向其姊。懼呼則。舉其姊之衣袂曰。阿父盼望久矣。姊盍歸休。雪愛麗因舉其纖纖玉腕。挽弱弟之手。含笑而返。(不受酬)

偵探
小說

五萬元

(靜英女士譯)

美。國。大。偵。探。魯。巴。得。賓。根。與。法。國。海。爾。倍。洛。齊。名。能。於。肩。摩。擊。往。來。雜。沓。之。中。發。見。罪。犯。其。相。人。之。術。極。精。一。見。立。辨。無。可。逃。遁。國。中。劇。賊。多。憚。之。美。國。有。名。之。金。錢。捷。運。公。司。忽。於。早。膳。前。失。去。現。洋。五。萬。元。室。中。絕。無。痕。迹。且。未。有。人。入。藏。金。之。室。此。公。司。輸。運。金。錢。極。為。妥。善。非。惟。不。至。遺。失。即。時。刻。亦。不。至。參。差。以。是。社。會。多。信。用。之。此。案。一。出。邊。西。兒。巴。尼。亞。之。巡。警。偵。探。咸。大。驚。駭。盡。力。偵。訪。者。可。十。日。竟。不。能。得。朕。兆。捷。運。公。司。大。窘。計。非。魯。巴。得。賓。根。不。能。得。賊。乃。造。訪。焉。特。魯。方。蟄。居。事。務。所。研。究。各。案。所。得。證。物。笑。曰。我。知。之。矣。彼。官。家。偵。探。但。能。捕。鼠。偷。狗。盜。者。流。耳。此。大。事。非。彼。輩。所。能。任。容。為。若。探。之。魯。既。欣。然。允。諾。公。司。中。人。大。喜。以。為。此。賊。苟。不。逃。至。地。球。以。外。必。有。破。案。之。一。日。因。靜。以。俟。之。公。司。此。款。乃。由。紐。約。國。家。交。通。銀。行。交。付。邊。西。兒。巴。尼。亞。鐵。路。公。司。用。以。發。給。公。司。中。薪。水。者。銀。行。中。執。有。收。據。業。已。運。至。邊。西。兒。巴。尼。亞。矣。惟。鐵。路。公。司。恆。例。必。於。運。到。之。第。二。日。始。往。領。取。領。後。當。日。分。發。故。銀。行。運。款。必。在。發。款。之。前。一。日。捷。運。公。司。中。守。夜。之。書。記。曰。欽。痕。人。極。誠。篤。十。餘。年。未。嘗。誤。公。事。是。日。款。到。親。將。麻。布。錢。囊。鎖。入。大。金。櫃。中。至。鐵。路。公。司。取。款。時。發。櫃。已。失。所。在。大。而。門。戶。小。而。鑰。資。無。一。處。不。仔。細。審。視。絕。無。損。壞。魯。巴。德。遣。其。部。下。潛。尾。捷。運。公。司。中。暨。鐵。路。公。司。工。廠。中。人。以。工。廠。去。捷。運。公。司。至。近。此。來。往。亦。繁。也。顧。默。察。既。久。無。一。人。稍。涉。嫌。疑。乃。注。意。往。來。旅。

客得一人曰橋巨其人方旅行於巴發露會作工於邊西兒巴尼亞服裝至樸質乃一抵巴發露則狀類縉紳自頂至踵無不悉合時尚調查其財產則有一萬六千元分存於三銀行說者謂因煤油股分而暴富惟存款時日適在捷運公司失金之後數日然橋巨一歸工廠則服役如初絕無破綻及至巴露發則揮霍如初魯巴德隨之往返者已數次矣一日橋巨沽飲歸寓魯巴德亦自酒肆中出尾之行漸就與語正寒暄時突然剝去假面曰橋巨汝識魯巴得否汝所爲事我悉知之矣橋巨曰何事魯巴德曰罪案已定汝勿作態徃從我赴警署爲佳橋巨曰怪哉汝乃自我爲罪人有何證據魯巴德探懷出一物橋巨見之顏色立變魯巴得立鳴警笛巡警羣集捕之既至警署橋巨曰魯巴得君君真不愧爲大偵探矣然則此物究得自何所魯巴德曰得自爾寓所之爐中汝豈忘之耶橋巨曰已矣我以為黏土一經烈火必至迸裂不圖爲君所得用爲憑證我知罪矣魯巴得曰我但知此土爲汝製造鑰匙之模且汝曾向欽痕假鑰故決汝爲竊賊之一以五萬元之多決非一人所可負而趨也汝試以詳狀告我橋巨曰我審知鐵路公司發薪及捷運公司到款之時日久欲設法竊取後思得一策每在咖啡肆中輒與欽痕傾談久之知公司中鎖鑰悉在欽痕懷中一日欽痕過余門余見之趨出曰欽痕君願君稍待余適欲發篋而鑰匙四覓不得請同入君鑰匙多或有相合

者。欽。痕。隨。手。探。懷。出。鑰。曰。汝。試。視。之。果。有。彷彿。者。否。余。乃。受。而。細。視。知。最。大。者。爲。金。櫃。之。鑰。乃。一。手。拉。欽。痕。一。手。手。鑰。匙。納。入。袴。囊。囊。中。預。貯。黏。泥。插。鑰。匙。之。頭。於。泥。中。緊。握。之。迨。入。余。室。僞。以。鑰。探。鎖。竇。試。之。無。一。相。合。者。乃。謝。而。還。之。復。依。黏。土。所。搏。之。範。造。爲。鑰。匙。至。一。月。前。發。款。之。前。一。日。乃。約。兩。友。密。商。於。余。寓。預。雇。馬。車。停。於。捷。運。公。司。東。鄰。俱。樂。部。門。外。遙。望。欽。痕。掩。扉。而。出。知。就。廁。所。廁。去。辨。事。室。至。遠。往。復。可。五。六。分。鐘。予。掩。入。開。櫃。出。錢。囊。一。一。隔。窗。授。兩。友。兩。友。負。之。投。馬。車。中。往。返。兩。次。始。畢。予。閉。櫃。疾。出。爲。時。不。過。五。分。鐘。也。兩。友。僞。爲。御。者。予。則。匿。車。中。疾。馳。抵。予。寓。剖。而。分。之。余。則。來。此。彼。兩。人。已。赴。英。倫。矣。予。恐。敗。露。因。時。往。工。廠。工。作。不。圖。竟。爲。君。偵。得。魯。巴。德。曰。我。與。若。同。赴。英。倫。苟。能。探。得。兩。人。予。當。請。於。法。庭。減。汝。罪。橋。巨。曰。諾。既。抵。英。倫。日。徵。遂。於。茶。坊。酒。肆。中。不。三。日。遇。之。於。倡。寮。兩。人。方。與。橋。巨。握。手。言。歡。而。警。吏。已。至。立。關。兩。人。手。同。赴。警。署。不。兩。句。鐘。魯。巴。得。已。持。引。渡。之。牒。上。警。察。長。挾。三。人。登。舟。歸。而。置。之。於。法。

十月某夜。天高氣爽。晚風如綿。彷彿是新秋光景。只可惜半天上黑黓黓地。少了一輪明月。微覺減色。但是月兒雖沒有一顆顆的明星。却滿天閃爍。宛像碎金一般。那波羅的海面上。水波不興。橫在這明星之下。平平的好似一片偌大的碧玻璃。那時歐洲大戰的風雲已起。德意志國獨力抵敵英法比三國。戰得十分利害。這當兒海上也已戒嚴。一切商船漁舟都開往別處。半個影兒也沒有。沿海一帶却有一艘德國的砲艦在那裏往來巡邏。海軍少佐愷勒曼正立在瞭望臺上。架起了望遠鏡。向四下裏望着。猛見南方水平線下。有一隻帆船在那裏駛行。大帆船風其疾如矢。少佐忙向他旁邊立着的一個屬官說道。那船兒好生蹊蹺。怎麼像這樣飛一般的駛去。吾們快打個信號去問他是誰。開往那裏。爲了甚麼事。這命令一發。立刻打起信號來。那知並不見回答。只見那一點紅色。的燈光在水上行動。好像巨靈張着一隻血紅的眸子。向這邊睜視似的。少佐急道。快些兒再打一個去。吾定要使他回答了。纔罷。然而任你怎樣打信號。那帆船依舊不答。只是如飛而行。少佐怒喊道。天殺的。難道那船上的人都是盲人兒不成。如今且向他船首上轟個砲彈過去。再瞧他們是

不是響子。於是忽然一聲一個砲彈直刺刺的向那帆船船首上飛去。不一會那船果然停了。不動。也不動。誰知仍是毫無動靜。那裏有甚麼回答的信號。少佐不覺嘆將起來。道：「怪極了。怪極了。難道那船兒上載着的都是死人麼？」吾們快開一艘小船瞧去。一刻鐘後。大尉苟德和幾個水手都帶着軍械一窩蜂跳上那帆船說也奇怪。那大尉却一眼望見船板上直僵僵躺著八個水手和一個船主。早寂寂的沒了生氣。檢查他們身上一些兒沒有傷痕。不知道是怎樣死的。瞧那船名喚做飛南水手身上都穿着德國的制服。知道這帆船是屬於德國的。當下便打一個信號給愷勒曼少佐。佐在甲板上踱着皺眉說道：「這一件事直能當得不可思議。四個字吾竟弄得個莫名其妙。目下惟有把那船拖進海口報告警察。這種偵探家的生活吾們這一班處心浮氣的武夫祇得敬謝不敏呢。但是末後報告了警察。警察也無能爲力。大家都蒙在黑暗之中。那裏有一線之光。末一着不得不請教哈姆堡的大偵探家馬格爾葛龍氏了。」

END

過了幾點鐘。那大偵探馬格爾葛龍已趕到海口。着手檢查那帆船「飛南」。只見船板上到處都是焦黃的痕迹。似乎經又熱又紅的鐵線烙過的樣兒。葛龍細細的瞧了一下。子。欣然呼道：「電！電！」

那幾個可憐的人都是觸電死的。警察長道：當初吾也曾猜到這一層，然而這海口上看守燈塔的人和吾們砲艦上的燈勒曼少佐都說夜中並沒風雨，那裏來的電？這一件事可不是不可解麼？葛龍很執拗的說道：吾說這船定然觸過電，這船上的水手們定然是觸電死的。警察長道：葛龍先生，大家都說昨夜並沒有電，你老人家怎麼偏偏說他們是觸電死的呢？葛龍道：吾不知道昨夜畢竟有電沒電，單知這帆船確是觸電船上的人確是觸電死的。警察長道：葛龍先生，你一味的執拗，怎能探出這事兒來？倘然你不向旁的地方着想，一意的說是電到頭來，怕要失敗咧。葛龍決然道：吾敢說定他是電，吾便從這電上下手探起。警察長道：你堅說是電，小可却不敢贊同。這案兒還是讓吾們偵察不勞你老人家暗中摸索了。葛龍抵着嘴唇冷然答道：很好很好，你既說吾執拗不足以助你，吾遵命不與聞這事，就是幾點鐘以後他滿肚子的不高興，回到哈姆堡，接着便趕去告知偵探部部長。部長快快的說道：葛龍這案兒神秘不測，出人意料。吾以為除了你以外，沒有第二人能設措手。如今你既袖手而歸，將來怕沒有水落石出之日。只吾要問你：你瞧那「飛南」當真是觸電麼？葛龍道：自然是觸電，無可疑的。部長道：但是人家都說昨夜並無雷電呢。葛龍道：昨夜有電沒電，吾們姑置之弗論，只瞧那船上的樣兒，簡直是觸電。吾這兩個眼兒難道會受欺麼？部長道：如此吾

們且瞧着罷。

(三)

那知馬格爾葛龍剛斷了帆船「飛南」案的關係。蔣地裏又有一案來了。性質雖然不同。却也一樣。的使人震驚。這一天夜中。夜半時候。有一個軀幹英偉。穿着軍服的人。一聲兒不響的闖進偵探部部長的私室。部長一見了這人。忙問道。法雷德參將。半夜裏趕來。爲了怎麼一回事。那法雷德參將一壁氣噓噓地喘着。一壁說道。不得了。不得了。吾們軍事部裏出了一件萬分緊急的事。那一本紀錄進軍計畫的冊子。被人家偷去了。部長不覺變了色。大呼道。呀。吾的上帝。這是那裏說起。如今你且把那大略情形和吾說。要知道這一件事非同小可呢。參將道。自然是非同小可的事。吾德意志帝國的勝敗都在這上邊。剛纔不多一會。吾們部裏又開一個秘密軍事會議。大家坐了下來。不到五分鐘。那秘書就去開銀箱。取那兩本紀錄進軍計畫的冊子。一本是正冊。一本是副本。不防銀箱開時。掉了一本。一本已不翼而飛。咧部長道。你們都以爲是被人偷去的麼。參將道。吾們都是這麼想。只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被人偷去的。因此急急的趕來求你相助。可是這冊子不是件尋常的東西。有關於吾們德意志全國。須得趕快奪他回來。纔是部長。你意中可有甚麼能手。當得起這重

任的沒有部長皺着眉想了半晌纔把桌上的呼人鐘旋了一旋接着便走進一個書記生來部長急道快請葛龍先生立刻到這裏來不到五分鐘光景葛龍早應召而來部長指着法雷德參將向葛龍道這一位便是法雷德參將諒來你總認識的了此刻快同他到軍事部去那邊有一件萬分重要的事相煩呢葛龍到了軍事部就從秘密會議室中許多將軍軍官口裏知道了失竊的大略情形那時有一個將軍向他說道葛龍先生要知那本失掉的冊子實是吾們德意志帝國勝敗所係吾們對付那英法比聯軍的秘密計畫都詳詳細細的記在王邊葛龍原也知道這事不比尋常的竊案德意志的命運全個兒靠着這冊子要是入了敵軍的手一切秘密計畫就完全失敗雖是升天入地也須把那萬惡的賊生生拿住當下他先細細的問了許多話以便研究問後方知上次的軍事會議還在四天以前那藏冊子的銀箱也造得非常堅固箱門上的鎖又很複雜普通的鑰匙休想開他葛龍察視了一遍毫無端倪便向軍官們道列位將軍你們不是說這冊子一共有兩本麼一本既已失掉還有一本在那裏可能給在下瞧一下子這時便有一個軍官取起那冊子來授與葛龍道便是這一本和那本失掉的冊子一個樣兒的葛龍子細瞧時見是一本又厚又大皮面的書裝訂得煞是堅固并且有銅製的釦子扣住那封面四角上也都包着銅葛龍生平實是第

一回。瞧見過這種異乎尋常的冊子。他一面瞧着。一面想個着手的方法。一會就去探問部裏所有的書記們。前四天中可有甚麼英國籍或是法國籍比國籍的人到來。那時有一個少年書記生名兒喚做挨脫惠爾的。答道並沒有這三國的人。葛龍道來的都是吾們德國人麼。挨脫惠爾道正是。都是吾們同國的人。葛龍道如此。你可知道裏頭有甚麼人和英國法國或是比國有關係的麼。挨脫惠爾苦苦的想了好久。臉兒上倏的亮了一亮。朗聲說道。有咧。有咧。有一個人名兒喚做威廉施士菲區的。三天以前會到這裏來過。他從前是個英國軍械廠的代理人。目下還在那裏經理軍裝。葛龍忙問道。他的辦事處在那裏。挨脫惠爾道在兼狄街三十七號。葛龍掏出一本手冊來。用鉛筆記了上去。一面說道。多謝你。吾要去拜訪這位施士菲區先生。挨脫惠爾笑着喊道。葛龍先生。你可疑施士菲區和這竊案有關的麼。你別誤會他。實是一個至忠不貳的愛國家出來時。他那麼託卡上繒插着五六面德意志帝國的國旗。連那鈕孔裏也插一面小小兒的國旗呢。葛龍道。吾不管他愛國不愛國。總要去見他一面。他出了軍事部。却並不一逕起往兼狄街。先到國籍調查處去。那調查處的司事人見他是個偵探家。不敢怠慢。忙把許多登記簿聽他查着。葛龍翻來覆去。足足翻了兩個鐘頭。一些兒也沒有發見甚麼。末後纔在一本十年前的登記簿中見了。一節說有一個英

國人海克脫密開爾底加入德國籍從此改名威廉施士菲區萬龍這時何等快樂欣然呼道哈哈這厮已掉在吾手裏吾這兩點鐘可貴的光陰不算虛擲剛接着又自語道他雖是進了吾們德國的國籍他血管中總流着英國人的血他的腦兒裏總記着英國他的心總向着英國如今德英變做了交戰國他自然替祖國效力了哈哈吾倒要去瞻仰瞻仰這位愛國家威廉施士菲區先生停了會兒就匆匆的出了國籍調查處扮了一個工人到兼狄街去見那威廉施士菲區到了那邊便和一個小厮說明來意那小厮却一口回絕他說施士菲區先生此刻有事不論是誰一概不見葛龍道吾等一會兒也不妨事小厮道你等也沒用他總要好半天纔能完事呢葛龍道既是這樣吾等他好半天就是了說着不等那小厮答應早大搖大擺的在一把椅兒上坐了下來坐下時那兩個尖銳的眸子猛見字紙籠裏橫着一張撕碎了的電報這種電報本不足爲奇凡是商界上的人每天總得接到好幾通所觸目的却是這電報上的貝爾德三字這貝爾德是一個小村莊和哈姆堡相去不遠可巧是「飛南」案發生的所在因此上他一眼瞧見了貝爾德三字心中不覺一動這當兒他就想去取這電報巨耐那小厮在着很不方便於是向他說道吾的孩子今天吾專誠瞧施士菲區先生來的煩你把吾的名兒遞將進去小厮掉頭道不行不行他今天不見客葛龍道你若

是去說麥克林下林在外邊他便立刻出來見吾好孩子你替吾走一趨吾給你一個馬克如何那小厮一聽得這馬克兩字彷彿來復日聽得了禮拜堂裏的鐘聲跳起來打了個旋兒嘻嘻開着嘴說道當真麼你要當真給吾一個馬克吾就冒險替你走一趨捱吾主人兩個耳刮子也一百個情願可是他會喚吾拒絕客人免得打擾他呢馬克快取來吾立刻替你去葛龍即忙探懷取了出來塞入小厮手中那小厮便一溜烟往裏邊辦公室裏去葛龍却跪在地上取那張字紙篋裏的電報舉目一瞧只見上邊有幾個字道「來包已安然收到」下面並無署名單有發電處貝爾德字樣葛龍正要立起身來不道那門斗的開了威廉施士菲區已闖然而出一見葛龍跪在字紙篋旁邊頓時變了色趕將過來厲聲問道你在那裏做甚麼葛龍着實吃了一驚只裝着沒事人兒的樣子悄然答道吾掉了一枝鉛筆不知道怎麼竟找不到咧這時裏邊又跑出一個人來大呼道扯謊你不見他手中執着那電報麼這時那施士菲區的臉真好看煞人從白泛成青青泛成紫一會兒又變做緋紅似乎他全身血管裏所有的血都已湧在這兩頰之上接着破口嚷道天殺的這是甚麼意思你這賊子到底是誰說着一步跨到葛龍之前伸手過來把他裝着的假鬚刷的拉去便睜着兩眼大呼道天殺的天殺的吾認識他他即是賊偵探馬格爾葛龍見真相已露也不用自諱冷

然答道着啊老子即是馬格爾葛龍你便怎樣當下那第二人銳聲喊道吾便這樣這四個字的餘音還沒有絕只聽得噠的一聲一個無聲手槍的彈兒直向葛龍的心房飛去葛龍就跌倒下來臉兒向着地寂然不動施士菲區低聲說道乾姆司好眼光這萬惡的賊竟被你結果了但是他的尸身該怎麼出發開去倘被人家在這裏一發見便如何是好乾姆司克林頓道你怕甚麼來等那尸身發見時吾們早已離開哈姆堡去得遠咧快走快走這正是一個好機會施士菲區嘶聲道只是那小厮小潘登該如何處置放着他怕要壞吾們的事呢乾姆司急道吾們須得塞住他嘴不許他聲張出去說時轉身衝到那裏面的辦公室裏去施士菲區也跟着進去一會便喘着喊道呀壞了壞了他已不在裏邊他見吾們送了這賊偵探的命早嚇得魂兒出竅一定是出去報告警察了乾姆司道如此吾們只得趕快走他娘一分鐘也不能白白丟掉不一會兩人已沒命的奔下扶梯跑到街上雜入人叢中逃去那小厮潘登果然不出他們所料剛纔見葛龍吃了一彈簡直驚悸亡魂怕他自己也要吃他們彈兒可不是個孽子於是一溜烟逃了出來定了定神鎮了鎮心想去報告警察可巧這時有兩個警察負手而來就把這事一五一十的告訴他們那兩警察一聽得出了命案不覺嚇了一跳想這還了得光天化日之下兇手竟敢橫行麼須得立時趕去捉拿纔是當下裏

便跟着小潘登跑到施士菲區辦公處。一個先把他一雙銳眼向四下裏一溜。嚷道：「呀！我們到得遲。剛兇手已去得個無影無踪。」旁的一個屈了一膝跪在葛龍身邊，說道：「噢！這死的却留在這裏。不知道他是誰旁的一個過來瞧了一眼，猛然間灰白了臉，怪聲怪氣的喊道：「呀！我的上帝！這死的分明是偵探部裏的葛龍先生呢！可憐的人！可憐的人！不知道他當真死了沒有？說完俯下身去，解開葛龍的胸衣，仔細一瞧，半晌歡然呼道：「謝天謝地！葛龍先生並沒有死！那彈兒恰好中他的錶偏了一些，和心房相去約摸兩寸光景，拉可姆！你快去請個醫生來！」

(四)

看官們那警察正一語道着馬格爾，葛龍並沒有死，可是他實是吾這一篇簇簇新新軍事偵探小說中的英雄。他一死，吾就擱筆做不下去。咧！當時他受這一彈時，虧得那錶兒替他做個盾牌，立刻支架住致命之傷，化做了很輕很輕的傷，不過心房四邊的覺筋已被那彈兒震動，因此失了知覺。過了幾個鐘頭，已蘇醒回來，醫生替他裹了傷處，勸他將息幾天。葛龍耐心兒在床上將息了四天，已不能再耐急急的要去探索那兩個逃人。先時對於施士菲區還懷着疑，如今已能指定他是個大奸巨猾，那同黨也不是個路數。這四天床上的生活，實是拜他一彈之賜，但是他這一彈却爲了。

那電報而起料想那電報定然是非常重要的東西所以被人家瞧見了就要割人死命只瞧去也似乎很平常不過說包裹已安然收到難道這包裹裏藏着甚麼危險之物麼電報上又並不署名單有發電處的名兒那發電處是貝爾德離海濱不遠那「飛南」一案恰在那邊發生這其間或者有些兒意思葛龍想到這裏就悄然自語道今天吾總得往那邊一行或有所得兩點鐘裏他便匆匆動身先到貝爾德鄰近的胡爾斯村中過了那邊警察署裏的偵探米亞司這米亞司對於那「飛南」一案很爲盡力的兩下裏會了面米亞司欣然說道葛龍先生你今天可巧到這裏來委實是天大的喜事這裏也出了一件事你可知道了沒有葛龍急道又出了甚麼事吾並不知道米亞司道可怕可怕海裏又來了一艘船和那「飛南」一模一樣也裝着死人葛龍道呀吾的上帝這事兒可當真麼米亞司道難道吾和你開頑笑不成兩點鐘以前有一艘汽船喚做「德國皇帝」的拖進海口有十五個水手死在船面上身體都已硬硬的了葛龍道那十五個可憐的人是怎麼死的可有些兒端倪麼米亞司道略有端倪一般人都附和你從前的話說是觸電呢葛龍道但是這回可有沒有大風雨米亞司道也並沒風雨這一着甚是奇怪教人無從索解那船上也像「飛南」一般滿着焦黃的痕迹無線電發電機四邊的木料都已燒成灰燼葛龍道如此那汽船上可是裝着

無線電的麼。米亞司道。正是葛龍道。你不見那帆船「飛南」上。不是也裝着無線電麼。米亞司道。不錯也。裝着無線電的。只你問吾。這個懷着甚麼意思。葛龍道。請你仔細一想。那海中往來的船隻。總不止這「飛南」和「德國皇帝」兩艘。爲甚麼偏偏這兩艘裝着無線電的。德國船落了劫。數旁的船。如何安然而過。米亞司抬起眼來。瞧着葛龍。滿面現着驚訝之色。慢慢兒的說道。你的話兒。吾不甚明白。還請你明明白白。和吾說。葛龍道。吾說了出來。你別當吾是說癡話呢。米亞司道。那有這種話。只趕快和吾說明。葛龍道。說來總似乎是痴話。米亞司君。先前那「飛南」案出後。吾說是觸電人家。不是都不信麼。米亞司道。這也怪不得他們。可是那夜。並沒風雨呢。葛龍道。然而這一回的事。依舊沒有風雨。吾却依舊說是觸電。米亞司道。既沒風雨。電從何來。這話兒。總覺說不去。葛龍冷冷的道。足下的話。原沒有錯得。那天然的電。確和風雨有連帶的關係。至於人造的電。怕和風雨無關呢。米亞司大喊道。怎麼說人造的電。葛龍道。正是人造的電。和天然的電。直一般利害。天然的電。能殺人。人造的電。也能殺人。你要是不信吾的話。請看這新聞紙上。載下來的紙條兒。這紙條兒。是吾前兩天。躺在牀上時。沒有甚麼事兒。做在一張陳舊新聞紙上。發見的。米亞司忙問道。那上邊說些甚麼。葛龍道。這新聞紙。是一千九百〇九年。或是一千九百十年的。四月三日。印行的。不過那上邊紀年。

處紙兒已經破碎所以吾不能說定是那一年大概總是四五年前東西米亞司很不耐的說道別管他四年五年只告吾那上邊到底說些甚麼葛龍道是那報館記者晉謁著名的美國戰艦打樣家密司脫路易尼克生的一段紀述你聽着最後的三句話很足動人他那上邊寫着道「尼克生君謂記者曰予逆料此五年之間德意志及英吉利當有絕大之戰爭爲世界歷史上從來所未有者也」接着葛龍又道你想這位尼克生老先生可不像一個先知如今竟應了他的話咧米亞司道這真是一件奇事竟然被他料到不過這三句話和那「飛南」「德國皇帝」的案兒似是風馬牛不相及呢葛龍道你別性急那一段紀述可不止這幾句話還有上文在着他老人家說將來海軍上也要經一度破天荒的革命咧你要知道他說些甚麼請把這條紙兒讀他一遍說罷把紙條兒遞給米亞司米亞司便讀道「尼克生君之言曰吾意他日海軍亦將經一度之革命萬弗能免君嘗見新聞紙上新聞欄中之一則乎謂美國艦隊環遊世界過大西洋時一艦上遽有一人觸無線電話上之電流受重創此新聞適載於附張中以是人皆不甚注意而予則以爲至關重要海軍革命之機即伏於是將來兩國交戰戰艦上或以巨分之電流相放射即相去四五里之遙亦能盡殲艦中人此驚人之舉今茲雖未實行然吾知其必有實行之一日也」米亞司讀罷面色立刻

慘自如紙喘着說道呀。吾的天你以為這事竟能實行麼。葛龍道。自然能實行。那大製造家尼克生先生的話。怎會不中目下這『飛南』和『德國皇帝』的案兒。就是實行的證據。米亞司道。你想那許多水手們便死在這上邊的麼。葛龍肅然道。怎麼不是他們都觸了那人造的電死的。米亞司道。這怕未必罷。這裏沿海一帶並沒有英國的軍艦。那電從甚麼地方放出來的呢。葛龍道。你要知道那電不必從船上放射。從岸上放到海裏去也。使得米亞司道。這麼說來。將來這世界委實危險得很。葛龍道。正是呢。所以吾們做偵探的。該同心協力。破這危機。保全世界的幸福。米亞司君。吾們的名譽事業。都在此一舉。咧。米亞司道。吾總盡吾的力幫助你。就是葛龍道很好。此刻吾們且往貝爾德一行。再作計較。

(五)

他們倆到貝爾德時。天已入夜。葛龍先趕往電報局訪問。那電報是誰發的。那司事的人想了一想。竟被他想了出來。回說發電的是摩勒博士。這摩勒博士在一年前。往到貝爾德村中來。實是一個很有風趣。很可愛的老先生。不過也像旁的一般科學家。性兒有些怪僻。往往使人不測他的光陰。大半拋撒在山巔石岩之間。據說在那裏研究地質學。預備做一本書呢。葛龍即忙問道。這位老博

士是那國的人。司事人想不到葛龍有這一問不覺楞了一楞。接着答道：「瞧他的名兒分明是吾們德意志人。況且他也操着吾們的國語聽去甚是純熟。不過子細聽時那聲音似乎有些兒奇怪。」葛龍閃了閃眼，急道：「他住在那裏？」司事人答道：「博士住在那施柏愛小山的巔上。你立在海邊也能望見他的屋子。彷彿一隻鳥籠呢。」葛龍道：「往常這時他老人家可在家？」司事人道：「未必在家。裏他自己備着一艘快艇。因此上不時坐了出去旅行。有時三四天。有時一來復方始回來。據吾想來他大約到法蘭西去的呢。」葛龍聽了點了點頭，說了一聲對不起，就與辭而去。一會已同着米亞司走上施柏愛小山。向米亞司道：「米亞司君，吾們來得不巧，博士恰好公出，只瞻仰瞻仰他的廣廈，也是好的。」米亞司道：「你怎麼好端端疑到博士身上去了？」葛龍道：「吾自己也不明白。早知他是個怪僻的老頭兒。平素以研究科學爲事，說德國話聲音徵覺奇特。當着這戰雲團結的當兒，像這種人倒很容易使人注目呢。」米亞司道：「他分明是吾們同國的人。剛纔那電報局裏的司事人不是稱他摩勒博士麼？」葛龍道：「若是他，先前喚做密勒博士可就是英國人。咧把密字改做摩字，實是很容易的事。你怎麼這一些也想不到？」米亞司道：「只是那電報局司事人說他是個很有風趣、很可愛的人，怕未必會做間諜。」葛龍冷然道：「那些神奸巨蠹中不少很有風趣、很可愛的人，你可不能說定委實說吾

從戰事起後已遇見過許多英國法國的間諜那一個不是很有風趣很可愛的他們全靠着一副伶牙俐齒一種落落大方的態度纔能往來厮混着手做事呢米亞司道如此你以爲那摩勒博士定是英國的間諜了葛龍道如今還不知道吾們必須探他出來到底是也不是噢那邊就是那鳥籠般的屋子咧好在博士不在家裏吾們不妨過去瞧瞧他一下子那摩勒博士的屋子原在這施柏愛小山的最高處四邊便是那森森一碧的海景色直可入畫從這屋子兩面拓出一帶牆兒遮莫有一百碼遠把一個花園團團圍住他們倆先舉目打量了一會就向山巔爬去不防剛踏進那園子猛聽得一片汪汪狗吠聲送入耳鼓不一會便有一頭挺大的野獵狗從那小屋子裏跳將出來頸際繫着一條鐵鏈郎當作聲瞧去足足有二十碼長葛龍一把拉住了米亞司退下不迭一面大呼道吾們快退下去不然這畜生免不得要撲到吾們身上來咧米亞司道奇了奇了那摩勒博士老先生怎麼用這大獵狗來嚇人呢葛龍道想來那屋子裏定然藏着甚麼萬分重要的東西因此請這狗兒守門不許人家跨進門限一步米亞司道這也難說只這狗兒在着吾們終不能進門你可有甚麼法兒沒有葛龍道吾們請他用一服和着睡藥的糖漿如何好教他靜一會子別故故的下逐客令呢說時探懷取出一隻皮手套和一個小瓶來把那小瓶裏一種粘質的流汁倒了些兒在

那手套上米亞司瞧了問道。這到底是甚麼東西。葛龍道。這是一種秘密的睡藥。其效如神。實是一個橫行一時的大賊所發明的。七年以前他做這匪徒生涯。忽地不耐煩起來。就丟了本業。不再做賊。把他發明的睡藥。送給吾做個紀念品。咳。吾親愛的狗兒。你大名喚做甚麼。請過來嘗嘗吾糖漿的味兒。不一會他手套裏的糖漿。已被那狗兒舐個乾淨。接着狗兒的怒氣。都已消滅。兩個眼兒也漸漸兒有了睡意。不到三分鐘。早仆倒在地。一動也不動。米亞司歡乎道。好奇怪的東西。葛龍道。且你把這糖漿。分些兒給吾。吾隔壁一家。有一隻貓兒。煞是可恨。夜夜關得吾不能入睡。呢。葛龍道。且慢此刻。吾們快到裏邊去。瞧他一下子。那時那書室外邊的門。正開着。他們倆便不費一些兒力。闖然而入。那書室很寬大。造得像瑞士山中牧人的小屋。一般。書室的內部。還有一間門兒却下着鎖。緊緊的。休想開動。虧得葛龍帶着一把鑰匙。試了幾個。那門竟應手而啓。兩人卽忙一同進去。一眼瞧見一邊開着一扇窗。窗下便是那粼粼一碧的大海。葛龍趁將過去。向四下裏望了一望。欣然說道。好一片海天景色。真使人看了神往呢。說着回過身來。兩眼骨碌碌的打量四壁。只見一邊靠牆立着一架書櫃。滿滿的羅列着許多科學書。其中也有一半是地質學。可見這所在確是那摩勒博士研究學問之地。葛龍走近去。細細一檢。不道檢出了奇事來。原來那書上一大半都有電的一

會便沈吟說道：「瞧來這位老先生不但是在那裏和地土石塊厮混，怕還從事於電學呢。」米亞司向一壁瞧了一眼，說道：「咦，好一張熊皮那毛兒何等光澤，遮在壁上好抵得人穿錦繡的壁衣。」咧，葛龍一聲兒不響，只屈下膝去跪在地上，把那熊皮捲將起來，接着高聲喚道：「呵，吾的孩子，你瞧這其間可不是一個秘密門麼？」米亞司舉目一望，說道：「正是呢，只不知這門通往那裏去的。」葛龍道：「吾們須得瞧他一瞧，方知底細。」說時，伸手過去，拔去了門，門兒開時，兩人不覺同聲驚呼起來。原來門中裝着全副的發電器具，十分完備。米亞司道：「這是個甚麼意思？你可明白麼？」葛龍默然不答，單把兩眼注着那發電機關，停了會兒，纔定了神，抹去了額上的汗珠，向米亞司道：「米亞司君，你可曾見過無線電站麼？」米亞司道：「自然見過不止一次咧。」葛龍道：「這不要也是個無線電站麼？」米亞司道：「不像，不像，這邊並沒傳電機呢。」葛龍道：「着嘍，這確是不同之點，然而怎麼也有個電筒裝着，做甚麼來？」米亞司君，你可知道這裏近邊有電學的專家，沒有米亞司答道：「吾知道有一個柏司德君住在近邊，他實是個專家，電學上的智識非常豐富的。」葛龍道：「如此再好沒有，你趕快去請他到這裏來，要知這一副發電機關係不小呢。」

半點鐘以後那電學專家柏司德君早已趕到他瞧了一遍甚是詫異向葛龍和米亞司道這東西斷不是尋常的無線電站作爲通信用的可是這上邊的電壓非常之大發出去的電想來也有很大很大的力量呢葛龍遞了個眼色給米亞司米亞司點了點頭取出那舊新聞紙上裁下來的紙條兒來授給柏司德道柏司德君請你把這紙條兒讀一遍瞧這裏的發電器具可能實行那政策麼柏司德一口氣讀了一遍咋舌道奇怪奇怪這裏的發電機瞧來那有不能實行之理不過有一件難處若然從小船上發出電來定要被人瞧見呢葛龍道或者不從船上發電從岸上發電可也使得麼最近的陸地和這裏相對的是甚麼地方柏司德道阿脫奈去此約在五六十里之間葛龍道吾們若是距離五六十里發電出去謀害人家船上的水手可做到麼柏司德道吾們倘能把電制服住了甚麼事做不到葛龍道近來他們英法的人於電學上可有進步麼柏司德道頗有進步葛龍道很好吾們就在這上邊着手好了第二天上葛龍和柏司德米亞司向沿海的本國海軍官員借了一隻水面飛行艇和一個幹練的駕駛人一塊兒坐了向着『飛南』和『德國皇帝』遇險處飛去這原是很危險的舉動大家不得不準備一二身上都穿着橡皮的衣服不容易觸電到了危險的當兒或能徼倖逃過飛艇開行之後便一路沿着這鏡兒般平的海面飛去飛了幾里纔

漸漸上升。艇身穿入空中。十分平穩。過了一點鐘。模樣。葛龍便吩咐駕駛人。向下邊開去。那時已到了阿脫奈左近。那駕駛人瞧了瞧他。面前放着的。一張航海地圖。顫聲喊道。列位。留意。危險的地方。近咧。這兩句話。剛出得他。嘴唇。猛覺得。一件很有力的東西。來觸艇上的。葉子。大家都瞧不見。甚麼。只覺來勢不小。各人的身體也。禁不住。震了一震。接着。忽地。有一種火灼的。焦氣。吹進鼻觀。一瞧。葉子上。却見。一處。露着木質的。所在。已着了火。在那裏。燒。虧。然。這火。不久。就。熄。艇兒。也。飛。出了。這。危險。之。域。彼。此。都。沈。默。了。好。久。纔。抹。了。抹。額。角。吐。了。一。口。氣。知。道。已。從。死。神。手。裏。奪。回。性。命。來。了。當。時。葛。龍。向。柏。司。德。道。你。以。爲。如。何。柏。司。德。道。如。今。吾。滿。腹。的。疑。雲。都。已。掃。盡。剛。纔。那。葉。子。上。已。觸。了。成。分。很。大。的。電。咧。葛。龍。道。這。電。力。可。能。制。吾。們。死。命。麼。柏。司。德。道。吾。們。倘。不。先。事。準。備。此。刻。怕。不。能。生。還。了。葛。龍。道。你。料。想。這。電。可。是。從。甚。麼。船。上。發。出。來。的。麼。柏。司。德。答。道。的。確。從。岸。上。發。出。來。的。可。是。那。時。沿。阿。脫。奈。南。方。一。帶。並。不。見。半。艘。船。隻。呢。葛。龍。忙。問。那。駕。駛。人。道。剛。纔。吾。們。遇。險。處。可。是。在。阿。脫。奈。左。近。駕。駛。人。答。道。一。些。兒。也。不。錯。葛。龍。道。如。此。吾。們。往。阿。脫。奈。去。罷。

(七)

阿脫奈北海岸上最高處有一所小屋。孤另另的立着。好似一陣狂風。卽能把他吹落淵底的一般。

葛龍冒險的那晚上這屋中有兩個人相對坐着一個便是施士菲區一個却是貝爾德藉藉有名的摩勒博士長長的幹兒白白的鬚兒年紀約在六十左右他的真名喚施璧林實是英國有名的科學家五年前他就受了他祖國的委用到這德意志來做間諜一二月來他便裝了那殺人如草不聞聲的發電器具放電出去害那海中往來的德國船隻那可憐的『飛南』和『德國皇帝』就落了這劫數這是前話不必細表且說那時施璧林擦着兩手說道呵呵他們兩艘船都已傷在吾們手中以後管教他們的海軍也被吾們覆滅呢正在這當兒慕地裏走進一個人來與與頭頭的說道你們聽着吾帶得一個好消息來咧施璧林忙道乾姆司甚麼好消息你可是剛從頂樓上下來麼乾姆司道正是吾剛纔得了個無線電說有一隻德國的水面飛行艇向這裏飛來吾不敢怠慢立刻把電放出去艇上的人一個個都觸電而死施璧林雀躍道咦這確是個好消息乾姆司向施士菲區道施士菲區你可知道那艇上坐着的一夥人是誰施士菲區道吾那裏知道乾姆司道艇上一共有四個人那赫赫有名的大偵探葛龍也在其中施璧林道那葛龍坐着那飛行艇做甚麼來乾姆司道吾們不必管他單知葛龍這廝一死吾們從此以後甚麼都不怕了施璧林道着啊他一死簡直是吾們天大的幸事停幾天吾們安安穩穩的回倫敦去即能面團團做富家翁

咧。施。士。菲。區。道。回。國。後。你。可。要。把。那。發。電。機。貢。諸。政。府。麼。施。璧。林。道。不。消。說。自。然。要。貢。諸。政。府。目。下。這。東。西。已。很。完。備。倘。在。四。十。里。內。發。電。出。去。定。能。把。全。船。的。人。都。置。之。死。地。以。後。凡。是。吾。們。的。戰。艦。上。都。須。裝。這。電。機。交。戰。時。儘。能。把。敵。國。的。艦。隊。掃。盪。個。乾。淨。呢。呀。有。趣。啊。有。趣。啊。施。士。菲。區。道。你。以。爲。吾。們。可。要。把。德。意。志。最。近。的。軍。事。計。畫。立。時。報。告。吾。們。的。軍。事。部。麼。施。璧。林。道。自。然。自。然。吾。還。要。謝。你。這。回。一。身。是。胆。竟。從。他。們。手。中。竊。取。這。本。萬。分。可。貴。的。冊。子。來。呢。施。士。菲。區。道。這。種。事。很。容。易。措。手。有。甚。希。罕。他。們。軍。事。部。裏。的。一。班。人。都。是。些。笨。驢。一。些。兒。也。不。疑。吾。是。個。英。國。人。纔。能。給。吾。馬。到。成。功。凱。旋。而。歸。施。璧。林。道。只。你。當。時。到。底。怎。麼。下。手。的。施。士。菲。區。道。這。實。是。很。容。易。的。事。吾。去。的。時。候。單。有。一。個。書。記。在。那。裏。做。事。當。下。裏。把。那。圖。樣。授。給。了。他。他。卽。忙。趕。到。裏。面。的。辦。公。室。去。給。他。上。官。瞧。吾。就。趁。這。當。兒。沿。着。一。帶。迴。廊。溜。到。軍。事。會。議。室。把。備。着。的。鑰。匙。輕。輕。的。開。了。室。門。進。去。然。後。把。銀。箱。上。的。門。也。開。了。取。了。那。冊。子。塞。在。吾。帶。着。的。一。隻。皮。袋。裏。人。不。知。鬼。不。覺。的。跑。了。出。來。現。在。吾。們。必。須。趕。快。去。告。知。本。國。軍。事。部。可。是。敵。軍。的。計。畫。都。一。明。一。白。的。載。在。裏。頭。呢。施。璧。林。道。可。不。是。麼。今。夜。吾。們。定。須。把。那。冊。子。裏。登。着。的。一。一。鈔。出。火。速。送。往。本。國。軍。事。部。去。纔。是。兩。個。鐘。頭。裏。乾。姆。司。只。忙。着。在。那。裏。鈔。錄。施。璧。林。却。和。施。士。菲。區。相。對。而。坐。促。膝。閒。談。說。得。非。常。得。意。施。璧。林。掀。

鬚大笑道：「呵！呵！不得了！不得了！將來吾們大英國決能管領全世界五大洋到處沒有敵手任是一百個德意志可也不能和吾們抵抗！咳！你們可聽得麼？這是甚麼聲響？這時果然聽得外邊有悉索之聲，乾姆司已勃然變色，停了筆，抬頭向着施璧林和施士菲區呆瞧，他們倆也灰白了臉兒，面面相覷，過了五分鐘，光景施璧林低聲說道：「聽這聲響，很像是脚步聲，夜中還有誰趕到這裏來？」施士菲區你快替吾瞧去，瞧來的是誰？」施士菲區那敢違拗，顛巍巍的走到門前，開了門，向那黑魃魃的甬道中望去，不一會，早像見了鬼一般，顛聲喊道：「葛龍馬格爾，葛龍賊罷！已有人撲將過來，把他擒住的，加上手械，施璧林和乾姆司都着了慌，跳將起來，伸手到衣袋中去預備取手鎗抵抗，巨耐已來不及，早有二十個水手，荷着槍整隊而入，劈頭第一人，卽是愷勒曼少佐，少佐身旁立着那大偵探馬格爾，葛龍後邊便是偵探米亞司，當下葛龍厲聲呼道：「博士！你休想抵抗！快舉起兩臂來！你的頑意兒已失敗咧！」施璧林怒呼道：「天殺的！吾道你這賊已死在吾們手中，却還活着！」葛龍笑道：「正是吾並沒有死，剛纔依舊坐着那水面飛行艇安然而歸。」乾姆司嘆道：「如今你想怎樣對付吾們？」葛龍答道：「這個須聽命於愷勒曼少佐，吾不過是警察署中一分子罷了，你們是軍事犯，須由吾們軍中處置呢。」施璧林、乾姆司和施士菲區臉兒都慘白如死，垂頭無語。愷勒曼少佐却朗朗的向那些

水○手○道○兒○郎○們○把○他○們○三○人○身○上○搜○索○一○下○子○立○刻○帶○回○去○嚴○密○看○管○那○三○人○明○知○抵○抗○也○沒○用○聽○他○們○搜○了○一○搜○便○跟○着○他○們○出○屋○而○去○那○一○夥○人○的○脚○步○聲○還○沒○去○遠○葛○龍○猛○然○間○挾○着○一○本○冊○子○從○桌○子○下○跳○將○出○來○歡○呼○道○好○啊○冊○子○在○這○裡○那○軍○事○部○裏○遺○失○的○冊○子○在○這○裏○米○亞○司○把○桌○子○上○散○着○的○許○多○紙○兒○收○拾○起○來○一○面○說○道○正○是○他○們○還○在○這○裏○鈔○錄○打○算○送○到○他○們○本○國○軍○中○去○咧○不○上○五○分○鐘○這○兩○偵○探○又○在○頂○樓○上○發○見○發○電○機○裝○得○甚○是○完○備○那○「○飛○南○」○和○「○德○國○皇○帝○」○船○上○的○水○手○分○明○都○死○在○這○上○邊○的○末○後○回○去○時○愷○勒○曼○少○佐○向○葛○龍○道○葛○龍○先○生○那○萬○惡○的○間○諜○都○已○墜○入○吾○們○的○手○沒○一○個○漏○網○這○可○怖○的○陰○謀○也○仗○着○你○老○人○家○的○大○力○得○以○破○露○吾○賀○你○感○謝○你○可○是○你○這○福○於○祖○國○簡○直○不○小○呢○後○來○那○三○個○間○諜○都○受○了○軍○事○裁○判○一○一○處○死○那○發○電○機○立○即○毀○棄○不○用○那○大○偵○探○葛○龍○還○得○了○一○封○皇○帝○的○御○書○謝○他○替○國○家○盡○力○言○辭○很○為○懇○切○於○是○這○馬○格○爾○葛○龍○的○大○名○不○久○就○傳○遍○全○歐○沒○一○個○不○知○道○不○論○是○誰○說○起○了○偵○探○界○上○的○巨○擘○都○道○馬○格○爾○葛○龍○馬○格○爾○葛○龍○

爭法戰事

最後之授課

靜英女士譯

一○日○余○上○學○殊○遲○恩○梅○爾○先○生○課○文○法○方○及○分○詞○取○前○日○所○課○逐○一○致○詢○先○生○夙○重○國○文○課○授○特○嚴

予心中惴惴，惟恐不能置答。既又轉念：先生或未必如余，余何庸過慮？然予心究不能了了，且行且憶。所課維時，天氣驟暖，赤日當空，蓋將日春徂夏矣。樹頭羣鶯鳴聲宛囀，雜以鼓聲、磬聲、刺耳。蓋鋸木場之後，普魯士兵正就里泊爾牧場操演也。予心中雖默念分詞，願一聞其聲，百端根觸已將校。課置之腦後矣。路經村中，衙署鐵柵上張一告示，予恐此爲法蘭西軍隊之敗報，不敢近視。但疾趨而過，遇冶工阿魯臺手攜稚子，立街沿讀文告，謂余曰：汝何亟亟？汝上校殊早願。予恐上課時屆不及與語，疾馳入小運動場入課堂。平時我師在授課時，口講指畫，孜孜不倦。授課畢，恆手執教鞭，跋來報往，視學生有無偷閒者，狀殊嚴厲。是時忽霽，容謂余曰：佛倫特汝就坐，予將開講矣。予如命坐甫定，見我師已易青色禮服，袴亦黑綢所製，此爲我師所不常御。惟學生卒業暨有貴客參觀時，偶一衣之。予不解，四顧室中，則村人畢業成就，席而坐，靜肅一如予等。而前村長沃善亦雜坐其中，手三角之帽，攤書小案，書爲蠶魚所蝕，四緣參差如鏟目架。老花眼鏡注視書上，不稍瞬。恩梅克先生一上講壇，村人暨學生咸起立致敬。先生出其溫重之音曰：諸君聽之，老夫課授諸君，此時爲最後矣。阿爾薩司及羅林兩州所有學校行將改課德文。柏林教育部中已下命矣。諸君咸法人而法文之學堂，且終於今日。願諸君整頓全神，聽予講解。予聞之，仰天太息。我阿爾薩司之法文果

終○於○今○日○耶○衙○署○中○告○示○竟○爲○此○事○予○疾○馳○而○過○不○爲○無○識○卽○就○觀○恐○亦○不○忍○卒○讀○也○予○此○時○始○悟○
 沃○善○及○村○人○來○校○聽○講○之○意○我○師○四○十○年○辛○勤○維○繫○此○校○夙○爲○村○人○所○欽○仰○今○以○割○地○故○禁○習○國○文○
 而○先○生○盛○德○猶○在○人○間○果○應○有○此○最○後○之○紀○念○也○予○思○至○此○先○生○忽○令○余○背○分○詞○表○予○期○期○不○能○成○
 誦○先○生○愀○然○曰○佛○倫○特○余○不○責○汝○汝○爲○法○人○應○不○忘○法○國○之○文○字○我○所○屬○望○於○汝○者○不○在○今○日○而○在○
 未○來○勉○哉○佛○倫○特○我○法○蘭○西○文○字○在○世○界○上○最○明○了○最○確○實○最○優○美○苟○不○自○亡○決○無○致○亡○之○道○我○阿○
 爾○薩○司○一○片○土○旣○爲○普○魯○士○所○有○我○優○美○高○上○之○文○字○旣○不○能○入○學○校○之○功○課○然○我○舌○猶○存○決○不○能○
 須○臾○忘○也○我○法○蘭○西○創○敗○之○餘○忍○辱○出○此○誰○執○其○咎○我○亦○不○忍○指○摘○要○之○我○法○蘭○西○人○無○一○人○不○當○
 自○責○也○先○生○語○竟○舉○縮○本○文○法○課○授○如○初○而○詞○氣○益○復○懇○摯○若○欲○舉○其○平○生○所○學○乘○此○短○促○之○光○陰○
 悉○數○納○入○我○輩○腦○中○也○者○然○予○精○神○惴○恍○如○墮○五○里○霧○中○我○可○憐○可○敬○之○先○生○雖○滔滔○不○竭○我○已○充○
 耳○不○聞○矣○文○法○旣○竟○更○授○習○字○書○數○字○於○黑○板○曰○法○蘭○西○曰○阿○爾○薩○司○令○書○極○工○整○極○美○麗○之○圓○體○
 字○時○室○中○寂○寂○但○聞○筆○尖○着○紙○蘇○蘇○有○聲○忽○有○黃○金○虫○洞○窗○語○入○苟○在○平○時○小○學○生○中○必○有○張○手○欲○
 撲○者○願○茲○時○則○絕○無○一○人○留○意○及○此○予○仰○視○窗○外○屋○上○白○鴿○一○羣○方○高○下○其○首○作○閣○閣○聲○思○及○我○輩○
 旣○因○割○地○而○淪○爲○奴○隸○國○語○且○不○之○保○矣○嗟○此○羣○鴿○其○亦○當○作○普○魯○士○語○否○余○書○竟○反○復○審○視○復○移○

目運動場中胡桃之質纍纍然常春籐亦緣牆而上由窗櫺而及於屋頂此皆我師手植者也今將棄之而去不知我敬愛之先生茲時之痛苦爲何如也習字之課旣竟先生率我等至運動場俾我輩游散自入宅中拚攜行李已定於明日永別故鄉移居祖國矣俱聞先生與其妹在樓上蹀躞往來不久收拾已竟仍鼓勇入教室講歷史小學生則習拼音而老人沃善亦隨衆伊唔發音沉重斬釘截鐵而出之真令聞者欲哭不得欲笑不得也此悲痛之紀念迄於今不能忘未幾教堂鐘鳴時已正午普魯士兵演習歸來道經校外喇叭聲中似鳴得意我師面色灰敗大聲曰諸君諸君子予語至此似有物梗其胸頭不復能續乃取粉筆大書黑板上曰法蘭西萬歲舉手曰諸君去休從茲別矣

小愛國
小學生

(藜青)

哈……哈……哈……鈴聲數响巴黎附近某小學校罷課矣學生百餘人魚貫出大者十一二歲小者僅七八歲相率至校前草地上作種種之遊戲有踢球者有滾鐵環者有打秋千者其聲譁然一白髮如銀之老教師則坐其旁監督之

時則天已入暮夕陽挂樹杪滿天作赭黃色羣鴉盤旋空際欲下不下衆學生與方酣陡聞鴉鳴則

餌資乎。自今日始爾等。各節其三分之一。儲而勿用。由一人以推至一校。由一校以推至全國。吾知不出一月。飛機可造矣。爾等其有意乎。衆學生於是歡呼跳躍曰。先生言是。先生言是。先生言是。吾等從先生言。

翌日教師乃草一公啓通告全國各處小學生。皆聞風興起。一月以後巴黎飛行場上舉行飛行機落成禮。蓋卽小學生集腋成裘所製者也是。日全國小學生之來者以萬計。俄而機輪鼓動。冉冉焉。凌風而上。去地數千尺。穩捷無倫。小學生咸脫帽狂呼聲震天。半飛機繞場一週。乃直向萊恩河飛去。衆皆嘖嘖稱贊。小學生之熱心愛國。老教師聞之亦掀髯一笑。

小神
小說

金丸緣

(愛廬)

昔有名王育子女甚衆。皆美麗而最幼之公主尤嬌艷絕倫。王宮至巍峨宮側有叢林。林中有橡樹。歷年既久。根枝盤錯。樹之蔭有泉一淵。水極清冽。夏日酷暑。公主頗愛此泉。每坐樹下對清泉而嬉戲。所尤愛者爲一金丸。每上擲空際。俟其墮而接之。歷落上下。宜僚之弄丸亦不是過。此殆公主之唯一消遣法矣。

一日不慎丸忽墮於淵。淵甚深不能覩其底。公主乃嚶嚶泣。忽聞人聲。若曰。公主乎。盍止悲。汝之泣。

縱鐵石亦聞而傷心也。

公主尋聲四顧無所覩。唯見一蛙於水際曰：咄！汝醜陋之虫乎！詎言者乃爾耶？吾泣吾金丸耳。何涉於爾。

蛙曰：公主毋悲。余將爲若取金丸。汝將何以酬吾。

曰：果爾則金玉珠寶無所吝。即首上之金冠。唯若願。

蛙曰：金珠王冠乎。非余所願。惟若誠愛余者。請爲若伴。偕同桌食。同器飲。且獲同夢於若小榻足矣。果能允予者。必爲若取金丸。

曰：果能爲余取丸。至此數事者。易耳。然公主自語曰：此不亦愚乎。余何能愛一蛙。乃與同食同飲。且同夢乎。余詎能如此者。在蛙則旣獲其允辭。卽泅入水底。爲取丸。出置公主足前。公主旣見丸。亟取而奔。

蛙聲咯咯然曰：盍少待。若行毋過速。俾余可以追隨於後也。公主置若弗聞。奔歸宮。隨亦忘此事。次晨公主正侍父母早餐。忽聞躑躅跳躍聲。似登樓梯者。然旣及顛叩戶聲。作且曰：吁！王女乎。幸爲啓戶。公主起啓戶出視。則見蛙在門外。頓憶昨日事。恐甚。亟閉門。反面青白。無人色。王因詢其故。后

亦詢曰：詎有巨魅來挾汝以去乎？

否否。非巨魅，乃僅一蛙，一醜陋之蛙耳。

王曰：蛙乎？何求於爾？汝乃恐懼若此，公主乃言昨日事，及已允其請，且曰：女固不謂其能出水，更不意其今竟來此也。

王忽正容厲聲曰：爾已許之矣，烏可不履行者？亟往肅之入。

公主不得已，乃往啓門。蛙跳躍隨入，既坐，蛙曰：置余於座，公主縱不願在王厲容前，固不敢不取之。起蛙乃自椅躍桌上，且曰：置汝之金碟於我前，我二人乃能同食。公主不得已，移置其前。蛙盡食之，若甘之甚者。蛙乃終日追隨公主，後及晚餐，既畢，蛙又言曰：余今不覺飢矣，然困甚，汝又喜動，余跳躍汝後者，終日焉得不疲？幸挾余至汝室，且囑婢理汝榻，余二人同睡，何如？公主乃泣懼，蛙甚因其體極冷，不敢一觸之也。

王聞之，又怒曰：他人助爾患難之際，爾願可忘其前惠耶？

公主不敢違，乃以兩指挾置己室隅，而臥。蛙躍入榻，謂公主曰：余困甚矣，幸讓我同臥，否則余將訴之爾父。

此語至唐突公主乃大怒捉而盡方向壁擲曰汝醜蛙乎毋再喚觸壁墮地忽變而爲偉丈夫目澄眸清髮尤美麗王子也於是此美麗之王子乃爲公主永永比肩之伴侶也蓋兩人得老王之允準締結絲蘿矣

王子乃告公主謂渠爲鄰國之王子爲妖巫所欺變形成蛙乃竊俟於泉內蓋妖巫謂非得人間最美之女子不能復余原形也

翌晨紅日纔起公主方偕王子置金丸掌上贊美撫弄謝此良媒一車駕六白馬停轡宮門外來迎王子歸國矣有手牽金韁立於車後者王子之忠僕亨利也

小歷史 紅白約

(梅郎)

斗拉曰與米真卿自軍中來戰事如何矣能殲此英狗而烹之爲我印度人雪恥吐氣而使世人知印度人非盡無血性者乎與米真曰王請無憂我軍殊能死戰彼英狗雖猛已成俎上之肉蓋我軍之瀕於危者屢矣而大將克利運巨斧直前血花四濺當者盡殲我軍氣爲之壯勇乃百倍臣來時堡已將下臣敢爲我王預賀惟王其毋忘臣之功堡中多金銀王所得者爲數實不資請毋吝厚賞也斗拉曰卿毋慮余必不忘卿之功卿其速爲余傳命堡下之日毋令英狗脫逃務殲之以快余意

而○褻○其○膽○奧○米○真○曰○諾○躍○馬○疾○馳○而○出○而○此○時○隆○隆○之○砲○聲○方○自○維○廉○堡○而○至○火○光○燭○天○喊○聲○動○地○英○兵○四○散○零○落○屍○骸○堆○積○如○山○雄○矣○哉○印○度○慘○矣○哉○英○人○時○一○千○七○百○五○十○六○年○也○

先○是○斗○拉○以○印○度○王○子○出○鎮○南○部○都○於○加○爾○各○答○英○人○之○貿○易○印○度○聚○族○而○居○此○者○亦○實○繁○有○徒○常○欺○印○人○凌○虐○無○人○道○斗○拉○年○末○二○十○富○於○血○性○視○狀○忿○甚○又○羨○其○富○欲○逐○之○而○奪○其○財○遂○蓄○志○謀○襲○殺○英○人○恆○與○倖○臣○奧○米○真○謀○奧○米○真○者○好○貨○多○詐○以○商○致○富○恆○與○外○人○通○至○是○乃○爲○斗○拉○盡○力○實○則○非○效○忠○於○斗○拉○亦○有○羨○乎○英○人○之○富○思○乘○機○攫○之○斗○拉○不○之○知○以○其○能○知○外○情○而○又○謁○誠○於○己○遂○倚○以○爲○心○腹○然○兵○戎○之○啓○尙○無○以○藉○口○也○會○其○時○印○度○富○人○恆○恃○英○人○之○勢○爲○虎○作○倀○以○欺○同○種○事○發○則○匿○居○英○人○之○家○以○與○官○抗○而○血○飛○肉○薄○慘○無○人○道○之○惡○戰○乃○於○是○乎○起○蓋○斗○拉○以○捕○人○爲○名○暗○集○大○兵○乘○英○人○之○不○備○蚤○夜○疾○趨○維○廉○堡○圍○之○數○匝○維○廉○堡○者○英○人○屯○兵○之○地○堡○旣○被○圍○英○之○僑○民○遂○失○所○恃○斗○拉○乃○發○兵○遍○搜○英○人○之○家○合○市○大○噪○羣○括○英○人○之○財○火○英○人○之○居○事○出○擒○猝○英○人○無○所○逃○市○民○又○四○方○響○應○每○要○於○路○而○殺○之○平○昔○印○人○雖○衆○苟○一○英○人○至○者○咸○悚○然○不○寒○而○慄○無○敢○與○抗○至○是○乃○知○得○狂○疾○卽○婦○孺○亦○拋○磚○投○石○以○示○殺○敵○之○勇○堡○中○英○兵○雖○竭○力○死○拒○然○衆○寡○不○敵○食○用○又○乏○援○兵○未○至○而○堡○破○矣○印○人○素○受○英○人○之○虐○積○忿○旣○深○至○是○乃○盡○吐○其○毒○苟○爲○英○人○者○咸○殺○無○赦○愁○雲

慘○淡○天○地○爲○之○不○歡○而○勇○少○年○斗○拉○心○乃○大○快○縱○馬○入○堡○市○民○夾○道○而○呼○歡○聲○動○地○既○乃○下○令○盡○選○英○人○之○財○貨○於○堡○中○厚○犒○三○軍○有○差○奧○米○真○既○賞○又○竊○得○資○尤○鉅○英○人○之○匿○居○者○羅○而○閉○諸○室○計○男○婦○老○幼○一○百○四○十○六○人○斗○拉○一○一○鞠○之○擇○其○女○子○之○少○艾○者○發○部○下○爲○奴○以○辱○之○餘○則○加○以○種○種○之○酷○刑○使○備○受○諸○痛○苦○一○夜○中○死○者○一○百○二○十○三○人○都○市○之○間○遂○不○復○有○英○人○踪○跡○

印○度○自○蒙○兀○先○馭○諸○鎮○擾○攘○四○分○五○裂○各○擁○虛○號○然○據○險○要○以○自○雄○者○猶○不○下○數○十○國○至○是○聞○斗○拉○克○敵○制○勝○威○蓋○然○欲○動○馳○書○相○約○共○圖○大○舉○而○斗○拉○爲○奧○米○真○所○惑○殊○無○大○志○概○置○不○報○蓋○奧○米○真○於○是○役○得○資○既○鉅○侈○然○自○得○欲○爲○保○守○富○貴○計○雅○不○願○兵○戎○再○見○或○至○得○而○復○失○一○若○英○人○受○此○重○創○默○不○報○復○者○遂○導○斗○拉○於○逸○樂○日○酬○酒○嗜○殺○狎○暱○婦○人○一○英○婦○名○愛○娜○者○俘○虜○也○而○斗○拉○之○寵○尤○甚○愛○娜○固○美○麗○若○天○神○而○又○工○媚○若○狐○斗○拉○溺○之○凡○愛○娜○有○所○請○無○不○順○從○若○水○之○下○流○愛○娜○遂○中○傷○克○維○廉○堡○之○有○大○功○者○離○間○之○使○不○與○斗○拉○親○內○外○既○隔○怨○聲○遂○起○時○英○兵○之○在○瑪○達○拉○薩○者○已○水○陸○並○進○大○舉○入○援○斗○拉○不○之○備○未○幾○而○英○兵○至○矣○斗○拉○始○大○恐○知○爲○愛○娜○所○誤○召○愛○娜○而○責○之○曰○我○愛○卿○甚○而○卿○乃○誤○我○離○間○我○將○士○隱○匿○我○軍○情○致○人○心○渙○散○敵○至○而○不○爲○備○若○之○罪○大○矣○我○必○殺○若○以○謝○將○士○詎○愛○娜○聞○言○殊○無○懼○色○忿○然○報○曰○蠢○牛○若○自○投○陷○阱○耳○於○我○何○尤○我○豈○屑○與○蠢○牛○伍○所

以不卽死者以我英人之援兵未至耳。今大願已償，死固所願。蠢牛毋多言。余會見若國破而家亡也。斗拉初意本不欲死，愛娜特借以收拾人心，爲一鼓作氣之用。至是聞愛娜言，知無人爲之營救矣。卽與米真敢抗衆，請免亦無以自飾，不得已乃立斬於階下。發兵趨維廉堡救之。時堡中印人見英兵甚衆，已胆爲之落，拒守不敢出戰。市肆間之印人亦逃避一空。大將克利旣至，運斧驟馬闖圍直入。大呼曰：英狗毋噪，試視余斧將飲若狗之血矣。言時力舞其斧，血花乃四濺。英人知克利之勇，恨之切骨。雖當者立殪，而前仆後繼，圍者數匝。克利賈其神勇，往來馳驟於血肉之中。巨斧上下矯健如龍，銀光四射，令人毛髮盡悚。堡中守將望見之，乃大喜立下令啓關，鼓噪而出。思一逞其昔日屠戮英人之手段。霎時塵沙蔽四野，喊聲震山谷，詎劇戰方酣，而一聲礮響，三色之旗已飄揚於維廉堡上。蓋英之水軍已風捲雲馳，突襲其後也。印兵願而懼，遂譁然逃。自相藉踏，遺屍塞道。陣脚既亂，則彼勇猛如虎之克利，乃亦孤立無助。最後之五分鐘，竟委其斧於地，而長眠不醒。蓋完全失敗矣。斗拉聞警，倉皇不知所措，不得已乃遣與米真入堡請和，以爲緩兵之計。一面卽暗結法人合兵以謀恢復。

時英之大將卽剛忍明，斷之克賴甫也。克賴甫之爲人，與同類，交莫不以誠信相孚。舍此則詭譎變

詐備極其險。苟利於事。雖傾害有所不顧。嘗語人曰。人謂我天性險詐。此言殊未當。蓋彼非我族類者。苟不用險詐。莫能爲力也。觀此已足知其對印之政策。故斗拉請和。克賴甫立許之。奧米真往來其間。以通情款。爲遷延之地。斗拉方以爲得計。詎知克賴甫已嚴爲之備。屆時伏者四起。印法之兵乃大敗。斗拉始懼。知英人之不可以盡殲也。乃復遣奧米真往英營。乞和而覆書所載。乃要索備至。不復能堪其恥辱。困難實與亡國無異。不知此時之斗拉。實已爲兵部大臣查斐爾所賣。蓋印法兵敗之役。不特喪師糜餉。元氣大損。且爲衆怨之歸。下維廉堡時。印人固莫不歌頌載道。色然以喜。推爲英武之主。及其一敗再敗。遂并前功而棄之。咸咎其輕啓兵釁。致人民有家破人亡。流離顛沛之慘。夫可與共安樂。不可與共患難。固不獨印人之特性爲然也。查斐爾乃乘人民之怨毒。遂與戶部大臣伊理特等。謀密獻款於克賴甫。求廢斗拉而自立約期。以加爾各答爲獻。不惜以祖國河山爲虛擁。王位之代價。克賴甫遂利用其機。爲蠶食之計。然使斗拉此時能知查斐爾之謀。立捕而斬之。收拾餘燼。連結各國。以與英人會獵。則英人其醜矣。蓋衆寡之勢。主客之形。印人均佔其優勝之點。英人苟以孤軍深入者。則外援莫繼。轉運需時。其覆沒可立而待。初不必借助於法。而後可撕此三色之旗。以保印人完全之主權也。斗拉固嘗無所知。而奧米真則備悉其狀。願不以之語斗拉私面。

查斐爾與克賴甫而要之曰君等以我祖國爲賣買其謂余不知乎今余已備悉君等之計畫查斐爾乎君須知王雖暴戾民固無過前日之敗特爲君所梗耳莫謂印度無人今卽悉索敵賦作背城戰一之舉尙未知鹿死誰手卽不然君以之獻於英我亦以之通款於法而爲孤注之一擲我未見加爾各答之王必屬於君也查斐爾知密計已破乃大窘英人亦恐甚百計誘之餌與米真以重賂與米真本不爲其祖國計特欲得多金耳蓋維廉堡重破之日財產已蕩然無存至是急欲恢復其舊業乃要索三十萬磅爲保守賣國秘密之酬報克賴甫恐事或中變乃立許之與米真大喜然與米真固刁詐之尤豈有不虞克賴甫之誑已於是遂要求將三十萬磅之酬款明載於和約之內否則仍將盡輸其情於斗拉克賴甫果頗難之然已勢成騎虎計無復已乃繕約二一爲紅色一爲白色紅約僞而白約真時英之水師提督倭特方正不苟克賴甫憚之不敢出紅約使簽押乃摹其白約上所簽之筆跡冒名畫署以授與米真與米真得約遂不復問國事昂首以待鉅款之至查斐爾之密約既定英人乃致書斗拉故爲種種之要求以難之斗拉怒思再起大兵而苦無餉乃以重利請貸於富豪時印度富豪固藏鏹無算然俱不之願英人以微薄之周息四釐舉債而藏鏹盡出印度人固以貪著斗拉乃又以重利啗印度人之隸英兵籍者使爲內應以殲英人而又不之願使促

與米真與查斐爾等則又匿於英軍之中。避不一面斗拉忿甚。始知爲臣下所賣。然猶慨然誓師。不肯自屈。呼與米真查斐爾之名而誓曰。嗟乎惡賊。若其甘爲亡國之奴。而忍賣其國耶。彼非我族。類甯肯附其食。吻而不思吞。噬嗟乎惡賊。吾必生食爾肉。以謝祖國。因願軍士曰。若曹其毋畏英狗。生而辱不如死之榮也。其毋如富豪之漠視國危爲他人門下之狗。趣戰爲國捐軀。男兒事耳。衆軍聞令。目皆盡裂。一噪而前。印衆英寡。印兵又戮力致命。無不一以當十。英軍幾殆矣。忽查斐爾領英兵由捷徑斜趨斗拉之後。與米真啓關迎之。而都城遂失。克賴甫登城而呼。印兵見之。氣乃稍怯。然猶死戰不肯退。而英軍見三色之旗已飛揚於首都。勇乃倍增。搏鬪益惡。一片乾淨之土。頓成血肉之場。噫。印師敗矣。斗拉逃矣。去覓江湖埋恨地。不來亂世做君王。而查斐爾乃倚英人之勢。巍然爲加爾各答之王矣。與米真欣然面克賴甫曰。賀君洪福大願遂矣。三十萬磅之約。當請君見惠也。克賴甫笑曰。余初未貸君款。君何索。逋爲與米真急曰。君毋戲。余有約在。君何可賴。因出紅約示之。克賴甫諦視之。卽勃然變色曰。此僞約耳。余與查斐爾所訂之約。乃爲白色。且倭特所簽之押。亦與此。微有不同。汝不信者。余當立證。此僞乃飭人馳馬取白約。至與米真視之。果無酬款三十萬磅之文。知爲所愚。大忿。方欲有所言。而克賴甫已大聲曰。賤奴國賊。若欲爲歛財計。乃不惜爲賣國之賊。賤奴

速走無污我階前清淨之土。願左右曰：爲我驅此狗彘不食之賣國奴於門外。奧米真聞言驚眩仆地。病狂數月而卒。噫！未得一錢空賣國，徒流唾罵在人間。世之若奧米真者，亦可以鑒矣。

科學小說
白眉佳人

(默兒)

美國波士頓地方有個衛爾先生，他一生最愛科學，終日兒坐在理化試驗室中，非但不覺得煩悶，却似乎有種樂趣的光景。他新娶一個老婆，名喚雪尼史，瞧他的容貌，雖不能說是閉月羞花，倒也生得清秀可愛，更加他又好裝飾，整日裏把雪花粉擦得如雪盤的白，衛爾見了自然越覺喜歡。一日，衛爾方在試驗室中收取硫化水素（係一種氣體，與金屬化合力極強），雪尼史適從外邊走來，暗暗嘆道：他又在這里試驗什麼東西了？待我去嚇他一嚇，說罷，即便輕輕地挨入室中，說也奇怪，這硫化水素一見了雪尼史面上的粉，好似小孩子遇了慈母，樣兒扭作一團，頓時把他雪白的臉兒變作黑炭似的了。雪尼史那裏覺得，便走到衛爾背後，將手拍了一下，衛爾即忙返轉身來，一瞧，却嚇得個心驚肉跳，急嚷道：有鬼！有鬼！雪尼史笑道：你莫不是發了瘋，什麼連你的妻子都不認識呢？衛爾聽了，復仔細一瞧，果真是雪尼史，因道：你的臉兒爲何這樣黑呢？雪尼史不信道：你自己醉心試驗，把眼睛都試驗壞了，反說我臉白，黑，那可不是可笑麼？衛爾道：你不信你

拿鏡子去看罷。雪尼史疾忙取鏡子一瞧，不覺吃了一驚，哭道：「什麼我的臉變得這樣黑了？教我如何好見人呢？」衛爾道：「不妨，不妨，你臉變黑的原因，諒必受了這硫化水素的毒性。我已備有一種混合液，可以解救的。你不必哭着，因卽在櫃中取了一瓶藥水，向雪尼史面上灑去，且說道：『這藥水漂白的功用，比較什麼過酸化水素，吓漂白粉，吓還利害得多呢。隔了一會，雪尼史的臉兒固然漸漸的復原了。但是這灣灣的一雙蛾眉，却也受了漂作白用，變成白色的了。』哈哈。」

歐洲童話之一
三公子

(覺迷譯述)

弗萊西王之首奉基督教者，爲路德保王。路德保王建都於司特倫培根堡，與司特倫爲鄰。鎮此堡者，爲一老年貴族，老人生有三子，長曰菲林克，次曰特克，幼曰福林。一日，老人聚三子於堡之大廳，事曰：「吾今耄矣，汝輩年事已長，在理當自立，烏能更事，仰給於老父。今吾遺汝輩空身，出外以一年爲度。此一年之中，汝輩當求將來自立之技，毋使吾老人失望。」三子聞老人言，面面相覷，無詞可對。蓋此事非彼輩所喜聞，然父命難違，祇有俯首聽命而已。三子遂各首途，菲林克往東，特克往西，福林則往南。未幾，菲林克抵一森林，遂入，愈進愈密。菲林克不覺悚懼，無何果遇險矣。蓋羣盜方向菲林克呼嘯而來，菲林克大懼，進則力弗能敵，退則勢有所弗能，惟有鵠立以俟而已。無何，盜果至，見

菲林克呼曰：「孺子，速以金銀珍寶獻，否則殺汝。」菲林克乃大窘，已而強爲笑容曰：「吾之好友乎？除吾此身而外，固無所謂金銀珍寶也。盜搜之，果然盜無所得，則擄其人而去。」菲林克遂以世子之資格降尊而與羣盜爲伍矣。菲林克身居盜窟，知不得脫，乃專心致力，從之習竊盜之術。久之，技乃大進。羣盜服之，奉爲一部分之魁。願菲林克雖爲盜魁，而其行事則有足稱者：自爲盜魁以後，彼卽命部下專切貪婪，掠不義之財物，而於勞動界之汗血所得者，則絲毫不准取。時或散財以濟貧困，以是受其惠者，尊菲林克爲大慈大悲之活菩薩，而爲富不仁之輩，則罔不恨之切齒。甚至謚爲惡魔，咸欲食其肉而甘心。然菲林克不顧也。斯時，特克何如者？彼於別父以後，卽惘惘向西行，未幾亦如阿兄菲林克之入一森林，特其所遭遇者，非盜而爲一羣之野人。其人身衣獸皮，髮長多髭，髭濃且黑，茸茸然，幾沒其目。手中則携石子皮帶，見特克踴躍而前，環其身，幾匝且爲叫囂之聲。曰：「殺殺殺汝，以果吾人之腹。」特克岸然曰：「殺又何妨？特使吾爲汝輩者，必弗爲此。蓋吾之爲物，初非山珍海錯，食之殊乏美味。汝輩誠能貸吾者，吾爲汝輩覓至美之味。野人曰：吾儕謀食且數日矣，卒不可得，正枵腹以待汝。至寧能棄而弗食言？既張其巨口作欲噬狀，黃金之牙長數寸，自濃髭中露出，猙獰可怕。正危急時，斗見特克所佩弓矢，詫爲奇物，遂舍而弗噬。初特克於距林不遠處，見有巨川，水至澄清。

有大魚一游泳其中。至是因謂野人曰：來來，汝輩且從吾往。野人隨之。特克則加矢於絃而爲前導。既抵河畔，矢應絃而落，射中魚腹。魚死，上浮水面。野人笑而歡呼，亟趨至河中，取得其魚。特克復教以烹調之法。野人食之大樂。詫特克爲神。於是一致贊成，舉爲領袖。特克辭之不得，遂就此最高級之職位焉。特克既爲領袖，念無以爲業，且大背老父初望，無已，遂日習弓矢之術，窮其奧妙。至無與匹。於是兄弟二人遂均得自立之技。初，福林向南直進，不問遠近。遇一大河阻其去路，欲渡無由。無何得一船，方傍河邊而泊。福林乃登舟求渡。一老嫗從船窗探首出，詫曰：少年乎？汝何需乎？福林曰：幸恕吾欲求汝渡往彼岸也。嫗曰：汝往彼岸有何事乎？福林具道來意。嫗莊容語之曰：然則汝何弗留吾舟中？老身僅有藁砧，膝下猶虛得子如汝。老身之願足矣。汝能從吾者，老身且教汝技。福林聞技之一字，大喜。亟曰：教吾何技乎？嫗曰：教汝修補之技也。人以破碎之陶器至者，吾爲之補。而新之。福林有難色躊躇不決。蓋以其世子之身分，初弗屑習此賤技也。然因老嫗之誠懇和靄，旋亦降尊以從之矣。未幾，一老人至，卽嫗所謂藁砧者是也。嫗述其事於老人。老人亦贊成，願留福林。其誠懇和靄一如其妻。福林居其舟者垂十有一月，乃遵老父一年爲度，命辭二老人歸。至之日，弗林克與特克亦同時歸抵培根堡。老人已俟其三子於廳事，搓其手欣然謂三子曰：今日汝輩之歸，誠使

吾○老○人○歡○惟○當○各○舉○所○習○之○技○以○告○菲○林○克○習○爲○竊○盜○初○弗○敢○告○既○而○鼓○其○膽○力○竟○直○陳○之○願○老○人○亦○勿○以○爲○不○然○特○克○則○自○以○其○所○習○得○者○爲○世○界○無○上○之○絕○技○老○父○必○擊○節○歎○賞○故○侈○口○津○津○而○道○然○老○人○亦○未○甚○贊○賞○也○至○是○乃○輪○及○福○林○顧○福○林○所○習○之○技○甚○卑○賤○非○如○阿○兄○之○冠○冕○堂○皇○遲○疑○久○之○始○囁○囁○爲○老○人○言○老○人○乃○大○加○贊○許○且○語○福○林○曰○毋○灰○汝○心○職○業○無○鉅○細○祇○在○平○精○汝○今○學○得○修○補○之○法○矣○汝○亦○知○修○補○之○爲○用○實○至○廣○乎○福○林○不○語○及○晚○老○人○與○三○子○圍○坐○而○食○樂○乃○無○藝○明○日○老○人○特○設○宴○於○花○園○中○請○鄰○友○親○戚○至○歡○祝○三○子○畢○業○而○回○並○命○各○獻○其○技○迨○賓○客○齊○集○老○人○乃○謂○三○子○曰○吾○今○欲○試○汝○輩○之○技○矣○先○謂○長○子○曰○菲○林○克○汝○觀○此○樹○上○之○母○鵲○方○在○巢○中○孵○卵○吾○今○命○汝○竊○得○其○一○卵○毋○使○母○鵲○覺○而○遁○菲○林○克○曰○諾○吾○能○之○菲○林○克○遂○卸○其○外○衣○而○登○霎○時○已○及○樹○杪○輕○折○其○杈○枒○之○枝○葉○而○自○窠○中○取○出○一○卵○母○鵲○竟○未○之○覺○也○菲○林○克○獻○卵○於○老○人○老○人○撫○其○背○曰○汝○技○佳○哉○來○賓○亦○贊○菲○林○克○不○置○老○人○復○語○特○克○曰○特○克○今○及○汝○矣○菲○林○克○汝○試○握○此○卵○願○命○特○克○射○擊○之○須○碎○爲○數○塊○特○克○欣○然○從○命○按○其○矢○於○絃○上○將○發○此○時○菲○林○克○之○面○乃○慘○白○無○血○色○懼○傷○己○也○然○猶○強○爲○鎮○定○力○伸○其○臂○挺○立○不○動○特○克○乃○於○相○距○三○十○碼○之○地○發○矢○碎○其○卵○絕○未○傷○及○乃○兄○之○手○卽○世○界○善○射○之○威○廉○退○爾○亦○弗○過○爾○爾○來○賓○皆○鼓○掌○稱○爲○神○技○老○人○至○是○乃○語○福○林○曰○今○汝○將○此○擊○碎○之○卵

修補完好。毋使產此卵之母鵲窺見。破綻也。汝既竣事。吾將命菲林克還置巢中。福林於是俯身拾其破碎之卵。復以指尖伸入口內。使濕取碎卵黏合之。傳示衆客。衆皆稱爲天衣無縫。菲林克乃取而還置巢中。母鵲果弗疑。解之如初。越數日。雛竟脫卵而出。衆客於是頻向老人贊其三子之技。是日老人復於堡之廳事設宴。直至夜分始盡歡而散。明日之晨。老人邸外聲浪嘈雜。聞者入報曰。老勳爵乎。路德保王今使使者至。謂王之公主被鷹啄去。聞勳爵之子具有絕技。或能奪回。特來乞援。老人卽自床上起。越三子往。於是菲林克。特克福林三人各衣外衣。備器具而出。菲林克詢使者曰。如能奪回公主者。王以何物爲報。使者曰。王因庫帑空虛。故弗能以金錢報。有能奪回公主者。王意卽以公主嫁之。三人聞之。皆大悅。探悉其鷹向南飛去。遂循福林故道而行。抵一大河。則前舟與老夫婦具在。備述來意。求二老人渡允之。老婦并謂果見一鷹向南而飛。而其爪間且挾有一物也。旣渡。仍請泊舟以俟。三人則循老婦所指而行。抵一大林。搜求之。果得一深窟。則鷹方凭公主肩而臥。菲林克喜曰。吾事成矣。卽取軟草一束。從其側以入。輕舉鷹首。而以軟草枕之。鷹弗覺也。菲林克乃抱公主而出。公主旣獲。救厚謝菲林克。至河邊復登舟而渡。纔及半。忽天黑如墨。昂首視之。則鷹方振其兩翼盤旋於空際。日光盡爲所掩。公主泣曰。吾其殆矣。特克曰。無慮。公主特未見吾技耳。俟飛

將○近○特○克○出○其○弓○矢○腦○準○射○之○鷹○應○弦○而○落○不○幸○落○於○船○上○船○立○碎○爲○盡○粉○船○中○人○盡○溺○逐○波○浪○而○
飄○公○主○又○泣○曰○吾○人○今○如○何○乎○福○林○曰○公○主○毋○躁○吾○習○之○技○非○無○用○處○也○福○林○因○一○躍○入○水○盡○拾○其○
板○片○而○修○補○之○一○如○修○鵠○卵○然○頃○之○船○仍○完○好○如○初○遂○得○渡○公○主○頻○稱○三○人○之○技○復○曰○汝○等○三○人○之○
技○舉○司○特○倫○之○百○姓○恐○無○一○人○可○及○項○背○者○今○願○汝○三○人○同○留○父○王○宮○中○以○助○父○王○既○回○司○特○倫○路○
德○保○王○見○女○大○喜○謝○上○帝○者○再○菲○林○克○則○謂○王○曰○王○之○使○者○謂○王○有○命○能○奪○公○主○回○者○即○以○公○主○嫁○
之○吾○知○王○必○踐○前○言○也○王○曰○然○但○一○公○主○豈○能○嫁○三○人○菲○林○克○曰○否○吾○最○長○吾○以○爲○王○曰○否○此○
公○主○事○吾○當○命○公○主○自○擇○三○人○許○之○公○主○乃○輕○移○其○步○向○菲○林○克○曰○汝○技○誠○佳○但○吾○弗○能○嫁○以○竊○盜○
爲○業○者○復○向○特○克○曰○汝○技○固○卓○絕○然○吾○弗○能○嫁○習○殘○害○生○命○之○技○者○又○向○福○林○曰○人○有○能○使○分○者○合○
破○者○全○之○技○者○卽○爲○吾○所○愛○之○人○汝○有○此○技○今○吾○願○嫁○汝○

每君最無風才間成國誌編也豪
 冊子愛一流人賢績女以本特
 四眼看非個種媛之子為雜
 角福之讀儻種淑代優中
 已真文者之美女表美
 出不字諸韻麗名其
 四淺薰君事溫妓
 期哉香心韻柔
 以按摘坎語
 下月艷中
 續出諸
 出版

說
雜
記
卷

天地靈秀之氣往往獨鍾于女子故
 香閨佳話代有傳聞極盛時無種
 紀尤為女界文明羅然向散佚
 種成績不勝羅然向散佚
 載之書致不能介紹于
 者之前而徒埋于
 于私家傳鈔問誠編
 舊界之憾事也新
 熟廢物先也者
 字于香艷文
 艷老于艷文
 之掌于艷文
 文大放香文者

愛國少年傳

(瘦鵲譯)

讀吾書者亦知瑞士愛國國家安特路霍菲事乎吾知天下之人能出其滿腔之血誠愛其祖國者當莫此梯洛爾農家英雄若矣蓋霍菲者農家子也平昔碌碌無過人處當拿破崙破崙蒲那伯脫縱橫歐羅巴洲大軍長驅入梯洛爾時遽投袂而起鳩集村人組織義勇軍一旅力抗法軍橫刀一呼衆志成城竟逐法軍於梯洛爾外願爲時未久拿破崙即以援兵來猛攻梯洛爾義勇軍軍力薄弱弗能敵竟敗北霍菲逃謀再舉不幸乃被逮卒處死刑泉台之下遂又多一爲國犧牲之鬼雄矣

當夫霍菲力抗法軍時梯洛爾村人俱大奮萬衆一心以捍衛其祖國霍菲之名似足以鼓動全村男子既投身從戎婦女則各爲夫壻厲兵或則杜門製火藥之包孺子無知亦復揚其小拳高談救國救民事爲狀殊躍躍欲試一若彼震鑠全歐之拿破崙不禁其小靴之尖一蹴者時有一十二齡之童子阿爾方莎者梯洛爾一農人勃利維之子也更有爲國宣力之志乃父勃利維方在英年愛國之心至摯每晚寧家就餐輒自衣囊中將數頁之戰事新聞出以法蘭西人進軍及村人禦敵事絮絮告其細君勃利維固亦欲從諸愛國者後荷戈入軍祇以上有老父羸而多病妻子復惟彼是賴以是乃未克成行然道及國事未嘗不拔劍斫地泣數行下也阿爾方莎年雖止十二已知愛國

時輒匍匐阿母裙幅之次聽乃父慷慨談禦敵事一言一語靡不注意血筦中熱血沸騰亟欲一試此英雄事業因懇其父母聽彼投入義軍父母以其年事過少體復往弱不之許而阿爾方莎從軍之心初不以此少過長日弗能食弗能飲復弗能眠第息念此殺敵救國之壯概與夫沙場上之榮光必欲入其旋渦少盡國民之義務一日因與其小友勞特立克密議將乘深夜偕逃同造霍菲駐兵處議定始別是夜宵深入靜時阿爾方莎矚其父母方酣睡卽潛起出一小驪駒於廐中跨之徐徐行至所約處面其友而勞特立克已先在雙騎遂並發飛馳嚮義勇軍中去

二童超亂山越深谷奔波十小時爲程可十四里始至一高山之背蓋風聞霍菲方駐兵於是也願舉眸四矚初無帷幄之片影但有臭惡之味棘鼻欲嘔所見者則爲無數之鷹鷲及野鳥循山谷磨旋而飛展其巨翅翱翔欲下而呻吟之聲亦復依稀入耳舍此則無復他響及近始知身在戰場之上屍骸陳陳然如積蓋四日前此間方有大殺戮死者殆三千人其遺骸半已膏狼吻或則爲野鳥所啄無一完者間有一息尙存苟延殘喘者則手足掣動弗已地上血痕狼藉在在皆是人踐之過凜滑乃如膏碧草受砲火盡成乾枯黯然作黃色而此乾黃之草上亦斑斑着猩紅之痕蓋人血也尤慘者則爲一般將死未死之人方號呼求水遽有怪鳥摩空而下以喙啄其顛顛破吮其腦汁盡

始展翼去阿爾方莎見狀心殊惻然悲聲謂勞特立克曰吾儕殆身入修羅場矣汝其謂之何勞特立克慨然曰吾謂此陳陳然縱橫都是者實榮譽之成績耳吾人爲祖國死死亦有光也阿爾方莎曰然而厥狀殊慘見之令人心惻勞特立克曰汝猶未習耳習見之卽不爲異吾祖父恆爲予言細思之實良稿汝如習之者且能坐此陳陳萬屍中進午餐矣吾今當一試之以壯吾胆遂坐一尸之次探囊出一火腿之骨細細咀嚼復取黑麵包數塊啖之尋卽囓阿爾方莎亦祛其恇怯之心效彼爲是當斯時斗聞馬蹄之聲得得然破萬寂而起須臾則阿爾方莎之父勃利維已跨一老馬飛馳而至立捉阿爾方莎叱令歸去勞特立克遽大呼曰阿爾方莎勿歸勃利維怒曰妄哉孺子汝敢嚇吾子悖吾命耶勞特立克如弗聞又呼曰阿爾方莎勿歸勃利維怒甚立前揮鞭鞭勞特立克而挾其子於馬上一鞭撥叱遑匆匆行矣

勃利維與阿爾方莎彳亍竟日入晚始歸家勃利維妻見愛子無恙歸心乃大慰出逆彼父子二人於門次阿爾方莎則亦趨就其母跌坐於地依依作戀母態勃利維則自衣中出一格言之書掬其威厲之容於面上作嚴重之聲曰孺子其聽之此格言書上不云乎「汝必須從汝父母庶能立足於世上」阿爾方莎聞其阿父訓誡之語惕息不敢聲勃利維又曰吾兒汝當知宣力於家與宣力

於國同予儕。苟不得汝相助。爲理家且立毀。汝母須保抱汝弟。每晨入市博徵利。必得汝爲彼。携取鷄蛋牛油糕餅菓品等物。否則且不能出門一步。汝其從吾言。趣祛此從軍之念。迨汝長時。果欲投身行伍中者。吾卽不爲汝梗。今則必安處家中。助汝父母善視汝弟妹。毋拂親意。毋怠汝職。則汝雖不喋血沙場。爲國宣力。上帝當亦悅汝也。阿爾方莎一聞乃父語。若有所悟。遂不復萌從戎之念。翌晨卽携取一切食品。從母赴市。初入一巨家。售去一二物。卽出而乃母。遽值一老婦於途。次因各佇立弗前。老婦爲密昔司勞特道。曩年與國戰爭中。一軍曹之妻也。密昔司勃利維。夙與之稔。各展臂相抱。訖此老婦之雙眸。陡着於阿爾方莎之身。及其臂間所携鷄蛋牛油之筐。朗聲謂密昔司勃利維曰。天乎。是卽汝所以利用汝子耶。似此英英玉立之少年。壯碩而有膂力。實至可寶。汝乃不使彼執槍而予。以此鷄蛋牛油之筐耶。胡不作軍人去。荷戈上沙場。胡不從彼英雄人。霍菲爲祖國戰也。阿爾方莎盡聞其語。滿腔之熱血。又沸雙頰。乃俱絳。老婦又曰。吾觀彼力能荷一毛瑟槍。今茲不荷槍而荷此鷄蛋牛油。不上沙場。而上此市場。吾殊爲彼恥之。吾實願見彼殺二十法蘭西人。不願見彼殺一雛鷄孺子。汝亦願爲軍人乎。密昔司勃利維亟曰。乞勿詢彼。乞勿詢彼。脫非吾止之不聽行者。渠久已從軍去矣。老婦曰。渠之祖國固欲渠效命於疆場。爲祖國戰。爲祖國死。實天下至榮譽事。

似此。寂。寂。辱。沒。煞。好。頭。顱。矣。密。昔。司。勃。利。維。作。皇。急。之。聲。曰。趣。默。趣。默。媪。殆。欲。使。吾。子。癩。作。乎。渠。如。從。軍。去。吾。心。且。粉。裂。媪。如。憐。吾。幸。勿。更。以。調。語。惑。吾。子。語。已。卽。弗。顧。其。友。立。携。阿。爾。方。莎。行。阿。爾。方。莎。快。快。從。母。後。弗。能。自。聊。而。彼。老。婦。之。壯。語。已。一。一。深。鏗。其。心。上。念。吾。好。男。兒。固。當。向。沙。場。殺。敵。去。耳。今。乃。携。此。竹。筐。從。阿。母。躑。躑。道。左。博。多。多。蠅。頭。利。致。貽。彼。老。婦。人。笑。真。枉。爲。男。兒。身。矣。念。及。此。悲。甚。恨。不。躍。馬。飛。往。沙。場。與。法。蘭。西。人。決。一。死。戰。瀝。血。以。滌。此。辱。是。時。忽。有。角。聲。鳴。鳴。然。破。空。氣。而。出。響。徹。一。市。聲。聲。似。足。鼓。動。阿。爾。方。莎。之。靈。魂。促。之。使。赴。戰。地。阿。爾。方。莎。側。耳。而。聽。胸。臆。中。萬。斛。愛。國。之。血。似。亦。隨。此。角。聲。而。起。不。能。復。遏。及。第。三。次。之。角。聲。起。時。卽。見。義。勇。兵。可。百。人。紛。然。自。夾。道。之。屋。中。馳。出。俱。赴。赴。有。英。武。氣。阿。爾。方。莎。視。狀。如。飲。奮。興。之。劑。擲。其。筐。於。地。立。奔。馳。入。義。軍。中。揚。聲。呼。曰。吾。願。爲。若。曹。中。之。一。人。吾。亦。願。爲。義。勇。兵。數。分。鐘。後。已。易。其。半。農。人。半。軍。人。之。裝。束。馳。返。面。其。阿。母。厥。狀。乃。絕。類。一。百。戰。健。兒。英。氣。奕。奕。然。見。於。眉。宇。時。卽。舉。其。日。日。親。炙。之。手。杖。授。之。母。作。悲。壯。之。聲。曰。阿。母。幸。爲。兒。藏。之。他。得。兒。當。執。大。將。之。鞭。歸。來。向。阿。母。索。此。杖。也。語。既。卽。匆。匆。道。別。逕。入。軍。中。從。彼。視。死。如。歸。之。愛。國。男。兒。百。人。出。鎮。嚮。安。特。路。霍。菲。許。去。鼓。角。聲。裏。此。十。二。齡。之。童。子。阿。爾。方。莎。勃。利。維。竟。慷。慨。長。行。矣。

安特路霍菲駐兵處去鎮可二十里。此義勇之隊，卽嚮二十里外進發。全隊共百人，半戎裝，半著常服。半未嘗經訓練，半則未嘗知放槍之術。當此進行中，僉互相激勵，相互訓練。軍容乃壯甚，願長途僕僕奔波，殊勞或上犖确不平之高山，或下黓黯無光之深谷，或陷入險巖之大澤，或攀行壁立千仞之懸崖，或彳亍大雪堆中，或旁皇於冰山之間，一路備嘗艱苦，殆非常人所能受。然阿爾方莎志切從軍，殊弗以爲苦。力與風雪戰，與億罷戰，勇往直前，初不少却。惟飢腸轆轤，良覺難堪。蓋若輩匆促出發，初未多携糗糲。所有少許之黑麵包及羊肺乳餅，悉已告罄。此一隊之義勇軍，遂一一深入餓鄉，無術可以療飢。皆撐此空腹，奄奄弗能復前。於是隊長施的爾白克言於衆曰：諸君乎，枵腹烏能從軍？曷各入左近之村中一行，或有所得，亦未可必也。

全隊進行可二里許，始入一小村。丐食於村人，村人見爲義軍，則皆爭出其食品，相助略無吝色。軍人輩一得食氣，乃立王角聲鳴鳴中，復長驅而進。是晚各於山中花崗石間假寐。翼日昧爽，聞巨礮聲殷然動，咸驚起旋，又聞槍聲歷亂如連珠，起於山外。續續弗已，而巨礮之聲乃益厲。似去此已邇，隊長施的爾白克乃大呼曰：諸君聽之，吾愛國英雄安特路霍菲之義軍，殆已爲敵軍所敗。退向是間，吾儕不可不往援之。諸君其勉旃，閱數分鐘，此一百健兒悉已奔集山脊，躍躍欲試，俯瞰山谷及

平原上塵戰滋烈。霍菲及其所部則方據山下一高原力發其礮以禦敵軍。初爲狀尙能支持了無敗衄。意顧敵礮續發無已時勢亦至猛。義軍紛紛仆死者枕藉。當斯時又有法蘭西之馬軍二大隊自一長林中銜枚馳出。出不意力擊義軍。義軍弗能支遂敗北。時阿爾方莎隊中一趣前一趣前之聲遽起。全隊俱大奮潛行至高原上。卽虎躍而前并力以襲法蘭西之馬軍。馬軍則立旋其馬首迎擊短兵相接。各勇鷲無倫詎意天假強敵最後之勝利終屬之法蘭西。此一小隊之隊長施的爾白克已爲敵刃所殪。義軍中途弱一個阿爾方莎等各自爲戰。凌亂無復秩序。狀如一盤散沙。死者亦過半。而法軍軍力厚。又以大軍四面來攻。巨礮之彈繼續飛集。霍菲不能支。則立下一令分其殘軍爲三小隊。向三面進發。冀上帝予以萬一之機緣。或能奪得敵礮歸俾重整旗鼓。決一死戰。然以卵敵石。卵寧能全。法軍三萬人業包圍而進。分裂此義勇之軍。且挾其戰勝之威。恣意殺戮。若將盡殲梯洛爾人。使靡有子遺者。一片沙場。直似籠於血光之中。流血無殊。流水人命等於蟻命。此戰之結果。安特路霍菲遂被逮作階下囚。大事益不可爲矣。

讀吾書者須知義勇軍雖一蹶不能復振。而阿爾方莎初未死也。常塵戰時此十二齡之童子爲狀。乃如怒獅奔突於千軍萬馬中。一無所懼。橫刀殺敵。似刈草菅。首臂亦盡。創血染衣爲深絳。迨全軍

敗北而阿爾方莎亦已罷甚仆於地弗能起自分必且踐踏而死萬難倖免不知經幾許時斗覺有人高呼己名聲至稔熟啓眸視之則父也爾時勃利維即挾阿爾方莎至於山邊使眠山谷中一巨石之上見其寂然弗動殆類尸骸則駭甚欲飲以白蘭地酒而所携之酒瓶中已空無餘瀝無已祇得出谷求諸戰地上且行且默禱上帝勿絕其愛子之一線生機也

勃利維去未久忽有雷聲起於天末大雨即亦傾盆而下勢如奔馬阿爾方莎受雨頭腦翻覺一清見石畔有小潭水滿其中則以口啜之渴乃立止啜既陡聞狼嗥之聲聲聲弗絕胆幾爲之碎亟舉眸仰視則見群狼方麀集於當頭一山岩之上張其血紅之口若欲覓人而噬雙睛睖睖其紅如血狀至怖人狼猶未去而半空中又有一巨隼扇其兩翼盤旋而下及近則往來翱翔作巨圍久久弗去一似敦促阿爾方莎趣死俾以睚中兩眼球餉彼者阿爾方莎皇急甚欲叱之去願乃弗能作聲欲勉支其身而起去此危險之域則全身初無一絲之力策力揚其臂不敢少停若詔彼狼隼少安毋躁吾猶未死殊不能膏若曹饑吻間有數狼見其高揚之臂皆引退而中有一老狼似已習見劍人初不少退注其血眸於阿爾方莎之身急欲嘗鼎一臠彼巨隼亦復逡巡不去斯時隱於山峯之背不見其巨翅之影者可數分鐘瞬又繞山岩之巔而出且頻俛其頸舉爪抓其利喙似告阿爾方

莎謂彼久已準備就餐弗耐再待阿爾方莎但束手待斃無術足以自衛而身則顛甚自恨當日胡不戰死沙場雖死亦復有光今乃無聲無臭葬此狼隼之腹真太不值得思至此滿腔之憤氣直將撐破胸肌然亦無補於事第覺其身往弱已甚弗復能自振視彼狼隼則去已益近惟有一深谷爲之間隔死神殆已從天而下臨於頭上阿爾方莎當此無可奈何之際遂念及其父私付阿父苟以時來者殘生或尙可保脫遲遲其行則今日卽爲吾之末日念至是遂屏息而聽顧空谷中初無足音但有狼嗥隼飛之聲聲入耳心胆幾於破碎須臾群狼已至對面山石之邊上各露其巉巖之齒張口狂嗥眸子熠熠怒射如然火炬老狼亦雜其中嗥且躍宛然作指揮之言趣群狼前阿爾方莎知此身不久且果狼腹恐怖已極則立作亂滾滾至山邊墮入此黝黯黑之深谷口中嗙嗙作禱辭禱上帝相彼弗死時群狼已相率越谷而至不得人則又狂嗥嗥久之始嗒然去而空中之隼似亦作失望狀盤散飛入山深處而沒

居頃之勃利維已全息至不見其子則大臧旣聞呻吟聲出谷中遂恍然悟亟攀山石徐徐下得阿爾方莎於荆棘叢中傷乃至微勃利維喜甚抱之於懷摸索得一小徑因卽相將歸去勃利維妻見愛子歸不覺大悅而阿爾方莎殊悒悒蓋深慟夫義軍之失敗國事之不可爲也越日聞安特路霍

菲已死法蘭西人手遂躡踊大哭痛罵國仇不置自是頓失常度日必環走室中數百次高歌狂叫厥狀如癩其父母或止之則嘶聲大呼曰若曹毋溷吾吾將招瑞士國魂也如是者凡三日阿爾方莎已瘦骨盈把懨懨如老人一夕爲法蘭西大軍凱旋歸國之前一夕諸軍官齊集帷幄中置酒高會興復不淺酒酣斗有一童子披帷直入手槍二連向首座發座上之二將軍乃立仆既卽寂然蓋已死矣童子仰天大笑復高呼曰吾爲吾大瑞士祖國復仇并爲吾大英雄安特路霍菲復仇耳呼聲未絕軍人已厲至槍續續發數十枚之彈子悉蟬集於童子一身童子之雙眸猶灼灼四射似含怒植立弗動者可三分鐘始仆翼日之晨有婦人哭於市謂昨夕失其子遍覓不可得子爲誰云是阿爾方莎勃利維也

小政事 針劍

(小草)

雷姆克卜島三世之王乃一智者人皆稱之爲上帝之珠其得此稱而無愧者因能發見一詳確之戶籍法耳讀者須知雷姆克卜島之歲入在按戶口而榷米稅島中人民靡不繳納卽婦稚亦然雖所納非鉅集之則頓成利藪且島地膏腴民間咸有蓋藏亦不致爲竭澤之漁然此米稅須經無數階級始達國庫當秋成之後收穫已畢村民揜負米粒成趨赴村長處以應村長之徵收村長衣禮

服○堂○皇○高○坐○頤○指○僚○屬○按○籍○收○入○無○或○遺○漏○願○與○村○長○有○葭○葦○誼○者○則○恆○觀○望○不○前○村○長○願○亦○任○之○時○有○疾○視○村○長○者○或○且○抗○不○之○繳○村○長○亦○未○嘗○一○究○村○民○之○良○善○者○每○於○臘○祭○時○謂○其○戚○友○曰○村○長○之○上○米○稅○於○王○聞○不○能○有○絲○毫○之○缺○今○村○中○有○玩○忽○者○其○有○累○村○長○也○甚○矣○衆○咸○曰○然○有○謂○村○長○或○因○此○而○遭○不○測○者○衆○復○爲○之○惴○然○而○懼○以○爲○不○能○卒○歲○迨○歲○序○已○更○村○長○仍○洋○洋○如○平○時○衆○均○不○解○更○竊○覘○其○倉○儲○則○過○於○其○鄰○奚○啻○倍○蓰○外○史○氏○曰○堂○廉○高○遠○田○間○情○實○在○上○者○安○從○知○之○村○長○之○無○累○勢○也○亦○常○也○然○內○幕○深○杳○以○此○愚○蠢○之○村○民○又○安○從○知○之○無○怪○其○竊○竊○私○議○而○懷○此○大○惑○不○解○之○問○題○也○余○之○友○任○村○長○累○十○年○曾○語○余○曰○譬○如○村○民○之○數○十○而○繳○米○稅○者○尙○得○其○九○吾○之○轉○達○於○長○官○者○則○僅○得○其○七○語○已○諄○諄○然○囑○余○勿○告○人○余○當○時○允○以○謹○守○秘○密○且○立○誓○以○堅○其○信○今○竟○暴○之○於○讀○者○之○前○余○深○懼○僞○誓○之○獲○咎○於○上○帝○夜○間○恆○不○能○安○寐○也○村○長○如○是○長○官○度○亦○類○之○雷○姆○克○卜○三○世○之○王○自○接○位○以○來○瞬○將○六○載○綜○核○國○庫○所○入○年○減○一○年○意○爲○人○民○死○於○疾○病○者○多○戶○口○乃○大○損○重○以○饑○饉○負○擔○亦○將○不○勝○惶○悚○殊○甚○一○日○會○獵○於○大○山○之○麓○乘○輿○所○至○居○民○夾○道○羣○致○敬○禮○王○熟○視○其○面○乃○無○一○有○菜○色○者○復○默○察○村○落○之○間○則○原○田○每○一○碧○無○際○漫○步○市○廛○則○新○建○之○屋○萬○脊○鱗○次○昔○日○荒○郊○悉○已○成○爲○勝○地○夜○中○駐○蹕○離○宮○羣○僚○畢○集○雁○行○而○朝○王○細○矚○其○所○佩○之○刀○裝○飾○非○復○舊○觀○刀

柄之上咸綴以黃金翠玉鑽石象牙燦爛無匹王乃大悟自語曰此皆粒米之所積也顧無證抑而不發羣僚亦莫測其旨朝畢而退王獨店默想思欲破此輩之貪詐非得一詳確之戶籍殊不足以爲根據然此事亦頗非易易王既不能身歷村閭逐一攷其確數卽或能之亦不審幾經歲月始克告成若以一紙文告飭造戶籍則其所查得者仍無異於上年真相固不能知而騷擾之情乃立見王煩惱欲絕徹夜不眠明晨返旆端坐輦中沿途佳景咸隕若無睹迨抵京卽稱疾不朝終日怏怏國政亦置不理惟吸煙吐嚼檳榔與后相對愴然之態可掬偶作鬪雞之戲亦無意於其勝負也朝士大懼以爲必有邪鬼爲祟有上書於后請舉行厭勝之術者王躊躇至久忽得一善計乃大張詔策今各部會長與主教暨有爵者大會於墨泰留都城名及期冠蓋薈萃車騎絡繹羣集於朝王曰寡人不豫一月於茲萬幾失措怠荒甚矣昨晚寡人假寐有一天神示形神居瑾郎愛貢大山之上來治寡人之疾且告寡人曰爾小子聽之爾須親來山頂聆我預言言已而滅寡人亦醒疾乃良已寡人以大神之言不可背當齋戒三日躬赴大山敬迓神麻脚等須隨扈而行旣至寡人獨往天神再當示形告寡人以大事或涉藐躬或涉卿等或關於全島人民者寡人卽予轉佈卿等速歸傳諭國衆咸使聞知於是羣臣傳達所屬言王將遇大神於某山之頂每村出役闢除藪澤修築道路

構橋於山泉之上。立梯於岩壁之間。並察地形之俯近。清流上覆佳蔭者。營建竹屋。屋頂編以棕樹之葉。俾王與扈從之官。得以棲止。佈置既備。合詞報命於王。王乃擇一行期。率朝士之貴顯者。莊肅而往。以昭誠敬於大神之前。日凡糧糗之屬。高如山積。分運前站。以供途間之食。隨行朝士均戒飭。行裝分屯巨椽之下。夕間則鑾輿所經處。夾道皆燃發燄之火。具光可燭天。以驅除森林中之鬼怪。行之日。儀仗簇擁。警衛森嚴。陸續上道。羽林將校均超乘前站。馬尾拂地。絕塵而馳。鞍鐙均飾以金寶。勒口爲銀製。韁用彩色之繮。等威之稍。殺者則其儀觀亦降。宿衛士卒。啣枚疾走。矛鋒如雪。耀日生。纈觀者目爲之眩。最後王乃乘雪駒。緩行親貴。隨護嚴肅。無聲道旁。民人駭相走告曰。我王將遇神於某山之頂。今日已啓蹕矣。第一日沿大路行。居者戶外俱懸彩布。掩映生輝。王至人民伏地致敬。既宿警衛環護。以備非常。市集之間。萬燈競耀。間以棕葉翠色。欲滴誠奇觀也。次日行達曠野。萬木參天。綠蔭投道。頃之經一小山。山畔一泓之水。澄碧如鏡。毛髮悉現。時日已將午。羣憩於竹屋之下。是地獸類絕夥。獵者獻鹿兕各一。供御廚之用。三日已達瑾郎愛貢大山之畔。就地支帳。萬軍暫駐荒僻之區。頓成爲一閩之市。王乃下令曰。此間已近神境。當肅靜無譁。違者處死刑。萬聲復寂。翌日曉光初動。王已夙興。率親王及主教循山徑。以行山路崎嶇。頗極困憊。久始達。當將行近山。

顛時王卽戒衆勿行曰卿等止此俟寡人同返衆曰諾王僅與二童子偕二童子卽爲王携菓食者也至山巔見泉水一泓時噴巨烟與水汽蓬蓬不絕泉畔有石不甚光綴王向二童取菓食之曰爾等坐此石上以俯視山下有來此者卽命之返恐褻大神也爾等亦不得離此石三步二童子坐石上靜心以俟稍已卽復睡去王復前行曲折而赴見一石巖巖下有洞方整如屋王卽憩息其中親王及主教輩留候良久王尙未返焦急無藝親王曰大神預言何若是之冗長主教曰神殆留王於山或王已歸而誤於歧路乎親王曰盍往覓之主教曰无往大神不可褻王命亦不可違也言次王偕二童子自山巔下王見諸臣時態度凝重默無所語親王與主教亦未敢問隨王而返王曰啓節衆循原道歸王旣入宮乃集羣臣於朝而告之曰寡人至山巔時俟立良久不覺迷惘而大神已赫然示形於寡人之前其面若發焰之金不可逼視其身若巨靈發大聲命寡人曰雷姆卜克全境疫病當降人畜均不能脫於阨然爾與爾之民均虔敬余余不忍見人民化爲沙虫故招爾至此秘授爾以正法爾若如法行之全地之民庶免於難衆人聞言默無喧聲靜聆綸言欲知正法之何若王續言曰大神命製神劍十二扣劍以針製之針須出於民間人納一針於村長村長彙而納之宮中寡人卽以此針融而製劍如村中疫起時則申告寡人寡人當遣使齋劍往懸之村廟中村中人出

一針無隱匿者則必得奇驗。疫立止如非確數則此劍不能奏功。卿等其凜之毋逆神命。致獲重咎也。羣臣愕然無敢怠忽。卽以此消息佈告全國。民間皇然爭納針於村長。無敢或缺。蓋缺一針全村卽受其災也。村長嚴封於盒。敬謹進呈。地近墨秦。留者翌日已至最遠之地。亦未逾五日。針至之日。王親臨險收。按村登記驗收。已竣。王乃命大匠建洪爐冶針成劍。劍成懸之明堂。以待疫至時。已秋成徵稅之期。亦屆郡縣之以稅至者。王卽以針數相比對。稍有不符者。王亦不之究。至十之九以下者。王卽謂之曰。米額少於針數。爾暫歸。如有未繳者。卽令照繳。無使遺漏。度支大臣以次凜然。知戒不敢再有所隱。中飽既除。稅乃如額。國庫充足。國用斯給。由是巫來由諸部落。无與雷姆卜克比。其隆盛者。此十二神劍。願亦大著威靈。村中遇疫必往宮中迎劍。劍至疫頓止。復還劍於王。述神劍之異。且致感忱。卽或無效。亦必歸咎於針數之不符。無竊議神劍者。

滑稽小說

屬垣有耳

原名 The Party Fine 英國白倫諾賴新著

(警已)

白氏爲英國滑稽小說家之泰斗。所作多短篇。談諧百出。令人發噱。顧諱而不虐。俗不傷雅。以是紙貴洛陽。風行一時。近年不輕握管。吉光片羽。尤屬珍貴。逾恆。余於廿五期嘗譯氏作短篇小說「情歟苦歟」頗覺新奇。茲又覓得「屬垣有耳」一篇。文情不讓前作。亟譯之以博一粲。

英○國○勃○郎○司○維○爾○街○住○著○一○戶○人○家○主○人○喚○做○希○弗○令○一○天○晚○上○正○在○用○膳○之○時○蔞○地○裏○電○話○鈴○大○震○那○肥○胖○的○密○昔○司○希○弗○令○急○忙○丟○下○飯○碗○三○脚○兩○步○跑○至○電○話○前○舉○起○聽○筒○側○著○耳○朵○便○聽○希○弗○令○道○你○不○要○弄○錯○了○這○電○話○不○是○打○到○我○們○家○來○的○你○不○聽○見○電○話○鈴○響○了○四○遍○嗎○我○家○的○電○話○鈴○只○有○二○遍○密○昔○司○希○弗○令○也○不○理○會○只○搖○手○叫○他○說○別○話○且○說○隔○著○希○弗○令○屋○三○家○門○面○又○有○一○家○叫○做○陸○成○興○的○住○著○那○時○也○正○在○那○裏○吃○晚○飯○那○電○話○的○鈴○聲○他○們○也○聽○見○了○密○昔○司○陸○成○興○倏○的○立○了○起○來○也○不○管○椅○子○跌○到○在○地○急○匆○匆○搶○到○電○話○前○靜○聽○那○打○來○的○電○話○他○丈○夫○道○你○不○用○慌○張○這○電○話○不○是○打○給○我○們○的○你○聽○鈴○聲○響○了○四○遍○這○先○不○對○我○們○的○電○話○鈴○不○是○只○響○三○遍○嗎○密○昔○司○陸○成○興○也○不○打○話○只○顧○全○神○貫○注○的○靜○聽○當○時○那○兩○位○密○昔○司○一○般○的○聽○了○個○一○字○不○遺○聽○完○之○後○都○不○覺○點○頭○播○腦○稱○奇○不○已○在○下○說○了○半○天○還○沒○把○那○電○話○叙○明○不○免○叫○看○官○們○氣○悶○如○今○且○把○兩○方○問○答○的○話○叙○述○一○遍○再○講○下○文○不○遲○原○來○打○來○的○一○面○是○一○個○男○子○的○口○音○那○接○話○的○一○面○却○是○黃○鶯○兒○一○般○的○嬌○聲○分○明○是○個○妙○年○女○郎○了○

你○是○珊○黛○嗎○

是○的○大○尉○呀○

你依舊像先前一樣的愛我嗎。

噫。這種兒女私情。怎好在電話上講呀。萬一有人從旁竊聽了去。怎麼好呢。

不管那些。我先問你愛我嗎。……既然愛我。且和我接一個吻。

電話上可以接吻嗎。你怎麼說出來的。

不差。不差。但我情急得很。讓我接幾個懸空吻罷。

接着吱吱的響了數聲。

你委實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子了。

真的嗎。

我愛那有不真的。

我會無意中間過父親。可認識你我的意思。想探探他的口風。……你和他有過什麼交涉嗎。一點也沒有。怎麼你問起這話來呢。

因他老人家一聽你的名字。便有些不自在的樣子。

他可說我些什麼。

沒說什麼不過瞧他的神情不見得肯答應我們的婚事……大尉明天再講罷我聽見父親下樓來了。

可是依舊這個時候嗎

剛才講到這裏電話便憂然停了密昔司希弗令將聽筒掛好返身仍坐下來吃晚飯希弗令問道聽了些什麼密昔司希弗令道很有趣的每天晚上大尉洛司諾甫總用電話和珊黛爾屏秘密情話一連已有好幾天了我很愛聽他們的那種甜言密語所以沒一次不聽的希弗令皺眉道梅聽人家的私話是違背道德的你可喜歡人家竊聽你的秘密談話嗎密昔司把頭一扭道我倒不怕人家竊聽但珊黛的父親知道了不知要怎樣動怒呢他們兩口兒想來總不容易結成夫婦希家夫婦這樣談論那陸家夫婦也講了一番且不去提他却說希弗令和陸成興本來很覺投機常常在咖啡館飲酒著棋聽電話的明天二人又在一家叫做泰墨的咖啡館裏會面話中引話彼此提起昨夜竊聽的事來二人都不贊成那種行為要想加以壓束但管妻子也不容易手段稍劣不免弄出笑話貽笑外人所以相約採用放任主義不去干涉這天晚上那電話的鈴聲又響個不了不消說密昔司希弗令和密昔司陸成興又興冲冲在那裏竊聽了。

我愛是你麼

大尉是的是這幾天我心中很覺煩悶

爲什麼煩悶快講給我聽

父親決意將我嫁給那可厭的洛溫山因他略有幾個臭錢……這怎麼好真急得我要死咧說著嗚嗚咽咽哭起來了

快別悲傷也不用著急我自有的妙計包你安妥穩穩如我們的願今晚你可以出來嗎大尉這却不能一定父親寸步不離的看着我呢

你只須說到公園裏去聽音樂我裝做偶然遇見豈不是好

也使得我總盡心竭意照著你的意思做去萬一不能來可要原諒我的苦衷

密昔司希弗令聽完了便向他丈夫道瑪哀今天晚上你可和我一同到公園裏去聽音樂嗎那邊密昔司陸成興也對他丈夫道聽說今夜公園中有音樂會好得很我很想去聽聽也順便吸些新鮮空氣你肯陪我去嗎那時兩個人都答應了於是一到夜間希弗令帶了密昔司希弗令陸成興帶了密昔司陸成興都到公園裏聽音樂只是他們妻子總不願坐定不揀那最前的座兒坐下只

向○那○人○叢○中○亂○跑○後○來○越○走○越○遠○連○那○很○悅○耳○的○樂○聲○也○聽○不○見○了○二○人○滿○腹○懷○疑○沒○奈○何○也○只○好○跟○着○亂○跑○偷○眼○瞧○那○兩○位○密○昔○司○却○臉○上○現○著○得○意○之○色○把○兩○眼○不○轉○胸○的○注○在○一○個○英○姿○颯○爽○的○少○年○和○一○個○長○身○纖○腰○的○女○郎○身○上○那○一○對○痴○情○兒○女○只○願○密○密○談○心○連○旁○立○的○人○也○沒○有○瞧○見○公○園○裏○回○家○之○後○那○兩○位○密○昔○司○好○似○例○行○公○事○一○般○夜○夜○竊○聽○電○話○希○弗○令○和○陸○成○興○對○於○那○樁○竊○聽○的○故○事○本○不○十○分○留○意○並○且○幾○次○三○番○勸○他○們○妻○子○別○再○做○這○種○沒○道○德○之○事○巨○奈○那○兩○位○密○昔○司○入○魔○已○深○那○裏○肯○聽○一○禮○拜○後○珊○黛○和○大○尉○的○秘○密○已○被○他○們○通○通○知○道○什○麼○大○尉○贈○給○珊○黛○一○只○金○鋼○鑽○的○戒○指○咧○又○是○大○尉○帶○了○珊○黛○偷○偷○兒○去○看○戲○咧○那○一○夜○那○兩○位○密○昔○司○又○在○那○裏○竊○聽○

珊黛可沒別法的了。

但你總可以等上一年半載

等了好久了再等下去真要發狂了。下禮拜日一定要實行了。

這麼做究竟太兇狠了。

知道略略很心些但是除掉這法可也不能成全我們的美滿姻緣這也叫做無可奈何的了。

我愛。先。前。你。不。是。說。過。倘。若。你。父。親。決。意。要。強。逼。嫁。給。那。洛。溫。山。你。願。意。犧。牲。一。切。跟。着。我。跑。嗎。

但。父。親。或。者。會。改。變。他。的。意。思。

哼。他。會。改。變。意。思。嗎。除。非。先。改。變。他。的。頭。兒。臉。兒。脚。兒。

依。你。便。怎。樣。

依。我。的。意。思。下。禮。拜。日。晚。上。十。下。鐘。我。坐。了。車。在。你。門。外。等。候。你。只。揀。細。軟。和。必。須。要。用。的。東。西。帶。上。幾。樣。不。必。多。帶。捉。空。兒。溜。了。出。來。那。其。餘。的。事。都。交。給。我。不。用。你。費。一。點。心。話。已。說。明。和。你。再。會。罷。倘。若。失。約。你。就。不。是。真。心。愛。我。了。

那。兩。位。密。昔。司。放。下。聽。筒。奔。到。他。們。丈。夫。跟。前。喘。着。道。了。不。得。他。們。兩。口。兒。竟。約。定。下。禮。拜。日。晚。上。十。下。鐘。要。溜。之。乎。也。了。他。們。丈。夫。却。不。願。意。干。預。這。事。不。過。略。略。說。了。幾。句。並。且。勸。他。們。不。必。管。這。閒。事。隔。了。幾。日。希。弗。令。和。陸。成。興。在。一。家。咖。啡。館。裏。著。棋。一。壁。著。棋。一。壁。信。口。亂。講。有。一。搭。沒。一。搭。想。着。就。說。只。那。電。話。上。的。情。話。可。沒。有。提。起。可。巧。這。個。當。兒。珊。黛。的。父。親。梅。爾。屏。也。來。了。他。們。本。來。認。識。的。便。坐。在。一。傍。看。着。希。弗。令。全。神。貫。注。一。心。只。想。得。勝。所。以。嘴。裏。說。的。話。更。沒。遮。欄。連。自。己。也。

不知說些什麼不隄防梅爾屏的又粗又大的手握緊了拳頭蓬的一聲在桌上猛擊了一下接着喝道這不是說謊麼希弗令嚇得從椅上直跳起來連著棋也忘了只不知因何得罪了梅爾屏呆了半晌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在著棋的當兒一不留神向梅爾屏溜了一句你家女兒和大尉很親愛的話但也平常得很不值得這般動怒再看看梅爾屏兀是兩目怒視恨不得撲殺此獠心中方快陸成興瞧着事兒不得下場只得做個排難解紛的魯仲連忙向梅爾屏道梅君且請息怒希君這話倒並不瞎說至於令媛和大尉親愛不親愛那是你老人家的家事和我們一些也沒有關係况且街談巷議已是盡人皆知我且問你大尉可是贈給令愛一只金鋼鑽的戒指麼希弗令接着問道有一天晚上他兩口兒不是在公園相會麼陸成興又問道可是他們已預備在下禮拜日晚上要溜之乎也麼你也問我也問倒把個梅爾屏問得蒙在鼓裏了委實一句也回答不出那無名業火越發按捺不住霍地立起身來一言不發大踏步匆匆去了希弗令待梅爾屏去後向陸成興道懊悔向他說這句話陸成興道我也懊悔問他知道他女兒要逃走但你爲什麼說呢希弗令道一時說順了嘴就漏了出來實則連自己也不曉得說些什麼陸成興忽然明白了便問道你的電話必定和我的電話是一綫的這兩天晚上你的夫人可會竊聽電話麼希弗令點了點頭

也問道你的夫人想來也竊聽的了。陸成興道是的。又道方才的事須得瞞過老婆。你道如何。希弗令也很贊成。到了禮拜日晚上。密昔司希弗令吃了晚飯。因為身子不舒服。往外邊去走走。吸些空氣。不料會逢其適。走到梅爾屏門前。恰巧遇見了密昔司陸成興兩人。便站著談話。一會兒論論天氣。一會兒又講講衣服的式樣。却都把眼兒瞟着梅家的窗上。不多一會兒。只見大尉駕著一輛馬車。來到梅家門口。停了。大尉跳下車後。便立在馬路邊上。瞧著上面的窗戶。那兩位密昔司頓時不講了。都目不轉睛的望着大尉。好似出了神。一般。大尉等了一回。不見動靜。便輕輕的吹了一聲口笛。果然上面的窗開了。只聽得豁浪一聲。一桶冷水直澆下來。緊接着一只小水桶也掉下來了。恰巧不偏不倚。掉在大尉頭上。只聽得梅爾屏厲聲道。好小子。再要在這裏探頭探腦。一定要把你送警究辦了。你可小心些。兩位密昔司吃了一大驚。更不敢再看。忙忙的互相告別。回家去了。且說那時的大尉。被那一桶冷水。醍醐灌頂。澆得如水淋雞一般。額上又被那水桶打破。更是疼痛難熬。昏天黑地的爬進車子。一路如喪家之犬。逃還家裏。却見書案上端端正正放著一張字條兒。乃是珊黛在他出門後。數分鐘內送來的。因念道。今夜萬勿來此。父親已備知吾人計劃。蓋密司脫希弗令及密司脫陸成興。已爲父親詳言之。君果來必無幸。因渠將以冷水一桶餉君也。珊白。大尉念罷。這信

纔知道全被希陸二人走了風聲。只不知他們如何探聽得如此詳細。明日大尉到那咖啡館去找他二人。恰巧二人又在那裏着棋。因大踏步走上前去。按住心頭。怒火柔聲問道：「請你們把告訴梅爾屏的話說一遍給我聽聽。」二人正着得興頭。抬眼一看。見是大尉。早已打了一個寒噤。再聽他說要他們說一遍。告訴梅爾屏的話。知道來勢不妙。恐怕他少年氣盛。說不定竟要揮以老拳。各人忙捏住大尉的一只臂兒。希弗令先道：「我是無心溜出來的。」陸成興也忙道：「我也不是有意。」大尉道：「但你們怎樣曉得我和珊黛的密約。倒要說個詳細。」二人又把竊聽電話的事一字不遺的說了一番。大尉不覺咬牙切齒的恨道：「原來如此很好。你們等著罷。」說完轉身便走。希弗令急伸手將大尉拉住。堅求他不要懷恨。陸成興也苦求不已。大尉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向二人道：「這也容易。只要答應我一句話。二人忙道：「任憑你什麼話。都肯答應的。」大尉便吩咐道：「明日夜間十下鐘。務必在公園中音樂場近邊等我。又道：「這句話不准說給一人曉得。就是你們妻子面前也須瞞起。二人依了。也不明白他什麼用意。明日晚上希家和陸家的電話鈴又響了。四聲那兩位密昔司又忙忙拿了聽筒靜聽。

大尉我的心悲痛得寸寸碎了。

我愛休得悲痛包你結果美滿你那字條兒來的時候我已出門這也不能怪你今晚可能出來麼

這可不得了父親老守在家中一步兒不離開怎好出來呢

不出來也不要緊隔一個鐘頭再和你講話我且說一件笑話給你聽你可記得住在康海家的兩個女優麼昨夜在公園中電燈下和希弗令陸成興並坐着唱唱情話煞是有趣得很希陸二人不是都已有了老婆麼況且年記也不小了

是啊想來他們和妻子沒有愛情所以有這種事我還打聽得今日夜間十下鐘又約了兩個婦人在園中相會呢

兩位密昔司聽到這裏覺得一股酸氣從腳心直升到丹田頭上的無明火何止胃到八丈握緊雙拳恨不能一拳打死這一對老昏蛋然而婦女性情究竟屬於陰的一面喜歡暗中探聽却不願明說的所以那兩位密昔司打定主意先探口風再興問罪之師密昔司希弗令就耐着氣問道你還沒有告訴我昨夜你到那裏去的希弗令正在看新聞紙見問頭也不抬慢慢的道總不過……到咖啡館裏走走密昔司道今晚你還要去麼希弗令對密昔司瞧了一眼囁嚅道你問他則甚……

要去的。又道：「不能去了。今夜我有朋友約定的事兒。至於爲甚麼事，你可別問。因爲我已立誓不洩漏一字。」密昔司希弗令聽了這話，氣得要發昏了。含着兩包眼淚，不則一聲，扭轉身兒，就走剛踏進房門。那淚珠兒已流個不住，心想：「結襍三載愛情，濃密好端端，喪心病狂起來，拋撇了愛妻，倒在外邊拈花惹草，做那沒廉恥的勾當，公然要去赴那幽期，密約越想越氣，越氣越哭。那時密昔司陸成興也氣得不可開交，早哭成一個淚人兒了。他們二人却一樣主意，面子上不露聲色，只在暗中偵察。那晚十下鐘，希弗令和陸成興遵着大尉的吩咐，到公園中音樂場近邊鐵椅上坐定，默坐了半個天。面面相看，只見不見。大尉到來，陸成興道：「他叫我們到這裏來，不知爲什麼事。」希弗令道：「說不定他約了人來暗算我們呢。」正在沒精打采之際，黑暗中倏的閃出兩個婦人的影子。一個先大呼道：「老不死的，幹得好事！」那一個接着喊道：「你說夜夜在那咖啡館裏呀，又同聲道：「可是等那沒臉的小蹄子麼？」年記這麼大，還要竊玉偷香，好不害羞，說着，一人抓住一個的耳朵，沒頭沒臉的打巴掌。希陸二人猝不及備，委實不知什麼一回事。口中亂嚷，別打有話可講。正在這個當兒，只見一個童子手拿一封書信，問道：「誰是密昔司？」脫希弗令希弗令連忙擺脫了老婆的手，急步上前接了信。那時兩位密昔司也停手不打了。四人一塊兒念那信道：「二君惠覽前晚恍惚見二君各挾一婦，徜徉於公園。」

旋知非是蓋所見之二八年事較輕且儀表軒昂望而知爲博學多識之士非二君比也顧此事除與密司梅爾屏電話中談及外並未洩諸他人且今晚亦已在梅女士前取銷前說想不致有損清名然余素講道德無端誣讒他人於心亦殊不安故特馳函請罪祈二君原有幸甚此事非有人竊聽電話決無外人知之然竊聽電話乃卑鄙之行爲上流人想決不出此大尉洛司諾甫白讀畢那兩位密昔司心知弄錯了險些兒把丈夫打死一時覺得不好意思只得捧着臉倚在丈夫的肩上嚶嚶啜泣希陸二人平白無故捱了一頓打還不能抱怨老婆一句反要用溫言軟語去安慰他們叫他們別哭兩位密昔司見他們丈夫走來勸慰越發撒嬌撒痴哭個不了正在這時梅爾屏忽然走來問道有什麼事喚我他們四人八只眼睛只對他呆看答不出話來半晌希弗令先開口道沒什麼事喚你陸成興也道並沒這事梅爾屏詫異道真見鬼了方才你們打電話到我家叫我火速到公園裏來因爲有非常重大的事要和我商量怎說沒有這事希陸二人如墮五里霧中互相呆了一會才同聲道今晚連電話箱也沒有碰着怎麼打起電話來呢鬧了半天想不出誰開這玩笑末後還是梅爾屏思想敏捷知道又是大尉弄的神通一言發不轉身出了園門一路氣急敗壞的趕到家中才踏上石級只見門上用針釘着一張字條兒仔細看道梅丈尊鑒余之出此非得已也

以終日丈株守家中。余實無隙可乘。遂不得不用調虎離山之計。以達到余久久夢想之目的。此紙入尊目之時。已與珊瑚黛結婚矣。行將偕往尼爾拉一觀世界惟一之瀑布。知我罪我。悉唯尊意。大尉謹白。

小言情

化石緣 (原名赫恩司哈衣凌克峯)

德國侃爾那原著
孝直譯

第一章 約婚

古時德國愛爾河畔有一小村村中住一富足之農家村之名不著後人。但在愛爾河左岸與阿衣歇村隔一衣帶水。阿衣歇村者楷爾司排脫人。養病者所居著名之村落也。

農人之姓曰排懷伊脫。膝前祇一女曰愛爾司倍脫。絕鍾愛遠近見者莫不愛悅。蓋女丰采甚都。而所受之高等教育同時亦罕其匹。

比隣一小舍舍中一燈熒然。坐一英特之少年。少年之名曰阿爾諾爾脫。新喪父其人自幼習朽鏤於他鄉。父歿時適新歸。揮其孝子之淚。撫墓大慟。蓋少年除此相傳之古屋外餘無長物。有者惟無形而有價值之遺產。即正直忠實之志節靈敏之心。思足爲異日締造家業光耀門楣之基礎而已。阿爾諾爾脫之初歸也。父病且不起。相見疑夢中。諦視之喜極。而阿爾諾爾脫服侍病父片刻不離。

故非訪之於病父床榻之側則雖幼時之相識愛友往往至其父病歿以後尙未得一面也
阿爾諾爾脫之於愛爾司倍脫則舍死外均不足喻其愛自當年兩小無猜情根已種故阿爾諾
爾脫雖久客在外而時時有一垂髫韻秀之女郎寄其情愫即愛爾司倍脫於阿爾諾爾脫之往潑
拉克地方遊學時亦感極泣別

迨阿爾諾爾脫年事既壯美風儀每靜中自念愛爾司倍脫當亦易髻而髻必較幼時尤麗
父歿之第三日晚營葬事畢阿爾諾爾脫坐新墓之側獨自揮淚忽聞背後有人行聲迴首則見一
麗人冉冉而來曲折行草徑手提花籃籃中滿盛花朵

時則忍冬花之繁枝尙掩蔽麗人之目使不獲見其良友蓋麗人方將以花枝飾此鄰人之墓
麗人雙眸含淚鞠躬而前喁喁合掌而祝曰嗟乎仁人安此佳宅願地下逸樂勝似人間仁人之靈
魂一日存在者則仁人墓上之花亦與永麗阿爾諾爾脫即自樹蔭之後轉出其前挽麗人之臂而
呼曰愛爾司倍脫愛爾司倍脫汝尙識余乎麗人紅暈於頰囁嚅曰嗟乎阿爾諾爾脫汝耶吾輩分
離可云至久言已泣下阿爾諾爾脫續曰汝娟秀如是溫存如是可愛如是且惠及吾父并感其生
前厚意如是之摯耶可愛哉吾心敬之妹愛爾司倍脫則轉身掙脫阿爾諾爾脫之手答曰誠哉余

實。摯。愛。汝。父。吾。輩。平。居。每。言。及。汝。輒。謂。汝。父。無。他。幸。福。惟。有。佳。兒。爲。足。樂。耳。阿。爾。諾。爾。脫。卽。急。詢。曰。余。果。得。余。父。之。歡。心。乎。嗟。乎。上。帝。余。謝。汝。汝。實。能。以。勇。敢。仁。慈。之。念。覆。幬。余。於。余。父。之。前。雖。然。愛。爾。司。倍。脫。試。思。萬。事。變。遷。疾。於。駒。隙。不。其。然。耶。追。思。吾。輩。幼。年。余。父。坐。於。戶。側。抱。余。與。汝。於。膝。上。情。景。猶。依。依。如。昨。今。則。余。父。長。眠。於。是。余。與。汝。均。已。長。成。余。雖。不。能。常。親。汝。側。願。余。心。無。日。不。念。汝。者。愛。爾。司。倍。脫。乃。以。其。親。愛。之。目。願。阿。爾。諾。爾。脫。發。其。誠。實。且。寧。靜。之。聲。曰。卽。余。於。汝。未。嘗。不。如。是。阿。爾。諾。爾。脫。聞。言。倍。極。感。動。因。曰。愛。爾。司。倍。脫。余。愛。汝。吾。輩。相。愛。不。始。今。日。余。願。茲。愛。永。永。無。涯。雖。然。余。今。日。重。遇。汝。於。余。父。之。墓。余。兩。人。默。默。回。憶。此。長。眠。老。人。追。昔。撫。今。直。令。萬。古。千。秋。深。印。吾。人。之。腦。吾。輩。童。年。感。情。一。經。醒。覺。轉。成。盛。年。之。哀。感。嗟。乎。愛。爾。司。倍。脫。余。愛。汝。余。在。此。神。靈。之。域。爲。第。一。次。之。要。求。余。愛。汝。但。汝。：：：愛。爾。司。倍。脫。垂。其。紅。暈。之。頸。幾。及。於。臆。含。淚。不。語。阿。爾。諾。爾。脫。復。以。誠。摯。悲。痛。之。詞。促。之。曰。但。汝。：：：愛。爾。司。倍。脫。微。顫。其。首。淚。盈。於。睫。發。其。親。熱。之。音。曰。余。於。汝。實。至。誠。相。悅。故。余。永。永。愛。汝。阿。爾。諾。爾。脫。乃。重。摯。愛。爾。司。倍。脫。至。其。胸。前。並。吻。以。誌。愛。

第二章、拒約

二人自第二次愛情締結以後覺其茲無上幸福不厭晤對乃久坐於墓側

阿爾諾爾脫遂自述別後如何艱苦對於家中抱如何希望愛爾司倍脫則爲追述其父別後之情形及已童年之狀況種種和煦日月時則夕陽已暮而二人尙流連不忍去墓上萬籟俱寂兩人恍入夢境倏聞鄰村喧擾聲陡驚寤愛爾司倍脫卽由阿爾諾爾脫之抱起而爲臨別之接吻遂歸家阿爾諾爾脫則流連於幸福之記念深夜久坐父墓躊躇滿志返彼荒涼寂寞之老屋而天色已拂曉矣

翼日愛爾司倍脫侍其父早餐其父因與言阿爾諾爾脫事

父曰余心乃深憫此貧困少年茲事當繫汝懷愛爾司倍脫乎汝兩人實晨夕與共愛爾司倍脫赧然小語曰兒何爲不常如是父曰雖然茲事非余所喜汝試思汝非驕貴之女子乎而戀此落魄之僮總之余乃富家而阿爾諾爾脫終爲貧者但彼等夙有才能其父固略有表見卽其子以余所聞亦頗有賢譽愛爾司倍脫卽僂言曰然父乎彼少年阿爾諾爾脫實非凡品父聞言若有所思旣而曰噫雖然愛爾司倍脫汝何由知之愛爾司倍脫良久嚙嚙曰兒聞村人之言如是父曰諾茲爲余所深喜設余能助彼者必不爲彼靳矣

談次愛爾司倍脫復急起往治庖俾其詞早畢蓋時已兩頰紅暈不能更置一言而父亦諦視其女

搖首徑去。

化 石 緣

日向午阿爾諾爾脫訪愛爾司倍脫於排衣脫家毗鄰之花園踐前約也愛爾司倍脫卽告以晨間其父之言阿爾諾爾脫則爲將來幸福計益熾其前途之熱望毅然曰余於茲事思之竟夕最善之法惟余今日徑面汝父卽以余輩愛情及約婚之事吐露於汝父之前並告以余之技術及余師之證書而丐彼大惠余深望得汝父之歡心而示余以同意余將復鼓新鮮之勇氣遊藝他鄉必使饒有餘資抱余忠實愉快之心胸重歸故里余兩人共受天錫愛爾司倍脫乎然乎否也愛爾司倍脫聞言頗悅垂首而對曰諾諾余父必同意父固深愛余者二人乃挾一無上之希望而別

傍晚阿爾諾爾脫頗自修飾絕整潔卽外出省父墓祈福歸途乃入排衣脫之家然胸中頗自危懼愛爾司倍脫出迓甚悅願亦心滋疑懼乃引與往見其父老人接見呼曰孺子阿爾諾爾脫汝以何事見顧阿爾諾爾脫曰孺子乃爲己而來老人曰試言之阿爾諾爾脫乃顫聲發言言至堅確且忠懇自陳曰鄰丈請假片刻之暇使孺子畢其詞丈得深悉孺子之衷曲孺子誠落魄然少知德義敢作證於吾丈之前夫世界寥廓足容志士之盤旋孺子不願以手藝自封將進而爲美術之研究世界之大建築家請自孺子始庶榮及先人於泉壤大抵世界羣動各有集中之點爲凡點之所歸趨

蓋朝作夜思各挾一目的而爲形役丈不觀孺子所作之室乎築室者之目的並不在室而在乎室之需要孺子之於美術亦然豈爲美術之故而習之蓋深望有所成就而成就之事則蘊蓄於孺子之胸臆而尙須巧吾丈之錫與者然孺子敢斷言他日孺子成名則吾丈必不吾靳孺子願鼓勵勇氣非登峯造極弗止老人卽僂言曰吾有何物可與汝且不解汝意云何阿爾諾爾脫曰丈蓋謂汝家賢媛吾二人業已相愛蓋孺子自父歿而後已爲法律上之成年人而前此又絕未有戀愛之閨女如近世遊蕩少年之爲者噫孺子乃遵守古代嘉禮逕至丈前懇求同意俟孺子三年後遊學而歸卒成婚禮願丈錫以大惠許汝家賢媛於三年內爲吾忠誠之未婚妻而靜守勿嫁

老人答曰孺子余容汝傾談汝亦應許余忠告余願以誠實正確之判斷覆汝汝愛余女余心滋喜蓋汝乃英銳少年而又以汝之愛情開誠告余尤爲余所深喜願錫汝以令譽汝師譽汝爲有美術知識之少年而成就汝之大希望故余祝汝未來幸福然此希望乃非確定財產余遂將以余愛爾司倍脫未來之生活託汝乎三年中如有求婚余家者其人尤愜余女之懷否則尤愜余之懷者余將拒絕之耶汝之成功與否固未定也雖然孺子毋愠倘汝歸來之日而愛爾司倍脫尙未許嫁則汝仍得領受汝之幸福而余不汝阻余言盡於是請毋更置一詞

阿爾諾爾脫乃執懷衣之手哀懇曰否吾丈盡思之再老人曰余詞畢不更思請從此別倘孺子願留此者則余視孺子爲吾家佳客但不容及余女事阿爾諾爾脫失望而嘔喘曰此乃丈最後之決心乎老人以峻冷之詞答曰然乃余最後之決心阿爾諾爾脫呼曰嗟乎上帝語竟老人乃握阿爾諾爾脫手止其行曰孺子孺子毋爲虛橋以孺子固佳兒年富月強正宜努力猛進淬勵心志夫宇宙滋廓儘容物競生存置孺子於安全之域今請暫別祝汝他日幸福語已遂別阿爾諾爾脫乃自歸其古屋

第三章 泣別

冀日阿爾諾爾脫揮淚束裝行矣行時先人遺物若一一詔人以別感俾墮其臨行之涕阿爾諾爾脫遂詣墓園拜別愛爾司倍脫則於昨晚父室之談判業在門外竊聽隱約略聞其半暗自揮淚念好夢成塵而希望將從茲消歇

愛爾司倍脫於阿爾諾爾脫未去之前冀再一面遂倚窗而俟迨遙見阿爾諾爾脫離家而往墓園卽急足踵其後及墓阿爾諾爾脫方祈禱彼卽緊握其手而泣曰阿爾諾爾脫阿爾諾爾脫汝將行耶余焉忍汝離此而去時阿爾諾爾脫別感已深迷離若夢聞呼聲陡醒曰嗟乎余此行實不容已

愛爾。司倍脫。余此行實不容已。汝勿更以臨行之淚。使余心碎。余此行實不容已。曰然則汝歸耶。以何時歸耶。曰余惟習勞盡人力之所能。惜寸惜分。不敢自暇逸。三年而後相期。再見於茲。但汝其竭忠以俟。余耶則哽咽而答曰。請以死誓。俟吾忠實之阿爾諾爾脫。曰奈汝父之相追乎。曰余將自詣禮拜堂。以不可不可之詞。誓諸帝座。嗟乎阿爾諾爾脫。余與汝異地同心。竭忠相守。不識異日重逢何地。阿爾諾爾脫。熱望之神。隨其雙眸之淚。凄然流露。呼曰乞容。余暫別乞容。余暫別余深懼婚事絕無中梗。反無以竟。余壯志鼓余勇氣耳。請以臨別之吻。表余愛情。余自此行矣。三年中祝余輩同受天錫。語已。二人各釋手。將行。愛爾司倍脫曰。嗟乎阿爾諾爾脫。阿爾諾爾脫。汝勿忘汝之愛爾司倍脫。然是時阿爾諾爾脫行矣。愛爾司倍脫則揚手中素巾。爲送別禮。至行者之影入黑暗之森林。不可復覩而止。

別後愛爾司倍脫。悲感不已。既乃長隄墓前。掬誠禱之上帝。且證明守阿爾諾爾脫信誓。至是心轉泰然。念老人雖嚴爲監視。察及瑣細。要不妨立至其前。自明心跡。

每日侵晨。阿爾諾爾脫末次臨行。灑淚之地。常有一女郎徘徊不去。蓋愛爾司倍脫之情。絲已如繭。蓋自縛矣。老人知之。亦不禁阻。緣老人本愛其女。今見女安靜而且健康。則中心亦復滋適。

韶光迅逝。去阿爾諾爾脫臨行之日。已一年矣。排衣脫家之求婚者。無一當老人意。愛爾司倍脫喜可知也。翌年歲晚。則有一久客而歸之少年。至其村。少年幼時。以放蕩之過。失遜去。且曾誘惑多人者。

第四章 婚梗

少年之名曰赫恩司。哈衣凌克當其去家時。乃一貧儉歸而境遇大佳。且若得意而回。將以富厚誇耀幼年仇敵。其始似不過小作勾留。自謂尙有重要之事業。未竟然。村人即知彼從此久居鄉里。不再他出。

排衣脫村人往往述少年穢史。一般清流則爲之聳肩蹙額。其他則不加深察。以爲凡來此村者。其來何自。殆無有能逃其燭照者。

哈衣凌克之目的何在。則見其每日必訪排衣脫老人。至則爲老人述旅行時事。如何滯留埃及。如何屢渡重洋。老人聞其經過之歷史。非常愉快。倘哈衣凌克一夕不至。老人室者。則老人若有所失。鄰人有以蜚語入老人耳者。老人均搖首不信。惟一事則老人亦深以爲異。赫恩司哈衣凌克每星期五。則杜門不出。鎮日獨居家中。不審作何事。老人乃據以問哈衣凌克。哈衣凌克答曰。余在家祈

禱。余。之。規。約。每。星。期。五。於。靜。中。禱。神。老。人。乃。聞。而。安。之。赫。恩。司。亦。照。常。出。入。於。排。衣。脫。之。家。其。目。的。則。在。愛。爾。司。倍。脫。已。昭。灼。而。不。容。掩。

然。愛。爾。司。倍。脫。之。於。哈。恩。司。則。憎。厭。不。可。名。狀。每。觀。面。時。血。管。爲。之。膨。漲。

哈。恩。司。既。正。式。求。婚。於。老。人。得。其。允。惟。自。念。此。幸。福。非。自。懇。諸。愛。爾。司。倍。脫。者。終。非。善。策。某。日。晚。乃。伺。排。衣。脫。老。人。外。出。潛。至。其。家。

一。燈。熒。然。愛。爾。司。倍。脫。獨。坐。紡。機。之。側。而。赫。恩。司。排。闥。入。矣。入。時。女。郎。驚。起。慍。而。自。語。曰。吾。父。殆。未。與。偕。來。者。赫。恩。司。曰。嗟。乎。仁。愛。之。女。郎。願。假。一。席。地。容。許。吾。等。聚。談。片。刻。則。靦。然。旁。女。郎。坐。女。郎。急。轉。身。避。顧。赫。恩。司。以。爲。女。郎。羞。也。且。凡。男。子。對。於。荏。弱。女。郎。欲。奪。其。貞。操。必。放。膽。爲。之。事。乃。有。濟。乃。突。抱。愛。爾。司。倍。脫。於。臂。媚。之。曰。美。哉。愛。爾。司。倍。脫。汝。願。不。願。坐。余。側。乎。愛。爾。司。倍。脫。則。力。拒。脫。身。走。亟。欲。離。治。事。室。而。去。憤。然。曰。茲。事。非。余。所。願。汝。盍。獨。留。俟。吾。父。赫。恩。司。急。尾。之。行。鼓。勇。復。擁。之。臂。語。之。曰。美。麗。之。愛。爾。司。倍。脫。汝。父。已。允。余。矣。汝。願。婦。余。否。耶。余。苟。未。得。汝。之。允。諾。者。亦。不。強。汝。速。成。嘉。禮。語。次。吻。愛。爾。司。倍。脫。頰。愛。爾。司。倍。脫。身。顫。力。竭。不。能。拒。乃。情。急。而。號。時。熱。情。高。灼。之。赫。恩。司。方。肆。行。無。忌。而。愛。爾。司。倍。脫。遇。救。矣。蓋。時。有。一。小。十。字。架。觸。狂。且。之。眼。簾。此。架。乃。愛。爾。司。倍。脫。亡。母。遺。物。

幼時卽係之頸願事殊奇特赫恩司猝見此架卽釋手作祈禱狀倉皇出門遜愛爾司倍脫乃默謝上帝臨佑於其父之歸也泣訴赫恩司無禮狀老人但搖首若甚憤恨者

異日老人復晤赫恩司亦略加訶責赫恩司則以愛情所激懇老人曲恕願經此衝突於愛爾司倍脫反得善果蓋從此久不題及婚事愛爾司倍脫雖不識當時何以得十字架之助力而從此卽公然懸諸胸前赫恩司見之卽瑟縮不敢出一語

歲序迭更倏忽去阿爾諾爾諾離家之日已逮三年之末愛爾司倍脫則其父苟與談哈衣凌克婚事者則巧爲阻止而破壞之故安靜如平日必詣阿爾諾爾脫父墓旣乃渡愛爾河趨大道之向潑拉克者陟高原而望遠蓋歎計行人歸期漸近則熱望之情愈迫况愛爾司倍脫見逼於狂且不諒於老父則靜中默禱但願忠實之未婚夫隨我視線所及于歸亦勢所必然也

愛爾司倍脫正諦望行人之卒而厄運復來某日晨起其所摯愛及寶貴之小十字架竟遺失不可覓殆必乘女郎睡中盜去蓋女郎固未嘗片刻離身且女婢中疇昔偕哈衣凌克竊探女郎之舉動者女郎之注意固未嘗稍懈顧不幸是物竟至被竊女郎乃泣而訴之父父反笑其疏忽且謂哈衣凌克殆於小十字架無涉彼如爲此惡劇者且將受其他之損失

然愛爾司倍脫之情思始終如一。惟念赫恩司者乘此時機必更有一番糾纏。必更貢其熱心肆其魔力。老父則嚴加督責。聲言必允哈衣凌克婚事。始終不變。其意向阿爾諾爾脫復一去不返。殆已早忘情人三載韶光。忽忽已過。愛爾司倍脫思至此。迴腸百轉。而哈衣凌克則日在老人前傾瀉其愛情。彼如何非愛女郎之富。如何純愛女郎獨立之性質。蓋謂財產固彼所富有。行將與女郎共享。視女郎平日所期望者。其幸福爲尤多。

願愛爾司倍脫視赫恩司蔑如也。惟被此兩人所逼。無計可脫。遂設法懇將婚期延遲三日。蓋仍盼望情人及時而返也。

轉瞬三日之期告終。兩人之希望行將滿足。兩家賓客咸集。排衣脫門。排衣脫則爲哈衣凌克之導者。

時則道上來一地方牧師。前引者爲寺掌。彼等蓋將往死者之家。爲最終之祈禱。道上行人見其所懸十字架肖像。咸鞠躬致禮。排衣脫則長蹠。其伴哈衣凌克獨戰慄無人色。猝向道旁人家遷避。排衣脫瞋目驚顧。搖首急返其家。

俄而一使者至。自哈衣凌克家言。主人猝中眩疾。須排衣脫往視。且囑無憂。排衣脫出。應使者引手。

作十字架勢蹙然曰速行爲余語主人倘主人祇偶中眩疾者猶爲余所深喜是時愛爾司倍脫坐而飲泣泣已乃出禱於驚中小山山爲平時登眺潑拉克全境者

第五章 團聚

望中塵雲忽起愛爾司倍脫心復大動逮來人行近漸可辨識乃一羣華服富人乘馬而至愛爾司倍脫遂悵然失望

羣之中前行者爲老而尊貴之白髮叟左則一美少年少年之馬蹄甚壯乃故徐徐行若因老人力疲抑留少年使不前者愛爾司倍脫乃羞怯避茲人羣俯首下視不復顧美少年突自馬上躍下長踞於女郎之前呼曰愛爾司倍脫可若是耶嗟乎吾愛吾忠實之愛爾司倍脫女郎驚絕躍起激於欣幸之感情不禁投身少年之臂呼曰阿爾諾爾脫嗟乎吾阿爾諾爾脫良久良久無言之歡悅口口心心默然相印

阿爾諾爾脫之伴對茲嘉耦異常快慰白髮叟則合掌謝上帝而天上日光照此有福人類亦若從來所未有者當此久別重逢歡聲雷動之際兩人轉不知從何啓口卒乃由愛爾司倍脫先以簡單之詞訴其不幸之遭遇及與哈衣凌克之關係願阿爾愛爾脫頓生疑竇以爲愛爾司倍脫早已非

其所有但白髮叟則深悉哈衣凌克之歷史卽抗聲曰噫是乃無恥惡少在吾鄉屢屢犯事急足逃脫於法官之手者現在第一事使此惡少伎倆全歸無效已足感謝上帝於是衆人縱談哈衣凌克及愛爾司倍脫事且談且行爲時已晚遂相偕歸小村

奏凱而歸之愛爾司倍脫乃引阿爾諾爾脫往謁其父老人見一羣華服紳士至其家甚爲驚訝阿爾諾爾脫卽發言曰吾愛愛爾司倍脫之父乎吾爲阿爾諾爾脫敢求婚於父之愛女吾今業爲富人託巨紳之蔭庇而吾之守信較從前立約時爲尤摯老人諦視而驚曰汝何言汝卽我從前鄰人之子貧困之阿爾諾爾脫乎

白髮叟乃代答曰然彼卽其人彼三年前固貧困失望去茲村遂至余家余一見卽許其可爲美術之名師而授以職業轉瞬間一切重要工作均須彼爲監督凡通都大邑間聲譽雀起卽今潑拉克所有大工作咸出彼之技巧因而致富王公貴紳莫不愛敬多所餽遺汝應嫁以愛女用踐舊約若汝所許婚之惡少則余固深悉其屢犯重刑者也

排衣脫愕然曰汝所述者信然耶衆皆曰信信老人乃迴顧阿爾諾爾脫而言曰勇敢之工藝師乎如是余決不阻汝之幸福謹允汝所求惟上帝實錫賚汝時夫婦不遑致謝拜老人足前老人掖致

胸際而報其忠實之雅意。

談次四座寂然惟聞相愛者之感泣良久良久白髮叟乃更發言至誠懇曰排衣脫君余猶有懇者願明日即賜孺子行婚禮余固無子俾余獲見愛如親子之阿爾諾爾脫完全受福余心滋樂翼日余將返潑拉克不復留老人欣然答曰倘茲事深愜汝意者余即預爲之備乃願二人曰明日即婚期在愛爾山之別莊行婚禮余即往招牧師愛爾司倍脫汝速治庖款珍客以致謝忱。

第六章 化石

愛爾司倍脫奉父命治事畢即隨阿爾諾爾脫行未幾兩人密語於庭園之內爲狀至適。

然而先人遺墓常係孝子之心故當快慰之餘復增感觸乃與愛爾司倍脫把臂重履其地地即末次失望分袂時所徘徊不忍去者。

兩人在墓上重申前誓而益感神意阿爾諾爾脫挾熱誠攜其未婚妻耳語曰此天福之唯一時間蓋幾經曲折審度來也彼非歷三年長期間之痛苦而徘徊不速予者乎吾輩目的別無高尚之幸福慰吾生平祇就此情此境更求莫大之愉快愛爾司倍脫曰吁吾輩第一目的但願手手相携心心相印以迄於死亡阿爾諾爾脫曰死乎死必於汝之抱吾等今日非常滿意而感情且有加無已。

上帝乎。其勿予嫉。汝錫吾等。以大惠。吾等自當以感謝之忱。深體帝眷愛爾。司倍脫吾等當禱於父。墓以謝天佑。二人乃靜中祈禱。既誠且肅。禱已返家。則心猶怦怦未釋也。

翼日喜氣迎人。是爲星期五。而邑中行牧師紀念祭之日。全村均極歡忭。男女均盛飾立門前。蓋排衣脫本富家。而人咸知是日將行婚禮也。

是日村中惟哈衣凌克家雙扉閉鎖。蓋星期五彼例不見客人。亦不以爲異。

俄而新夫婦往行祝典。寶馬香車順次入禮拜堂。排衣脫與阿爾諾爾脫之師同行。親佳兒佳婦之良運。則喜極而揮其由衷之涕。排衣脫先擇全村中點絕大菩提樹下爲午餐宴客。所男女賓咸集。夫婦亦同車至此。最終慶祝之場。而戀愛者之目中。覺美景良辰。天開豔麗。

祝宴歷數小時。席上屢發慶祝語。曰阿爾諾爾脫與其未婚妻萬歲。

宴畢。新夫婦暨二老及阿爾諾爾脫。愛爾司倍脫之友。由菩提樹下啓行。偕至愛爾山之別莊。莊屋森夾叢林。俯瞰湖壁清雅。可愛。時則賓主咸集在此。狹小及親熱之團體。內韶光如駛。自阿爾諾爾脫與愛爾司倍脫視之。祇覺轉瞬卽逝而已。

別莊內備有華麗之婚室。小園果樹枝葉紛披。樹下催開夜宴。葡萄酒盈樽。款客極一時之盛。

觥籌交錯不覺夕陽西下未幾而晝景全消卽蒼茫之夜色亦若向新婚夫婦道晚安而去於是高年之排衣脫坐近阿爾諾爾脫愛爾司倍脫把臂傾談蓋老人被酒多言直至夜分阿爾諾爾脫愛爾司倍脫咸熱心待其詞畢旣而排衣脫興盡呼曰孺子晚安並欲導之入婚室時村中時計已十二下條有可駭之暴風起自山澗赫恩司哈衣凌克突於怪風中露其恐怖之面若有物與之角而憤呼曰惡魔余妨止汝逞兇之機會並爲余故消滅汝逞兇之機會卽聞暴風中吼答曰汝身已屬余余亦屬汝汝盍待余於地獄之苦海中並爲余故消滅汝逞兇之機會則有若火焰蔽山而行而阿爾諾爾脫愛爾司倍脫排衣脫及其諸友均化爲石像新婚夫婦兩兩結合餘人咸合掌作祈禱卽狀聞暴風中作雷鳴嘲笑聲曰赫恩司哈衣凌克乎彼等相將俱死其靈魂已登天國而汝之罪戾墮落無垠全身業已余屬赫恩司哈衣凌克乃自高峯下墜而入沸騰之愛爾河河流鳴咽若迎若送哈衣凌克遂不再見於塵世

翼日侵晨愛爾司倍脫女友咸以花枝及花園弔新婚之夫婦合村來觀於是偏覓殘肢而諸友往來指點山峯之石像女友放聲墮泣以鮮花繞新夫婦像側且下拜而禱此戀愛之神曰惟神多福卽聞深谷中一高貴之叟續禱曰惟神多福從此常相愉悅常相戀愛手手相携心心相印以迄於

死亡永永飾鮮花於汝之墓巍巍高峯爲吾輩之紀念祝汝絕無惡魔擾汝心胸祝汝竭誠相愛以終其身

從此相愛之配偶必至赫恩司哈衣凌克峯遊行以爲幸福及保護之徵此信仰之習慣雖已成在事而千秋佳話猶流傳於國民之心至今遊客往來入愛拊爾河而至赫恩司哈衣凌克峯者其土人必告以阿爾諾爾脫與愛爾司倍脫之名且指點化成之石像而旁及二老及諸客之像焉自前此一二年始愛拊爾河之赫恩司哈衣凌克墜湖處時發可懼之怒潮行人非佩有十字架及虔事上帝者咸莫敢過云

軍事
小說
軍人鑑

(半瘋)

余去歲客武漢寄居逆旅枯坐無聊閒步庭中冀一吸新鮮空氣時有操北音之客正與司帳者立談手舞足蹈一若甚有興會者余亦駐步而聽慨其事之巧而境之險因爲之記

客曰余津人也壯年入陸軍練第一鎮充正兵今以戰事已退伍矣然回溯前事猶令人驚悸夫好男兒披甲執兵固已置死生於度外死且不懼何驚悸爲顧茲事非出於槍林彈雨中也當武漢起義北軍之南下者六七萬人迨南北統一則陸續還原駐地點而一鎮最後余則尤爲一鎮中末次

奉令北行者

軍人錄

余今欲細述我事不得不先略述當時行軍之大概暨地勢之險夷也。自京都至漢口駐兵之地則以保定彰德信陽之處爲後備。廣水孝感江岸爲前敵。中隔以武勝關。關在山頂。鐵道如梯而上。全軍之進退悉由鐵道。自北京出發。雖騎兵未常徒步。誠以鐵道進退靈便。不悞戎機也。豈知用之不當其不便更甚於徒步。

六鎮四鎮二鎮皆先行所留於江岸者。惟一鎮之營底及輜重。余卽在其中。願車已開盡。惟留車頭一車箱。三十二以余輩之輜重及全隊實其中。適無餘地。乃先以馬匹輜重運入前段。車中兵士爭先恐後。據尺寸地以求自適。余適以事至稍遲。卽入第三十輛之車箱中。專待汽笛一鳴。卽爲拔隊時矣。然久久終不聞汽笛聲。因復下車。思詢諸站役。則見余輩之官長正與站長相爭。執蓋余營官長欲以全隊同行。以便約束。而站長則謂一車頭之馬力不能任三十二箱之重。須分兩次開行。始可。長官不之許。軍士聞將留其半於江岸也。則大憤羣以惡言向之。站長懼舉綠色燈令開行。蓋時已下午九點鐘矣。司機人殊不願遲遲。猶未行數軍士以手槍對之。司機人無法。乃鳴笛行。余亦上車。心中猶謂站長之故爲難也。

車行甚遲。至夜半將抵武勝關。忽砰然一聲。衆皆震驚。顧車仍無恙。而反增加其速度。約五十分鐘。車止不行。欲下視。則恐其復行。車箱爲鐵製。無坐位。非如尋常之客車。蓋平時運貨者也。至是欲探首望。無窗。祇得啓鐵門。堅握於鐵環。而俯身視車頭。則紅綠之燈。已不見。惟車箱九輛。直立軌上。乃狂呼各車。皆啓門。互相詢問。或言司機者。故留此車。以省煤力。或謂車頭挨水。終乃疑其爲脫勾。於是脫勾脫勾之聲。嘈雜不堪。有頃。聞鳴然一聲。似有車來。亦不辨其自南自北。衆恐遇害。羣躍下車。以避其鋒。不知道旁皆溝。潦下車者。衣皆濕。且有溺斃者。此水溝。蓋公司中故挖。以備山水之下冲者也。顧來車。祇一車。頭自山頂。墮下。與我車相微觸。卽開。乃知此車。正爲余輩而來也。復相牽上。皆力躍至車。余與同車者。約二十人。未及上車。已行不得已。徒步過關。至信陽。可遇前隊。蓋信陽爲糧台。皆須作一日留也。時天黑如墨。連袂而行。將入關。因山洞內模糊。不可辨擬。待曉而入。衆乃羣聚軌道中。忽汽笛復鳴。前車又來。一出洞。迅如疾風。急倚兩旁石壁而立。車擦身過。相去不可以寸有不及。避者三人。均腹裂仰臥。死呼車。停車中。人不聞。蓋自高而下。正如危崖轉石。不及地。不止。雖聞亦無法停車。司機人固未嘗開快車也。車去復行。翼日午刻。步至申陽。見同營皆在。互相慰問。乃知前車初不知後車脫勾。祇以二十三箱至信陽。見少九箱。復以車頭。回接及車齊。而計點人數。則

少○余○等○二○十○餘○人○乃○重○遣○車○接○不○謂○復○斷○送○彼○三○人○之○生○命○也○至○是○乃○悉○以○江○岸○站○長○之○言○謂○非○虛○語○也○噫○軍○人○缺○乏○普○通○學○識○遇○事○恆○以○強○力○相○向○至○肇○此○禍○然○此○特○其○一○端○耳○其○他○類○此○者○正○不○知○幾○何○爲○軍○人○者○可○以○鑒○矣○



愛國
愛夫與愛國

(瘦鵲譯)

半樹上的斜陽把他一絲絲的光兒鑽進玻璃窗。映在那一帶雪樣白的蠟粉牆上。一片嬌紅彷彿是佳人面上敷了薄薄的胭脂一般。這當兒有一個英氣奕奕的少年。滿身帶着斜陽大踏步走入室中。啓口嚷道。瑪甘德吾的愛人戰雲起咧。這麼一嚷。那玻璃窗下一個嬌滴滴的少婦。立時迴過香頸來把那淺紅色的棉花臉兒向着他丈夫。鶯啼似的嬌聲說道。好端端那裏來的戰雲。路易你別是和吾開頑笑麼。路易撲的投身在他老婆身邊。一把安樂椅上伸手取了那隻柔若無骨春綿般的玉手。輕輕地撫摩着。柔聲說道。誰和你開頑笑來。瑪甘德。這是千萬萬確着着實實的事。那格路苟和利士簡直發了狂。幕地裏下了一封哀的美敦書給英吉利。要求他們在這幾點鐘裏。把軍隊退出脫郎斯華爾邊界。不許勾留。不消說英吉利一定不肯遵從。吾們的兵却就要冒冒失失的去攻擊。奈得爾這麼一來。戰雲可不是從此起了麼。瑪甘德一聽了這話。那桃花瓣的臉兒似乎加上了一重粉。漸漸兒的泛了白。顫聲呼道。呀。路易。你你怎麼樣。路易沈默着一聲兒也不響。瑪甘德便也沈默着一聲兒也不響。在這沈沈不語中。他們兩顆心幾乎一寸寸的碎裂咧。

看官們要知道這路易特拉萊本來是個法蘭西人。他全身的血管中自然也流着法蘭西人的血。只

爲他祖上不知道爲了甚麼斗的棄去故鄉住到這脫郎斯華爾來以後這一家便一向留寓脫國直到如今倒把個異鄉當做故鄉了路易和瑪甘德一塊兒棲息在這脫國的國旗之下却也十分安樂他們的住宅是一所古廈恰在那特來根斯堡森林綠油油地的陰下風景幽雅如同仙境屋中的陳飾又非常華麗這也不在話下單說那路易特拉萊實是個表表人物爲人又勇敢又豪俠有學問有道德不比是尋常的脫郎斯華爾人所以國中的社會上都說他有做第二任總統的希望大家狠推重他他自然非常得意暗中也懷着這做第二任總統的希望不想平地一聲雷那現任的總統格路苟和副總統利士忽地裏把他們一對多情夫婦的好夢打斷把他的希望割絕要是路易做了總統便萬不致於起戰雲也斷沒有流血之局所以這一回英脫之戰那罪魁戎首實是格路苟和利士呢

十年以前路易在堪泊鎮和瑪甘德茜雪格邂逅那時瑪甘德還只十七八歲出落得如花如玉娟媚絕倫他原是個英國人還剛從英倫到來路易一見了他傾動得了不得瑪甘德見了路易也着了情絲情深一面便填就鴛鴦之譜結婚以後夫婦倆更你恩我愛情兒熱得像火一般枕邊細數團團夜委實沒有一天不並頭不道如今却有個影兒掩住他們的家庭幸福這影兒卽是那紅色

戰○旗○的○影○兒○

那○時○夫○婦○倆○沈○默○了○好○久○瑪○甘○德○纔○微○啓○香○櫻○悲○聲○說○道○路○易○你○。○。○你○想○怎○麼○樣○說○着○從○那○椅○兒○上○慢○慢○地○瀉○身○而○下○跪○在○他○丈○夫○身○邊○把○他○一○雙○纖○手○緊○緊○握○住○了○路○易○的○指○兒○抬○起○了○如○水○明○眸○注○在○路○易○英○爽○秀○逸○的○面○龐○上○路○易○却○木○然○不○動○嘴○兒○抵○着○好○似○一○塊○頑○鐵○目○光○也○定○着○不○動○一○會○兒○那○眼○子○裏○却○隱○約○有○了○淚○痕○猛○可○的○伸○出○兩○條○臂○兒○來○抱○住○了○他○老○婆○的○粉○頸○子○把○那○轆○首○貼○在○他○胸○懷○裏○悄○然○說○道○瑪○甘○德○吾○不○論○怎○樣○總○須○替○這○脫○郎○斯○華○爾○國○民○盡○些○子○力○助○着○弱○的○抵○禦○強○的○著○了○戰○衣○躍○馬○上○戰○場○和○英○國○人○決○一○死○戰○與○其○等○到○將○來○不○可○收○拾○脫○郎○斯○華○爾○江○山○破○碎○時○死○還○是○趁○着○這○當○兒○死○向○沙○場○免○得○給○人○家○恥○笑○了○瑪○甘○德○聽○了○這○幾○句○悲○壯○的○話○心○兒○一○酸○禁○不○住○掩○了○玉○靨○嚶○嚶○的○啜○泣○起○來○路○易○顛○着○聲○說○道○那○一○般○軍○人○中○吾○原○知○道○不○少○愛○國○男○兒○他○們○雖○是○恨○格○路○苟○和○利○士○輕○舉○妄○動○斷○送○脫○郎○斯○華○爾○然○而○如○今○戰○局○已○成○也○無○可○奈○何○爲○祖○國○分○上○自○然○拚○了○一○死○馳○驅○於○那○光○榮○的○國○旗○之○下○咧○瑪○甘○德○忙○道○只○你○們○可○有○戰○勝○的○希○望○麼○路○易○苦○笑○着○說○道○你○想○一○堵○軟○軟○的○鉛○牆○可○能○抵○得○住○大○海○中○拍○天○的○怒○濤○麼○瑪○甘○德○委○實○和○你○說○那○仁○慈○的○上○

帝倘不可憐見吾們到頭來這一片脫郎斯華爾國土怕要被英國人掃盪了乾淨沒有吾們的立足地呢瑪甘德一聽這話頓時發出一種斷腸也似的哭聲來哽咽道路易路易吾倘沒有了你怎能廁身世上過這淒涼寂寞的光陰若是你此去不幸戰死在沙場上吾也惟有一死罷了路易急道吾的甜心別說這傷心話即使吾一去不歸你還有克立司那孩子在着咧你爲了他必須放出勇氣排去悲觀好好兒的替吾留下這一條血脈總算不枉吾們做了十年的夫婦瑪甘德聽他丈夫說起了愛子那一顆心好似益發沈將下去這克立司三字進他兩耳時分明在他一杯黃連水中又加下了一服苦劑停了好一會纔悽悽惻惻的說道只你要知道克立司年兒雖小胆兒却大見你去怕也要跟着一塊兒去路易萬一他竟中了吾的話也向戰雲中去討生活如此你們父子倆日出時去怕吾捱不到日入時此身早不在這世界上了路易道算了算了你別兀是說這斷腸的話兒使人難堪吾決不許克立司跟着吾去快把心兒放寬些罷只吾却不得不行事兒一決裂便須上沙場去此刻你可有甚麼話兒囑咐吾沒有瑪甘德拭着淚珠兒朗朗的說道路易吾的愛人瑣瑣屑屑的話也不必去說他只有句話却不得不說可是吾是個英國女子生於英國長於英國吾的父吾的母和吾的列祖列宗也都是英國人吾瞧吾的祖國自然比吾的生死還重吾生

平所愛的除了你以外便是這祖國然而祖國或有一天需吾吾也須在你和祖國之間權個輕重定個向背或者把一片愛你的心移去愛國也說不定但是你千萬別恨吾別怨吾若然吾們倆一別千古永無再見之期你也千萬別在暗中唾罵吾的名兒說吾沒良心并且吾還要你當着吾承認你是永永愛吾的路易聽了立時展開兩臂抱住了他老婆的玉體把檀口就着他櫻唇一連親了好幾下一顆顆的淚珠不知不覺的從眼眶裏跳將出來兩頰都濕濕的滿了淚痕沈着聲說道瑪甘德吾這心坎裏無限的愛情幾乎全個兒都給了你了任是你把吾賣給你祖國斷絕吾的希望打破吾的好夢毀壞吾的軀殼靈魂把吾祖國的山河經英國人蹂躪踐踏只吾終愛着你吾的情永不會磨滅不過吾很望這一天惡雲不久便捲盡吾們夫婦間永沒有這一日呢

(11)

一天那孩子蹉蹉跳跳的奔入花園向瑪甘德道阿母孩兒爲甚麼不能像阿父般上戰場去和英國人戰鬪瑪甘德回過那雪白的玉顏來橫波中現着失驚之色忙說道克立司別胡說你怎麼也想棄吾而去可憐見吾如今單有一個你了你阿父出去的時候你會答應他留在家中伴吾照顧吾這話兒難道忘了不成克立司道但是孩兒定要去的那菲蘭克范特別爾漢司梅葉和旁的一

百○多○個○孩○子○年○紀○都○和○吾○相○等○也○一○個○個○準○備○出○戰○那○羅○加○范○泊○林○塞○曾○和○吾○說○那○些○英○國○人○不○是○個○路○數○實○是○來○盜○竊○吾○們○國○土○的○吾○們○合○該○驅○逐○他○們○出○去○瑪○甘○德○厲○聲○道○羅○加○范○泊○林○塞○是○個○小○人○你○別○聽○他○的○胡○言○以○後○吾○也○不○許○你○和○他○講○話○克○立○司○你○可○聽○得○麼○那○孩○子○默○然○不○語○面○色○却○非○常○堅○決○正○和○他○父○親○一○個○樣○兒○瑪○甘○德○斗○的○走○將○過○去○把○那○一○雙○柔○荑○捧○住○了○他○的○臉○望○着○他○星○眸○中○含○着○無○限○的○愛○子○之○情○一○壁○又○說○道○克○立○司○你○爲○甚○麼○這○樣○恨○英○國○人○要○知○你○父○親○出○去○戰○並○不○是○爲○了○恨○他○們○只○爲○了○要○盡○他○做○脫○郎○斯○華○爾○國○民○的○義○務○克○立○司○仍○沈○默○無○語○一○百○個○不○開○口○瑪○甘○德○又○低○聲○說○道○克○立○司○吾○是○個○英○國○的○婦○人○克○立○司○慢○吞○吞○地○點○着○頭○答○道○阿○母○孩○兒○原○知○道○然○而○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瑪○甘○德○道○克○立○司○委○實○說○吾○做○了○英○國○的○人○自○己○往○往○覺○得○很○得○意○可○是○這○一○輪○紅○日○之○下○最○有○趣○是○做○英○國○人○克○立○司○緋○紅○着○臉○問○道○阿○母○你○這○意○見○阿○父○可○知○道○麼○瑪○甘○德○道○他○一○向○知○道○的○吾○的○兒○現○在○吾○雖○是○這○麼○說○只○並○不○要○你○做○英○國○人○也○並○不○是○喚○你○反○對○脫○郎○斯○華○爾○克○立○司○脫○口○嚷○道○吾○與○其○反○對○脫○郎○斯○華○爾○還○是○死○了○乾○淨○瑪○甘○德○雙○眸○噙○着○淚○悲○聲○說○道○如○今○爲○娘○的○並○沒○別○條○心○只○求○你○好○好○兒○留○在○家○裏○伴○吾○的○寂○寞○吾○見○了○你○便○好○似○見○你○的○父○親○呀○克○立○司○你○須○得○記○着○當○時○答○應○你○父○親○的○話○兒○你○不○是○說○保○護○吾○照○顧○吾○靜○候○父○親○回○來○麼○呀○吾○的○兒

！吾的兒！到頭來克立司畢竟被他母親制勝了。舉起了兩條臂兒，抱住他頭頸，朗聲呼道：「阿母，請你恕了孩兒。孩兒總不忘以前答應阿父的話。阿母在這裏，孩兒斷不離此而去。往後吾們不必再提起這戰爭的事。孩兒爲了阿母，也不再恨那英國人。這時瑪甘德的盈盈秋波中，忽地放出一道道的奇光芳心裏，似乎又快樂起來。目送克立司吹着唇，像小鹿般向一條小徑上跑去。一壁瞧着一壁，點着頭，想那背影很像他老子呢。」

兩月以前，瑪甘德送他丈夫從軍去。心中何等的悲痛。把別時他立在門前，把那兩道含着淚痕的眼波，瞧路易跨着馬，向那紅色的高原馳去。漸漸兒趕上一條小徑，他的背影兒也漸縮漸小。一會已在那淺藍色的霧外，一會已在那山深處紅紅的斜陽中。身上的衣服和騎着的馬兒，好似掉在一隻紅色染缸裏，都染成了深紅之色。再停了一會，連這隱隱約約的紅影兒也化爲烏有。宛像好夢中的安琪兒，倏的一瞥而逝，留下一片甜甜蜜蜜、糊糊的夢痕給他。以後深閨思遠，百無聊賴，時細細咀嚼。

瑪甘德平日間最恨一個人，卽是那范泊林塞。這范泊林塞是他們的鄰人，原籍荷蘭，移居脫國，臉兒出落得很清秀，好算得美少年。只可惜他的品行太卑下，所以路易也待他落落不甚推重。原來

他生平喜歡漁色人家稍有恣色的婦女幾乎個個看得上眼最傾倒的却是那隔壁嫂子瑪甘德特拉萊這片面的愛情差不多已達到了狂熱的境界他一見了那如花之面不但垂涎三尺直要垂涎六尺暗中還時時刻刻在那裏禱天求上帝使路易那厮早些兒死他便能安穩享受這一份無價之寶希世之珍的遺產如今戰事一起路易荷戈從軍他自然心花怒開得意得無可無不可一心兒只望路易戰死在沙場上他即能奪得錦標歸但是瑪甘德心中也在那裏納罕想戰雲起後這裏十個男子足足有五雙去從軍那羅加范泊林塞却厮守着不去到底是甚麼意思呢且說瑪甘德勸他兒子別去從軍的那天晚上忽聽得英國大軍的一支隊將次入村經過他們的屋子瑪甘德一寸芳心禁不住突突的亂跳飛一般奔進臥室打開了箱子從箱底裏掏出一面綢製的英國國旗來瑪甘德一見了祖國的國徽賽如見了親人不覺潸然淚下接着把櫻桃小口湊將上去親了幾下一口氣趕到外邊張在窗外的一根竿兒上瞧着他獵獵風翻陶然自得直要脫口喊起大英國萬歲來

這當兒克立司可巧不在家裏瑪甘德便想等英國軍隊來時揮旗歡迎供給軍人們飲食表他一些兒愛國的微意過了約摸一點鐘光景果然有一小隊的英國兵到來從那高原上疾馳而下只

爲奔波了好久。都現着疲乏的樣子。那領隊的是一個少年中尉。騎着馬兒。生龍活虎似的。自饒有軍人風概。那時他見了瑪甘德。挂在窗前的英國旗。便向他手下的軍人們舉手遙指着。又歡呼了幾聲。於是追風逐電般的趕來。不道剛到那屋子十步以外。瑪甘德猛聽得毛瑟槍聲。砰然四起。又見卷卷的白煙從近邊一所小屋牆上的槍眼裏透將出來。白煙散處。軍隊中早倒下了十來個人。接着又聽得槍聲一響。那少年中尉斗的在馬鞍上晃了一晃。也倒栽下來。恰橫在這十來個屍骸中間。其餘活着的不敢再上前忙向一原路上奔去。預備停會兒來復仇。

瑪甘德見出了這事。吃驚不小。那一縷芳魂似乎已飛上半天。匆匆忙忙的奔出屋子去。瞧那幾個受傷的兵士。正在這時。忽見他兒子克立司羅加范泊林塞和旁的三十個脫國兵。一個個從那小屋中出來。沒命似的趕上高原。鼠竄而去。瑪甘德見自己兒子也在他們中間。闖了這一場彌天大禍。心兒裏好不悲痛。然而也已無可奈何。五分鐘後。有一大營的槍騎兵。從四下裏衝殺進。却見瑪甘德已暈倒在那中尉的遺骸旁邊。那領首的參將向四面瞧了一瞧。啓口說道。這別是敵人定着的詭計。把那國旗做餌。引吾們上他的鈎兒。莽脫高末來。快把你隊中的兒郎們分散開來。去追捕那些萬惡的殺人賊哈萊德。快吩咐你隊中的兒郎們下馬。一把火把那屋子燒成一片白地。吾

們○放○些○兒○辣○手○段○出○來○切○實○教○脫○國○人○一○首○功○課○要○他○們○理○會○吾○們○大○英○國○的○軍○人○不○是○好○惹○的○只○這○婦○人○煞○是○蹊○蹊○不○知○道○這○一○回○的○事○有○他○的○分○兒○沒○有○瞧○他○的○樣○兒○多○分○是○吾○們○英○國○人○很○不○像○生○長○脫○國○的○只○吾○們○此○刻○也○別○去○管○他○威○爾○生○你○好○好○兒○把○他○躺○在○樹○陰○下○吾○們○姑○且○昇○了○那○些○死○傷○的○伙○伴○回○去○往○後○再○和○那○些○天○殺○的○脫○國○狗○算○賬○罷○停○了○好○久○瑪○甘○德○方○纔○蘇○醒○回○來○只○覺○此○身○正○在○一○帶○碧○沈○沈○的○樹○陰○下○邊○四○下○裏○早○已○半○個○人○影○兒○都○沒○有○抬○頭○一○望○却○見○他○家○的○古○廈○已○化○做○一○片○紅○光○兀○是○向○那○明○星○燦○爛○的○半○天○上○烘○去○

(三)

天○兒○亮○時○可○憐○這○特○拉○萊○家○的○屋○子○已○變○做○了○瓦○爍○之○場○財○產○物○事○都○付○諸○一○炬○化○為○烏○有○只○剩○那○面○英○國○的○國○旗○沒○有○落○了○劫○數○原○來○那○窗○外○的○旂○竿○一○着○了○火○便○燒○做○兩○截○恰○被○一○陣○風○兒○吹○了○開○去○所○以○單○有○這○面○旗○却○並○沒○燒○掉○安○然○無○恙○此○刻○正○橫○在○地○上○微○風○飄○動○着○瞧○那○瓦○爍○場○上○白○煙○還○好○似○一○根○根○的○石○柱○不○住○的○騰○向○天○空○中○却○有○一○隻○挺○大○的○鷹○展○開○了○兩○翅○定○着○不○動○似○乎○在○那○裏○瞧○下○邊○可○會○替○他○預○備○晨○餐○供○他○一○飽○的○一○般○當○下○瑪○甘○德○掙○扎○着○立○起○身○來○過○去○取○了○那○面○劫○餘○的○國○旗○在○他○家○遺○址○的○四○邊○兜○了○個○圈○子○神○志○惘○惘○彷彿○在○睡○夢○之○中○一○望○那○左○近○的○小○屋○却○也○

沒有着火。依舊在着進去。瞧時。單見他兒子克立司的帽兒。掉在一個槍眼的旁邊。帽兒四面又散着許多毛瑟槍的彈藥筒。不計其數。瑪甘德瞧了。不覺微微歎息。沒精打采的走將出來。不想雙足還沒跨出門眼。却一眼瞥見地上掉着一封信。這信是脫軍中一個統領寄給范泊林塞的信。上寫的是脫軍攻襲萊台施密司的計策。昨夜夜中英國兵到時。范泊林塞正瞧着這封信。脫逃時手忙脚亂。無意中就捺在地下。這時瑪甘德便不慌不忙的拾了起來。撐着那一雙淚眼。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只見上邊寫着道：『司令官路易特拉萊實不媿爲並世無兩之英雄人。足以光吾脫郎斯華爾。卽其一般軍人亦都勇敢可恃。今茲渠已決一良策。將以奇兵一旅攻襲萊台施密司。萊台施密司一下。則荷蘭岬且唾手而得。故渠弗論成敗。決意一試。如能成功。卽可救脫郎斯華爾於危亡。而彼克郎奇城亦且如籠中之鼠。墜入吾手。他日者功成歸來。必能繼格路苟而爲吾大共和國之大總統。以造福於吾國民也。』瑪甘德讀了幾遍。煞是快意。想這一封信簡直是無價之寶。英國的成敗都靠在上邊。可是吾丈夫原具着大將的才調。很能出奇制勝。要是竟照了這信中的話兒去攻襲萊台施密司。他肚子裏不少巧計。定能得手。只吾倘去警告了本國統將萊特佛蒲勒勳爵。一有防備。萊台施密司卽能保全。斷不致進脫人的手。不過吾丈夫花團錦簇的前途。可就被吾生生斷

送○或○者○還○要○犧○牲○他○的○性○命○也○正○難○說○然○而○吾○倘○瞧○丈○夫○分○上○不○去○報○告○對○於○祖○國○一○方○面○又○似○乎○過○不○去○想○來○想○去○終○沒○有○萬○全○之○計○那○『○愛○丈○夫○呢○？○愛○祖○國○呢○？○』○一○個○念○頭○兀○在○他○粉○肌○中○兔○起○鴨○落○翻○了○好○幾○十○個○筋○斗○

當○下○他○躺○在○一○叢○含○羞○花○的○陰○下○想○了○好○一○會○幕○地○裏○却○見○上○邊○那○隻○定○着○不○動○的○鷹○打○了○個○旋○兒○撲○嗞○嗞○的○飛○了○開○去○瑪○甘○德○原○是○個○很○乖○覺○的○人○知○道○有○人○來○了○立○時○伏○在○地○上○抬○起○了○頭○兒○遠○遠○望○去○果○然○見○一○個○人○影○兒○從○高○邱○上○徐○徐○而○下○向○着○這○邊○走○來○一○會○兒○這○人○影○已○漸○放○漸○大○瞧○去○甚○是○分○明○那○人○千○不○是○萬○不○是○偏○偏○是○個○羅○加○范○泊○林○塞○瑪○甘○德○計○上○心○來○即○忙○溜○到○那○小○屋○子○旁○邊○從○地○上○拾○了○一○枝○手○槍○拔○脚○就○奔○向○着○小○山○趕○去○不○打○緊○這○一○奔○却○被○范○泊○林○塞○一○雙○銳○利○如○鷹○的○賊○眼○瞧○了○一○清○一○楚○也○就○飛○步○追○來○緊○緊○不○捨○瑪○甘○德○一○壁○像○驚○鴻○投○林○般○飛○跑○一○壁○只○是○氣○噓○噓○地○嬌○喘○着○那○知○跑○了○一○陣○早○被○范○泊○林○塞○追○到○便○立○停○了○脚○把○那○媚○媚○中○帶○英○爽○溫○柔○中○含○殺○氣○的○花○顏○向○着○范○泊○林○塞○范○泊○林○塞○除○了○帽○兒○微○笑○着○說○道○你○爲○甚○麼○見○了○我○好○似○見○了○鬼○一○溜○煙○的○逃○去○瑪○甘○德○道○你○爲○甚○麼○兀○的○跟○着○吾○一○步○也○不○放○鬆○范○泊○林○塞○道○只○爲○吾○的○一○封○信○掉○在○你○手○中○剛○纔○吾○在○遠○處○用○望○遠○鏡○望○着○親○見○你○走○進○那○小○屋○子○拾○那○信○夫○人○你○可○能○還○了○吾○麼○瑪○甘○德○只○把○他○

兩個春星也似的眼子釘住在范柏林塞臉兒上。抵着檀口兒一言不發。范柏林塞又道：快取出來。還了吾。難道等吾用武力不成。光陰可貴。寸寸都是黃金。吾可沒有這耐性兒。候你呢。呵。呵。瑪甘德吾已知道你的秘密了。你可不是要把這信獻於英軍。賣你丈夫麼。你這秘密已清清楚楚寫在你花嬌玉艷。滴粉搓酥的嫩白臉兒上。吾瞧去。直好似瞧一本頭號鉛字排成的書兒。一目了然。羅羅清晰。你也不用苦苦掩飾。吾也斷沒有這鐵石心腸。難爲你。可是好幾年前。吾早已愛上了你。從頭到脚。被情絲縛了幾百圍。任是你用了甚麼快刀利刃。休想割斷他。如今吾只問你。倘然路易特拉萊一死。你可肯輕轉芳心。向着吾和吾結一對天長地久。永遠美滿的鴛鴦侶。瑪甘德仍是不則一聲。石美人像似的亭亭立着。秋波中却已流露出無限憎惡之意。范柏林塞又涎皮涎臉的笑着說道：瑪甘德。委實和你說。你此刻已掉入吾的掌握。你要是不依吾。立刻帶你到泊利托利亞去。使千萬個脫國婦人都唾罵你。侮辱你。可是你不但賣丈夫。并且賣祖國。這罪惡簡直是上通於天。殺不可赦。他們盛怒之下。或者還要把你的身兒支解也說不定。你細細想一想。好不可怕。只吾一心愛你。怎忍做這煮鶴焚琴的勾當。你若肯嫁給吾。應允吾結婚。吾便取了那信兒。代你投英軍去。瑪甘德你聽着。吾爲了你。就是做英國的間諜也。二百四十個情願。這時瑪甘德那雙盈盈善睐的明眸已

彷彿變做惡魔野獸的眼兒直使人見了胆落接着咬着銀牙厲聲叱道萬惡的惡賊奴你野心勃勃可是要把吾丈夫置之死地麼吾愛子潔白如玉的心坎已受了你的毒你領着他挺而走險投入流血的旋渦你這萬惡的賊還敢妄想吾的身體把話兒侮辱吾手頭沒有鞭兒在着不然定鞭你個半死瞧你身上血飛肉舞呢范柏林塞聽了這幾句爽辣的話怒氣已鎮壓不住宛如火山爆裂時萬丈的火兒向上直冒露着那牙齒咆哮道好個不識好歹的東西這幾句就算報吾一片愛你的深情麼如此也好吾就取了那信去告知你丈夫說你要賣他瞧你怎麼樣說着電掣般伸出一條臂兒來攙住瑪甘德的纖腰瑪甘德出了搏獅全力竭力的撐拒一壁却把春葱悄悄地在手槍的機上扳了兩扳砰砰的響了兩響范柏林塞呻吟一聲放了臂兒就仆倒在地上魂兒早已出了竅了瑪甘德拋下手槍飛馳而去跑了一會回過頭來瞧時只見范柏林塞尸骸四邊已來了許多的鷹兀在那裏打旋子飛翔欲下瑪甘德玉軀不覺微微顫了一顫便提着羅裙匆匆前進。

(四)

『嘆瑪甘德！瑪甘德！』

「路易吾的夫如今吾來就你咧。」

夜色沈沈中瑪甘德到了土琪拉高邱上的脫軍壕溝中把那軟玉溫香的嬌軀投在他丈夫臂間玉顏上香汗淫淫櫻口中嬌喘細細那一陣陣如蘭之氣不住的吹在路易頰上路易苦笑着悲聲說道瑪甘德萬事都失敗了脫郎斯華爾從此怕沒有翻身之日前幾天吾定了個攻襲萊台施密司的計策預料定能成功那裏知道不但不得手反而一敗塗地可不是出人意表如今吾纔知道實是被奸人所賣所以有這結果這人也不是別人卽是那羅加范泊林塞瑪甘德把那橫波向四邊溜了一溜捧住了他丈夫的臉兒嚶嚶道你錯了賣你的並不是范泊林塞實是吾路易長歎了一聲垂着頭默默不語瑪甘德擎起了一雙藕臂抱住他的頸子像稚子戀母般偎貼在他胸懷裏曼聲說道路易你該恕吾當時吾不是和你說吾愛你也愛祖國然而祖國或有一天需吾吾也須在你和祖國之間權個輕重定個向背或者把一片愛你的心移去愛國也說不定這話兒你可還記得麼不道竟有這一天到來吾自己商量了好久總覺得祖國比夫婿爲重因此上斗胆犧牲你的前途替祖國出些子力此刻吾的職務已盡便趕來就你和你一塊兒生和你一塊兒死從此永不離你一步只吾很望和克立司一面死也瞑目呢路易緊緊摟住了瑪甘德親親熱熱的在他嬌

紅的朱唇上親了一下說道吾的甜心吾心坎兒裏單有一個你吾愛你的情比甚麼還深瑪甘德聽了這話知道他丈夫已恕了他了

東方已現出一片魚肚白色天漸漸兒破曉了脫軍已大敗不可收拾路易特拉萊早立下了決心若是一息尙存定要背城借一和英軍決一死戰除非死了完結末後猛見許多雪亮的刺刀在小山上閃閃出現英軍已長驅而來瑪甘德立在高邱上望着滿臉現着笑容他丈夫正在他右邊還竭力指揮他手下的殘軍往前抵敵十分勇敢不道猛可裏飛來一個彈丸恰中他的胸膛頓時跌到瑪甘德嬌呼一聲跳將過去半空中却又嗤的來了一個彈丸那一縷香魂便和他丈夫的英魂同歸天上可憐這一對愛國夫妻竟做了並命鴛鴦兩下裏却還裏張着臂兒抱持着微微含笑正在這當兒忽有『阿母！阿母』的聲緊接槍聲而起有一個孩子氣喘着沿了濠溝跑來一口氣跑到瑪甘德和路易特拉萊身邊就號啕大哭起來一會那一隊英國兵已走近只見那孩子正跪着蘋果之類一些兒血色也沒有黃金髮亂亂的披了一頭受着曉風飄拂他嘴裏聲聲亂嚷喚英國兵快快殺死他送他見阿父阿母去那些兵士們却只是笑着依舊長驅而進

滑稽小說
萬能醫生

德國克利姆原著

(小草)

有一農夫名阿蟹者終歲勤動日無暇晷顧所得錢幾不足以贍其家祖父所遺之田產半以鬻於人居恆鬱鬱不自聊一日以笨車駕二牛與薪入城售諸醫生之家得價二馬克售薪之家爲城中著名之醫日入無算紅樓高聳下凌衆屋閣以內彩磚鋪地絢爛眩人目瑯窗嚴潔無倫蒙以霧縠室中陳設光怪陸離栢林皇宮恐亦不是過屋外甬道平坦而光澤其上覆以綠蔭甬道之側闢爲廣場織草茸茸一碧如洗農夫見之艷羨無已時適醫生午膳牛肉之脯鱗魚之塊林檎之果以次遞進而醫生御異樣之餐衣張吻而孕頤農夫窺之饑涎欲滴意欲舍其素業而爲醫乃驟然而問曰如余不慧欲得如先生者而師之未識能造就否也醫生舉目凝視知爲售薪者且見其憨狀卽揶揄之曰以若之貌於醫爲適且以若之天縱資殊可不學而能若如有意頃刻間事耳農夫聞言大喜過望復曰先生不棄賜以齒芬敢請明教以開茅塞醫生故整其儀容鄭重而致詞曰若當購置(M.D.C.)書一冊書之首頁列有雄雞圖者是也若宜詳察無誤購書之後若再更製鮮衣數襲鎮日服之莊容坐室中如對大賓毋或稍怠以杜人輕蔑之漸於若所居室外張一巨幌書曰萬能醫生如是則行人見之均將于于而至而若之盛名不脛而走瞬息遍全國矣宮室之美旨甘之奉僕御之輝煌不難坐致若其圖之農夫聞言默識於心不敢稍有遺漏始則頻頷其首繼則

俯首至地致敬禮於醫生禮畢闐然退出醫生目笑之而農夫不知也農夫於歸途間尙咀囁醫生之言津津如有餘味迨至家依醫生之言拼擋一切行人見之咸相顧匿笑農夫處之泰然若無睹也時其地有一鉅富之翁所蓄之珍寶價不資翁藏之甚秘願日必一玩視玩視之頃珍惜萬狀雖刎頸之友亦不能一瞻手澤一日翁巡視秘藏之室鍵閉如故鑰而闢之室中所置珍寶之積依然無恙翁手撫積蓋蓋雖吻合而鍵已損壞急啓蓋凝視則積中已空珍寶盡失所在翁手戰神哈不禁愕然而驚僵立不知所爲良久乃離室而出奔赴警署訴失盜之由警長偕探員蒞視警長檢查窗戶探員則更上攀承塵下察地衣或緣梯而升或伏地而嗅兩目瞋視額汗滴滴如珠終不得一端倪警長曰是盜大有技能似當出沒於大都會中今乃寵賁是問殊咄咄怪事願是問荒僻素未知名一旦忽生巨案是問地名當禱傳於全國之報紙地以事傳不可不謂是問之幸言次自得之色盎然現於其面探員曰余以今日之所考察而得者合之學說比附之生平閱歷殊不相符合此盜之技能殊出常軌之外然以余之力終能勝此惡魔翁聞言逆料尙不致失望於心甚慰頃之警長偕探員揚長去久久乃寂無舉措翁始皇然翁之鄰人告翁曰昨日路經某村距是間當不過三昧見有一家門張巨幌書曰萬能醫生集而觀者如市道幾爲梗翁盍就詢之翁曰我乃被盜而非

病何需乎醫。鄰人笑曰：翁之所謂病者，其害在身；翁之所謂盜者，其害在社會。故盜也者，社會之病也。社會之病，萬能醫生必能治之。翁何疑焉？翁趨其言，即駕車往。既至，果如鄰人之言。乃下車啓扉而入。見室中一人面赭而足巨，御華美之長帔，憑几危坐，目不斜視，右手持杖，左手挾一錦襪，威儀凜然，不可犯。有似羅馬之教皇，翁大異之。進而與語，室中人曰：余萬能醫生也。翁奚來？翁詳述被盜情狀，並露就正意。萬能醫生曰：翁來……余往……余妻亦偕往……翁莫明其旨，驟不能答。萬能醫生復曰：往……翁亦應曰：往……萬能醫生乃偕其妻與富翁逕出，同乘翁車而去。既至道旁，觀者復闐然集於車之四圍，幾不得行。御者理韁，馬足始舉，觀者乃辟易奔避。尚有童子六七，追隨行車塵之後，車迅不能及，乃止。未幾，已至翁家。翁命設宴，請萬能醫生及萬能醫生之夫人就坐。坐次既定，萬能醫生置其杖於座側，置其錦襪於案上，而進膳。之僕雙手捧一巨盆，盆滿貯盛饌，熱氣蒸騰，異香四溢。萬能醫生喜不自勝，即扣其妻之肩而言曰：吾愛此其第一，彼意富翁之家珍，羞迭進自進。第一肴後常有無數之美味，繼續而來，以饜我口腹，當爲之按肴紀數，俾沒齒不忘其盛也。而此進膳之僕聽之，乃大驚異，以爲彼之所謂此其第一者，不指肴而指賊。蓋此僕確爲竊主人珍寶之造意者，不意竟爲所中心脈搏動，志忑不寧，出謂其伙伴曰：醫生誠萬能，即我輩竊盜事，彼亦知。

之甚。彼曾指我而約言之曰：此其第一。我輩之禍，恐不遠矣。二次之肴，當由汝進。我懼，甚不敢面。彼矣。一僕曰：彼何知哉！爾毋過慮。若是諒，彼決不知我之曾參預也。我決往而彼乃捧魚而進。萬能醫生見肴之續至也，復扣其妻之肩曰：吾愛此。第二次進膳之僕聽之，覺此萬能醫生所發柔和之音，吐恍如巨雷，面色驟變，齒振振有聲，卽惶遽而出，亦告其伙伴曰：醫生萬能，信然。我亦不敢復進矣。乃易第三人進，迨出則不復語人，但擣舌久久不能下。第四僕搖首曰：怯哉！我友何彼竟若是之神。我將有以試之。時當進以巨螯之蟹，盆上蒙以他物。曰：彼若萬能，必有術以處此。乃捧之而入。入時萬能醫生熟視之，竟不辨爲何物，且以翁爲戲。已乃仰天而嘆曰：欺余……蟹……欺余……蟹……蟹。彼乃自舉其名而第四僕聽之，則以爲中而驚其神，不禁應之曰：然……然……萬能醫生誤以爲翁真戲，已勃然而怒，雙眸炯如直射，僕面僕勉強置盆桌上，疾退室外，以手拭其額上之汗曰：殆哉！我友衆僕聚議曰：事泄矣，可奈何？盍邀其出而面懇之，語未已而萬能醫生已赫然見於前。蓋欲搜而離膳室也。斯時衆僕駭詫不以爲醫而爲巫，乃各吐實言。主人珍寶實僕等所共竊。先生神人僕等知罪矣，願詳告勿隱。但求勿明語。主人僕等自新之年，皆出先生之賜。萬能醫生頷之。衆僕乃引之竊贖之地。萬能醫生復頷之，卽返身入室，仍坐原處。伴謂主人曰：翁……此事……余當開

卷。覬。之。萬。能。醫。生。之。坐。後。適。爲。屏。風。卓。立。處。第。五。僕。潛。隱。於。其。中。防。萬。能。醫。生。之。發。其。覆。也。萬。能。醫。生。端。坐。椅。中。開。錦。袱。取（a, b, c）之。書。置。之。手。中。翻。尋。雄。雞。之。圖。屢。索。不。得。良。久。乃。得。之。目。注。圖。中。右。手。取。座。側。之。杖。持。其。柄。而。搖。之。杖。端。適。觸。屏。風。喃喃。曰。爾。既。在。內。索。之。必。得。萬。能。醫。生。之。言。謂。書。中。雄。雞。圖。也。而。屏。後。之。僕。聽。之。以。爲。已。覬。其。隱。乃。伺。隙。而。遁。萬。能。醫。生。謂。主。人。曰。珍。寶。之。所。在。於。書。中。檢。得。之。矣。乃。引。翁。至。贖。所。翁。檢。之。不。遺。一。物。然。萬。能。醫。生。終。不。言。盜。之。爲。誰。翁。既。得。故。物。仍。藏。之。秘。處。亦。不。復。究。盜。之。爲。誰。且。深。佩。萬。能。醫。生。之。奇。術。厚。酬。之。而。衆。僕。亦。感。其。隱。惡。之。惠。交。譽。不。置。至。此。萬。能。醫。生。乃。偕。其。夫。人。乘。車。而。回。自。是。以。旋。萬。能。醫。生。之。名。日。著。向。之。求。治。於。城。中。最。著。名。之。醫。者。咸。改。途。而。向。萬。能。醫。生。城。醫。之。門。幾。可。羅。雀。二。十。年。後。誰。復。知。赫。赫。之。萬。能。醫。生。卽。昔。日。鬱。鬱。不。自。聊。之。阿。蟹。

戰事
小說

聖安東尼之牧師

（常覺）

黃昏已過。萬籟俱寂。忽聞蹄聲。得得向一小村落而來。繼以發令聲。與夫人勒馬。纏聲聲至。雜遝時則一輪皓月。爲浮雲所翳。黯淡無光。若不忍見此慘境者。少頃。此大隊人馬。已簇擁於教堂前之一片廣場上。中有一人。從鞍上一躍下。疾趨至與教堂毗連之一屋。及門拳擊足。踢口中。復連呼啓門。

啓門狀至忽過一分鐘後即見樓窗上之燈光徐徐移動霎時門乃呀然闢則有一人御黑色教師長袍手一燈挺然而出其人身格頗長而團圓目閃閃有光嚴肅中露和靄氣於時敲門者方植立弗動身穿咖開 (Khaki 英國陸軍制服) 制服狀殊赳赳牧師識爲軍人乃掬其笑容曰麥歇晚安君爲英吉利人予甚歡迎軍官亦謙詞謝之即問曰今者此間市長何往君能告予乎牧師對曰麥歇市長已遁矣軍官曰遁乎然則請君宣告此間居民早爲遷徙因一小時內彼日耳曼人行來攻也牧師曰麥歇吾傳教區內之居民早已遁避今留此者止予一人耳軍官曰然則敵人已至此乎牧師不對但曰麥歇觀此情景當知之也軍官驚駭舉目四視則教堂四周茅屋之頂盡已陷落望之若一片焦土而燼餘之焦氣與夫陳死人之血肉臭味則與空氣相混合刺人鼻觀欲嘔軍官歎息曰噫敵人又施其慣技矣吾乃不得不爲此間居民弔更不得不請君早自爲計君知此間實非戰鬥員之樂土乎牧師毅然答曰麥歇吾教堂非仍高聳無恙乎吾傳教區內之居民今雖暫避他日非即欲歸者乎則吾又安能遽離此哉語次凜凜之氣溢於言表軍官爲之動容頃之軍官乃曰牧師吾今忠告君矣或從或違是在君耳牧師不語軍官復曰敵人曾於何時至此乎曰今晨牧師語次伸其指指示軍官曰約有五十賀蘭人從彼而來旋即向原路去噫麥歇亦知此五十賀蘭

人之所爲乎。焚燒劫掠。無所不爲。其殘酷。直非吾言所能形容。噫。麥歇。又不止此也。然而吾又不忍言矣。夫教堂聖地也。彼竟牽馬以入。侮辱神像。至矣極矣。蔑以加矣。麥歇。彼乃惡魔。惡魔。吾知上帝亦不赦此惡魔也。牧師言時。身搖搖不定。似有餘慄。繼復鼓勇言曰。麥歇。彼等所爲。直慘無人道。唯愿吾勇敢之英吉利人。早日殄滅之耳。言時。又聞車輪鹿鹿自遠而至。既近。則一英吉利式高廣紅漆之汽車也。車沿有英文表識。車之上下。滿坐步兵。其後復有同式之汽車數輛。銜尾而至。既至。廣場上。戛然止。馬隊爲之衝散。步兵乃紛紛下車。厥狀直類學生之旅。行口中。復作歡呼聲。車則仍向原路去。此時。廣場上。步兵無數。悉向教堂而立。列爲長行。各隊長咸立隊前。無何。隊長發令。兵各各報數。滿場譁然。並起報已。遂寂。軍官又發令。向村庄進發。於是蹄聲。得得。鈴聲。琅琅。風捲雲馳。不一時。杳然無踪。蓋馬隊已先步隊行去矣。牧師視狀。目睜睜不已。旋卽發爲羨慕之聲。曰。隊伍整肅。精神飽滿。佳哉。此少年軍人也。語畢。又旋其身。謂軍官曰。麥歇。君知此輩能滅上帝之仇敵乎。軍官曰。然。惟盡其能力耳。語至此。軍官乃問牧師。以取水處。牧師欣然曰。是誠願領君往者。去未幾。復回。軍官又詢曰。吾軍馬料將盡。君能爲吾謀乎。牧師曰。麥歇。此則不能。應命彼日耳曼人足跡所至。有用者盡掠去。無用者悉付一炬。職是之故。合村乃無一片之麵包。一束之草。噫。若止此者。亦

已矣。語次牧師魁偉之軀不禁戰慄而動曰吾幾欲質問上帝世界之上何必產此惡魔。一小時後曙色蒼茫村前小山之巔已微露白光二人仍款款而談牧師復爲隊長絮絮述被兵情形暨村民避難時慘狀天末之光與彼之談話遂亦同時並進於時全村地勢已隱約可見中貫一長街教堂適當街端由街而行直抵一小河有橋架其上矮屋數椽臨兩岸而築適爲此河之屏障屋壁鑿有小孔灰乃剝落有穿咖開之數軍士方於街頭橫掘戰壕去此不遠已掘成同式之戰壕一壕畔疊爲土堞壕內藏麥克沁機關槍二枝矮屋之中滿屯軍隊軍人方於簷際窗前佈置障礙物狀甚忙碌以備抵禦敵人之用也教堂之頂高懸紅十字旗隨風飄舞蓋牧師已改教堂爲醫院矣河之對面有黝黯之小山一行田畎縱橫悉劃成方罫式絕無籬笆等物爲之範圍圍長方目注此山忽聞汽車鳴聲自遠而至蓋軍中報告消息於團長者也車抵第一重戰壕卽止斯時山上寂無聲息而測測之聲忽起自天半營長急放下其雙筒望遠鏡語團長曰吾思此必日耳曼之飛機也團長曰然此無可疑者無何飛機之旗幟隱隱可見矣營長雙手舉來福槍過頂忽起忽落團長則命各軍士妥爲設備靜俟命令勿得妄動部下唯唯應命團長復曰果需我者吾在教堂相近也又轉身語牧師曰君與予同處可乎牧師曰可二人遂先後行方及戰壕忽來震天之巨聲霎時

又有一聲繼之。牧師驚慄。團長笑曰：毋駭。此吾軍之炮。方向山後發也。無何炮聲復隆隆。不絕。牧師迴身視之。則見兵隊自黝黯之山下疾向村庄而去。騎隊則散布於村內外。團長曰：君所居之樓。其窗可瞭遠乎？牧師曰：可。於是牧師遂導團長登樓。甫及半梯。霹靂之巨聲又作。按於樓梯之手。遂乃震動不已。其屋亦岌岌欲墜。牧師面色雖和。鶴而雙眸則已露驚懼之色。卽問軍官曰：麥歇。此殆戰事開始乎？團長曰：牧師得毋恐乎？牧師笑曰：吾父亦軍人。身經戰場。殺死日耳曼人。無算。吾生四十年矣。此勇敢之遺傳。性迄弗能離去。牧師言此。本欲掩其懼怯之態。然迄不能掩。旣登樓。團長卽曰：此窗佳哉。時副官參隨亦先後登樓。團長移一椅至窗前。坐出望遠鏡視之。則對面之山寂然。無生氣。惟聞山後頻作爆裂之聲而已。牧師急隨之。而望則見壕中軍士殊好整。以暇若無所事事。二三軍士正在修理槍械。態至從容。復有一將校口銜烟捲。指揮二軍士。啓其子彈之箱。除此則村中寂無一人。第聞炮聲隆隆。如巨霆。黑烟迷漫。直類大霧。灰塵隨風飛舞。碎瓦片片墜街上。幾滿崇樓傑閣。悉飛入雲霄。而爲一團濃煙所包裹。室中什物悉叮噹作奇响。俄而右側之炮聲亦隨之以起。轟轟烈烈。响乃震天。有如廠中之鍋爐。爲無數大鐵椎所搥擊。牧師急以兩指塞耳孔。團長則木然不覺。時作傻笑。如彌勒蓋已受震失聰矣。然仍出望遠鏡頻頻窺視。斯時山中尙寂無聲息。少須左側

之炮忽寂。副官曰：彼殆變易其方向乎？復指日耳曼之飛機曰：手臂相應，操縱自如，技佳哉！副官言時，態度至爲從容。如骨董家之賞鑒骨董，然團長曰：佳誠佳矣，惜乎太過耳。半晌，右側之炮亦止聲。遂寂。牧師以爲息戰矣，詎知爲時未久。震天之巨聲突作，瞥見子彈落於村中者，紛如雨霰。房屋頃刻着火，悉爲烟霧所捲起。牧師見此慘狀，心胆欲碎，惟求炸及此屋，早登天府。屋中人亦知末日將至，萬無倖免之理。然團長與副官之態度仍從容，不迫手持望遠鏡，注視弗已。斯時也，山上已稍稍活動矣。團長乃語參隨曰：汝趣告脫洛營長，敵人將從白屋右側之缺口衝入矣。參隨出室，梯未及下，槍聲砰然大作。牧師急趨至窗前，副官以望遠鏡假之曰：敵人矣。牧師點首曰：吾見白屋之右側方蠕蠕動也。特其軍服與土色相若，乃不易清晰耳。旣而又曰：敵人下山矣，紛紛四散矣。維時槍聲續續不斷。牧師仍目不轉瞬，少頃則蠕蠕動者仆仆者死矣。牧師面乃驟白，有如紙灰。團長曰：君殆不樂見此乎？牧師笑而指其胸曰：否，團長祇爲此耳。噫，吾亦願從軍殺。旣而曰：此吾遺傳性也。烏能棄去？但願上帝恕予。蓋其時敵入方蜂擁下山，陡遇一絕地，大樹森然，當於路，敵人出，不意至此均觸樹而仆，頭破血流，死然死者雖死下山者仍接續不斷。霎時間屍如山積。牧師觀狀，心房跳躍不已，亟迴首向戰壕而視，則壕中之軍士方續續發銃，狀類練習打靶，濃烟團團如墨，盤旋。

於頂上弗散而前後左右槍聲復纍纍如貫珠團長低聲自語曰但願吾軍不失戰鬥力耳此時敵人四散團長屈指曰十分鐘內敵人當抵此村庄矣言時驚天動地之炮聲復作彈密如雨敵人紛紛仆地死遂止而不進三分鐘後斗見白煙如霧敵炮中之榴霰彈遂如飛蝗之集轟然之聲並起天崩地塌震耳欲聾而日耳曼之飛機又迴旋飛翔於此村庄之上軍士亦吶喊前進狀如怒獅牧師見之心房又大震驚見敵人一隊將踰橋而過戰壕中之軍士向之瞄准發銃敵人紛紛倒地死復有一隊伏地發銃還擊時則他處未見動靜僅彼處之槍炮聲續續不息全村紅如着火光燭天半敵人方向橋衝入再接再厲未幾白煙繚繞遂不復能見

牧師正在觀戰忽覺有人牽其長袍迴身視之則室中之人皆相繼下樓去蓋舉室已爲濃煙所罩赤烟熊熊然延及欄柱臭惡之焦味直撲鼻觀入牧師見狀知不可留遂亟隨諸人下樓出至街頭則空氣與濃霧互相混合呼吸幾於不續側耳以聽惟聞哭泣聲嗚采聲歡呼聲爆炸聲聲聲相和而爲炮彈陷成之穴殆遍全村俄而轟然一聲教堂之牆壁亦頽然倒矣無何大隊棕色制服之軍士疾馳而至牧師隨衆擁擠絲毫不得自主軍士則呼嘯不已如野獸之怒吼復飛舞其手中之槍刺白光閃閃耀眼生輝一剎卽頃牧師乃爲軍士擠至路側窘極則撩其長袍而爲疾奔軍士咸向

火屋趨熱氣蒸騰灼膚欲痛牧師既無槍械復御累墜之長袍跬步弗能自由心欲速而足不達然其遺傳之勇氣至是遂爲激動不可遏止乃隨英吉利軍士衝入敵陣霎時敵人排槍之聲又作前敵之軍士悉應聲倒牧師亦爲其一迨甦醒則覺此身乃仆落於機關槍之壕中而機關槍已不復發蓋開銃之軍士已橫陳於槍畔享其長眠之福矣牧師於是蠕蠕而行越過土堞街上之兩軍方相搏而爲惡戰子彈亂飛槍刺競舞前敵受創而退牧師又爲所擁忽前忽後此時乃有一奇詫之事觸於牧師之眼簾蓋軍士一人方挾一孩提而遁牧師不解以爲此孩提者必棄於茅屋之中遂爲軍士所獲今乃挾以遁也牧師欲追之一究其故然一日耳曼之軍士已追躡其後牧師大駭狂呼而奔則又一健碩之日耳曼人植立其前出刺刀向之牧師更狂呼與之相搏卒奪得其刺刀殺之牧師且呼且奔追及手抱孩提之軍士則已棄其槍械而爲一日耳曼人所窘牧師復拔刃殺之英軍得救而牧師則已有一槍一刀矣牧師之軀幹本肥碩面爲烟燄薰灼深黑如漆手執槍械隨處亂舞絕類發狂復加以累墜之長袍狀乃似野人刀刺所及日耳曼人無一倖免者久之久之牧師氣力已盡衆寡又殊遂被逼而抵於牆之一隅日耳曼人見之各實彈於槍將送牧師歸天國牧師亦束手待斃絕無抵抗能力詎槍未及發忽來呼聲一陣日耳曼人大駭各踉蹌遁蓋英軍至矣

牧師遂得脫於時。團長之臂方受槍創部下爲之裹扎。團長忽憶及牧師因問副官曰汝知牧師何如矣。副官曰牧師乎適者方隨吾軍充前敵其勇氣足抵數萬惡魔特恐終不免爲敵人所殺耳。團長笑曰聖安東尼之老牧師真奇人也其人至堪發矇今乃死乎此老亦可惜哉語次緊蹙其眉出捲烟匣則烟已告罄因向副官曰愛迪生汝有雪茄乎吾軍此次受創甚汝且召集殘卒檢點人數以爲下次攻擊之預備語已遂大踏步出方抵教堂所在則大詫蓋教堂已成焦土而有一孩提坐於碎瓦堆上一言不發奇之趨而前則一黑衣之人方踞於石子上喃喃祈禱神壇已毀矣尙隱露出一角諦視有頃始恍然大悟黑衣者非他卽老牧師也團長遂越碎瓦之堆趨至牧師前曰老牧師乎吾初以君已陣亡今幸生存予心欣慰之至復見其一刀一槍曰君竟獲得戰利品乎牧師聞團長語雙眸之淚直迸而出曰君毋傷吾心吾因遺傳性不能棄去此等事非予輩牧師所應爲吾知上帝決不恕吾罪矣團長復詢以呆坐之孩提牧師曰團長此孩提卽貴軍勇敢之軍士……牧師語未畢突來一頭面烏黑衣履垢污之兵士向團長曰團長恕吾吾與此孩提之生命俱爲牧師所救牧師實英雄也時則牧師仍踞於神壇之側唇微動口中不知作何語第隱約聞其聲曰上帝恕吾……上帝恕吾……大佐亦揮淚不止

小 說 德 間 諜 與 美 記 者

三〇
梅 劍 嘯
郎

距法國海軍大閱之前二日美國新聞記者愛德華季斯驅車至法之邱堡投身於一樸陋冷落之旅館中此旅館之地位適當城之中心與有名之馬林醫院遙遙相對而船埠之砲聲亦隆隆可聞得以藉知本日郵船入口之多寡顧旅館之前車馬殊冷落行人寥寂絕無肩摩轂擊甚囂塵上之時路既清淨空氣乃亦較他處爲潔而室後又有薔薇之圃每當花時紅白相間艷麗如織錦芳芬撲鼻令人目眩心醉小小一圃實具別有天地之致季斯於二年前初次入境時曾經幾多之審察始決然投其囊橐於此館每日晨起必進餐於薔薇之圃一若此滿園馥郁可代乳油和麵包也者旅館經理人自立脫又能博客歡於季斯尤相得故季斯於此次負特別訪員之職驅車來此實係舊地重游不假思索卽翩然來此恍如故燕之歸巢翼日晨起循其舊例往薔薇之圃以待晨餐然時當季夏雖旭日光華普照大千世界受其惠者莫不精神奮發愈增美麗而此衰敗之薔薇業已勢成弩末雖受此無上力之振拔兀未能重張艷幟以答此佳客之惠臨故此時之薔薇圃在季斯視之乃不及自立脫所製蛋糕之美蓋自立脫所製之蛋糕殊鬆而適口也因顧自立脫曰君得毋勞乎自立脫立足恭曰先生余實弗勞此次大閱來賓衆多實爲盛舉亦正我輩事旅館業者絕好

之機會也。季斯笑曰：「奈彼等咸喜熱鬧趨而之，他都不息於爾館乎？」白立脫曰：「否否，彼輩雖不息於我館，然屆期必有無數之汽車止於我門，無數之佳客宴於我室，我苟得此亦已，壓我所欲，他無望也。」季斯曰：「余苟富於財，殊願爲此館之主人，然如子頃間所述，則殊非所願，苟若是者，厭煩欲死，余必以閉門羹待之。」白立脫侍客向無違言，每順客意而左右之。今聞季斯言，乃面色立變，囁曰：「異哉！」先生之言，俄又曰：「前有一新聞記者方自美國之紐約渡重洋而來，與余語，乃亦作斯言，得毋異乎？」季斯噓曰：「美國新聞記者耶？」白立脫曰：「然，繼又自悟曰：余殊夢夢先生亦美人當能識之，客果自謂係紐約某報之記者，且謂某報發行之盛，至可驚怖，殆爲報界之王美人之嗜，此報恍如我法人之嗜酒不羸，盛乎先生，余有一言此客之起居嗜好與先生酷類，惜先生非新聞記者而亦非業新聞事業者，否則……季斯截之曰：「君以余非業新聞事業者乎？」實告君，余實一新聞界之巨子，君所見之客，得毋爲長身而有棕色，凡地克式鬚者乎？」白立脫曰：「然，季斯曰：「果爾，誠與余殊類，言時語音沉靜，面露駭異之色，蓋季斯固老於新聞界，凡英法德俄之新聞記者，殆無一不識，至黑得孫賽恆、泰晤士及鐵培諸河流域內之新聞家，亦莫不識愛德華季斯，而對於今日白立脫所述之新聞記者，則殊非腦府中所有之人，故不覺爲之搜索良久，既而曰：「白立脫君子亦知其人之名姓及報名。」

乎。白立脫曰：其名乎？則爲威廉史托克冬耳。報名容我思之。哦！似名茫竇（阿拉伯音）噫！速報……速報……季斯聞言愕然，弗能聲。蓋季斯固速報特派員也。有頃，乃易其詞曰：白立脫君，盍爲余再進咖啡？音何酷似阿拉伯產白立脫？曰：余曾居卡祿者久，故有是音。季斯曰：君謂昨客爲速報記者，確耶？白立脫曰：無誤。季斯曰：余願一面君能爲余介紹否？白立脫曰：是恐不能。渠曾詔余謂：無論何人通謁，概弗願見。雖鄉人士亦在拒却之列。且語余曰：白立脫子爲我盡却之。若輩之所欲，無非借貸耳。季斯先生彼客，殊恐貸款曷足以誇鄉里。然其言如是，則君之……季斯曰：余終必能獲一面。而後已。於是白立脫乃鞠躬而退。季斯則薰其雪茄徐徐吸之一。若此中大有奧妙，其深殆甚於花圃。季斯之髮已兩鬢如銀，而雙目猶炯炯。面貌雖清癯而色澤猶未褪。此時方冥想出神，切注其目於盤旋不絕之雪茄煙圈。喃喃自語曰：怪哉！彼胡人斯何爲而欲蒙我季斯之面以回旋於此邱壑？社會耶？午後季斯將出其寢室，在二層樓上門外一窗下，臨花圃。季斯方移步近窗，忽聞窗下有偶語之聲，細辨之，其聲乃含至秘。與之音浪致季斯好奇之心。油然而起，遂止武下矚，一窺其究竟。詎偶語者一爲玄髮之少婦，面露愁容，華顏盡失，唇顫氣喘，幾不能聲。眉梢眼角露不勝哀憫乞憐之態。其一則爲長身之男子，觸目卽知爲冒充美國記者之史托克冬。其人衣服雖純仿美式，而舉

止則迥乎其非亦初不似德人恆操簡潔之英語今乃操法語以語此婦然在季斯目中固不勞片刻之思索而可立抉其微時其人又忿忿曰今晚余必欲得之婦曰先生見憐先生何爲而欲此何爲而窘我享利及我如此其人曰令孃毋怒須知余之所求者極微而卿夫婦將於明日大富此智者之所爲也婦曰金錢何其人舉手止之曰默默金錢二字易甚若夫婦而能弗失此時機者則若夫將可任擇法國境內之巨廈而居之婦曰任何處皆可居耶是又何故而我夫享利乃謂此事既畢將盡傾其腦汁噫冤哉吾不幸而與汝遇吾竟爲汝金錢力所動耶噫金錢金錢世人許多罪惡均假汝以成然我殊弗能弗能我儕決不能以此與若其人曰汝試三思余已有成算決不汝貸汝須知若夫婦乃負我巨欠也婦聞之不勝齟齬呼曰呀呀其人又曰汝趣言汝夫究竟錄畢否言時昂其首兩目切注婦面爲狀甚得婦顛聲曰今夜當可錄竟噫天乎史托克冬先生汝乃迫我夫婦於罪我夫且忿甚怨我至於極點噫我何罪乎先生試捫若心何無一點憐憫心也須知余今日來此乃欲減少我罪耳其人曰吁若夫享利殆不欲求效耳余今當以八句鐘來會若若速令享利及時付余以紙否則余當以最後之法相待須知余費時已多決不能再候余言已盡無他說矣婦慘然曰先生先生先生其人曰願否令孃可一言決之婦曰願願請毋投我於警署唉忍哉

先生竟不能稍與我以片刻之樂耶。其人曰：毋然。余所授若者，固不止此片刻之歡也。五千法郎，即若曹之後，福是款。今晚當入若曹之手矣。令嬈其容，余退蓋。余事冗不能差分秒也。言訖，舉帽一鞠，躬颯然出。旅館向大道而去。婦猶屹立不動，愁容依然。集於面，櫻唇猶微微顫動。兩眼直視者久之。始發一聲，令人酸鼻之浩歎，含淚而入旅舍。此不可思議之現狀。既入季斯之目，乃使季斯忘其所欲爲，必欲探悉其人之所爲。蓋季斯素性率真，不樂苟且。若斯人之作偽，實爲季斯所深惡而痛絕。矧復敢有挾而凌嬌弱之婦女，其罪殆不可追。故季斯決意破其秘，而褫奸人之魄。下手之順序，首宜得婦之真相。於是燕雪茄緩步下樓，入一廣廳。廳中芬芳撲鼻，出自桌上之瓶花。臨街兩窗，嵌以毛玻璃，故得光僅半壁。上陳設古物爲多，酒瓶、鐵盤及兵革古傳之屬，皆斑斑然多鏽痕。莓漬室隅，置巨爐，燉雞與煨兔之味，洩自爐中。倚巨橡桌之諸客，咸引鼻以領其香。烤食之香與花卉之芬，激戰一室。直令聞者不能別當季斯入時，彼頃見之少婦，已先入此室。倚一高背之椅而坐，支肘託腮，愁雲羃面。凄然迷惘，如醉如昏。白立脫見季斯至，笑語曰：季斯君亦願一見我侄女杜璧乎？支肘之少婦聞白立脫言，亟起立向季斯鞠躬。時夕陽斜射，適注杜璧之面粉臉，乃愈形憔悴。淚皆溶溶，一望而知爲挾有重憂者。白立脫曰：余方責我侄女不應棄我，蓄薇於不願渠自幼從余嫁。享利後始

別居然每日猶必一顧余助余摘敗葉剪腐蓄益余殊多此次來甯已一星期矣終日或出或入大類檐頭之瓦雀曾未一顧圃中薔薇之憔悴與否婦曰伯余自覺不甚健不克勤務耳自立脫曰是則亨利不可恕矣婦急曰否否亨利……繼覺有客在旁不便竟其詞遂急止而弗續季斯則徐徐吐其口中之煙夾之於指煙縷縷上鼻有頃乃自言曰余路識岐黃粗知醫理雖未懸壺問世而偶一施診輒應手立愈且於心病治療法尤有心得故奏效亦獨著季斯言至此婦乃回首斜睇則見言者方吞吐雪茄而其心其目似切注於雪茄頭之火色一若此中含有無窮趣味者自立脫曰心病乎季斯曰誠是自立脫曰余殊不解季斯乃自衣袋中出名刺盒取一紙納盤中以授杜璧自立脫側視其刺上書訝曰斯誠非余所料矣君殆世間無偶之奇人杜璧展其微顛之手自盤中取刺起注目視之面色立變其白如紙倉皇離座欲逃忽又中止趨歸其位托白腮於臂間以掩其不勝癢之態自立脫觀狀異之曰是何爲哉季斯曰是卽所謂心病耳時杜璧瑟縮益甚掩面不敢仰季斯曰余嘗盡力療之雖然余尤願杜璧姑娘能傾其得病之由則余之助力當愈固定脫能獲其病根而除之亦殊快事因顧杜璧曰令孃有所求助於余否幸勿視余爲不可恃之行客而外之杜璧頓戰低聲曰否否無之先生余實無病余實無求助於先生自立脫曰孽哉果何所驚而作若是

之怪聲耶。季斯曰：白立脫君其怨余，汝毋輕視此症，其病蓋非意料所及也。白立脫曰：果爾，請明以示我。季斯曰：若尙憶晨間爾所言之美國新聞記者史托克冬乎？吁，渠實胃驅，余方爲確實有証。美國紐約速報之新聞記者渠既非記者，亦非美人，實一蘭因河畔人耳。言已退坐一隅，面有得色。白立脫則疾注其目於季斯之面，呆若木雞，不能發一語。杜璧亦低垂粉頸，默不作聲。季斯朗然續曰：此史托克冬者，卽令姪女夫婦之魔星，余頃者偶於窗畔得聞令姪女與若人之交涉，覺令姪女夫婦之苦况實有慘然不可言喻之概。余實憫之，故爲此導火尋隙之舉。然余初不欲干涉他人之舉動，矧又爲君等家庭中事，尤非余之所應預聞。但此狂徒敢冒乃公之名，施行不謹，且乘人危急，作種種無禮之逼迫，入人於罪，實使余忍無可忍，不得不勃然興起，與之奮鬥。令孃余言已盡，當豁悟矣。白立脫曰：噫，此中殆有犯罪之行爲耶？西蘭（杜璧乳名）速語我。杜璧曰：然，特此事不僅我伯所不料，亦非他人所及。知亨利與余……白立脫曰：亨利耶？杜璧曰：然，雖然是皆余過，余實害我亨利，致毀其生，渠因而恨余，憾余，噫，彼今已恨余，憾余至極點矣。客所謂心病者，尙非確實魂病耳。余實不敢自陳，嗟乎，余何敢哉！白立脫搔首焦急，莫知所以。季斯曰：令孃余今爲若友，若荷馨所知，以示我者，我必能爲若善。其後須知時尙未晚也。彼所欲之紙，果何物乎？杜璧聞言立却，其步瑟縮不

敢語季斯曰渠以新聞記者之名義通謁於令嫒前乎杜璧曰然季斯曰初遇在何地能憶否杜璧曰在森林中當時渠亦挾一婦若亨利之與余季斯曰能憶此森林之地點否杜璧曰弗能惟自林中偶遇後曾一再遇諸途渠乃造訪於余家季斯曰多遇卽易入誘詞令嫒殆如是乎杜璧曰然君言良不謬季斯曰今者令嫒須知余實友若助若以余與白立脫兩人之腦力敵彼史托克冬當無不幸敢問彼所欲得之紙尙在若手否杜璧曰此事言之甚長先生旣助余余不得不爲先生告惟請先生恕余煩瑣彼史托克冬每以百數法郎酬余囑余爲錄新聞余試之覺非難事於是數數爲之錄集成一帙凡余有所不知者恆於無意中詢諸亨利亨利以爲閒談則一一如問以答吁惡哉史托克冬余初以得錢若是之易爲樂豈知乃墮其術中史托克冬旣得余稿猶不以爲足復一一檢問余復勉爲補足詎彼猶未厭竟以余親手所書之稿披露於亨利之前而迫亨利續全之否則我夫洩漏軍事秘密之罪彼將起訴於當道我夫乃大戚不得已姑如彼之要求而其心則恨我益深切蓋其苦亦實甚於刀割也今日殆將自飲毒彈以贖其罪矣噫余害我夫余罪大矣余卽一死甯能爲上帝所容而報我亨利於萬一哉言時淚隨聲下沾滿其灰白之頰慘不忍觀白立脫忿然曰此惡奴今晚不復能登斯樓矣余之兩手卽足以追其魂而奪其魄可殺哉此僞冒記者之國事

間諜季斯曰：白立脫毋怒其惡，尙未至於極點也。白立脫曰：彼窘我，猶女至於此極，猶可。這耶季斯曰：今姑無論余急欲知數紙書中之重要所在，令孃其速語。余杜璧曰：季斯先生是中蓋已盡我海軍建築之要鍵矣。凡軍用一切大砲子彈及砲腔之級數，殆已盡載其中。以我夫爲國家二等武員也。我等爲彼所賣，不但不得絲毫利益，且將受其告發之特別重酬矣。唉！天乎！此豈我之所及料哉！言已，淚又簌簌下。季斯曰：余固知其然也。白立脫申言曰：此讎，必死，必無葬身之所。季斯曰：徒言無濟於事，當思所以削其銳爪而後處以同等之報。酬言已，然其雪茄兀坐室隅，吞煙吐霧，不作一語。白立脫目視季斯之唇，以俟其發言。杜璧亦含淚目注季斯兩手，反側互握，又頻頻以足跟點地，以促季斯之善策。詎兩人俟之愈急，而季斯益沈默若無事，惟圓睜其眼，呆釘於潔白粉壁之上。一若能免杜璧夫婦之策，將於此毫無纖塵之白壁上，覓之久之，忽躍然起曰：策在是矣。計惟出之以狡滑，使彼惡徒於一往返之間，自覺其謬，不得不廢然而逃，則全局自能瓦解。白立脫急曰：願先生憐我，趣示我計。季斯曰：計惟有任令彼至令孃處，敢問令姪女居宅，距此有幾何之遙。白立脫曰：近甚，沿街越百密達，卽至。季斯曰：善哉！余計成矣。待其既得所欲之紙，則所許之金亦可同時索取。蓋聊以酬亨利夫婦數日之痛苦耳。彼既得紙，必歸旅館，則余與君以二劫一弗懼其弗克也。白立

脫笑容頓溢。杜璧亦一躍而起曰：「妙哉！妙哉！我曹愛我法蘭西，決不任此賊得志也。噫！此事解後，我知我享利必仍愛我，必仍舉愛我如初。」白立脫曰：「季斯先生設彼不歸旅館者，將如何？」季斯笑曰：「寡不敵衆，彼敗必矣。」八句時，天尚未暗（法境八句鐘日尙銜山），余立於館門外，而君則伺於令嬢住宅之右，待其出。吾與君前後劫之，脫彼苟他適者，則君竟以旅費要之，迨其既回，則君可以猛力挾持之，苟弗能敵，則呼巡警以懼之。倘彼遣歸旅館者，則俟其入室而後劫之。吾知其雖智，必不能脫吾網。羅白立脫曰：「余敢決彼必不能自我手中遁。」惟第一紙已入其手，奈何？季斯見白立脫驍幹雄偉，深信其力必不弱。徐徐曰：「此問洵是然事，已如是罪已無可，或卸而彼間喋之，所欲得者秘密之關鍵耳。」彼因第一紙未有效，所以欲得第二紙。則第一紙亦不妨聽之。然屆時君試搜其行篋，或仍能得之也。白立脫唯唯。杜璧則欣然喜不自勝，曰：「此計必成，惟願上帝憐我，仍歸我紙而釋我，莫大之罪。」季斯曰：「夕陽在山，此其時矣。」白立脫可速與令嬢歸，治其紙，遲恐弗及。杜璧曰：「先生厚我，此日之恩，實令余終身繫念。」季斯以指彈其雪茄之餘燼，離椅而起，笑曰：「果爾，則享利又將以恚怒加子矣。於是杜璧先行，白立脫尾隨之。季斯則近門坐，猛吸其雪茄，盡則復繼之。若與雪茄有警，務吸之不已。繼思法人方面方竭力擴張其武備，以殺條頓人之勢力，而德人方面亦在在設備以防不虞。」

苟一旦開霽而已以特別訪員作壁上之觀誠百世難逢之幸事今乃利不在此而所獲益者在亨利夫婦二人則於己之職務實等於馬牛之風毫不相涉不覺又暗自失笑時鐘鳴六下史托克冬已匆匆自外歸入廳事就火而坐意在覓白立脫季斯聞其操法語乃亦以法語答之曰余不見白立脫已兩句鐘渠或在廚下耳史托克冬乃匆匆入廚室旋又出季斯曰得否曰否廚夫語余渠實不在季斯曰或在園中曰余亦未見其踪跡於園中余對於旅館經理之慢客至爲痛惡余當有以懲之言已推窗外矚手舞其棒撮唇作聲意態自得季斯見之不禁匿笑暗自忖曰間喋間喋汝殆以爲功成在即乃吹此以代凱旋聲乎抑知魔神已隨若之後二小時後將驅汝而出法之邊境矣快樂云何哉有頃白立脫入向之道晚安其人曰余殊弗安余候晚餐已久矣白立脫曰請先生恕余余方有事於謀利之途其人急止之曰謀利自謀利余茲所欲者晚餐耳速速余卽在此進膳弗他行矣白立脫轉向季斯曰先生亦同就此間餐否季斯曰良是余已飢甚特不識此君肯分半席否其人曰桌爲公共物何弗可之有二人乃共桌而餐季斯佯爲純熟之法語以欺此自稱美國新聞記者之兩耳曰白立脫謂君自遠道來專誠觀光我國然否其人嗤曰白立脫能善視其手製之生菜足矣季斯曰我大法蘭西之海軍實令我國民驕不自勝君今幸與是盛足爲君榮亦足爲貴

新開筵君可藉此大展其如花之筆以博盛名然乎否乎其人大不耐合噴取食巾拭口匆匆出季斯聞其靴聲已入臥舍乃顧而笑曰白立脫君聞之乎白立脫曰余悉聆之甚可矇也季斯曰子且毋樂彼今當在整理行裝得紙後彼且欲向若道辭爾我宜速從事守候其歸白立脫曰季斯先生彼歸將何爲季斯曰彼既未知君爲杜璧之伯氏而料杜璧之不敢聲張於事後故彼得紙後仍必過返不肯遽棄其行囊也白立脫曰此事實出君賜君固礪鑿非僞之美國新聞記者以美意力助我實助我祖國余尙未以片言道謝也季斯曰然君究以何物酬我乎白立脫閉目微笑曰先生如必欲得一紙絕妙之新聞余當口授西蘭筆述之余雖一旅館經理然設想頗幻使余而爲是堡之首領者當據實爲外人道蓋我堡中實有不可勝數之砲及足供一年之彈藥彼日耳曼人而欲覬覦者當三復斯言先生我堡實必不能攻破者也斯時八句鐘已屆紅日雖沉而日光猶自地平線下穿蒙氣而直上發爲霞彩美麗之雲橫抹天際燦爛無藝其人靴聲格格已自臥舍出下梯出館門竟向杜璧居處而去白立脫尾之季斯就臨街之窗外矚含雪茄以待有頃其人歸入座詫曰白立脫又失踪耶季斯冷然曰渠或有所事白立脫入其人曰汝欲以余杖拍汝肩耶今余行矣姑赦汝速授余膳宿賬白立脫曰先生豈有所不愜於敵館乎曰無之曰似或有之繼又曰先生余殊抱

歎○然○先○生……其○人○急○曰○毋○多○言○余○事○已○畢○行○矣○遂○返○其○臥○室○白○立○脫○圓○睜○怪○目○忿○詈○曰○此○萬○惡○不○赦○之○惡○奴○彼○自○謂○事○已○畢○而○欲○得○膳○宿○賬○耶○吁○余○當○痛○懲○之○以○雪○我○恨○耳○季○斯○急○拽○其○袖○低○語○之○曰○白○立○脫○毋○然○彼○來○已○多○日○享○用○不○貲○子○廚○中○之○生○菜○蛋○糕○麵○包○捲○肉○及○菓○食○等○物○豈○喂○犬○哉○君○竟○與○以○賬○得○其○值○然○後○創○之○則○於○君○無○所○損○而○彼○則○非○但○不○得○且○喪○其○金○使○不○敢○再○萌○此○惡○念○豈○不○善○乎○白○立○脫○君○汝○毋○恐○余○在○斯○決○不○任○彼○兔○脫○余○敢○立○誓○也○白○立○脫○點○首○者○再○曰○先○生○之○計○良○足○欽○佩○彼○膳○宿○賬○余○已○早○爲○之○備○季○斯○曰○君○於○索○取○膳○宿○費○畢○可○以○「尚○有○一○事」一○語○爲○暗○號○余○當○乘○機○而○進○白○立○脫○曰○諾○遂○歸○廚○舍○季○斯○則○登○樓○入○己○室○啓○囊○出○手○鎗○滿○實○以○彈○置○之○衣○袋○中○熄○燈○出○守○於○迴○廊○俄○聞○梯○聲○格格○白○立○脫○已○登○樓○入○其○室○二○人○對○於○賬○額○似○有○所○爭○其○人○曰○四○十○法○郎○非○薄○子○何○猶○未○滿○意○耶○白○立○脫○曰○我○輩○商○人○固○斤○斤○較○錙○銖○者○其○人○操○德○語○嗷○嗷○詈○有○頃○又○聞○其○人○曰○今○已○滿○若○意○子○可○爲○余○雇○人○搬○取○行○李○矣○白○立○脫○曰○先○生○未○運○之○前○其○人○叱○曰○毋○多○言○白○立○脫○乃○故○高○其○聲○浪○曰○尚○有○一○事○此○言○纔○出○口○而○潛○伏○之○季○斯○已○隨○此○音○浪○疾○趨○而○入○其○人○詫○愕○驚○駭○立○失○其○常○度○旋○又○忿○然○語○季○斯○曰○子○日○間○厭○余○已○甚○今○欲○來○受○余○杖○耶○季○斯○曰○白○立○脫○注○意○白○立○脫○立○應○出○刃○於○袖○背○窗○而○立○季○斯○則○探○手○於○囊○其○人○急○曰○余○無○多○金○不○幸○乃○墮○黑○店○中○季○斯○出○手○鎗○擬○之○曰○速○反○若○兩○手○其

人不敢違。季斯曰：白立脫可以窗畔之皮繩繫其兩手及兩腿。又語其人曰：坐。其人既坐而縛已隨之。季斯乃徐燃其雪茄吸之。曰：白立脫搜之。白立脫應曰：諾。遂自其人之衣袋內搜出一紙。季斯受之。略一展視，卽納於囊中。其人曰：此無用之紙。若輩得之，豈有益哉？白立脫又啓其衣筒及皮篋，一搜檢，訖忽聞梯上有聲。白立脫出探之，則聞足聲已復下。再入以數紙授季斯。曰：史托克冬君之車票非往他處，乃往克郎及柏林者。季斯曰：柏林耶？曰：然。季斯曰：奇哉！此中悉法國堡壘之詳情，果何繇而携入柏林者？豈法國政府將以此出售於他國耶？况紙上所載者，卽此間之堡壘耶？噫！休矣。白立脫幸而法警未入若室，否則若私匿敵國國事間諜罪，豈微哉？白立脫佯訝曰：國事間諜耶？咄！惡奴！幾傾我家。我此間曾有國事間諜耶？有之，則自史托克冬始。季斯曰：止。白立脫曰：先生但……季斯曰：止。爲今之計，惟出而告法警自首之罪，或當未減。白立脫曰：然。余當以電話達警署，遂携史托克冬之行裝下。旣而反。季斯曰：可斷其縛。白立脫曰：奈何？斷之不妨耶？季斯曰：法警行卽至。速去之。渠卽欲逃，不能越雷池一步也。白立脫似有不願之色，勉以刀斷其人之縛。先足而後手。其人起，伸縮其手足，以舒血脈。然兩頰之色，已由紅而白，而青。旣而曰：能許余吸煙否？季斯曰：何不可之有？白立脫曰：余殊不許。季斯曰：吸煙非違禁事，奈何并此而阻之？白立脫曰：此清淨之室，殊非敵

人○間○喋○吸○煙○之○所○季○斯○曰○彼○吸○之○久○矣○何○吝○此○一○時○二○人○伴○允○之○史○托○克○冬○已○出○火○燃○煙○乘○間○躍○出○
 飛○奔○下○樓○而○去○願○二○人○熟○視○史○托○克○季○之○逃○屹○立○不○少○動○約○五○分○鐘○季○斯○大○笑○曰○妙○哉○彼○史○托○克○冬○
 尚○以○爲○大○幸○也○白○立○脫○亦○捧○腹○不○止○季○斯○曰○事○之○順○利○誠○無○出○其○右○余○當○痛○飲○白○立○脫○曰○儘○余○所○有○
 可○也○季○斯○曰○得○杜○璧○夫○婦○一○笑○且○加○以○無○數○之○吻○使○余○目○覩○之○則○余○受○賜○厚○矣○白○立○脫○曰○渠○夫○婦○方○
 穀○釀○廚○下○今○當○出○之○矣○季○斯○大○笑○曰○得○此○笑○殊○可○人○意○

小 說 言 『吾教你們一首功課』 "I teach you a lesson"

(瘦鵝)

那○黯○淡○可○憐○的○陽○光○慢○慢○兒○的○移○上○三○竿○陽○光○之○下○到○處○現○着○一○派○淒○涼○之○色○彷彿○是○世○界○末○日○的○
 光○景○萬○寂○中○猛○可○裏○起○了○一○陣○子○噹○噹○噹○的○鐘○聲○那○小○學○堂○裏○上○課○了○那○些○無○憂○無○慮○的○小○學○生○們○
 像○猴○子○般○跳○進○講○堂○一○窩○蜂○坐○了○下○來○坐○定○就○有○一○個○六○七○十○歲○的○老○教○師○彎○腰○曲○背○的○蹣○跚○進○來○
 白○鬚○飄○拂○華○髮○盈○顛○道○貌○也○十○分○莊○嚴○只○不○知○道○爲○了○甚○麼○緣○故○兩○個○老○眼○熬○得○紅○紅○的○眶○子○裏○還○
 含○着○一○些○兒○淚○痕○當○下○裏○顫○巍巍○的○走○上○了○講○壇○鞠○了○一○躬○放○出○一○種○悽○悽○惻○惻○含○愁○帶○恨○的○聲○浪○
 向○四○下○裏○說○道○咳○赫○赫○神○州○陸○沈○在○卽○眼○見○得○胡○塵○遍○地○沒○一○處○乾○淨○土○正○不○知○道○吾○們○國○民○將○來○
 側○身○何○所○老○夫○憂○憤○填○膈○今○天○也○沒○有○甚○麼○心○緒○上○課○只○說○個○故○事○給○你○們○聽○聽○然○而○你○們○也○別○當○

是說來開頑笑的實是教你們一首功課呢你們靜心兒聽着吾開場哏老教師說到這裏那一片黯淡的陽光忽地匿入雲後四邊黑魃魃地頓時把個教室變做了黑暗世界那老教師向天上望了一眼便喟然長歎了一聲啓口說道

往年歐羅巴洲東部有一個小小的村庄名兒喚做月基村這村是世界上最上刁鑽促狹奸險狡詐的人的著名出產地幾百年來闖傳各處沒一個不知道人便送他一個外號叫做狐狸窟又爲他村裏頭上上下下的人生性都非常貪很因此又稱他豺狼村村裏的人向來委委瑣瑣沒有甚麼本領所出名的不過是這刁鑽促狹奸險狡詐八個字後來不知道爲了甚麼和旁的大村打架又用了這刁鑽促狹奸險狡詐的手段打了個勝仗他們就得意的了不得昂着頭兒挺着胸兒似乎要吞并全世界的模樣今天到狗頭上去惹惹明天又到貓頭上去惹惹簡直沒有安靜的時候有幾個眼兒豆大的村兒見他徼倖打了一回勝仗使竭力的去拍他馬屁說他是世界第一等的村咧於是他益發驕傲起來外面硬裝着空架子算是世界第一等村其實他裏面的民情風俗委實腐敗醜到了極點譬如一個西洋鏡固然花花綠綠煞是好看若把他拆穿了一瞧無非是些碎玻璃罷了這月基村的内容也是如此聽說他不但是靠着狐狸窟豺狼村名

傳遠近有幾個正大光明的村兒還送他一個無恥村的雅號因爲他村中的婦女們個個都有賣淫的絕技據說能坐天下第一把賣淫的交椅沒一個村及得到他凡是村中的內政外交一半兒都靠這絕技方能成功就是那一回的勝仗也虧得借重那班賣淫家的大力不然休想制勝他們對於賣淫一道自以爲是很榮耀的事不論那一村的男子兼收並蓄來者不拒有人說他們的字典上並沒羞恥兩個字所以他們也不知道羞恥爲何物這許多臭話吾很不願意多說怕去噁口多一番忙碌且說那時這月基村的近邊有一個大村名喚做西麗村人口既多物產又富好算得世界列村中的頭兒腦兒了村裏的人大半是忠厚君子一切舉動都很大方恰和那月基村截然反對況且在旁的許多村中也算是老前輩因此上待那些後生小子分外的和氣不肯去難爲他們有時他們問他要甚麼若是可以依得的也總依他們譬如給小孩子們吃幾粒糗子糖甜甜他們的嘴免得洩氣但是太和氣了不免苦了自己那些孩子們貪而無厭今天要這個明天要那個糾纏個不清鬧得他老人家頭腦都發昏了加着他素來喜歡睡覺聽着他們偷去搶去自己雖失掉了許多東西倒也不甚愛惜依舊做他的好夢這樣糊糊塗塗的過了好久那亞細亞洲一方面的幾個大村忽然爲了一些小事鬧將起來你打我我打你一

連打了半年還沒有分輸贏。他老人家却還是半睡半醒似夢非夢。憑你鬧得天翻地覆。他只動都不動。那月基村村長本是個促狹鬼。趁這當兒又想奪取西麗村的土地利權。可是旁的村正在那裏打架。誰有功夫出來打抱不平。他就能狂吞六嚼飽餐一頓。也是落得的事。這月基村本來喜歡做那偷鷄摸狗的行徑。鬼鬼祟祟慣了的人家的東西也不知道被他偷了多少。去此刻却故意聲張。鬧醒了西麗村人。挺着強叫化子似的喉嚨硬要東西。又派了一個小鬼頭和西麗村長的代表會面。一口氣說了二十多件。似乎要把個偌大西麗村一古腦兒送給了他。方纔滿意。西麗村長一時自然不肯答應。幾次三番的命他代表和小鬼頭婉商。巨耐那小鬼頭一些不肯讓步。彷彿是死人的額角。那裏推得動。并且還仗着派賴嚇人說你們要是不答應。吾們可要用出最後的手段來。咧那西麗村長原是個胆小如鼷的人。吃不起甚麼風浪。并且狠戀着這村長的位置。巴不得太平。永遠做下去。如今聽得那小鬼頭說要用最後的手段來對付。分明是含着動蠻的意思。自然吃驚不小。又教他代表柔聲下氣的和小鬼頭商量多少。答應他一件。兩件。惹得小鬼頭越發強硬了。他們的村長也早已派了幾百個矮脚兵跑到西麗村裏來示威。西麗村長大驚忙吩咐他手下的人想法子。內中有兩三個居然擡起袖兒。摩着拳兒。咬緊牙兒。說定要和月基村人拚個你死我活。無奈除了這兩三個外。大半是執袴子弟。他們單知道花天

酒地尋歡作樂西麗村的存亡似乎不干他們的事況且他們已從村人頭上刮了許多錢子孫孫用也用不盡一到大事緊急的當兒不是做亡國大夫向新朝稱臣便是席捲了一大票到月基村去造起大洋房擁着小老婆過他的快樂日子管甚麼西麗村的鬼哭神號天坍地塌呢上邊的人都抱着這個宗旨但是那些村人們倒不肯聽他們不明不白的把這偌大一個村送人一個個都投袂而起請村長千萬別答應那小鬼頭的要求倘要打架時吾們都握着拳兒伺候着包管你不放那矮脚兵回去一個可惜村長早已嚇破了胆兒那裏敢得罪月基村人忙搖着手說你們別鬧你們別鬧這是全村的大事橫豎有吾在着呢村人們見村長既不許他們動手只得想旁的法兒對付那月基村人西麗村中原不少聰明的人只一想便想出了個再好沒有的法兒來比了用刀兒劍兒槍兒砲兒還利害幾十倍不上幾天早有一個聲浪潮湧般的傳遍全村說吾們別用月基村的東西村中各處也都貼着紙條兒勸男女老少別用月基村的東西原來那月基村很有許多貨物在西麗村中銷行西麗村人大半都用他一年的出款着實不小因為月基村的東西雖不好價值還算便宜所以用的人很多很多差不多月基村一切東西專銷在西麗村裏因為亞細亞洲一方面的幾個大村都用自己的東西不必用他的滑頭貨如今又彼西麗村人這樣同心協力的一抵制直好似一刀斬斷他的命脈他先還裝着不怕說

西麗村人只有五分鐘的熱度。過了五分鐘，這熱度便退了。不想目下的西麗村人，不比從前別說。過了五分鐘熱度，並沒有退。再過了五點鐘，五天，五十天，五個月，依舊如此。瞧那光景，却比以前益發熱了。好在大家都肯齊心舉動，又文明，又和平。雖然暗中抵制月基村的貨物，却並沒有搗毀月基村人所開的商店。知道這事，須用文明和平的手段。倘然濫用武力，不但沒有益處，反於西麗村的前途有無窮的損害。西麗村人，大半都明白這個意思。因此畢竟收了個良好的結果。便是他們抵制時的熱心毅力，也真可敬。連那些知識最淺的廚子們，也有愛村之心。知道那些賤價的海參、咧魚、翅、咧干貝、咧青川魚、咧都是月基村裏來的，便寧使蝕了本，多出幾個錢買自己。季裏重價的東西，那些學堂裏的小學生們，也有愛村之心。知道銅釘、咧夾、講義的書、夾、咧尋常的膠、咧、石筆、石板、咧天然墨、咧都是月基村裏的東西，便都屏絕不用。寧使自己不方便一些，得了講義，求他們母親用線兒裝訂起來，把麵漿代了膠水，把羊毛筆、白關紙代了石筆、石板。把墨錠和硯瓦代了天然墨，就是放學回來，也情願捱餓。那些雞蛋和着粉兒做的餅、餓死都不肯吃的了。人家生了病，都吃自己村裏的藥草，一概不用月基村裏半真半假的藥品。婦人家買布做衣服，也不費外國緞和旁的。月基村裏的綢料，即使臉兒黃些、醜些，也不願意買。月基村裏的化妝品，老媽子上街買火柴、煤炭也。總問明白了，是不是自己村裏的東西，然後敢買一班。

吸紙捲烟的人知道那些賤價的紙烟大半是月基貨也絕口不吸了那時候西麗村全村的人幾乎沒一個沒有愛村的心親戚朋友們會面時彼此劈頭第一句總說你當心別用月基貨倘見一個人身上有了些月基村的東西大家便瞧不起他譏笑他使他在社會上立足這一股熱誠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把個西麗全村到處傳遍不上半月村中所有月基村人開的店都關起門來店主沒精打彩的走了不久全村裏已把月基貨掃蕩個乾淨那月基村原是個歐羅巴洲天字第一號的窮村那裏有甚麼錢被西麗村人這麼一來簡直窮斷了脊梁骨不但沒有能力窮兵黷武侵犯人家連自己的日子都過不下去一年以後月基村竟一貧如洗人家便又上了他一個乞兒村的雅號聽說他們的村長也早已鶉衣百結變做了乞兒一天竟老着臉扶杖托鉢上西麗村長的門討半碗粥喫那時月基村已抵押給西麗村一切都聽西麗村管理了

老教師說罷忽有一線金黃色的光兒從那濃厚的黑雲中穿將出來照得滿室都帶着愉快之色小學生們一個個望着天拍着手歡呼道好啊好啊陽光來咧陽光來咧老教師也點了點頭掀髯而笑一會又正色說道你們別忘了吾教你們的一首功課要知剛纔說的並不是故事是吾教你們一首功課

小說

威廉白郎外傳

(東塾譯)

威廉白郎先生奇人也不但奇人亦粗豪人也登其堂瞻其衣服器皿可以知之其居室所在非村非郭破屋一間植基於荒島之上島在福羅利達海灣中高出水綫者不能以尺潮漲時舍南舍北滔滔皆是以故龜蛇魚鼈之屬恆爲入幕賓甚則就臥榻之側鼾睡以爲常室之製尤爲奇特質非磚非石式非今非古斲破船爲壁葦蘆葦覆頂板壁之上施以丹堊紅藍赤白相間蓋艇雖破壞帆檣甲板之屬淪而爲屋壁而當年之丹青油碧其色澤固尙有存也者竭艇之材具不足以支撐門楣則斫松樹之枝臃腫蜷曲而不中繩墨者支之以爲柱衡之以爲樑而於是屋之規模略備屋之式樣亦大奇矣加以雨淋日炙冬之夜霜雪蝕其頂夏之日簾蘿附其側潮水漬之群鷗日日來也故其室湫隘而陰濕殆類廢墟世有建築家過而屬目焉其不疑爲海盜之俱樂部者幾希

上所云云猶屬皮相苟得其門而入一展覽間當恍然於威廉白郎之家具固合東西洋式樣而一鑪鑄之者屋西北隅陳一舊牀屈足而不能理頂微凹有若翻轉棺蓋波斯產也色黝而黑望之令人寡歡而床中陳設乃大不稱錦衾繡褥作淺絳色上用金線繡爲團龍之紋其旁火爐一事斑剝陸離不知幾更年歲爐之側乃一方桌紫檀爲面嵌以象牙迴環屈曲作無數卍字紋日本之劍銳

端而豐下其光灼閃若新出於冶柄以黃楊木製成刻有花卉附以線倒懸壁間其下烏槍倚也威廉就食時方桌之上雜陳器皿有若罐若盤若支那之磁碗若碟若印度之漆器若荷蘭之刀若又紛然泯然有類雜貨之肆其人年事長矣貌蒼然而髮斑然知在少年多更事變風霜雨雪會甘之如飴今茲已過中年而堅強果敢之氣會不少減濃眉如刷色黑而長顧不能掩其目光顧盼有若流電飛蠅集椀上爲所瞥見伸拇食二指直前捕之無倖免者時方端坐椅中右手握拳擱於几上左手插腰際形象威猛望而知爲萬人敵也其視線所注恆向火爐是無他爐上方盛油鑊煎熬罇餅之屬熱浪翻騰如揚沸海之波主其事者乃一妙齡絕色之女郎威廉白郎且視且舉右手力拈其鬢撓之向上殆以飢火燒心目注鑊中罇餅急不能忍藉以此稍以解悶者

威廉高聲呼曰梅麗餅熟矣乎而父飢腸雷動不復可耐速取來女郎聞言流波斜眄瓠犀微露而笑伸纖纖玉手撩長袖至臂彎乃執鑊之兩耳偃腰款步謹敬奉之父前父命置桌上則置之幸底平不虞倒覆既釋手默然立於父側兩人皆無語而鑊中罇餅尙浙瀝作微響油珠跳躍知抽薪未久熱勢固猶甚也梅麗沈思若有所得復伸臂而前左持鑊右執叉撈鑊中所有盛爲一大盆返鑊於爐滅其餘燼仍就父側立焉時其父已在大嚼刀在手又在口餅之熱者呵而冷之形式鄙俚可

笑其女則長身玉立亭亭侍其側姿態媚絕雙眸黑如點漆髮修長披於腦後光可鑑人膚色微黃而柔滑有若凝脂其氣度端祥而溫婉純乎一東洋美人也時向其父小語聲清脆有若流鶯百囀而英吉利語法蘭西語東洋諸國語紛然雜作其爲東南北西之人觀此亦可以知之

威廉就食盡器之半而飽舍以與其女梅麗乃撥一小椅坐而食其餘其父身微仰抵其背於椅口卸煙斗燃火柴吸之目光眈眈視其女有頃嘆而言曰梅麗余意決矣將移汝返汝母故鄉梅麗答曰父乎以若所言余心滋樂言時意甚暇閑喜怒不形於色其父高聲續言曰余畀汝歸爲汝兼爲余也此鄉風俗澆漓不可以久居與其人交接詐僞之氣令人作十日惡余病矣當年携汝來此席未暖卽大失所望孰謂美國人自由哉一靴一領結縛束未恐不甚服飾如此風俗行爲可知梅麗凝神寂聽色尤莊而意尤閒赤兩足身披雲羅之衣袒其胸作海神出浴狀徐自腰間出淡巴菘袋裁紙條置煙其上搓之爲卷燃以火櫻唇翕張而徐吸焉旣而目微瞑青煙兩縷自鼻間徐裊而出曲爲篆印蕩漾於空際意態之暇莫與倫比其父則面目瘳厲縵其額成百結續言曰回想當年寄養汝寺院中余得脫然無累社會交際恆一涉足潛心觀察之第覺此邦之人相見以僞更益之以愚旣不能自立立人而惟自欺欺人則亦何益之有哉余行愈北見其民愈詐不復可留遵海而南

結廬於此。藉避塵囂之苦。而彼輩視之。以爲與黑奴伍。黑奴之矣。威廉言時。其聲粗巨。有若野獸之嘯。梅麗仍吸其痰。巴菰不以其父嗚。暗叱咤之。故稍改其常度。比聞擬以黑奴。則出煙於口。嫣然微笑。意殊不以爲然。若曰。阿儂面貌。殊麗若天神。世人豈真無目者耶。旣而詢曰。阿父。汝不嘗語吾以波士登風景乎。其地繁華而廣溥。其人寔皆無足語者。威廉聞言。色怫然不懌。張口欲語。未出聲。忽有聲自遠處來者。初淅瀝若沸湯。繼劈拍如擊柝。二人大駭。眙急轉其首。目光齊注門外。距門數十武。而遙樹影離離。疏密相間。如入畫圖。中淡白之沙。平鋪其下。雜以石卵貝介之屬。映落日中光華。四射距離愈遠。沙愈白而叢叢之樹亦愈密。都爲棕櫚之屬也。其旁海水繞之。碧波萬頃。中着一微點。遠而望之。方廣不逾寸。其色潔白。燁燁發光。威廉父女目有視視此物。耳有聽聽此物。此物爲何。乃一氣脈跳盪發聲。橐橐然之磨托船。

梅麗目光凝注。澄若秋水。直與海波鬥。艷嬌聲而呼曰。其遊船耶。威廉此時方寸之間。頓覺疑雲萬疊。自更世變。遁跡荒邱。身所伴者。麋鹿木石之儔。心所安者。父女天倫之樂。慨浮生之若夢。思往事而如烟。幾不知有身世。無論交際矣。乃水遠山遙。尋得避秦之路。天寒日暮。偏來訪戴之舟。以何因緣。而至於此。思之思之。杳不得其端緒。而舟行甚速。取一直線之方向。衝波逐浪而來。觀其形狀之

急迫取徑之直遂殆非無故而然威廉沈思既久心惕然若有所悟得勿舊案重提愍不畏死之警
察苦欲執法律相繩狹路相尋至此耶思及此吐氣如虹目光殷紅若炬左顧來舟右顧其及肩之
短槍若欲替此兩物介紹結生死緣者

梅麗疾趨門側引領以望來舟羅衣披拂幾欲臨風仙去威廉則赴室隅啓一箱蓋取陳舊之望遠
鏡在手旋挾脅下昂然走出折而右就土山凹處叢林中蹲伏出遠鏡窺之此時忍心耐性不失航
海家常態窺既久不覺啞然自笑蓋謁艇中所有不過男女二人男在船首整襟危坐女則依船尾
把舵欲左左之欲右右之曲折環繞於淺灘暗礁之間而氣度從容不迫可知其閱歷風濤慣者其
身量頎頎披一墨經之衣雖距離極遠不辨其面貌之爲妍爲媸而第觀其輪廊其姿態固卓然有
大家之風範也男則玄裳被體貌凝然若有所思舟行漸近服裝漸顯露磅礴然辨其爲傳教士威廉
又移其遠鏡專注於女之一身桃花人面籠以碧紗年事雖長而徐娘丰韻尙可辨而識之屬目之
餘神經大受激刺心房跳躍亦驟增其速度顧而唾曰汝誠妄人也老而不死是亦足矣醜人作惡
又何爲哉語已返身疾走及門限舉遠鏡略一回矚匆匆遽入手足震戰遠不若前之鎮定
距土山約半哩小溪入海處有欹斜之階級焉海舟之過而繫纜者率於此登陸威廉遙立瞻望目

擊此黑衣教士與婦人易位把舵泊舟溪口聳身一躍登岸撻若猿猴手挾繪具不釋威廉且觀且作瘁笑曰來者一教士耶畫師耶願吾驗其血氣純然舟人之子也語至此顏色大變其心中爲喜爲慍親如梅麗亦莫能知之方欲啓口問其故威廉已搖首示意投遠鏡於箱中默然走出立於門外維時足音蹺然此不速之教士已尋蹤而至含笑問曰久仰大名識荆有緣威廉白郎先生可容小子施一禮否威廉見來者年事不滿三十而舉止甚彬彬有禮穿牧師廣長之黑衣潔無點塵除其氈帽持之手中滿頭深黃之髮燦若鍍金靴則以柔絰之革製成髹以黑澤其一舉一動溫和端靜如行郊外叢塚間爲陳死人行禱告禮也因亦還禮答曰客旣欲之則亦有何不可教士笑曰承白郎先生不棄三生有幸矣余之來與家慈同祇以潮水未漲泊舟之處未能密接埠頭家慈又年邁艱於登岸迫不得已讓小可隻身至此今方在舟中倚舷而其也彼甚願一見先生先生有暇還望不吝玉趾偕小可同蒞舟中作片刻之叙談如何教士言至此潛心以察威廉容貌嚴酷無喜氣恐事不諧更陪笑曰先生未知家慈不遺千里扁舟渡越重洋至此險阻艱難備嘗至矣專以訪先生先生忍不一見之乎威廉曰客如此殷殷勸駕究爲何故教士曰小可有忘年交海里司者皇家之地理會員也前以測量海線至此得晤先生言至此頓止威廉促之曰試詳述之勿似此戛然而

○遣○止○教○士○笑○頤○斂○面○作○四○方○形○雖○衣○裳○楚○楚○而○肩○微○聳○不○能○逃○威○廉○之○目○第○聞○其○續○語○曰○海○里○司○告○余○『○孤○星○』○船○失○蹤○之○事○先○生○頗○知○之○威○廉○聞○言○忽○退○立○數○武○垂○首○自○思○彼○思○海○里○司○也○其○人○少○年○任○俠○威○廉○甚○喜○之○醉○後○爲○述○『○孤○星○』○船○失○蹤○事○頗○涉○隱○秘○爲○人○世○所○未○知○者○醒○而○悔○之○則○已○無○及○然○猶○以○爲○海○里○司○必○不○吾○洩○他○今○茲○重○提○舊○事○則○追○恨○海○里○司○不○置○恨○海○里○司○亦○所○以○自○恨○也○因○瞋○目○呼○曰○孺○子○識○之○余○在○少○年○以○操○舟○爲○業○經○余○駕○駛○者○無○慮○千○百○教○師○曰○然○則○請○先○生○諒○余○勿○加○磨○難○謂○當○年○浮○家○泛○宅○易○舟○楫○如○傳○舍○而○獨○不○及○孤○星○船○也○家○慈○及○余○聞○此○消○息○有○如○天○外○飛○來○天○之○涯○地○之○角○必○欲○尋○得○先○生○一○叩○其○底○蘊○而○後○卽○安○余○等○不○敢○瞞○先○生○自○得○此○消○息○中○心○志○忑○然○寢○不○安○席○者○匝○月○矣○威○廉○曰○何○爲○其○然○也○教○師○曰○是○無○足○異○方○孤○星○船○之○波○士○登○之○出○海○也○余○父○卽○在○其○上○船○旣○失○蹤○余○父○之○信○息○乃○亦○因○之○而○杳○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時○吾○母○方○在○妙○齡○生○余○未○及○週○歲○聞○此○消○息○骨○立○形○消○海○闊○天○空○其○伊○人○兮○何○處○鳥○啼○花○落○慨○時○節○之○如○流○竭○來○三○十○年○錦○衾○角○枕○間○淚○痕○斑○斑○未○嘗○有○一○朝○一○夕○之○乾○也○嗟○夫○先○生○人○世○間○至○悲○慘○之○事○無○過○於○骨○肉○分○離○尤○無○過○於○鴛○鴦○拆○散○母○也○寡○而○子○也○孤○問○天○天○不○聞○叩○地○地○不○應○人○生○至○此○生○意○索○然○矣○苟○有○人○焉○就○見○聞○所○及○得○知○其○夫○若○父○之○信○息○爲○家○慈○數○十○載○啣○哀○茹○痛○之○故○爲○小○子○哀○哀○無○告○之○故○爲○人

道故當一發其慈悲惻隱之心不憚曉音瘖口告之以其詳教士言至此其聲酸澀眼淚汪然欲涕
 威廉鐵石心腸亦爲之感動作色曰汝尊人何名者教士曰余父名約翰姓克夫孤星船之船長也
 此言一發威廉之神色尤爲慌張額筋憤起而不自知顧教士知之以相距近也威廉之爲人夙以
 強毅著刀鋸鼎鑿曾不足以動其心今以教士一言目定神移一反其平日之性豈不異哉兩人相
 視無語者半晌威廉忽柔聲怡氣而問曰汝尊人之名號吾得而知之矣汝母何名則余未得而聞
 也客其有以語吾教士曰吾母乎是何必問密昔司克夫是已威廉曰非克夫其姓愛米立其名者
 耶教士詫曰先生何以知之豈吾父當年曾爲先生道及之歟威廉置不答反詰之曰然則汝何名
 者教士笑曰余忘形矣與先生叙談既久乃未通名余名約翰克夫自余父失蹤余母卽以余父之
 名名余示不忘也惜余當時在襁褓中余父之聲音笑貌蕪不可得而見今茲望洋興嘆陟帖徒勞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威廉目注教士之身自頂至踵殆遍噫氣曰汝母乃以汝老父之名名汝乎汝
 父旣失蹤汝母誓守柏舟耶抑琵琶別抱耶教士聞言羞憤至不可堪思是人出言抑何不檢至此
 欲面斥之又恐決裂致亡父消息威廉吝不以告將若之何思及此乃隱忍不發

方威廉與教士叙談也梅麗立其旁靜聽至是其父謂之曰梅麗此間弗需汝至海濱散步爲佳又

願請客曰汝隨余入室當語汝以甲必丹約翰克夫之遺聞兩人既入戶砰然驟合各就桌而坐桌上殘肴未撤油鹽腥膻之氣觸鼻欲嘔室中陰黑幸四壁多裂縫陽光從之而入略可辨物教士顧及壁間短銃上懸長刀心已竊然異之威廉撚其髭顧而問曰汝母居恆常談及甲必丹約翰老人乎教士謹對曰然余母子兩人恆以甲必丹懸之齒頰威廉曰汝母亦嘗加以評語乎約翰之爲人果何如者教士曰吾母嘗詔余吾父之爲人貌美秀而文性質剛勇懷抱遠略喜爲軼群超倫之事舉世碌碌莫之能比威廉低語曰信乎勿飾辭以誑吾試覆述之教士如言覆述之竊疑威廉重聽者也不則神經錯亂者也不則聾而兼神經病者也時威廉方垂首至臆喃喃自語曰貌美秀而文性質剛勇懷抱遠略喜爲軼群超倫之事其然豈其然乎教士見狀至不耐謂之曰日之夕矣吾母在舟中望眼穿也威廉笑曰唯唯否否汝母延頸企踵懷人者三十年矣爭此一刻語畢振衣而起就室中舞蹈若狂笑聲發於喉際如破竹裂帛響震四壁教士愕然不知所措既見威廉趨右壁壁懸碗架罩以日本之絲織物繪畫精工威廉探手入內取酒瓶一玻璃盞二出笑謂教士曰事誠不可思議老夫胸中塊壘突兀而起非澆以杯中物莫能平之客怒吾乎教士縐眉曰奚敢威廉且笑且開酒瓶傾入兩盞令滿以其一授教士曰且試嘗之勿却爲佳教士不得已受之略沾唇卽止威

廉○笑○曰○客○真○怒○吾○矣○教○士○曰○先○生○如○此○絮○絮○於○意○云○何○吾○甚○不○解○威○廉○不○語○舉○杯○一○飲○而○盡○再○滿○之○而○又○盡○之○袒○裼○裸○裻○就○破○椅○仰○臥○手○足○舒○展○不○復○有○禮○貌○教○士○喟○然○嘆○息○意○是○儉○醉○矣○起○身○欲○行○威○廉○低○首○沈○思○有○頃○仰○面○言○曰○吾○意○不○難○知○居○吾○語○汝○約○翰○克○夫○之○爲○人○美○貌○秀○而○文○性○質○剛○勇○喜○爲○軼○群○超○倫○之○事○舉○世○碌○碌○莫○之○能○比○咄○是○皆○僞○也○其○人○一○卑○鄙○無○恥○之○小○丈○夫○吮○人○之○血○以○自○肥○子○女○玉○帛○刼○所○好○爲○已○有○質○言○之○一○殺○人○越○貨○之○海○盜○耳○汝○井○底○蛙○一○物○不○知○諶○之○曰○勇○豈○不○辱○豪○傑○而○羞○當○世○之○士○哉○教○士○聞○言○投○袂○而○起○履○及○於○寢○門○之○側○威○廉○呵○叱○之○曰○止○汝○無○能○爲○也○言○已○疾○伸○一○巨○掌○執○其○腕○而○返○之○座○如○捕○一○青○蠅○然○瘳○笑○曰○吾○言○未○已○何○遽○去○約○翰○克○夫○所○爲○且○有○甚○於○吾○向○所○云○者○彼○刼○孤○星○船○爲○已○有○水○手○之○不○從○令○者○强○半○殺○之○盡○鬻○船○中○所○有○往○來○於○支○那○海○濱○結○識○其○盜○魁○拒○殺○追○捕○之○兵○橫○行○數○十○年○支○那○沿○海○之○民○一○提○其○名○雖○小○兒○不○敢○啼○也○教○士○克○夫○年○方○壯○孔○武○有○力○曩○在○哈○伐○演○武○廳○與○人○角○技○屢○獲○勝○此○時○竭○力○擺○脫○而○廉○威○以○一○手○持○之○毫○不○爲○動○教○士○喘○息○言○曰○汝○勿○惡○作○劇○速○釋○手○吾○有○以○誨○汝○就○子○前○斥○其○父○是○爲○無○禮○侮○及○死○者○是○爲○無○勇○吾○始○以○先○生○爲○奇○人○今○乃○知○其○爲○妄○人○也○廉○威○置○不○睬○握○之○愈○堅○引○其○身○就○已○目○相○視○而○鼻○亦○幾○於○相○觸○低○聲○謂○之○曰○噤○勿○聲○汝○在○此○時○尚○不○知○所○與○語○者○爲○何○人○耶○試○凝○神○壹○志○以○相○吾○面○汝○母○珍○藏○之○卵○形○小

匣中不尙有吾當年之影片。置其中。耶汝母所御指環。上鑲寶石。作海天蔚藍色者。非吾在三十年前親爲之帶之者耶。言已釋手。教士引身疾退。癱坐於椅中。形若被刺大聲疾呼曰。天乎。世豈有此哉。威廉反鎮靜。注酒於杯而飲之。笑曰。吾初見一婦人乘汽舟而來。微矚之。卽識爲愛米立。心怦怦然。比汝登岸告吾以名姓爲翰約克夫之子。實卽吾之子。回想當年復觸舊恨。今事已大白。不必言矣。汝何默默無一語作答。教士顏色灰白。挺然端立。舌強而不能語。威廉續言曰。吾雖海盜亦哲學家也。當年倒行逆施。實有所激而爲此。汝母無吾無以有今日。吾無汝母亦無以有昔日。此其故不必明言。汝亦智者。意會之可耳。實則吾之本性。無所爲善。亦無所謂惡。惟汝亦然。未必能幹蠱而尙可克家。汝識之。吾一入選者。手刀鋸。桁楊。惟其所命。而汝爲盜後。又豈能免於禍哉。教士此時忽持冷靜之態度。悄然答曰。先生勿戲言。吾父棄養。屈指於今數十載。墓木拱矣。豈能復生。威廉目注之意若贊。其有定見。謂曰。否否。汝父何嘗死。欲掩弋者目。爲此喬裝。汝起身。余偕汝觀。汝母去。教士隨威廉起身。顏色仍灰白如大理石。願不掩其英爽之氣。酷肖其父。在三十年前。駕扁舟從波士登出海時也。

教士舉足前進。逼近威廉。端相其面貌。威廉笑謂之曰。孺子。汝今知汝身之所由來矣。願居此乎。惟

時室中陽光微弱有若昏黃之景兩人以面相向兀然不稍動忽室門大開日光乘之而入眼前頓放光明兩人皆回首見當門而立者即密昔司克夫彎其右臂抱梅麗纖腰之上面幕已除微笑曰此可愛之女兒肯與吾結伴何幸如之比見兩人笑容驟斂顧其子復顧其子身畔之一人意甚狼狽三人相視無言者久之梅麗立其旁呆視不解二人命意所在既而笑曰父親何不爲吾介紹於貴賓密昔司克夫不稍退避亦不與威廉爲禮頗具清教徒嚴肅之遺風目斜視威廉口則詔其子曰吾兒何久不行汝纏威廉先生也亦甚矣言已微向威廉屈躬爲禮轉其軀足仍趑趑不行手則抱梅麗纖腰緊緊勿釋且與之笑話甚殷

密昔司克夫再醮而重寡追念前夫愛情復熾顧外間盛傳其死痿痺寂寂常與其子言而慟之比聞海里司言萬里孤舟急不能忍既履孤島自門外竊聽兩人密語心躍然幾不能自持未幾梅麗啓門就而呼之曰父陡悟使君重復有婦且綠葉成陰矣嫉妬之念不覺深中於心顧略一反省則又於平躁釋不覺威廉之可恨而惟覺梅麗之可愛抱持之撫摩之溫存而笑語之竟不知若何慰藉之維時教士克夫已奪門而出返手急闔之不敢回顧向海濱疾趨心中如醉如痴疑神疑鬼偶一回省則有一陰森慘澹之容赫然如在目前恐怖懊恨之極且走且思曰豈有吾亡父而能顯靈

哉。威廉白郎作祟耳。

密昔司克夫與梅麗挽臂徐行。覺是女柔媚之態。對之可以忘憂。髮爲晚風所吹。蓬鬆歷亂。則代爲理之。使向後垂抵泊舟處。潛以玉珎一枚納其衷衣之內。俯與接吻。令勿却。既而珍重一聲。登舟解纜。雲水蒼茫。中去舟渺如粟。漸隱漸遠。終於不見。而梅麗猶痴立海灘之上。伸其螭蟻之頸。遠望水天一線。兩行別淚盈盈。綠頰而下。與海波鬥豔也。

國民小說

血性男兒

(瘦鵝譯)

庇亞爾拉方德。貌似粗獷人。而其胸臆中。則懷愛國之赤誠。與夫英雄之熱血。爲尋常人所難能。故貌雖粗獷。殊不足病。意盎者。其八齡之子也。拉方德愛之彌摯。一若此包羅萬象之搏搏大地。亦弗及其子之可寶實。則渠之對於乃子。謂之曰。愛猶未盡。然爲狀直類宗教家之崇拜。其神祇意盎。明眸似水。秀髮如雲。風神奕奕。然殆匪人世凡俗之骨。拉方德居恆懷之。臂間頰親。以吻願每一念。及亡妻瑪麗亞。則淚痕榮然盈兩。毗幾將飛。濺而出。濕其愛子玫瑰之頰。蓋意盎嬰時。卽喪母。曙後孤星彌復。可憐。賴庇亞爾。停辛。仁苦。撫育。以長。幸阿爺溫柔之性。正不亞于阿娘。故此無母之兒。殊弗覺其無母之苦。惟拉方德。伉儷情深。輒惓惓於地下亡人。未能遽忘。而曩時愛妻之情。至是驟益十

倍○悉○加○之○愛○子○之○身○

拉○方○德○一○身○初○無○長○物○舍○此○愛○子○意○盡○外○尚○有○一○四○弦○之○琴○視○之○等○於○良○友○每○日○工○罷○無○事○父○子○輒○相○偃○而○坐○借○此○冷○冷○琴○聲○度○其○溫○馨○甜○密○之○光○陰○意○盡○酷○好○聽○琴○聲○起○時○未○嘗○有○倦○容○拉○方○德○欲○博○愛○子○歡○則○亦○不○辭○勞○瘁○數○數○操○之○意○盡○更○鼓○掌○踊○躍○以○悅○乃○父○使○乃○父○如○置○身○大○音○樂○會○中○受○千○萬○人○之○讚○美○而○排○其○中○心○悼○亡○之○念○蓋○天○下○父○子○間○之○互○相○體○貼○互○相○摯○愛○未○有○如○拉○方○德○家○父○子○之○甚○者○也○居○未○久○意○盡○即○亦○能○操○琴○作○歌○且○其○音○樂○上○之○智○識○不○弱○於○乃○父○乃○父○復○盡○力○授○之○賴○其○靈○指○慧○耳○不○久○遂○成○一○小○音○樂○家○頗○欲○自○置○一○四○弦○琴○俾○得○息○息○相○親○願○以○年○幼○無○力○引○為○大○憾○一○日○為○誕○日○之○晨○意○盡○猶○未○起○醒○時○揉○其○倦○眼○斗○見○床○側○有○一○華○美○之○琴○合○中○奠○一○新○四○弦○琴○琴○絲○顫○動○若○將○作○聲○意○盡○乃○大○悅○抱○琴○力○親○以○吻○繼○即○一○躍○下○床○飛○馳○而○入○乃○父○之○寢○室○朗○朗○作○謝○詞○并○投○身○嚮○父○報○以○無○數○之○親○吻○自○是○意○盡○樂○乃○無○極○長○日○第○以○琴○為○其○唯○一○之○良○伴○且○又○得○阿○父○傳○授○竟○卓○然○成○家○小○音○樂○家○之○名○風○靡○一○時○城○中○或○有○音○樂○之○會○意○盡○必○抱○其○四○弦○之○琴○翩○然○登○場○厥○後○城○中○遂○無○一○不○聞○小○音○樂○家○琴○亦○無○一○不○知○小○音○樂○家○名○

亡○何○法○德○間○之○戰○雲○起○矣○法○蘭○西○人○為○祖○國○故○都○棄○家○帶○甲○而○上○沙○場○而○庇○亞○爾○拉○方○德○亦○在○從○軍○

之。列。拉。方。德。之。愛。其。國。如。孝。子。之。愛。其。親。自。投。袂。而。起。初。不。作。一。怨。對。語。惟。以。拋。撇。愛。子。方。寸。間。不。無。抑。抑。蓋。其。一。生。之。愛。情。久。已。茫。無。所。寄。所。愛。者。祇。此。一。子。奚。能。忽。然。於。懷。然。底。亞。爾。生。而。具。愛。國。之。心。爲。祖。國。死。死。且。弗。朽。寧。肯。以。愛。子。而。忘。祖。國。因。力。鼓。其。勇。氣。躍。躍。然。欲。殺。敵。去。啓。行。之。夕。謂。意。盎。曰。意。盎。汝。須。知。吾。法。蘭。西。人。人。當。作。軍。人。國。家。有。事。卽。各。出。而。效。命。萬。不。容。次。且。不。前。如。資。中。之。鼠。子。意。盎。悄。然。問。曰。阿。父。渠。輩。或。能。聽。阿。父。弗。出。留。家。爲。兒。伴。乎。拉。方。德。急。掉。首。曰。吾。兒。是。鳥。乎。可。是。鳥。乎。可。意。盎。曰。然。則。兒。當。從。吾。親。愛。之。阿。父。同。行。拉。方。德。曰。意。盎。是。亦。弗。能。汝。其。安。處。家。中。勿。鬱。伊。自。苦。戰。局。告。終。後。子。卽。過。歸。視。汝。或。且。得。一。勳。章。章。吾。胸。意。盎。吾。兒。汝。當。知。此。勳。章。實。爲。大。國。民。至。榮。譽。之。標。識。汝。亦。願。阿。父。得。一。勳。章。乎。意。盎。欣。然。曰。願。之。願。之。兒。他。日。亦。願。博。得。一。勳。章。舉。以。傲。人。斯。時。庇。霞。爾。以。別。離。在。卽。方。寸。已。亂。殊。弗。欲。與。意。盎。絮。絮。徒。增。悵。悵。遂。慰。之。入。睡。迨。宵。深。人。靜。諸。籟。俱。寂。時。始。悄。然。而。起。至。愛。子。之。床。側。注。其。雙。眸。於。此。玉。雪。可。念。之。小。脣。上。意。至。戀。戀。惟。一。念。及。是。行。卽。成。永。訣。後。此。不。復。有。再。見。之。期。則。悲。痛。萬。狀。淚。珠。立。盈。於。兩。睫。悄。立。移。時。卽。俯。首。與。之。親。吻。吻。已。遂。掩。其。淚。痕。狼。藉。之。面。躡。足。出。室。去。

翌。日。味。爽。意。盎。猶。在。夢。中。拉。方。德。卽。出。面。一。多。年。老。友。友。寡。婦。也。心。地。至。愷。惻。仁。慈。而。尤。好。與。稚。子。

曠拉方德。因以意盡託之而已。則懷其滿腔愛國熱血。躍馬從軍去矣。日復一日。戰雲猶團結弗散。家家之父母妻子。懸念征人都側耳以聽戰地消息。意盡夙興必詢阿父如何。聲淚幾於俱下。夜寐則輒禱之上帝。喃喃然言曰。願上帝福阿爺使阿爺歸。有時或得乃父一簡。則大歡忭。長聲細讀。百遍不厭。翻覆摩挲。如獲異寶。願對此手澤。益動思親之念。日必翹首門前。盼阿父歸來。每值憂思。蟻集百無聊賴時。則以其四弦琴爲唯一之消遣品。每杜門不出。長日操琴而靈犀一點。輒復裏向沙場。惝恍間似聞鼓鞞聲及槍礮聲。與劍人呻吟之聲。雜然並作。聽之令人無歡意。盡至是恆躍起而號。雙睛含皇恐狀。熠熠然直視於前。而幻想紛綸。又上心頭。似見其親愛之阿父。偃臥於陳陳積尸中。寂然弗動。數日間。意盡中心。阨陞彌覺不寧。惘然四顧。直將成爲癩人。幸弗久。又得乃父一書。謂戎馬倥傯。中百凡都安。始少祛其憂思。意盡一得是書。則立犇至一幽僻無人處。俛而大笑。俛而大哭。沃以數行眼淚。復親之數十百次。後乃什襲藏之一小合之中。狀至鄭重。此小合者。蓋意盡之寶藏也。

自此一封書來。後日復一日。來復復來。復竟無戰士消息。意盡憂心如擣。弗能或釋。卽其視作良伴之四弦琴。亦置之不顧。人有過門外者。遂不復聞此小音樂家。泠泠悅耳之琴聲矣。意盡日夕無所

念但念其息息相依之阿父長日無所事則檢查戰地死傷者之名單幸久久未見阿父名心乃少安而萬疊之憂思終莫能祛寸心惻惻如將碎裂惟意盎者愛國健兒之子也雖悲痛已極初不肯下一滴眼淚第於沈靜中懷其將碎之心祝阿爺無恙歸耳

一日之晨意盎忽於俘虜單中見第十五營兵士庇亞爾拉方德之名知爲阿父則不覺爲之泣下念阿父實爲世上至可寶之人今乃淪入敵人手屈身作俘虜是寧非男兒之大辱吾旣爲其子在理當往援之出始盡子職卽弗克出諸敵人之手亦應與之共晨夕悅之慰藉之把其手吻其頰并語之曰阿父兒來矣今茲汝之小意盎樂也阿父見吾必且歡忭而忘其羈囚之苦意盎念至是意乃決

翌日凌晨意盎行矣寡婦受拉方德託良弗忍聽此八九齡之稚子復復獨行願求之無效哀戀之無效恫嚇之亦無效而意盎竟行同行之伴侶匪他卽其所愛之四弦琴也

德意志軍營中殊勃勃有生氣騎兵盤其馬往來馳突角聲嗚嗚然響徹四野聲聲似挾驕意軍人輩聞角聲知晨操時屆則紛然麇集狀如餓馬之奔槽惟此軍營之外在在都呈蕭索之象蓋三日以前方有血戰死者枕藉觸目皆是地球上似斗起無數之培塿法蘭西軍人之被俘者凡百人俱

羈營中。中有六人。則以間諜論。將於亭午時處死刑。而彼庇亞爾拉方德者。亦爲六人之一。去死蓋已近矣。當此德國軍人輩。麇集時。忽見遠處有一守兵。又逮一俘虜。來自大戰。以後固日日有俘虜。至人亦不甚注意。及近則大詫。蓋此俘虜。初非法蘭西之軍人。而爲一韶顏稚齒之童子。厥狀至婉。嬌可愛。手中所執。亦非槍。非刀。而爲一四弦琴。之琴。合一軍人見狀。卽揚聲謂守兵曰。嘻。伙伴。君乃携得一小琴師來耶。童子怡聲答曰。然。先生。吾爲琴師。而人則僉呼吾爲小音樂家。意蓋軍人曰。人旣以小音樂家稱汝。然則汝能操琴作歌乎。意蓋顛聲答曰。吾略能之。惟不足云。工軍人曰。汝可一試。以悅吾輩。遂曳意蓋衣。相與入一防守之室。諸軍人譁從之。集於意蓋之四周。各以暴厲不仁之面面意。盡幾使意蓋爲之胆落。幸意蓋一以勇氣自持。夷然無懾。旋卽着然啓其琴。合將琴出。舉其狀若藍寶石之雙眼。四射如電。而身乃不期而微顫。時卽有一人啓口問曰。孺子。汝能作何歌。意蓋弗答。第以纖指輕撥琴弦。歌其阿父。曩時所授之歌。歌聲與琴聲一起。四隅都寂。但有此曼妙嬌媚之聲。如鶯簧。如泉韻。如松聲。蕩漾於空氣中。鼻鼻弗絕。此無數粗獷之軍人。乃一一如受魔術。呆木弗動。歌聲絕時。邊有叩牆之聲。起於隔室。漸叩漸高。繼則有悲切之呼聲。破空而出。曰。意蓋。吾兒。若曹曷放吾出。使吾一面吾兒。意蓋吾兒。吾兒。意蓋一聞此聲。立飛馳至於門次。朗聲答曰。阿父。意

盍在是兒特來就阿父阿父曷出而吻吾時有一德人卽暴聲呼曰孺子越來是否則吾且立怒意盍含淚言曰先生吾欲面吾阿父德人曰越更爲吾歌毋絮絮惱人意盍曰先生吾決弗歌吾決弗歌阿父阿父衆軍人不能復耐僉囂然呼曰越歌越歌不歌汝且無幸意盍曰先生毋急急吾必一面阿父然後爲諸君歌一人怒曰汝必爲吾輩歌始能面而父又有一人呼曰良然良然越爲吾曹歌「萊因河上戍守之歌」按是爲頌揚德意志軍人者衆和之曰佳佳越歌「萊因河上戍守之歌」意盍怒張其眸決然答曰吾弗能歌是迫吾吾寧斷吾琴上弦時衆中有一狀如統領也者發其暴厲之聲曰汝必歌是毋許頑梗抗吾人命意盍嚙其唇默然弗聲繼卽展其五指徐徐調琴弦而隔室中阿爺喚兒之聲尙復依稀入耳意盍熱血沸騰氣亦立王剎那間琴聲卽悠揚而起發爲激楚之音所歌者則爲「法蘭西祖國之歌」歌聲未絕梁塵欲動隔室俘虜盡呼法蘭西萬歲德意志之軍人則皆大怒攫其琴擲之地碎爲粉齏顧意盍殊漠然無動衆卽挾之以入隔室而父子乃聚首矣

亭午時庇亞爾拉方德及其同伴五人一一自囚室中出將受德意志人之死刑顧此六人之外忽多一人挺然定於庇亞爾拉方德之次狀如石範之像讀吾書者當亦知其人爲意盍矣於時意盍心躍躍樂甚了無所懼蓋得與阿父携手同死雖死亦甜初弗知死之可悲而拉方德則殊不忍見

愛子之死於非命因哀懇此監刑之官曰先生其恕吾子恕吾小意蓋監刑之官冷然曰間諜之名單上初無渠名本可無須從汝去惟渠堅欲行吾殊不能止之弗行拉方德微喟又謂意蓋曰意蓋吾愛汝其趣歸少一濡滯歸且無及意蓋曰阿父兒願從阿父同行於是彼六人及此稚子卽並肩而立以俟發槍意蓋兀立不少動蘋果頰上猶含笑容槍將發拉方德又悲聲呼曰意蓋吾兒吾至愛之兒噫上帝救吾小意蓋意蓋悄然曰阿父勿悲曷親兒吻兒終得阿父矣兒今在阿父側兒心乃彌樂阿父曷親兒以最後之吻呼旣而一二三之聲亦已出諸監刑官之口槍聲怦然作似又聞彼稚子振吭呼曰阿父母悲阿父爲祖國死死亦有光兒爲阿父死亦爲祖國死耳槍聲旣寂二人之身遂踣二人之臂互相糾結而二人胸中之血亦同時飛濺而出互相凝合

社會小說 禍歟福歟

(常覺譯述)
(劍秋潤辭)

讀者諸君亦知予爲何如人乎予之生平誠實無欺卽素來反對予者亦弗視予爲譁張爲幻之人蓋予未嘗因吸得犬都會思想複雜之空氣遂致擾亂心曲也予在倫敦日唯飽挹沙塵霜露而爲尋常商業中之供事碌碌終日刻無暇晷所得以休息者唯八月中之兩星期予於此休息期中時時散步海濱流覽風景光陰荏苒倏忽間兩星期已消磨過去此外則唯耶穌聖誕之兩日耳夫以

休○暇○之○日○置○身○於○繁○華○無○比○之○倫○敦○市○上○在○理○宜○與○會○颺○舉○擊○球○馳○馬○盡○此○十○餘○日○愉○快○之○光○陰○然○在○予○視○之○則○枯○寂○殊○甚○讀○者○如○不○信○請○爲○諸○君○縷○述○之○

予○乃○一○微○細○之○商○人○也○以○所○入○言○每○一○星○期○卽○以○先○令○計○之○其○數○亦○幾○幾○不○足○道○殊○不○屑○惹○諸○君○之○一○盼○然○卽○此○幾○幾○彼○司○命○之○神○復○斬○而○不○肯○予○蓋○予○所○供○職○之○洛○英○絲○廠○其○經○理○某○君○竟○淹○然○長○逝○於○福○爾○街○寓○廬○之○矮○屋○中○經○理○旣○徇○予○遂○賦○閒○乃○於○十○二○月○之○某○日○携○剩○餘○之○數○先○令○惘○惘○出○廠○門○是○日○天○氣○陰○沈○濃○霧○迷○漫○四○塞○一○若○上○帝○亦○垂○憐○此○日○暮○途○窮○之○人○者○出○廠○後○予○遂○下○榻○旅○館○日○復○一○日○囊○資○盡○罄○而○旅○館○中○之○膳○宿○費○乃○積○逋○無○算○予○之○初○意○以○爲○覓○一○噉○飯○所○當○非○難○事○豈○知○大○謬○不○然○奔○走○數○旬○依○然○無○效○誠○以○供○事○一○職○社○會○上○人○浮○於○事○而○大○多○數○又○爲○日○耳○曼○人○撰○去○吾○人○於○是○遂○無○一○席○之○地○予○年○事○已○近○三○十○他○事○不○敢○自○詡○於○供○事○中○當○推○最○有○經○驗○者○故○每○日○閱○報○紙○輒○注○意○於○告○白○見○有○招○請○供○事○者○予○必○作○書○以○應○豈○知○枉○費○郵○資○書○去○後○輒○消○息○杳○然○彼○之○不○識○入○亦○予○命○運○之○厄○也○無○已○乃○日○奔○走○於○多○霧○之○倫○敦○道○上○鑽○頭○覓○縫○卒○不○能○得○仰○天○長○歎○淚○潄○潄○欲○下○嗟○乎○此○中○苦○况○惟○吾○儕○嘗○之○最○切○彼○駕○輕○車○策○怒○馬○者○何○嘗○夢○見○哉○所○幸○予○猶○未○娶○無○家○室○之○累○而○旅○館○主○人○又○待○予○甚○厚○未○嘗○因○積○逋○之○多○避○下○逐○客○令○否○則○殆○矣○

予稅居愛克生街。此街狹窄，殊甚。即當七八月間，天朗氣清，亦黑暗無光，線矧在此。嚴寒肅殺之際，乎斯時，予之命運直與此街結患難。交日向黑，暗中進行，駸駸弗已。時則距新年僅數日，各商業方結束。一年贏縮，準備休息，益無暇顧。及用人問題，於是惡運之神，逐日日盤旋予之頂上矣。予在曩日，恆日往聖培克藏書樓，不需一錢，翻閱各報，冀或有所際遇。至是予且心灰意懶，遂亦輟而弗往。每聞人家預備耶穌聖誕之節物，予心滋痛，蓋人方度其愉快之佳節，而予正鬱伊欲死也。聖誕前一日晨，予偶過聖培克藏書樓，順便而入，翻閱一二種日報，無意之中，斗見告白數行，係招請供事者。細閱之，覺字裏行間，隱隱然專指予一人而言，但未詳細註明姓字耳。其文曰：招請商業會計一位，其人年須三十以內，面目清秀，粗諳法語，又須於絲業中，略有經驗者云云。予遂出鉛筆錄其地址，既歸寓，立作一書，送至海軍街某報館，之投信箱。予心大快，以為佳運將來矣。仰視天天，頓高俯視地地，頓平路上，憧憧往來之人，昔之怒目相向者，今皆以笑容歡迎矣。予斯時心花怒放，腰脚亦頓覺輕健，遂步行至洛奇斯山，登其巔，俯瞰倫敦全城，盡在目中，延覽久之，至萬家燈火時，始歸。則寓主婦密昔司格的司已迎於門，譊然謂予曰：先生來何晚耶？適有人訪汝，遲之良久，乃留一短箋而去。汝且往視之，予即狂奔登樓，啓臥室，果有一函置案上，亟啓讀之，詞甚簡略，僅寥寥數字，謂

書已接到。今晚請至風磨街松柏居廬一晤。其下並不署名。讀者諸君子得此佳音之後。其得意爲何如乎。予又頻爲幻想。主人必需予至。急又思。主人當時必曾親往海軍街之報館。索取回信。得予書後。意乃大洽。故專誠願訪耳。如此佳遇。予求之數月而不得者。今乃於無意中得之。豈可坐失。因遂忽忽進餐。餐已。趕搭火車。既抵卡洛克車站。乃下車詢問。久之始得風磨街。街臨火車軌道。頗修廣。熱鬧亦稱。是特以夜深。故寒氣襲人。路燈又黯淡不明。乃覺予之難行耳。久之得松柏居廬。屋深而突。較鄰居爲高。廣前有玻璃天幔。下爲花園。復有橡樹之矮籬。景乃幽雅絕倫。既及門。舉手按鈴。卽有一老僕應聲出。導予入門。左之應接室。室中火爐方熾。溫暖適人。唯有異氣一種。時時撲入鼻。觀令人不舒。方疑詫問。一老人出身長而瘦。挺然直立於前。狀類軍人。頂上僅白髮數莖。鬚茸茸然。長而疏。兩頰微赤。身御晚禮服。護胸上綴以寶貴之金鋼鑽。光彩射人。見予卽鞠躬爲禮。且肅予坐。復以銳利之目光。遍矚予身。予不覺凜然。時則彼已坐於火爐對面之一椅上。語予曰。密斯特塞羅君。乃應予之招請而來者乎。予曰。然。辱承過訪。有失迎迓。良用歉然。老人曰。君乃於絲業中有經驗者乎。曰。然。予供職於麥伊爾處者垂六年矣。老人卽曰。洛英公司良發達於此間。絲商中當推巨擘。老夫與密斯特麥伊爾亦相檢。不幸於一月前死矣。予應之曰。然。今公司總理已易人矣。予之失業。

卽以此故老人曰吾已知之君之經驗良佳且未娶於吾之職務最適宜特不知他日設有需君時君能遠適乎予曰諾老人至此顧躊躇不決頻頻向予注視且玩弄其表練予心乃跳盪不已慮其決裂旣而老人又曰吾之目的唯須雇一誠實可恃之人至於俸給多寡初弗斤斤計較也所最關重要者唯嚴守秘密耳予曰是則盡予之力當可勝任也老人曰此非余之過慮萬一僨事吾之損失至鉅因此不得不徘徊審慎耳予曰丈如不信且試用若何予必能於試用期中證明予乃一誠實可靠之人也老人不答但翕其兩唇而爲傻笑絕不置可否予心滋疑益勃勃跳不已少須老人乃曰吾今決雇汝矣每一星期與汝以五磅之俸金唯須遵吾條件而行汝能從否予思一星期內獲俸乃至五磅則條件無論如何嚴酷予必俯首聽命否則不將坐失此機遇乎因疾應曰諾請丈示以條件可也老人曰汝能遵從乎曰能曰然則吾爲汝言之第一事汝先當立誓凡所聞見概守秘密不得洩露一字予聞其言以爲老人所以設此款必因前夥揭其底蘊故嚴防若是予緘口弗言可也遂應曰諾老人乃自椅間起向書架上取書一冊皮面金邊裝釘極美麗視之則聖經也老人雙手捧聖經吻之者再以示鄭重之意旋命余對之設誓予不禁大詫然觀老人態度嚴肅而又正大初無可疑之處矧加以最優之俸給予已心滿意足其他一切遂不暇顧因如其命而以誓

經歸老人。老人曰：良佳。吾且言第二事。吾雇汝當與汝約。雇期以一年爲度。汝成績果佳者，仍當繼續。汝名非奇姆塞羅乎？予曰：然。曰：否。自今日始，當取消此奇姆塞羅之名。汝能行否？老人言至此，目灼灼注視予，弗已。予詫曰：丈言何謂也？予實不解。老人曰：吾今明告汝。汝當易其名曰：罕格哈克坡。此余長子名也。予益大詫曰：丈誤矣。予豈能冒充他人之子乎？老人曰：汝第爲吾長子可也。自今以後，汝毋須再往愛克生街，可遷居聖約翰街之旅館。一切膳宿費均歸予擔任，且須改變汝之面貌。衣服使無人識。汝爲奇姆塞羅，予愕然曰：然則丈之長子何往？乃欲雇人庖代乎？老人復視予曰：吾子乎？蓋已不幸死矣。予本滿腹狐疑，至此益復迷惑。因遂詢之曰：是則丈欲予爲已死之人矣。老人佛然曰：吾旣雇汝，凡事須聽吾之命。汝須知現在地位，乃有三百磅一年之收入。汝猶嫌其少乎？予亟曰：否。實告丈，予與令郎生平從未一面。彼之聲音笑貌，予實茫然無所知。脫依樣不能畫葫蘆，豈不爲人識破？予冒此險，是以懼耳。老人笑曰：冒險乎？汝爲吾子，何險之有？冒險者實老夫耳。汝果不遵吾約者，欲享此福之人，何慮萬千？予恐事敗已成，亟曰：此特予之意思耳。予慮真罕格哈克坡一且出現僞者，不其殆乎？老人狀頗鎮定，曰：汝爲吾所雇用，自有吾負其責任。汝毋庸慮也。予曰：如此則予可遵命矣。尙有他條件乎？老人曰：無矣。特有一言告汝。今日第一步先令汝學化裝術。夜間

即有人來教汝汝須盡心學習能與吾子面貌愈似者愈妙予曰然則弗令予當供事職乎老人曰此非一定或者有時爲吾作書記此外汝第徜徉於倫敦城中舉止須軒昂金錢須任意揮霍惟須聽吾命令毋軼出我指定範圍以外如此則汝之職務盡矣汝既獲厚薪又得遨遊熱鬧場中吾思汝亦何樂而不爲言既遂出一相片示予曰汝當化裝爲照中人予取視之不禁大駭蓋予貌實與照中人相似也時予疑雲忽起心想此老人何以必令予扮爲已死之人殆有不正當之行爲乎讀者諸君斯時予所慮者果不誤設予非貧不能度日必立即拒却然予既發誓愿守秘密則亦無能挽回矣顧疑心終弗能祛乃緊蹙雙眉躊躇莫決老人誤會予意曰俸給殆嫌少乎然則吾當增之每日畀汝以一磅可也予乃毅然曰承文厚惠敢不感激圖報自今伊始當力避予相識之人忘棄予以前之事一心一意爲丈之長子可也老人大喜曰孺子可教

少選老人乃導予入一密室則化裝者已至矣老人以照片給其人其人端相久之乃於予之面上東塗西抹着意經營予幾欲笑失聲自思予非伶人何爲作此把戲久之其人乃曰可矣窺鏡以視絕非本來面目蓋完全一照中人矣其人復爲予拭去命予學習且頻頻教予以化裝要訣予與照中人本不相遠少加點綴即可神似一小時後予已盡得其術老人見之大樂酬其人以五磅之鈔

幣其人向老人鞠躬而去。老人乃語予曰：吾知汝於此事不無疑詫。然個中底蘊，僅吾一人知之。汝不必問。吾亦決弗告。汝今者預付汝一月薪金，言次遂據案書三十磅之支票一紙，簽押訖，卽以授予。予心大喜，自思人生於世，運命何常！一小時前囊中猶不名一錢，一小時後乃腰纏三十磅之巨金。倏忽之間，榮枯乃若是人，固不可料也。老人復畀予輕裘一襲，服之頓覺滿身光彩。予乃隨老人出及門，則圍人已駕馬待。老人既登，予亦隨之而登。揚鞭一揮，四蹄並舉，未幾已抵聖約翰街尾之大旅館。門牆煊赫，與愛克生街之旅館相懸天壤。入其內，陳設華麗，狀如富豪居宅。且有俊僕供使令，一呼立至。予生平從未歷此境，驟遇之，幾疑天上非人間。老人復命侍者取香賓酒，至與予對酌。酒闌，老人語予曰：汝識之，汝名爲罕格哈克坡，乃特溫赫地方大佐查理士哈克坡之長子也。一月之前，乃自美洲來者。汝以後當日往劇場或俱樂部中，隨意取樂，設有與汝身分相等者，當竭力與之交接，以揚汝之名譽。至於費用，多寡月終悉由吾料理。不汝吝也。此外更給汝以月薪三十磅。嗣後吾有所命，當隨時函告。原來老人之布置，至爲周密。凡梳沐之具，名刺信封信箋之類，無一不備。無一不有。罕格哈克坡之標識箱篋衣服亦然。他人絕不能窺出破綻也。予屢屢刺探其中原因，老人輒亂以他語卒之。謂予曰：吾已告汝，汝欲吾解釋此事，甚屬無謂。吾決不爲汝言也。老人去後。

予遍。闖。各。室。則。陳。設。華。麗。者。凡。四。沐。浴。間。更。衣。室。寫。字。房。德。律。風。電。燈。無。不。應。有。盡。有。而。於。未。娶。者。最。適。宜。侍。者。名。培。脫。經。予。細。詢。悉。茫。然。無。知。蓋。老。人。所。新。雇。者。也。讀。者。試。思。予。以。落。魄。無。聊。之。身。一。且。命。運。逼。人。驟。處。此。享。用。過。王。侯。之。境。心。中。之。甜。滿。不。言。可。知。殊。不。知。乃。爲。禍。之。門。也。是。晚。予。御。獺。絨。之。大。衣。出。旅。館。散。步。街。頭。意。氣。揚。揚。自。得。甚。過。麗。珠。餐。館。昂。然。直。入。大。餐。室。高。聲。呼。侍。者。取。酒。至。一。人。獨。酌。少。頃。沽。客。潮。湧。而。至。蓋。劇。場。已。閉。幕。矣。此。輩。悉。紳。士。或。大。腹。賈。身。御。極。華。美。之。晚。禮。服。入。座。各。與。其。友。對。飲。笑。談。甚。懽。予。乃。趨。入。人。叢。極。意。酬。酢。卽。不。相。識。者。亦。虛。而。與。之。委。蛇。遵。老。人。命。也。飲。畢。回。寓。培。脫。含。笑。出。迎。予。命。取。所。備。上。品。雪。茄。至。恣。意。狂。吸。且。吸。且。思。予。今。在。此。彼。寓。主。婦。密。昔。司。格。的。司。見。予。一。去。不。返。必。疑。予。無。力。償。積。逋。故。不。別。而。行。脫。令。彼。報。告。警。局。則。如。何。繼。思。警。局。未。必。以。錢。債。細。故。違。肯。四。處。偵。緝。卽。偵。緝。矣。亦。必。不。能。得。予。蹤。跡。思。至。此。心。遂。坦。然。翌。日。之。晨。早。餐。竟。予。乃。往。白。林。登。公。園。游。覽。日。將。晡。復。往。皇。家。咖。啡。館。進。膳。下。午。往。奧。斯。福。熱。鬧。處。散。步。途。中。每。過。一。大。商。店。見。其。窗。內。陳。設。種。種。者。必。駐。足。呆。觀。至。少。須。歷。十。分。鐘。冀。途。人。之。一。盼。也。予。本。欲。以。支。票。兌。現。願。票。上。簽。有。十。字。之。押。不。能。兌。現。金。乃。貯。諸。囊。備。付。店。賬。之。用。及。晚。入。太。子。餐。館。晚。餐。九。句。鐘。仍。回。旅。館。悶。坐。無。事。取。雪。茄。而。吸。伸。兩。足。閣。於。火。爐。邊。溫。煖。無。比。移。時。侍。者。培。脫。入。報。謂。有。少。年。女。郎。

見訪予聞少年女郎四字霍然起立亟向鏡中再四窺視復理髮使下垂蓋欲肖罕格格哈克坡也予方整衣欲出而門已呀然闢一青年之女郎嫵嫵入身披極美麗之大衣姿態輕揚世無其匹既入乃以玉手握予掌發爲誠懇之態語予曰密斯特罕格格哈克坡乎儂今日方得信知君稅駕於此晚餐之後儂乃偷暇而來予唯唯女郎復瑣瑣詢予別後事予實無詞可對無已惟有含糊應之而已既而女郎復曰君之至友某君自舊金山來書謂君以感冒故遂致大病人皆爲君慮而儂乃尤甚幾於食不下咽寢不安席予突然詢之曰何耶女郎慘然曰噫密斯特罕格格哈克坡乎君何健忘至此乃不以儂爲情人乎至是予始恍然悟女郎非他乃罕格格哈克坡之情人因亟曰予何嘗忘之吾人之愛情當一如昔日也女郎聞之欣喜不已乃解其領鈕向予接吻曰然則西皮爾當仍屬於君乎予曰然當接吻之際予見其外衣之內襯一襲黑色之晚禮服華美無倫而一縷肌香直由鼻觀透入腦府予心幾不能自主而女郎復絮絮述以前情話予皆漫應之惜予善忘弗能爲諸君述矣所能憶者當予與女郎兩手相握時陰陽二電流互相融和予之愛情不禁油然而起臨去復秋波一轉露其編貝之齒笑謂予曰儂今去矣弗卽去恐家人覺也半小時後君能至儂家一叙乎彼果甚歡迎也予訝曰彼乎彼何人也女郎亦訝曰奇克司及諸女郎耳君豈已忘之乎斯時予之心中

滿擬一往所窘者未悉女郎居址又不便詢問乃設詞以餌之曰密昔司仍居原處乎女郎曰然旁脫街之四號也君殆又忘之乎予曰否恐……女郎不待予詞畢即阻之曰儂欲去矣半小時後君必須枉願儂將遲子應接室內也予諾之女郎復與予親吻者再遂命培克護女郎乘升降機下並命送出門外護之登車女郎去後予思之益窘蓋除女郎西皮爾外所謂奇克司等予從未與之一面設爲若輩窺破奈何躊躇至二十分鐘之久殊乏良策嘿然閉目靜坐而已

於時鈴聲忽震培脫謂予曰有德律風至予接聽之其聲若曰汝乃罕格哈克坡乎細辨其音乃老人也遂應曰然丈有何事見告老人曰有女郎密司西皮爾司莫爾者曾至汝處乎予見培克在側防其洩漏乃托故命其下樓去培克既出予遂縷述頃者之事老人曰汝勿去當速乘馬車至予處毋濡滯也予問老人居址老人曰培克萊場希爾街之八十六號速來勿遲予曰諾遂按鈴呼培克上謂之曰予守此弗離予去去即來乃披大衣由升降梯下樓驅車而往一刻鐘後已抵希爾街老人所居之屋聳然突起絕類英國西方之式甫按門鈴即有一老僕出啓門髮頰白矣見予即脫帽爲禮隨導入一藏書室室中殊空洞中設一案案上燃一燈慘綠無光狀乃如燐門窗亦森然緊閉寂無聲息斯時老僕已去予一人獨坐斗室如入數百年之古墓中陰森之氣撲入齒相擊有聲四

支乃不寒而慄久之老人不出余屢欲遁去顧念老人既命予至此當不至不出一面意者適有他事歟遂耐心等待久之久之老人竟不出傾耳以聽則聲息杳然而桌上之燈益垂垂欲死予乃大窘起視爐架上之時計則知入門以後已三刻鐘矣至是予更不耐久待擬接鈴呼老僕至一詢主人何往詎手甫觸機斗有紅光一片滿室飛舞震天之巨響隨之其聲乃如雷霆一時牆壁門窗轟然並倒什物亦互相撞擊叮噓作響予駭極欲奪門出則已下鎖遂突然暈倒於地木然無所知久之久之始稍稍甦醒張目視之則已不在昨日室中唯見日影絲絲自窗櫺中射入而頭上猶微微作痛伸手以撫之蓋已妥爲裹紮矣予至此乃知身在醫院中己亦不知何以得至此也斯時予乃頻頻自訟以爲不按其機者或不知避此禍而愉快之日將無已時俄而忽聞人聲予以爲非醫生卽看護婦詎知迴身以視竟令予恐怖不止滿身瑟瑟欲抖蓋來者非他乃一世界上所寡有之怪人也其人貌既猙獰可怕而頭頂之上復生一眼閃閃而動予見之幾欲失聲而號願三眼人乃譌然語予曰君毋恐予特來賀君在今日仍得生存於世界者誠如天之福矣予詢曰今日果何日乎曰今日乃星期一也君享愉快之日幾時矣予曰以予思之固未嘗有愉快之日也雖然汝旣以此見問必知個中曲折汝亦知昨日之夕何竟肇此奇禍乎三眼人曰此無他故不過走電觸及煤

氣耳。汝亦知何人救汝出乎？予搖首曰：此則吾弗知。三眼人曰：汝若非予，早已長眠不醒矣。當火發之際，救火隊尙未至，予適道經是地，乃躍入室中，負汝以出耳。予厚謝之。三眼人曰：汝當先謝自己。汝之不死，實賴汝體質強壯耳。今晨醫士來，猶爲汝危，今可無慮矣。予復詢以昨夕之事，彼老人何故久久不至，令予幾遭不測？三眼人乃坐於床沿，絮絮語予曰：汝須知，幸遇此禍，不則汝必遭彼黨毒手。予駭問何故，彼乃笑問予曰：汝爲哈克坡之子乎？予曰：然。曰：彼欲得汝屍身耳，豈真欲撫爲螟蛉乎？予訝曰：予非願爲其子，彼特以三十磅之月薪命予。李代桃僵，果何事而欲置予死地乎？三眼人曰：實告汝，彼實惡黨，汝之生命幾爲其所賣。汝知之乎？繼又曰：予因狀貌怪奇，令人恐怖，故日間匿不出，迨入黃昏，始行於倫敦之各街。予固知希爾街之小屋中，此輩設有秘密巢穴也。予曰：然乎？曰：然也。吾語汝，此輩之陰謀詭計，神鬼莫測。此次設非予事前覺察，將永無失敗之日。汝須知此輩乃真正惡黨，吾初亦黨中一份子，曾與之合股經商於舊金山，因見彼輩行爲不正，日事殺人，越貨卽退出，而至倫敦就職於奧倫庇霞戲園中。兩月之前，吾乃遇奇姆羅維，於倫敦卽認汝爲子者也。又見赫羅哈佛者，裝作奇姆羅維之老僕，日與之同出入，吾卽懷疑，莫釋，四出探訪，久之乃獲其真相。汝亦知查理士哈克坡其人乎？其人羨美國之富饒，遂舍倫敦而至舊金山，一日與奇姆羅維

及赫羅哈佛二人遇二人見查理士挾有重資乃僞作殷勤引爲知己其後遂合股開鑛當時立一合同謂三人之中有一人死者產業悉歸未死之二人久之查理士察破彼之奸謀懼遭暗殺遂棄其產業而遁時適嚴寒凜冽查理士空身而出存亡莫卜然彼二人之狡謀猶未已也復至倫敦租屋於風磨街僞爲查理士哈克坡之寓廬又登報招請供事汝不察乃入其彀中實則彼已偵悉汝之笑貌聲音酷肖查理士哈克坡之子罕格格哈克坡也汝既受騙卽安頓汝於旅館之中復通風其情人密司西皮爾司莫爾與汝謀面彼之所以爲此者蓋欲證明罕格格哈克坡曾至倫敦也至於希爾街之小屋中彼早已設備逆知汝不能久待必按機呼人此機蓋卽彼布設之網羅而致汝於死者也予聞其一席話始恍然大悟曰然則予之得免於死者幸矣特不知彼自稱查理士哈克坡者何人曰奇娟羅淮耳彼既置汝於死則可告人以查理士家業已無人將按照合同以變買其產業也三眼人自稱培登待予至厚謂彼之所以破壞其奸謀者爲其良友報仇耳蓋良友某君亦以同一手段爲彼輩殺死於舊金山也翌日予傷勢大減行動如常至晚乃偕三眼人驅車往旁脫街訪女郎密司西皮爾途中屢屢自思女郎果觀予狀者必驚而走旣入室則女郎方與一少年唱唱情話諦視之少年非他卽予所喬裝之眞罕格格哈克坡也予乃大窘是時三眼人已入乃爲予證明

好男兒不當如是耶

三四

其事彼二人亦不罪予晤談至一時之久乃同往蘇格蘭場警局報告警局卽下令偵緝顧數日不獲蓋早已兔脫矣一年之後始知赫羅哈佛已死奇娟羅准仍杳無踪跡定年六月罕格哈克坡與密司西皮爾結婚而予亦在女郎之父密斯特司莫爾之公司中得一重要位置而面貌奇醜心腸仁慈之三人則謂奇姆羅准之踪跡不出倫敦每當黃昏月上時仍出沒於倫敦之各街必欲獲得惡徒而後已

小軍人

好男兒不當如是耶

(瘦鵝譯)

話說一千八百十二年時法蘭西軍中有一個小鼓手年紀還只十歲他的名兒喚做菲勞羅他同營的伙伴們却替他起了個綽號叫做「培爾抱開」Bilboquet 這培爾抱開是法蘭西人一種遊戲的名兒英國人稱爲「杯球」Cup-and-Ball 但是那菲勞羅爲甚麼好端端得這雅號呢原來他的身體又瘦又長很像一隻玻璃杯兒那兩肩上却裝着一個挺大的頭顱和身體很不相稱瞧去活像一個大皮球他那瘦長的身兒配了個大大的頭兒分明是一個大皮球放在一隻玻璃杯上所以那些同營的軍士們稱他做培爾抱開倒覺得很確切不移在下做書的不敢抹煞他這個確切不移的雅號也就和着衆人稱他做培爾抱開了

這培爾抱開簡直是個可憐的孩子。旁的人都和他沒有緣分。連那鼓手長也不喜歡他。時時把那指揮的長棒在他肩上敲。過當他是個鼓兒似的。鼓手長却還和人家說。這實是教他一首功課呢。他的許多伙伴總不住的笑他。玩弄他。常做一件排悶的東西。不管人家難堪不難堪。有時還踢他。幾脚好似踢甚麼。福脫抱兒的一般。又見他那雙瘦削細長的腿兒。都喚他做「屈膝大家」。要是培兒抱開落了一點眼淚。罵了他們一句。他們便又說他是個「啜鼻涕的小孩子」。百方的窘他。欺侮他。

一天是一千八百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培爾抱開所隸屬的輕騎兵第九營的那個將軍。忽地接到了大皇帝拿破崙一道命令。喚他占領一條深谷那邊的一個重要陣地。只是臨這谷上有敵軍的礮台。架着大礮。守着法蘭西軍人。已不知道被他送掉了多少命。倘要照這皇帝的命令過去奪取那陣地。必須使這大礮不再作聲。纔行。那時他們的大營正駐在杜滑那河邊。準備行動。這以下的一段故事。便是拿破崙出征俄羅斯時的事。

那將軍得了拿破崙命令的第二天。猛可裏又有一個傳令官。騎着一匹馬。飛也似的趕來說。奉着皇帝的命令。喚將軍立時派兩隊兵出去襲取那礮台。然而這事簡直很不容易。那兩隊兵怎麼禁

得。起。他。們。大。嘍。一。轟。軍。人。們。雖。是。勇。敢。不。怕。死。這。時。却。也。面。面。厮。覷。着。搖。着。頭。兒。聳。着。肩。兒。沒。一。個。敢。告。奮。勇。傳。令。官。瞧。了。大。呼。道。軍。士。們。你。們。可。要。子。細。一。些。這。是。皇。帝。的。命。令。喊。罷。疾。馳。而。去。內。中。有。一。個。老。軍。曹。拔。了。把。刺。刀。插。在。他。槍。尖。上。望。着。那。傳。令。官。的。背。影。咕。嚙。道。乳。臭。兒。你。爲。甚。麼。不。早。些。兒。說。這。話。吾。們。難。道。敢。說。個。不。字。麼。也。罷。也。罷。吾。們。別。使。那。小。伍。長。

Little Corporal

按此爲法蘭西軍人稱拿

破。嶺。等。得。賴。子。酸。姑。且。拚。命。一。試。况。且。他。喚。吾。們。去。戰。喚。吾。們。去。死。吾。們。只。得。服。從。他。從。不。許。人。家。有。一。言。半。語。回。覆。他。的。叵。耐。這。老。軍。曹。雖。是。這。麼。說。軍。人。們。仍。有。一。大。半。搖。着。頭。不。肯。聽。從。那。隊。長。已。兩。次。傳。命。給。鼓。手。長。吩。咐。他。帶。了。兩。名。鼓。手。擊。鼓。助。戰。但。是。鼓。手。長。也。畏。意。不。前。把。手。兒。支。着。那。指。揮。棒。懶。洋。洋。的。大。有。吾。倦。欲。眠。之。概。那。時。培。爾。抱。開。正。在。鼓。手。長。的。近。邊。傍。着。他。鼓。兒。坐。着。兩。個。眸。子。兀。是。注。着。他。頭。領。嘴。兒。裏。嗚。嗚。的。似。乎。在。那。裏。唱。一。支。悲。壯。激。楚。的。歌。調。十。個。指。兒。也。輕。輕。地。彈。着。鼓。邊。瞧。他。的。神。氣。似。乎。切。盼。鼓。手。長。派。他。出。去。的。樣。子。停。了。一。會。那。隊。長。又。有。命。令。來。催。促。鼓。手。長。却。依。舊。一。動。都。不。動。這。是。培。爾。抱。開。再。也。不。能。忍。耐。下。去。立。刻。顫。巍。巍。的。立。起。身。來。挂。了。鼓。兒。執。了。鼓。桴。挺。着。胸。走。過。鼓。手。長。跟。前。帶。着。輕。藐。之。狀。向。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子。又。用。着。鼓。手。長。平。素。鄙。夷。他。的。一。句。話。兒。冷。然。呼。道。大。弱。虫。你。爲。甚。麼。不。跟。着。來。啊。鼓。手。長。聽。了。這。話。怒。不。可。遏。舉。起。那。

指插棒來正想打將過去。那知培爾抱開早帶着他兩個伙伴，蹣蹣的敲着鼓兒飛一般的去了。那軍人們聽了這鼓聲，瞧了培爾抱開那種激昂慷慨的態度，雄心頓時奮發起來。一窩蜂向那敵軍的礮台衝去。不一會礮台上轟的放起礮來。但是軍人們依舊勇往直前，毫不退縮。白煙散處，死的却不到一半。大家向前邊一望，只見二十步外那培爾抱開傲然立着，仍用力敲着那鼓兒。聲兒益發悲壯，雄放似乎能把那大礮的聲音掩蓋住的一般。軍人們於是勇氣百倍，跟着那鼓聲沒命的向前進發。正在這當兒，礮台裏又放出一個大礮來，接着一陣急雨似的飛來許多榴花彈。勢兒煞是猛烈。培爾抱開回頭瞧時，早見出來時的二百個人，已剩了四五十個。他那兩個伙伴也已不知所往。心中一恨，鼓聲便又響了一些。彷彿是二十個人在那裏擊鼓，不像是一人的鼓聲。他腔子裏抱着一個替那一百多死友報仇的念頭，任是敲斷了兩臂，也所不恤。那四五十人聽了這一片淵淵不絕的急鼓聲，精神都振了一振，震天價歡呼一聲，便像大海揚波般衝進礮台。培爾抱開却做了個劈頭第一人，提着嗓子向那礮台上的俄羅斯守兵高聲呼道：「吾們大法蘭西的軍人，畢竟不弱。只這半隊的殘軍，仍能生入你們的礮台。你們快好好兒去罷。」

當這兩隊勇士攻襲礮台的時候，拿破崙自始至終在遠處一個小山巔上立馬望着那礮台。每

好男兒不當如是耶

發一彈他也不覺在那白馬上微微顫動直到後來見那殘軍攻進了礮台纔放下了望遠鏡悄然自語道好啊吾勇敢的孩子們當下裏他便吩咐傳令官趕往礮台慰問卽速回來報告傳令官不敢怠慢不多一刻就匆匆而歸皇帝忙問道他們一共有多少人生入礮台傳令官答道一共四十八皇帝朗聲說道如此你明天預備四十個十字勳章說完躍馬下小山而去

第二天上全營的軍人合成了一個巨團圍着那兩隊中的殘軍嘖嘖稱羨那四十個視死如歸的勇士都一個個喊將上去領取皇帝所賜的十字勳章瞧他們何等的光榮何等愉快事畢大家漸漸兒散去後邊驀地裏却有一個孩子的聲音破空而起道吾怎麼樣難道吾一些兒東西也沒有麼那將軍回過頭來一瞧却見是小鼓手培爾抱開兩個小頰緋紅着好以兩隻已熟的蘋果眸子裏也滿着淚珠兒似乎要落將出來將軍帶着詫異的口吻說道你……你要些甚麼培爾抱開憤然道將軍難道你還沒有知道吾實是他們四十人中的一人當時擊鼓激勵他們進行的便是吾當時劈頭第一人衝進那砲台的也是吾將軍別是忘了將軍答道吾的孩子你別着急吾偶然忘了你不過你年紀還很輕不能得這勳章須得領下了鬚兒纔行此刻吾把旁的東西酬你的勞罷將軍說罷取出一個二十法郎的金幣來授給培爾抱開培爾抱開却連正眼兒都不瞧縮着

手兒並不來接受。這會四邊都寂寂無聲。那許多人只把眼兒睜睜的望着他。但見他一動不動的立在將軍跟前。兩顆透明水晶球似的淚珠已從頰上淌將下來。大家瞧了不免有些兒憐惜。他有幾個都嚷着說。給了他罷。給了他罷。一會兒却見他抬起頭來。好以已打定了主意。朗朗的說道。將軍如今吾姑且拜領這二十法郎的厚賜。至於那十字勳章不妨等諸來日罷。於是取了那金幣納入袋中。一壁低低的唱着歌。一壁含笑走進他的隊裏去了。

過了一時。法蘭西大軍已浩浩蕩蕩的攻進了施木倫司克城。軍容很莊進城的那天。培爾抱開在近邊蹀着。忽見路旁有一家小店。就慢吞吞地走將過去。那店主是個多鬚的人。領下生着一大部的鬚兒。長長的垂在胸前。見了培爾。抱開忙掬着笑容。操着不規則的法蘭西話很謙下的說道。吾的小先生。你可是要買甚麼東西麼。培爾抱開指着他下頷脫口說道。正是。吾要買你的鬚兒。那店主不覺呆了一呆。忙道。要買吾的鬚兒。你別是和吾開頑笑。培爾抱開把手兒攔在他佩刀的柄上。傲然答道。誰和你開頑笑。來吾當真要你的鬚兒。只是吾不喜歡平白地取人家的東西。這裏一個拿破崙按拿破崙亦爲幣名即二十法郎便是你鬚兒的代價。要知旁的人未必肯如此慷慨。出這善價呢。那店主那裏肯爲了這一個拿破崙犧牲他一大部的鬚兒。自然一口回絕。培爾抱開却堅要買他兩下裏說。

好男兒不當如是耶

四〇

不。明。白。就。鬧。將。起。來。正。鬧。得。個。不。可。開。交。恰。有。幾。個。法。國。兵。走。過。店。門。跑。進。來。瞧。熱。鬧。一。見。培。爾。抱。開。問。明。了。個。中。理。由。自。然。幫。着。自。家。人。強。逼。那。店。主。斷。鬚。不。許。違。拗。那。時。可。巧。他。們。中。間。有。一。個。軍。中。的。理。髮。匠。喚。做。加。司。貢。的。在。着。即。忙。掏。出。一。把。剃。刀。來。捉。住。了。店。主。動。手。就。剃。不。用。肥。皂。不。用。水。刮。了。好。久。好。容。易。纔。把。那。一。部。鬚。兒。剃。下。授。與。培。爾。抱。開。培。爾。抱。開。把。那。金。幣。向。店。主。身。上。一。丟。便。取。了。鬚。蹤。蹤。跳。跳。的。回。營。去。了。回。到。營。中。忙。喚。一。個。縫。衣。人。替。他。把。這。鬚。兒。縫。在。舊。鼓。面。上。碎。下。來。的。一。條。驢。皮。上。鄭。鄭。重。重。的。貼。身。藏。了。起。來。當。做。甚。麼。人。世。間。難。得。的。寶。貝。一。般。回。營。的。人。見。了。又。百。方。取。笑。他。作。爲。數。日。間。的。笑。柄。但。是。過。幾。天。後。大。軍。又。須。進。行。大。家。打。疊。精。神。向。槍。林。彈。雨。中。去。討。生。活。也。沒。有。甚。麼。心。緒。開。頑。笑。到。墨。斯。科。時。早。把。培。爾。抱。開。和。他。的。長。鬚。忘。懷。了。

到。了。墨。斯。科。四。下。裏。一。片。荒。寒。風。雪。載。途。直。把。法。蘭。西。大。軍。送。進。了。窘。鄉。軍。中。的。糧。餉。已。漸。次。告。罄。枵。腹。從。軍。如。何。過。得。去。有。幾。營。只。得。偃。旗。息。鼓。退。出。墨。斯。科。軍。人。們。不。計。於。幾。尺。深。的。皚。皚。白。雪。之。中。很。爲。艱。苦。那。第。九。營。和。餘。下。的。幾。營。却。依。舊。堅。持。着。不。去。抵。制。那。些。殘。暴。不。仁。的。哥。薩。克。兵。并。且。還。勉。力。進。行。想。達。到。那。最。後。的。目。的。地。

一。天。他。們。忽。被。大。隊。的。敵。軍。窮。追。不。捨。一。面。抵。禦。一。面。退。走。末。後。渡。過。了。一。條。河。便。把。那。河。上。的。橋。

兒炸毀阻止敵軍過來。無奈炸藥的力不足。雖把橋板燬了。那木架却被一根粗粗的大柱支撐住。仍然留着。要是敵軍來時。仍不難渡河。那統軍的將軍知道全軍的安危。都靠在這上邊。若是聽這橋架留着。簡直是禍根。當下裏連忙吩咐幾個工程兵砍去那木柱。燬掉那木架。不使敵軍過河一步。不道他們正想動手。敵軍早已趕到了河邊。把槍兒一陣子亂放。那彈子便嗤嗤的像連環珠般飛來。那些工程兵那敢還向前一步。早一個個逃了回去。那軍樂隊中却猛烈間跳出一個人來。肩上荷着一把斧兒。聳身跳入河中。杳然無踪。一會兒纔見他現在水面上。這時旁的都不見。單見他領上有一部黑黑的鬚兒。那許多軍人們見這老工程兵爲了全軍的安全。竟奮不顧身。冒這九死一生的大險。暗暗地不覺贊歎他的大勇大義。於是都把眼兒注在水裏。瞧着他。只見他用方向着那橋游去。雖是敵軍的彈兒。兀在他四邊打旋兒。他兀是不顧沒命的拍着水。奮勇向前。半晌早游到橋邊。騎跨在一根小木梁上。舉起斧兒來。向着那根大木柱斫去。斫了幾下。已斷成兩截。原來那柱的下部一半兒已被炸藥炸燬。所以無須用得多大的氣力。便如願以償。停了會兒。那全部的木架早坍塌下來。水花飛濺。遮莫有兩三丈高。那勇敢的工程兵也隨着木架下水。半個影兒都沒有過了。約摸三分鐘光景。那些岸上的軍人們斗見他已從那斷木堆裏跳躍而出。向着岸游來。這當

兒。他。們。也。不。願。對。岸。敵。軍。的。槍。砲。都。歡。呼。着。趕。到。岸。邊。伸。出。了。幾。百。隻。手。預。備。和。那。勇。士。握。手。連。那。將。軍。也。飛。也。似。的。跑。來。迎。接。一。會。却。不。禁。呆。了。一。呆。原。來。那。勇。士。並。不。是。別。人。正。是。那。小。鼓。手。培。爾。抱。開。不。過。他。領。下。已。多。了。一。部。黑。黑。的。鬚。兒。他。定。了。定。神。便。嘆。道。這。是。那。裏。說。起。那。部。鬚。兒。又。是。個。甚。麼。意。思。培。爾。抱。開。一。塵。不。驚。的。答。道。將。軍。這。沒。有。甚。麼。希。罕。吾。不。過。是。個。培。爾。抱。開。罷。了。從。前。你。曾。和。吾。說。領。下。有。了。鬚。兒。纔。能。得。那。十。字。勳。章。如。今。吾。這。一。部。鬚。兒。好。算。得。不。小。只。不。知。道。有。沒。有。得。勳。章。的。資。格。將。軍。要。知。吾。這。鬚。兒。並。不。是。下。品。委。實。費。了。很。大。的。代。價。足。足。值。二。十。個。法。郎。呢。那。將。軍。見。他。剛。纔。那。種。勇。敢。早。已。五。體。投。地。就。握。了。握。培。爾。抱。開。的。小。手。親。從。自。己。衣。上。摘。下。那。勳。章。來。挂。在。他。胸。前。從。此。以。後。全。營。的。軍。人。們。都。和。培。爾。抱。開。訂。了。交。不。敢。再。作。弄。他。那。鼓。手。長。也。格。外。的。敬。禮。不。敢。再。用。指。揮。棒。敲。他。把。他。肩。胛。當。做。鼓。兒。咧。

滑稽
小說

福爾摩斯之失敗

(小蝶)

科南達理作歇洛克福爾摩斯探案窮極變化不可捉摸使讀者身入其中似見歇洛克其人躍躍紙上才大誠不可及也然予以爲福雖權謀善變安知無或敗之時特華生不肯言耳因撰是篇藉博讀者一笑。

華注曰予彘者以爲予友福爾摩斯果精於偵探術也今乃知其非矣夫福名之揚實因予歇洛克奇案開場一書故自後凡福所至予輒與偕藉爲參贊而福亦輒勝顧前禮拜之事予獨弗往蓋事極細初毋需予而福亦尋敗然則福之所以勝者直賴有我故耳福乎福乎吾藝勝汝又爲汝偵探之功臣而汝乃下我吾著是篇吾殊恥汝亦以令天下讀者知福爾摩斯之探案實華生之探案也一日予方晨餐福爾摩斯忽排闥入凝立門中岸然如展圖畫以門作圓洞形如月影壁作淡碧色適襯其背遠望之直嵌圖畫於壁間耳以儀表論福固嶽嶽非復猥屑特與常人殊鼻直而額突頰內陷幾可藏物不知者必以爲此中藏有無限智機予初亦作是想今則知其非矣所特異者則其雙目時復露銳光從黃色之睫毛中灼灼射人故予恆懼之而諛之曰鬼渠聞語亦不怒且自幸其爲鬼也則縱聲笑呼予曰華生吾實爲獯鬼且又爲老魅蓋彼輩暴徒有如新死之魂故見予輒懼走耳予亦不禁失笑此時福爾摩斯既入見予方晨餐乃曰華生汝纔起乎若我則起久矣言次轉身闔其門就一軟榻而坐翹一足以趾點地答答作聲予因曰密斯特福爾摩斯君今日乃頗暇福爾摩斯弗答但自吸其烟久之乃蹙額曰華生予邇來門可羅雀矣昨者予居停之老婦復絮絮向予索租金予乃竟無以應華生汝當知我負欠蓋三十磅矣言次餘烟縷縷自其鼻孔噓出福爾摩

斯。亟。閉。其。口。似。噎。揚。其。菸。斗。餘。灰。落。予。餐。盤。如。被。新。霜。願。福。猶。未。覺。仍。續。其。語。曰。故。予。自。思。非。售。去。化。裝。之。假。鬚。不。可。此。物。購。入。時。值。價。至。六。十。磅。今。售。去。或。可。償。主。婦。道。也。予。詫。曰。福。爾。摩。斯。汝。亦。有。假。鬚。乎。蓋。福。生。平。探。案。純。在。理。想。固。未。嘗。一。用。化。裝。故。深。以。爲。異。耳。福。爾。摩。斯。聞。語。乃。笑。曰。華。生。汝。思。之。吾。人。既。爲。偵。探。亦。猶。藝。員。之。演。劇。耳。化。裝。之。品。甯。備。而。勿。用。又。安。可。省。哉。言。次。探。懷。出。紙。包。一。授。予。曰。華。生。汝。視。之。其。式。佳。乎。予。視。之。則。爲。一。棕。色。之。假。鬚。鬚。極。長。虬。虬。如。蟹。爪。予。試。對。鏡。戴。之。乃。不。禁。大。笑。蓋。鬚。既。虬。而。長。面。目。可。盡。爲。所。掩。予。苟。非。華。生。者。亦。幾。不。知。鏡。中。人。卽。華。生。矣。予。方。欲。卸。之。授。福。而。壁。間。電。話。之。鈴。忽。震。予。乃。呼。曰。歇。洛。克。願。汝。爲。我。問。之。予。髻。茸。茸。不。能。語。也。福。爾。摩。斯。乃。自。榻。間。躍。起。趨。電。話。之。機。頃。之。遂。向。予。曰。頃。者。爲。勞。斯。街。百。十。六。號。密。斯。特。理。密。得。斯。渠。家。方。失。竊。故。趨。予。往。華。生。汝。可。居。此。少。待。予。少。頃。卽。來。茲。事。小。當。不。致。有。棘。手。處。也。予。曰。案。情。曲。折。乎。福。爾。摩。斯。曰。否。但。失。竊。耳。且。云。賊。去。才。頃。刻。吾。意。尙。在。室。中。亦。未。可。知。故。須。卽。往。耳。言。次。逕。匆。匆。出。門。去。既。而。又。返。身。曰。幾。忘。一。事。華。生。汝。可。以。鬚。授。我。今。當。需。此。矣。予。授。之。遂。逕。躑。躅。而。去。夫。福。爾。摩。斯。之。腦。筋。猶。利。刃。也。韜。匿。者。已。多。日。今。始。得。及。鋒。而。試。故。其。愉快。乃。無。喻。然。福。非。因。探。案。樂。也。待。以。藉。此。可。得。多。金。則。其。償。還。之。費。有。着。是。以。樂。耳。勞。斯。街。與。倍。克。街。相。去。不。過。一。哩。許。故。福。爾。摩。斯。遂。步。而。往。

既至則理崙得斯已率其妻女鵠立而俟密斯特理崙得斯老矣體絕胖面臃腫如其腹而目絕小灼然如鼠時偷從眼角覷人衣晚禮服油垢乃可刮隱然可見人影與密昔司理崙得斯手上鑽石之光相映衣上乃射奇彩見福爾摩斯入則立蹣跚而前鞠躬曰密斯特福爾摩斯君卽福爾摩斯耶吾擾君吾……理崙得斯語未畢而密昔司已大怒遽以掌擊其冠密昔司之爲人至顧納其夫於胯下猶綽綽也故掌下冠乃立陷其首設非密斯特理倫得斯之鼻高者冠簷且覆其肩矣密昔司乃詈曰若老悖此如何事乃猶客套言時又揚其手鑽石之光爛然理倫得斯乃縮其頸而呻曰咳側其身帽簷乃磕其女之額女哭密昔司亦不禁噉然而笑則亟閉其口向福爾摩斯曰先生吾人昨者方赴跳舞之會至今始歸歸則室中什物已均不翼而飛箱籠亦復翻倒言時乃屈其指曰鑽石若干寶石若干有……其女問語立止其哭曰先生吾母之所謂金鋼鑽者蓋實藥製而寶石則鵝卵石耳密昔司大怒俯身摑其頰女負痛乃復哭密昔司亦不顧仍絮絮誦其所失物價咸值連城福爾摩斯乃截之曰夫人此賊爲昨夜來乎抑今晨來乎其時密斯特理崙得斯默已久至是乃噫聲曰嗟乎福爾摩斯先生吾人果知者亦無煩汝矣在理福爾摩斯聞語當顧顧仍洋洋如平昔其後福以此告予時予誠佩其忍耐之力大也於時福旣聞語遂又詢之曰密斯特理崙得斯君

家有後戶。否。吾思賊逸時必從彼間出也。密昔司理崙得斯答曰：吾家無後戶。雖有臨街之窗。然成範以鐵檻不能逸也。福爾摩斯乃大喜曰：然則賊未遁也。吾當往捕之。言時探其鬚出戴之。頰際後取槍貫以子彈。以口擬理崙得斯曰：來。趣道。吾行理崙得斯視狀大驚。以爲將射己也。旣而知其非。始蹣跚前行。且曰：先生汝鎗口毋向予背。使予背乃如芒刺。福爾摩斯不禁失笑。因下其鎗。旣而抵一室。福爾摩斯乃自理崙得斯冠頂之上。探其首內視狀如獵狗之偵兔。其時目光方爲浮雲所蔽。室中光線驟黯。福爾摩斯遽呼曰：止。罪人得矣。言時鎗立放。彈着理崙得斯高冠冠乃立飛。顧室中人猶矗立。福爾摩斯大疑。悄然曰：密斯特理崙得斯彼室中人。殆鬼歟。奈何。弗動時理崙得斯驚悸已至。亡魂聞語乃自撫其頭曰：賊。賊。在何所。福爾摩斯以鎗內指理崙得斯。乃大怒曰：賊此衣架耳。奈。理崙得斯語未畢。忽隔室之門陡開。二男子欻然出自後。捉其臂。理崙得斯大驚。欲呼則口已爲二人所塞。且以鎗指福爾摩斯曰：若勿聲。聲則彈洞而腦矣。福爾摩斯視狀亦不驚。舉其鎗以向二人。厲聲曰：若亦毋傷我友。不則吾鎗亦能洞而胸也。嗟乎。福爾摩斯誠大勇哉。吾嘗見世間大勇之人矣。居閒則誇臨難則逸。成則貪天之功。敗則不卹以他人生命求一己安全。以視吾友歇洛克福爾摩斯。又如何哉。福爾摩斯之鎗旣舉。於是一室盡寂。四人者心房躍躍。乃與時計。

秒針相同久之忽砰然一聲遂又有一人應聲而倒。

當福爾摩斯之入也。密昔司理崙得斯偕其稚女屏息而俟。以成功願乃久久弗出。則大疑。疑二人且被盜扑。然又不敢自往。懼遭禍。乃呼其女曰。曼兒。汝曷往觀而父及密斯特福爾摩斯事如何矣。予當坐此爲守。賊出必經此。不能逸也。曼兒時方罷哭。以其指黥頰上。淚痕劃案作A.B.之形。聞語則昂其首曰。母女不見。密斯特福爾摩斯已負一包裹而出矣。虬鬚猶戴頰際。特其旁一人。則非密斯特理崙得斯也。理崙得斯本侏儒。而其人則碩口鼻。時復牽動。作鬼臉狀。至可哂。密昔司理觀狀。知獲賊矣。則曰。密斯特福爾摩斯賊已擒乎。福爾摩斯點其首曰。然賊來有二。予獲其一。尙有一人。則方與理崙得斯鬥於澡室。然彼極弱。非密斯特敵也。密昔司理聞語。乃大慰。因曰。先生并獲其贖乎。福爾摩斯曰。然。言時指其包裹曰。凡物盡在是。中但今未能卽授夫人。蓋尙須以人贖。並交警署。登錄簿藉也。密昔司理領之。福爾摩斯遂向鞠躬。偕其人而去。將及門。福乃回首向密昔司理。崙得斯而笑。福爾摩斯去後。密昔司理崙得斯知事已定。乃自赴澡室。視其夫澡室。又在臥室之後。當密昔司理。倫得斯抵其臥室時。觀狀乃大驚。蓋房中什物。匪特翻亂無餘。且地上積水泛溢。已將成巨浸。桌椅大半入水中。厥狀乃如張子和浮家泛宅圖也。密昔司理雖頥長。然亦水沒其踝。涉足以入澡室。則

水勢益復汪洋瀑布從自來水管中飛出浪花乃四濺其下本以浴盆承之顧量隘水遂四溢密昔斯初以爲其夫尙門於水中也四視乃不見踪影呼之則微有唔聲似出自水中密昔司聞聲立悟知密斯特理崙得斯必高臥盆中乃卽逆水而前止自來水頭令弗下復探手入盆中四摸旣而果得一人願已爲繩索所縛不能動側密昔司力拉之起以其頭枕之己肩哭曰吾親愛之……嗟乎天也當密昔司之語未出時而其目光已射其面密昔司乃大駭幾暈蓋其人者實非侏儒之理崙得斯而爲多智之福爾摩斯夫福爾摩斯者非已携其職出乎其人旣無化身術奈何又復在此其時虬鬚已失以困於水眉目乃緊蹙不開黃毛茸茸如圍沙水點淋漓滴滴自髮際而下厥狀乃如落湯之雞至是始徐徐開其眼曰嗟乎險哉夫人更遲一刻來者則吾命終矣密昔司詫曰先生汝非已去乎奈何猶在此今密斯特理崙得斯又何往福爾摩斯乃噫氣曰嗟乎吾何嘗出特彼輩盜我之衣飾僞爲予狀出耳密昔司理崙得斯汝受其欺矣密昔司至是始知先者之福爾摩斯蓋贗鼎耳然亦無暇慮此亟曰然則吾夫又如何矣福爽然曰不知蓋當二人捉我置此浴盆中時密斯特理崙得斯猶豕伏於臥室中也但彼輩曾於我袋中塞一字條汝試視之密昔司乃爲解縛則袋中果有一字條在雖濕透幸未模糊其辭曰汝夫痴笨面目可憎聊與相戲夾牆之根密昔司讀已

乃立僭福往登牆內窺察知所在地則已奄奄一息不類生人矣蓋其地適當陰溝穢氣輒復四蒸密斯特理崙得斯竟何福修來得居此地醜醜灌頂遍體清涼以視福之爲大水電者爲幸多矣日既夕福爾摩斯乃淋漓而歸告予以此事且曰華生此事予必報之必勿使賊奴遁也予乃不禁失笑。

著者曰福爾摩斯之探案蓋猶諸葛亮之用兵風流儒雅別是一格今乃使之短兵相接宜乎敗矣

滑稽小說

噫！怎不見酸化炭素出來呢

（醉農）

鐘聲鏗鏘然履聲橐橐然學生排班入教室上課矣

俄而教室門砉然開一中年肥胖之教員入虎頭豹眼狀殊猙獰可怖

繼之者爲一校役携玻璃瓶若干藥品瓶若干酒精燈若干盛水壺若干置案上訖乃垂手侍立於室隅。

閱者諸君亦知此爲化學試驗課乎諸君慧心人想早已知矣於是教師立講台上循例點名訖乃發其宏大之聲浪曰諸生乎今日所試驗者卽昨日所講之酸化炭素也言畢取羶酸入長頸之玻璃瓶中用漏斗注加濃硫酸訖……教員舉其首以觀學生曰諸生乎試觀余燃酒精燈於其下徐

噫怎不見酸化炭素出來呢

五〇

徐熱之則碳酸分解而發酸化炭素但此中尙混有少許之碳酸瓦斯須以苛性曹達液除去之言時復取一盛苛性曹達液之玻璃瓶以橡皮管通之又以他一橡皮管導入於盛稀苛性曹達液水槽內之倒立玻璃管中注有水事畢教員乃以手抓其頭復摸其耳

斯時教室內之學生咸靜坐以觀講台之上滿置杯盤藥品之類自甲端至乙端無隙地

教員引首四顧諸事已妥於是乎發言矣曰諸生乎其觀倒立之試驗管不三分鐘將見一個個水泡上昇也學生某甲遂探囊出時計置桌上以驗時之遲速教員則注其目於乙端初不稍瞬五分鐘後座中一生忽大呼曰噫五分鐘矣奈何不見酸化炭素出來呢

教員怒以目亢聲言曰何性急乃爾未至其時胡喋喋爲

一生曰噫何姍姍其來遲也余實不耐煩矣

此時已十分鐘矣而彼所謂酸化炭素者仍未上升也於是衆生譁甚教員亦疑甚淡黃臉上立現紅雲朶朶亦曰噫……奈何不見酸化炭素出來呢！教員忽旋其首以視甲端曰誤矣……我誤矣……

於是學生笑……教員亦笑……學生大笑……教員亦大笑……

諸君亦知彼教員所謂誤者何也。蓋酸瓶之下固未曾燃有酒精燈也。試問酸化炭素其何以生。學生大笑不已。卽向之簡默寡言笑者亦莫不掩口葫蘆。

教員忽愕然覺恍然悟曰。諸生亦太惡作劇矣。倘再如此者不汝宥矣。

諸君亦知此酒精燈何以息乎。蓋當教員燃火後卽掉其身以視乙端某生見之卽離座起潛吹而息之。而教員不知也。所謂惡作劇者卽指是哈哈……

(不受酬)

哀情
小說

桃花人面

(藹奴)

將貌比花儂不及。花無夫婿不如儂。此某女士之詩也。一妙年麗姝手中拈桃花一枝。憩坐於綠柳陰中。對花微誦。淡淡遠山盈盈秋水。現愉悅狀。旣乃欠伸而起。置花椅上。低聲自語曰。花雖艷不過數日。姿供之瓷瓶。行見憔悴焉。儂則青年夫婿情愛正長。大好光陰千金難買。是堪以傲花者。語至斯。睨花作微笑。花似有知。若自愧弗如。隨風墮地。麗姝俯身拾之。忽芳心悸動。如有所觸。微微歎息曰。百歲光陰亦不過一瞥耳。人生有限。恐儂不如花也。

一少年衣履翩翩。潛蹤麗姝之後。聞之愀然不豫。輕拍女肩曰。卿正芳年。何有此不祥語。麗姝瞿然返顧曰。郎歸耶。儂排遣無方。偶念及此。何傷哉。

蝶舞鶯喧小樓春滿碧欄干。畔人語夕陽少年與麗姝玉肩相竝倚欄數指上螺紋情話喁喁驚起
枝頭小鳥啞啞飛鳴忽欄干中折人作綠珠之墮比翼鷓鴣頃刻成同命鴛鴦血染杜鵑灘上青青
芳草幻作可憐之色麗姝頓成離魂倩女少年傷較輕就醫醫院得不死祇跛一足病痊蹣跚扶杖
而歸景物不殊舉目有今昔之感入門設置依然而人事已非不禁悲從中來以杖擊地而歎淚花
萬點沾溼襟頭一角倏見菱花鏡畔盜瓶內穠桃一枝鮮紅如昨就而覘之卽女郎手中所拈過者
少年執花在手凝眸痴視曰是卽予之愛卿也以花就口吻之者再復低念曰人面不知何處去桃
花依舊笑春風繼聞一聲長歎從小樓中傳出聲鼻空際久久始散

國民小說 國與家

(小青譯)

一日方晚倫敦市中忽得一警急之消息謂大不列顛已決計加入戰團與德人宣戰風聲所播通衢中萬人麀集其勢如潮售報之童子自劈克迭雷街疾奔而出手中挾巨束之號外就衆散擲瞬息立盡於是語聲鼎沸爭談決戰之事熱誠之徒則脫冠高揚作懽呼聲衆復附麗鼓譟聲乃闐闐如雷須臾鷲翎漸殺衆都歛神凝思蓋當奮激之後陡然念及戰時情形念戰鬩旣肇負擔斯重尤將犧牲無數之生命第此戰迫於義分吾人爲增輝國徽故必出其死力以爭最後之勝著外此又奚恤因復踴突而前直趣勃根海宮時人集愈夥爲勢益洶湧技工雜流駢踵而行廣道中交通爲塞道上警士則竭力驅壓俾弗過騷擾顧乃無効無何衆行近王宮乃各高擎其冠引吭歌國歌歌聲壯烈直徹霄漢王聞聲立舉帷而出憑廊面衆王后及侍從之臣從之王見狀顏色豫悅乃向衆鞠躬以答衆歌弗已王復鞠躬謝之已而王退帷亦隨下衆始懽呼嚮白廳行去然當衆人高唱之際乃有一人鵠立道左初不附和其人爲一少年蔽身樹陰中目光慘沮視之令人無懽衣敝衣作灰色黑呢之冠狀亦陳舊容醜神穢輔頰乃深陷以狀卜之似方瀕艱愁之境其人名哈華特喬克固一勇少年也彼觀衆情奮發攘臂而歌亦未嘗不躍躍而動思隨衆貢其熱誠願卒爲憂魔所囿

聲。遂。格。而。弗。吐。彼。亦。樂。於。赴。敵。以。爲。男。兒。爲。國。而。戰。天。職。也。榮。幸。無。上。然。反。顧。已。身。則。似。爲。物。所。縻。中。心。至。形。志。志。蓋。喬。克。當。半。年。前。曾。受。庸。於。密。謙。爾。公。司。中。爲。鈔。胥。忽。被。同。儕。所。累。遂。爾。失。業。於。是。輾。轉。謀。營。卒。不。得。當。食。用。告。匱。境。以。日。困。以。平。時。月。薪。所。入。爲。數。甚。微。除。贍。其。妻。帑。外。初。無。餘。積。倫。敦。有。語。云。凡。每。星。期。得。二。十。仙。令。之。工。值。者。其。人。於。婚。姻。籍。中。決。無。留。名。之。位。置。而。喬。克。固。有。妻。兒。矧。值。失。業。之。際。何。以。聊。生。因。惴。然。而。恐。念。苟。長。此。無。所。事。事。必。且。終。老。於。餓。鄉。未。幾。三。月。告。終。喬。克。賦。閒。亦。已。兩。月。生。計。窘。絕。饔。飧。維。艱。不。獲。已。遂。鬻。其。故。居。移。家。於。藍。姆。斯。藍。姆。斯。者。窮。藪。也。苟。匪。貧。不。聊。生。之。人。萬。不。置。身。其。間。喬。克。處。此。直。到。山。窮。水。盡。時。矣。願。喬。克。性。仍。高。抗。雖。境。地。極。困。初。無。苟。且。之。行。以。墜。其。操。守。以。爲。生。人。謀。活。之。途。唯。力。作。耳。遂。不。恤。降。身。執。賤。役。藉。謀。自。活。終。日。奔。馳。街。頭。爲。人。荷。負。重。物。得。數。辨。士。以。購。麵。包。如。是。者。又。兩。月。喬。克。日。與。窮。神。搏。戰。幸。不。餓。斃。直。至。六。月。向。盡。始。爲。友。人。所。引。乃。於。一。印。書。肆。中。得。司。帳。之。席。月。得。頗。豐。腆。喬。克。大。樂。意。苦。盡。甘。來。當。力。圖。振。刷。詎。知。視。事。方。六。星。期。戰。禍。忽。起。乃。被。召。赴。前。敵。矣。

此時喬克方躑躅道中。神志喪罷。時時就囊中出一紙反覆展讀。此紙得於兩句鐘前。蓋軍中召集狀也。既見衆人踴躍之狀。心滋隱痛。念已匪怯戰。然爲家務所累。乃至懊喪。使果應召赴敵。則妻兒

將。何。屬。肆。主。又。嚴。刻。必。不。留。職。而。待。卽。贍。家。之。半。薪。亦。靳。而。弗。與。抑。或。留。此。弗。行。以。理。由。呈。之。軍。中。乞。其。俞。允。第。此。舉。滋。匪。法。無。論。軍。中。方。亟。於。召。集。萬。不。見。許。縱。使。允。之。願。以。隸。名。兵。籍。之。人。乃。却。召。弗。赴。英。名。盡。矣。後。此。必。見。贖。於。同。輩。以。爲。無。勇。若。然。則。又。奈。何。於。是。國。難。家。事。紛。戰。於。胸。臆。之。中。不。能。自。決。已。念。吾。妻。耐。爾。敏。慧。人。也。必。能。決。吾。去。留。渠。苟。弗。令。吾。行。者。吾。決。弗。行。矣。因。立。縱。步。而。歸。其。行。如。飛。

耐。爾。者。年。事。在。二。十。以。外。容。顏。秀。美。然。經。憂。患。所。襲。色。似。稍。遜。時。正。盼。望。其。夫。斗。見。喬。克。疾。行。而。至。面。色。變。異。大。愕。知。非。佳。兆。乃。趣。前。迎。之。旣。入。詢。曰。喬。克。汝。顏。容。灰。白。何。耶。喬。克。喞。然。曰。吾。：。：。吾。：。：。語。期。期。弗。出。乃。作。強。笑。揜。之。耐。爾。愈。駭。以。纖。手。按。喬。克。肩。言。曰。喬。克。汝。勿。令。吾。心。悸。果。何。事。耶。喬。克。垂。首。不。卽。答。少。須。突。然。曰。耐。爾。汝。亦。知。吾。英。已。宣。戰。耶。凡。在。預。備。期。內。之。人。咸。須。立。時。召。集。吾。適。當。期。中。在。理。宜。赴。前。敵。惟。吾。等。纔。出。窮。愁。之。域。又。忽。遭。此。真。令。人。不。堪。矣。耐。爾。亦。太。息。曰。是。誠。可。憂。吾。意。君。今。果。行。又。將。棄。汝。所。業。矣。喬。克。曰。此。何。俟。言。彼。肆。主。烏。能。缺。席。待。吾。雖。然。吾。親。愛。之。耐。爾。吾。初。不。自。慮。惟。憂。汝。及。孩。耳。吾。果。行。者。汝。等。於。此。茫。茫。之。世。界。中。將。何。以。自。存。耐。爾。聞。言。欲。泣。旣。而。強。力。制。之。復。以。玉。腕。圈。喬。克。之。頸。言。曰。喬。克。汝。勿。傷。懷。或。小。行。卽。歸。耳。喬。克。曰。苟。吾。終。不。歸。者。則。：。：。：。

言時覺爲語匪吉將益觥耐爾之悲因截之弗言時兩人都嘿然無語少選喬克復曰耐爾汝今趣爲吾決之吾意良懦滋不願赴戰也耐爾立仰目視喬克喬克似羞復作強笑報之耐爾若無親徐曰喬克汝言必弗由衷吾乃不信吾夫詎巽怯之人且語稍止而容色頓莊乃續曰喬克汝令吾決吾決之矣吾聞先烈有言丈夫當先國後家吾親愛之夫汝行矣喬克猛躍而起大聲曰嗟夫耐爾汝言聖也願上帝福汝吾行矣遂出手兩兩堅握久之弗釋

小言情

鬼之情人

(瘦鵝)

乙卯一月十有二日夜闌人靜時自劇場歸挑盡殘燈弗能成眠方寸間彌覺惻惻寡歡阿母伴予不忍去因舉吾舅氏汪公茂卿事緬縷語予予若有所感著之於篇即名之曰「鬼之情人」把筆低徊不自覺其言之悲也溯自半稔以還予爲言情小說夥矣尙覺高尚純潔不着一星子汚點且間多傷心哀感之作要匪誨淫者可比薄海同文甚有貽書貺吾以眼淚者南社詩人杏痴姜可生氏與鈍根書略謂瘦鵝氏心骨儀之讀其文彌覺悱惻情場跌宕同是傷心然其發於文者夥我十倍弟惟有借他人酒杯澆胸次塊壘而已比來神心愴悅佛說顛倒恐怖不自覺也如見瘦鵝爲道天地間有杏痴其人聽鵝啼而泣數行下者千里神交固不容已若賜以香函則空

谷足音心竊然喜謝我君之作合也云云天下固不少傷心人予竟於此中得一知己矣憶曩者嘗爲吾友恨恨生草「午夜鷓鴣聲」自謂出於至情至性而是作亦頗多肺腑中語鬼而有情寧匪奇事今而後始知男女高潔之情雖歷千萬年而不能磨滅也不審杏痴以爲如何懷蘭室主瘦鷓鴣氏識

狂。颯。掠。萬。樹。過。作。聲。如。虎。哮。雲。亂。疊。狀。若。積。絮。色。黝。以。黑。似。出。諸。丐。者。敗。衲。之。中。月。深。隱。雲。後。偷。懶。不。肯。出。時。或。漏。其。一。絲。兩。絲。之。光。於。雲。罅。間。亦。黯。澹。而。弗。明。一。剎。那。頃。則。復。匿。入。一。若。故。與。人。作。迷。藏。之。戲。者。時。已。宵。深。街。上。寂。寂。如。死。無。復。纖。響。站。崗。之。警。察。植。立。電。燈。竿。下。首。累。向。前。顛。似。方。貢。媚。於。睡。魔。俾。啓。睡。鄉。之。扇。聽。彼。闌。入。卽。其。頭。上。之。電。燈。亦。復。沈。沈。欲。睡。初。弗。耐。守。此。長。夜。無。家。之。狗。方。戢。尾。臥。人。家。簷。下。狀。至。酣。適。殆。夢。明。日。行。嘉。運。得。飽。嚼。殘。骨。剩。馘。歷。其。饑。胸。總。之。是。時。此。一。街。之。上。家。家。都。在。睡。鄉。中。各。夢。其。好。夢。悄。無。聲。息。詎。當。此。萬。籟。俱。寂。時。斗。有。橐。橐。之。聲。起。於。街。心。則。泳。昌。昇。西。法。洗。染。公。司。之。主。人。汪。茂。卿。氏。洪。醉。歸。矣。電。燈。下。之。警。察。開。聲。立。醒。以。爲。巡。邏。之。警。長。來。則。大。皇。恐。亟。振。其。身。舉。手。行。禮。舉。手。時。其。疾。乃。如。電。又。若。牽。絲。之。傀儡。被。牽。而。成。此。狀。神。定。仰。首。見。其。非。是。則。口。中。作。荷。荷。聲。似。申。嘗。是。人。破。其。清。夢。申。嘗。之。聲。未。絕。又。顛。首。入。睡。鄉。矣。彼。汪。茂。卿。者。則。亦。弗。願。

此警察。于至其公司之門前。盤散上階。舉手叩扉。聲逢逢然。如搗鼓。叩久杳然。無啓關者。則大慍。嗷嗷作醉語。復揚聲呼曰。屋中人殆皆死耶。入棺也未。呼時遂並舉其手足。并力攻門。力猛門格格。動高臥門內之學徒。乃被驚而醒。急翻身起。手燈啓關。擊一手揉其惺忪之倦眼。且作憤懣語曰。何處惡鬼。夜半來擾人。明日行見張天師來捉汝去也。既見爲師立默。不敢復聲。顧其師方在洪醉中。初未聞一語。第踉蹌而入。風隨之入。撲學徒手中燈。黯碧色之光。燄乃亦作醉人狀。搖晃而莫定。徒亟障以手。閣扉扶師以入寢室。方踰闕師遽如中寒。身顛甚。繼卽頽然仆。徒亦幾仆。幸力支其身於門。始獲免。而燈亦弗碎。迨驚魂定。則寔燈桌上。展雙臂將扶師起。斗見師雙眸直注於前。定而弗動。口中喃喃作聲。依稀可辨其語曰。

△ 噫。金寶妹。妹是你麼。

◎ 正是呢。茂哥。吾們久違了。

△ 只你已死了三十多年。深深埋玉安眠在三尺斷墳之下。只落得芳草年年供吾傷心人。低徊憑吊。吾不時到你墳上來。萬喚千呼。一聲聲喊着金寶妹。妹。金寶妹。妹。無奈喊破了喉嚨。也招不回你的香魂。此刻難道吾在夢中和你相見麼。不然你怎能回來呢。

●茂哥吾們並不是在夢中你還沒有睡咧至於吾如何回來實是很容易明白的事世界上不論那一個人總有一天乘化歸盡撒手人天然而死的不過是體魄靈魂那裏會死吾的體魄確被一坏黃土掩住悠悠忽忽的過了三十多年說甚麼紅顏說甚麼翠鬢說甚麼櫻桃樊素口說甚麼楊柳小蠻腰所剩的只這一堆纍纍白骨即使哥哥見了也斷乎想不到這一堆白骨即是當年綠紗窗下受哥哥溫存憐惜的人但是吾的靈魂兒却並沒有死三十多年來飄飄蕩蕩的游行空中一會兒到東一會兒到西每天夜闌人靜時也總飄到哥哥床前見哥哥一面哥哥安着吾便也安了

▲吾的妹妹你既說夜夜來瞧吾爲甚麼不使吾瞧見

●茂哥吾何必使你瞧見使你瞧見了反多一番傷感哥哥多一番傷感吾就添一重罪過還是不見的好並且見與不見同是無謂的事又何苦來呢

▲只妹妹可知道吾想得你好苦麼

●人間天上兩地相思你時時刻刻想吾吾也何嘗不時時刻刻想你所所以吾每夜總得來瞧哥哥一回倘見哥哥龐兒如故吾就欣然而喜倘見哥哥龐兒消瘦了些吾就悄然而憂哥哥要

知道吾的一顆心仍是三十多年前的心至今並沒改變呢。

但是吾也何嘗改變來三十多年前的心坎中滿滿裝着一個花兒似的金寶妹妹這三十多年後的心坎中却依舊滿滿裝着一個花兒似的金寶妹妹就是那三十多年前的陳陳影事也一些兒沒有遺忘深宵獨坐往往觸緒紛來不知道妹妹可還記得麼。

前塵影事事都覺溫馨三十多年來鏤心刻骨怎麼不記得。

如此妹妹可記得吾們同學的第一年月團圓節前一日的事麼那天薄暮時候天半蔚藍籠着一片紅霞宛如人家新嫁娘玉面上罩着紅羅帕兒的一般這一天學堂裏已放學吾在家中悶了大半天很不耐煩所以每逢節日旁的人見放了學便好似坐長監的囚犯得了特赦快樂得了不得吾却一百個不高興不但不感激先生的盛德反把他恨得牙癢癢地可是被他這樣放了三天兩天就累吾三天兩天不能常見妹妹千嬌百媚的芳容即使能上你家的門見你一面然而終不及平日間鎮日相對的有趣因此上吾時時在阿父阿母前痛罵先生懶惰荒疎吾們的書吾阿父阿母也着實讚吾勤學怎知吾却別有懷抱呢這天吾直坐了好半天委實覺得悶得慌便趕來瞧瞧妹妹誰知進了你家的門那裏有半個人影兒你父親母親

都不在家裏。吾印忙輕輕地喊了幾聲金寶妹妹，也不聽得答應。沒法兒想，只得沒精打采的退將出來。不防剛走到門口，你却像那雪妹小狸奴似的，斗的從門背後跳將出來。一壁又囁着你那鶯簧般的玉喉，哈的嬌呼一聲，直把吾嚇了個一跳。接着你就向吾嫣然一笑，從地上抱了那雪妹，喚吾一塊兒到屋後去。肩並肩的坐在那桂花樹下木樨香裏，娓娓軟語了一會。末後吾微嚼着和你說道：「咳，妹妹，你看那月兒明夜便能團圓了。吾們做人的怎麼倒不如這月兒啊！你聽了，只抵着那兩片猩紅的櫻唇，默然無語，把粉頸子垂得低低的，抬不起來。兩個翦水星眸，兀是注着那一雙鳳頭，不敢向吾瞧。一會兩邊的香腮上忽地現出一絲絲的紅雲來，便慢慢兒的背了過去，似乎不願意使吾瞧見。吾却早已瞧個分明，又笑着說道：「哈，怎不回來過臉兒來，不見那月下老人把紅絲繫到你香腮上去咧！你一聽得吾說月下老人咧，紅絲咧，益發羞答答的把螭首垂低了些。吾便也低着頭，只是向你臉兒瞧。你旋到東，吾眼兒也跟到東；你旋到西，吾眼兒也跟到西。吾越是瞧你，越是不好意思。末後却露着那兩行雪白絕細編貝也似的瓠犀，吃吃的憨笑起來。一壁笑着，一壁把纖指去搔雪妹的鬚兒。雪妹負痛叫了一聲，聳身就跳可巧跳在吾面上，吾給他嚇了一嚇，臉兒也被那爪尖一帶，留了兩條又長又紅。

的爪痕你着了慌，卽忙掏出一塊羅帕來替吾撫摩，問吾痛不痛，又微笑着說道：「哥哥，這是你自己不好，剛纔說甚麼紅絲不紅絲，所以這紅絲繫到你面上來，咧！停會兒你到鏡兒裏去照一照，那兩道紅紅的長長的，可不是紅絲麼？」吾聽了你這句頑話，不覺笑了起來。這天吾直和你坐到月上時，等你母親回來，後方始告別回去。這一件韻事，吾至今沒有忘却，你可還記得不記得？

哥哥和吾的事，那有不記得的道理。吾胸中彷彿懷着一本厚厚的記事簿，逐件都記在上邊。一翻卽得，吾還記得有一天是冬天十二月裏的早上，雪花怒飛到處，變做一白宛像鋪着一條條鵝毛的毯子。吾怕冷，食睡鑽在被窩裏，直到十點鐘方始勉強強強的起身。一陣子忙着洗臉梳頭吃早飯到學堂時，已十一點鐘了。先生罰吾背三首書，無奈吾昨夜並沒溫理過，那裏背得出，不覺捏了一把汗。瞧你也滿面漲得緋紅，似乎在那裏代吾着急。當下吾只背了半首以下，再也背不下去，任是把個心坎兒翻了轉來，也想不起半句，虧得你情急計生，悄悄地把你的書翻到吾背的那一頁上，豎了起來，彼此雖相離兩三尺，只吾的目力非常尖銳，已瞧得清清楚楚。一口氣把三首讀完，連假咳嗽都不咳。先生不知道吾作弊，還着實讚了吾幾句。

這一件事，吾也很感激你。倘沒有你做救兵，手心十下，怕萬萬逃不過呢。

▲妹妹，吾那忍見你雪白絕嫩柔荑一般的手心，受先生無情的夏楚，不得，不想出這條苦肉計來了。但是吾把書兒豎起來的當兒，也被好幾個人瞧見。幸而吾擠眉做眼，求他們別嚷。纔得過去放學時，他們却在路上和吾說明天定要告知先生，決不放過吾。吾心中煞是害怕。第二天一清早，便從阿母枕頭邊偷了三十個青銅錢，在糖食店裏買了五包長生菓，十個糉子糖，纔好容易塞住他們的嘴。

●不錯，當時你會和吾說起過這真難爲你了。

▲妹妹說那裏話來，吾們兩下裏可不用客氣。况且時隔三十多年，難道還要算舊帳麼？不過吾們久別重逢，好算得出於意外，所以把舊事從頭提起，彼此互相印證，開開頑笑罷咧。至於當年你的愛，吾憐惜，吾更不可紀極。吾還記得一天午後，先生正在內室用膳，有幾個頭皮的同學們却在天井裏撒吾荳腐漿，兩個捉住吾兩條臂，兩個捉住吾兩條腿，把吾的身體當做秋千板。一陣子的亂宕，旁的四五人立在兩邊瞧熱鬧，還磔磔的笑着，好似看甚麼名角兒的好戲。那時吾雖是憤氣填膺，只也奈何他們不得。遠遠地却見妹妹亭亭的立在那薔薇架下，豎

着遠山眉睜着橫波目。咬着朱唇緊握着織手。凝酥雙頰也飛上了兩片玫瑰深紅之色。分明很憤怒的樣子。一會便見你扭轉楊柳腰肢。三脚兩步趕進書房。珊瑚入內室去了。不一會即見先生執着一根絕厚的紅木戒尺。飛步而出。捉住了那四個撒吾。豈腐漿的各人重重的責了二十下。打得他們手心也幾乎腫了起來。大家都喊爺喊娘的哭個不休。吾回過頭來一瞧。早見你又在那薔薇架下。花靨笑倩活現着得意洋洋的神氣。你見吾正對着你。瞧便含嬌一笑。迴過香頸去。咧從此以後他們不敢再撒吾。豈腐漿使吾少吃了許多的痛苦。吾飲水思源。那得不感激你女菩薩。

哥哥稱吾女菩薩。不敢當。當時吾自己也不知道是甚麼緣故。每每見你受人家欺侮。滿腔子裏就不知不覺的都裝滿了怒氣。恨不得從斜刺裏跳將出來。把他們一捧打殺。替你報仇。有時見你被先生打手心。吾心中更是難受。彷彿和打吾的手心一樣。那戒尺下來時。幾乎把吾的心都打碎。恨不得挺身而出。代哥哥受打。免得哥哥受這痛苦。

咳。不知道吾汪茂卿。幾生修到生受玉人這樣的厚待。這樣的疼惜。想吾是個有着殘疾的人。一條腿從小兒就不甚方便。加着吾的臉兒也算不得俊。家裏又沒有錢。怎能當得上你青眼。

像。你。這。一。副。閉。月。羞。花。之。貌。家。况。也。比。吾。富。裕。得。多。將。來。儘。能。從。茫。茫。人。海。中。剔。選。出。一。個。有。財。有。貌。的。如。意。郎。君。來。却。偏。偏。有。情。於。吾。這。可。不。是。合。着。婦。人。們。口。頭。常。說。的。『。前。世。事。』。三。個。字。麼。

茂。哥。男。女。之。情。怎。能。從。金。錢。上。面。貌。上。講。起。任。是。你。變。做。了。痛。哭。窮。途。的。阮。藉。吾。却。只。說。你。是。個。富。有。銅。山。的。鄧。通。任。是。你。變。做。了。黑。面。虬。髯。的。鍾。馮。吾。却。只。說。你。是。個。擲。果。滿。車。的。潘。安。無。論。如。何。吾。這。一。顆。心。終。向。着。你。若。是。定。要。把。金。錢。面。貌。做。用。情。的。衡。斗。這。便。是。那。些。迷。香。洞。裏。花。姑。娘。柳。姑。娘。們。所。爲。吾。金。寶。是。萬。萬。不。屑。爲。的。

咳。妹。妹。你。這。一。片。愛。情。簡。直。好。說。得。是。至。情。是。情。中。之。聖。當。時。吾。們。倘。成。就。了。這。重。美。滿。因。緣。豈。不。很。好。偏。來。了。那。一。陣。罡。風。吹。斷。吾。們。萬。丈。的。情。絲。能。不。使。天。下。有。情。人。灰。心。呢。咳。妹。妹。吾。却。又。記。起。一。件。溫。馨。甜。蜜。的。韻。事。來。咧。

吾。們。的。韻。事。正。多。着。你。又。記。起。了。那。一。件。

妹。妹。可。還。記。得。吾。們。一。塊。兒。讀。書。以。前。八。九。歲。時。的。一。件。事。麼。那。時。正。值。天。桃。滿。樹。風。光。分。外。的。明。媚。吾。父。親。恰。從。無。錫。惠。泉。山。回。來。買。了。兩。個。挺。大。的。泥。阿。福。給。吾。玩。耍。吾。見。了。樂。得。嘴。兒。

都合不攏來一手抱了一個只香他們的臉兒可是這當兒吾家和你家正比屋而居不過一堵粉牆兒做個間隔吾便一跛一拐匆匆趕到你家來又喚了對門王家的大寶小寶和吾家隔壁的張阿三李阿四一起到來把那兩個泥阿福放在一隻方凳上又大家出了幾個錢買了些長生菓咧雞蛋糕咧五香荳咧供在他們面前你原有兩個小小兒的蠟台也就取了出來吾又捐了五個錢去買了兩枝小蠟燭插在上邊點上了火吾們六人卽忙並着肩站在一起恭恭敬敬的向那兩個泥阿福磕頭吾還記得那小寶很命把頭兒碰着地嘴裏咕囁着說甚麼菩薩保佑吾使吾將來嫁一個好小官人吾們聽了直把肚子也笑痛末後他立起來時額上早起了個疙疸咧吾們鬧了一會拜菩薩的把戲覺得有些兒厭煩了張阿三說吾們須得想個新鮮花樣兒頑頑那大寶原是個出名的智多星只想了一想便說吾們做新官人新娘子拜堂如何吾們倆和張阿三李阿四都嚷着說很好很好當下你就取了一條紅氈毯鋪在地上只沒有紅手帕不能給新娘子遮羞那李阿四却說有沒命似的跑到家裏去從他媽的針線匣裏偷了一塊做鞋子用的紅布來將就一用吾也回去搜括了一頂舊帽子拗了一枝高粱掃帚上的高粱插在帽結上當做花翎又悄悄地偷了祖母的念佛珠當做朝珠只

新○娘○子○的○鳳○冠○却○沒○法○可○想○恰○好○吾○母○親○新○做○一○個○茶○壺○套○繡○滿○着○許○多○花○花○綠○綠○的○煞○是○好○看○便○捉○空○兒○偷○了○一○切○東○西○都○已○全○備○但○是○還○沒○有○新○官○人○新○娘○子○吾○和○張○阿○三○李○阿○四○自○然○都○搶○着○要○做○新○官○人○你○們○三○個○女○的○却○你○推○吾○吾○推○你○不○肯○做○新○娘○子○末○後○推○來○推○去○到○底○推○到○了○你○身○上○吾○居○然○也○搶○着○了○新○官○人○的○位○置○拖○着○高○梁○的○花○翎○挂○着○念○佛○珠○你○也○遮○着○紅○布○戴○着○茶○壺○套○兩○下○裏○並○肩○立○着○大○寶○扶○你○張○阿○三○件○吾○李○阿○四○做○贊○禮○竟○雙○雙○的○拜○起○堂○來○吾○扳○着○臉○宛○然○是○新○官○人○模○樣○你○也○扭○扭○捏○捏○的○活○像○是○個○新○娘○子○一○連○磕○了○好○幾○個○頭○不○住○的○上○來○下○去○直○弄○得○吾○頭○昏○眼○花○拜○罷○了○堂○小○寶○說○吵○新○房○了○於○是○他○們○四○人○拉○開○了○你○遮○面○的○紅○布○說○要○瞧○瞧○新○娘○娘○臉○兒○出○落○得○俊○不○俊○是○不○是○歪○嘴○鼻○孔○少○一○個○呢○或○是○多○一○個○接○着○又○拉○出○你○的○織○織○雙○鉤○來○說○新○娘○娘○脚○兒○生○得○小○不○小○比○了○紅○菱○怎○麼○樣○一○會○又○來○苦○苦○的○和○吾○歪○厮○纏○鬧○得○吾○們○兩○口○兒○都○紅○着○臉○低○着○頭○抬○都○抬○不○起○來○妹○妹○這○一○件○事○你○心○坎○中○可○還○有○個○影○兒○麼○

◎自然還記得只這無意識的兒戲說他做甚說起了反覺得羞人答答的

▲妹妹妹你別說他是無意識的兒戲後來吾們十五六歲時不是想再做這兒戲麼巨耐已不能

從心所欲你父親見吾是個殘疾的人那裏肯答應只落得釵劈鈿分風流雲散你兩年中抑鬱鬱便心碎而死纔是十七好年華竟爾花殘月缺吾也銜悲含恨做這愁城裏的小諸侯反不如八九歲時自由自在還能做這兒戲咳想起了真使人感慨不淺呢

◎這一個情字原是世界上不祥的東西從來也不知道坑死了多少痴男怨女不但是吾們兩個如今事隔三十多年何必再挂在心上以前種種只當是做了一場噩夢至於吾薄命之身你也只當是個夢中人不必時時記挂着可是做一世的人無非是做夢悲歡離合都是些夢境遇了得意的事好似做個快樂的夢遇了失意的事好似做個悲慘的夢夢兒一醒還有甚麼痕迹所以吾勸你總要付諸達觀別牢牢記着金寶二字惹起許多的煩惱可是吾命薄如花狂年不能侍你的巾櫛已覺得一百個對不起你現在你倘爲了吾有了個三長兩短教吾如何過得去哥哥素來是愛吾的瞧吾分上千萬保重你寶貴的身體別使你苦命的妹妹幽魂也不安呢

▲妹妹你不用說這傷心的話要吾忘你實是萬萬做不到的事只爲你從前愛吾的款款深情不但嵌在吾心裏并且還刻之骨上怎能淡忘下來因此吾總想一死自了好早早和你見面

免得過這斷腸的光陰。

● 唔。茂。哥。你。那。能。輕。意。說。這。一。個。死。字。你。不。是。還。有。一。個。小。孩。子。在。着。麼。他。今。年。還。只。九。歲。甚。麼。都。靠。着。你。你。若。死。了。難。道。喚。他。也。跟。着。死。麼。要。知。你。汪。家。一。家。單。有。這。一。線。血。脈。該。好。好。兒。保。守。纔。是。你。倘。爲。了。吾。金。寶。竟。忍。心。斬。斷。這。血。脈。教。吾。在。地。下。把。甚。麼。臉。兒。去。見。你。汪。家。的。列。祖。列。宗。見。你。的。父。親。母。親。和。你。可。憐。的。亡。妻。惠。貞。姊。姊。

▲ 你。說。起。了。惠。貞。和。那。小。孩。子。吾。又。一。千。個。一。萬。個。對。你。不。起。你。爲。了。吾。香。消。玉。碎。犧。牲。你。的。性。命。拋。棄。你。的。幸。福。吾。却。不。能。抱。定。一。個。獨。身。主。義。一。輩。子。不。娶。只。做。了。二。十。年。的。繃。夫。到。底。在。三。生。石。上。締。下。這。一。縷。無。謂。的。紅。絲。這。事。不。說。起。便。罷。說。起。了。吾。很。慚。愧。對。妹。妹。想。那。痴。心。女。子。負。心。漢。七。個。字。直。替。吾。們。而。設。咧。

◎ 哥。哥。何。苦。如。此。怨。艾。這。一。件。事。實。是。出。於。吾。的。意。思。你。可。還。記。得。吾。死。後。第。二。十。年。的。清。明。節。那。天。晚。上。吾。可。不。是。會。托。夢。給。你。苦。苦。的。勸。你。娶。妻。麼。起。初。吾。原。懷。着。個。自。私。自。利。之。心。不。願。意。見。你。娶。妻。想。茂。哥。是。吾。的。茂。哥。茂。哥。的。心。也。早。已。送。給。吾。的。了。怎。能。聽。斜。刺。裏。跑。出。個。毫。不。相。干。的。女。孩。子。來。強。佔。吾。的。茂。哥。去。從。吾。處。奪。回。茂。哥。的。心。使。茂。哥。愛。上。了。他。撇。下。了。吾。要。是。

當真有這人和吾做對頭。吾定然不與他干休。但是轉念一想。吾却又大徹大悟起來。想茂哥怎能不娶汪家。只有他這一點子根。汪家的血脈全靠他繼續下去。他萬一竟一輩子不娶老婆。他死後汪家的香火也就立刻斷絕。汪家的列祖列宗可不要在九泉之下啼飢號寒一聲聲罵吾金寶麼。於是吾發一個很撇去了。這自私自利的心。托夢給哥哥勸哥哥娶妻了。

不錯。當時吾曾做過一個夢。夢見你從一棵冬青樹下亭亭而來。玉貌如花。宛然舊時模樣。到了吾跟前。便把盈盈帶淚的雙淚。睜了吾一下。倏的長跪在地。放着悲悲切切的聲音。兀是勸吾娶妻。吾却搖着頭。兀是不依。到頭來。你竟嗚咽着。啜泣起來。眸子裏瀉出來的那裏。還是眼淚。都變做了猩紅的熱血。一點點着在白羅襟上。像是李香君桃花扇上的桃花瓣兒。吾勸你別哭。扶你起來。你却只管哭着。只管聽着說。定要吾答應了。纔起來。纔不哭。吾瞧着你。怪可憐的。也不得不答應了。當下裏。你便向吾拜了三拜。含笑而去。這一個夢。直使吾躊躇了好幾天。末後纔敢實行。然而吾心中總覺得對不起妹妹呢。

哥哥不是你對不起。吾實是吾對不起你。二十年。綠夫生涯。獨自在愁城恨海中煎熬。簡直苦了你了。吾自從那夜托夢給你之後。過了一年。見你竟體貼吾的苦。心娶了惠貞。那時吾道要

曲踊碧落。距躍黃泉。快樂到了極點。那新婚之夜。你們新夫婦兩口兒。在洞房中。飲合歡酒。時吾的魂兒也繚繞在四邊。向你們。聲聲道喜。又化做了祥雲瑞霧。籠在你們頭上。使你們以後永遠沒有不如意的事。只你們不知道罷了。

▲妹妹。你已做了別世的人。還這樣惓惓於吾。三十多年來。好似一日陰陽。隔界。雖是隔開。吾們的身體。却不能隔斷。你愛吾之心。試問世界上。恆河沙數的女子。那一個及得到你這樣的情深意厚。只恨吾生就是個不幸之人。既不能和妹妹訂百年之好。不想娶了那惠貞。又不能和他白頭偕老。做了沒幾年的夫妻。只落得伯勞東去。燕西飛。屈指算。鴛鴦翼折之日。一轉眼。又好幾個年頭了。

◎正是呢。惠貞姊妹的命也好。似那碧玻璃和吾一般的脆薄。大約他沒有福分。消受你這樣一個夫婿。所以結髮三年。就生生折殺他了。但是他撒手人世以來。倒也很不寂寞。吾和他生前雖沒有一面之緣。死後却變做了姊妹姊妹。或是把臂望鄉台上。或是携手奈何橋邊。吾愛他。他也愛吾。兩下裏。萬分的親熱。吾想哥哥聽了也一定安心呢。

▲承妹妹多方的照拂。直使吾感激涕零。只這惠貞。倒也不必去說他。他早已伏着癆病的根。無

論如何總不能逃這一死想不到他死後不上兩年母親也就棄吾而去念他青年早寡孤苦無依二十年矢志柏舟撫育到吾長大委實很不容易十年來吾又頻年蹭蹬不能好好兒孝敬他難爲他活了七十多歲沒有享過一天福如今吾撫躬自問真覺得罪孽深重只知道他老人家棄世以來一向可安好着麼

咳。茂。哥。不。是。做。妹。妹。的。怪。你。婆。婆。生。時。你。簡。直。沒。有。盡。甚。麼。孝。道。試。想。他。活。到。白。髮。盈。頭。那。會。享。過。你。一。天。福。來。目。前。你。倒。不。必。担。心。黃。泉。路。上。有。吾。在。着。儘。能。代。你。盡。子。職。可。是。吾。生。前。沒。福。做。他。的。媳。婦。如。今。大。家。都。死。了。可。沒。有。人。和。吾。爭。這。媳。婦。一。席。就。是。惠。貞。姊。姊。也。決。不。姑。息。吾。的。以。後。吾。總。盡。吾。的。棉。力。博。他。的。歡。心。就。是。至。於。你。也。該。時。時。記。着。他。不。許。忘。却。一。年。四。季。總。得。恭。恭。敬。敬。多。擺。幾。回。祭。席。多。化。幾。隻。紙。錠。好。教。他。老。娘。家。也。開。開。笑。口。咧。

▲妹。妹。你。這。樣。多。情。多。義。吾。也。總。不。忘。你。如。今。無。以。爲。報。只。願。來。生。變。了。牛。兒。馬。兒。報。答。你。的。大。恩。罷。

◎茂。哥。你。無。須。說。這。種。沒。意。思。的。話。吾。今。夜。此。來。不。但。是。瞧。瞧。你。實。有。一。番。話。兒。要。勸。你。你。倘。能。聽。吾。就。算。是。報。答。吾。也。不。用。變。甚。麼。牛。兒。馬。兒。第。一。吾。勸。你。別。多。喝。酒。今。夜。你。不。是。又。喝。得。爛。

醉回來麼。要知這酒不是個好東西。最足以傷人。身體和那鴉片烟。實是宜兄宜弟。相差不遠。朋友間的應酬。原也不可少。只是喝了一斤半斤。已很夠。很夠。把十斤廿斤。灌下去。又何苦來呢。況且喝醉了酒。最易鬧事。說話間。偶不經心。便足傷朋友感情。以後你總少喝些。爲是倘酒興到時。你只記着你的身體。算是金寶的。身體你瞧金寶。分上該好好兒的。保重萬一。糟蹋壞了。金寶可不答應的啊。

▲妹妹語語藥石吾牢記在心就是

◎第二吾勸你別又麻雀。近來吾魂兒夜夜飄上你門時。總聽得牌聲震屋。幾乎把吾嚇退。瞧你也與高采烈。弄着那花骨頭。不肯放手。哥哥要知道這好賭。也是個劣根性。不但費光陰。又費精神。贏了人家的錢。心中未免不安。輸了自己的。也覺得有些兒不快。你若把這一點鐘。又麻雀的光陰。移去做有用的事。豈不好呢。

▲吾的又麻雀。不過解解悶罷了。輸贏是很小的。

◎你若解解悶。看閒書。倒也是解悶的一法。那曹雪芹和施耐菴的紅樓夢。水滸傳。不是絕妙的。解悶書。麼無聊時。手一卷書。點一枝香。烹一壺茶。高臥北窗。朗聲細讀。比了向花骨頭間討生。

活有趣得多咧

如此吾戒賭就是了。妹妹還有甚麼旁的話兒勸吾麼。

吾還有一句話兒勸哥哥千萬別近女色。自尋苦惱。吾原也知道哥哥心目中單有一個吾。必不致於再去戀上旁的婦人。然而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吾姑妄言之。哥哥姑妄聽之。好了。從來世界上的男子爲了這女色喪身的。何止千萬。枉死城中不知道有多少的冤鬼。黃土一坯。誰種還魂之草。荒塚三尺不見墮淚之人。想來好不可憐。哥哥今年已四十多歲。早是中年的人。那惜玉憐香的念頭。自該撇開。倘有能力娶個續絃。也不妨事。若是能力不足。不必勉強。借了人家的債。就好似賣掉了你的自由。又何苦來。況且你已有了一個孩子。儘可以免得往後。只消一心一意把孩子撫育起來。好好兒給他讀些書。多識幾個中國字。外國字。過了七八年。即能助你做事。至於你平日管他不可過於寬。也不可過於嚴。過於寬了。便好似沒籠頭的馬。橫衝直撞。毫無顧忌。他的一生不免要陷入一個危險的盤渦。過於嚴了。那小孩子活潑的天性。立刻消滅。他見了你。就一動都不敢動。將來勢必變做了一個木人頭兒。加着他怕了你。那裏還肯親近你。父子間的愛情。免不得要一天冷淡。一天這一層。你必須留意的。他長大了。你不必

替他論婚別貪了妝奩把一個不相干的女子拉扯在一起葬送他一輩子的幸福將來夫婦間情如油水便抱怨你老頭子多事任是你死了也要牽你的頭皮還不如讓兒子張開了眼兒自己去擇偶好不好都不干你事不過你也須少少加以監察萬不可聽他流入不正之途倘然他舉動出於正當得了個同心同德的人兒你就該立時答應他別從中作梗替小說家造哀情小說的資料這一層你也須留意的你母親的棺兒至今還寄在會館裏頭望哥哥快去買些兒地好好葬了使他老娘家也得安眠地下不致歎死無葬身之所可是他在世時你既不盡孝於他死後總得盡你做兒子的本分方纔對得起他吾的話兒已完了哥哥倘不忘却吾們三十多年前的一些愛情請記在心頭依着做去若是把吾這一番話當做耳邊風今夜聽了明天就忘了個乾淨如此吾地下的白骨也要翻身可是吾愛着哥哥所以不憚煩進這忠告日後哥哥飛黃騰達吾臉兒上也覺得有光月夜魂歸定能臨風長笑呢哥哥吾們再會罷你看月兒已在西窗下妹妹從此去咧

汪茂卿氏蘇時長天已破曉殘月如弦疏星欲下窗外楊柳梢上宿鳥振翼而鳴似送美人魂去曉颺拂窗帷猶依稀個儂嬌喚茂哥聲也

哲理的言
情小說

曇花

(希臘神話之一)

(小草)

希臘上古時有女神名維娜 (Venus) 者司戀愛之神也。神居深山中，雪膚瓊骨，美麗冠諸天。女神身被無縫之衣，花繡綉爛，無倫束以奢斯脫 (Cestus) 之帶，衣香所扇，情愛之焰立張。神之髮光澤，逾恆長，可委地挽之，成髻巧樣玲瓏，爲人間世所罕睹。羽冠覆於上，翠縷迎風而舞，鬢邊簪以薔薇之花，有鳥使名迦陵，尤爲神所寵幸。恆隨神而行，其聲婉轉多姿，如和簫管，聞此聲者，煩惱都捐。神降生時，天使授以二矢，長均尺許，爲神玩具。一爲黃金製，鋒甚銳，一爲銀製，則較鈍。黃金之矢，含有迷戀之魔力，一着人胸臆，間人卽墮於情天慾海，而銀矢之用，則反是人若被射，則動輒得咎，每惹起他人之厭惡焉。神當及笄之年，以此二矢予其弟柯批特 (Cupid) 佩之。當春光明媚之際，神乘輦出遊，挽之者爲二青鸞，柯批特坐於神人右側，鳥使迦陵，迴翔頂上，御風而行，瞬息萬里，從高下，矚見凡間男女之紛擾，神每爲之指迷，神性慈善，靡不曲加愛護，故怨曠者絕，鮮倦遊，始返寧居於家山中，風景佳勝，瑤花琪草，終歲不彫，古柏青松，或亭亭如蓋，或夭矯若龍，永無疾風暴雨之來，故少滄海桑田之變。神於是間，琢玉爲樓，鋪金成路，臺榭參差，金碧掩映，凡諸天神，悉生艷羨，而女神則衷懷恬定，未嘗陷溺神之鄰，則爲阿他藍他 (Athalanta) 希樸門 (Hipp

Onenes) 二魔神。魔性惡劣凶熯。萬丈魔所居地。無日不風。亦無日不雨。屋宇傾斜。草木零落。故與神居。雖僅隔一線。而枯苑頓殊。魔內愧不已。翻成妬念。思欲毀神之居。願以神之正直。懼不敢肆。乃戢尾而遁。

一日神與柯批特全遊。柯批特所佩之金矢。無意中觸及神之胸。神志氣迷惘。目若暝。柯批特大驚。恐遭譴責。卽匿跡。凡間永不敢面其姊。願性好弄。凡宴遊之會。跳舞之場。無不賁臨。遇貴紳淑女之邂逅者。或則射以金矢。或則射以銀矢。或則金銀矢並射。顛倒錯綜。不可究詰。而人海中之情。波浪水洶湧。乃無已時。

維娜停立野外。良久乃醒。回顧其弟。渺焉無踪。乃踽踽獨返。入寢室。臨鏡凝視。則羽冠已墮。秀髮四垂。薔薇之花。片片飛墜。胸起伏不定。錯愕無主。忽忽若有所失。倏焉離室。而出。歷階而下。環行花間。萬紫千紅。觸目成感。正凝想間。疾風飄忽而至。且挾暴雨。天地晦冥。咫尺莫辨。維娜趨避入室。驚懼萬狀。不知所措。俄而天復開朗。風雨漸止。維娜出視。殘紅遍地。花木悉萎。與鄰魔之窟。同其景象。不覺悲從中來。維娜斯時。悵望欲絕。傾刻之間。飽經變故。肢體強復。疲憊而心。次縈廻。莫可方物。斗覺天地簸動。震盪欲傾。裂熯自地隙中。透出朱樑畫棟。頓兆焚如。維娜倉皇離去。孑然一身。卽形影。

不離之迦陵鳥亦復不知所向顧影自憐感嘆無已維娜見舊居已成灰燼乃舍而之他信足所至不復計程不意於途間遺一青年之神

青年神名阿陀業(Adonis)頤而長貌白皙逾美女子仍桓桓有勇概維娜見而愛好之遽前與語喃喃自訴其喪家之戚阿陀業亦驚其艷且憫其孤遂全赴帝闕稟命而成夫婦維娜素性弱不喜殺生於荒山僻壤間恆足以生其虞心且不願行烈日中致損其美麗之顏自近阿陀業後性乃大異以阿陀業善臘維娜順俗之與阿陀業全馳騁於山坡雖烈日亦不畏無人之地聞可怖之啼聲亦處之若素惟阿陀業之馬首是從幾與嗜臘之女祈提阿娜(Diana)之剛勁相埒

阿他蓋他與希樸門偶返其居見維娜之家夷爲叢莽瓦石亂壘荆棘怒生樓臺故址幾不復能辨認二魔私心竊慰謂從今以後不再見紉於人顧亦莫測維娜之蹤跡思見而揶揄之乃上九天九淵以窮維娜之究竟未幾竟爲所得時維娜隨阿陀業爲臘兔之戲奔逐山原樂乃無藝二魔隱身林中窺視良久且指且語繼以狂笑爲阿陀業所見以爲謾乃勒馬於二魔之前厲聲詰責之二魔力持不之下阿陀業乃大怒遂狠鬥於林中聲震岩谷阿陀業劍光如雨魔不能勝乃漸退阿陀業緊逼之劍鋒所及希樸門之臂着焉中斷頽然倒地阿他蓋他狡焉思遁適爲叢棘所絆欲遁不

得○乃○向○阿○陀○業○前○撲○阿○陀○業○以○劍○相○格○劍○陷○阿○他○藍○他○之○脇○際○阿○他○藍○他○遂○死○顧○前○撲○之○勢○甚○猛○阿○陀○業○隨○之○俱○仆○仆○處○適○歷○希○樸○門○之○驅○希○樸○門○尚○未○殊○手○足○雖○無○力○負○痛○而○張○巨○吻○橫○嚙○阿○陀○業○之○喉○斷○立○死○維○娜○見○阿○陀○業○之○仆○也○急○至○救○護○顧○已○無○及○乃○負○屍○至○山○之○顛○枕○之○而○哭○淚○盡○繼○之○以○血○血○盡○而○維○娜○亦○逝○淚○血○所○注○綠○草○爲○絳○三○日○之○後○草○遂○發○花○色○如○石○榴○鮮○艷○奪○目○然○此○花○之○命○極○短○風○吹○卽○謝○故○名○曰○曇○花○

小說爭
裸英雄

(黑子)

時局如此吾人何暇作小說三十八期中馬二先生已先我言之矣黑子則謂時局如此吾人非特無暇作小說且亦不忍作小說雖然馬二先生曰小說未始不可利用之以促起國民之迷夢諒哉是言爰草此篇以勵我士心此篇事實係去歲友人某親爲予言者惜裸英雄之姓氏國籍某君已不記憶故記者亦未敢臆定非疎略也嗚呼強鄰狼突或戰鬩之將闕我武鷹揚庶敵氛之可遏使我國男兒盡如裸英雄天下事尙可爲也黑子識於捧蘇樓

進！進！！進!!! 殺！殺！！殺!!! 不殺敵毋甯死

大江對面甲國之軍列陣而待以逸待勞戰鬥線不知沿長若干里願一般軍士均靜悄悄地默然

無聲。惟高擊機關槍。以俟最後之時機。時機一至。則子彈將如傾盆之大雨。一發而莫能禦矣。所謂最後之時機者。何以乙國之軍方羣集對岸。視此江流洶洶。咸躊躇不敢輕渡。甲軍恐虛糜子彈。故亦屏息以俟。此時甲軍雖作守勢。然使乙軍果渡江猛進。則甲軍亦將反守爲攻。乘彼等半渡未渡之際。而作一網打盡之計。狡哉甲軍。險哉乙軍。

江水湯湯。濁浪滾滾。乙軍雲集江濱。望洋興嘆。欲渡則無舟楫。不渡則於理於勢亦兩有所不能。正在進退兩難。一籌莫展之際。忽聞軍中一卒大聲呼曰。進！進！進！進！進！殺！殺！殺！殺！殺！不殺敵毋甯死。語聲洪大有若牛吼。而江中潮聲嗚咽。亦若與彼語聲相唱和。而欲鼓乙軍之勇氣。至於最高度者。此時某卒愛國熱誠。達於極點。額角青筋突起。顏頰若火。觀其態度。似恨不得滅此而朝食者。某卒呼畢。一軍皆驚旋。卽卸其上身之軍服。緊束腰際。全體僅存一褲。爲狀如蘆花蕩之張翼德。槍械子彈亦盡擲於地。而不取右手。僅持一刺刀。縱身一躍。飛入江中。且躍且呼曰。進！進！進！進！殺！殺！殺！殺！好男兒。速隨我來。讀者諸君。此卒何人。卽吾書中之主人翁裸英雄也。吾此後將以裸英雄呼之矣。何者。崇拜英雄。吾人之天性也。吾何忍再呼以輕蔑之名詞哉。

裸英雄。旣入江心。遂努力與濁浪相搏。向對岸前進。大軍全體自被裸英雄一激。亦勇氣勃發。不計

艱險爭投入江。隨裸英雄後。載游載泳。霎時江中人頭濟濟。爲狀如一群之鱈魚。浮沉於波面。交戰無道德。甲軍見大好之時。機已至。乃以江中之人頭爲彼等臨槍之目的。萬槍齊發。子彈紛飛。江中砰然之聲。繼絕不已。浪花遂紛紛四濺。乙軍全隊困在江心。欲禦不得。禦欲渡不得。渡殊有進退維谷之勢。然而裸英雄之勇氣。並不以是而遽餒也。處此槍林彈雨之中。猶鎮定如恆。大有履險如夷之態。逕率群衆盡力前渡。念苟得達彼岸者。則奮我獅力。敵軍必無幸。勇哉裸英雄。

無何岸近矣。裸英雄遽一躍而上。亦不暇披軍服。卽疾趨入甲軍陣中。如猛虎之出柙。揮其刺刀。呼曰。殺！殺！！殺!!! 甲軍於無意中。竊視一裸體巨漢。幾疑飛將軍從天而下。於是軍心大亂。紛紛作鳥獸散。而裸英雄乘此時機。奮刀亂揮。殺敵如草芥。觸其刃者。無不立厥。甲軍之滾滾熱血。由岸而流入江中。江水盡赤。嗚呼。慘矣。雖然。爲國效力而戰死。雖死猶榮也。

甲軍旣敗。績主將見乙軍來勢甚猛。事不可爲。乃傳令向後倒退。以避其鋒。於時乙軍亦已全隊登岸。追奔逐北。不讓一步。甲軍且戰且退。視乙軍近。則反身以短兵相接。此無他。困獸猶鬥。而况人乎。慶戰久之。甲軍已退至萬木叢中。巨枝插天。綠陰匝地。境殊奇險。枝頭鷹隼之屬。聞有人聲。似亦知大禍將臨。爭發吱吱怪叫。撲翅高飛。入雲屏深處。林盡得一高原。甲軍之根據地在焉。甲軍旣踰深。

林裸英雄亦偕其大隊隨後吶喊且撲入林中詎纔進深林林側槍聲突起一彈如飛而至疾掠向裸英雄腦後去觸樹而墮距裸英雄僅一間耳亦險矣裸英雄至是亦不覺失聲曰林中有埋伏語畢睜其雙目向林木蒼鬱中視去目光乃如電火已見林中似有人影藉大樹爲屏蔽其八方舉槍欲再發裸英雄已躍至其前揮刀擊槍墮林中卒欲反身遁已無及遂爲裸英雄所殺裸英雄向屍行一軍禮而出口中喃喃曰彼亦好男兒也

無何甲軍將抵山麓乙軍猶襲擊不捨甲軍勢不支落荒遁裸英雄見敵軍已四散無戰鬥之能力乃呼嘯而上高原佔敵軍之根據地高聲呼曰吾國萬歲吾軍八萬歲裸英雄將上高原時猶手刃二卒親擒一兵作俘虜也

是役也乙軍使無裸英雄則甲軍以逸待勞乙軍必殆論功行賞當以裸英雄爲全軍之冠佔營既竟主將親解衣衣裸英雄且撫之曰子彈得毋創汝身乎裸英雄曰謹謝上官某叨上帝之憐愛托吾主之福庇出入鐵血中所向披靡若有神助子彈雖多詎能着吾身哉語時若餘勇猶可賈者於是主將顧謂其軍士曰汝曹鑒之此裸英雄之行爲殊堪欣羨也全軍亦同聲呼曰裸英雄裸英雄如春雷之四動

小奇情
癡心男子

(允情)

此恨。縣。縣。無。絕。期。人。間。那。有。鴻。都。客。嗟。乎。吾。摯。愛。之。卿。昨。猶。同。抱。衾。裯。獲。親。鄉。澤。今。卿。乃。安。在。耶。十。二。時。中。遂。如。異。世。白。雲。蒼。狗。霎。時。變。幻。得。非。夢。裏。顛。倒。何。慘。景。之。襲。我。至。於。斯。也。噫。素。幃。飄。拂。慘。白。耀。我。淚。眼。彼。世。界。之。萬。紫。千。紅。彩。彰。錦。繡。端。合。供。卿。奴。婢。卿。去。而。大。地。失。其。光。華。雲。霞。失。其。綸。爛。蓋。太。陽。七。色。胥。隨。主。人。之。卿。以。俱。逝。矣。毋。忘。儂。花。卿。所。夙。愛。謂。其。色。香。豔。絕。而。命。名。復。大。佳。用。誌。吾。兩。人。之。愛。情。雖。至。世。界。末。日。而。未。渝。吾。贊。卿。此。說。嘗。填。詞。爲。花。壽。記。有。句。云。卿。卿。我。我。毋。忘。儂。雙。拜。花。叢。願。今。供。卿。靈。前。者。猶。是。此。花。吾。乃。弗。視。其。嬌。紅。之。顏。色。弗。聞。其。馥。郁。之。芬。馨。因。思。其。香。其。色。殆。卿。愛。之。天。故。裨。之。耳。愛。花。人。去。色。香。隨。渺。弗。足。異。也。吾。環。顧。室。中。諸。物。歷。歷。在。目。夢。耶。無。此。清。晰。醒。耶。抑。何。慘。酷。第。吾。終。願。此。際。乃。居。幻。境。也。洎。乎。遽。然。夢。覺。卿。猶。藉。吾。臂。而。眠。芳。息。微。聞。頰。雲。輕。墮。吾。則。吻。卿。至。於。百。次。以。酬。夢。裏。之。驚。魂。香。溫。玉。軟。甜。夢。重。圓。此。則。寧。非。大。快。雖。然。夢。覺。亦。奚。所。分。哉。覺。之。視。夢。亦。猶。夢。之。視。覺。相。對。以。觀。乃。生。真。幻。之。辨。若。其。在。夢。視。夢。在。覺。視。覺。悲。歡。之。情。皆。彌。復。深。至。則。吾。今。者。之。爲。夢。爲。覺。正。可。不。必。深。究。眼。前。慘。景。既。已。鏤。刻。吾。之。腦。蒂。吾。悲。乃。愈。劇。而。莫。可。殺。非。互。換。其。處。境。悲。且。靡。有。窮。期。是。故。此。時。而。夢。固。冀。其。覺。覺。亦。惟。冀。其。趣。夢。耳。噫。吾。乃。最。恨。夫。覺。

仍覺而夢仍夢也。吾今寒幃而視吾心。已痛極而木。吾淚已流竭而枯。誰謂此寂寂一棺。乃永閉我愛卿之玉軀。咫尺天涯。音容何處不仁哉。此棺竟絕吾兩人之良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彼造物亦大惡曷不賦我以愛克司光之眼珠。則即天子之棺。七重吾視之。且如無物也。然令我竟愛克司光其眼珠矣。而湯難續命香豈返魂。透木相窺亦祇增悽惻。是則造物終當爲我怨殺。若何忒煞不憚煩。既生人而復死人也。噫。

如彼翰林鳥。雙栖一朝。隻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悼亡悽語千古同。悲匪特受者酸心。亦且聞者掩涕。試味上節辭句。而一樵悴可憐之少年。已湧現於諸君冥想之中。迹其徬徨悲咽。無可奈何之態度。又從知爲安仁同病人也。少年與其婦結褵。才再稔耳。紅顏正好。竟紫玉兮化煙。白首末期。已金鈿之委地。椎心瀝血。痛絕成痴。爰撫其愛卿之玉棺。喃喃獨訴。遣思入幻語。乃弗中情理。雖然。自非木石鳥。得不痴歡愛。纏緜別離。悱測孰能自解。未免有情。彼無情者。視之寧不謂之大痴世界。一情場卽一治痴之洪鑪也。故綠窗絮語。願比並蒂之蓮。痴也。南浦贈行。淚灑平蕪之草。亦痴也。要惟青燈古佛。止水枯禪。乃爲慧智人耳。然則彼少年之痴。尙何怪耶。

卿故善昧如千頃之波。卿故善歌如百轉之鸚。春初綠蔭花園。開音樂會。卿援槐啞玲而奏藝。四座

咸○鼓○掌○叫○絕○也○今○吾○距○卿○不○及○咫○喚○卿○至○於○萬○乃○莫○能○得○卿○之○媚○眼○與○珠○喉○雖○然○卿○當○不○我○遐○棄○也○
此○時○卿○必○引○喉○如○雷○靈○以○悅○我○流○眄○如○電○光○以○媚○我○無○如○一○棺○永○閉○消○息○長○乖○吾○終○弗○聞○弗○覩○也○噫○
吾○乃○憤○憤○以○雷○電○喻○卿○之○妙○音○與○秋○波○唐○突○甚○矣○口○孽○深○重○當○入○拔○舌○地○獄○語○至○此○闔○其○已○枯○
之○淚○眼○撫○棺○沈○念○若○爲○懺○悔○如○是○者○良○久○水○晶○簾○下○青○玉○案○前○拈○管○分○箋○唱○余○和○汝○此○樂○豈○尋○
常○雖○天○上○神○仙○人○間○南○面○某○不○與○易○也○卿○詩○一○往○情○深○匪○可○以○尋○常○文○字○論○嘗○記○卿○近○作○有○句○云○與○
郎○如○膠○漆○膠○漆○比○同○心○與○郎○如○琴○瑟○琴○瑟○有○和○音○卿○亦○料○膠○漆○竟○有○互○判○日○琴○瑟○竟○有○別○調○時○耶○噫○
是○又○不○然○吾○之○愛○卿○堪○以○自○誓○卿○雖○居○夜○臺○而○卿○仍○愛○我○吾○亦○堪○爲○保○證○是○際○隔○者○軀○殼○而○恆○固○者○
精○魂○然○則○膠○漆○長○黏○而○琴○瑟○永○諧○也○一○宵○死○別○定○有○懷○儂○百○首○詩○吾○正○盼○綠○衣○郵○使○從○卿○處○來○也○
語○已○延○頸○外○望○深○陷○之○目○珠○乃○欲○奪○睡○而○出○嗚○呼○卿○之○多○才○實○用○自○戕○吾○兩○人○薄○有○賞○亦○足○
柔○鄉○借○老○奚○必○向○翫○麟○風○塵○中○更○謀○生○活○顧○卿○乃○弗○然○謂○天○既○生○我○必○有○以○利○其○羣○不○然○虛○此○生○耳○
於○是○有○爲○人○課○兒○之○舉○須○知○卿○原○如○名○花○珍○植○不○耐○風○霜○僕○僕○道○途○已○足○瘞○卿○於○外○矧○課○兒○搗○心○研○
思○更○有○以○彫○其○內○耶○不○期○月○而○卿○之○玉○容○瘦○減○卿○之○清○神○消○損○未○幾○藥○爐○煙○裊○羅○帳○愁○籠○卿○竟○沈○沈○
病○矣○嗟○乎○吾○今○乃○猶○有○所○弗○朋○蓋○吾○擁○卿○叩○所○苦○卿○謂○無○有○而○卿○之○眉○痕○總○爲○萬○疊○實○羅○無○窮○幽○恨○

豈病故難堪懼益我痛遂匿不以告第言微憊然惟卿之不告而吾痛滋甚嘗禱曰與其病卿無寧
 病我卿病吾心痛楚痛楚亦病何如逕病我耶乃病神夢夢殊不欲返其轍而就我祇令傍徨心惻
 黯然神傷聞卿一歎獻而吾腸寸斷視卿一蹙額而吾淚如糜最堪恨者藥籠相隨居然醫士謂積
 勞瘁神俱匪卿病原而卿所苦竟弗能斷言何症第言當弗爲患耳吾當時心知非是更泥卿曰知
 病莫若己盍告所苦焉溯流以探原雖庸醫或猶奏功孰意卿諱莫如深堅持到底毅然爲果決之
 答覆曰莫可告也已此語達耳官吾心如喪吾身如死蓋吾血輪之周匝百骸之運用髣髴卿也爲
 之主宰卿笑吾歡愉卿歌吾舞蹈今卿匿病自斃勢將舍我弗理則吾身心雖欲不死不喪烏可得
 耶雖然吾弗敢怒卿固愛我至於極點故寧忍病而不自言痛也但亦知蘭摧蕙折並於卿之
 不自言耶嗚呼……語至此摩挲棺木者再四眼角少許之淚泫然不成滴隱隱作嫣紅色……昨
 日之夕吾生最痛苦之辰矣或謂斬首刎腹至苦矣吾思斬首刎腹而後靈魂且游極樂世界云何
 至苦吾昨此靈魂猶然守此軀殼而吾體如寸寸割吾心如鍼刺軀殼受之而靈魂覺之斯謂至
 苦歟其時卿氣息僅屬星眸微錫慘白之玉顏忽暈紅霞豔乃如毋忘儂花也吾昏迷之際猶能省
 此非佳朕因撫卿雲髮喚卿毋去嗟乎卿已祇餘流淚不我答矣雖然吾弗敢怨卿固愛我至於

極點故垂暝之際唇吻張若有所語吾附耳櫻口則與郎如膠漆之句也吁嗟乎膠漆

素月流天清輝萬里琉璃窗上竹影數竿搖曳當風瀟灑有逸致髣髴管夫人畫稿也室中湘簾斐
几位置清幽壁掛時裝美人一幀端麗無倫栩栩然欲下旁輔花箋琴聯集羽璆詞句曰只有辯才天
女願作長命鴛鴦則知雖瓊樓玉宇客終當遜此中人福慧雙修也願此際室中之少年殊弗作是
想兩眼摩挲觸處皆成愁緒念此沈沈翠帳曩則籠歡情膩鎖夢香溫今何冷清清有如墟墓寂寞
衾裯第饒鬼氣此團圓之寶鏡曩則並頭寫照儼影留痕今何慘淒淒祇呈隻影淚顏自視致增於
邑此一輪之圓月曩則花下證盟窗前描豔今何一白如死令人黯然所謂香霧雲鬢清輝玉臂者
果向何處尋耶實則帳也鏡也月也今之與昔其體會何微異而人心起時先雜悲歡是故其心歡
者雖陰晦而仍歡其心悲者當美景而彌悲景物之本體無情感人自悲歡之耳佛說三界唯心所
造衆生顛倒胥緣一心歌哭纏綿自謂情種蓋亦至可憐已

噫獨宿何曾慣破題兒真難就也卿在夜臺亦詠空牀難獨守耶月光故故侵窗如相嘲弄映出吾
之孤影恍惚哉此月惟有屏之窗外耳起下半捲之簾更然已殘之膏一穗如豆室中益陰森
類鬼域噫卿何耐獨處也卿之精魂當必乘風御氣而稅駕乎此故居也玉佩參差兮曳瑤裾

魂歸來兮。就余嗟乎。卿已來耶。人天路隔。吾肉眼乃莫視卿之仙姿。卿當含笑凝眸。慰我毋戚戚也。然不視卿。又烏得弗悲。淒然四顧。無所見。忽注目案角。一書篋。淚復簌簌下。嗚呼。塵封故篋。怨入湘縈。此中所儲。幾時更得。玉人迴環。誰誦耶。卿愛西青散記。又愛影梅庵憶語。吾謂二書哀豔。徘徊令人無歡。古來佳作。衆矣奚必是。願卿殊不肯釋手。且盡記其辭句。背誦如銀河倒瀉。靡所頓折。由今以思。二書乃成惡識。蓋卿已爲散記中之仙女。而吾竟爲憶語中之辟疆也。辟疆之哀辭曰。青天沈碧海。竭陽翔晦。藥淵缺梅魂。葬幽蘭。嘯鸚鵡。夢杜鵑。淒此六十五日中。如中千日。酒如行萬里。雲霧如五官百骸散失。又荒荒然如痕蟲之難吐。與調饑之莫得。慕叫擗。擗。擗。但若創痍。不知從古。今世上人。果有同閱此境界者。嗟乎。痛哉。吾竟爲此語之解人。個中况味。辟疆蓋盡言之矣。吾今欲製誄以弔卿。而筆花凝血。寫來一片縷縷。不如借此憶語。一傾鬱恨。並以悼卿之芳魂也。願吾欲啓篋。吾又徘徊莫忍。嚮之闔之者。非卿手澤耶。柔荑琢玉。着處成春。今乃啓之。以我淚痕在。皆悲咽在。喉。此篋此書。並當伴儂。摧心矣。雖然。長夜迢迢。春宵可厭。嚮之怨。其短者。今祇怨其不短。弗有寄情。心煩且死。吾又不得不忍痛而展。卿遺澤矣。卿固愛我。卿當恕我。手顫。顫然啓篋。檢憶語出。才一展視。而數箋墮地。少年拾起。識妻手書。簪花細字。絕娟媚。意復悲甚。定睛視第一箋。上書兩地。

相思用詩將意後則與郎如膠漆之章也更視其次署端曰紅豆草循覽未竟遽如冰雪沃背肝肺都僵顏色轉白手中箋不能牢持仍復翩飛如蝶舞徐徐墮地……原來如此咄咄原來如此然儂之一心已託卿精魂而俱去卿精魂上天入地儂心亦息息相隨雖至地老天荒卿魂未散儂心永不變也……淚真枯矣心真木矣然其語一字一哽咽如荒江蛟泣蜀道鷓鴣嗚盡舉字典中悲慘字莫可髣髴其萬一直欲使碧翁凝愁老蟾雪涕也

箸者述至此當可閣筆第此數箋具何魔力乃足倍蓰少年之悲脫終秘之不已墮諸君於五里霧中特箸者良弗欲逕直言之無已則請諸君自思少年妻非樓頭少婦夫壻拋家何遂有此寄遠之詩箋而紅豆詩草少年類未前見中有綠蔭花園紀事答贈鷓鴣四章南浦四章長相思諸題也

短編
小說
弱國餘生記

(劍俠)

某日余方握管作討倭檄忽聞樓下人聲喧譁余立下觀之門外一少年坐於地而哭着藍布衣褲余怪而問之少年答云我名汪吉成山東人也我父汪得福擊母與我同居青島我父行賈我母爲人縫衣每日可得數百文以養全家未幾日軍德軍戰於青島我父乃被殺我母聞耗一慟幾絕急攜我逃之山東跋涉險阻勞苦萬狀我母卒以凍餓死於蓬萊山中我身孳孳立足無所生不如死

耳言畢復大哭。

余悲其遇贈銀數元少年稱謝去不知所終。

劍俠云此次日軍德軍戰於青島我國人民被害者頗衆特誌少年事以寄哀悼願我同胞毋忘此痛。

鈍根按劍俠此作投到時日軍初下青島及今登出而日本之侵略手段已一日千里要求條件之苛虐浸浸有吞并中國之勢嗟我同胞不起自衛行且盡爲亡國奴何暇悲少年哉。

小訴諧

吾妻之彩

(幼新)

看官須知大凡人愈貧窮發財的心愈盛恨不得一天進一筆意外的巨款立時身衣錦繡口饜膏梁住着大廈高樓乘着摩托汽車那纔不負此生大約歲入在二百磅以下的人十人之中總有大多數是抱着這樣的心理吾妻都拉亦是其中的一人吾的歲入本不甚豐一家大小每日三餐無非是面包牛乳和菜蔬若是肉食者鄙這句話果然不虛我們總算清高極了一天早餐時候我看見那面包店雜貨店的賬單一張一張的堆在桌上彷彿像學生的試卷不免又焦煩起來都拉見我愁眉不展於是勸慰我道你不要儘自着急我們還有希望這兩年來我所買本外國的彩票

差不多有三十五先令之數了。雖然沒有得過彩，但是還有一張沒有發表哩。這次頭彩是二萬五千磅餘外的彩，有別墅一所，車一輛，馬一匹，自行車二輛，以及鐘表等物。焉知此次不中呢？這不是還有希望麼？我搖頭道：「這種大海撈針的彩品，我實在不敢奢望的。」說話時間，忽聽見有人敲門大聲喊道：「送信！送信！吾妻聽見就飛也似的跑出去，他每聽見郵差來送信，總是這迫不及待的樣子。我也司空見慣，不以為異了。一時吾妻手裏拿着一封信，得意揚揚的回到餐室來，我奚落他道：『你發財的心儘管熱，但是你的菜已冷了。』」都拉聽我這話，也不言語，把信遞給我。看我接了過來，正一眼鏡折開觀看，只見上面寫道：

敬啓者：閣下所買之第 984621 號彩票，一張適中第十七彩，應得馬一匹，車一輛。請將該票擲下，以便將彩品寄呈。特此拜賀，並希繼續。賜顧是荷。此上。

馬丹 同鑒

伯甘地城掃麻路第二十八號 伯甘地彩票公司啓

我將信看罷，仍插入信封中，遞與都拉道：「晦氣！都拉急道：『你這人真不懂人情，我好不容易第一次得着彩，你應當賀我，纔是如何反出這話呢？』說着，差不多要流下淚來。我道：『並非我不懂人情，倘若你得的彩是金錢，我一定是第一個賀客。如今得着這車馬有什麼用處呢？』都拉道：『難道這車馬是不』

能用的麼。我道：「這個除非親眼看過纔能知道。但是這件事真正可笑。這種伯甘地馬是人家辦喪事纔用的。試問我們得了一匹有何用處。而且喂養草料在在需錢。至於他們送來沿途的水脚運費都要出在我們身上。那更不待言了。都拉沉思半晌道：「這也不必盡然。焉知不是一匹小馬和一輛自御的輕車呢。那麼我們把那小馬放在園子後邊。任他自尋青草。如此可以不費一錢。至於那輛車我們可以搭一間小屋。一半作馬棚。一半安放車子。也可以將就了我道：「你的意思是不是用幾個裝肥皂的木板箱和幾塊鉛板搭一座小棚。壓都拉點頭道：「正是此意。這還不可以將就將就嗎。我道：「自然可以將就。但是僱一個馬夫。一禮拜的工錢要用一磅。此款又何從出呢。我於是用手指畫在桌上算了一回道：「統算起來。把車捐包括在內。一年非七十五磅不可。都拉道：「你准能辦到麼。我道：「我素不諳駕御之術。恐怕辦不到。都拉道：「我問你是一年的費用。並非問你能趕車不能。終究這筆款按我們的景况辦得到辦不到呢。我就合着眼伴作思索的樣子。偷着看我妻。只見他靜靜的待我答辭。滿臉的高興。竟沒有絲毫意思。向經濟方面想一想。最後我就說道：「從今以後。我每日到車站不乘車子。改爲步行。每日總可以省二本士。這就是我們養車馬的常年經費。至於其餘的七十二磅。須把你平日的用款節省下來了。過了四天。我自城裏（謂倫敦）回來。剛剛進了前廳。

都拉就迎出來悄悄的指着客室低聲謂我道我刻下正在進退維谷的時候請你援一援手罷言時臉上的神情極形狼狽我道還是那車馬問題嗎若真個是那問題我恐怕不能……都拉急把着我臂道不要如此高聲客室裏有一個怪客是見我告白來的我道我真不懂你說的都是什麼話你又是進退維谷咧要我援手咧又是什麼怪客咧告白咧我真茫然我回到自己家裏却反似一個外客究竟你求我什麼事呢我話尙未說完那客室的門着然已關看見了那個怪客都拉就溜煙似的跑向花園去了我走進客室只見那客身軀肥大和老牛差不多面色緋紅雙眸炯炯手裏拿着一根手杖見我點首爲禮道我的事情狼忙恨不立刻得見先生所以聽見你回來就開門相迎實在對弗住密昔斯說須待你回來再說他似乎不知道這事的我冷冷的道你爲何事而來他道我名叫笨生販馬爲業今天如果不能相那匹馬請你把那馬的顏色大小年歲告訴我亦可並且那輛車是一輛四輪的還是兩輪的連馬具在內統共要多少錢纔肯賣也請你說一番我道密司特笨生我並沒有車馬或者你走錯了門罷笨生便從衣袋裏掏出一張日報遞給我道這處有藍鉛筆標的橫畫就是你的告白密昔斯說你是知道的豈能推說不知我今亦別無可說只有一句話若是有人本來沒有車馬故意登出告白戲弄他人那是要受相當之罰的我接過報紙

來一看只見上面寫道

今有良馬一匹車一輛以現無用處擬賤價出售有欲買者請於每日下午六點鐘來看可也
其下就是我們的住址

我看罷茫然不知所措半晌不語笨生道如何我道這件事很奇怪我要去問一問我夫人的說罷我就躡出客室直到園子裏尋了好半天纔見都拉蹲在牆隅的一株桂樹底下他見我怒容滿面便低聲下氣的說道請你據實告訴他就是了說我們的車馬本是彩票得的現在還沒有送來自從那日我們口角之後我想若是賣出總可以得四十磅所以做了一段告白於禮拜三送到報館去禮拜五的報就登出來了你不要這個樣子快快去向他說我看那人不是個正經人客室裏放着許多靴傘等物不要被偷去我道任憑他拿去是了我不願再見他的都拉道怯夫！我道這話叫我怎樣說出口去車馬還沒看見是什麼樣子却反先登告白叫我怎樣向他說呢都拉道你就說這是伯父去世寫在遺囑上的我道這却不必我去喝他走是了都拉道那太不近人情自作自受還讓我自己去對付他罷他敢殺我不成說着立起身來逕向客室而去我隨着他身後同進客室來剛進得門只見桌子旁邊放着一件很大的包裹笨生指着說道這是鐵路局夫役送來

的。我。因。爲。你。們。不。在。此。代。你。收。下。了。都。拉。一。邊。看。那。包。裏。一。邊。說。道。多。謝。多。謝。又。對。我。道。嘻。你。看。這。是。從。伯。甘。地。寄。來。的。大。概。是。先。把。馬。具。寄。來。的。我。從。笨。生。背。後。瞪。了。他。一。眼。道。什。麼。馬。具。都。拉。道。就。是。爲。着。那。車。馬。用。的。於。是。親。自。將。包。裏。打。開。誰。知。不。開。猶。可。這。麼。一。開。直。氣。得。都。拉。目。定。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原。來。包。中。之。物。並。非。是。什。麼。馬。具。却。是。一。個。小。兒。騎。的。布。馬。同。一。個。捕。鼠。機。（英。文。字。已。字。有。車。與。機。二。義）都。拉。不。禁。大。叫。道。真。正。豈。有。此。理。這。真。是。惡。作。劇。這。不。是。拿。人。開。心。麼。笨。生。乾。笑。道。好。個。良。馬。好。個。賤。價。出。售。都。拉。急。道。密。司。特。笨。生。這。是。我。在。外。國。彩。票。公。司。得。的。彩。品。因。爲。我。們。沒。有。馬。棚。故。此。先。登。告。白。他。們。信。上。本。來。說。是。車。一。輛。馬。一。匹。的。笨。生。笑。道。是。的。的。我。道。笨。生。君。我。們。實。在。對。不。住。你。我。們。並。非。故。意。把。人。取。笑。實。不。知。道。公。司。中。做。出。這。一。齣。把。戲。其。實。我。們。是。真。正。被。人。取。笑。呢。笨。生。拿。出。一。條。粗。布。手。巾。揩。着。眼。淚。說。道。我。此。來。雖。然。沒。作。一。宗。生。意。却。得。一。件。新。聞。待。我。回。到。店。裏。說。給。大。家。聽。聽。總。可。以。博。個。哄。堂。的。都。拉。急。道。請。你。不。要。向。他。人。提。及。若。使。人。人。皆。知。豈。不。是。一。個。笑。柄。嗎。他。起。先。不。肯。後。來。我。暗。地。裏。給。他。半。蘇。威。林。金。錢。他。纔。點。頭。答。應。笨。生。去。後。都。拉。便。立。誓。道。從。今。以。後。我。再。不。把。有。用。的。金。錢。去。買。那。騙。人。的。彩。票。了。便。把。那。個。布。馬。同。鼠。機。放。在。洗。衣。房。裏。作。個。紀。念。物。自。此。以。後。再。有。郵。差。送。信。來。都。拉。也。不。似。從。前。那。樣。的。心。慌。了。

喉症救命藥

嘉興張頤卿先生精于喉科行醫滬上十餘年活人無算達官巨商咸送匾對
西林岑春萱氏尤親書醫牌以贈先生診務于是益忙不得已昂其診金而求
治者猶接踵于門先生不勝勞瘁又恐患者之向隅也因出其秘製喉藥託萬
昌當分售俾遠近患者不必親見先生而購藥吹治亦可立愈其疾此藥一出
購者紛至萬昌經售一年銷去二千餘瓶蓋因此藥重用珠粉犀黃又有他種
要藥出之五世家傳秘方故收效甚速而信用大著也茲以同人之請添製二
萬瓶裝匣封固分發各處以公同病凡喉症初起者一吹此藥無不立愈卽極
危險之症吹藥三次立見鬆動用完三瓶可以全愈注意衛生者尤宜于平時
購置以備急需用法備詳仿單每瓶售銀一元 躉批格外減讓

總發行處上海交通路通裕里 分售處棋盤街中華圖書館 四馬路麥
家圈口萬家春 四馬路畫錦里華通號 老北門內昌泰當 北泥城橋西
中華圖書館印刷所

復仇小說 黑別墅之主人

英國科南達利原著

瘦鵝譯

時當普法戰爭之年。戰雲四羃。天日爲蔽。普露士如火如荼之大軍。長驅而入法蘭西。西茵河畔。幾到處皆普騎之跡。而彼少年共和國之殘軍。則已如秋林落葉。不可收拾。或遜之愛新河之北。或竄於羅亞河之南。一聽敵軍踐踏其花都。無復背城借一之能力。良以其馬軍也。步軍也。槍也。砲也。都弗足以敵普露士。即使一以當一十。以當十不事。長槍巨砲。易爲短兵相接。而普露士亦復不弱。兩方面之軍力。既不等。勝負自亦立見。最後之一舉。遂不復以干戈相見於沙場。各以三尺霜鋒。瀝仇人之血爲能事矣。

時有格拉姆參將者。普露士波生步軍第十二營中之統領也。率其所部。駐於一萊盎特立鎮中。左近之田屋及小村落。間悉以守兵防守之。以免奸惹。驕入鎮中。爲害於普軍。幸五十里內。初無法蘭西軍之片影。當可安然無虞。卽有間諜。要亦弗能逃守兵之目。詎普軍之安寧。爲時殊暫。某日之晨。忽有一惡消息。飛入參將之耳。則前宵散駐各地之守兵。朝來悉僵臥弗動。一都死。或則一去不歸。杳無踪影。參將乃大怒。謂將蹂躪此市鎮村落。盡舉所有屋宇田舍。付之一炬。然翌晨復然。守兵仍無一生。參將對此無形之敵。殊覺束手無策。知施用武力不足。以遏此禍源。在法惟有利用金錢。

罪人斯得。因榜於市。懸賞大索。賊謂有人能來軍報告者。當以五百法郎爲酬。久之寂然。無一應者。於是又益三百法郎。謂有人果能得罪人消息來軍報告者。當以八百法郎爲酬。久之寂然。如故。仍無一應者。居未久。又有一伍長爲人手刃死於非命。參將至是乃大震。遂再益二百法郎。榜出。卽以此一千法郎購得一人之靈魂。其人名弗朗莎勒音納。佃夫也。其愛錢之心。實較愛國之心爲熱。爲一千法郎。故乃不恤貢獻於敵人。立往普軍駐所求謁。格拉姆參將。參將目此藍衣赤面獷態可掬之僮夫。作憎惡狀。厲聲問曰。汝知罪人之名歟。曰然。參將參將又曰。然則其人爲誰。曰參將毋忘一千法郎。參將曰。汝脫不語吾以實。并一蘇（銅幣名）不汝與。彼仇殺吾所部者。果爲伊誰。趣言之。弗朗莎略躊躇。卽決然答曰。其人匪他。卽黑別墅之主人。尤斯太瑟伯爵。是參將怒曰。賊奴敢謊。吾彼爲貴族。豈殺人如草不聞聲之惡魔者。弗朗莎聳肩曰。參將自不知伯爵之爲人。奈何。謂野人之謊。君野人何人。烏敢謊。參將所言屬實。初匪嘗語。參將當知彼黑別墅之伯爵。實爲一忍刻殘酷之人。其心腸肺腑。似石範鐵鑄而成。渠在昔日卽己爾爾。比以愛子之死。益殘忍如犴獸。然伯爵處境固亦可憐。所生祇此一子。珍惜無殊瑰寶。第以國家多故。因割慈愛。令出而從軍。綠杜愛將軍麾下。沙場喋血。勇乃無藝。旋爲貴國所俘。幽囚許久。後乘隙而逃。旣出矣。以歷險多身。弗能支。竟溘然死。

伯爵慟子之死。幾於狂易。卽力與貴國軍人爲仇。日挾其農人數輩。懷刃伺諸君後。得間卽逞渠其殺。幾人吾未之知。惟知死者額上所刻十字之痕。實出彼手。蓋此十字卽其黑別墅之徽也。參將聞語。私念是人所言。良禱守兵之遇害者。額上都刻十字之紋。似以獵刀之尖所刻。此十字旣爲黑別墅之徽。然則罪人必伯爵無疑矣。念至是。遂僂其墜挺之背。展其食指。點桌上之地圖。索黑別墅所在。已而得之。乃曰。黑別墅去此匪遙。殆十二英里許。菲朗莎曰。否。參將去此間僅九英里。一基羅邁當耳。參將亟問曰。汝亦知其地乎。菲朗莎曰。予嘗工作於彼處。烏得弗知。參將按其呼人之鐘。召一軍曹入語之曰。汝以食食是人。卽拘留之。勿使兔脫。菲朗莎皇急曰。參將何事拘留野人。野人所知者已盡爲參將告矣。參將曰。吾將屬汝爲嚮導。人導吾人往黑別墅。菲朗莎頓聲曰。命野人作嚮導人耶。然伯爵至可怖。野人如墮入其手。必且無幸。恐一入黑別墅。此生弗能復出矣。願參將其參將立叱止之。使弗聲揮手。謂軍曹曰。汝其立請中必丹包姆加登來。此軍曹應聲挾菲朗莎去。少選卽有中年之軍官。至頸骨高聳。眸子作碧色。黃髯上翹。狀若菱角。面如紅色之磚。其上半爲盔影所遮。則白如象牙。秃其頂。秃處皮緊作有光軍中之下士輩。每好與之戲。夙興修髯。不得鏡。則以其秃頂爲鏡。謂照之殊了了。而渠亦無忤渠秉性絕濡滯。不若他人之卞急。然亦勇敢。可恃。每作事。

靡不盡力。故參將輒委以重任。時加青眼。是時則謂之曰。甲必丹君。其於今晚往黑別墅一行。予已得一嚮導。人以為汝導一得伯爵。卽繫以歸。渠或狡焉。思遜撲殺之。亦可。甲必丹曰。參將。吾當以幾人往。參將曰。此間之間諜。多於河中之鱗。在法。惟有出其不意。潛往別墅。勿以多人往。爲人注目。卽汝取道。亦宜曲而不宜直。甲必丹曰。參將。予當取道向北。佯爲往會高本將軍也。者人卽不吾疑。少緩。乃潛趨南行。循地圖上之小徑。疾赴黑別墅。別墅中人卽有設備。亦不及相抗。吾擬以二十人往。參將於意云。何。參將曰。可。甲必丹。明晨。予當與君及君之囚人相見矣。

時爲十二月之寒夜。天容如墨。星月俱死。爲狀似有雨意。甲必丹包姆加登率其所部二十人出萊。森特立鎮嚮北一大道。行行二里許。斗折而向南。取一犖确。弗平狹如羊腸之小徑。躡足疾進。於時細雨廉纖。看鳳尾松高枝上。浙浙有聲。夾徑之田間。亦作是聲。如相唱和。而衆仍疾進。弗已。甲必丹前行。軍曹馬山爾則捉彼佃夫。菲朗莎勒音納腕從之。菲朗莎。恇怯甚。時就軍曹耳作微語。謂彼別墅中人如出而禦敵。第一彈必入其顛。無可倖免。軍曹不之顧。第舉步疾行。彼二十軍人則踉蹌。於後雨絲撲面。作奇冷。絲絲如刺。地上受雨。濘滑似沃。膏靴拖泥。黏地幾弗能舉。而若輩仍力疾進行。蓋深慟夫諸守兵之橫死。必欲得賊人而甘心。只此小小挫折。烏足爲苦。當渠輩出萊。森特立鎮。

時方八時。迨十一時半。彼嚮導人菲朗莎。始止於二石柱之前。柱頂作圓形。如巨球。石柱之間爲鐵門。巨而厚。牆壁多剝落。而此門仍兀然。弗動。荆棘蒙絡於上。野草雜生於下。滿目荒涼。弗類人居。過其門者。幾疑此中爲幽靈所宅。不覺爲之毛戴。諸軍人卽循一修長之蔭道而進。夾道皆橡樹。枝葉未彫。垂垂下覆。風來作聲。如鬼號。衆進至道盡處。亟探首四瞰。有無奸慝。爲別墅主人作間諜。當是時。雨脚已停。明明之月。斗從兩片濕雲後。透出清光。萬道似浸此黑別墅。於銀水中。別墅作山形。前有一小穹門。人出入卽取此門。牆上多小窗。殆類戰艦屋頂。作黑色塔樓。歸峙其上。高可摩天。此龐大闊壯之建築物。偃臥於月光之中。寂寂無聲。爲狀直額。墟墓各窗中。都黝黯如漆。惟下層一小窗。有光似豆。且依約若有人影。甲必丹立低聲發其命令。分二十人爲四支隊。以一守別墅之前門。一守後門。餘二隊守望其東西。已則與軍曹躡足而至。彼有光之小窗前。就窗窺之。見爲一小室。器物都樸。陋類窶人居。一老人服僕人服。手一碎新聞紙。讀於黯澹不明之燭光下。老人之背倚木椅。挺然弗動。前有木箱一。則承其雙足。旁置一短檯。檯上有白酒一瓶。及一巨杯。杯中半空。半有酒。似小飲方已。甲必丹竊窺移時。卽命軍曹出一小手槍。破玻璃入作勢。向老人。老人見狀。驚呼而起。軍曹立曰。汝如愛汝之生命。趣絨而口聲。且立死。是屋已爲吾人所圍。汝慎勿思逃。今且出而啓關。延吾

輩入脫抗不吾從則少緩破門入時汝必無幸老人顛聲呼曰爲上帝故勿發而槍吾決出而啓關
 萬死不敢抗大命呼已卽緊握其所讀之碎新聞紙於手中飛步出室去少選聞鎖鑰郎當聲而小
 穹門闐然闢矣甲必丹與軍曹遂相將入門進一石砌之甬道甲必丹且行且詢老人曰黑別墅之
 主人尤斯太瑟伯爵安在老人戰慄答曰先生謂吾主人耶渠出矣甲必丹曰似此宵深僕僕胡爲
 汝報吾一妄說吾當取汝之老命老人曰先生渠實出矣吾語確也當先生前老奴烏敢作一妄語
 甲必丹曰然則汝主焉往老人曰老奴無從知之但知渠已出耳甲必丹曰渠果以何事作宵行者老
 人曰老奴亦弗知噫先生請勿揚汝手槍恫嚇老奴先生固能殺老奴然何能迫老奴以弗知之事
 告先生甲必丹厲聲曰然則汝主恆於夜中斯時出乎老人答曰然渠每於深夜出甲必丹又問曰
 出後以何時歸老人曰必至破曉以前始克言旋甲必丹包姆加登聞語滋怒操德語申申而詈願
 甲必丹之詈初非詈老人實自詈其運蹇不得立執罪人歸報命於參將設竟虛此一行垂手而還
 亦且爲同人所嘲笑一念及此心乃彌覺弗寧又恐彼老人之謊己也因欲一搜此別墅以觀虛實
 遂召二軍人入屬監守前後之門勿聽一人出入繼則迫彼老人爲導偕軍曹周覽別墅各部老人
 蹣跚而行行時身輒顫動手一燭燭光作慘碧色搖搖無定映射於陳舊之壁衣及黝黑之承塵上

如寫出無數鬼影憧憧而往來幸甲必丹胆壯初不少懼窮搜力索舉凡廚室餐室音樂室圖畫室等悉排闥而入子細檢觀願乃弗見一人厥後至一最高之小樓上搜得一老婦婦實爲彼老奴之妻麥利初非伯爵之化身甲必丹至是已束手無復他策良以別墅之建築離奇特甚搜索亦殊匪易樓梯至狹第能容一人上下而蜿蜒盤曲之迴廊乃綿亘弗斷墻壁俱絕厚殆二尺許各室則不相毗連室中皆有壁爐高且廣窗構造頗奇深入壁中可六寸甲必丹環顧四方頓足弗已每見壁衣窗帘悉曳之下手柄四叩聽其聲響如中空者則必爲秘密之隱身處無疑詎叩遍各室一無所得後乃以德語語軍曹曰予擬請君以一人嚴守此老奴慎勿使彼得聞與人通語軍曹答曰甲必丹謹遵命甲必丹又曰君復以八人伏於別墅前後之叢蒨中破曉時鳥必歸巢軍曹曰甲必丹餘人如何遣之抑留之甲必丹曰囑渠輩就餐於廚室中此老奴當能出酒肉相餉今夕空氣滋冷砭人肌膚吾人與其彳亍於村道中毋寧留此爲得軍曹曰甲必丹君將如何甲必丹答曰予當餐於此餐室中壁爐中有木大可然火取煖設有警者卽來此相報語既則操法蘭西語謂老人曰老奴吾將就餐汝能餉吾以何物老人曰麥歇幸見恕麥歇脫於數日前來者老奴尙能罄折而問曰「麥歇嗜何物」惟今則殊茫無以應盡食廚中所有祇新釀之紅酒一瓶及冷雞一耳甲必丹曰

是亦不惡。吾初非以口腹爲念者。軍曹君今以一人監之。往彼或狡焉思逞。吾人當以刺刀之尖。親其胸臆。軍曹俟甲必丹語畢。立挾老人去。須臾卽以酒及冷雞至。甲必丹斯時已打疊精神。將泰然過此安樂之夜。見中央之桌上。奠燭奴一。上有樺燭十則。一然之。明光燁燁。照徹四隅。壁爐中已然火。熊熊然如含歡意。藍色之燄。時挾紅光外射。照此甲必丹。絳如夏果之面。甲必丹盤散步至窗。前張目以矚窗外。則見明月斗隱。雨又影影而下。尖麗翦樹。枝葉并作一團。向空而搖。天地都晦。冥作深黑色。甲必丹一見窗外淒涼之狀。則覺此身處此室中。真如駕雲駢而登天堂。爐火送煖。燭光弄影。在在若含春氣。而紅酒冷雞。羅列當前。尤視作大皇帝之玉食。惟以九英里之長途奔波爲勞。覺憊罷已甚。因下其盃。卸其佩刀。解其插手槍之腰帶。一一投諸椅上。次卽合一雪茄於口。高坐而吸。舉其雙眸。四矚於意。乃茲適燭光繞其四周。成一小圈。映對於肩上。璀璨之軍徽。而其深絳之面。濃黑之眉。與淡黃之髻。受光亦復畢現。然此小圈之外。事物物都在黑影之中。索漠無生氣。兩壁嵌橡木之鑲板。併縣有退色之壁衣。衣上繡野獵之圖。其獵人狗鹿。尙依稀可辨。壁爐架之上。列盾牌多事。牌上俱刻十字。殆爲此家先祖之遺物。面壁爐而縣者。爲黑別墅先人遺像。四幀。鷹鼻。廣額。貌甚英偉。四人爲狀。亦相類。面目彼此。幾不可辨。但賴其衣飾辨之。甲必丹包姆加登倚其背於椅。

上陶然吸雪茄青烟縷縷上裊弗絕如絲甲必丹即張其眸子於此青烟之裏以視此四人之像自念天下事至奇幻莫測當日荷戈波羅的海畔歎英雄無用武地詎意今夕乃獨坐於法蘭西瑤門諸先烈所遺之古邸中御吾晚餐耶世事花花殆類夢境當局者處之幾不自信甲必丹念至是漸有睡意蓋此熊熊之爐火實無殊催眠之藥足以催彼入眠須臾眼漸重頸漸俯意入睡鄉首愈垂愈下至於臆次而燭奴上十燭之光燭其禿頂白乃如銀

甲必丹睡半酣斗聞一細聲起於室隅入耳殊了了則即一躍而起如受電搦亟揉目眇之似見彼畫中之人已從畫架中冉冉而出兀立於桌畔去已殆一臂之遠撩之可得顧其入初匪畫中人也實爲一偉丈夫軀幹絕魁梧長可六尺時則叉臂而立木然弗少動驟視之幾疑爲埃及之木乃伊而新發於土者惟其眸子灼灼怒射含有無限之生氣與木乃伊差異頭上髮黑如漆膚作橄欖色黑髻如戟翹其兩端鼻巨與常人殊雙頰皮盡皺狀若一隔年之蘋果但觀其肩胛及其兩手實強而有力甲必丹木視半晌急低首視其身旁椅上之佩刀手槍詎已不脛而走更視彼突如其來之怪客則方莞爾而笑繼即聞其悄然言曰君物鄙人已代爲收藏無事皇急然君亦太疎忽處仇人家奈何如處家中竟安然入睡了不準備君當知此間四壁都有秘密之門開闔良便當君就餐時

吾輩實有四十人環侍於君側也。君胡夢夢若是。甲必丹包姆加登怒甚，緊握其拳，挺身而前，客立揚其右手，手中執手槍，一作勢欲發，而以左手推甲必丹，使坐椅上。又曰：君其坐，無事，更懸懸於君所部之二十人，吾已一一遣之去。此間地板都以石製，故地下一舉一動，君乃一無所聞。今茲君實子身在是，號令亦無所施，不如安坐少息，爲得君之大名，能否爲鄙人告使鄙人識一英雄人之名。他日俾得以是傲人，甲必丹答曰：予爲波生步軍第二十四營中之甲必丹包姆加登，客微笑曰：甲必丹操吾法蘭西語，良佳，令人欽佩，惟亦弗能免牽強之病。讀P字每作h字音，若曹普露士人操吾國語，比比皆然。然吾今夕初不欲與君論語言之學，則姑置之。弗論特問君，亦知鄙人爲伊誰乎。甲必丹曰：汝殆卽黑別聖之伯爵，客曰：良是，良是，承君不棄，惠然而來，實足爲蓬華光君旣來矣。鄙人烏肯不一聆君之警欬，前此以天緣弗假，不獲與普露士之大軍官把臂言歡，時以爲憾，今得君可無憾矣。今者夜猶未央，吾當與君翦西窗之燭，作竟夕談也。甲必丹包姆加登雖向以大勇無畏，著稱軍中，至是乃不覺中懾，全身之肌膚上似有無數小蛇蜿蜒而行，背脊亦森森有寒意。倉黃四顧，則爲勢已成，孤立初，無抗拒之能力。兀坐椅上，彌覺刺促，弗寧。而彼伯爵則狀至泰適，展手取桌上紅酒之瓶，持之，燭光大聲言曰：咄咄，庇亞爾，奈何以此酒餉上客耶。甲必丹包姆加登奴斷不

解。事。吾。誠。愧。對。君。今。易。之。如。何。語。已。取。其。獵。版。上。所。懸。之。一。鳴。笛。就。唇。吹。之。聲。方。作。卽。有。一。老。僕。鵠。立。於。前。伯。爵。立。朗。聲。謂。之。曰。趣。往。第。十。五。房。號。將。歌。姆。白。丁。亡。葡。萄。酒。一。瓶。來。老。僕。鞠。躬。去。去。不。一。分。鐘。已。抱。一。灰。褐。色。之。酒。瓶。至。狀。如。乳。母。之。抱。嬰。兒。伯。爵。啓。其。塞。斟。酒。於。二。杯。中。滿。之。以。其。一。授。甲。必。丹。欣。然。呼。曰。甲。必。丹。君。其。盡。此。一。杯。是。酒。實。爲。吾。窖。中。之。最。上。品。冠。絕。羅。盜。巴。黎。間。一。時。無。匹。先。生。趣。飲。善。自。取。樂。吾。當。有。冷。肉。片。及。剛。從。盎。莖。菓。購。得。之。二。巨。蝦。在。君。能。再。進。此。第。二。次。之。晚。餐。乎。甲。必。丹。微。搖。其。首。卽。取。酒。一。飲。而。盡。伯。爵。重。斟。之。又。曰。甲。必。丹。君。無。事。撝。謙。視。吾。家。如。君。家。可。也。脫。有。所。欲。請。卽。白。吾。無。不。立。從。今。者。吾。乘。君。飲。時。始。舉。一。故。事。奉。告。爲。君。作。下。酒。物。其。事。爲。吾。子。尤。斯。太。瑟。事。至。有。意。味。君。聞。之。且。永。永。弗。能。忘。吾。久。欲。告。之。普。露。士。軍。官。苦。無。機。緣。今。夕。承。君。惠。顧。何。可。再。失。之。交。臂。君。其。諦。聽。吾。語。開。場。矣。甲。必。丹。包。姆。加。登。吾。子。英。英。實。一。佳。少。年。也。不。特。老。夫。好。爲。誇。張。卽。乃。母。一。道。其。名。亦。輒。以。傲。態。向。人。當。乃。母。一。得。其。死。耗。悲。不。自。勝。竟。亦。殮。殍。於。七。日。之。間。是。足。見。是。兒。之。可。寶。不。然。爲。之。母。者。何。至。於。死。至。傳。此。死。耗。來。者。實。爲。其。同。營。之。軍。官。同。爲。普。軍。所。俘。吾。子。死。時。渠。得。生。歸。因。來。吾。許。以。吾。子。所。歷。一。一。相。告。吾。今。特。轉。告。之。君。用。誌。吾。悲。吾。子。砲。軍。中。人。也。以。八。月。四。日。被。俘。於。威。生。堡。其。同。時。被。俘。者。爲。數。殊。不。少。都。分。道。解。往。普。露。士。吾。子。則。於。翌。日。解。至。

一○勞○德○堡○小○村○中○幸○值○一○普○軍○司○令○之○參○將○遇○之○特○厚○餉○以○豐○饌○飲○以○旨○酒○一○如○予○今○夕○之○待○君○并
自○其○烟○合○中○出○一○雪○茄○以○授○吾○子○甲○必○丹○君○亦○欲○一○嘗○吾○雪○茄○之○風○味○乎○甲○必○丹○復○搖○其○首○心○益○惴
惴○然○弗○能○自○制○而○伯○爵○則○閃○其○如○電○之○雙○睛○調○矚○作○奇○光○復○呈○其○笑○容○於○唇○之○四○周○以○向○甲○必○丹○既
又○續○曰○彼○參○將○既○善○視○吾○子○吾○子○乃○彌○覺○安○適○幾○忘○其○俘○虜○之○苦○詎○翌○日○卽○去○此○勞○德○堡○村○渡○蘭○因
河○而○之○哀○德○林○琴○甲○必○丹○包○姆○加○登○吾○子○之○阨○運○至○矣○蓋○彼○解○送○之○軍○官○實○爲○一○殘○暴○不○仁○之○惡○奴
苛○待○其○俘○虜○無○所○不○至○視○吾○法○蘭○西○諸○健○兒○直○如○奴○隸○至○哀○德○林○琴○之○夕○渠○又○肆○其○簧○鼓○之○口○恣○意
侮○辱○吾○子○弗○能○耐○報○以○惡○聲○而○渠○卽○握○拳○力○扑○吾○子○之○目○甲○必○丹○君○欲○知○其○狀○乎○吾○當○示○君○語○方○已
卽○有○一○清○脆○之○聲○作○響○徹○一○室○中○甲○必○丹○立○昂○其○首○舉○手○掩○目○血○絲○自○指○隙○出○如○注○繼○卽○力○振○其○身
踉○蹌○而○起○伯○爵○仍○推○之○使○坐○廣○續○其○言○曰○吾○子○受○擊○後○面○上○已○盡○染○血○痕○彼○惡○奴○復○恣○爲○笑○謔○一○若
無○動○於○中○噫○甲○必○丹○今○者○君○之○爲○狀○亦○至○可○笑○脫○令○參○將○見○之○且○疑○君○與○村○童○作○投○石○戲○石○中○君○面
遂○成○是○狀○也○吾○子○自○經○此○創○後○乃○屢○受○虐○待○一○飲○一○啄○亦○都○惡○劣○不○堪○入○口○良○以○其○囊○中○不○名○一○錢
弗○能○結○歡○於○監○守○之○兵○幸○也○有○一○愷○惻○仁○慈○之○少○佐○憫○吾○子○苦○私○予○以○拿○破○崙○法○耶○二○十○始○得○少○紓
其○困○甲○必○丹○包○姆○加○登○鄙○人○今○茲○謹○將○此○十○拿○破○崙○還○之○於○君○恨○吾○緣○慳○無○從○知○彼○少○佐○之○大○名○彼

遇○吾○子○厚○吾○五○中○實○銘○感○也○伯○爵○言○至○是○少○止○俄○而○又○曰○彼○萬○惡○之○軍○官○旋○卽○挾○其○俘○虜○至○賚○拉○克○又○自○賚○拉○克○往○楷○爾○路○希○吾○黑○別○墅○中○人○固○世○世○未○嘗○肯○下○人○吾○子○亦○復○乘○此○遺○傳○性○途○中○遂○備○受○彼○惡○奴○之○侮○辱○渠○竟○擱○吾○子○頰○蹴○吾○子○身○復○拔○吾○子○髻○想○甲○必○丹○未○嘗○嘗○此○種○種○風○味○今○曷○一○試○之○甲○必○丹○竭○其○全○身○之○力○以○敵○伯○爵○願○乃○弗○敵○須○臾○髻○紛○紛○落○雙○頰○紅○且○腫○宛○若○已○熟○之○桃○而○兩○腿○之○上○其○痛○有○如○寸○割○則○且○呻○且○起○哀○伯○爵○縱○彼○去○伯○爵○仍○弗○願○力○壓○甲○必○丹○肩○使○仍○坐○此○橡○木○之○大○椅○上○又○曰○吾○子○孤○立○無○助○日○受○凌○虐○緬○念○父○母○時○輒○潛○然○淚○下○抵○楷○爾○路○希○時○其○面○部○已○盡○爲○血○液○所○凝○結○眉○目○幾○弗○能○辨○有○一○少○年○副○官○憐○之○特○出○綳○布○爲○之○包○裹○甲○必○丹○君○眶○中○胡○猶○沁○沁○出○血○吾○目○實○不○忍○視○君○能○許○吾○以○絲○巾○爲○君○包○裹○乎○語○時○伸○其○兩○手○倚○身○向○前○甲○必○丹○立○以○手○格○之○嘶○聲○怒○呼○曰○汝○惡○魔○乃○公○旣○墮○入○汝○手○聽○汝○可○耳○汝○虐○吾○吾○能○受○之○假○惺○惺○作○態○胡○爲○者○伯○爵○聳○肩○曰○吾○語○皆○實○錄○初○無○一○語○出○於○虛○構○凡○吾○所○施○於○君○者○悉○爲○吾○子○當○日○所○身○受○予○曩○嘗○設○誓○於○上○帝○前○謂○後○此○如○遇○一○普○露○士○之○軍○官○則○必○以○吾○子○所○受○於○普○露○士○者○一○一○加○諸○其○身○君○不○幸○而○爲○普○露○士○之○軍○官○今○夕○遂○致○食○此○報○勢○所○當○然○幸○毋○尤○吾○也○甲○必○丹○包○姆○加○登○乎○凡○此○絮○絮○殊○屬○無○謂○今○當○叙○吾○子○至○楷○爾○路○希○後○事○矣○旣○至○楷○爾○路○希○渠○卽○被○幽○於○一○舊○兵○房○中○凡○兩○來○復○許○每○晚○臨○窗○枯○坐○念○及○故

國輒復望月而歎而彼軍中無禮之羣狗則恣以冷語嘲謔吾子嘻甲必丹君今夕張羅來捕狼不圖反爲狼噬然亦可少安毋躁細聆吾語君服何藥藥有如孔雀怪道世人都謂普露士軍人雅類婦子女子卽君玉容亦復娟娟雙輔嬌紅殊足以羞玫瑰願玉領之上奈何有髻也脫無此子思于思者則直可謂爲絕世之佳入上戰場時且令吾法蘭西軍人一齊魂銷矣伯爵言至是靦然微笑繼又續曰吾子被幽於彼兵房中者垂兩來復弗能復耐因與一友人相率偕逃至彼二人所經之種種危險無事贅述重勞甲必丹垂聽但舉其崖略言之渠輩旣脫網羅卽遞入一森林劫二農人衣衣之日伏夜行至於萊密來更一里者卽可入法境不意於此一里中仍落普人手蓋有烏蘭兵一小隊至阻止渠輩進行嗟夫吾子又作網中魚矣言次吹其鳴笛作聲二卽有面目粗獷之農夫三人闖然入室伯爵遂謂甲必丹曰此三人者姑權代吾之烏蘭兵爾時彼隊長見渠輩爲法蘭西人則初不研詰立出一繩索縛之懸諸樹上伊盡此間無樹卽以中央之枕梁代之可也伯爵語已此不幸之甲必丹包姆加登卽爲彼三農人力曳而起枕梁上一巨索徐徐下繫其頸際切喉彌緊痛乃如割而彼三人則執索之一端佇立以俟伯爵下令甲必丹面慘白如紙無復一絲血色而爲狀仍至堅定义其臂於胸前努目以視伯爵伯爵悄然言曰今者君已將與死神握手矣君兩唇微

動似方禱告是亦與吾子同吾子將面死神時亦禱告也當此危機一髮之際彼烏蘭軍中之將軍斗至聞吾子禱且喃喃呼阿母心忤然動則立遣諸軍人去獨與其傳令官留尋即絮絮問吾子以家事吾子遂告彼謂家中有母老且多病父母亦祇生己一人初無兄弟脫令今日死者他日若赦氏之鬼餒矣將軍聞語惻然急去吾子頸際所繫之索即如吾此時之釋君復親其兩頰亦即如吾此時之親君親既遂麾吾子行今茲吾遂亦麾君行矣惟吾子以頻受摧折身乙弗支中道竟以患熱症死然吾殊祝君安然歸去勿亦於中道患熱症死也於是此甲必丹包姆加登掩其血痕狼藉之面顛頓出黑別墅竄入此十二月風雨蕭條之沈沈黑夜中去

瘦鵲曰今者亦有人侮吾者矣願吾人不必立時相報徒逞快意於一時第鏗心刻骨毋忘此痛一俟他日爪熟蒂落之候然後如彼黑別墅主人之爲子復仇以彼纍所施於吾身者一一還施之彼身英語有之 "I will repay" (吾當報之) 又云 "An eye for eye" (意謂人有怒吾以目者吾亦以怒目報之) 又云 "Vengeance is sweet" (復仇之味甜) 皆吾國人今日之格言也願國人其各誌之以俟來日

小俠情
情海鴛鴦

綴蘭合著

(11)

吾書開端事在綠陰繁縟之五月時天氣清佳海波一碧威提島(島在英倫南)海水園中游人如織采蘭贈芍樂事方濃至夕陽近海時海風忽起巨浪奔騰身手輕捷者爭先登岸狀如出水之鳧而波濤洶湧中有一亭亭美人隨波上下衆皆相顧咨嗟莫敢援手無何風威極猛白浪愈高海中美人已捲入漩渦只餘萬縷金絲飄浮水面殘陽映射閃閃作光似上帝矜憐玉質不忍遽令珠沈特留一線生機待人援救者而此美人之救星果隨著者筆尖至矣

來者爲一少年步武極健捷時碧波中之黃金絲已隱約模糊幾不能辨少年一躍入海而浪如山立不可猝近少年力與風水搏戰排浪而前相距僅盈尺時忽狂飈一吹巨濤湧起力推少年遠去可數十碼而暮色蒼然天已垂黑美人之髮痕遂杳不可見

少年踏波疾躍趨捷如履平陸暗中摸索卒得美人之柔荑方欲挽之出水而巨浪又至勢若排山此英英之少年遂與美人並沈浪底余書叙此固非故作驚人語也讀者試思此狂風駭浪中少年雖勇健無倫然已疲於游泳又復引此垂斃美人重量既增不能自拔其不至葬身魚窟者幾希然使之二人者未作雙棲之海燕先爲並命之頻伽儂特讀者不嫌於心即著者亦意良弗忍矧彼來

日之悲歡離合。尙如波譎雲詭。不可端倪。又安能任其草草終場。沈淵不反耶。

岸上電燈閃灼。中人聲囂然。則救生小艇已載少年與女郎登岸矣。醫生就燈光下。施手術。一刻鐘後。少年微呻。而女郎未醒。醫言心脈未絕。尙可施救。乃皆昇以繩。榻直赴園之左側。近海一老屋中。蓋卽此美人家也。看護者安置少年於客室。醫士則侍此女郎入其閨闈。時有一羸瘦老人。鬚髯皓白。立女郎榻前。頻以枯臘之掌。搵其老淚。則女郎父也。榻之對面坐一中年紳士。服飾華貴。而容止儉荒。注視女郎。默然無語。少年在客室中進白蘭地。少許。神志稍清。舉目四矚。見一持寒暑針者在側。知爲醫士。遽詢曰。女郎得救耶。醫士曰。女郎醒矣。少年微喟曰。謝上帝。時儉荒之紳士亦臨。少年榻前。聞語。眉遽蹙。遂出客室去。

一禮拜後。臨海一小室中。軒窗大啓。時赤日無雲。海波澄碧。光景奇麗。無倫近窗有兩人。隔几並坐。似欲以碧波爲鏡。合照小影於其中者。則吾書前所叙之少年及女郎也。兩人均目注海水。無言久之。女郎忽迴轉秋波。注視少年之面。徐徐言曰。韋特君。果今日行耶。少年聞言。迴面女郎。兩人眼波恰相對。成一直線。女郎玉容不期而頰。螭首乃微俯。第聞少年言曰。密司愛蘭。鄙人與卿萍水相逢。渥蒙厚待。寸心銘感。何忍違別。第鄙人航海人也。余舟在朴士茅斯港。修理告竣。將於詰朝出港。鄙

人職務所在不得行。且密司玉體近已康復。鄧懷至爲釋然。他日海上重逢。但願密司視若故交。歎如今日。則鄧人之大幸矣。女郎起立垂首言曰。前日海水園中。感君垂救厚恩。高誼無可爲報。痴情一縷。已屬君身。惜余父昨赴倫敦。君今若又將遠游海外。萬羅之託。尙待他時。未卜韋特君之一點靈犀。亦復表此同意否。少年聞言。遽起立至女郎前。逕吻其纖手。時有一滴溫泉。直落少年頰上。少年仰視女面。則見秋波瑩瑩。珠淚墮矣。

少年去數日後。而愛蘭之父自倫敦歸。愛蘭迎之門。見老人垂首至胸。步益奇緩。愛蘭趨前抱之。老人始覺微舉其首。而面上皺紋似爲愁雲填滿者。愛蘭驚曰。阿翁途中病耶。老人搖首以手扶愛蘭之肩。緩步入室。卽倒臥一莎發中。先以太息爲言語之導。繼乃曰。愛蘭！余家破矣。愛蘭聞言大駭。執老人之手。顚聲問曰。半年前阿翁不嘗云。假得巨資。倫敦商店已漸有起色耶。老人復歎曰。愛爾生長深閨。安知世途險幻。余年來衰老常居鄉里店中。出入悉屬諸經理人。彼亦吾十數年舊友。謹愿可信者。乃以余耄老。忽萌異心。余始以爲貿易不佳。殆資本單弱之故。乃與彼商權。暫假債款。尙冀資本增後。獲利當可較豐。債款固不難償清。吾肆亦可蒸蒸日上。乃前日得肆中急電云。近日貿易失敗。大局岌岌可危。促余赴倫敦。至則經理人已逃。稽簿籍則皆有絀無贏勢。如川竭山崩。無

可○挽○救○不○得○已○白○諸○官○中○宣○告○破○產○余○數○十○年○經○營○之○基○業○盡○付○東○流○吾○家○尺○土○寸○椽○皆○將○爲○債○家○所○有○嗟○乎○愛○蘭○吾○老○矣○填○溝○壑○不○足○惜○爾○方○在○髫○年○忍○令○爾○幕○天○席○地○行○乞○以○生○耶○矧○吾○家○舊○田○廬○傳○自○先○人○垂○三○百○載○乃○舉○以○償○債○一○芥○靡○遺○死○而○有○知○其○何○面○目○以○對○先○靈○耶○言○時○以○一○手○掩○目○老○淚○淋○浪○袖○已○濕○透○愛○蘭○聞○言○亦○涕○不○可○仰○此○沈○沈○老○屋○中○父○女○對○泣○如○楚○囚○景○至○淒○涼○殆○同○墟○墓○先○是○老○人○未○歸○愛○蘭○深○閨○獨○坐○方○苦○憶○章○特○及○聞○茲○惡○耗○哀○其○老○父○之○瑩○獨○無○依○益○復○念○其○未○婚○夫○婿○蓋○以○彼○英○風○俠○骨○使○此○時○在○側○縱○無○挽○救○之○方○亦○當○能○覓○一○二○語○以○慰○其○老○父○今○則○天○涯○海○角○欲○訴○無○由○西○望○海○雲○徒○增○悲○感○而○已○

老○人○歸○後○頻○來○過○從○者○則○吾○書○前○述○之○僮○荒○紳○士○時○與○老○人○坐○退○間○室○中○鍵○戶○深○談○似○有○重○要○之○事○秘○密○商○榷○者○紳○偶○遇○愛○蘭○必○注○目○凝○視○點○首○微○笑○若○有○所○得○愛○蘭○以○紳○本○父○執○且○了○茲○家○運○逆○遭○之○際○賓○朋○零○落○彼○獨○惠○然○肯○來○慰○藉○其○老○父○空○谷○足○音○意○良○可○感○故○亦○忘○其○僮○鄙○特○不○知○此○不○速○之○賓○固○別○有○覬○覷○也○一○日○朝○曦○初○出○愛○蘭○因○畏○暑○早○起○坐○屋○前○杉○樹○下○一○鐵○椅○上○舉○目○望○海○悠○然○遐○想○間○忽○一○龍○鍾○巨○影○來○近○其○前○愛○蘭○知○爲○老○父○方○欲○起○立○問○晨○安○老○人○止○之○令○坐○已○則○坐○其○側○愛○蘭○凝○視○老○人○之○面○良○久○笑○曰○阿○翁○日○來○似○稍○歡○愉○殆○倫○敦○商○業○事○有○轉○機○耶○老○人○龐○眉○微○蹙○既○而○笑○曰○若○如○

許大猶痴呆不解事。若不見奔流之水不復回耶。吾業已敗。安能復全。唯有一策。足以保我先疇。此策之成否。爲吾家存亡所矣。特其權全操於汝耳。愛蘭聞言大愕。遽問曰。阿翁所言。兒殊不覺。兒一弱女子。有何權力。以支此殘局耶。老人撫其肩曰。兒勿驚。余將詳言之。余家負勞克先生債。至多。先生尙無偶。至敬愛汝。欲得汝。主中饋。婚約若成。彼當舉責。焚之爲百兩之代價。則余家先業全矣。言未畢。愛蘭已暈倒椅中。蓋老人所稱勞克先生者。卽日來對女微笑之儉荒紳士也。

吾書今迴叙韋特航海事矣。韋特之舟爲航行紐約英倫間者。往復之期恆有一定。故韋特雖離情根觸。然以重逢有日後來之希望。足稍減其別後之相思。且韋特性情活潑。狎習風濤。視海洋爲其第二之鄉里。長途寂寞。亦無沈鬱之容。惟當海中月上碧波。蕩漾悉化碎金。輒憑鐵欄。凝眺。悄然若有所思。蓋念及愛蘭此時晚粧初罷。當亦臨流望月。念已不置也。抵紐約後。舟人方料理歸裝。而船主克蘭德。倡議游歷巴拿瑪。新運河爲航海歷史上增一記念。衆皆贊成。斯舉舟遂由紐約南行。而韋特之歸期。因以遲緩。

海岸蜿蜒。烟草珈琲。葱翠彌望。則韋特歸舟抵哈瓦那矣。哈瓦那爲古巴首府。市場繁盛。甲於西印度。羣島海濱。樓閣櫛比。雲連每當華燈初上。酒樓旅館中。笑語喧闐。琴歌悠揚。與晚潮聲相應。和蓋

皆舟人海客。暫卸征帆。杯酒談瀛之俱樂部也。一夕赫檀那珈琲館中。笑聲譁然。座客方盛。此活潑少年之章特。則據近門之一圓几。手啤酒杯。與鄰座客縱談。巴拿瑪會場風景。歷歷如繪。座中客多身親游歷者。然以章特之妙論風生。皆不覺傾耳以聽。方興高采。烈問章特之詞鋒。忽戛然中斷。座客之視線。而皆集注門前。蓋一娟秀美人。珊瑚簾入矣。

(二)

密斯愛蘭乎。卿奈何隨此儉而來。是間卿殆已……章特言至此。遽止。時海灘上。椰樹陰中。露出絲絲月光。恰射章特之面。森然如銅像。而愛蘭玉容亦至悲憤。直答曰。余實負君。余已嫁彼儉矣。此來蓋與彼作新婚游歷也。章特聞言默然良久。繼而微笑曰。大佳……余尙未向馬丹道賀。第馬丹已嫁。則余輩此時之背人私語。似非所宜。馬丹珍重。再見。或有期也。言已。拂衣去。愛蘭遂倚樹而暈。迨爲海風吹醒。則海中各艦鐘聲鏗然。鳴十二下。陡憶其夫將自劇場返寓。乃喚街車乘之而歸。章特既決絕愛蘭。且行且思。惘悵若失。歸船室後。遂沈沈入夢。恍惚在威提島海水園中。歷歷前塵。重復演過。至與愛蘭同沈浪底時。昏然而暈。又似醉臥愛蘭家客室中。見愛蘭亭亭立榻前。含笑問起居。方欲握其柔荑。則見彼儉荒紳士力推愛蘭出。瞋目視己。作怒容。似妒其不應與愛蘭款接者。

章特睹其儉狀大怒不可復忍驟起力拳之榻前之人大呼曰余爲人寄書於君君乃餉我以尊拳耶章特大駭張目視之但見紅日滿窗照眼生纈立榻前者固非儉荒之紳士乃舟中書記斯伯萊君章特之同伴也斯伯萊於衣囊中出函授章特且言曰余拂曉將自俱樂部中歸舟時司門籍者以是書授余云一英國少女寓章特先生者余僕僕爲青鳥使君猶擁衾作好夢耶章特受書默然置於枕畔之銀盒上斯伯萊解其意亦無言而出章特始披衣近窗讀之書曰

吾親愛之章特吾知君今者不屑聽吾作是稱然吾心中萬轉千迴欲覓一恰當之名稱以易此數字而卒不可得實則此數字外固無他字嵌我心房也吾之嫁勞克君以我爲背約負恩其亦知吾之出此固有萬不得已之苦衷耶君去威提方數日而吾家商業失敗老父戚戚幾不欲生彼勞克者實爲吾家之債主若行使其債權則吾產立破乃彼竟不貪吾產而覬吾身欲以婚約抵消債券吾遂處於兩難之境嫁則負君不嫁則老父之風燭殘年將不可保輾轉思維卒乃決計嫁彼以救老父然勞克第能得吾之身若吾心則猶屬諸章特非彼所能以金錢易也故吾嫁彼後僅盡吾爲婦之義務而無一絲之愛情蓋終吾之身已無幸福可望惟虔祈上帝赦吾罪愆使吾早離濁世他日君百年後或可於天國中與君圓聚耳前日酒肆重逢實出意外然以彼儉

在側片語難通。咫尺天涯。寸心爲碎。疇昔之夜。彼赴友人之招。吾乃得與君相遇。方擬剖吾心曲。縷述於君。而君竟憤然絕交。不垂清聽。君之怒我於理固當。吾何敢怨君。雖然。吾之苦衷。若終不白。則君將恨我。至於無窮。而吾亦死。且不瞑。故和淚作書。讀陳左右嗟夫。章特其能一鑒吾意。耶。最不幸之愛蘭上。

章特讀竟。目光猶凝。注紙上。狀若中魔。已而頽然倒於藤椅中。傅粉之面。紅熱如被酒。蓋章特病矣。舟啓棹時。章特狂熱方盛。頻發囈語。呼愛蘭。舟中醫員進以清腦熱之劑。數日後始稍清醒。時舟已在大西洋之中央。章特臥榻上。覺震動。弗寧。詢之侍者。知離哈瓦特已數日。默然無言。但微微嘆息。蓋心中方憶愛蘭也。殊不知此時之愛蘭已隨其良人。同作舟中客矣。一日爲新秋。薄暮。殘陽黯淡。沈入水平。章特病軀稍健。出艙晚眺。時舟人咸在餐室中。晚餐獨章特憑欄遠望。暮色蒼茫。海波悉呈縞色。方凝眺間。忽見船前烟波綿縵。中似有燈光閃灼。章特意其爲西來之商船。第已舟雖前進。而波面之燈光。則凝射弗動。如燈塔矗立海中。心頗異之。時天已暝黑。忽船前電光一閃。船之周圍。明如白晝。舵樓中則鈴聲琅然。甚急。餐室中人紛紛至甲板上。而電光忽斂。但見赤燄一團。向已舟飛來。砰訇一聲。舵樓折矣。舟人狂呼。速下小艇。而隆隆之聲如疾雨。迅雷破空而至。慘禍忽降。欲避。

無從蓋是時歐戰已開德意志兵艦方潛伏大西洋中邀擊英倫商船也。全船摧裂砲聲始停舟人未死於砲火者咸沈浮水中散亂喧呼如一羣驚潰之鶩頃之喧聲漸細則不善游泳者多沈入幽宮以海洋爲墟墓矣。韋特墮水後瞥見一素衣少女出沈波際香軀纖弱酷似愛蘭撥浪近之果朝夕懸念之玉人患難相逢喜極互抱溫馨美滿逾於在海水園時蓋兩人皆忘其身。在萬頃汪洋中直以無情碧波作溫柔繡榻矣。數禮拜後威提島一海水園中如鏡秋波復照兩人並肩之影潮音和緩似代寫其歡愉蓋此垂斃鴛鴦卒遇救而歸故園愴荒之勞克則已葬身大西洋中招魂不及兩人遂成婚於威提之禮拜堂破鏡重圓樂且無極。然是時法蘭西境戰事方殷舉國健兒清纓赴敵韋特愛國之熱逾於愛妻蜜月未周即從戎東去愛蘭臨歧送別亦不絮絮作兒女子態惟囑夫婿努力戎行吾書成時此英勇少年之韋特蓋猶在奴夏撥陣雲莽莽中也。

小苦
說情

君亦吸枝雪茄否

(劍嘯)

某日晨起余乘支克哥至哇物蘭西行的早車車室之中靜靜地沒有第二個人迨至火車快將開了方又來了一人與余對面而坐余便舉起頭來向那人一瞧不料那人也正瞧着我兩方面視線

便密密的聚在一處。余和那人原是素不相識的，但余不知怎樣一見他白白的臉兒，便引起余非常的感觸。這時余正伸手在衣袋內掏取雪茄煙匣，只聽得那人自語道：「好天氣啊！在這聲浪中，余已把雪茄煙匣送到那人面前道：「君亦吸枝雪茄否？」那人聽着臉上的顏色，頓時變做紙灰色似的。舉頭吁了一聲，慢慢兒伸手過來接余的煙匣。這時那人的狀態，余也說不出是怎麼一個樣子，但覺得他的臉上顯露出一種淒涼悲慘的現象。余見他打開煙匣取了一枝雪茄，仍把煙匣遞給余道：「謝君厚惠，余接過煙匣時，又覺得那人之手非常顫動，好像受了極大驚恐似的。余心中狠爲詫異。既而那人向窗沿上取火柴點火，燃他的雪茄，余也噙了一枝，彼此作對兒，一口口的吸着。那時車聲轆轤適駛過坎那斯碧綠的大田園，桑麻禾黍鋪滿隴畝，一股葱翠韶秀之氣直撲眉宇，令人神經頓爽。那人又自語道：「好風景啊！」余便接口道：「是啊！」口中說時，兩眼却仍切注在那人面上，總覺他露出一副不豫之色。余不能再耐，貿然問道：「請君恕余唐突，君得毋有隱疾麼？或者胸中有憂愁之事麼？」那人聞言立呈一種不可思議的微笑。在這笑容中，啓口答道：「否，我實觸動了一件極希奇極淒慘的舊事，並沒有什麼疾病和什麼憂愁說了這幾句。他便倚身窗牖，看那車旁活動的野景。余也拿了一張晨報鋪在膝上，想借他消磨時刻。那知看了許久報上的字，從沒有半個跳

入眼簾這是甚麼緣故呢因爲那人所說的話實含有一種奇異的事實在裏面余心上便不住的推測且不時舉起頭來注視那人的臉兒但研究了好一會總想不出是怎樣一件事情只見那人從口中取下雪茄徐徐彈去雪茄頭上的殘灰他見余呆呆地向他望着便語余道先生我的舊事確是狠奇異悲慘因着一句極普通的應酬話便能引起我們的長談但是怎樣一句普通話又是先生所萬萬猜不到的余急道究竟是一句什麼話他道這句話便是適纔先生向我說的君亦吸枝雪茄否這句話不是很普通的麼世界上吸雪茄的人每一天不知要說他幾千萬遍他人也不知要聽他幾千萬遍只是我聽了這句話便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觸兜上心來余因說道既然如此請君告訴我這事的歷史那人便舉目四顧見車室中只有我們兩人便歎口氣道七年前我在一隻很大的定期出洋船上這船的船名也不必說了某日晚上大霧四起風浪又大忽的隆隆一聲船身大震這巨大的郵船觸礁了一霎時下艙中已滿裝着水眼見不上數分鐘全船便要沈沒了雖是警砲連鳴那裏還等得及他船的來救呢船主沒法便指揮水手把救生舢板一隻隻的放下去救那滿船的搭客唉先生我是堂堂男子怎好搶在老人婦女前面先逃我的性命我便一幫助他們下去那知末後一隻救生艇上又裝滿了許多有職務的官員和許多有名的巨商大

賈眼見得我的活命之路是沒有的了。萬一的希望只有尋得一個救生圈。或者還可以逃生。我便急急的找尋。忽在艙門旁邊看見了一個救生圈。我心中好不快活。不料這救生圈已先有了主人。主人是誰。乃是一個身材魁偉的男子。這男子的相貌。我且告訴你。他的頭好像獅子頭一般。鬚髮滿領。胸部廣闊。身材足足有九英尺左右。眼光如電閃爍。逼人。那偉男子身邊却還有一個千嬌百媚的女子站着。我一見了那女子。便想這救生圈究竟屬於男子呢。還是屬於女子的。但在數分鐘前。我却見過這偉男子救了許多婦女小孩。下杉板船去。那我便可決定這救生圈一定是屬於女子的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一會兒這可愛的救生圈已被偉男子套到那女子身上。唉。先生那時生死關頭在於俄頃。我見了這種仗義的英雄。便也不願去搶這救生圈了。只見那男子把女子擎了起來。兩下裏慘然一笑。而別把女子遠遠地丟下汪洋大海之中。但那偉男子的眼眶中兩點英雄之淚。已不由的淌了下來。我見了這副可慘的情形。不言而喻。他們一定是夫婦了。那男子既丟了女子。便走到一間吸煙室內。立定了脚。燃了一枝雪茄。一面吸着。一面仍慢慢地踱到甲板上來。對我一。看。便從袋中摸出煙來。授給我。道。君亦吸枝雪茄否。我就伸手接了過來。唉。可憐我手中的雪茄還沒有燃着。那隻船已沈在很大的浪頭裏去了。先生。我今日還生在這裏。幸虧得有人搭救。那

時我沈了下去。不多一會，即被一隻燈光四射的救生船救了起來。但是和我一全沈下去的偉男子，却沒有見他被救。我心中很可憐着他。不料一禮拜後，我又在紐約俱樂部中遇見這男子。那時我們兩人一見如故，便成了一個極知己的朋友。方知他被海灘上一隻漁船救起來的……那人說到這裏，又猛吸其雪茄，煙雲繚繞，幾蒙其面。余等了一會，不見那人，接說下去。心中癢癢地，不能忍耐，便向着他道：君以後還遇見他麼？那人見問，又接口說道：我和那朋友親密了三年，後來竟遠遠的分別了。但我屢次去信，他總有回信給我。末後一次，不知怎樣，竟沒有回信了。隔了十二個月，忽地自阿拉司加省拿痕來，一急電囑我到西德兒去。等他，我便依着前去了。那日果然有一隻輪船進口了。許多的客人陸續上岸，我便一一留心看看。有我的朋友在裏頭，沒有我。候了許久，船上的客人大概都已上來了，却還沒有看見我的朋友。我心中好生詫異。他既有電報給我，怎樣會失期呢？那時忽見許多水手扛着一隻吊床上來，我便走近那床邊一看，不由得我兩眶眼淚簌簌的落個不住。原來那吊床裏邊，便是和我會同患難三年親愛的朋友。却已直挺挺躺在裏邊，好似雲母石的神像一般。氣息微微，略自鼻孔中透出。只有兩眼尚還未死。那水手扛到噸船上，棄置一旁。即打電話到醫院裏去，請他們用病車來接。那時船上醫生恰好也站在旁邊，我便問他朋友的

病情那醫生道。這人飲食不進。兩足已僵。是一種脫疽的重症。沒有法子可救了。如其成了瘋癱。還是不幸中的大幸。否則死期之近。不到兩日的了。醫生說了這話。便掉頭不顧而去。只有我和病者兩人。慘然對着唉先生。我這人很沒用。只會對着他哭泣。却沒有半句話去安慰他。那朋友反先開口道。老友。我知我的病狀已由醫生告訴你了。大約不是瘋癱。我的死期已在這一兩日內。像我這樣氣蓋一世的男兒。除了我愛妻以外。世界之上。便沒有一些兒遺戀我。見老友來。接心中很自歡喜。但我所歡喜的是歡喜你來了。便能爲我帶個信給我愛妻。只是要我親手寫信。這時又斷斷辦不到了。請你告訴我愛妻。并拿我藏金的皮袋給我愛妻。說我已替他預備一切幸福快樂。在內說時。用着萬分氣力。把頭漸漸的離開了枕頭。用眼光指示我。似乎要我在他枕底下取出皮袋來。我便伸手去摸。果然有一隻皮袋。外用一種棕色厚紙密密的裹着。而且封口處還塗着火漆。四週又用繩細細的捆住。他又道。老友。你請認明這包裹上所寫的地名人名。這包中是金鎊和鈔票。我在兩足初僵的時候。便把我的職務和我做事的經驗祕訣。通通賣給人家。所以包中藏着的金鎊爲數狠不小。我把數十年汗血所積的金錢。盡給我愛妻一人享用。此生此世。他可以不要。飢寒了請君把我一片愛他的心也掏出來告訴他。唉先生。我那時聽了我友悽慘的遺囑。滿眶眼淚。便又如

潮水一般傾瀉而出。依舊沒有一句話去安慰他。後來掙扎了多時，纔勉強強強回答他道：「愛友，我必遵照你的命令。我和你的交情好似親兄弟一般。彼此心照，罷現在請你保養精神，或者還有一個希望。且俟我送你到了醫院裏，再說他對我微微一笑，便搖着頭道：『這是沒有希望的了。』最後五分鐘已在目前了。說時面上的神光忽然收斂，眼睛也頓時閉了。我目覩着這樣的慘狀，心中好似有幾萬把鋼刀刺着，說不出是怎樣的痛苦。忽又聽得他有聲無氣的說道：『快了，快了。我身上的力氣完全要沒有了。我聽着這話，不覺放聲大哭。那哭聲是很響的，他也聽見了。便回過頭來道：『老友，你哭他做甚？有了這樣寶貴的時光，爲什麼不尋些快樂？君亦吸枝雪茄否？』一面說，一面用那半僵的手去摸索一隻精細的海文那煙匣出來，說道：『老友，我和你的紀念還沒有忘却呢。他隻手伸了回去，我便取起那煙匣來，細細的一瞧，見匣上也鐫着一行大字道：『君亦吸枝雪茄否。』』這話又是我末次的紀念了。我剛想啓那煙匣，忽的砰然一聲，白煙縷縷自我朋友身旁而起。我吃了這一嚇，把那煙匣也震掉到地上去了。急忙向我朋友身上仔細一看，却見那隻殭手中擎着一支雪茄。煙式的手鎗，我也不知他在什麼時候取出，只是鎗球業已貫心而過。面上却依舊堆着笑容，似有一種狠得意的樣子。原來他的左手中方擎着一張愛妻的小影。行那最後的接吻呢……那人說

到這裏又燃他的雪茄徐徐而吸余聽了這一篇淒慘的歷史也不知不覺賠去了許多眼淚那人忽又舉起手來在余肩上一拍道請君少待我還有話告訴你只是沒有幾句便可完結了那時我把死友殮了又把棺材託了轉運公司送到死友的家鄉我却提了皮包趕急找到死友的家裏先生我想我死友之妻聽了我的報告不知要怎樣的悲傷哭一個昏暈不醒呢我死友的住宅是一所狠幽雅華麗的精舍門前還有一個小小的花園雇着一個日本小童管門我去把來意告訴了那小童便引領我到一間茶室內我還沒有跨進去便見一個婦人起身離座因為我以前在船上曾經見過的所以一見了面便知這婦人是我死友至愛至痛千嬌百媚絕世的美妻我見他離座知道是來歡迎我了不料他斜趨至窗前倚着檻兒玩他的野景我踏進了門依舊不來理我我一片的熱心便頓時冷去了一半先生當我未進門前早已看見一個少年男子與那婦人並肩兒坐着那婦人一見了我便斜趨至窗前明明要掩飾他們倆所做的勾當不知我目光甚銳這一幅並肩的影片早已攝在我腦筋裏邊在理他既不來招呼我便可轉身而退但我奉着死友的遺囑挾着死友的遺產免不得忍了氣慢慢地上去和他握手在這握手的當兒我又知道他對於我的突然而來很不願意因為他的態度很覺冷淡我又再三忍耐勉強費了半點鐘時間把我死友

的情形一一告訴他那知道婦人似聽非聽兩隻秋水般的眼睛不住向沙法椅內的少年面上飛去我竭力說了許多他只知道很心愛他的丈夫死了一句轉過身去手掩着臉似乎烏烏的哭泣却没有悲傷的態度也沒有半點兒淚痕形色上反露着一種極大的希望我那時忿恨已極急把皮袋交給他却又淡淡的到來理會我便說道這金錢是你丈夫賣去了阿拉斯加鑛產得來的那婦人聽了這話纔知道這筆錢是很多的了即忙過來打我手中急急的接去好像搶的一般趨至放茶的檯前也不及解去捆縛的細繩用刀格格幾響接着又是嗤嗤幾聲那狼厚的棕色紙也撕去了我還聽得他低語和少年道却雷儂今可以和你結婚了我聽了這話那裏還耐得住便不由自主的脫口罵道惡婦惡婦這句話響了一些都被他們倆聽見了那知他們倆好像愚笨的畜生一般不以爲忤反彼此相視而笑那不是可惡到了極地麼這少年還滿面堆着笑容走到茶檯前取了一瓶酒向着我問道君亦吸枝雪茄否？那人說到這裏又默然而止余笑道那少年不是瘋了麼怎樣把酒瓶當做雪茄但你又怎樣回答他呢那人道回答他麼我轉身就跑？那人說了這句忽然站起身來道車已停了我也疲倦已極再會再會遂匆匆啓門而出這時車中又只賸余一人余乃從匣內取了一枝雪茄一面劃火柴一面想着基百林一句話「女人不過一個女人

罷了。那好的雪茄却狠有一種好味道呢！不一會車輪又轆轆而動。我便徐徐領那雪茄煙的好味。（鈍根按此作用意甚佳。惜譯者文俗夾雜減色不少。願讀者分別觀之）

小滑稽
馬

（野民）

微而生曰。嗚呼。予竟爲予至愛之梅麗所困乎。憶予昨日方與梅麗倚肩絮語。今乃覲然爲梅麗之馬。予爲馬。非予所恨。予苟能爲梅麗盡力者。雖犧牲予身以爲犬爲羊爲牛爲水族。皆非所計。矧爲馬。且日負梅麗。或引梅麗之車。使梅麗無徒步之苦。詎非予幸。予所恨者。予方化身異類。而予之情敵格蘭生。乃擴張其如荼如火之愛情於予心。愛之梅麗。而予心心相印之梅麗。乃以玩物視予。其困人亦怒目相視。動輒加以鞭撻。殊不願予爲女主人之未婚夫也。

予之項長鬃及地。予之目左顧及耳。予之足蹄也。梅麗家濱河長堤十里。柳絲千條。殘月曉風。時每繫予於柳岸。予以身照水。顧影亦頗自憐。梅麗每以予駕車。予惟俯首帖耳。聽梅麗之命。駕車者不諳予心之苦。行疾恐覆車以傷我。愛行緩又不能如彼之意。輒揮其長鞭不少貸。予負痛弗敢力奔。則昂首長嘶。梅麗愛予之馴。嘗訶止御人。予心益德梅麗久之。竟以錦鞵施予身。予負梅麗緩緩而行。輕踏落花。送此仙姝。飛出衆人之視線。不期而畢集。予身予亦願盼自豪。以爲幾生修到。乃得享

此艷福也。

馬

梅麗之僕格林頓，愚人也。每乘予，輒以兩足夾予腹，腹作奇痛，予不能忍，求其勿復爾。爾願聲甫出口，而兩股已遭箠擊，予憤甚。日思所以懲之。某日，予負格林頓游山，山路犖确不良於行，予一步一顛，濡滯不進。格林頓怒，以毒鞭猛擊予腹，予大恚，憤火不可復遏。力躍起，數丈格林頓善御者也，見予躍以手力持予鬣，而兩足則猛夾予腹，予擺脫數四。格林頓終不墜，而予憊矣。格林頓撻予數十力，驅予歸。旣歸，餘怒未息，復命圉人斬予食，予旣勞且困，加以飢腸轆轤，乃放聲大號。當時悽慘之情，非予口所能盡述。憶予前日與梅麗夜餐時，肴中之布丁味稍酸，予尙指摘其不佳，今求芻豆，乃不可得。幸梅麗聞予聲，立趨出，痛責圉人，予心稍自慰。知天下愛予者，惟梅麗也。

梅麗之伯父某，予爲馬時忘其名矣。一日偕某童過梅麗居，見予甚喜，以手撫予鬣，予以其爲梅麗伯父也，益肅然起敬。某大樂，卽命僮執予，纒復喃喃與梅麗語。梅麗色頗不欲，予知其意思，所以破壞之。適僮他顧，予暴起，齧童手，童驚，纒頓釋。格林頓見童被齧疾，挽予鬣，予以足蹴之，傷其腕，血涔涔下。幸梅麗在側，不敢痛扶予。梅麗伯父見予之暴也，亦捨予而去，予心大然快，使非予之武力，予事幾敗矣。

夕陽西下映梅麗門作赭黃色峨冠博帶而來者格蘭生也格蘭生頗好修飾貌亦翩翩以予曩日相較誠不愧一時瑜亮今則龐然異物自恨弗如矣格蘭生既入予心妬甚久之出矣梅麗亦出握手笑語不止格林頓則聳肩諂笑舉前日之媚予者悉以媚格蘭生嗚呼此何情狀乃令予微而生見耶梅麗既別格蘭生翩然而入格林頓牽予至門左格蘭生即躍乘予身予大愠自念予微而生也爾格蘭生鳥能跨予背行未數步予即暴躍格蘭生墜鱗傷逼體諸僕聞聲咸集羣起扶予而梅麗則颺其淚眼趨赴格蘭生予見梅麗之愛格蘭生也心如棘刺大呼曰梅麗汝忘予耶梅麗嬌聲應曰予未嘗忘汝也予張目凝視則己身已在榻上梅麗方盈盈持一朵玫瑰花突呼微而生也

(不受酬)

小 說 世 一 小 姐

(鑄鐵)

予業於滬而下居於蘇以賃屋價廉也每逢休暇輒返蘇勾留三五月享家庭之樂一日偕友至元妙觀前游覽一周覺微倦乃入茶肆中小憩坐甫定友睨闌干外卒然相謂曰二小姐來矣二小姐來矣予斗聞二小姐三字以爲珊瑚而來必是一絕妙女郎亟凝觀之不意入門者乃一女丐也首如飛蓬面色憔悴大頰垂謝之野花衣懸鶉百結露其肘作黑漆色年約三十許右手拈紙卷煙寸

餘就口狂吸弗少釋若有異味無窮者左手挈一孩蓬其頭赤其足滿面泥垢一時莫辨爲妍媸衣袴已成墨醬色片片作蝴蝶舞稚子何辜隨母墮落良可慨也女丐沿座求乞聲細若秋蚊驟聞之不甚了了人與一小錢不受乞如故易一銅元始斂之而去正疑訪問友忽笑拍予肩曰君欲知二小姐之歷史否予曰願聞其詳因斟茗一滿杯奉友潤吻吾友乃且飲且言曰二小姐幼時確爲某巨家女以行二故名其父兄早歲登科第亦大有聲望者不幸先後淹遊堂上祇存孀母因掌中僅此一珠溺愛殊甚由是二小姐性益驕縱終日高坐閨中呼奴使婢而縫紉烹調弗諳也及長喜濃妝御華服每值春秋佳日輒乘畫舫出游自炫其豔是年盤門外青楊地闢作商場繁華不亞於海上吳俗素奢侈自有此行樂地以來莫不游興勃發紅男綠女往游青楊地者日以數千百計而二小姐其尤著也每日午後令梳備加意修飾務極妖豔乃飛輿出盤門更易華美之馬車往來馳騁類穿梭一若我二小姐出游非此不足以示豪者是時道旁儂薄少年挑之以目或作彩聲以調笑之二小姐顧而大樂以爲譽己美也少頃食大餐看夜戲興盡始歸如是者月餘凡馬夫戲子無一不識二小姐爭於獻媚二小姐爲若輩盡惑墮入彀中雖穢聲四播弗恤也其母微有所聞不復能耐一夕二小姐倦游返家其母乃喚至牀前屏去侍婢含淚而訓之曰爾年已及笄尙無婿家今放

蕩○若○此○恐○墮○家○聲○從○此○無○論○婚○者○詎○非○自○苦○望○兒○力○改○前○非○俾○圖○晚○蓋○免○爲○娘○朝○夕○替○汝○擔○憂○也○二
小○姐○聆○慈○訓○者○耳○邊○風○且○作○夷○然○不○屑○狀○謂○其○母○曰○女○子○一○嫁○便○入○苦○境○人○生○行○樂○耳○兒○現○在○衣○鮮
食○美○任○所○欲○爲○吾○願○斯○足○縱○終○身○不○字○亦○無○害○吾○母○何○太○多○慮○而○曉○曉○不○已○耶○言○罷○負○氣○歸○寢○其○母
至○是○方○知○此○女○自○甘○暴○棄○無○可○挽○回○深○悔○平○日○愛○之○適○所○以○害○之○遂○憂○鬱○成○疾○纏○綿○匝○月○卒○不○起○彌
留○時○猶○堅○握○二○小○姐○手○勉○其○改○過○聲○淚○俱○下○而○二○小○姐○漠○然○也○二○小○姐○自○喪○母○後○益○無○忌○憚○其○母○所
遺○金○珠○首○飾○值○頗○不○貲○盡○供○揮○霍○弗○少○吝○晝○夜○荒○嬉○無○異○飛○蛾○之○撲○火○而○精○神○有○限○玉○體○漸○不○能○支
乃○吸○阿○芙蓉○膏○爲○補○助○品○不○半○月○遂○成○癡○又○從○一○蕩○子○宿○恆○通○宵○不○歸○因○有○娠○初○屬○婢○僕○勿○聲○而○此
一○段○秘○史○絕○無○人○知○一○日○假○以○細○故○撻○婢○無○算○婢○憤○甚○遂○揚○其○事○族○長○聞○之○大○怒○以○爲○吾○家○世○代○簪
纓○今○出○此○不○肖○實○玷○清○白○乃○迫○令○二○小○姐○飲○藥○墮○其○胎○而○逐○之○出○從○此○飛○絮○沾○泥○名○花○墜○溷○二○小○姐
便○無○家○可○歸○矣○時○正○嚴○寒○朔○風○怒○吼○大○雪○漫○天○街○上○絕○少○人○跡○二○小○姐○僅○衣○敗○絮○襖○瑟○縮○如○蝟○止○人
家○屋○簷○下○是○時○飢○腸○轆○轆○若○雷○鳴○烟○癮○又○發○此○身○不○能○自○持○幾○乎○立○暈○假○一○瞑○目○彷彿○見○亡○母○植○立
於○前○怒○容○滿○面○若○恨○已○之○不○遵○遺○囑○者○日○暮○途○窮○悵○無○所○之○不○得○已○往○叩○某○薦○頭○門○哀○求○借○宿○詰○朝
并○煩○挈○引○願○爲○傭○婦○某○薦○頭○秉○燭○凝○視○知○爲○落○魄○之○二○小○姐○忽○作○鸞○鷺○笑○曰○二○小○姐○乃○閨○閣○千○金○平

日嬌養慣者。但知役人。烏能爲人役。且此間非旅館。不足容貴人。請投他處。宿毋混老身也。言畢。餉二小姐。以閉門羹。二小姐受此。擲揄羞憤。交絕。急返身走。不數武。心欲前而足已遠。竟跌入官道旁。積雪中。昏然不復省人事。時則雪已漸止。風亦少殺。萬籟無聲。境至幽寂。天際涼月。一丸冉冉自雲中。出照滿街。衢與雪光相輝映。無異白晝。忽聞擊柝聲。由遠而近。蓋二小姐救星至矣。來者爲誰。乃更夫朱三。俗謂看巷門。循例出巡。司其職也。就雪月光中。瞥見有人。眠道左。初疑爲醉漢。急趨前。欲扶之起。及舉燈審視。則一女尸。大駭。姑撫死者胸前。猶有微息。頓生憐惜。心背之入木屋中。木屋較巡警崗位爲寬。看巷門者。即宿於此。令仰臥。藁上復灌以溫茶。熱度既增。二小姐始悠然而蘇。朱三大喜。詢其何由。自裁。二小姐具述一切。微露悔意。并感朱三拯命之恩。願委身相從。朱三一窮鬼耳。驟得少婦。何樂不爲。遂納之。踰年育一兒。卽隨母乞食。之。小。巧。惟。朱。三。執。役。賤。日。入。式。微。自。給。且。不。足。焉。能。贍。妻。兒。二。小。姐。以。是。日。中。率。子。求。乞。得。錢。聊。以。津。貼。入。夜。則。偕。朱。三。雙。棲。木。屋。中。聞。已。相。隨。有。年。矣。二。小。姐。結。局。如。是。紅。顏。末。路。亦。大。可。憐。稔。其。事。者。莫。不。同。聲。太。息。予。貪。聞。二。小。姐。歷。史。不。覺。天。已。垂。暝。別。友。歸。家。悵。然。若。有。所。思。急。挑。燈。詳。記。其。事。俾。女。界。讀。之。亦。知。有。所。警。惕。爾。

小 慘 情 說

玉 蟾 慘 史

(恨 人)

嗟乎。女媧鍊石。莫補情天。精衛銜冤。難填恨海。茫茫塵世。缺陷正多。而文士坎軻。紅顏薄命。更屬造物。妬才常例。欲求有情人。多成眷屬。千百年來。蓋不數數。遇也。我述此篇。我心碎矣。

魏菊生金陵人。父以典業起家。菊生性。枕爽好面。折人致以骨。饒遭人忌。年十七。食廩。饌文名鼎盛。一時名士咸樂與之游。一日友人以妓席招菊生。辭不獲。乃勉強一行。然自始迄終。未嘗與妓交。一語旁有黠者。笑曰。此僞也。次日復偕菊生。飲倡家。醉以酒。反扃其戶。而去。凌晨往省。則菊生兀坐室中。謂乘人曰。君等何惡作劇至此。衆曰。君可謂目中有妓。心中無妓矣。菊生笑曰。登徒子非好色者。特有淫行耳。某真好色。而了無當意。故雖有女如雲。終騰匪我。思存耳。因相與一笑而罷。

比鄰羅賓秋者。操錢業。與魏翁相往來。甚契洽。羅有女曰玉蟾。與菊生年相若。甫六歲。卽許爲菊生婦。時女與菊生同塾。讀兩小。無猜深。相眷愛。及年長。稍有知識。始彼此互避。然兩情脈脈。早已心心相印矣。固翩翩年少。女亦麗質天成。一對璧人。見者咸嘆爲神仙眷屬焉。

菊生既長。其父欲爲之完娶。顧菊生功名心切。自謂取青紫如拾芥。欲俟桂榜題名。再諧洞房花燭。以此屢梗。父命父無如何。亦聽之而已。無何生父典中司理者。以賭負鉅金。席捲珠飾。遁去。涉訟經年。破其產。典遂轉貨於人。菊生父以愛恚死。甫半年。復遭回祿。家產蕩焉。禾幾其母。又卒。一年之中。

三遭大變。遍貸戚鄰。始得草棺殮菊生。至此蓋一變而爲窶人子矣。

元文覆醬論話。燒薪錦繡文章。原是一文不值。菊生豐於才。扼於運。胸中才學不能療一身飢寒。於是授徒村落中。束修所入。僅僅糊口。同人中有與菊生善者。恆不時調濟之。然菊生雖丁扼運。自處泰然。有時饔飧不濟。亦絕不向人作寒酸態。傲骨磷磷。大有睥睨一世之概。

羅翁之許婚也。原未嘗有憐才意。徒以生父操典業。富有多金。市僧心目中。勢利而外。初無他物也。菊生既遭火災。家徒四壁。羅翁遂隱有悔婚意。菊生母卒。訃至。亦置不弔。玉蟾微聞之心。弗善。會同里有王姓者。以販豬獲鉅資。聞玉蟾美。陰使媒媼說羅翁。使悔婚。願以厚幣聘玉蟾爲婦。翁心動。因使人召菊生。玉蟾有婢曰杏兒。聞其議。私馳告菊生。囑弗往。生素負氣。不聽。逕詣翁。出聘禮。並益以五十金。付生曰。吾與若父訂婚姻。原以汝天姿聰慧。將來可望成大器。今孺子長矣。了不長進。而又一貧如洗。吾女生長富家。不能從窶人子作牛衣對泣。今還汝聘禮。再益以五十金。將去作小經濟。娶一蓬頭婢。亦可溫飽過一身。毋徒自苦也。生笑曰。昔日我勝岳。今日岳勝我。我非生而貧者。翁今雖富。然天道好還。盛衰難必。幸勿恃富驕人也。翁怒曰。豎子乃敢詛我。生亦怒曰。老悖。汝願以愛女嫁收豬奴。我實不願以貧窶賣妻子。嫁不嫁在汝。賣不賣在我。拂袖逕出。翁雖怒。亦無如何也。

謾藏誨盜象齒焚身翁以居積起家盤剝致富以是鄉里之間幾無人不怨其刻薄一夕盜劫翁家執翁媪拷問資財盡掠其所有去王氏聞之使媪來唁陰說翁以盜案陷菊生翁以事無佐証難之媪去復返曰有朱欽臣者邑庠生素與魏氏有隙王相公已遣人關說使以明日上午來翁若以重賂要之使爲證事無不諧翁許之翌日朱來翁告以故且求計朱曰是無難願得翁家零星物數件須有款識者某袖而致之魏生家翁卽控以窩盜事彼時贓證具在魏生雖狡當亦無所逃也翁稱善者再因以衣飾數事付欽臣許以事成後當重酬欽臣伺菊生他出僞爲過訪潛以衣飾置菊生牀下而菊生不知也

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菊生凌晨初起盥漱未終突來虎役七八人拘菊生鐵索卽當捉將官裏去須臾邑令升座衙役呈贓物官呼羅氏家人上一一驗訖因訊菊生通盜狀菊生至是始知爲羅氏誣陷因歷訴竇秋悔婚狀官不之省繫下獄復咨廣文襯其衣衾越數日復提菊生問狀菊生不能堪憤然曰我不甘賣妻甯肯窩盜耶官以其挺撞杖之數百自是每訊必以嚴刑三木之下何求不得菊生不勝刑杖遂誣服

初玉蟾聞父悔婚狀憤恚不食竇秋恐有變故菊生下獄事祕不與知至是復爲之締姻王氏婚有

日矣。玉蟾聞之，乃於凌晨時乘人未起，私亡去。至菊生家，則戶外扃，馮訊之鄰。右以下獄，對大慟。乃逕赴獄中，脫金釵賄獄吏，求一見菊生。面獄吏導之入，則菊生被枷鎖，睡牢牀上。玉蟾遽前執其手，泣曰：「魏郎何憔悴至此？生見女至，出不意。」駭曰：「玉卿自問此生已永訣矣，不圖乃於此間相見。」女曰：「妾父不仁，罹郎於獄，推原禍始，妾實尸之。頃將以妾別許他人，妾雖不敏，少知禮義，誓死不辱。今日之來，正與郎一訣也。」妾終當脫郎於獄。他日苟重見天日，幸自愛，毋相念也。」生聞言，一慟幾絕。及醒，則女已不知所往矣。

時江甯守王公以廉名著。一日突來一女子，擊鼓訴冤。公提鞫之，女子自言羅姓，幼許魏氏為婦。父貪王家重賂，悔婚不得，因陷魏生於獄。且歷述賓秋悔婚時與菊生相忤情狀，以為證言。訖突於袖中出利刃，自刺其喉。吏趨救，則已血花濺地。玉山頹矣。堂上堂下皆大詫。公急飭幹役拘王某及賓秋，復使人馳赴上元縣提菊生，弔卷親讞。生至堂上，睹女尸大慟，以頭觸柱立死。女旁公因嚴訊王某及賓秋，皆吐實。乃厚葬菊生，玉蟾而置。羅王及朱欽臣於法。諸生中有與菊生善者，憫二人志，因醮資為女建坊，且旌其墓曰：「義夫節婦之塋。」

小軍人
小鼓手施拉頓傳

(瘦鵲譯)

英軍軍樂隊中的小鼓手童子施拉頓驀地裏生了一場熱病。躺在軍營裏頭。那看護他的伍長不覺向着這孩子搖了搖頭。和參將說他的病勢已非常危險。生怕凶多吉少。接着又道。今天是來復二日。據達克透說他倘能捱過這個來復。就要算他命兒長咧。參將問道。他可要甚麼東西麼。那伍長幾天來爲了看護這孩子。已弄得個手酸眼痛。此時便搖着手兒揉着眼兒。沈着聲答道。參將他並不要甚麼東西。只想撇掉了吾要一個婦人。那參將很詫異的瞧着伍長。說道。要一個婦人。這話兒好生奇怪。伍長道。參將正是呢。今天早上他醒回來時。還口口聲聲問吾要一個婦人。說甚麼他入世以來。從不知道愛情爲何物。如今單要有一個綺年花貌的婦人。侍在他身旁。目送他死。他到了九泉之下。也覺得安適。參將你想這孩子已在那裏說死咧。九泉之下。咧怕是個不祥之兆呢。參將道。他當真這樣說麼。伍長答道。怎麼不是。并且不時挂在嘴上一見了吾總說要一個婦人。參將道。如此吾們必須替他找一個來。安慰安慰他。也是好的。說罷。出了病室。到辦事室裏去。打一個電話給看護婦總會的會長。請他立刻派個年青貌美的看護婦來。看護軍樂隊中的童子施拉頓。不到一點鐘光景。就有一個溫柔和藹的看護婦。向着這軍營珊珊而來。身上穿着一身雅潔的黑衣。

黑裳頭上戴着一頂雪白的軟帽襪得那花兒似的玉姿益發覺得亭亭絕世不數月裏素娥那營門前的守兵一見了他幾乎疑是安琪兒下凡卽忙挺直了那昂藏六尺之身不知不覺的舉起槍來恭恭敬敬施了一禮那參將平素最憎厭婦人見了婦人分明遇了毒蛇猛獸因此上時時和他們避面今天爲了童子施拉頓却特地一破其例親自趕出來迎那看護婦同入病室當下便暴聲向他說道你實是婦人中的第一人踏進吾營門吾承了童子施拉頓的意旨纔召你到來那孩子的病狀很爲凶險你要知他實是吾最心愛的人該盡你的力好好兒服侍他纔是那看護婦聽了參將這幾句粗暴的話粉靨兒微微一紅分明含着嬌嗔之意冷冷的答道吾自知道不用你費心吾原爲了要好好兒看護病人所以來的參將聽了這冷言冷語又見他那種冷靜的態度好像不知道參將之尊似的心裏倒也有些兒詫異那時便把指兒撚着兩撇鬚尖射出兩道驚訝的眼光瞧着那看護婦發怔那看護婦却依舊很沈着慢吞吞的脫了外衣除下了帽兒授給那旁邊立着的伍長把個參將置之不顧停了會兒參將就沒精打采的走出病室踱到他辦事室裏去只心目中却已嵌了那看護婦的情影按捺不下他在椅兒上坐下來時還撚着他的鬚尖嘴裏咕噥着說那個大胆的小女子到底是甚麼路數呢

那看護婦見參將去後，就向那病牀上沈沈睡着的童子施拉頓瞧了一眼，低聲說道：「那個傖荒可厭的老東西，不知道是誰那伍長，囁道：「姑娘，你說甚麼小可沒有聽得，請你見恕。」看護婦道：「吾說剛纔去的那個老東西，畢竟是誰，怎麼如此惹厭？」那伍長微微而笑，知道這女孩子一塊天真，還不識參將的尊貴，竟然稱他做老東西呢。笑了半晌，就慢慢兒的說道：「你可是問他是誰麼？」說出來，你別嚇他，便是參將，便是這一營中的頭兒。腦兒看看護婦冷然道：「參將便怎樣難道？」他不知道待婦人該有禮麼？你倘有便不妨把吾這話兒去和他說，喚他以後子細一些。伍長這時直好似站在天仙跟前，嚇得拾不起頭來。心想：「吾們全營中當做上帝般的參將，今天竟被這一個女孩子如此奚落，好像參將兩字一錢都不值似的一壁。」兀是納罕一壁，懶懶的出室而去。那看護婦就點起了脚尖，走到病牀旁邊，却見那孩子睡得甚是沈酣，夢裏不知道夢見了甚麼，嘴裏兀在那裏咕囔。他瞧了會兒，伸過一隻微冷的玉手去，按在那火熱的額上，怎麼一按，施拉頓立時張開那重重的眼皮來，抬着兩個失神的眸子，很驚訝的注在那看護婦臉兒上，低聲問道：「你是誰？」看護婦答道：「吾是看護婦，高甘，但是你還須好好兒睡一會，不能多說話。要知你越是沈靜，病也好得越。是快。」童子施拉頓放出一種奇怪的聲音，笑了一笑，說道：「你說吾的病能好麼？你弄錯了，吾決不會到這好的一條。」

路上去剛纔伍長但尼司和參將說吾的病勢已非常危險生怕凶多吉少若能捱過這來復要算命兒長咧他只當吾是睡着所以老老實實說這話其實吾並沒入睡張着耳朵聽得一個分明只你怎麼到這裏來的可是參將喚你來的麼看護婦高甘點了點頭童子施拉頓又道你想那參將可不是個好人麼他爲了吾要一個婦人因此特地喚你到來的參將們未必肯這樣體貼人家的心呢這當兒看護婦高甘却搖着頭原來那參將兩字他委實不甚明白况且聽那孩子說參將是好人更不以爲然倘說他是個惡魔倒要首肯咧童子施拉頓見看護婦高甘默然不語便又說道那參將向來不喜歡婦人說完停了一停又道他是個老繇夫他說這一句分明是替上邊向來不喜歡婦人的那句話做註腳的看護婦高甘到此纔開口說道吾瞧他似乎是個劣性的人童子施拉頓揚了揚眉怒氣勃勃的瞧着看護婦抗聲說道你別說這話毀他的名譽吾可要怒你咧看護婦高甘快快的說道對不起以後吾不再當着你說壞他就是了童子施拉頓聽了纔安了心把頭兒靠在枕上不語了半晌又道那參將實是世界上最慈善的人自從吾阿父出征阿富汗爲國而死後他一向撫育吾保護吾當吾是他自己的兒子他不但是一個最勇敢的軍人并且是個最聰明的才人吾只爲一向聽了他的話纔覺得事事都有進步咧看護婦高甘拍了拍牀上的褥子說

道如今你須得好好兒的睡了。不然那參將怕要怒你呢。童子施拉頓忙道：如此吾姑且一試。萬一睡不着，可也無可奈何。說着，便把眼兒閉了。攏來看護婦高甘向四邊一望，却見室中陳飾得井井有條。知道都是出於那伍長。但尼司的手牀邊的一隻小桌上，放着一個小花瓶，瓶中插着幾枝花。似乎含着笑容。而床的牆上，挂着一張五彩的畫圖。圖中人是個小鼓手，穿着一身很華美的制服。燦爛奪目。這畫也是伍長出了錢買來，博施拉頓歡心的。看護婦瞧了會兒，又把眼兒移到那病床上去了。

這當兒那伍長，但尼司正呆呆的立在參將的辦事室門外，兩眼望着病室，宛如做夢的一般。一壁一望，想想那孩子何等的可愛。平日不論做甚麼事，又勤敏，又能幹，并且抱着很大的希望。很大的志願。說定要爲國宣力，使吾們大不列顛的一面國旗飛遍全世界。大小各國都低頭匍匐在下邊，不敢仰視。這話兒好不豪放，好不英爽，不想老天沒眼，不保佑這小英雄。竟瞧着他平白地生起熱病來。病勢又一天險似一天。據達克透說他的日子已沒有咧。現在吾們又恰好在這脫郎斯華爾準備戰事，離祖國何止千里。他萬一死了，可憐也做個他鄉之鬼。即使魂兒有靈，或能化鶴歸去，但是教他那亮亮無依的母親，怎麼處呢。伍長想到這裏，禁不住仰天長歎起來。一會又想道：

吾和他又一向相親相愛無異骨肉他有甚麼不知道的事吾總教他吾有甚麼不知道的事他總教吾天天的起居飲食也總相共簡直比了人家親兄弟還要親熱十倍他病了十幾天吾也看護了他十幾天日夜的徬徨他病榻之旁好像失了魂的樣兒那知他病中異想天開忽地要甚麼婦人連那素來憎惡婦人的參將不知道怎麼也發了昏竟依着他去弄了那個妖狐似的女子來把吾們倆生生隔絕將來吾那小友或者死在他手裏也未可知咳吾定要他去告知參將攆他出去想着便舉起手來預備叩那辦事室的門正在這舉手的當兒心中斗生一念低聲自語道這事兒萬萬做不到那參將是個很執拗的人他下了甚麼命令不管錯不錯從不肯打消任是吾當着他說得個舌敝唇焦也沒有甚麼用那女子仍須留着未必會打發開去也罷吾索性老着臉和那女子去商量要他許吾以後仍能到病室裏去走動走動瞧瞧吾的小友或者輪流看護分分他的勞諒來他也未必會拒絕吾的說完他就赶到病室門前躡手躡脚的走將進去不放出半些兒聲音來那時看護婦高甘正把全神貫注在童子施拉頓身上一無所聞直等到但尼司輕輕咳了一聲嗽方纔閃的回過頭來但尼司現着一種窘狀囁嚅着說道小可回到這裏來實是瞧瞧吾小友安睡不能安睡更要看小可有甚麼相助之處看護婦高甘只呆望着伍長不說甚麼但尼司又低聲

說道這孩子生了好幾天的病一向由小可看護今兒姑娘一來就把小可趕得遠遠的這又何必可是吾對於他的情直和骨肉一樣的深也能算得是他的父親也能算得是他的母親也能算得是他的阿兄要知吾們出征阿富汗那年他父親在戰場上被敵人用刺刀刺死的時候吾可巧在旁邊一見那阿富汗人刺死吾伙伴怒不可遏立刻放槍過去一個彈兒也就送了他的命吾可憐見他父親因此更一心的愛他比那參將更爲熱心委實和你說吾和他直是休戚相關呢看護婦高甘聽了他這一席話仍然不則一聲伍長但尼司見他敵軍按兵不動胆兒不覺放大了些又道可不是麼吾只爲和他休戚相關所以一刻鐘也不能離他并且想盡吾的綿力替他效勞看護婦悄然道你肯替他效勞自然是再好沒有的事吾難道不許你效勞麼但尼司見他這第一回的出兵已占了勝着便想打第二回勝仗卽忙說道小可以爲一人擔任這看護未免過於勞苦不如輪流更替彼此都覺舒服譬如今夜九點鐘起由吾當值明天早上六點鐘七點鐘或是八點鐘九點鐘起由你當值要知夜中吾分了你幾個鐘頭的勞日間你便覺受用得多咧况且鎮日價在病室中看護病人原不是有趣的事一天到晚寂寂的使人不耐要是你沒有吾這樣熱心怕也耐不下去但尼司說那「要是你沒有吾這樣熱心」的一句時一個吾字說得分外的響朗彷彿挑戰似的

看護婦高甘却靜靜的說道橫豎由你看護由吾看護都是一樣的照例呢童子施拉頓既交在吾手中自始至終自無須旁的人再來干預但是你既懷着一片誠意要和吾輪流看護他吾可也不忍使你失望呢此刻你快去罷沒的驚醒了那孩子說時把頭兒向着門一側那但尼司便躡手躡脚的走了出去從這一天起但尼司每夜必來代替高甘看護童子施拉頓雖是坐到天明却毫無倦容他原知道那孩子在這世界上的日子已屈指可數撒手之期或者就在這數日之間只他總裝着笑臉安慰施拉頓又把壯語勉勵施拉頓時時和他說道你這病不打緊目前雖很軟弱然而得了上帝的保佑吃了達克透的藥劑包管你不久仍然還你一個健全強壯的施拉頓將來或者還能從鼓手一躍而爲鼓手長大踏步在一軍之前走着也說不定呢童子施拉頓欣然道但尼司吾原也很望達克透的話兒不確使吾在這世界上多活幾年吾有智有勇難道不能做鼓手長到了國家有事的當兒吾還須領着你們百萬健兒仗刀殺敵去咧

一連過了兩三天那看護婦高甘天天總在床邊看護施拉頓和他也甚是投契一天但尼司又喚人畫了一張鼓手長的畫挂在牆上那面貌故意畫得和施拉頓相像施拉頓見了便快活得了不得問看護婦高甘道看護婦你可知道鼓手長是個何等樣的人看護婦高甘答道吾知道鼓手長

是個軍前執着木棒的人。清街道帶軍樂隊的。可不是。瞧他舞動那棒兒時。很有趣。呢。童子施拉頓黃黃的臉兒上。現着怒容。嘶聲說道。木棒清街道帶軍樂隊。你這幾句。未免小鬪。吾鼓手長了。那木棒實是指揮棒。仗着這棒。指揮全軍。不是胡亂。可以取的。至於清街道帶領軍樂隊也。並非鼓手長的專職。這種事。那一個不會做。他委實有統率全軍的能力。到了交戰時。也仗他激勵軍人們。勇往直前。打敗敵人。所以一軍的勝敗。都靠在鼓手長身上。非同小可。呢。施拉頓說時。把那兩個眸子。熠熠的。注着。看護婦。一瞬也不瞬。看護婦高甘急道。你別誤會。吾並不小鬪。鼓手長。鼓手長。自然是一軍中非常重要的人。吾以爲。比了參將。更爲重要。可是全軍的軍人。都把眼兒。注在他身上。單有一小份的人。注着參將。施拉頓歡呼道。着啊。看護婦看來。你倒有些兒軍事智識的。這話說得。一些兒也不錯。吾曾有好幾回。瞧見大軍進行。那軍人們。千千萬萬的眼兒。都注着鼓手長。沒一個。注在旁的人身上。你可知道。進行時。那參將在那裏。看護婦答道。吾不知道。童子施拉頓。藐然道。他只在軍隊的旁邊走着。不比鼓手長。却做全軍的第一人。揚着指揮棒。昂然而前。何等的烜赫。因此。吾們倘要做世上最尊榮的人。除非做這鼓手長。以後倘有大軍進行時。你便能見全軍的軍官們。軍人們。好似都繞在鼓手長的近邊。甚麼參將。副少佐。副伍長。副人家。那個注意他。你須得記着。做鼓手長。

便。是。榮。耀。便。是。有。名。譽。吾。倘。一。天。不。死。也。總。有。一。天。執。着。那。指。揮。棒。大。踏。步。在。軍。前。走。着。像。那。老。弼。格。海。特。一。個。樣。兒。看。護。婦。你。要。知。道。這。弼。格。海。特。Bibb Tread (譯言大頭) 並。不。是。吾。們。鼓。手。長。的。真。姓。名。因。爲。他。威。嚴。尊。重。脾。睨。一。世。軍。人。們。就。替。他。起。了。這。綽。號。只。吾。以。爲。很。不。正。當。見。了。他。總。把。鼓。手。長。三。字。稱。他。的。看。護。婦。高。甘。接。口。道。你。很。不。錯。替。人。家。起。綽。號。原。不。是。正。當。的。事。施。拉。頓。又。道。看。護。婦。吾。要。是。身。體。強。壯。了。能。穀。下。了。床。定。然。有。做。這。鼓。手。長。的。希。望。將。來。吾。指。揮。着。大。軍。進。行。時。你。或。者。在。路。旁。瞧。着。卽。能。指。點。着。吾。向。你。的。丈。夫。和。兒。子。說。道。這。就。是。從。前。的。童。子。施。拉。頓。他。生。熱。病。時。吾。曾。看。護。過。他。的。那。時。吾。雖。不。能。對。着。你。瞧。只。吾。心。中。却。明。白。呢。看。護。婦。高。甘。道。到。了。那。時。吾。能。穀。舉。手。向。你。做。一。個。記。號。使。你。知。道。吾。已。瞧。見。你。咧。施。拉。頓。道。不。過。你。須。得。原。諒。吾。不。能。向。你。平。視。可。是。吾。做。這。一。軍。之。長。須。得。態。度。莊。嚴。方。纔。合。格。只。吾。也。斷。不。肯。輕。輕。放。過。你。或。者。把。眼。珠。兒。斜。到。眼。角。上。向。你。溜。一。溜。也。未。可。知。呢。看。護。婦。道。如。此。吾。已。很。感。激。你。咧。但。是。此。刻。你。該。好。好。兒。入。睡。休。息。一。下。子。纔。是。童。子。施。拉。頓。道。吾。不。要。睡。昨。天。一。清。早。吾。隱。約。聽。得。外。邊。有。人。說。吾。們。已。和。脫。郎。斯。華。爾。開。戰。今。天。九。點。鐘。時。全。軍。便。趕。往。前。敵。去。現。在。恰。八。點。半。鐘。只。消。再。過。半。個。鐘。頭。他。們。卽。須。出。發。吾。就。是。睡。了。一。聽。得。他。們。的。脚。步。聲。鼓。聲。喇。叭。聲。也。要。醒。回。來。的。看。護。婦。吾。瞧。你。已。甚。是。疲。乏。

爲甚麼不打一會兒盹休息休息吾倒覺得遍身都很爽快一些兒沒有不舒服的地方你儘讓吾靜悄悄的躺着把眼兒望着天花板想將來吾做了鼓手長統着大軍進行時便怎麼樣好看護婦你快去睡罷看護婦高甘道吾們做看護婦的在這當值的時候怎能睡覺也罷吾就坐在這椅兒上打一會盹如何施拉頓道這樣也好吾見你一天到晚爲了吾忙着心中着實不安此刻吾已舒服了許多所以勸你將息將息停了一會病室中已寂靜非常看護婦高甘坐在那椅兒上童子施拉頓仰天躺着望着天花板那沸熱的腦兒裏幻想紛綸一時潮起一會覺得他身體已在戰場上咧一會似乎已戰死咧一會又彷彿瞧見他父親咧把個施拉頓的一顆小心也攪得如同亂麻一般高甘原已有些兒疲倦不到三分鐘竟進了睡鄉童子施拉頓的雙倦眼也漸漸兒的合將攏來只一聽得有甚麼聲響就直豎的豎起身來撐着眼兒向四邊亂望後來忽聞外邊起了一陣子脚步之聲入耳分外的清明他卽忙揭掉了身上蓋着的被單跳下床去輕輕地走到窗前向外一望只見無數的軍人擗着明晃晃的槍兒長蛇般列着預備出發心兒裏立刻起了一個狂念向那椅上睡着的看護婦瞧了一眼便偷偷的出了病室脫兔似的向那軍隊飛奔而去

那時那鼓手長已立在全軍的前面穿着金紫璀璨的軍服執着銀光的鐔的指揮棒抬着頭挺着

小鼓手施拉頓傳



隊○中○人○見○了○他○十○分○詫○異○。正○想○開○口○動○問○。却○聽○得○施○拉○頓○提○着○嗓○子○高○叫○道○：「快○些○兒○敲○那○『進○行』之○曲○。大○家○振○作○了○精○神○。殺○敵○去○罷○。」喊○罷○。便○舞○着○那○指○揮○棒○。大○踏○步○向○前○進○行○。鼓○聲○起○時○。全○軍○也○立○時○奮○發○起○來○。好○似○疾○風○怒○潮○般○。向○着○前○敵○衝○去○。好○個○童○子○施○拉○頓○。這○時○抱○了○一○片○為○國○宣○力○的○熱○心○。已○忘○

胸○儼○然○有○大○將○的○風○度○。募○然○間○。那○棒○却○刷○的○脫○了○手○。鼓○手○長○頓○時○吃○了○一○驚○。回○頭○瞧○時○。只○見○童○子○施○拉○頓○立○在○他○旁○邊○。露○着○頭○赤○着○脚○身○上○穿○着○睡○衣○。兩○眼○中○放○出○一○種○奇○光○閃○閃○。四○射○他○把○棒○兒○在○地○上○豎○了○半○晌○。就○舞○動○起○來○。那○些○軍○樂○

了。他。自。己。是。個。有。着。病。的。人。兀。是。急。步。走。着。指。揮。着。口。中。還。和。着。鼓。聲。低。唱。那。『。進。行。』。曲。全。軍。趕。了。半。里。多。路。已。和。敵。軍。相。遇。很。命。的。慶。戰。起。來。只。可。憐。施。拉。頓。究。竟。是。個。有。病。之。身。跑。了。這。半。里。多。路。那。裏。還。能。支。撐。下。去。竟。跌。倒。在。一。個。小。邱。上。立。不。起。來。但。是。他。依。舊。不。住。的。舞。着。指。揮。棒。一。聲。聲。嚷。着。進。行。進。行。殺。敵。殺。敵。軍。人。們。也。都。奮。勇。向。前。沒。一。個。退。縮。把。敵。軍。殺。得。個。落。花。流。水。交。戰。了。一。點。鐘。光。景。就。占。了。勝。着。凱。旋。歸。去。時。大。家。想。起。了。童。子。施。拉。頓。忙。趕。到。小。邱。上。去。瞧。他。却。見。他。已。寂。然。不。動。白。白。的。小。頰。上。微。現。着。一。絲。笑。容。小。手。裏。還。緊。緊。的。握。着。那。指。揮。棒。死。也。不。放。參。將。不。覺。脫。下。了。帽。兒。向。他。鞠。了。一。躬。放。聲。向。軍。人。們。說。道。這。便。是。吾。們。大。不。列。顛。好。男。兒。的。模。範。這。便。是。吾。們。大。不。列。顛。好。男。兒。的。模。範。全。軍。同。時。大。呼。大。不。列。顛。萬。歲。童。子。施。拉。頓。萬。歲。聲。震。山。谷。好。久。不。散。

寓言
小說

獅皇生辰

德國拉英施原著

(小草)

孟。春。之。月。陽。和。大。布。萬。象。更。新。東。風。徐。徐。拂。水。而。至。太。陽。之。光。斜。射。林。隙。山。谷。間。之。名。花。異。草。均。欣。欣。以。向。榮。吾。人。於。此。莫。不。乘。時。行。樂。以。迓。帝。席。即。凡。百。鳥。獸。亦。咸。相。奔。迅。飛。馳。而。百。獸。之。中。獅。爲。元。首。其。他。禽。獸。皆。俯。首。帖。耳。莫。敢。與。抗。一。日。獅。登。半。山。之。岩。集。羣。獸。而。告。之。曰。朕。踐。祚。以。來。於。今。數。十。載。幸。無。隕。越。堪。告。無。罪。於。萬。民。羣。獸。聞。言。喧。頌。元。首。之。聖。明。獅。領。之。且。曰。朕。不。敢。自。耽。逸。樂。故。天。不。

朕○棄○然○亦○賴○卿○等○之○公○忠○輔○弼○始○克○成○此○郵○治○朕○深○盼○卿○等○之○始○終○不○渝○也○明○日○爲○朕○五○秩○誕○辰○卿○等○當○躬○親○祝○賀○羣○獸○奉○命○唯○唯○而○退○獅○乃○命○猴○草○詔○復○命○兔○齋○詔○四○出○傳○達○諭○旨○窮○山○僻○嶺○間○無○遠○弗○屆○獨○獸○族○盡○室○行○毋○藉○故○規○避○以○干○天○怒○獸○族○奉○詔○後○咸○束○裝○就○道○無○隱○匿○不○至○者○迨○誕○辰○已○屆○宮○中○飾○置○達○煊○赫○之○極○軌○大○小○臣○工○克○盡○厥○職○或○掌○迎○賓○或○司○糾○儀○或○環○甲○前○驅○或○仗○戈○植○立○秩○序○森○嚴○草○茅○之○土○爲○之○昨○舌○久○久○不○能○下○正○殿○簷○際○緣○以○五○綵○綴○以○青○松○輝○煌○燦○爛○幾○逾○人○世○之○皇○宮○御○廚○之○中○珍○味○山○積○芝○果○林○立○異○香○四○布○直○徹○鼻○觀○宮○中○部○署○畢○獅○乃○宣○旨○咸○令○入○覲○獸○類○以○虎○豹○熊○羆○爲○首○領○狼○獺○貓○兔○等○隨○於○其○後○絡○繹○自○左○門○而○進○其○自○右○門○進○者○則○爲○禽○類○以○孔○雀○玄○鶴○爲○首○領○雞○鵝○鴉○鵲○等○附○焉○若○蜂○蝶○之○類○則○爲○附○庸○國○亦○遣○使○來○貢○無○何○鐘○鼓○大○作○管○弦○競○奏○執○戈○者○環○於○殿○陛○披○甲○者○陳○於○甬○道○迎○賓○之○使○徘徊○宮○門○糾○儀○之○官○瞻○視○庭○中○奈○勃○而○(即獅之名)大帝戴金冕擁輕裘圍翠羽曳虎尾龍行自後殿出升寶座憑玉几舉止端重儼然王者貂蟬侍側內史秉筆屏息不敢稍縱糾儀者依次臚唱皇子虎肅而入豹及熊羆亦隨拜於殿階之下次當及狐惟狐罪滋巨竊雞攘羊之案狐均列名其間畏罪不敢面大帝糾儀者唱三次卒無應者迎賓之使徧訊獸族亦無知其蹤跡者奈勃而大帝乃赫然怒髮上指目皆盡裂吼若巨雷羣鳥獸聞聲而顫無或仰視

附庸國之陪臣更戰慄失次幾無所措其手足在廷諸臣亦相顧失色獨秉筆之內史以穎悟見幸於帝乃跪帝前而奏曰臣等恭逢聖節參預盛儀臨深履薄毋敢怠荒乃天顏有怒羣情不安願賜綸言以釋疑慮帝乃整襟言曰朕觸起草莽攝服遐邇艱難險阻備嘗之矣方今元惡大憝中原絕跡朕與卿等當共享平和之福而妖狐違命抗不來朝是非大張撻伐實不足以昭炯戒復顧糾儀者曰狐安在此何如事而彼敢驕縱若是糾儀者肅恭而對曰臣實不知其所在意彼負罪滋重恐陛下督責故不敢來而陛下耳迎賓者亦至階下揚聲而言曰臣肅立宮門自朝至午實未見狐狐逆天命罪實萬死乞付有司以正其罪廷臣至此亦交章論劾言狐罪在不赦惟狸名革利娼排爾脫者爲狐之從父昆弟力爲解釋卒以衆寡不敵愛莫能助適有一母雞名海恆奈許者口嚙一死雞匍伏而前于邑不復成語帝爲之動容乃霽顏問之曰嫗何爲哉何顏之戚也如有冤抑朕當爲汝伸之母雞仍哀切如故且繼以大哭殆不知在殿廷者然貂蟬者進而慰之乃稽顙而對曰狐欲無墜蹂躪我土地殺戮我無辜臣之子早歲受害臣之夫前夕失蹤一家數口以次就殲零丁孤苦難以圖存清夜自思能不椎心而泣血哉且彼狐貪戾成性盜竊爲心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受其禍者不勝枚舉固不獨妾家爲然也若不加懲處則芸芸衆生恐無安枕之日矣惟陛下垂察焉帝

省奏顧華利姆排爾脫曰爾從兄抗違朕命殘害衆生悖謬若此罪何可恕狸俯伏帝前不敢復辨
帝乃命勃浪（卽熊之名）大將星夜馳往縛之來京

勃浪受命卽刻首途同僚咸以狐性狡詐不易逮捕爲慮勃浪掀髯微笑曰某身經百戰未嘗一失
帝以某爲可恃故付某以討賊之重菀茲小醜累卵豈足以抗千鈞之威哉某雖無才度不辱命言
已迅馳就道意氣奮發甚自得也

勃浪行不半日已抵狐鄉狐王拉愛乃克狐中之桀黠者也盤踞山林中累數十年妻愛爾梅靈子
二長拉因哈特次勞塞爾專以搏擊爲事遠近莫不苦之一日狐王踞坐穴中與其妻子飽啖蜂蜜
二子歡躍於旁家室之樂求之人間殆難數觀忽聞戶外步履之聲喧然而起穴門轟然作響塵落
如霧二子聞警相顧錯愕旋各遁跡山谷時戶外大呼曰嗟豎子某將語汝汝蟄居王土食德飲和
乃不自韜晦遺害蒼生致勞天子宵旰汝罪深矣汝盍自縛詣闕謝罪或可幸免不爾則赤族之禍
恐亦不遠拉愛乃克不爲所動環行室中竊自忖度旋徐行至門側從門隙窺視之見一龐然者佇
立於外服大將服右手執長劍左手持帝詔喘息未已絕無慮從者拉愛乃克自語曰此子易與也
乃啓門延入款以客禮曰將軍遠道來此勞苦甚矣某蒙天子寬厚待罪荒隅自知無狀不敢寤居

當○卽○日○就○道○躬○赴○闕○庭○徒○以○食○蜜○逾○量○釀○成○腹○病○致○誤○行○期○乃○荷○將○軍○寵○召○死○罪○死○罪○明○日○清○晨○某○當○別○妻○子○偕○將○軍○往○將○軍○無○慮○某○壤○地○偏○小○固○不○足○以○容○偉○客○如○將○軍○不○以○某○爲○卑○賤○某○願○爲○東○道○主○以○酬○將○軍○之○辱○臨○將○軍○其○有○意○乎○勃○浪○嗜○蜜○聞○狐○言○蜜○不○覺○垂涎○率○爾○曰○美○哉○蜜○也○速○以○饗○我○拉○愛○乃○克○曰○蜜○產○於○是○間○常○供○也○奚○足○爲○異○某○固○願○以○之○饗○將○軍○設○有○甚○於○蜜○者○某○亦○當○悉○索○以○獻○麾○下○敢○吝○此○區○區○以○饗○將○軍○之○怒○惟○畿○邑○所○藏○咸○非○上○品○距○此○數○武○有○一○農○舍○蓄○之○甚○富○請○與○將○軍○就○食○之○敢○乞○明○示○勃○浪○莞○爾○曰○人○謂○大○王○無○誠○意○某○固○不○謂○然○今○獲○晤○言○益○信○余○言○不○謬○大○王○厚○我○某○何○敢○辭○時○已○四○鼓○萬○籟○均○寂○農○人○勤○勞○竟○日○困○頓○殊○甚○當○此○良○夜○均○已○深○入○睡○鄉○拉○愛○乃○克○謂○勃○浪○曰○欲○嘗○此○味○此○其○時○矣○勃○浪○欣○然○允○之○遂○取○道○森○林○越○嶺○而○出○以○達○農○家○拉○愛○乃○克○引○勃○浪○入○經○籬○門○歷○馬○廐○繞○至○庭○中○先○是○農○人○屋○畔○有○喬○木○一○株○農○人○伐○而○斷○之○曝○於○庭○前○幹○巨○且○堅○經○約○二○尺○許○日○間○農○人○欲○劈○而○分○之○不○得○盡○一○日○之○工○僅○分○其○半○雙○斧○介○於○其○間○以○待○第○二○日○之○致○力○劈○口○固○巨○至○縫○合○處○則○甚○纖○細○成○一○三○角○形○拉○愛○乃○克○謂○勃○浪○曰○將○軍○久○留○宮○禁○知○識○自○富○然○對○茲○鄉○土○人○情○抑○或○未○能○盡○悉○某○習○處○田○間○知○之○有○素○以○地○主○之○誼○不○敢○不○告○此○間○農○人○藏○蜜○嚴○密○殊○甚○非○深○明○偵○察○術○者○殊○難○得○其○蹤○跡○將○軍○其○欲○開○乎○勃○浪○以○跋○涉○山○川○勞○頓○逾○恆○饑○餒○復○熾○性○乃○加○暴○盛○氣○向○狐○

曰某腹餒矣大王盍速告蜜所毋喋喋爲也。如或稽遲大王其索某於枯魚之肆。言次目光如炬。載鬚怒張。似欲得而甘心者。然拉愛乃克故作怯狀。乃指樹幹隙口。鄭重致詞曰。此卽藏蜜具也。將軍如欲采頤。非吮而出之不可。吮之愈深。得蜜愈夥。惟某尙有一言爲將軍告。食珍羞毋逾量。逾量恐蹈某之覆轍也。指腹痛言。勃浪色霽。且曰謹受教。

勃浪遂伸隊入劈口。及兩耳猶不得蜜。復用力深入。及頭頂仍無所得也。耳際與隙口相磨。擦皮破鮮血如纒。染木成絳色。勃浪嗜慾所至。不以絲毫之損傷。遽墮其氣。乃以前肢磨入奮勇之狀。雖萬人亦爲辟易。拉愛乃克出其不意。遽將樹隙中所介雙斧。潛抽之。去劈口。驟合壓力。橫施勃浪。呼吸頓窒。頭蓋及上下兩顎骨痛苦。莫可名狀。倒行數武。木隨之移。卒不得脫。乃舉首將樹幹向地擲擊。非特不能離此羈絆。且復深陷隙中。困阨尤甚。拉愛乃克旁觀。乃哂之曰。將軍此中况味。今竟何如。諒不足供將軍之一飽也。勃浪暴跳不已。拉愛乃克復誚之曰。將軍何舞蹈。若是將軍乃國之重臣。威望無與倫比。運籌帷幄。則謀士失其智。衝鋒陷陣。則良將失其勇。今者斲命而來。僕敢不舉此盛饌。以慰將軍。將軍將軍。此卽以之褒。專使者也。將軍舉動有失。尊嚴其請。少安毋躁。勃浪聞言。方知墮其術中。不覺盛怒。猛力狂呼。聲徹岩谷。農人於睡夢中。遽然驚覺。以爲盜賊。乃持械而出。拉愛乃

克聞聲潛遁勃浪仍介首樹幹立於庭中農人見之駭詫欲絕急回室內召集家衆羣鬥勃浪勃浪奇愕不知所措返身急走樹幹橫及於壁壁傾而樹幹亦墜地勃浪乃自由然頭皮一片尙存留樹隙中也勃浪忍痛而逸農人追逐於後投之以石幸未被中行里許追者力不支遂止勃浪回顧知相去已遠暫息林中少頃乃覓泉水洗傷泉流盡赤時曉光破黑雲而至倏已清晨勃浪乃返至帝前帝見勃浪一人至且現狼狽狀遽問之曰奚若勃浪奏曰拉愛乃克以陰謀中臣幾陷臣於死帝聞之目光灼灼欲發火花大聲言曰彼狐之罪上通於天當簡士卒以伸天討革利姆排爾脫曰陛下仁育天下臣所感仰臣兄無知上千天怒罪無可道惟願陛下推愛臣之心以恕臣兄臣當仰體聖意躬往勸導俾臣兄自省得以悔過遷善優游於化日之中則臣幸甚帝曰汝試爲之恐彼怙惡負汝意也

革利姆排爾脫至狐鄉拉愛乃克仍與其妻子晏居若無事者卽問曰弟久未來兄殊懸系今一見弟兄心慰矣當作十日聚毋若曩者之不越宿也革利姆排爾脫曰弟奉帝命來此實不敢久居兄之不滿於人口也久矣盈廷之臣彈章數上弟與兄今出一系休戚相關不敢不告盍偕往帝前以兄才辯苟能自抑帝必大喜旣獲免戾且慶彈冠兄之被召此爲最後之期逾期不往禍且不測兄

其圖之拉愛乃克曰弟言然兄已知罪弟歸覆命兄行將至矣革利姆排爾脫乃先行

拉愛乃克野性難馴卒未成行且爲一可愕之事以欺弄大帝當是時彼乃遣使邀兔名拉姆潑及

羊名培炙者而謂之曰某得罪於朝廷幸帝恩寬厚宥某既往某特備金爲貢以圖報稱若等爲某

代達帝前帝當命若等爲司籥之臣拉姆潑及培炙聞信偕至拉愛乃克迎之於門曰君等高誼某

當深佩請暫佇立待某取金與籥交付若等拉愛乃克爲禮而入頃之惟室內呼曰金幣沈重獨力

幾不能舉拉姆潑來助余拉姆潑乃入拉愛乃克撲殺之而培炙不知也良久拉愛乃克負一巨囊

出語培炙曰拉姆潑初至寒舍歡喜溢量願久居不入宮矣貢事須都尉獨任培災允之携囊而行

抵京之日以囊上大帝帝以爲珍寶也啓視之乃一兔首帝勃然變色曰醜奴敢爾藐朕甚矣朕當

親率六軍滅此以朝食卿等扈蹕以從有諫止朕行者與此醜奴同罪

於是御林前導鐵騎後從萬足所踐塵霧蔽天大兵旣抵狐鄉環山而駐奈勃爾大帝命烏官棲止

高樹時或飛翔空中觀察上下四方以備狡敵之逃逸並令驍騎尉入山搜查煩許驍騎尉回告已

得巢穴帝復飭山林官獵犬入視之翼以御林一隊獵犬將至狐穴躡足前進掩立而竊聽之寂焉

無聲乃潛由地道入石堂仍闕焉無人迨至內室則勞塞爾拉英哈特及其母愛爾梅靈母子三人

環坐於內。拉愛乃克則復杳如蓋。彼自知罪大惡極。必不見容於大帝。故先去以避問罪之師。獵犬即蹴母子出穴。偕御林縛赴帝前。帝訊愛爾梅靈曰。拉愛乃克安在。汝無沈默不言不言。先磔汝。愛爾梅靈見帝象莊嚴警衛赫奕。戰慄無色。且聞天語如雷。更不能聲。久之始期。期言曰。臣妾深居不與外事。陛下明察。必能審臣妾之無罪也。臣夫離此業且三日。亡命何地。臣妾不知不敢誑言以欺陛下。驍騎尉曰。聞拉愛乃克築有別墅。距此不遠。帝曰。可往跡之。山林官仍率隊往。拉愛乃克適匿其中。乃擒之。返帝。熟視之。微哂不語。拉愛乃克跪而請罪。願免一死。帝卒不允。下令縊之。以欣彩爲刑官。頃之。拉愛乃克已死。帝命徇於軍中。以爲不臣者戒。妻子無罪。放歸田里。帝乃率隊凱旋而歸。自是歐西之狐患遂息。勞塞爾拉英哈特之子孫蔓延遍大地。氏族繁多。指不勝屈。然未聞暴戾恣睢。如拉愛乃克者。

政治小說

一百八十七號

(閩仙)

第一章

忽一日獄中警卒大呼。一百八十七號不已。既而得之。則咆哮。嘗曰。狗汝在斯耶。吾呼汝。汝乃伴不聞。上官有命來。趣隨吾去。被斥者爲一少年。方踈伏室隅。聞聲徐徐離囚衆。舉首痴望警卒。直前取

之力搖其肩。少年齒極稚。類一童子。形容憔悴。目蔚藍而巨。仰視時。顯露可憐之色。兩足無力。蹣跚而行。踉蹌出獄室。入一廣廈。廈中已有七八輩。亦罪人也。囚服雜列。均已受裁判。發往東西伯利亞。水銀礦充苦工者。

少年爲誰。拉地茂羅斯多璧金伯爵也。資財門第。爲俄都望。新蒙謀殺俄皇之嫌疑。已下獄三月。行將往西伯利亞充苦工。所謂苦工者。無異死刑。而以開礦爲尤苦。無論礦中之千災百毒。非生人所能堪。卽此長途遙遙。冰天萬里。以金枝玉葉之身。當之。其不死者亦幾希。

警卒入廣廈。以少年交四哥薩克兵。四兵卽舉械。拮其手曳之。而行行經一甬道。亂石歷落。其修無垠。黑暗中忽見一拜賴芬燈。燈光熒熒。照見一巨笨無倫之橡木扉。扉上釘以極精緻之銅片。上鑄總督大人之室六字。五人纔至。室前扉自啓。有聲呼曰。軍曹携一百八十七號來乎。一卒曰。然內又呼曰。命之進。若儕且止。門外以俟。後命軍曹卽力推少年入。砰然一聲。扉亦遂闔。

少年一憑牽挽。馴馴如羔羊。旣入亦無聲。總督默坐觀之。沈思有頃。猝然呼曰。拉地茂羅斯多璧金伯爵。少年一驚。蓋自入獄以來。呼之者皆曰一百八十七號。不聞伯爵之稱。三閱月矣。總督曰。伯爵汝已身犯大逆之罪行。且往西伯利亞作苦工。苦工者死刑也。子亦自知否。伯爵悄然曰。知之。然吾

亦弗懼總督曰明日而後拉地茂羅斯多璧金伯爵之名將永永不聞於世彼之財產沒爲官物彼之名字將塗沒於大皇帝民籍之上語至此總督忽止少年略一戰栗憔悴之臉上滿布失望之色願終無聲總督續曰一百八十七號卽以明日動身朱衣琅璫雜於二百重囚之中由歐古斯克首途彼間……少年猝插入曰君不必更爲余言余知彼間卽窳窳刀鋸鼎鑊之苦方爲吾設雖然君命我至此僅爲告我此言耶總督不語則自其金緣之眼鏡中熟視伯爵之面總督固老成練達善於辭令者至是若有所失終乃曰伯爵茲事雖重大然余有迴天之方余能假陛下御名脫子於死錫子新名氏賚子以相當之財產俾子自由於俄國之外逍遙於人類之間苟……此語既發伯爵驚詫無倫希望之心已戰勝向者恐懼之念全身血筦咸注射於腦中以聽總督之言總督曰子能從一條件乎此條件乃皇帝陛下特提出與子交易者少年屏息曰何者曰以子垂廢之名遺於陛下所委之一人少年急問曰誰曰一婦人耳少年曰君殆謂皇帝命吾妻一婦人乎總督曰誠然結婚而後子仍享自由之福而俄國社會上將有羅斯多璧金伯爵夫人出現婚禮卽在今夕惟舉行時子不能近彼子須自視已死後此長處俄羅斯境外任取何名任入何國之籍子春光方好前途正長歐羅巴無窮事業待子而成子願耶伯爵曰君先入我於黑暗恐怖之地獄繼又示我以光明

美滿之天地。余願從此條件矣。總督鼓掌曰：佳哉！雖然，子其識之。語至此，總督容遽肅穆，如爲死刑之宣告。曰：拉地、茂羅斯、多璧、金伯爵、身罹重罪，自茲死矣。而今而後，不論誰，苟有人洩言彼已脫於刑網者，則俄羅斯之警察，手臂極長，目光至遠，雖其人已建一帝國，君臨億兆，亦能得而誅之。此緊要之條件，子能允之否？耶伯爵至是，形如槁木，全身神經若死，垂首至臆，嗚嚕而言曰：允矣。是日，夜午，獄中小禮拜寺中，發現一可異之婚禮。燭影憧憧，見二少年之身，匍匐於一長老足下。長老於二人中指上，各套金約指一枚，爲之誓曰：天地神靈實憑式之。

此婚禮可謂奇簡，堂中無香花音樂，獨一童穉之少年，捧其垂破之心房，長踞帝座之前，與其赫赫之名，閱爲永世之訣別。少年之傍，立一不可思議之怪物，全身裹素，重綃，幕面，幕裏隱隱見其二目，瞳光點漆，時射於少年身上。少年偶引首，四目遂相觸，時長老施福已畢，兩少年各出其手，爲相握之禮。少年迷惘如入夢，疑惑萬狀，其一則似愛似憐，櫻唇微展，似天工琢成之希臘愛神，唇角有小痣，猥慧如見剎那間白衣人，已杳。總督初爲證婚人，至是輕拍少手，肩少年如夢初醒，聞長老微語曰：兒行矣，帝祿長也。少年昂然答曰：亞孟，卽隨總督出及門，有哥薩克兵嚴裝而待護之。出墨斯科，遂離俄境。

拉地茂。羅斯多璧金伯爵死矣。

第二章

時爲西歷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匈京布打迫司忒城中舉行大會。異邦人士接踵於道。有匈加利亞旅館者。尤爲繁華。中心點每晚七句鐘後。餐室中華筵俱張。名樂雜奏。集俄土英法德華胡馬尼亞爾班之人。爲一堂。鉤輞共話歡笑之聲。聞於午夜。羣中以巴爾幹某國公使雷陀維齊親王最爲興高采烈。來往羈衆之中。飲啖羣友之間。朋侶既衆。外交界上相知復多。故終日見其與人握手親王之秘書安得雷瑞迦。則適與相反。離羣寡歡。冷峭異常。親王性本厚力。爲介紹瑞伽。皆不許。願親王甚重視之。公私之事。咸與磋商。知其澄鑒明識。迥異疇衆也。

瑞伽於十年前來。佩兒格萊達。其與親王相識。初不恃人介紹。平日寡言笑。亦無嘖嘖有類。世外之人。形槁木而心死灰者。一日羣衆在餐室中。見一俄羅斯少婦。與其國人交談。親王以爲外交中人了不厝意。婦豔麗。娥媚。嬌小可愛。口角微痣。則又示人以潑辣之狀。瑞伽方食。陡見此婦。手中杯墮地。粉碎。努力鎮攝。矯爲無事。親王心焉訝之。知有異。遂不復問。

又一日親王語瑞伽曰。余今晚必赴皇后夜會。寓中客太雜。櫥內所存皇帝密約。余滋不欲携行。願

在是亦不安。奈何瑞伽曰：殿下弗慮。下走願徹背坐。讀彼中靜待。殿下歸來。親王大喜忻然而去。瑞伽目送其行。獨立廳中。遙望窗外霜天如洗。冷月如銀。中心躍躍。斗欲作繞隄遊。時僅十句鐘。探手囊中。門鑰宛在。洒然遂行。

歸時去夜半不及一刻。鐘瑞伽拾級登樓。方沉思。十年前事。梯級既盡。忽見甬道彼端之一室。有人影入門而沒。室即親王私齋。門鑰猶在。已囊中心滋疑甚。躡足踵之。輕推其扉。則見洞黑中現一發光小燈。燈光如螢。即藉其光窺之。則大震。蓋親王座上方坐一人。一時不辨誰何。手中展一卷紙。赫然密約也。則狂躍如瘦狗。電紐一啓。室中通明。其人猝然起。迎面而立。則婦人也。衣晚衣半掩。厚裘中姿態若仙。似曾相識。纖纖柔荑。猶見十年前獄寺中之約指。瑞伽嘆曰：拉地茂羅斯多璧金夫人。

婦人見瑞伽入。初甚惶恐。既一瞻視。便復泰然。轉冰冷若霜。雪徐起。整其衣。挈手套。角燈欲行。瑞伽強自振曰：夫人不得行矣。必也先道其來由。語已立闔室門。納鑰於囊。夫人傲然曰：此毋庸言。任吾行可矣。瑞伽頗詫。怪念此一婦人身臨危地。猶叱咤若是。吾輩甯可自餒。思至此精神斗旺。曰：毋庸言乎。夫人吾此間公使代表也。汝蚤夜入室竊窺秘密文件。果何為乎。噫。吾知之矣。瑞伽語至此。乃

恍然大悟。知十年之前。俄政府嘗雇一秘密之政治偵探。因其無爵位。勳閥不足以出入縉紳之間。會已獲罪。乃以市僧手段。購此虛聲。以掩其鬼祟之計。然則立於前者。名爲髮妻。實間諜耳。奸細耳。委瑣極矣。輕蔑之色。不覺流於眉宇。夫人見狀。心頗惴惴。顧仍兀立無動。露出一種鄙夷不屑之狀。宛如十年前在小寺中時。瑞伽知不能屈。遂曰。夫人亦知吾能按鈴呼侍者。至繫汝於廣衆之前。以子爲鼠竊狗盜乎。夫人略一聳肩。哂曰。足下試思。誰信鉅富如拉地茂羅斯多璧金夫人者。乃夜入一寓客之室。作穿窬之行耶。瑞伽曰。吾豈不能宣布汝爲間諜。汝爲奸細。俾茫茫歐陸。無汝容身地乎。夫人悍然曰。否。吾知足下不能曰何也。曰。吾俄有言。未殯之屍。猶能爲厲。子已身入殯宮。長眠不起。焉能厲我乎。噫。嘻。總督何言耶。瑞伽猝聞此語。不覺週身寒噤。十年往事。潮上心頭。陰森黑暗之地。獄鳩首。鶴面之囚。衆琅璫鐵索。淒涼暮鐘。總督之條件也。寺中之婚禮人也。一一湧現。如在眼前。更觀夫人之面。半啓櫻唇。似曰。拉地茂羅斯多璧金伯爵死矣。長歎一聲。立出鑰啓扉。夫人遂略不迴眸而去。時則樓下樂隊方奏蔚藍之多惱河一曲也。

第三章

一。來。復。後。密。約。告。成。親。王。擬。躬。返。葉。提。寺。請。王。簽。字。其。時。瑞。迦。忽。進。堅。乞。辭。職。謂。且。永。居。於。新。大。陸。

中親王大驚問其故則支吾以告親王伴怒曰密約簽字後余允汝行矣此外毋多言瑞伽曰殿下有命下走無不遵從但下走心厭歐陸已久因此間無朋侶也親王曰此何言乎吾向者爲汝紹介子一一拒之雖然吾事忙甚今且勿及是子知吾邇日方在困難中乎語時推椅與瑞伽坐曰數日來吾心惴惴覺有間諜方伺吾也言次瑞伽面色立變兩手緊捏椅背舌舔唇顫目光直注親王之吻似生死關頭即待決於此言者親王曰俄人之猜忌鄰邦向爲天下最其警部組織嚴密間諜至夥歐陸外交各界之要人一言一動幾無不在其目中此次吾國與奧匈密約甚恐已爲所覺果爾則彼非見其全文不止且吾文庫鎖孔似有扭動痕跡當日余亦告子吾二人即極力調查終無端倪倪吾爲此懼子謂何耶此時瑞伽心中忐忑無藝恐極不敢聲則鞠躬而已

未幾親王復曰今吾計已決余且設阱以待其來惟此事賴汝爲助今須揚言吾二人將外出歸寓滋遲吾於晚間挾密約返國子則留此彼間諜如己知密約於明日簽字則今晚必來此間警監赫曼斯多爾男爵準於其時偕部下六人伏於吾之寢室此室正與私齋相對間諜一入諸警士即守候出入諸路汝則先匿於私齋之附室屆時男爵既入汝亦由彼端小門入如此兜捕間諜縱生有雙翅亦難飛去或反爲吾利用亦未可知子其識之

瑞○伽○危○坐○悚○聽○神○氣○悉○木○但○知○其○堂○堂○髮○妻○行○且○如○飛○蛾○投○火○身○敗○名○裂○一○時○竟○無○辭○答○覆○幸○親○王○初○不○注○意○亦○無○疑○心○退○息○後○中○懷○輾○轉○似○舟○入○大○海○靡○所○滴○從○最○後○乃○決○計○曰○拉○地○茂○羅○斯○多○璧○金○伯○爵○必○弗○能○自○惜○其○身○而○坐○視○髮○妻○之○墮○落○人○手○也○雖○然○計○將○何○出○耶○能○設○法○禁○彼○勿○來○乎○無○論○爲○時○已○促○不○及○相○告○卽○及○矣○彼○能○信○吾○言○否○籌○思○久○之○遂○立○繕○一○束○囑○侍○者○尋○送○夫○人○寓○處○侍○者○讀○封○面○大○不○解○茫○然○問○曰○先○生○偌○大○城○中○何○從○尋○此○貴○夫○人○乎○今○已○過○午○至○早○須○明○晨○得○報○尊○命○也○瑞○伽○不○得○已○遂○遣○之○未○幾○親○王○已○來○偕○入○所○指○室○內○又○面○示○種○種○機○要○而○去○時○則○壁○上○時○計○滴○滴○一○分○一○秒○均○如○飛○而○去○而○瑞○伽○迴○腸○百○折○矣○

獨○坐○之○瑞○伽○忽○一○躍○自○座○起○全○體○震○慄○聞○隔○室○有○絳○繚○聲○立○辨○爲○婦○人○之○執○裳○至○是○心○復○鎮○定○態○度○轉○安○詳○大○無○畏○大○無○怖○疾○行○趣○書○室○立○啓○電○燈○夫○人○已○見○亦○不○驚○懼○微○軒○其○眉○顯○露○鄙○夷○不○屑○之○色○瑞○伽○更○不○復○顧○疾○握○其○手○曳○之○坐○於○軟○椅○夫○人○方○欲○言○瑞○伽○力○止○之○曰○夫○人○勿○言○時○迫○矣○語○未○竟○斗○聞○室○外○靴○聲○歷○落○呀○然○一○响○一○偉○丈○夫○岸○然○入○夫○人○立○悟○面○色○慘○白○被○握○之○手○已○冷○若○冰○矣○男○爵○厲○聲○曰○奉○公○使○親○王○之○命○瑞○伽○卽○起○立○冷○然○曰○男○爵○誤○也○男○爵○初○見○室○中○僅○兩○少○年○男○女○不○覺○縮○步○至○此○詫○曰○誤○耶○余○與○部○下○皆○目○睹○一○人○潛○入○此○室○吾○固○瑞○伽○插○入○曰○子○固○奉○親○王○之○命○來○伺○

間。雖。然。不。能。疑。拉。地。茂。羅。斯。多。璧。金。伯。爵。夫。人。也。男。爵。怒。曰。此。事。明。瞭。已。極。伯。爵。夫。人。負。政。治。之。目。的。於。夜。深。時。入。一。貴。人。之。私。室。意。欲。……瑞。伽。立。問。曰。意。欲。何。耶。先。生。汝。更。言。之。拉。地。茂。羅。斯。多。璧。金。伯。爵。夫。人。寧。不。能。任。擇。一。時。入。其。丈。夫。之。室。乎。男。爵。仍。不。屈。曰。彼。夫。汝。瑞。伽。君。耶。瑞。伽。傲。然。曰。先。生。誌。之。吾。名。拉。地。茂。羅。斯。多。璧。金。在。本。國。時。受。死。刑。之。宣。告。出。亡。於。外。然。而。保。護。妻。子。之。權。依。然。在。也。語。已。迴。顧。夫。人。曰。馬。丹。容。吾。導。汝。歸。寓。否。勿。溷。男。爵。緝。賊。公。務。也。夫。人。果。挽。其。臂。而。行。二。人。行。時。諸。警。士。咸。舉。手。爲。禮。至。寓。後。夫。人。謂。瑞。伽。曰。妾。之。身。名。咸。蒙。君。賜。矣。瑞。伽。曰。否。夫。人。之。名。卽。吾。之。名。今。夕。之。事。乃。拉。地。茂。羅。斯。多。璧。金。伯。爵。之。鬼。來。拯。其。愛。妻。也。語。次。夫。人。卽。張。臂。與。瑞。伽。接。吻。數。日。之。後。聖。彼。得。堡。全。城。盛。談。拉。地。茂。羅。斯。多。璧。金。伯。爵。出。現。事。此。人。衆。咸。疑。爲。已。死。今。乃。於。匈。京。布。打。迫。司。忒。自。行。宣。布。又。聞。俄。政。府。置。此。事。不。問。云。由。巴。爾。幹。某。國。公。使。所。營。救。實。則。夫。人。心。感。伯。爵。之。德。爲。之。超。脫。也。自。是。夫。婦。二。人。遂。長。居。巴。黎。人。咸。謂。伯。爵。甚。敬。憚。其。夫。人。交。際。場。中。常。有。二。人。足。跡。顧。皆。矢。口。若。金。人。弗。談。政。治。云。

短篇小說

回頭是岸

(幻影女士)

短竹爲籬青籐作幔羊腸小徑曲達球場場畔植芭蕉數株婆娑如傘一妙齡女子徙倚樹下手攀

簾。蔓。目。眺。歸。鴉。時。則。銜。山。彩。霞。漸。入。天。末。一。鉤。新。月。斜。掛。樹。杪。景。至。沉。寂。女。忽。望。月。而。吁。聲。悽。以。厲。若。有。無。限。愁。思。藉。此。一。聲。宣。洩。者。一。稚。子。自。樹。後。出。握。女。手。呼。曰。姊。女。抱。之。懷。中。問。弟。何。來。汝。保。姆。安。往。稚。子。曰。適。自。海。濱。戲。沙。水。濺。保。氏。裙。今。入。室。更。衣。去。弟。覓。姊。不。得。阿。母。謂。在。園。中。故。來。相。覓。天。黑。矣。盍。歸。休。女。諾。攜。之。入。室。電。燈。已。然。一。中。年。婦。坐。沙。發。上。以。手。支。頤。雙。眉。深。鎖。聞。女。足。聲。立。起。抱。女。於。懷。曰。汝。竟。於。明。日。行。乎。汝。忍。棄。生。小。相。依。之。母。而。去。乎。汝。忍。舍。嬌。憨。可。愛。之。佐。治。乎。女。雙。眸。蘊。淚。離。母。懷。而。抱。稚。子。稚。子。手。環。女。頸。曰。阿。姊。阿。母。謂。姊。去。姊。去。何。處。攜。我。行。姊。愛。我。勿。舍。我。女。微。笑。應。之。保。姆。入。女。曰。汝。偕。保。姆。歸。寢。我。行。必。告。弟。弟。且。安。睡。稚。子。諾。與。女。接。吻。道。晚。安。而。出。女。目。送。之。乃。投。身。婦。懷。哭。曰。母。乎。兒。心。決。矣。鬱。鬱。居。此。何。補。於。我。何。益。於。人。多。愁。致。病。反。貽。母。憂。耳。母。嘗。訓。兒。人。生。當。其。悲。天。憫。人。之。心。兒。此。行。往。拯。支。那。之。苦。女。兒。扶。彼。無。告。耳。昨。牧。師。告。兒。支。那。嬰。堂。所。拾。棄。嬰。日。益。多。兒。往。助。彼。教。育。也。婦。默。然。久。之。曰。我。兒。汝。竟。以。此。生。涯。了。前。途。耶。女。曰。兒。心。已。隨。逝。水。去。矣。世。無。真。幸。福。博。愛。乃。幸。福。嗟。夫。離。鄉。背。井。別。母。弟。而。遠。行。願。上。帝。恕。我。婦。掩。面。曰。上。帝。歟。願。加。福。於。我。可。憐。之。女。兒。言。已。吻。女。額。女。起。曰。兒。歸。寢。矣。願。母。晚。安。乃。登。樓。入。一。雅。潔。之。寢。室。室。外。爲。園。開。窗。則。花。香。繞。榻。女。入。室。蠶。立。窗。下。時。黑。雲。四。合。蓋。星。蔽。月。沉。沉。樹。木。槎。枒。如。鬼。女。若。無。覩。久。久。乃。啓。

電燈自櫥出一箱箱爲銀製極精美關之有書札盈束女一檢閱之垂盡得一紙似自日報剪下者其文曰（星期六日下午二時半天文家某君與某女士結婚於聖約翰禮拜堂）女閱竟歎曰前塵如夢轉眼成空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上帝鑒我我心屬之帝矣乃舉書札付諸一炬以灰和水飲之既乃撫枕而泣嗟夫明夕此時將以一葉孤舟泛注洋大海而去故園花木不知何日復相見也。

五羊城外珠海南濱有校曰支那小學校長爲支那女士 Miss Chinese 妙年麗質慈靄迎人校中育女童十餘皆無告之嬰貧家生女往往棄道中女士拾而育之於此也一日晨光熹微曉露未乾女士以事赴村落聞細弱之哭聲出自隴間細聽之知爲孩啼聲尋聲而往則陌頭落葉堆中臥一甫生之女嬰身穢未滌女士抱之起裂衣裹之逕携返校時草場上諸女童方拍掌高歌『上帝愛我』之歌愉樂之情活潑之態殊不類世界最苦之孤兒也一童視女士卽趨前牽其衣如依慈母忽見女士懷中兒益歡呼曰吾輩又得新侶矣女士微笑頷之入室調理其兒數日後兒漸健頌從此常在女士翼下矣

吾聞歐洲高潔之婦女遇失意事輒寄其情於慈善事業或來我國設聖堂立學校以教養華人

雖盡瘁不恤返觀吾國婦女則又如何予見聞寡陋未敢饒舌惟近觀小說凡失意者皆以一死了絕不念父母邦家誠恐涓涓不塞將成江河也不忖譎隨而作是篇以爲失意者勸幻影附誌（不受酬）

鈍根曰遭逢拂逆而不自失望犧牲富貴而服事貧賤惟基督徒能之幻影女士當是基督徒故能以剴切慈祥之意作此有功世道之文然謂歐洲婦女遇失意事輒寄其情於慈善事業此言猶有未盡蓋歐美婦女大半服膺基督教熱誠所至甘棄食色居處之好而盡瘁於慈善事業者正不必失意者爲然若我國婦女則夢見博愛主義者猶少無怪其終日浮沈於衣服玩好虛榮濁想之中而不復知野田草露間有僵臥垂絕之嬰孩也深望女士此文普及中華女界漸知濟人爲天職失意者竭其力得意者助以資使震且前途不致爲怨霧所阻塞國家進步之曙光庶幾可觀矣

寫形小

假慈悲

（藜青）

勞而勃者鐵匠也子然一身貧不能自活終年爲人傭役衣不蔽體面黧黑如鬼稍暇輒踞竈觚而嘆謂上帝憤憤生人不應有貧富見有策怒馬乘高車過者彼卽申申毒言唾沫亂濺兩目紅如野

牛不知者幾疑其爲發狂也。

勞持此僻見怠於作事窮乃益甚一日偶閱新聞紙見有大字特書曰社會黨議員提議救濟窮民案勞大喜亟讀其下文曰左黨（卽社會黨）議員弗萊君見國中窮民日多社會上貧富塔級相懸太甚富者坐擁厚產貧者至求一饅包不可得長此不改將來必有社會革命之大恐慌因提議救濟窮民案擬請政府飭令全國富人各斥其財產十分之三以分給一般窮而無告者云云末又加以按語曰弗萊君爲社會黨之健將此案提出後左黨一致贊成惟以反對者多遂付審查勞而勃閱畢雀躍不可名狀以爲方今之世乃有此主持人道之人實乃大英雄大聖賢而爲吾輩窮民所馨香尸祝者也勞素嗜酒自此遂涓滴不飲日節其買醉資數辨士購報章閱之見有弗萊之言論卽喜極而躍喃喃誦至爛熟及見此案不通過彼乃大失望痛罵反對黨弗已謂吾他日得志必將此輩流至荒島之上斷絕其飲食使之略嘗餓鄉風味方洩吾恨勞本痛恨議員謂彼輩坐享厚俸祇知獻媚政府何嘗爲人民謀一幸福然於弗萊則崇拜至極地意謂此案雖失敗然其人必能憐貧恤困力行社會黨之平等主義於是棄其職業向人乞得乾饅包數塊徒步向倫敦進發風餐露宿困憊萬狀弗顧也蓋彼之心目中有一極大之希望在而爲人

所萬萬意思不到者彼以爲吾見弗萊君後弗萊君必解衣我推食食我彼之車我可以乘彼之馬我可以馳騁彼之金錢我可以任意揮霍彼乃慷慨者彼乃我等窮人之救主彼決非一毛不拔之富翁可斷言也思至此心花怒放腰脚爲之頓健

行行重行行弗萊君之居宅至矣崇樓聳霄聲勢赫奕勞而勃自慚形穢徘徊弗敢入門者呵之勞乃低聲言曰我欲見爾主人請爲通報門者嗤然笑曰主人乎彼乃國會議員豈屑與若輩窮鬼相見勞哀求不已門者叱曰速去速去主人出矣言未畢卽有一乘華麗之車曳以高大之馬兩匹自甬道中疾馳而出弗萊半坐半臥斜倚車墊上勞方脫帽欲行禮而御者已揮鞭猛擊其首皮破血涔涔下勞乃大聲呼曰弗萊君我窮民也特來請君救濟者弗萊如不聞一霎時車聲轆轤馬蹄得得已風馳雲捲而去

小說會

自由女乎？齷齪兒乎？

(笑梅)

費生者諱其名崑山人父從新疆某將軍作記室晚歲倦遊歸厭城市鬻乃卜居於城南之孝仁村閒居無事闢屋列座集村中子弟授以讀父故名宿執書問難者踵相接村有張某者大賈也慕生父名願以女妻生以幼辭固請不已乃許之時生年十有四而女年十有六也逾年村中大疫生母

罹疾卒不數日。生父又病不起。乃招張至。指生謂之曰。是余子而君婿也。能援以手而俾之成人。余死瞑目。而君女亦不致無所依賴矣。張慷慨指日誓不辱命。既而生父卒。家固貧。桐棺三寸。草草成殮。生哀毀骨立。終日哭泣。目盡腫。生徒亦星散。家中止一義僕。名周誠。兢兢相對。悲慘萬狀。月白風清時。輒淒然淚下。繼念岳父家甚裕。脫以困狀告。當以愛女故而憐及其婿。乃謀諸誠。誠曰。是萬不可。主人病革時。曾以公子托僕竊窺之。彼貌慷慨而心猶豫。不足恃也。去必辱。且聞張女留學滬上。近以暑假歸里。時裝眩目前。後已判若兩人。設見公子。寒酸狀恐傷心。殊甚也。公子宜自立。毋以人爲可恃也。生悚然動容。繼又泣下。誠曰。僕隨老主人十餘年。所得悉出主人賜。願以贈公子。苟得一立身術。彼大腹賈。恐不敢藐視。簞人子矣。蓋生父故後。張頗有悔婚意。而難於啓齒。村之人稍稍知其隱。以告誠。誠故隱以語生也。翌年生以家居非久計。乃肄業於縣立師範。講習所家事。悉以委誠。生性懦弱。質鈍而譎甚。勤半歲。學業大進。試輒冠。其曹心竊喜。念余妻亦入校讀書。嗣後各於畢業後。行結婚禮。其樂當不可支。余家縱貧。而閨房中琴韻書聲。足使此破碎茅廬。陡增光色。念至此。每終夜不合眼。一日周誠忽匆匆至校。謂有縣役來家。出公事。傳公子去。告以讀書處。彼堅不信。迫余偕來。生聞之。驚駭不已。繼念心地坦坦。何所懼。乃告假隨二役。行至縣署。問官卽蒞庭。生素口訥。期

期不能作一詞問官貌甚和藹問姓名年歲畢令書記生朗誦一稟辭乃張氏女要求離婚文也略謂生不務正業日與流氓伍日後斷不能盡養妻義務云云誦畢問官曰汝聞之乎此汝未婚妻之言也汝對於稟中言有不承認者可直言之按法汝果不務正業爾未婚妻之要求離婚其理由甚屬正當也生聞之悲憤填胸久久不能答一詞問官又曰爾無言是默認爾罪也生舉首曰余良家子何敢與流氓伍至謂不務正業余在師範學校肄業語未畢問官愕然曰是不可誑語也生曰堂上如不信請呼二役問之方二役來傳時余固明明在師範講習所內也問官領之曰汝姑退乃傳張氏女生視之眉彎新月腰若細柳短衣窄袖長裙曳地不啻神仙中人不覺目眙神痴問官呼前問狀女殊侖無羞縮態侃侃談自由神聖問官曰爾言生不務正業然彼實肄業於師範學校亦不辱汝也凡離婚者須雙方同意以不完全之證據欲離棄爾未婚夫法律實不爾許也女不屈仍靳靳辯問官止之呼生上曰若願與張氏女結婚乎生曰是父母命背之不忍問官色頓霽乃判女屬生女執不可問官曰是無傷可止訴也女乃憤憤出矯健如風生亦歸周誠已候諸門具告之誠嘆息曰強合之婚姻竊爲公子危矣生歸校悲酸填胸蒙被臥不食亦不語竊念父母見背伶仃孤苦乃至吐棄於未婚妻不禁失聲痛哭更漏四轉始朦朧睡去則又見張氏女姍姍外來執手鳴

咽似哭訴其悔恨者豁然夢醒則一燈熒然風雨敲窗推枕起坐同學生俱春夢方酣也翌日咯血數升病甚同學有知其事者力慰之十餘日病漸愈杖而起益發憤讀夜深猶不釋卷未幾又有二役來傳生蓋女已上訴批發原官重訊也生至庭女已先在觀者如堵牆俱靜肅無語生竊念夢境奇離殆女有悔過意乎時問官詔女前曰爾仍以不務正業爲生罪此適足證爾言之謬女曰彼之無狀不可一一述彼綽號強盜阿二長官試味其名卽足以知其人矣生曰冤哉汝乃以臆造之惡名強加諸人乎村人具在請長官一一問之可也女曰爾言甚辯然余終不夫汝問官乃諭之退詔生曰余觀爾頗誠實子亦知齊大非耦之語乎今日卽強女妻汝然非爾福也生不語問官又於女前緩言勸之女拂然曰我心匪石必不可轉婚姻自由父母亦無禁止權必欲余與齷齪兒結婚姻余願以頸血濺地繼又顧生笑曰天鵝肉此生不得食矣語未畢忽有大聲發於階下曰賤婢無恥女任爾去效野鴛鴦衆大驚視之一蒼顏白髮之老人疾趨案前攬婚約書力撕之片片作蝴蝶飛且撕且言曰賤婢狗眼看人以吾家貧而欲別抱琵琶耶問官大怒呼警吏逐之老人亦怒曰生死由爾余必竟余言衆和之聲大作法庭上秩序亂甚老人續言曰公子猶欲忍氣吞聲娶此敗家精乎實告公子此女與其表兄某有染已私生一男今寄養於河東王某家自由……自由……養漢

子匿私男乃自由耳……言畢抱生頸痛哭曰老主人隨將軍轉戰千里瘡痍遍體今白骨未寒小主人乃受娼婦面辱公子汝當爲老主人一吐氣也言已挾生出趨如風衆聞散問官亦退衆有識老人者謂卽周誠也

笑梅曰此吾鄉事當日審判時記者亦寓目周誠身長貌古類孔武有力者痛哭時聲震屋壁惜操湘音不能悉辨諒亦爽快絕人書中人俱在故諱其名費生現已畢業聞在某校任教員職云

滑稽
短篇

唉……原來是夢

(蘭癡胡子瘦)

檐漏浙瀝如訴怨慕慘澹燈光黯然無色山荆携針線來坐檠畔爲予補敝朽之衣俯首縫紉默無一語予語之曰今何夕乎轉瞬間非四月之廿五乎非儲蓄票抽籤給獎之期乎吾愛其聽諸毋鬱鬱以損嬌軀且忍須臾行看頭等之捷報來也快矣哉吾亦將面團團而爲富翁也願吾妻縫紉如故一若未聞也者而予亦蓬蓬然游於黑甜之鄉

俄聞人言嘈雜萬口同聲曰恭喜……發財……予卽趨而出視果見車載斗量盈庭塞屋其光燦燦然其形纍纍然皆新銀幣也輦金者頻鞠其躬請予點收予數之得九萬五千輦金者曰五成提紅……予曰可輦金者復脫其冠殷勤鞠躬而去

唉……原來是夢

唉……原來是夢

四〇

斯時也鴉雀都靜萬籟無聲予卽嚴扃其戶猶慮鄰老之覬覦復堵巨石然後徘徊於纍纍然之新制幣旁往來旋繞若牛驢之輓磨中心愉快喜極欲狂繼而自思偌大之資如何支配無已當用理財家之無上良策列表以預算之遂一躍而起伏案疾書云

(1) 公益 三萬圓

(2) 基業 四萬圓

(3) 娛老 二萬圓

一救國金 一萬元
二創公學 一萬元
三購公債 一萬元

一置田產 二萬元
二建房屋 一萬元
三設營業 一萬元

一築花園 一萬元
二添裝飾 五千元
三納侍姬 五千元

予書至此予妻忽至目灼灼視予所書而淚痕瑩然如被重愁予急挽其細膩之螭鱗而笑慰之曰吾愛其毋妬吾愛……予納艷妾而與卿愛情決不稍衰卿何傷哉予妻憤然曰君癡耶抑夢魔耶夫婦異鄉三餐恆慮不給焉有薄命女來助牛衣之對泣快將手巾去設法一升粟作晨炊予聆妻言恍然悟爽然失悟吾身之未離蛙步失頃刻之一等獎金也唉……原來是夢……

予夢既醒予妻笑謂予曰今君一夢誠極好短篇之資料盍錄之去呈鈍根或可得五等獎金藉博一日之餐資乎予曰善

著者戲注

小說情
國旗英國葛雷頓著

(松笠)

北美合衆國向墨西哥民主國宣戰後，墨國海口佛拉克拉司，卽爲美艦所佔領。美國海軍人員無數，據艦而守，聲勢赫然。維時墨國都城秩序大亂，凡名隸尺籍者，皆排隊赴敵，步伐之聲，轟轟然。馬軍亦起，蹄聲得得，與輪聲雜，逕而過。土匪蜂起，狂呼殺美人，聲震遐邇。雜以來復槍聲、手槍聲、喧喧嚷嚷，幾乎舉國若狂。

處此嘈雜聲中，有一美少年，年事可二十五歲，獨在辦公室中，擺擋行李。少年爲英產名敵克，其姓黃南，在墨京爲巨商，設肆於麥鬧濶倫街。肆主自居倫敦，而命其姪爲總理，卽敵克也。敵克居墨已兩載，至於是日，全城鼎沸，已無事可爲，乃擺擋一切，匆遽之狀，可掬。肆本臨街，而全城嘈雜之聲，時由窗中傳入。敵克自言曰：「使吾能速竣事者，其樂何如？城中聲勢如此，劫掠之事，必不能免也。」肆中所雇用之墨人，無復一人。至者全肆中，惟敵克一人。敵克自維不能久居，又以佛拉克拉司海口戰雲日亟，遂圖暫離墨京，爲避禍之計。適墨總統威爾泰有令，准於是日晡時，以火車送各國僑民至邊界。敵克黃南亦在其例。惟出境時，必携護照。此事在敵克固非甚難，以敵克同學友曰白倫者，嘗留學英倫，見爲墨西哥陸軍甲必丹敵克之護照，卽由白倫爲之經紀也。

敵克。擗。搗。既。竟。時。已。亭。午。乃。以。帳。籍。入。鐵。箱。而。扁。之。又。取。信。件。之。無。用。者。付。之。一。炬。其。可。用。者。卽。袖。之。復。周。視。室。中。一。過。方。登。樓。赴。臥。室。取。物。忽。電。話。機。鳴。聲。鏘。然。敵。克。持。傳。聲。機。問。曰。誰。耶。則。聞。嬌。聲。答。曰。黃。南。君。在。乎。敵。克。辨。其。聲。卽。曰。耐。麗。吾。爲。敵。克。耐。麗。歡。呼。曰。吾。樂。甚。吾。蓋。以。汝。爲。行。矣。敵。克。曰。吾。少。須。卽。行。汝。今。若。何。吾。意。吾。等。當。相。逢。於。車。站。耐。麗。曰。否。吾。不。能。行。頃。遭。奇。變。有。軍。士。無。數。闖。然。而。至。巡。捕。吾。翁。去。矣。敵。克。大。驚。曰。何。哉。乃。捕。若。翁。去。耶。耐。麗。曰。若。輩。皆。言。嘗。檢。吾。翁。寫。字。檯。得。報。告。一。紙。謂。爲。吾。翁。通。叛。黨。者。敵。克。曰。此。必。謔。言。女。曰。然。此。殆。有。仇。人。構。陷。耳。然。吾。懼。甚。蓋。恐。吾。翁。或。將。不。測。吾。又。子。身。獨。處。逆。旅。中。憂。心。如。焚。君。爲。我。唯。一。知。友。緩。急。相。依。未。知。君。能。來。此。否。敵。克。曰。是。何。待。言。吾。當。卽。至。女。曰。君。果。來。亦。甚。危。此。時。通。衢。中。之。人。民。皆。怒。目。仇。視。僑。民。敵。克。曰。此。何。慮。吾。一。刻。鐘。內。卽。見。汝。共。圖。救。若。翁。女。謝。曰。幸。甚。行。再。相。見。敵。克。亦。曰。行。再。相。見。且。自。寬。慰。

敵。克。釋。傳。聲。機。焦。急。之。狀。至。難。言。喻。卽。時。取。帽。疾。趨。出。室。至。室。門。臨。街。處。忽。又。停。足。不。行。自。念。身。有。護。照。固。足。以。資。保。護。然。護。照。中。言。僅。至。車。站。耳。設。有。不。測。者。奈。何。繼。又。轉。念。可。愛。之。美。人。耐。麗。此。時。不。知。作。何。狀。蓋。敵。克。與。耐。麗。父。女。甚。相。得。耐。麗。之。父。名。葛。倫。德。美。產。也。僑。寓。墨。京。爲。美。國。某。製。造。廠。之。總。理。人。與。敵。克。時。相。過。從。敵。克。曰。耐。麗。之。言。良。不。吾。欺。彼。翁。必。非。與。亂。事。者。此。殆。其。仇。家。構。陷。耳。

雖然彼所謂仇家者誰也。乃出毒計以……敵克不語。目光灼灼。然已而切齒曰。此必孫滔思惡僧耳。彼以耐麗不與之親近。嘗引爲憾事。今必乘機以陷耐麗。父女用爲報復。敵克言次。忽有土匪繞門呼嘯而過。其聲漸遠。敵克亦不爲動。啓門外。矚即轉身上道。直向逆旅而去。且行且自語曰。彼姝遲我久矣。吾無論入險與否。必一面心始得安。

孫滔思者。一弱冠之少年。風儀秀美。唯膚色黎黑。爲墨西哥人之表證。孫之父富於資財。爲墨京有聲譽之人。嘗懼其子無業。爲言於耐麗之父。使執一役焉。孫於是得習美國人各種營業之術。當耐麗與敵克在電話中談論之晨。孫滔思逕向密拉勿羅逆旅而去。是時沿途頗擾攘。孫滔思絕不爲意。悄然入逆旅。亦不出名刺。求見誰氏。第拔一侍者。小語數四。卽出銀犒侍者。遽移步登樓。造一精緻之室。此室非他。卽耐麗父女所賃居者也。

耐麗見客闖入。愕然起立。兩行珠淚。猶奪眶而出。徐出羅巾。拭去之。舉首面容。忽見客已近前。鞠躬甚敬。女急引退。孫滔思曰。頃聞尊君已被捕。鄙人聞之不勝志忑。女顫聲應曰。然吾翁被捕矣。吾翁本無罪。然彼等乃竟捕吾翁去。孫滔思曰。吾固知尊君無罪。其遭捕實爲冤抑。方彼等來檢尊君寫字檯時。吾適不在。嗣聞人言。軍士曾檢得尊君手筆。其中乃有消息通告敵人者。女曰。吾翁與此曹

素味平生此必有人陷之耳。孫滔思曰：吾亦云然。尊君素謹飭，必不爲此。此必有人圖害尊君，故預爲栽贓也。吾信彼之無罪，不久卽白。幸女士勿耿耿於心，女凄然曰：吾翁行且槍斃，吾將何以救之？孫滔思曰：是未必然。吾聞人言第禁錮之而已。後此之事，鄙人自當留意。此時且請女士偕我歸家。吾父母甚樂爲女士扶翼也。

女侃侃言曰：吾不能往，且吾又何爲偕汝往？孫曰：此事要自有故。因女士在此非樂土也。女曰：吾何懼之？有卽有警告者，吾初不在意。且吾知無人敢加害於余者。孫曰：女士聽余吾意，女士必得一人爲保護者，故不得不促女士行。女曰：吾再告汝，吾不行也。吾今暫留於此，以待黃南君彼行，卽至爲余保護，且將設法以全吾翁。

孫滔思曰：汝謂黃南耶？彼爲異國人身，且不保何有於汝。汝若信之，直自誤耳。女曰：吾之信彼，乃過於汝，以彼爲吾友，而汝則否。請速行，勿溷我孫。赧然曰：吾本不樂爲此，以吾之護汝，乃天職耳。汝宜卽隨吾行，否則吾將（句）孫言至此，見女將避入旁室，乃一躍而上，直前執女掣令卽行。女乃大怒，力掙且號救。

室門忽闢，敵克直入，以一手捽孫滔思，一手摑其面，罵曰：惡僮，敢無禮。孫受擊不能支，踉蹌向後而

跌○隨○卽○大○怒○面○色○皆○白○急○起○握○拳○直○衝○敵○克○敵○克○復○一○掌○中○孫○滔○思○之○頤○孫○復○跌○耐○麗○驚○視○見○爲○敵○
克○含○淚○挽○其○臂○孫○滔○思○已○起○頭○部○血○出○涔○涔○然○卽○於○衣○囊○中○出○小○刀○敵○克○見○狀○直○前○執○其○手○奮○刀○擲○
窗○外○怒○罵○曰○汝○惡○犬○汝○弱○蟲○吾○適○在○門○外○已○略○聞○汝○言○此○女○不○從○汝○請○正○復○大○有○見○識○汝○竟○敢○誘○之○
入○陷○阱○孫○滔○思○吾○今○告○汝○吾○知○彼○翁○之○遭○捕○乃○汝○之○所○爲○寫○字○檯○中○之○紙○片○亦○汝○之○所○栽○埋○此○事○果○
確○汝○必○於○早○晚○間○得○奇○報○汝○記○之○今○且○速○行○不○行○吾○將○重○創○汝○

孫○滔○思○悄○然○不○語○怒○容○可○掬○其○黎○黑○之○色○一○變○而○兇○惡○之○態○盛○額○視○耐○麗○繼○又○視○此○不○列○顛○之○少○年○
若○飲○恨○極○深○欲○割○刃○其○人○以○爲○快○者○已○而○岸○然○曰○奇○報○耶○唯○汝○乃○得○奇○報○耳○吾○將○以○奇○報○畀○汝○吾○誓○
必○報○吾○之○仇○汝○不○列○顛○之○狗○汝○今○日○豈○在○爾○國○耶○敵○克○曰○足○矣○汝○速○行○孫○滔○思○怒○目○視○敵○克○敵○克○迫○
之○使○去○孫○滔○思○乃○啓○門○返○身○外○行○門○亦○隨○闔○

此○時○女○驚○甚○敵○克○雖○佯○爲○無○事○之○狀○而○不○豫○之○色○見○於○面○旋○笑○謂○女○曰○吾○久○欲○以○老○拳○飽○此○儉○今○始○
實○行○女○泣○曰○君○若○此○與○彼○成○仇○矣○彼○此○行○必○不○利○於○君○敵○克○曰○彼○何○能○爲○彼○所○恫○嚇○者○皆○不○足○懼○女○
曰○君○何○自○信○乃○爾○試○念○此○間○所○以○待○僑○民○者○何○狀○吾○度○孫○滔○思○行○後○必○糾○土○匪○以○攻○君○矣○敵○克○曰○耐○

麗汝何惶爲須知不列顛國旗在是足以庇余卽汝亦無人敢欺之者唯逆旅中不能久居耳女曰吾父不見釋吾亦終不出此城敵克曰汝豈不解吾意耶吾令汝離此蓋以避彼人也吾今携汝往吾英公使署吾與汝卽在彼小住女曰果耶噫不意君之高誼如此敵克曰此何足云高誼僅可云天職耳汝方在患難中吾之地位又與汝相同吾等今行矣汝已準備乎女曰否吾尙欲携物數事偕往敵克曰可唯宜速行愈速愈佳女曰爲時必不久吾將略檢衣服銀錢珠寶等類汝且待之女言已卽轉入旁室五分鐘後手携一小篋而出敵克卽代爲提挈方欲舉步忽聞呼嘯之聲大作足聲雜遝耳爲之震敵克與女傾聽良久急走近窗口探首於外則見一羣軍士可十餘人走上階石直趨逆旅大門如潮而進

女見之面色灰敗顫聲問曰汝意彼等來此何爲敵克曰我思彼等來此乃爲我耳必孫滔思遣彼等至又曰誠然彼儉固在也今入矣女曰吾等將何爲彼等之來殆爲我二人耳敵克曰女士勿驚彼等不敢傷汝女曰是未必然且彼等或捕汝去而槍斃汝奈何敵克曰吾雖不敢決然彼等未必敵爾吾料孫滔思必以誓言誣我矣耐麗汝觀之吾將與彼等決鬪女曰汝携手槍乎曰吾不幸乃

未携來。然吾必與之力戰。耐麗汝應助我。今事已急矣。勿再少緩。

敵克言已疾趨門。次闔其門而鍵焉。復與女昇一極重之榻。用以拒門。榻上益以桌椅等沈重之物。室中遂若嚴城。部署甫竣。樓下軍士已轆轤登樓。羣以手推門。令開。敵克不答。軍士乃以槍柄擊門。敵克在室中。手無寸鐵。知事已不可爲。然殊無懼色。從容謂女曰。耐麗聽之。此時吾度已有救我者。至矣。

敵克與女在圍城中比肩而立。女緊旁敵克以纖手攀敵克之臂。此時門外擊聲益厲。雜以怒喊聲。融成一片嘈雜。門板受擊。其聲咭咭。未幾門頂已洞。門之上樞亦斷。門外之軍士各以槍柄亂擊。觸椅椅。落觸桌。桌冽已而豁。然一聲床架與門俱內傾。隊長先入。衆軍相繼躍入。最後尙有一人面現怪笑。則孫滔思也。

孫滔思謂衆曰。吾所告卽是人。是人乃美產。卽今晨所逮捕爲內間者之同黨。敵克大怒曰。汝謊言欺飾之。僮吾安得爲美人。汝久已知我爲英人。今乃面欺何也。孫滔思曰。吾知汝非英人。汝亦無術。足以證明汝爲英人。敵克曰。吾自有術。足以證明吾固有友在使館中。孫滔思冷然曰。汝縱有友。此時亦無人爲汝傳消息。汝生命卽在吾人手中耳。

敵克聞言不覺氣沮。自思衣袋中尚有出境護照。可以自衛。然而護照中僅著姓氏。而無國籍。仍不足以自明。衆軍見敵克無辭。逕前執之。他一人亦伸其巨靈之掌。執耐麗之皓腕。此時耐麗驚懼萬狀。然無術可以自脫。遂即受縛。先是衆軍得逆旅中消息。狐疑未敢遽動。孫滔思以金錢餌之。乃聽爲用。蓋此等軍士。本係市井無賴。見利即動。而孫滔思則沾沾自喜。以爲復仇之目的已達矣。

孫滔思謂衆軍曰。卽携是二人者去。此米利堅之狗。違法拒捕。罪在不赦。可無須審判。卽行槍斃。此女爲晨間所捕。爲內間者之女。罪應連坐。令先見此人。槍斃後付之獄。

敵克大呼曰。吾頃已言吾非美人。那得不分皂白。此儉以恨我。及此女之故。向汝曹作謊言耳。汝曹果欲捕我去。必得公正之裁判。并予我自證之機會。吾固英人。汝安得槍斃我。汝果爲之。吾知大不列顛之槍。必向墨西哥之城。蓋吾國。孫滔思卽曰。汝國乎。汝之國乃合衆國耳。汝國人固好爲妄言。汝行見汝國人盡蹴出佛拉克拉司矣。

敵克狂呼曰。汝不名譽之荒僮。吾恨不能加手於汝。遂力掙欲圖自脫。然持之者甚嚴。仍不得脫。此時耐麗見孫滔思吐其實。不得已向之乞哀。令釋敵克。然爲笑聲及威嚇聲所震。竟不得言。衆軍拽之出室。女遂泣涕不已。敵克亦爲衆軍簇擁而出。自分已無希望。不久將死。蓋入穿之虎。幾何其能。

免者

孫滔思罵曰：汝狗吾固嘗云復仇，今何如者？敵克無言，隨衆軍下樓，離逆旅上道，路上行人絕寡，蓋是日警報最急，故居民多閉門不出，僅少數人隨衆軍至行刑場，而觀衆軍扶敵克倚牆立，卽縛其兩臂，軍士十二人距敵克數步，雁行而立，取手中槍，檢子彈，隊長令曰：速行事，吾儕尚有他圖，衆軍皆噉應，敵克惶急，萬狀知事已至此，無可奈何，惟瞑目待死而已。旣而大呼曰：吾尚有最後之一語，吾固英人也，汝曹記之。孫滔思斥之曰：汝狗敢多言，汝卽自爲祈禱，耐麗流淚被面，狂呼曰：勿殺其人，吾知其入固英產也，言已狂跳，欲立身於行刑者與敵克之間，女蓋以敵克之得禍由於已之招致，故欲以身代死，然執女者持之急，竟不能脫。

軍士檢槍旣竟，徐徐拄槍於肩，以槍口向敵克，敵克怒目視槍，若英雄之就戮，女見之，復狂跳，繼以狂呼，軍士以手掩其口，令不得聲，隊長兩唇顫動，方發聲呼，開槍突來，一人大呼止，止軍士愕然，回顧見一人自馬車上一躍而下，身襲墨西哥軍官之衣，儼然一少年也。

少年疾行而上，排衆直入敵克與女見之不覺如飛，將軍之從天而下，敵克大呼曰：天乎，密革爾，汝竟至耶？老友救我，救我勿令我爲諸僮所害，此少年非他，卽敵克之同學友甲，必丹白倫也，白倫愕

然視敵克謂隊長曰何事乃爾隊長曰此美人圖害我政府故槍斃之白倫曰汝誤矣彼非美人乃英人也吾敢矢言非謊語且敢深信其人無罪隊長曰彼已有人告發白倫曰告者誰氏隊長指孫滔思曰卽此少年耳此人先來報告吾等往捕彼竟拒敵白倫曰吾今有令令汝卽釋是人隊長曰吾乃無從受君之令此人必置之死白倫願謂孫滔思曰陷敵克者乃汝耶吾知其故矣孫滔思夷然曰任汝思想自由汝無端干涉殊非明哲白倫曰汝獠犬吾之來乃救是人耳孫滔思曰汝能救卽救之吾等見汝之能救其人也

此時墨西哥城中但有軍律無復人道軍士欲何爲者任自爲之而已且衆軍旣得孫滔思之賄逮捕敵克而置之死固不須受甲必丹白倫之干涉以乘軍不在甲必丹權力之下故衆軍了不在意先是白倫乍至衆軍皆下槍至是復舉槍候令卽發敵克及女驚懼不勝耽耽視白倫白倫反復辨難終不見聽勢已無救矣

白倫乃曰敵克吾力盡矣而終不見效此諸僮乃決意言次忽若猛省者疾伸手衣囊中取一物出赫然一不列顛國旗也白倫急展旗乘衆軍擊槍將發之際躡身至敵克之前以身蔽之高揚國旗曰汝等可擊矣此旗爲吾友邦之國旗卽足以衛吾友汝等敢擊者趨擊之

衆見之寂然良久。隊長躊躇不敢動。已向衆軍點頭。令復下槍。衆人互視。以目竟不敢縱擊。國旗下之人。白倫謂敵克曰。老友。汝無憂矣。遂執敵克之手。曰。吾正覓汝。欲以是旗與汝。令汝赴車站時。孰是以自衛。不謂汝已至此。吾一時情急。不卽將去。幾悞大事。

隊長自度此英人實非有罪。不如釋之。爲常。遂命軍士釋敵克。并釋耐麗。女旣釋。卽趨而至敵克之前。喜極而哭。此時適聞左近有變。衆軍遂向敵克等道。歉卽時整伍。他往。孫滔思復仇之計。畫旣經。失敗。欲隨衆軍。他適。甲必丹。白倫止之。不許行。卽呼敵克共獲之。孫滔思力鬪不得脫。乃傲然曰。汝釋余。爲上汝之捕余。無理由。之可言。白倫曰。吾步得無理由。今晨葛倫德君之被捕。吾已廉得其情。吾極知其人無罪。特汝從中搆陷之。故至於是。敵克曰。密革爾言然。吾固深知其事。爲誣。白倫曰。然則吾等以何術得白葛倫德君之冤。敵克曰。此又一問題。吾意不若一搜此人之身。白倫曰。汝言極當。汝執其人。吾任檢察事。二人乃搜孫滔思之衣袋。已而得紙一束。白倫取而視之。欣然有喜色。曰。在是矣。此爲一商務上之信件。經葛倫德君簽字者。其他一紙中有消息。關於亂黨者。此爲僞造文書草稿之一。卽此僞陷葛倫德君於罪者。敵克歡然曰。幸哉。此一檢耐麗大呼曰。據二君言。吾翁之無罪已證明矣。吾之快樂無極。吾之感激亦無極。甲必丹。白倫。汝誠爲吾等之摯友。汝誠爲吾等之

摯友

孫滔思見事已敗戰慄不已乃乞哀於白倫願供其實請即釋縛白倫搖首願謂敵克曰前途來者即吾標下之士吾將遣工人送君等并以吾之令介紹君等於不列顛公使館吾偕餘人携此僮往宮庭告知威爾泰總統彼爲吾之母舅汝所知也彼得吾言必立爲昭雪葛倫德君必即時釋出今日午後汝偕女士赴車站即可與葛倫德君相見矣敵克吾等暫別行再相見汝今以諸事付余余自能一一爲之遂縱步向前途軍士所在而去

留墨西哥之美僑皆被墨人之虐待幾於歌行路難以此敵克及女託庇於英使館可數時午後至車站見避難者無數皆在月臺待車敵克及女排衆人而入見葛倫德與白倫咸在女一見父即奔入懷中歡欣之態非可言喻白倫以手拍敵克之肩曰吾友何如大事定矣大總統之爲人有時不免過於嚴酷然其素性慈祥得孫滔思之供辭後命即釋葛倫德君而狡惡之孫滔思則將置於獄中爲數月之監禁敵克執其手曰汝誠爲吾唯一之友吾將永不忘德

白倫自此遂爲葛倫德敵克及耐麗之摯友未幾車開敵克等皆登車而去而甲必丹白倫猶執帽遙揮至人面不可見始已

軍人小說 真是男兒

(瘦鵠譯)

當一千八百十五年六月十五日之夜十一句鐘時法蘭西之大軍已整頓全神準備一場血戰而博全世界最榮譽之勝利時有軍官六人圍火而坐僉默然無語狀至岑寂當此岑寂中一戰馬忽迎風而嘶則有一瘦小之人影衣褐色衣自暗中搖曳而出現其面目於熊熊火光之中舉手與諸軍官爲禮卑亞爾勒洛希者參將也方嗅其鼻烟至是則張口睜目眦此不速之客紆徐問曰吾之小友爲上帝及天上諸神故幸即見告只此一剎那間子果從何處跳出者客翹其一指遙指北方曰吾適從彼處來與同伴數人往來旁皇者竟日矣卒得達吾目的行將投身以入大軍諸軍官目此瘦小之人飄然而笑而是時之爲狀亦至可笑蓋諸軍官皆頷頷乃愈形是人之瘦小相對而立直如小鷄之見天鵝度其長殆不滿四尺初無嶽嶽之致顧面上則現傲然自得之色一似全軍之大將也者六人中之一人亟詢曰伙伴請告吾以姓名其他一人亦笑而言曰所隸者爲何營亦乞見告客立挺其身使直若欲與諸軍官一比修短撮三指力撚其鬚角作蹇態繼朗然答曰予於同伴中向以志願兵哀梯奈著而一般知友則都知吾完全之姓名予哀梯奈亞猛卑亞爾勒洛希格朗是諸軍官聞此冗長之姓名且有太皇帝之大名拿破崙三字雜其中似藉以自炫則皆闕然

大笑笑過甚。眼淚乃亦迸落。輔頰盡濕。哀梯奈諗。若輩輕己。遂大怒。撚其鬚。益力呼吸。中己申申而。嘗惟亦不敢作聲。恐挑若輩。怒居頃之。笑聲已寂。卑亞爾勒格朗乃問曰。吾之小友。汝此來。究爲何。事哀梯奈。暴聲答曰。吾事實與皇帝有關。卑亞爾疑爲誤聽。喘息呼曰。關皇帝耶。哀梯奈厲聲曰。吾之佳人。吾語初不含糊。子設非聾人聽之。必能了了。願吾亦雅弗欲與子刺刺。但告子。吾此來實欲覲皇帝。陛下足矣。時卽有一軍官發爲訕笑之聲。撓言曰。君欲覲陛下。是否將與議軍國大事。哀梯奈受此譏彈。夷然如弗聞。但以嚴冷之口吻答曰。吾初非來此。受若曹鞫訊者。質言之。但欲求陛下許吾一見耳。願斯時實彌覺罷。甚若曹如不以吾爲無禮者。吾將在是假寐也。語旣卽以其灰褐色之外衣密裹其身。偃臥於地。須臾已沈沈入睡鄉矣。

翌日昧爽。斗有一傳令官來奉皇帝命。召此志願兵。哀梯奈於一小時中。前往覲見諸軍官。一聞此突如其來。出人意表之命令。都爲之愕。貽而哀梯奈則大悅。立距躍而往。逕入皇帝駐蹕之帷幄。維時拿破崙方署名於重要之文牘上。狀殊栗六。且署且口授其秘書作書音吐。乃清朗無藝。當此瘦小之人入幄時。則卽舉其鷹麟之眸目之作淺笑。蓋自昨宵以來。此奇人哀梯奈之名。不知如何已傳入其耳。故是時賜以平昔人所不經見之一笑。繼卽柔聲問曰。吾友若果以何事見朕。哀梯奈力

鼓其勇氣放聲答曰小民意欲入陛下之軍隊良以吾平日之生活直麻煩欲死不如荷戈上沙場樂耳拿破崙注視其面又詢曰若姓名云何哀梯奈則又直其身挺其胸一如前狀似不如是其姓名出口時聲且低抑而弗揚脫其喉舌能化作禮拜堂中之巨鐘者則哀梯奈於意當益得爾時即朗朗答曰陛下予於同伴中向以志願兵哀梯奈著而一般知友則都知吾完全之姓名予哀梯奈亞猛卑亞爾拿破崙勒格朗是皇帝又微笑曰汝以朕名拿破崙故亦自名是足見汝之重朕朕爲有光矣語時貌雖溫藹而其聲則不甚溫藹雖匪同鋼鐵之堅硬然亦不亞於金銀而哀梯奈則莊容答曰陛下言重是實小民爲有光耳皇帝曰汝之此來意欲入吾軍隊乎哀梯奈曰然陛下是爲小民唯一之希望唯一之志願拿破崙歡然言曰聖彼得在上朕又得一干城矣遂展手輕按桌上。一呼人之鐘須臾即有一傳令官入拿破崙立謂之曰速冷納大將來此朕將與彼一語傳令官舉。手行禮肅然退半响冷納大將已應召而至拿破崙即歡呼曰嘻冷納適纔來一少年殊可人意噫。吾乃健忘竟已不記其姓名哀梯奈立曰小民爲哀梯奈亞。哀梯奈方欲發此纍纍如貫珠之聲調報其大名而拿破崙殊弗能耐急間斷之曰朕知之朕知之冷納此少年意欲入吾軍隊而朕則殊不謂然哀梯奈大呼曰陛下此陛下二字直挾哭聲而出聽之彌覺悽惻皇帝又謂大將曰否

否朕意不欲使彼入軍隊而錄之爲朕扈從之臣哀梯奈低呼一聲立踞於地親拿破崙手喃喃然言曰陛下厚澤深仁小臣實不知所報然陛下朕欲哀梯奈勒格朗效死者謹當以生命聽驅策也拿破崙掉首曰朕實大忙汝勿絮絮爲冷納汝其導甲必丹勒格朗去指示一切二人遂相將行拿破崙目送兩背影去漸遠天顏上笑容乃半展悄然自語曰吾拿破崙蒲那伯脫今日破題兒第一回作一無謂事也

長天已破曉矣英國之惠林頓率其貔貅之師長驅而來刀槍爲朝日所燭作作放奇光法軍中似已隱約見之拿破崙則立召諸將開緊急之軍事會議與議者可十數人哀梯奈亦列席冷納大將卽起立申言謂普露士大軍已在英軍之後勃路荷德軍大將野心勃發意將來此梗吾師也皇帝面上如籠一重烏雲大聲曰吾人豈無術以羈勃路荷之進行乎朕意當設策使彼誤入歧道俾緩緩而來俟吾師與英人交戰後則來亦無及吾且如巨隼之展其兩翼飛遍全世界矣大將奈曰陛下是策恐弗能行勃路荷何人豈易欺者拿破崙厲聲曰汝謂是策弗能行乎然而吾必行之謂吾不信當誓之天奈曰願吾軍中能導勃路荷入歧道者殊無其人將奈何奈大將之語甫已卽有一人揚聲言曰孰謂無人其人卽在是衆亟回首視發言者則爲哀梯奈一手方弄其鬚容色殊怖人拿破

崙如未之見大呼曰其人爲誰趣告吾以姓名彼果能羈普露士大軍之進行者吾當擢之爲法蘭西之大將哀梯奈兀立如山朗朗答曰陛下其人匪他卽哀梯奈亞猛卑亞爾拿破崙勒格朗是皇帝欣然呼曰吾友汝其好自爲之大將之節決屬汝矣哀梯奈舉手行一軍禮匆匆出瞬卽於諸軍官歡呼聲中躍馬如飛而去

斜陽已隱天上徐徐羃其黑幕此瘦小之人奔波已竟日仍馳騁如故入夜無月四望如漆馬蹄乃斗陷入一車轍中并力自拔弗能起遂墮哀梯奈於數尺外哀梯奈墮地立暈比蘇則見杲杲之日已染大地爲玫瑰色遙聞遠處礮聲殷然起於左方哀梯奈乃微呻知本國大軍已與英軍交戰而皇帝之命令尙未實行自顧已身則已受重創骨骸肌膚都作奇痛顧念無論如何必當阻勃路苟之進行庶本國大軍得以無梗而吾亦有以對大皇帝之知遇此去雖瀝血糜身亦所弗恤念至是遂力振其身而起一步一躡至於昨宵墮馬處見馬已死欲騎弗能騎則仰天微唱自舐其乾燥之唇喉際亦覺渴甚彌復難堪舉眸四矚第見此一片平疇初無滴水可尋無已則掬其堅決之色於面上又踉蹌而前詎久久不得普軍所在卽普露士一槍一刀之光亦初未映入其眼簾而飢渴與憊罷則已侵尋交迫身幾弗能復支彳亍久之始瞥見一茆舍相去殊不遠哀梯奈卽力自振刷趨

至。菲。舍。前。舉。手。叩。關。少。選。卽。有。一。法。國。婦。人。應。聲。出。啓。關。見。哀。初。不。辨。其。爲。法。蘭。西。之。軍。人。將。麥。戶。入。哀。梯。奈。立。伸。足。踰。闕。弗。聽。麥。柔。其。聲。言。曰。馬。丹。勿。爾。吾。知。馬。丹。必。不。麾。拿。破。崙。蒲。那。伯。脫。大。皇。帝。之。軍。人。於。門。外。者。婦。一。聞。拿。破。崙。名。則。立。迎。哀。梯。奈。入。餉。以。佳。肴。飲。以。旨。酒。餐。已。卽。燃。一。煙。斗。吸。之。哀。梯。奈。旣。療。其。飢。渴。氣。乃。立。王。半。小。時。后。卽。謝。主。婦。而。出。菲。舍。欣。然。就。道。行。未。久。得。一。逸。馬。鞍。轡。悉。備。卽。一。躍。上。疾。馳。去。良。久。始。見。普。露。士。刀。槍。之。光。映。日。如。雪。哀。梯。奈。引。吭。高。呼。聲。如。裂。帛。卽。一。躍。而。進。仆。於。一。普。露。士。軍。官。之。前。喘。且。呼。曰。趣。携。吾。往。見。勃。路。苟。大。將。軍。官。不。之。顧。則。又。大。呼。曰。茲。事。體。大。汝。奈。何。置。若。罔。聞。吾。實。奉。吾。大。將。軍。惠。林。頓。命。來。有。要。語。奉。白。趣。携。吾。往。勃。路。苟。大。將。許。軍。官。至。是。則。亦。不。得。不。從。遂。扶。哀。梯。奈。入。勃。路。苟。之。帷。幄。哀。梯。奈。操。其。純。熟。之。英。語。與。勃。路。苟。語。自。稱。爲。英。軍。中。之。一。軍。官。此。來。實。奉。惠。林。頓。大。將。命。囑。普。露。士。大。軍。占。據。滑。鐵。盧。北。方。八。十。里。外。一。要。塞。勃。路。苟。聞。語。殊。深。信。弗。疑。款。哀。梯。奈。意。至。隆。渥。諸。軍。官。亦。皆。加。以。敬。禮。是。晚。普。露。士。大。軍。卽。準。備。出。發。而。哀。梯。奈。則。擬。潛。逃。十。時。半。百。凡。都。備。哀。梯。奈。外。衣。之。紐。邊。脫。露。其。胸。際。之。勳。章。旣。覺。亟。掩。之。顧。已。爲。左。近。一。普。露。士。軍。人。所。見。大。聲。呼。曰。諸。伙。伴。趣。來。是。人。實。爲。法。蘭。西。人。軍。中。諸。軍。人。皆。大。震。紛。然。奔。集。哀。梯。奈。知。事。已。敗。露。弗。逃。且。立。死。因。卽。跨。其。馬。飛。馳。而。去。不。十。碼。而。槍。聲。已。砰。然。作。背。際。似。爲。熱。

鐵所烙痛乃萬狀嘶聲作低呼身遽向前仆伏馬頸上然仍忍死須臾力趣其馬行狂奔終夜初不少停十八日破曉時哀梯奈猶伏馬上聞砲聲精神復振仍趣馬進未幾歡呼之聲匹起而哀梯奈已自馬上墮適墮於拿破崙皇帝之足次時拿破崙方視此滑鐵盧一片戰場見哀梯奈墮則大駭立俛而撫其身作歡聲呼曰嘻吾小友哀梯奈歸耶吾之小友所事如何哀梯奈半振其身且呻且答曰陛下小臣辱陛下命矣實以小臣蠱心浮氣竟爾失敗語時大呻又踣於地拿破崙曰是已足矣彼普露士軍既遲遲其來吾輩卽能磨厲以須臨陣時不致蹙蹙靡騁吾友汝益吾實匪淺吾至感汝居頃之哀梯奈痛少已乃舉此行之崖略爲拿破崙告述竟拿破崙磬折曰勒格朗大將君此行實大爲吾輩盡力哀梯奈支其一肘於地驟然微笑曰大將勒格朗大將尋又發其低弱之聲言曰陛下吾爲此大將之時已暫矣今而後不能復爲陛下宣力陛下其恕吾拿破崙曰勒格朗汝胡作斯語來日方長朕當觀汝身經百戰耳哀梯奈曰陛下吾已無此希望且乘化歸盡與聖彼得閒談去矣語時聲拖曳而長惟益復低弱幾於令人弗聞旋又力振其吭言曰吾此去聖彼得如般般垂問曰『吾友君何名』則吾且答曰『予於同伴中向以志願兵哀梯奈著而一般知友則都知吾爲法蘭西之大將哀梯奈亞猛卑亞爾拿破崙勒格朗』言次莞爾而笑展雙臂仰後

仆鳴呼哀梯奈死矣死矣拿破崙脫其三角之冠俯首至於肱次發爲悲惻之聲曰勒格朗大將真是男兒

滑稽
誰之子

(行樂)

一日新聞報廣告欄揭一短小之廣告以二號字標其題曰僱僕揚州老三驟讀此行尙未辨其作何詞忽呼其妻曰此佳運也喜喜速來讀此喜喜或卽其妻小字耳

一聲響應喜喜果至懷中尙抱一襤褸兒繼又提其破喉嚨言曰老三爾夢魘耶吾家有何大事值得如此驚擾况老娘眸子雖大照例不識字爾奈何呼我讀報以我思之爾亦未必爲文曲星認得幾個大字便欲裝腔作勢驕妻子耶語次忽又撫摩其兒曰幾嚇煞吾小寶矣

揚州老三未讀廣告原文先得喜喜夫人一段演說幾老羞成怒遂作莊嚴之答詞曰喜喜……予詎非欲謀事耶適見一雇僕之廣告而喜蓋機會與佳運均至矣又焉得不喜喜極故失聲呼也爾奈何喋喋不休

喜喜曰爾真欲出外爲人傭工耶食指浩繁坐吃非計爾之出宜也雖然爾初次爲此宜擇一良主人庶不致貽後日悔爾其取報讀之我爲爾決去就焉

揚州老三至是乃讀報之全文曰

雇僕 茲有崑山路八十四號洋房內張公館欲雇用男僕一名專司管門之役並洒掃拂拭等事以外省人而老成持重者爲合格事少酬重有意者來本公館面談可也

喜喜曰此事絕佳爾初次爲人僕祇宜擇此等輕事試之其繁重者恐非爾所任且彼廣告中欲得一老成持重之人非吾夫莫與選我贊成此舉爾其速往

老三曰談何容易予固首肯而彼方之意未可定也予須先往一談求彼以合格二字答覆我則事諧矣言畢整其帽拂其衣上之微塵欲去喜喜忽問曰爾尙歸否老三曰詎不歸者卽事妥亦當回宅一別吾妻及愛兒也言畢推門竟去

崑山路八十四號之巨宅一少婦寓焉張姓夫婿經商於港埠垂一年矣閨中僅一女僕爲伴往者亦恆用男僕一人然皆久住上海之油滑輩至不稱意故此大雇人乃不呼之於薦頭行中而登廣告以開賢路也

應徵之揚州老三循例先按門鈴女僕應聲啓扉詢以來意老三以願受傭答女僕矚其稍待卽入內稟其女主人少頃女僕出謂女主人召見老三荷此寵命忽驚忽喜不覺已隨女僕入內見少婦

鞠躬者再不敢正視靜立以待命少婦詢其姓氏畢復指點其應作之事略謂此間事甚少樓上
 室二間予及女僕居焉一切歸女僕伺應爾不過司樓下洒掃看管之役月薪四元亦不爲薄爾如
 願任此者予亦頗願納爾惟與爾約予素好清靜爾之親戚勿論老幼當不許其來此爾尤須簡出
 則事安矣老三觀此華麗之室莊嚴之女主人曷敢再進一詞唯唯而已少婦遂囑其回家携行具
 來自明日始爾爲吾家僕矣

老三鞠躬而退出門又與女僕別狂奔至家面有喜色遽呼其妻曰事諧矣月薪四元而事又至輕
 僅可洒掃看管而已喜喜曰此真大佳事然則爾以何日往老三曰明日喜喜曰明日耶然則爾明
 日不在家中矣自明日起匪特我不能見爾卽此懷中呀呀學語之小寶亦不能見其父矣言畢相
 視慘然繼之以泣老三強悲爲歡乃慰其妻曰吾輩窮愁厮守終非長策茲因謀生而爲他人之傭
 月得番餅四元爾母子可溫飽矣况我非遠行仍在上海奚戚戚爲

翌日老三別其妻而往新主人家喜喜懷抱小寶送之如將有久別者其情至哀卽老三視其妻撫
 其兒亦不能自持輒偷彈其眶際之淚繼念時不可遲遂毅然別其妻子揮其速歸惟最後告妻一
 言謂主人惡露煩爾不宜數數探視予予有便卽來視爾並購玩具食物以悅吾兒喜喜漫應之視

其子而泣。小寶亦呱呱而泣。若知其父之將去者。其實小寶尚不滿歲。又焉知者。

自茲以後。老三遂爲張宅之男僕。每日承女主人意旨。洒掃庭除。啓納門戶。如有一定功課。無可記者。惟得閒請於主人一省其妻子。妻子見之。均狂喜。叙瑣事。雖萬言不倦。然老三恆匆匆別去。不敢久逗。以觸怒其主人。某日女主人得一電云。其夫將於某日歸矣。大喜。屈日卽偕女僕往太古碼頭躬迎。其夫行時。囑老三看守門戶勿怠。

老三自女主人行後。獨守此岑寂之屋。念妻兒不已。忽聽門聲。急老三默語曰。主人主婦雙雙歸矣。然來何速耶。亟開門。避之。忽聞一種破喉嚨之聲曰。老三吾今日見汝矣。小寶速呼若父。噫。詎不識耶。小寶果張目視。笑容可掬。呼爸爸一聲。老三聞呼。始恍然曰。小寶兒來耶。喜喜爾來此何爲。喜喜曰。爾未歸家者。半月矣。予念爾甚。今特來視爾。爾近無恙。予滋喜爾。觀小寶益長大。博人歡矣。老三曰。兒誠能悅人意。然爾因何事來此。喜喜曰。予有姊近在海濱路口某姓宅爲女僕。予往訪彼。順道來視爾。予卽往彼宅去。爾如愛小寶者。留此抱弄半句時。予瞬息卽來也。老三視其愛兒。心花怒放。遽接而抱之。且囑其妻速來喜喜。遂去。

小寶雖小。然能識其父在平日他人抱之。恆泣。今日入老三懷中。時有笑容。且圓睜其眼。以視室內。

似訝其華麗爲素所未見者。老三見其子笑，則樂甚。忽門外搥聲甚急，老三以爲喜喜來矣。繼聞人聲甚衆，始悟爲主人主婦雙雙偕來。在此一念中，忽憶及主婦曩昔之言：「今我乃違命容吾妻來，此且又委一兒而去，弗能釋手，何以何應？」主人怒，飯碗不將紛碎，耶思之至，再惶悚不已。遂決計先藏此兒，勿使主人見。願樓下僅桌椅數事，無地可藏，乃匆遽上樓，見室隅有一榻榻，下有櫃，即啓櫃，納兒於中，半閉之，俾得以通氣。兒以爲使之安睡，故亦不泣。老三旋即匆匆下樓，啓門，迓主人入。主人主婦已待久，不可耐，見老三同聲斥之。老三亟謝過，主人主婦即登樓去。

主人經商於外，別其婦者二年餘矣。久別重逢，其樂可知。少頃，女僕亦歸，携行李多件。老三急爲擺擋，見有黑皮箱一口，甚偉大，即置之樓上後房中。俄而主人至後房，開箱取衣數襲，出箱，遂空。並囑老三曰：「此間作予書房，爾試洒掃之。」老三應曰：「諾。」主人主婦遂雙雙下樓去。

老三匆匆佈置書室，而心中則顧念湯底之兒，遂又揭榻板視之。幸兒已睡熟，且其憨狀至可愛，正撫摩間，而主人主婦又入室矣。勢將上樓，老三大駭，一時急不暇擇，遽將小寶置黑皮箱中，而微啓其蓋。時則主人主婦已登樓。老三恐露破綻，乃匆匆由扶梯下，剛及地，忽樓上小兒哭聲大作。老三大驚，急上樓及門，忽見主婦已開箱抱兒出，怒視其夫曰：「此兒何來？此兒何來？主人亦大驚，不知所。」

云主婦淚被其面切齒而言曰予知之矣爾在外必有情婦此爲若情婦之子且言且嗚咽而哭主人狀至恐怖亦捶其胸言曰天乎予安有是事雖然此誰之子誰之子胡爲而在予箱中主婦曰然則我之私產兒耶吾知爾反欲以此冤我也天乎負心郎乃險毒若此言畢卽擲兒於地兒大哭主人主婦亦相視而泣老三見狀魂殆出舍呆立門梯之旁不笑不哭亦不言及見兒墮地心忽大痛然又不敢入室抱兒出忽門外嚷聲大作似有人與女僕爭而「還吾兒來」四字之聲浪乃傳遍於主人主婦及老三之耳膜主人主婦均下樓視老三隨之不覺失聲曰噫……吾妻來矣

喜喜省姊畢卽岔息而來至門女僕不之納詢其覓誰喜喜以老三及兒對女僕呼老三老三適在樓梯之側聞主人主婦之活劇耳弗能聞喜喜待久之不見老三至逕自入室女僕力拒不許入遂互相嚷鬧主婦出厲聲斥之曰誰家貧婦敢來此不畏巡捕耶喜喜不應惟泣呼老三還我兒來老三剛下樓見其妻任意大鬧懼極急奔上樓避之喜喜見老三奔竭力衝入室中奮身上樓主人主婦駭極連呼怪事亦追逐至樓上時喜喜已抱兒出主婦厲聲曰貧婦此誰之子爾可抱去耶喜喜急曰予之子予之子主人視其妻微笑曰吾愛如何主婦亦視其夫曰此真怪事忽又怒視喜喜曰爾何人爾子何能來此喜喜曰予老三之妻也今日予來尋老三……主婦不待其詞畢大呼老三

不。已。老。三。至。狀。至。懊。喪。不。作。一。言。主。人。主。婦。同。聲。斥。之。曰。荒。唐。鬼。爾。携。兒。來。奈。何。置。兒。於。箱。中。老。三。垂。頭。弗。敢。聲。主。婦。曰。爾。今。日。卽。離。此。間。去。速。去。老。三。泣。其。妻。喜。喜。亦。泣。主。人。曰。吾。愛。恕。之。可。也。老。三。大。可。憐。此。兒。亦。殊。可。愛。吾。意。仍。留。此。人。於。宅。而。許。其。妻。常。抱。兒。來。予。夫。婦。觀。此。一。對。慙。夫。妻。及。此。寧。馨。兒。亦。至。樂。也。主。婦。微。頷。之。老。三。喜。喜。伏。地。而。謝。

小 說

鐵血鴛鴦

屏周瘦鵲

天。將。曉。矣。東。方。漸。泛。魚。肚。白。色。而。曙。星。點。點。猶。閃。爍。如。金。似。曉。光。雖。明。尚。不。足。以。掩。之。枝。頭。宿。鳥。時。輒。嚶。然。而。起。然。小。鳥。初。非。見。曙。光。而。起。也。實。以。斯。時。村。外。法。普。兩。軍。鏖。戰。正。烈。斗。大。之。雷。霰。彈。破。空。飛。至。而。小。彈。尤。密。若。雨。點。觸。樹。嗤。然。作。聲。遂。驚。破。小。鳥。之。好。夢。展。翅。欲。飛。至。彼。嚶。然。之。聲。則。似。歎。世。上。無。安。樂。之。鄉。卽。此。樹。梢。隙。地。亦。不。容。吾。輩。安。處。也。村。中。一。老。樹。之。陰。下。有。茆。舍。一。所。藤。蔓。緣。壁。而。上。色。葱。綠。可。愛。臨。街。一。小。室。粉。壁。碧。幔。布。置。殊。楚。楚。可。觀。桌。上。置。小。燈。一。光。慘。綠。若。豆。搖。晃。欲。滅。而。爐。火。之。光。熊。熊。然。上。燭。承。塵。照。見。一。如。花。如。玉。之。少。婦。躑。躑。室。中。婦。美。而。艷。眉。展。春。山。目。翦。秋。水。兩。靨。娟。娟。如。花。朶。惟。是。黃。金。之。髮。蓬。鬆。而。弗。整。低。鞦。鞞。及。於。香。肩。卽。其。秋。水。之。雙。波。亦。復。微。腫。殆。類。長。夜。無。眠。者。當。此。往。來。蹀。躑。之。頃。爲。狀。亦。至。戚。戚。一。步。輒。一。鎖。其。修。眉。若。孕。愁。至。於。無。極。偶。聞。角。聲。鳴。

嗚然作則竚立室中以纖手捧心作微呻且呻且作嬌喘酥胸遂亦起伏無定

婦徘徊移時嫵嫵趨至窗前展手撥幔曙光絲絲透窗入照眼生纈則却退芳心遽跳躍不已既復
竚立而望遙見煙霧障天紅光四起砲聲如春雷般然入耳令人心悸婦竚立頃之淚珠盈盈欲墮
乃返至一小几前几上置聖經一厚冊婦展其削玉之春葱疾翻其書頁既即得小像一朝瞰射其
上丰神韶秀英姿挺拔一翩翩美少年也婦捧而頻吻之悲聲言曰吾夫胡不歸吾夫胡不歸嗟乎
吾夫設稍有差池者儂烏能獨生語既潸然淚下遂長跪於聖經前雙手把其胸前所懸之金十字
架默禱曰主其佑吾夫主其佑吾夫

讀吾書者吾今且乘此美婦人長跪默禱時騰筆以叙其身世矣婦名愛梨娜蚤孤依其叔以居比
長天香國色一時無儔艷名藉藉騰於巴黎一般慘綠少年之口夫名蒲烈夫與愛梨娜爲中表行
當愛梨娜幼時兩家父母已爲訂百年之好蒲烈夫者英俊少年也爲巴黎陸軍大學畢業生數月
前方與愛梨娜成婚結婚後夫婦即相將離巴黎度蜜月於瑞士峽蝶雙飛鴛鴦同宿其樂直無涯
渙每值風和日朗之辰輒同遊山明水媚之區或促膝情話或並肩微步卿俣吾依見者羨爲神仙
眷屬後游小梅村覺其鬱影湖光風景殊勝愛梨娜夙嗜畫思茲湖山佳麗都是錦囊中材料因尼

其夫傲屋村中作半年小住蒲烈夫擁此嬌妻置身於名勝之地爲樂當無紀極而不意罡風萬丈破空而起乃吹散鴛鴦兩處飛也蓋是時普法戰雲已暮歐洲東部兩國軍人竟相見於戰場之上爲勢頗烈小梅村者叢山峻嶺形勢至險要其地又與巴黎相毗接故普軍攻入巴黎是村實爲必經之所然是時村中駐兵止一小隊統軍者爲參將某以孤立無助不能固守因馳書本國大本營求援援兵未至而普軍已行其迅雷不及掩耳之計遣大隊來攻村衆咸大憤衆口同聲誓以死守因卽編民隊爲後盾而以蒲烈夫富軍事知識特舉之爲隊長

方法普未交綏以前蒲烈夫以愛妻嬌弱烏能廁身藥雲彈雨中因勸星夜離村以避鋒鏑而愛梨娜愛夫心切誓死弗從且勉之曰郎自躍馬向沙場去爲祖國出死力可耳儂當竚此待佳音觀郎奏凱歌歸腰際纍纍然懸敵人頭以傲示國人郎如愛儂幸勿磨儂於村外言旣微破香櫻嫣然而笑蒲烈夫聞其壯語熱血爲沸卽亦不復勸之他適第摟其纖腰與之親吻吻已則立取牆上寶刀縣之跨馬疾馳去夕陽影裏黑塵滾滾而起腰間寶刀的爍如明星益見其英勇絕倫如古將軍仗劍殺敵時也

愛梨娜亭立門前目送夫婿之去及其藍色之軍衣漸漸而淡至於弗見始闔扉入顧猶倚窗而望

依○依○有○惜○別○之○意○蓋○愛○梨○娜○適○纔○侃○侃○而○談○不○過○一○時○熱○發○於○中○今○者○目○睹○個○郎○上○戰○場○去○生○死○存○亡○一○憑○之○天○能○弗○悲○從○中○來○淚○珠○顆○顆○遂○亦○奪○眶○而○出○沾○羅○襟○都○濕○少○選○鞞○鼓○聲○及○槍○砲○聲○已○雜○然○並○作○愛○梨○娜○聞○之○心○益○躍○躍○弗○止○中○夜○淒○清○不○能○成○眠○則○惘○然○而○起○傍○徨○室○中○無○復○片○刻○之○寧○時○讀○者○當○知○是○時○普○法○兩○軍○軍○力○實○大○相○懸○殊○普○軍○皆○強○悍○善○戰○之○士○益○以○精○銳○之○兵○器○所○向○乃○無○敵○然○法○軍○軍○力○雖○薄○士○氣○亦○壯○僉○深○恨○普○軍○似○欲○盡○啖○其○敵○人○之○肉○始○能○甘○心○薄○暮○時○兩○軍○肉○薄○於○野○法○軍○勇○甚○人○人○如○中○狂○疾○奮○身○而○前○莫○不○以○一○當○百○刀○光○作○作○若○長○虹○殺○敵○如○刈○草○菅○普○軍○初○以○爲○法○軍○不○足○敵○士○卒○皆○驕○蹇○不○可○一○世○至○是○勢○已○弗○支○則○大○賊○而○潰○蒲○烈○夫○更○驍○勇○無○匹○先○其○所○部○躍○馬○橫○刀○而○進○村○人○及○士○卒○大○呼○從○之○無○一○却○間○有○中○彈○而○仆○者○口○中○猶○大○呼○殺○敵○聲○聲○弗○絕○戰○歌○聲○裏○血○殷○沙○場○一○場○惡○戰○爲○從○來○所○未○有○遲○明○鳴○角○收○軍○法○軍○死○傷○亦○夥○而○是○時○更○足○使○人○驚○駭○者○則○蒲○烈○夫○忽○杳○然○無○踪○遍○覓○亦○不○獲○其○遺○骸○村○人○聞○其○事○惟○有○扼○腕○太○息○而○已○愛○梨○娜○得○耗○心○如○刀○割○悲○痛○至○於○萬○狀○一○日○二○十○四○小○時○惟○默○祝○個○郎○之○速○歸○深○夜○無○眠○徘徊○室○中○偶○抬○星○眸○見○壁○上○所○懸○大○畫○家○白○蘭○姆○萊○氏○之○名○畫○「胡○不○歸」一○幀○一○少○婦○似○方○思○遠○伏○老○母○身○上○悲○但○不○自○勝○則○念○儂○今○日○之○處○境○胡○亦○雅○類○個○儂○然○個○儂○慰○情○尙○有○母○而○儂○則○子○然○一○身○猶○不○如○彼○

耳念至是。珠淚遂簌簌而下。有如瀉鉛。讀吾書者。當知吾書開幕時。所謂個個一步。輒一鎖其修眉。若孕愁。至於無極者。蓋已得征夫惡耗。通宵不寐者。凡兩夜矣。然而盼穿秋水。終不見蕤枯歸來。愛黎娜大戚。念夫壻或已戰死沙場。亦意中事。則切齒普人不止。又念疇昔綠窗人靜時。渠嘗道渠友某少年。戰中爲敵人所虜。幸賴其大勇卒獲逃歸。吾夫勇甚。卽不幸而墜入普人手。當亦能如其友之逃歸也。悲痛時。輒以此自慰。

方愛梨娜長跪。騰告時。村中之議事廳內。十數人圍一巨桌而坐。則村長方與參將等會議軍事也。諸人時而扼腕。時而蹙額。焦灼之狀。盡露於面。蓋是時。援軍尙未至。而普軍又以大隊來攻。村以是深以爲憂。村長者名却爾。司平昔固多智善謀。顧今亦弗能展一策。但仰天微喟。扶桌而起。方起時。斗見窗外隱隱有兩村人。扶一傷人。彳亍而來。急出視。衆亦隨之出。各佇立門前。極目遙望。比近則見傷人藍色之軍衣。滿染血痕。作紫赤色。遍體鱗傷。氣息僅屬。近而諦視其面。則蒲烈夫也。村長急命昇入室中。眠之榻上。蒲烈夫忽張目視村長。問曰。君却爾。司先生耶。幸垂聽吾語。衆遂寧神以聽其語。始知蒲烈夫以一騎直入敵營。斬敵無算。願以出時。衆槍舉數十彈。盡中其身。乃弗能支。立自馬上墮。普兵以爲已死。則昇之出。久之始蘇。卽忍痛匍匐而行。半里許。爲兩村人所見。遂扶之。

歸蒲烈夫斷續而言狀至痛苦言畢喘息弗止村長不覺撫其頭歎曰嗟乎君洵不愧好男子我法設人人如汝者敵雖悍又烏足敵行見故國山河仍如舊時耳言次急以軍醫進醫束手退掉頭謂村長曰村長此少年遍身都受重創已不治矣村長仰天歎曰嗟乎個少年尙有老父少妻也將奈何且吾祖國亦方需彼彼死如祖國何村長之語甫已蒲烈夫忽睜其目閃閃四射揚聲大呼曰殺敵殺敵願國民毋忘國仇呼聲絕時呼吸遂亦立絕愛國英魂從此不復歸矣

是夕愛梨娜又長跽几前爲夫祈禱倦極遂沈沈入睡朦朧中似見蒲烈夫遍身浴血匍匐而進不覺痛哭失聲斗聞門上有剝墜聲則立醒亟一躍起出而啓關門闢一村兵入謂村長召夫人請卽立往愛梨娜遂匆匆出逕往議事廳既至則村長方俟於門外見愛梨娜立曰夫人蒲烈夫君已歸愛梨娜狂喜玉壓上雙渦斗現歡呼曰却爾司先生兒夫果已歸乎然愛梨娜言時心竊訝個郎胡不出而相迎却爾司舉手指門內慘然曰蒲君已歸……惟……惟……愛梨娜知有異笑容乃立隱雙頰泛爲慘白如月下之梨花玉軀顛甚搖搖欲仆則以手拊壁而進既入室卽趨至蒲烈夫榻前展臂抱蒲烈夫銳呼曰吾夫吾夫汝之愛梨娜至矣村長及諸人均迴面不忍睹女則以其灰白之唇親蒲烈夫額而額冷如冰初無一絲熱氣女嚶然微呻慟極而暈

無何愛梨娜醒矣。花容憔悴，雲鬢蓬鬆，爲狀至凄楚，可憐而櫻口中則痛。嘗普魯士人弗置，村人旋卽爲瘞。其夫於屋側樹碑，以旌其勇。愛梨娜遂日夕痛哭，其下淚滋芳草，發爲奇葩，燦爛如錦。更一來復許普兵勢益猖獗，村衆見孤立無援，村不久且入敵手，皆棄村而逃。而愛梨娜則立誓守墓，弗去。村人嘉其志，因亦聽之。居未久，普軍得勝之旗，果飄拂小梅村中矣。愛梨娜旣傷亡，夫復痛祖國日，惟以數行眼淚洗其嬌面。一月前一雙美滿鴛鴦，今乃橫被罡風吹散，而大好河山，又爲敵人踐踏。愛梨娜九曲迴腸，安得而弗斷耶。

越日又有普軍一大隊，遙向村中來，旌旗蔽空，刀槍耀日，爲狀絕威武。愛梨娜自窗中見之，切齒弗已。默念此蔽空之旌旗，不久將風翻於吾法蘭西全土，而此耀日之刀槍，則行且衝破千百萬之鴛鴦。念至是不覺大憤，翦水雙瞳立殷紅如血，急自抽屨中取手槍一枝，啓關飛奔而出，厥狀乃類狂易。普軍方進行，忽見此少婦，則大詫。一馬上將躍出阻之，操法語呼曰：「女子，何人，慎勿衝吾隊伍。」女大呼曰：「咄，普魯士狗，汝敢向吾大法蘭西國高貴無上之女國民，信信作狂吠，吾且先殲爾。」馬上將怒曰：「女子，爾狂易發耶，趣去者，否則汝且不利。」愛梨娜弗動，舉手中槍向馬上將，陽光射之，璀璨如銀。俄而槍聲作，馬上將頽然仆。女大呼曰：「爲祖國復仇，普兵爭發槍，而女頻揮其纖手槍，中小彈連

出復殪數人。女復大呼曰：爲我夫蒲烈夫復仇！呼聲未畢而彈丸已紛紛攢集其酥胸桃花之血噴薄而出。女之身遂如玉山之頽倒於普軍之前。

小說怪 魔劍

劍嘯梅郎合譯

余好搜集古代武器。寫字室壁間懸掛殆滿。余友安局羅斯所設之古董肆。卽爲余搜集武器之機關。一日安局羅斯來書告余。謂頃又收得一十五世紀西班牙武士脫萊士之古劍一口。並附有此劍之小傳。一紙。劍之精妙誠爲得未曾有。惟有一種不可思議之怪象。百思不得其故。須先生自來決之。云云。余固好奇。旣得書。乃立造其肆。安局羅斯欣然出古劍示余。且曰：先生視之。如此精緻。我目中實未經見。安局羅斯言時。余已伸手取劍。詎余指纔着劍柄。卽覺有一種特別之感。觸自掌而臂。以及余心。劍口極薄。血槽甚淺。柄之長度較平常之劍爲長。劍鞘爲暗栗色之皮所製。光滑可鑿。其色澤與劍柄同。以劍入鞘。分寸悉符合。知爲原配無疑。安局羅斯曰：先生取此劍時。亦曾有特別感觸否。余曰：然是誠有之。劍固精美。其爲脫萊士武士所用。與否則非余所知。安君汝對於此劍之怪異處。意見若何。安局羅斯曰：出賣此劍之主人曾語我。謂此劍殊奇特。不可懸於壁。亦不可直立於地。因此劍能自躍起刺人。故其妻常置於箱中。先生我每握其柄。覺如觸一有生之物。手掌被咬。

作麻痛。今先生所受之感。覺亦如是乎。余曰。良然。言次。余又握此怪劍之柄。而奇怪之感。觸依然如舊。余故緊握之。則指如斷掌。如裂全身。如觸電。細視劍柄之飾。則同爲暗栗色之皮。余因問曰。安君。汝亦知此皮上附爲何物乎。安局羅斯曰。我殊未審。我僅能知其製造之精。先生且觀此劍之小傳。因出一藍色紙授余。已舊爛矣。余細視字跡。甚小。上署年月。爲十八世紀之末。一列麥英國公家辦事人所簽之字。其文云。此劍爲西班牙普魯屏族所有者。殆三百餘年。相傳善藏。此劍之人。常終夜與此劍互擊。劍之原名爲英文所不能譯。故已失傳。據公家意思。亦祇以不可思議之怪物視之。至劍主之結果。殊不得而知。惟普魯屏族於意完爾太子時。業已無後。此劍之如何傳出。亦不可攷。又此劍本爲世人所不知。故古劍譜中亦未載入。某年始出現於拍賣場中。云經此公家辦事人簽字以後。又屢轉其主。歷經多數公家簽字。於後多數劍主。題名於上。其第一主人曰。此可厭之物也。第二主人曰。我得此劍。致以身捐之。第三主人曰。我因此劍而病。故仍出賣。以後得此劍之主人。每夜必聞此劍與其他武器互擊之聲。因之屢易其主。最後一主人曰。我買此劍。事殊可笑。我之賣去。實已無絲毫希望。余讀此小傳畢。卽語安局羅斯曰。安君。我意此等記載。皆誑人語耳。安局羅斯曰。我得此劍時。劍主亦曾語我。謂渠初得此劍。設想亦復與先生同。後經許多之經驗。攷察終莫明其怪。

異之所自因。仍出賣。意在使他人試驗之。方可信。小傳所載爲不謬。先生此人之言。當非誑也。余聞安局羅斯言。因再細視此劍。時淺淡之光線。自玻璃窗中直射劍柄。覺有一種極細閃爍之光。發自暗栗色之皮上。余因至庭前。就劇烈之陽光中視之。見有一種不規則之原質。含於皮中。余乃指示安局羅斯曰。安君。此係紫銅與銻。其內必含有輕微之電流。故手指一觸。此電流立時傳至人身。如此製法。亦祇取其外觀之美已耳。安局羅斯曰。先生之言。近是我買此劍。初未研究其統系。故以賤價得之。然我總不得不爲之再三思索。以祛我心中之疑。余曰。安君。汝所疑者。殆於歷史上之統系有所未信乎。安局羅斯曰。否。我於災殃統系上。不能不有所疑耳。余曰。容余歸而試之。賣買之手續。既畢。余卽納藍色紙之小傳於袋。以劍掛臂而歸。余之初意。卽擬剖開劍柄上栗色之皮。以視其內。容究係何物。繼思須得余友爲助。乃可解決。余友名却理曼。奈司爲一電學與精神關係之研究家。渠於精神關係之研究。理想所得常勝余數倍。因渠擅催眠術。凡研究時。苟經多數之手續。而不能解決者。彼一施其催眠術。可操必勝之券。我乃馳書招之。謂現得一不可解決之物。請於晚上九時來舍相助。以決此疑難問題。此書既發。卽擇壁上武器中有隙之處。以新劍掛之。既訖。舉步出門。盡我下午之職務。臨行又慎闔室門。因屋主婦爲一愛爾蘭人。終日沈湎於酒。且多不規則之舉動。嘗

乘我之出。擅入余室。余已與之齟齬。故不得不自慎。七句鐘後。余始徐步而歸。既及門。余先旋。余室中電燈之火門始徐啓而入。怪哉。余室乃如被瘋漢所擾。寫字檯上之檯毯。則飛而聚於一壁。檯上物件亦狼藉滿地。所有几椅亦莫不仰身而臥。書廚之門洞開。其中書籍盡傾於地。不留片紙。中間之地毯。則高懸於火爐煙突之巔。一波斯地毯。則躍登於寫字檯之上。壁間武器空無所有。盡雜堆於室之一隅。檯脚已斷其一。余乃大憤念。此必愛爾蘭婦人所爲。此愚笨之禽獸。可惡已極。余不得不訴諸警察。以除此患。余作此念時。已將寫字檯整理如舊。繼及仰臥之几椅。使復舊觀。又以波斯地毯鋪於室之中央。既畢。乃思整理書籍。忽見我之武器。尙雜堆於一隅。則又立棄書籍而前。蓋余嗜好上之比較。嗜武器實較嗜書籍爲甚也。於時余方欲拾取此怪劍。詎劍柄乃熱如熾炭。炙手欲焦。余握未固。卽力擲。此怪劍於地曰咄。此可惡之物。言次。又取余心愛之意大利劍。此劍爲余畢生之榮譽。所寄曾以之得許多勝利。且獲一獎賞之約。指而余善劍之名。亦因而雀起。顧此意大利劍。乃亦呈一不可思議之怪狀。覺此極薄之劍身。若有靈性。然微微顫動。欲向余身後飛去。余急回首視之。乃知所欲向之目的。卽西班牙劍所在處也。余一見此劍。斗覺有一線薄光震動於空氣之中。使我脊骨凜然而我對於此劍之不可思議。乃亦因而解決。知電流二字必確切無疑。正於此時。忽

見此西班牙劍已漸漸離地而起高至三尺餘乃平行向我而前余即緊握手中之劍向後倒步而退未數武余背已與寫字檯相觸乃運我手中之劍以阻此怪劍之進路離我約一碼許此怪劍乃停而不進願劍鋒仍針對余心余舉劍格之而怪劍乃不與我鬪先自就其地位呼呼然向空而舞演三百年前稱來痕特殺羅忒之舞法余見之欽佩莫名因近世能解此舞者已寥若晨星也然余於此時茫然不復知所處之地位奚若因自問曰我其痴乎我殆夢乎抑眼花乎抑神經有病乎思至此即以指按我意大利之劍鋒則覺其痛又以手撫我背後之檯則覺其硬方知我現在所處地位實非夢境於是拭目而視則此怪劍之舞仍盤旋未止余乃決此怪劍之第一主人翁西班牙人其靈魂必牢附此劍其殺人之心死而未已故一遇生人立肆其無情之手段而小傳所載乃俱非虛幸我尙能與之一鬪且室門尙啓生路未絕設他人遇此則生命殆矣此時舞法未完我知尙無危險然一念此劍之有靈魂全身即覺不寒而慄願爲好奇之心所阻乃亦不願乘此而逸未幾舞法漸緊其勢將畢鐘聲鏗然八下距曼奈司之來尙有一句鐘之久此劍忽劃然而止我仍不願遠離此室務觀其以後之舉動詎此劍忽猛然直向我心坎而前我急舉劍相格覺來勢極猛觀其形勢劍柄上似有一手持之者一劍格開第二劍又至乃不向我心而向我手其意在斷我之臂我急

躡身向旁一躍此劍如電流然直射於旋轉之寫字檯上礫然有聲深入數寸劍體立屈霍霍而動意在力拔此劍故劍身屢向左右屈曲此一片無知之鋼旋繞其間有如蛇尾我見此狀幾使我舌伸而不能縮少頃始霍然出余之危險於是益甚蓋怪劍又平行向我心而進我目一瞬恍覺劍後有一人頭兩目炯炯注視我不稍瞬我因盡出我生平所習劍法與之格鬪自負必能勝之因又自問我能攫此劍柄否乎繼思怪劍之後既有鬼影則我與之鬪事必失敗然自量我之能力與怪劍之舞法雖不能勝必能支持至曼奈司之來又思此鬼與世無讐曷爲而專與生人格鬪思至此忿火上升勇氣百倍乃以全力與之敵怪劍相逼其勢甚猛初尙無分勝負未幾而漸漸得手我遂用我不肯讓人之劍法在我理想中鬼之所在連刺之鬼果敗而退余心甚喜詎知鬼乃詐敗俟我劍法已畢怪劍又猛進我且禦且思此正危急生死之秋惟有用我最後之劍法以制之此法有進無退有勝無敗凡我朋儕中之善劍者苟遇此法無不立敗我乃振我精神凝我視線確定鬼身所在之地驟然從怪劍柄上猛削其臂讀者須知如生人遇此一劍惟有立棄其劍倒地而滾庶可免其生命之危詎此鬼乃亦解是法離我一尺許怪劍竟鏗然而倒我知勝矣卽向空緊逼直抵牆下顧目中仍空無所有知鬼必沿壁而遁急轉身向右則見一椅倒立於前似阻我之進路我揮劍而前

椅乃立退地上之地毯亦同時向後徐徐而捲似爲人足所躡因足後退毯乃順之而捲我思椅後究有何物能力若何我用何法可以除之正於此時地毯又伸張如前墜地之劍亦飛舞而起然我力已漸衰因且退且格迨退至壁間而我之神經幾昏願怪劍之來其勢方猛幾使我不能任受暗念我頃間驟然猛進時此不可見之鬼身爲我痛下數百刺何竟不死今曼奈司未至而我劍法已完除致命外固已無他法矣於是復鼓勇而進鬼漸不支仍向後退地毯亦漸捲如前無知之椅又起而擋我我遂取地上之書紛紛向椅後擲去礮然一聲而椅倒矣西班牙之劍遂又飛舞爲敵時壁上之鐘已指八點三刻我休息約二分鐘劍又飛出向我而刺我因注意地毯之捲式揣擬鬼身之所在當怪劍進削我臂時卽用我他人所不及防備之疾法格開此劍卽疾向鬼之前心颯然而進怪劍果登時又墜於地我知此對敵之鬼必已顛仆於地我劍立向劍柄處下刺擬斷其臂而閃爍之細光線卽於此時又從劍柄發出我目立眩恍見一人臥地試劍之臂已斷口中微微似吐其將死之氣巨眼突出兇光向我而射似含忿怒之意我見此狀兩膝卽不知不覺漸貼於地雙目亦頓時昏黑不能見一物矣未幾曼奈司入室見我身覆臥於波斯地毯上試劍之手依然緊握意大利之利劍劍鋒亦依然壓在怪劍劍柄之上兩劍之鋒概沾有細點之血曼奈司大聲喚我我始驚

而醒回憶戰勝怪劍之樂。我遂歸功於意大利劍而贊頌之。曼奈司聞余言大笑不止曰：君得毋夢
孽乎？否則必多飲爲司格所致。我乃盡告以所遇爭辯久之始將劍柄剖開驗視。讀者諸君亦知此
劍柄內果藏何物乎？蓋有無數極小之結晶體。初非紫銅與錳乃係一種針狀必死之毒質耳。曼奈
司因又笑曰：君頃所言尙可信乎？君實爲其所愚矣。試思以君熱極出汗之手握此劍柄之上。此毒
卽不足使君死亦足使君精神錯亂也。我乃指檯上之穴與劍上之血印曰：然則此等明確之證據
與藍色紙上之證明又將作何解耶？曼奈司不能答。僅曰：怪哉！怪哉！在曼奈司之意以爲己將此疑
難問題之解決矣。然余殊不能自安。惜無能力足以喚起此已死西班牙武士之靈魂證明我所遇
之事實爲確切而無疑也。

小滑稽
說

一 赤足

(醉農)

大中華農業國五千年自衣食歐風東漸漏卮開貨棄地兮敵人來學術優劣生死關彼已收果我
胚胎英英農學生勉旃成大材此農業學校實習時所唱之歌也。
醉農亦學生一分子此中情形知之頗悉當學生之實習也衣短衣履草履持鋤荷糞擔微風過
處濃香撲鼻無論堆肥積糞均宜親手分析此學生特享之權利亦應盡之義務也。

教師嘗拈其八字之鬚訓學生曰：農校非他校可比。諸君既入農校，當以勤樸耐勞爲主旨。總不可露出少爺脾氣來。鄙人昔年在日本某某大學，何等刻苦，何等用功，不知歷幾何年，始得有此好飯。梳諸君當知我亦從困苦中來，以後再不可一聲聲以飯桶的徽號加諸我也。

時際歲暮，寒氣襲人。學生甲乙丙丁集農場，曝背閒話。甲曰：考畢矣，案出矣，而吾實習分數竟不及格。夫實習分數當總平均十之四，關係何等重大。今乃一至於此，言已淒然。

乙曰：余雖及格，然不過四十二分（四十分及格）平均計算，不將累及他科學耶？

時則斜陽隱隱，暮靄蒼蒼，小鳥啾啾，一若助彼二人之太息者。而回顧丙丁，則方展然笑，怡然樂。

丙曰：余之實習區若白菜、若青菜、若蕪菁、若萵苣，無不强半荒蕪。而教師竟與我一百分真幸。連哉。丁曰：誠然，余之實習區若播種之蠶豆也、元麥也，未嘗一施肥料，亦未稍除莠草，而分數亦竟滿格。斯亦奇矣。

四人無語者久之。

丙忽大呼曰：是矣，是矣。君猶憶昔日實習播種元麥事乎？余等因整地之前，誤施人糞，致不能以手分析土壤，乃赤足立田中，以鋤代手。而先生謂余等耐苦實可嘉，親以野花一束、甘薯兩個餉余等。

謂余等可爲全班表率。今日者若戊若己若庚若辛非皆一百分耶。言已格格而笑。丁曰：然則余等之得百分皆一赤足之功也。噫！一赤足！嘻！一赤足！甲乙聞二人言亦爲之破涕而笑。醉農且撫其語爲小說。

醉農草是篇時友人朱君鳳美問何題。答以一赤足。朱笑而去。且行且喃喃自語曰：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

醉農知其誤也。乃追而語之曰：一赤足……（不受酬）

小說世 侏儒

（直民）

勞白脫侏儒也。身之長度不及四英尺。雖寒暑數十嬪曾不稍加分寸。故鄉人均呼之曰侏儒。勞白脫惡之。居恆常竊竊私念。設一旦己之軀體與常人埒。則愉快何如。一日忽得奇想。匆匆赴靴匠處。既至靴匠甚表歡迎。曰：侏儒君早來佳乎。今日以何事惠臨。小店勞白脫掬其笑容曰：密司脫克利司。冰吾欲製一新履。跟須極高。以能使人不呼我侏儒爲度。君須知此等稱謂吾實厭聞也。匠聆語。卽依式製之。工竣乃謂勞白脫曰：予願君納此佳履。得無量快樂。侏儒君行再相見。勞白脫立取其履。憤然出門。途中沉思曰：此匠乃以予爲侏儒。可惡哉。吾將質諸旅館主人。彼見吾狀。將錫予以

嘉名也。既抵旅館門外，卽昂然直入廳內，挺其胸軒其眉，氣糾糾若武士，臨敵狀。主人見之，卒然曰：「侏儒君，吾願汝早安。」此語一出，勞白脫立失其感覺。前此奢望均擲虛牝，木立移時始出信步。躡街頭，忽覩一幅肆，遽觸其機，急步以入。肆主見其至，呼曰：「侏儒君，勞曰汝店中有至高之冠乎？速爲余取來。汝須知此等稱謂，吾實厭聞也。」肆主乃於架上取一高冠，如至魁碩之軍士所用，其高度較尋常之冠倍蓰。勞白脫既償其值，肆主乃曰：「鄙人願君愛此高冠，至於無極。侏儒君再會矣。」勞白脫聞之大怒，悻悻，思不若再往旅館，或有佳况，未可知也。乃側其高冠，效英人新流行之裝束，蹣跚其履，聲橐橐然，至逆旅門首，主人迎謂曰：「侏儒君，晨興無恙耶？狀甚和悅。此時勞白脫之狀態，當不煩余之筆述。閱者諸君，可想像而得矣。彼耗無數之金錢，購此峨冠博履，而竟無一人稍注意及之。改其侏儒之雅號，寧不可怒。斯時勞白脫狀類癡狂，游行街市間，逢人卽問途，人覩其痴狀，咸誹笑之。無告以故者，勞無策可展，卒乃奮然曰：「此輩俗子，寧有足以啓吾者。」距此間數十里，有節使駐焉。彼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知，必有以釋吾之惑。思畢欣然，有喜色。卽挈其行篋，匆匆而去。甫行數里，已紅日銜山，暮色蒼茫矣。不得已，乃就一村店宿焉。主人殷勤迓客，呼爲侏儒君，並詢以欲往何處。勞白脫作色曰：「君尙呼余爲侏儒乎？因此侏儒二字，將謁長官，質之。且予曾製極高之冠履，而君等

仍○不○易○其○稱○謂○何○也○主○人○笑○曰○良○佳○良○佳○君○謁○長○官○吾○與○汝○偕○行○君○許○我○否○人○每○呼○我○為○窮○村○漢○余○亦○將○問○之○言○已○呼○其○僕○約○翰○曰○懶○骨○速○為○余○整○行○裝○吾○將○以○詰○朝○行○爾○勿○怠○惰○若○前○此○之○失○事○僕○曰○主○人○吾○亦○欲○隨○往○以○人○錫○余○以○懶○骨○之○名○實○可○怒○也○翌○晨○三○人○遂○同○赴○某○地○造○帥○府○求○謁○僕○人○導○入○延○賓○室○其○中○陳○設○之○華○美○令○人○自○眩○壁○間○遍○懸○名○畫○均○出○諸○大○畫○家○之○手○地○上○飾○五○色○氈○毯○窗○幔○以○輕○縠○為○之○望○之○宛○若○烟○霧○所○列○磁○器○均○出○自○支○那○者○爐○側○置○一○反○射○鏡○大○與○人○等○少○頃○總○督○出○三○人○備○述○其○故○總○督○聞○之○卽○以○極○和○藹○之○言○向○逆○旅○主○人○曰○君○可○背○鏡○而○立○轉○視○線○向○左○肩○有○所○見○速○告○我○主○人○曰○異○哉○余○方○見○無○數○婦○女○圍○坐○啜○茗○談○笑○甚○樂○其○中○一○人○貌○甚○類○余○妻○怪○哉○總○督○曰○我○友○君○有○所○悟○否○汝○妻○如○是○奢○靡○浪○耗○汝○之○汗○血○金○錢○不○窮○何○待○主○人○大○悟○約○翰○繼○之○一○如○主○人○狀○須○臾○吃○笑○曰○予○見○兩○犬○逐○一○兔○以○天○晚○不○能○及○設○彼○於○侵○晨○逐○之○則○游○川○有○餘○矣○帥○曰○爾○於○此○可○悟○其○故○矣○設○汝○奉○爾○主○之○命○如○兔○之○奔○竄○則○懶○骨○之○名○可○永○除○矣○僕○遂○欣○然○辭○去○侏○儒○至○此○乃○蹣○跚○而○前○帥○問○曰○君○何○所○見○勞○曰○無○他○僅○予○影○耳○曰○汝○影○大○於○爾○身○否○曰○是○烏○能○哉○余○身○適○如○吾○影○此○何○待○問○帥○曰○由○此○可○知○他○人○見○汝○適○如○汝○之○自○見○其○影○余○有○一○忠○告○詔○汝○爾○其○聽○之○爾○欲○免○侏○儒○之○號○須○先○加○長○爾○之○身○軀○不○然○雖○有○冠○履○無○益○也○侏○儒○君○別○矣○勞○白○脫○乃○快○快○而○去○外○史○氏○曰○讀○吾○書○者○當○晒○勞○白○脫○之○愚○矣○然○世○之○錦○繡○其○表○茅○塞○其○中○者○滔滔○天○下○正○不○乏○人○又○何○足○怪○哉○

